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百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五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廖季平年譜

廖幼平 纂集
舒大剛 整理

據巴蜀書社本重排

《廖季平年譜》七卷，廖幼平纂集。巴蜀書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生平事蹟見前《六譯先生年譜》提要。纂者廖幼平係廖平幼女，於廖氏晚年生活知之甚詳。曾撰有《我的父親廖季平》長篇回憶文章，刊於《龍門陣》雜志。此編由其彙集有關廖平傳記資料而成。年譜部分乃廖宗澤所編之《六譯先生年譜》七卷。較之年譜原稿本，次序更爲嚴整，文字更加準確，眉目也更爲清晰，特別是此稿沒有原稿的諸多未定之疑問，可見此爲廖氏年譜之定本，使用更爲方便。但從内容上看，本譜實爲簡本，所載内容較原稿大爲刪削。每種著述不僅刪除了序跋和内容提要，而且各類事件也僅有提綱，而無具體敘述。對於廖平學術，除對六變之迹尚有略述而外，其他著述只有客觀介紹，而缺乏具體内容之揭示，可讀性和資料性皆不及原稿。但是，本譜雖是簡本，許多地方已經編者加工處理，故在内容上更爲準確可靠，個別地方也有資料補充，實可與稿本互相印證，互爲補充，故不嫌重複收錄。年譜之外，又纂集廖宗澤《六譯先生行述》、章太炎《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志銘》、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向楚《廖平》諸傳記，俱可與年譜相印證。其下有附錄五種：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議蜀學》，於廖平學術頗多闡發和評介。又有廖幼平《六譯先生已刻未刻各書目錄表》、卞吉《現存廖季平著作目錄稿》等，俱爲研究廖氏著述之稀見史料。



廖季平像

六譯先生年譜卷一

孫 宗澤 敬編

初變以前 起咸豐二年壬子、訖光緒八年壬午、凡三十年。後半爲先生治宋學及訓詁時代。

先生云、予幼篤好宋五子書及八家文。丙子從事訓詁文字之學、用功甚勤、博覽考據諸書。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泛、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至此一變矣。庚辰以後、厭棄破碎、專事求大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爲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經學初程頁十二

咸豐二年壬子 公元一八五二 **二月初九日亥時、先生生。**

先生諱登廷、字旭陔、又字勖齋、繼改諱平、字季平、號四益、繼改四譯、晚年更號五譯、又更號六譯。初名其堂曰小世彩堂、曰雙鯉堂、五十前後曰則柯軒主人。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人。明洪武二年、先世有名萬仕者、由麻城孝感鄉入川、卜居井研治東觀音堂壩、後徙廖家嘴、再遷鹽井灣。由明至清、族頗繁。率以農爲業。十九世而至先生。曾祖永昭、字顯揚、妣周氏。祖正傳、妣楊氏。父復槐、字繼誠、時年四十六。母雷氏、字貞慈、同邑雷□□女、時年三十六。子五人、先生其季也。兄登墀、字雲襄、時年十五歲。登梯、字級昇、時年十二歲。登樓、字光遠、時年三歲。姊一人、後適同邑陳爾華。

是年正月十四日、祖正傳卒、年七十九歲。父復槐公時方於鹽井灣設磨坊及糖果店。

太平軍前年六月已起事於廣西桂平金田村、去年閏八月入永安州、建國號曰太平天國。今年自永安連下全州、道州、桂陽、郴州、岳州、漢陽、武昌等地。是年先生師潘祖蔭伯寅二十三歲、王闓運壬秋二



十一歲、張之洞香濤十六歲。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二歲**。

是年友人張祥齡子馥生。

嚴復又陵生。

太平軍攻克江寧、都之。旋進攻直隸、北京戒嚴。捻軍起事。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三歲**。

陳澧漢儒通義成。

劉文淇卒、年六十六歲。文淇字孟瞻、江蘇儀徵人、嘉慶優貢生。生平專攻春秋左氏傳、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者皆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八十卷。

太平軍勢益盛、四川震驚。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先生四歲**。

友人顧印愚印伯生。

魏源書古微成。先生以後嘗言、源此書據孟子、史記補舜典之非、乃誤於僞序。據古學考頁三十五

雲南回民杜文秀起兵蒙化、進據大理、遠近響應。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先生五歲**。

弟登松生。

魏源卒年六十三歲。據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進士。先生以後嘗謂魏默深雖略知分別今古、惟仍僅據文字主張門面、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據初變記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先生六歲**。

天旱兩年、全家食不果腹。

友人楊銳叔嶠生。

十二月、英法聯軍入廣州、擄總督葉名琛以去。

自是廣州爲英法聯軍所據者三年。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先生七歲**。

初讀於鹽井灣萬壽宮。或云舞鳳山塾師向春廷。按先生就外傅、傳者忘其年。據先生友人楊楨祭復槐公文、似在天旱後、兵亂前、故繫此。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八歲**。

九月、滇義軍李永和、藍大順入川、攻敘州、嘉定、雅州各屬。

友人劉光第裴村生。

袁世凱生。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九歲**。

閏三月、滇義軍李永和部入縣境。據光緒井研志卷四十一紀年二資州知州董貽清督資州、資陽、内江、仁壽

四縣兵勇來縣防堵、被困孤城、凡七十餘日。五月、湘軍蕭慶高至、一戰破走之、圍始解。當義軍至鹽井灣時、復槐公舉家避難廖家嘴、李家堰、柴家山等地、繼至仁壽縣境大願寨、構茅屋居之。先生見人檐前燃紙燈、輒仿作偶不慎屋焚、罄所有、時鹽井灣磨坊糖肆亦毁於兵、兵去歸家、向族人某貸錢二十千、乃得重理舊業。

七月、英法聯軍陷天津、八月、帝幸熱河、英軍入京、焚圓明園、九月、與英法議和、訂立北京條約。

十一月、清廷與俄訂約於北京。

宋翔鳳卒、年八十二歲。翔鳳、字於庭、長洲人、嘉慶五年舉人、官新寧知縣。著有周易考異、尚書略説、尚書譜、大學古義説、論語説義、孟子趙注補正、翔鳳通訓名物、注重西漢人家法、微言大義、得莊氏之真傳。

咸豐十一年辛酉　一八六一　**先生十歲。**

七月、帝崩於熱河、十月、穆宗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同治元年壬戌　一八六二　**先生十一歲。**

八月、總理衙門設同文館、以造譯材、始注重洋務。據黄炎培中國教育史要第五章

俞樾群經平議成。

太平軍攻克杭州、邵懿辰卒、年五十二歲。懿辰、字位西、仁和人、道光舉人。乾嘉今文學、初有公羊、繼有詩、書、至邵氏著禮經通論、以儀禮十七篇爲全古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僞造、於是始有今文禮。

按先生於邵氏禮經通論備致推重、謂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 先生十二歲。

石達開入川四月爲總督駱秉章所獲殺之。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於上海、廣東設外國語言文字館。

陳奐卒年七十八歲。奐字碩甫、號師竹、晚號南園老人、長洲人。少師段玉裁、治毛詩說文。入都與王念孫父子游、所學益邃。後主杭州汪遠孫家、潛心著述。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有詩毛氏傳疏、毛詩說、毛詩音等。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 先生十三歲。

自此以上數年、先生嘗從胡龍田讀於鹽井灣禹帝宮、從曾志春讀於小黃衙廖榮高家、並從榮高學醫。從何欽培於董家呰。其各別年月均不詳。曾志春字雩亭、拔貢生、曾主講井研來鳳書院、以善教名。接弟子以誠、所論辨批竅導窾、聽者忘倦。時先生讀書苦不能記誦、復槐公以其拙、令廢學。一日先生將往捕魚、默禱於堂前、如今日能得魚、當復讀。及往果得二鯉、亟以告復槐公。公喜、烹魚祭祖、並至塾爲師言其故、求免背誦。師許之、乃得卒讀。先生後以雙鯉名其堂、志此事也。先生嘗自記此時用功之方云、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終、而皆不能記誦。每讀生書、必以己意串講一過、然後能記十二三。時因書不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爲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舉其辭、然亦能默識其意、不可亂以他歧。經學初程稿

是年曾國藩等陷江寧、洪秀全仰藥死、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 一八六五 **先生十四歲**。

從鍾靈毓生讀於舞鳳山時、復槐公營磨坊業尚盛、磨坊外復兼營茶肆、諸兄各執一役、日無暇晷。復槐公命先生廢讀歸執役茶肆。茶污客衣、客詈之、先生以爲恥、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於木牌而去。遍覓之、見其方持書讀於某寺後。諸兄乃爲之請於復槐公、俾竟讀。復槐公曰、吾力不足以供束脩。諸兄曰、吾輩任之。於是雷太宜人每作飯、輒撮一勺米別置之、積至升則獻之師、不足則諸兄益以錢。在塾嘗以繩自繫於案、非便溺不離座。按此事述者忘其年、惟云在十許歲、其時既可以執役茶肆、當爲十四五歲事、故歸之此年。

同治五年丙寅 一八六六 **先生十五歲**。

五月十八日、從子師政生。兄登樓子。

左宗棠奏請設船政局於福州、以沈葆楨司之。並設繪事院、駕駛學堂、管輪學堂、藝圃、英法文學堂、是爲清廷改革之始。

兩江總督曾國藩設金陵書局、召歸安周學濬縵堂①、獨山莫友芝子偲、南滙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寧唐仁壽端夫、德清戴望子高、寶應劉恭冕叔俛等校勘經籍。

孫文生。

上虞羅振玉叔言生。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先生十六歲**。

是年李夫人來歸、時年十四歲。父孝英、母謝氏。家於東林場李家山。先生每偕李夫人至外家、輒先疾走、既遠、乃出書坐道旁讀。李夫人至、則又疾走、既遠則又坐讀。李夫人晚年嘗爲子孫道之。

十二月東捻平。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十七歲**。

是年法以柬埔寨爲保護國。

自丙寅至此三年中讀於黃連橋族人某宅、由鍾靈與其弟嶽崧生輪授。

章炳麟生。

六月西捻平。

是年俄以布哈拉汗爲保護國。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十八歲**。

王闓運始治公羊、作春秋事比、穀梁申義。

陳立卒、年六十一歲。立字卓人、江蘇句容人、道光進士、官至曲江知府。少從江都凌曙、儀徵劉文淇治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於公羊致力尤深、著有爾雅舊注、說文諧聲、公羊義疏、白虎通疏證。

陳喬樅卒、年六十一歲。喬樅字樸園、一字樹滋、壽祺左海子、閩縣人、道光舉人、官撫州知府。壽祺以鄭注多改讀、又嘗鉤考西漢今文尚書及三家詩之遺說與毛氏異同者、輯而未就。喬樅承其父學、乃紬



繹舊聞成禮記鄭讀考六卷、三家詩遺說考十五卷、四家詩異文考五卷、又著今文尚書遺說考三十四卷。先生於陳左海父子與陳卓人頗致推挹。嘗曰、西漢長於師說、東漢專用訓詁、惠戴以來、多落小學窠臼。陳左海父子與陳卓人乃頗詳師說。又稱其能以古今分別禮說、惟惜其僅略知本源、未能瑩澈。又曰、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爲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舉。今古學考下頁三十一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十九歲**。

院試不售。按先生自言曾三次院試、補博士弟子在甲戌、則前兩次當在庚午、壬申。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二十歲**。

自己巳至此三年中、讀於高屋基塾。師仍爲鍾靈。同塾有同縣楊楨、楨字靜齋、於先生十年以長、義兼師友。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同調尊經書院。先先生三十餘年卒。先生擬作之官禮驗推六卷、史記經說補箋十卷、禹貢驗推釋例四卷、均托之楨作。見井研志十一、十二、十三各卷

是年、南洋大臣曾國藩、北洋大臣李鴻章始奏請遣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據中國教育史要第五章

五月、俄據伊犁。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二十一歲**。

設帳授徒於鹽井灣三聖宮。

院試不售。

二月、大學士曾國藩卒。

九月、王闓運作今古文尚書箋成。

清廷與俄訂伊犁通商條約。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仍授徒、惟不詳在三聖宮抑舞鳳山。

六月、張之洞奉旨充四川分試副考官。

十月、張之洞奉旨簡放四川學政。

陝甘回變平。

新會梁啓超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同楊楨設帳於舞鳳山寺、僧嘗饋黍餅、餧以糖、時方讀且讀且蘸食、致誤食墨瀋、離座乃知、其專一如此。

先生篤好宋五子書及唐宋八家文、當即此數年事。鄉先輩如王育德仁山、宋治性橡山、鄢周藩立山、李茂林竹虛、吳錫昌書田、皆敦紀飭行略、喜讀宋人書、似與先生不無影響。據井研志卷三十鄉賢傳六

二月、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初院試題爲子爲大夫、先生文破題爲三句、已爲閱卷者所棄、學政張之洞檢落卷、見其破題異之、因細加披閱、拔置第一。以後張於先生更屢加拔識、故先生對張知己之感獨

深。

是年四月、興文在籍侍郎薛煥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吳棠、學政張之洞、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名曰尊經書院。

十一月、帝崩、德宗立、兩宮皇太后仍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二十四歲**

以前先生曾得一子一女、均殤、不詳年月。乃以兄登梯子成芝爲嗣。按以成芝爲嗣不詳何年、以其事當在長子長女既殤之後、先府君未生之前、故以附此年。春、尊經書院成、擇府縣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除山長外、設襄校數人以助教、設監院二人、齋長四人、以助鈐束稽程課、齋長以諸生之學優年長者充之。所課爲經、史、小學、辭章、尤重通經。人立日記一册、記每日看書起止及所疑所得。山長五日與諸生一會於講堂。監院呈日記、山長叩詰而考驗之。不中程者有罰。月二課、課四題、經解一、史論一、賦與雜文一、詩一。考課有膏火、率人得數兩。張之洞作尊經書院記、說明設學宗旨云按此作於二年十一月將去之時。

略諸生問曰、先生之與台司諸公及諸鄉先生創爲此舉何意也。曰、略爲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舊矣。漢之郭、原注、即犍爲文學。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當偁。二李、燾、心傳。史、范、史之良也。其餘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經濟、文章之淵藪也。方今聖上敦崇經學、略使者奉宣德意、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然歲科兩試、能進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補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詳、發落不能盡、僅校之、非教之也。於是乎議立書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視其學大小、人多少以爲

等延師購書、分業課程、學成而歸、各以倡導其鄉里、展轉流衍、再傳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略

諸生問曰、志在讀書矣、宜讀何書。曰、在擇術。宜擇何術。曰、無定、經、史、小學、輿地、推步、算、經濟、詩、古文辭、皆學也。無所不通者、代不數人、高材或兼二三、專門精求其一。性有所近、志有所存、擇而爲之、期於必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略諸生問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略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禮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辭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辭、必儉於理。故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略苟有其本、以爲一切學術、霈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讀漢學、其勢然、其序然也。略

諸生問曰、經學、小學之書、繁而難記、異同蜂起、爲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約言之、經學必先求諸學海堂經解、小學必先求諸段注說文、史學必先求諸三史、總計一切學術、必先求諸四庫提要。以此爲主、以餘爲輔、不由此入、必無所得。略

諸生問曰、略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奈何。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辭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略諸生問曰、然則何以不課性理。曰、宋學貴

躬行、不貴虛談、在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使者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廢。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誤矣。不入院者執一以相攻、更大誤矣。略

尊經初議不考課、惟分校勘句讀各門、以便初學。後以官府意定爲課試。以後先生嘗論此事、云：南皮及蓮池書院不考課、以日記爲程、最爲核實。初學治經、正如窶人求富、節衣縮食、收斂閉藏、乃可徐圖富有。今一入太庠、便作考辨解說、茫無頭緒、勢不能不蒙昧抄襲。略資性平常者則東涂西抹、望文生訓、以希迎合。不能循序用功、至於播私慧、弄小巧、一枝一節、自矜新穎、未檢注疏、已詆先儒。若此用功、徒勞無益。經學初程頁三

張祥齡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志銘云：同治甲戌、南皮張先生督學、提倡紀阮兩文達之學、建書院於省會、送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以說文及提要爲之階梯、購書數萬卷庋於閣、總督吳勤惠公復助之。川省僻處西南、國朝以來、不知所謂漢學、於是穎異之士如饑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遂霈然若決江河。督部與督學復尊異之、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受經堂集

薛煥聘湘潭王闓運主講尊經。王不至、乃以錢塘錢保塘鐵江及其弟保宣徐山權主其事。

是年八月、分遣出使英國日本國大臣。十一月、又遣出使美國兼西班牙秘魯大臣。是爲有駐外使節之始。

九月、張之洞撰輶軒語、書目答問成。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二十五歲**。

八月二十日先府君諱成學生。

正月赴成都應科試以優等食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先生自言丙子科試時未見說文、正場題狂字予用猘犬之義得第一。乃購說文讀之。逾四五月復試題不以文害辭注云文作說文之文解。乃摭拾說文詩句爲之、大蒙矜賞。牌調尊經書院。文不足言、按此文今存經話甲編中特由此得專心古學、其功有不可沒者。經話甲編卷一頁五十八

先生入尊經後、始從事訓詁文字之學。博覽考據諸書、始覺唐宋人文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數月以後、遂泛覽無專功。

跋洪氏隸釋、盛推其書之全、摹碑文有功金石、並可爲經史之助。文見四益館文鈔

作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爾雅舍人注考、乃就張介侯蜀典所輯爾雅舍人注、汰其誤記、並爲補綴。六書說斥段氏混象形於指事之謬、於轉注主小徐注之說、謂爲網羅諸字、使之分部別居、不主戴段互訓之說。又謂段氏於六書外別立引申類、以假借中之所謂有義歸之、亦未免囿於俗說。

是時尊經同學有漢州張祥齡子馥、華陽范熔玉賓、綿竹楊鋭叔嶠、仁壽毛瀚豐霍西、同里楊楨敬齋、崇慶楊永清、成都岳嗣儀鳳吾、華陽顧印愚印伯、成都焦鼎銘佩箴、富順宋育仁芸子、邛州寧湘、江津戴孟恂摯如、宜賓陳光明朗軒、成都曾培篤齋等。先生與張祥齡、楊鋭、毛瀚豐、彭毓嵩尤爲張之洞所器重、號蜀中五少年、交誼亦最篤。

先生在院，日每飯惟恃米粥，不食菜，所得膏火，輒以助家用。

十一月，張之洞任滿調文淵閣校理，先生與同學送至新都，公餞於桂湖而別。張於臨去語人曰：學政署中渣穢如山，三年以來，聊效愚翁之移，幸得淨盡。

南海譚宗浚叔裕繼張之洞爲四川學政。

先生於送張之洞後，嘗歸井研。

四月，王闓運始作公羊春秋箋。

是年七月，與英訂煙台條約。九月，以銀二十八萬兩收還英商所築吳淞鐵路，毀之。十月，依李鴻章、沈葆楨之請，派學生三十人赴英法習工業。

海寧王國維靜安生。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二十六歲**。

肄業尊經書院。

正月，學政譚宗浚至院，問院中研精覃思之士，楊永清舉先生及楊銳數人以對。先生云：予初治小學，一二年，偏涉諸家之說。經學初程稿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二十七歲**。

肄業尊經書院。

子松齡生，旋殤。按松齡生不詳何年，惟知爲先府君之弟、陳氏姑之兄，姑繫此年。是年冬，學政譚宗浚集尊經諸生三

年以來課藝及下車觀風超等卷、刊爲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錢之教、識者稱爲江浙派。經學初程稿先生所作除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外、尚有滎波既豬解、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解、月令毋出九門解、廛無夫里之布解、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論、兩漢馭匈奴論、五代疆域論各文。篆形聲類一冊。九月二十日張祥齡題此冊云：勵齋經師年未三十、學問淹通、於天算地輿尤爲專家、而其得名則自小學始。云云。今睹案頭有形聲類一冊、閱之、嚴段不足多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湘潭王闓運來川主講尊經書院。時年四十七歲。初、薛煥於尊經初設時、即聘王主講、王不肯來。旋知已有兩錢主講、又經總督丁寶楨五次函約、來游中無皐比之議。乃至至則尊經講席已虛懸二年、諸生住齋者百餘人、復被搬入院。其時自督部、將軍皆執弟子禮、雖司道側目、而學士歸心。

是年、上海張煥倫創辦正蒙書院、分設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歌詩等科、其後改梅溪學堂、是爲學校分科之始。據中國教育史要第五章

光緒五年己卯　一八七九　**先生二十八歲**。

肄業尊經書院。

二月、王闓運至院後、院生喜於得師、勇於改轍、宵昕不輟、蒸蒸嚮上。

是時先生與張祥齡均有志於公羊春秋、先生初見王闓運、王詢知有志習春秋、然以其拙於言、尚未知其學何如。據湘綺樓日記

在是年以前、先生嘗鈔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東都事略。
三月一日、與張祥齡遷入內院、常就王闓運請業、每至夜深。
八日、與張祥齡、戴光從王闓運游草堂。
四月、嘗歸井研。
五月、開尊經書局。
羅亨奎悝士欲聘先生爲子師、辭不往。
六月十五、張選翁招王闓運、吳又農夜泛浣花溪。
先生及張祥齡、范熔等七人皆從、宿曾氏莊。從曾園登舟、溯洄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聽雞鳴。據

湘綺樓年譜日記

八月、應優貢試、出場以文質王闓運。王謂文有師法、決其必售。榜發、得陪貢第一名、先生頗快快。試題爲辭達而已。同院生得貢者、有蘇世瑜、張問悝等。
九月、應鄉試、中第二十四名舉人。主考爲景善、副主考爲許景澄。同院生中式者、有宋育仁、任纂甫、吳聖俞等二十三名。試題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兩句、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二句、子謂子產、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二章。竹寒沙碧浣花溪、得溪字。
九月三十日、王闓運率書院諸新舉游二仙庵、題名壁上。先生與焉。闓運詩曰、澄潭積寒、碧修竹悅秋陰。良游多欣、遇嘉會眷、雲林極一時之盛。

十月嘗返井研。

十一月十六日，王闓運歸湘潭，院生送者相屬，至江口始還。王與張之洞書，勸張暫去，承明來游石室，俾始終其事，以副初心。又與黃運儀書云：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

先生自云：在己卯前頭已白，在子馥處瞿懷亭診脈，云不可再用心。六譯館文集

長女燕生。

是年，日本滅琉球，許朝鮮與各國訂立通商條約。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先生二十九歲**。

肄業尊經書院，專治穀梁春秋，纂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

春，赴京應禮部試，不第。

張之洞授翰林院侍講，旋轉侍讀。

在京日，嘗以易例請業張之洞，當時以專治春秋，於易尚未細心推考。

張之洞嘗誡先生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見六譯館文集

三月十五日，王闓運復從湘潭携其妾久雲、女帉、滋、茙、紈、子代豐來川。

是歲，先生讀書始厭棄破碎，專求大義，漸取莊、管、列、墨諸子讀之。經學初程十二頁

王闓運作春秋例表。

八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設南北洋電線。十一月，劉銘傳奏請試辦鐵路。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三十歲**。

肄業尊經書院。

二月、始注穀梁春秋。先生以范氏集解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爲能、而反立在學官、痛微言之久隕、傷絶學之不競、發奮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穀梁古義疏序

作釋字小箋。主獨體無虛字之說、略盡取說文虛字、而求其本義、均作實字解、將近二三百字。乃爲人所竊去、後擬補綴成書、一爲六書說、二爲四書分類、三爲緒論、似未果作。經學初程稿

先生自言、辛巳院課考酒齊所用題最繁難、精思旬日、大得條理。壬秋師以爲鉤心鬥角、考出祭主儀節、足補禮經之闕。經話甲編

冬、著轉注假借考、頗與時論不同。按此文今不存。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闓運携眷返湘潭。王去後、尊經由監院薛華墀丹庭主持、並仍由錢徐山代講席。

十二月、與張祥齡、楊鋭等數十人爲同院生翰林院庶吉士陳光明位而祭之。

是年二月、張之洞擢侍講學士、六月擢内閣學士、十一月授山西巡撫、朱肯夫任四川學政。是年正月、曾紀澤與俄訂約於聖彼得堡。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先生三十一歲**。

去年至今、與華陽趙浚孔昭以小學相切磋、並與趙約、凡課作引用處、用墨書、新解用朱書、欲以朱書多少驗勤惰。先生謂孔昭精神有餘、而自得甚少。經學初程稿

是年嘗館於某氏。據重修廖氏宗譜序

族人屬重修宗譜、以館事不得分身、乃草創凡例、請族祖小樓公代爲紀理。按宗譜於光緒二十年始告成。

校記

①縵堂：據《清人室名别號索引》乙編頁一一〇五，周學濬字縵雲，又字深甫，號蟄庵。此作「縵堂」，未知所據。

六譯先生年譜卷二

孫宗澤敬編

初變

起光緒九年癸未、訖十二年丙戌、凡四年、爲先生學說初變、平分今古時期。

初變記云、乾嘉以前經說、如阮、王兩經解所刻、宏編鉅制、超越前古、爲一代絕業。特淆亂紛紜、使人失所依據。如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群推爲絕作、同說一經、兼採今古、南轅北轍、自相矛盾。即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就經文立說、本爲五千里、博士據禹貢說之是也。鄭注古文家則據周禮以爲萬里。此古今混淆以前之通弊也。至陳卓人、陳左海、魏默深、略知分今古、孫氏亦別採古文說專爲一書。然明而未融、或採輯師說、尚未能獵取精華、編爲成書。即有成書、冀圖僅據文字、主張今古門面、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但以文字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即如公、穀、齊、魯、韓三家同爲今學、而彼此歧出。又如顏、嚴之公羊、同出一師、而經本各自不同、故雖分今古、仍無所歸宿。乃據五經異義所立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今學博士之禮制出於王制、古文專在周禮。故定爲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千溪百壑、得所歸宿。今古兩家所根據、又多出於孔子、於是創爲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說、然後二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判然兩途、不能混合。其中各經師說、有不能一律者、則以今古爲大宗、其所統流派、各自成家、是爲大同小異。編爲今古學考、排難解紛、如利剪之斷絲、犀角之分水、兩漢今古學派、始能各自成家、門戶森嚴、宗旨各別。學者略一涉獵、宗旨自明、斬斷葛藤、盡掃塵霧、各擇其性質所近之一門、專精研究、用力少而成功多、而不再似從前塵霾、使人墮於五里霧中。此今古學考張



明兩漢師法、以集各代經學之大成者也。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說經始分別今古。

春赴北京會試不第、舟車南北、冥心潛索、得素王二伯諸大義。

先生自云、閑嘗推考春秋舊例不下數十種、率離合參半、癸未分國表之、乃始得密合無間。以視舊作、誠所謂治絲而棼。井研志卷十一

故先生教人治春秋先分抄十九國事實、則其尊卑、制度、儀節相比而明。其後族弟承門人黃熔均因以成春秋分國抄若干卷。

五月、王闓運三次入川。去年王在湘、代郭嵩燾主思賢精舍講席。川督丁寶楨累書強邀之、乃至。湘綺樓日記

先生試後謁張之洞於太原。時張任山西巡撫 張仍以風疾馬良相誡、並以治小學相勖。

在太原時、欲作語上篇、以矯時流株守小學之弊、以無暇未果。經學初程稿 嘗取張祥齡之言錄之經話、以其旨多與己合也。

張之洞盛推太原令德堂院長王霞舉、比之伏生、文中子。先生欲詣之。張甚喜。一日同曾叔才、周桂溪往。時先生方推即位禮舉以詢之、答語極瀾翻。詢以小學、則熟背說文如流。王意主守舊、不喜著作、故以舊說誤處挑之、意亦不以舊說爲然、特不肯輕改。其教人以誦讀儀禮、說文爲日課、不治餘

業、不著書。五日一臨講、講時院長在上、左右則張楊二監院。炕几中熒熒一燈、前一火盆、弟子二十餘人環坐、且有商賈來聽者。院長將經文念一過、將注說略爲潤色、比說一過。儀節繁瑣、重複之處、同一解述、頗似坊間童子進學解者。弟子終席不發一語、講畢而散、於是先生乃悟北學之所以名。自此屢稱北學之善、欲以挽南學之弊。嘗言北學簡要、綱目在心、學者學之、固易於入手、用之尤端委了然。以其精而不博、最便初學。南學繁雜、竅要在泛博覽觀、既難於默識、臨事更亂於辨說、以其博而不精、故非初學所宜。又曰北學中材以下、尚可勉爲之、南學則非上智不能譚。北學用三年功夫便有規矩、南學則非三十年不能成家。經學初程稿

冬、自太原返川。

先生師錢寶宣徐山卒。

是年、法以越南爲保護國。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初一日、長兄登墀卒。

是年、王闓運携帉、茙二女返湘、五月復携二女至成都。

六月、張祥齡薦先生掌尊經書局、王闓運不許。秋、成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自序云、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於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稿重錄之。按、舊稿即辛巳所草創、張祥齡與顧華元書所稱注穀梁春秋八卷者、至此又一易稿也。錢塘張預序此



書。冬以作穀梁疏餘力成起起穀梁廢疾一卷、釋范一卷。先生以何休自尊所習、同室操戈、鄭既不習穀梁、乃謬托主人以攻何、使本義愈湮。乃條例何鄭之說而加以糾正、務申傳旨。又以范寧集解倡言攻傳、越古人注不破傳之例、猖狂淺陋、乃條立所難、敬爲答之。起廢糾謬以外、得專條二十事。此二書今存。又成穀梁集解糾謬二卷。以穀梁學專門大師如劉尹諸子遺說、迄晉尚有專本、范氏不用舊義、以臆解經、又喜駁傳、開唐宋捨傳從經之弊。學無師法、又係子姓女聓湊合而成。齊梁以下、喜其文藻、又以順文立解、不似何賈簡奧難誦、尊尚其書、而舊注遂亡。乃作此書以糾范氏之謬。先生於公羊何注有商榷、左傳杜氏有辨正、范學較二家爲劣、故名以糾謬。此稿今佚。成公羊何氏解詁十論。先生因欲改注公羊、故總括大綱、仿洪亮吉春秋十論作此書、以爲讀公羊注之階梯。按先生以王制說春秋、據此論及穀梁疏序、當始於此年。擬太常博士答劉子駿書。稿佚。

劉師培生。

康有爲始演大同義。

四月、張之洞署兩廣總督、七月實授。

是年七月、與法宣戰。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先生三十四歲**。

春、以王制有經傳記注之文、舊文淆亂失序、考訂改寫爲王制定本一卷。

四月、撰穀梁經傳章句疏凡例四十一條。

跋范熔篆書說文。

七月、成公羊解詁續十論。先生於此書言今古學混亂之由、及學者應守家法。又言今古學之分、在禮制不在文字義理。又言今古學之宗旨、以爲古主法古、今主改制。古主周禮適古治國、今主王制王制者百年無不變之法者。古爲孔子初年之說、今爲孔子晚年之說。

八月、編定穀梁春秋内外編目錄三十七種、都五十卷。内編書一、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外編書十一、起起廢疾一卷、釋范一卷、集解糾謬二卷、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穀梁大義詳證四卷、穀梁傳例疏證二卷、穀梁外傳二卷、穀梁決事一卷、穀梁屬辭二卷、附本末一卷、穀梁比事二卷、穀梁鎖語四卷、表二十五、穀梁日月時例表、穀梁七等進退表、穀梁筆削表、穀梁褒貶表、穀梁善惡表、穀梁十八國尊卑儀注表、穀梁一見例表、穀梁三言例表、穀梁内本國外諸夏表、穀梁内諸夏外夷狄表、穀梁尊大夷卑小夷表、穀梁名號中外異同表、穀梁諸侯列數隱見表、穀梁來往表、穀梁加損表、穀梁從史表、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左傳變易今學事實傳例禮制三表、三傳異禮異例異事三表。作意詳穀梁春秋經學外編序目。

仁壽蕭藩爲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二書。

九月、爲貴築金椿鶴壽作飛矚亭詞序。

是年、嘗與江瀚叔海約集於草堂別墅主人張子苾。當時各有徒衆、定難解紛、每至達旦連日。



是年二月、與法議和、四月法越條約成。李鴻章與法立和議草約於天津、以後安南遂非中國有。

八月左宗棠卒。十月英人滅緬甸。

同縣熊克武生。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三十五歲**。

主講井研來鳳書院。

以縣人李某握學金自肥、控之。一日遇李街肆、時李有親喪、而據首坐、復直前責數之。

春王闓運歸湘潭、不再至蜀尊經書院。山長由錦江書院山長伍肇齡兼代。

成公羊解詁商榷二卷、專駁何注、大旨與三十論相同、特論詳總綱、此本乃條分、隨文駁正、較爲明晰。略爲讀公羊補證者之先路焉。

二月成公羊解詁再續十論。

撰古緯彙編補注六卷。先生以馬國翰所輯佚書及諸輯本皆緯讖並存、殊乖其實、雜記災祥爲讖、專言經典爲緯。乃同張祥齡採馬本專主經義者、分別鈔錄、別爲一書、使不與諸讖相雜。舊注未盡者、因命子姓別錄古說以相證明。所有脫缺、略用己說。此稿今佚。

六月初一、側室劉如意卒。

秋自鹽井灣遷東林場萬壽宮戲樓下。

十月子成芝娶婦尹氏。

作十八經注疏凡例。先生謂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略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說，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

蕭藩欲爲先生刊穀梁古義疏，先生以穀梁尚未爲定稿，乃以分撰兩戴記章句凡例一卷付之。今存計分宗派類十五條，篇章類二十四條，義例二十七條，總例五條。此編此時尚分今古，明年將宗派門增爲二十八條，遂易今古爲帝王，井研志藝文二有兩戴記補注十卷，即就此例擬作而未遂者。

刻春秋左傳古義凡例於成都。此作專以左傳爲古學。

刻今古學考於成都尊經書局。此書既刊布，因於康成小有微辭，爲講學者所不喜，友人遺書相戒，乃戲之曰：劉歆乃爲盜魁，鄭君不過誤於脅從。略或又推爲以經解經之專書，德陽劉子雄健卿因讀今古學考，遂不復治經，以爲治經不講今古，是爲野戰，講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捨經學專攻詩詞。張之洞則不喜此書，嘗謂先生曰：但學曾胡，不必師法虬髯。又曰：洞穴皆各有主，難於自立。

約尊經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並及兩漢經學先師舊說，務使詳備，足以統帥今學諸經，更附錄古學之異者，以備參考。擬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按此書稿已及半，隨手散佚，繼聞康有爲孔子會典即是此意，乃決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掛漏，否則義證重複，難於去取，特就王制定本，將辨疑、證誤二門，編爲王制定本要注四卷，專攻其異。略凡屬明文複見，皆所不取。今存



王制集説一卷、凡例亦非以前之舊、當又是要注改本也。

作經學初程一卷、此書略可見先生教人治學之法。如云治經歲月略以二十爲斷、二十以前縱爲穎悟、未可便教以經學、略讀小學書可也。二十以後、穎性開則記性短、不可求急助長、當知各用所長。讀書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略篤信專守、到精熟後、其疑將汩汩而啓。略若始即多疑、則旁皇道途、終難入境。先博後約、一定之理。略不博雖求約不可也。然其所以博覽者、正爲博觀以視性之所近、便於擇術。略夫深造之詣、惟專乃精、苟欲兼營、必無深入。若徒欲兼包、以市鴻博、剛經柔史、朝子暮經、無所不習、必至一無所長。

近來學者頗有陵躐之習、輕詆何、鄭、豈知治經如修屋、何、鄭作室已成、可避風雨、其中苟有不合、是必將其廊廳窗櫺門戶、下至一瓦一石、皆悉周覽、知其命意所在。其有未妥處、或未經意處、仍用其法補之、必深知其甘苦、歷其淺深、乃可以言改作。今之駁者、直如初至一人家、見其大門、曰此門不善、宜拆使更營、至二門如此、至廳堂如此、至宮室亦如此。略破瓦殘磚、雜然滿目、甚至隨拆隨修、向背左右、莫不迷亂。以其胸無成室、無所摹仿、材料不具、基址難定、吾見有拆室一生、直無片椽可以避風雨者。毀瓦畫墁者尚不得食、何況治經。經學須耐煩苦思、方能有得。若資性華而不實、脆而不堅、則但能略窺門戶、不能深入妙境。經學要有內心、看考據書、一見能解、非解人也、必須沉靜思索、推比考訂、自然心中貫通。若徒口頭記誦、道聽途說、小遇盤錯、即便敗績。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經學有古時童子知之、至今則老師宿儒猶不能通者、如禹貢山川、周禮名物、詩之鳥獸草木是也。試以

詩言，就當時目見以示初學，宜無不解。略今欲考究，又不能據目見，全憑古書，略書多言殊，苟欲考清一草一木，無論是與不是，非用數日之力不能。略故予謂學不宜從此用功，以其枉勞心力。欲求便易之法，則請專信一書，人雖指其謬誤，篤信不改，以此爲詩中之小事，尚有大者在，略苟將此工夫用之於興觀群怨，其有益身心爲何如。略

先生以爲子者經之嫡嗣，今古學考既已明經，更欲治子。又曰：子書專家少，往往一家兼數家，不獨雜家爲然。今子家多亡，宗旨不立，其說往往見於他書，鈎沉繼絶，條分縷晰，欲以恢復九學舊學。略限以丁亥年三百九十日立其規模，以後隨時修改。略以經意讀子，更以子學說經，有相須莫相妨。

是年五月，四川總督丁寶楨卒，劉秉璋繼任。丁在川有惠政，蜀人至今思之。王闓運之主尊經，丁之力也。



六譯先生年譜卷三

孫宗澤敬編

二變 起光緒十三年丁亥、訖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爲先生學說二變、尊今抑古時期。按井研志藝文四知聖編提要云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編、言古學者曰闢劉、言今學者曰知聖。劉子雄丁亥八月日記、謂見先生作續今古學考、自駁舊說、以周禮左傳爲僞、則尊今抑古實始丁亥。丙午本四變記謂始戊子、蓋謂闢劉、知聖成書之年耳。

二變記云、兩漢之學、今古學考詳矣。本可以告無罪於天下。一經之中、既有周公孔子兩主人、典禮又彼此矛盾、漢唐以下、儒者所有經說及典考政治諸書、又於其中作調人、牽連附會、以周禮爲姬公之真書、王制爲博士所記、與周禮不合、又以爲夏殷制。考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事者、莫不與王制切合、所有分州建國、設官分職之大綱、則無一條與古文家說相同。或分或合、皆無以切理饜心、故說經者如議瓜、如原誑、爲聚訟之場。凡學皆愈深則愈慧、惟學經者愈學則愈愚、其歸宿即流爲八股、深爲學術政治之大害。蓋當時分教尊經、合同學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於是考究古文淵源、則皆出許鄭以後之僞撰。所有古文家師說、則全出劉歆以後、據周禮、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漢以前言經學者、皆主孔子、並無周公、六藝皆爲新經、並非舊史。於是以尊經者作爲知聖編、闢古者作爲闢劉編。群言淆亂、折諸聖、東漢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黜周公爲功臣、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乃歷代追崇有加、至以黃屋左纛、祀以天子禮樂。當今學堂專祀孔子、若周公則學人終身未嘗一拜。故據王制以遍說群經、於周禮中刪除與王制相反者若干條。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年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子婦尹卒。

二月、至成都。在尊經書院閱卷、同閱卷者富順王萬震復東也。先生見山長伍肇齡、議復朱肯夫學使舊章、設分教、不考課、以著書作季課、並加膏火。

十九日、先生邀喬樹枏、范熔、劉子雄、楊永清、王萬震、鄒增祜及僧雪岑等飲於燕魯公所。

二十七日、李滋然、鄒增祜、藍光策招飲貴州館、尹王祠、楊鋭、范熔、王萬震皆與。

二十九日、王萬震堂課不用先生所擬題目、又欲出宋學題、先生偕劉子雄力爭得止。

三十日、劉子雄、鄒增祜來訪、因言堂課出題之謬。先生言伍最服江西陳溥、陳乃祆人、著書多妄誕、托於宋學而雜以左道。鄒言其曾謀反、有案可稽、伍刻其所批書甚多。

四月四日、偕劉子雄往聽舒頤班、夜同歸、談經甚樂。

五日、復同劉談、謂殷無三年之喪。

十一日、劉子雄來談、先生謂周禮當以王莽制參考。

十二日、劉子雄、戴光來談、約劉治王制、戴治周禮、分封建、地里、官制、井田、兵刑、禮樂、食貨等門、證以周秦古説、次取西漢、又次取東漢、以二書爲今古學大綱、故急欲成之。

二十九日、書院仍由先生分經出題、所出有堯典、禹貢、多周以後制度。

閏四月八日、劉子雄來談、先生欲以書、詩、儀禮皆爲今學、又以冠昏二記爲古學、與初義又變。

六月、成王制、周禮凡例、以周禮爲劉歆僞作。又成孝經凡例。



初十日、訪劉子雄、論左氏作僞之迹甚悉。

改訂兩戴記分撰凡例。

新任學政高賡恩喜宋學、與伍肇齡合、不以先生新說爲是。伍新刻近思錄、高爲作序、痛詆漢學、有親録寢樹藩籬、操末忘本、世儒之蠹等語、蓋指先生也。

歸井研、旋携子諱師慎至成都、十二月復歸。

作續今古學考、自駁前說、謂周制全不可考、概爲孔子新制。周禮固爲僞托、即左氏之言周禮者、亦推例而得、以周禮同王制者多、異者不過數條、又無師說、故知襲今學而作、即國語亦是今學。又謂文王所演之易、即是孔子繫辭。劉子雄見先生續今古學考、謂不似經生語。

先生新學作詩、嘗與劉子雄論詞章、先生以用意爲主、劉以修辭爲主、不能合也。

十月、始注公羊、一以繁露爲本、又據白虎通引公羊傳爲今本所無者、補百餘條。

是年、常與劉子雄過從、見則必譚經。一日、先生謂劉曰、何氏以十七年注公羊、予以七年成穀梁、尚不逮其半。

九月、劉子雄嘗與朱德實枕虹、戴光臧否書院人物、劉謂宋芸岩詩力弱、陳子元氣粗、不能用功、爲浮名所誤、用實功者、廖平以外、未見其人。

朱論院中經生、舉先生及王光棣、尹殿颺、戴光、吴雪棠、吴之英、胡從簡、周國霖、劉子雄、詞章則楊鋭、毛澂、胡延、戴光、周淡如、宋育仁、陳子元、范熔、吴昌基、崔映棠、劉子雄、朱亦與焉。

是年加算學一科取士。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仍任尊經書院襄校。

正月、子成芝續娶譚氏。

二月自東林場遷小高灘肖宅。距場一里。旋於附近榮縣境内買田二十畝、移居之。距場二里。

自家至成都、六月返家。七月赴德陽、應德陽知縣陶聯三之聘。過成都與吳之英論學於尊經、時吳任灌縣教諭。

冬赴京會試、薦吳之英代任尊經書院襄校。張之洞電召赴廣州、命纂左傳疏、以配國朝十三經疏。

成公羊補義十一卷、意在合通三傳。潘祖蔭序。

删補穀梁舊稿。

成知聖編一卷、附孔子作六藝考一卷、闢劉編一卷、周禮删劉一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三十八歲**。

大挑二等。

恩科會試中式第三十二名。殿試中張建勛榜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朝考三等、欽點即用知縣。

以親老請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會試房師錢塘張預蘭耦、座主禮部尚書高陽李鴻藻蘭蓀、工部尚書正藍旗崑崗筱峰、工部尚書吳縣潘祖蔭伯寅、禮部右侍郎嘉定廖壽恒仲山。先生試卷書曆作歷、



例應罰停殿試、經潘祖蔭力爭始免。先生嘗言此次不犯磨勘、可入翰林。使竟入翰林、戊戌政變、或將因楊叔嶠而遷戍也。

六月、應張之洞之召赴廣州。偕張祥齡夫婦出都、至天津、謁王闓運、王留宿談今古學。王閱先生經說、欲通撰九經子史、成一家言、謂亦志大可喜。見湘綺樓日記

七月、與俞樾相見於蘇州、俞亟稱今古學考爲不刊之書。

至廣州、居廣雅書院。張之洞重申風疾馬良之誡。南海康有爲從沈子豐得先生今古學考、引爲知己。至是同黄季度過廣雅相訪。時有爲講學於廣州長興學舍、先生以知聖編、闢劉編示之。別後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爲好名騖外、輕變前説、急當焚毁、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先生答以面談、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黄季度以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於是康乃盡棄其學而學焉。先生欲刊知聖編、或以發難爲嫌、東南士大夫轉相抄録、視爲枕中鴻寶、一時風氣爲之改變、湘中論述以爲素王之説倡於井研。略先生在蜀時未敢自信其説、出游後見俞蔭甫、王霞舉以所懷疑質之、皆莫能解、膽乃益大、於湘潭之學不肯依傍。

成春秋古經左氏説漢義補證十二卷、作左傳漢義補證十二卷。

十月、友人劉子雄卒於北京。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三十九歲。**

由廣州經上海至蘇州、訪張祥齡、至武昌謁張之洞、留連彌月。

先生以春秋古經左氏說漢義補證、左傳漢義補證兩稿上張之洞。

四月在京。

五月改訂群經凡例中公羊補證凡例二十四條。秋、偕宋育仁返川、舟行數月始達重慶。途中與宋辨難左氏甚悉、在重慶留數日、見川東張華奎己丑同榜。十一月二十九夜至家、時父兄均病在途、聞江瀚得俞樾書云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已成書、蓋即本先生之闢劉編、而失其宗旨、康說粗豪狂恣、書既出天下震動。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先生四十歲**。

二月、次兄登梯卒。葬兄後赴成都、仍任尊經書院襄校。與王萬震同寓純化街王氏宗祠、未幾、移居范熔家。

四月移居尊經書院、時山長仍爲伍肇齡、兼陳觀潯同任襄校。

五月、迎雷太宜人及李安人至成都。

六月、領憑赴龍安府教授任、往返月餘。

十一月十九日、復槐公卒、年八十五歲。先生初聞復槐公病、亟携女遄歸、至家逝已四日。三十日葬復槐公於小高灘宅右新塋。

是年、約同人分纂左氏長編、冬初畢業。值李岑秋、施燮夫赴湖北、即將此稿並他種稿四十册、賫呈張之洞。

增補公羊補證凡例十條。

是年先生始專治詩、易。

成中和解二卷。

增周禮刪劉八證爲十證。

先生於治經應守之要、列爲條款、其略曰、

一戒不得本源、務循支派、如何、邵氏日月例。一戒以古亂今、不守家法、如鄭康成。一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如董子之於江公。一戒支派衍說、游蕩無根、說經須明白顯易、不宜以影響囫圇爲高、或以艱深文其固陋。以上高材所忌。

不守古訓、師心自用、非也。泥古襲舊、罔知裁擇、尤爲蒙昧。何邵公之誤用董說、劉申綬之抄襲何注是也。不識堂奧、依傍門戶、非也。略知本源、未能瑩澈、是爲自畫。陳左海、陳卓人是也。違背經傳、好作新解、非也。株守陳言、牽就附會、是曰瞽矇。六朝禮學諸家株守鄭說是也。不通音訓、罔識古義、非也。鋪張通假、主持偏僻、更爲俗癖。國朝諸家是也。以上中材流弊。

主修宗譜成。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先生四十一歲。**

嘉定知府羅以禮聘先生主講九峰書院、二月至院。時諸生除時文外、無所知、先生至、始提倡樸學。羅亦爲籌金買書。諸生中從游最久者有李光珠、黃熔、帥鎮華、胡翼、季邦俊等。

三月、先生因買書至成都、仍與吳之英同任尊經襄校、時尊經已非昔比、至有聚賭內室、放馬講堂者。先生言於學政瞿鴻禨、加以整頓、頗有復興之象、然亦以此遭忌。

先生在尊經命住院生領卷、繳卷必親到講堂、以便講說題義及心得疑義。又命作日記、一月一繳、住院生三課不考、即罰其膏火、以獎好學者。

五月、同焦鼎銘返嘉。

六月、顧印愚送考至嘉定、相與盤桓二十日。先生屬顧爲先君命字、顧字先君曰師慎、並爲詩紀之。

七月、歸井研。八月、赴嘉、轉成都。十月返嘉。

羅星潭赴湖北、過嘉相訪。先生以人事日繁、欲閉門謝客。

十一月、以考試事赴龍安、歸井研已歲除。

成杜氏左傳釋例辨正四卷。

成左氏集解辨正二卷。

成五十凡駁證一卷。

成五十凡補證二卷。

成左氏補例一卷、三傳事禮例折中表三卷、春秋圖表二卷。

此外見於井研志藝文及四益館書目者、尚有國語發微八卷、國語補亡十二卷、左氏群經師說考二卷。其餘或條錄未竟、或已成而佚、均不可知矣。



孫文、陸皓東等倡興中會。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四十二歲**。

在九峰書院。

正月，辭尊經襄校，繼任者爲南江岳森林宗，先生所薦也。是時尊經有朋黨之爭，故先生憤而辭職。

迎雷太宜人至嘉。

井研知事葉桂年聘修縣志時朝廷修會典，詔求郡縣圖經。先生以旅食異方，又改訂三傳舊稿，兼以此事非專力不能成，乃推薦縣人吴季昌權奇、吴嘉謨蜀猷、董含章貞夫共事。五月，從子師政補學官弟子。

七月，赴成都，爲先君娶華陽任季棠憲吉先生長女諱嶦。

冬，尊經襄校吴之英、岳森均去職，川督仍札委先生繼任。

改訂三傳舊稿穀梁古義疏。

成郝氏春秋非左辨正二卷。

成生行譜二卷。

成尊卑大小釋例二卷。

成貞悔釋例二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赴嘉定，旋返井研。二月，定春秋一州一方伯七卒正三制。三月，服闋，赴成都，就尊經襄校。五月

赴嘉定。時嘉定府教授陶樊模病故、先生以嘉定密邇井研、便於迎養、電詢曾鑒應否選嘉定缺。嗣以格於丁憂人員只能選丁優缺、未果。八月、長孫宗伯生、先君諱成學出、十年未添丁、得之頗喜。

歲暮歸井研。

門人汪兆麒以縣丞分發湖北、因以左傳漢義補證稿全部、尚書稿數篇、命其賫呈張之洞。張祥齡、范熔、葉大可等皆作庶吉士、先生致張書曰、五少年中初有木天之人、大爲同輩之光。

作春秋經傳彙解四卷。

作春秋比事四卷、又命門人季邦俊編春秋日月時例表五卷、附於其後。

成詩圖表二卷。

輟王制義證之作、別成王制訂本要注四卷。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成、書詔毀禁新學僞經考。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先生四十四歲**。

在九峰書院、仍襄校尊經書院。

正月赴嘉定。

先後成尚書記傳釋十卷、尚書王魯考二卷、洪範釋例二卷、二十八篇爲備考二卷、附百篇序正誤一卷。

冬、先生辭九峰書院山長。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聚徒講學於嘉定水西門從游者有李光珠、帥鎮華等、皆九峰門人也。始治易。

四月十六日、孫女柳貞生。

五月、歸井研。

六月十四日與貴築金鶴籌太守、椿及門人王翰章少懷、陳恪賓同游峨眉、作有游峨眉日記丙申六月十二日、金鶴籌太守從成都來、約游峨眉數年未竟之願。不敢不勉、因約王少懷、陳恪賓相從。於十四日從郡城起程、宿峨眉城黃福川店、縣境久稱福地、平疇沃野、有成都之風。近因蠟樹、家給人足、頗有桃源之況。買鄰有願、不知何日償之。

八月、歸井研。

十月、長女燕歸同縣陳天矩。天矩爲陳鳳笙先生季子。先生名蕭、咸豐九年舉人、官璧山訓導、爲人廉介自守、不干人以私、教弟子以敦品飭行爲務、時已前卒。

嘉定教士王某贈新約、受而讀之。嘗謂耶蘇教義、不惟中土不得其端倪、西人亦僅得其糟粕。

成經話甲集二卷、其中多證鄭學之誤、專詳博士之學。

二月、成論語彙解凡例二十八條。

撰論語微言集證四卷。

撰論語彙考六卷。

撰論語輯證四卷。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成。

梁啓超撰變法通議。

寶應劉嶽雲爲尊經書院山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仍襄校尊經書院。

春家居治易。

秋宋育仁述張之洞戒先生語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解鈴繫鈴、惟在自悟。並命改訂經學條例、不可講今古學及王制並攻駁周禮。先生爲之忘寢餐者累月。

十月、致宋育仁書曰、昔者四科設教、不礙同歸、二學原注、齊魯。同鳴、蓋由異俗。是丹非素、未得宏通。一本萬殊、乃爲至妙。是未可執一而廢百也、有明徵矣。略使如或說今日於諸經凡例刪去王制一條、別求各就本經傳注爲之注解、避其名而用其實、不過需數日之力耳、豈得失之數固在此耶。略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並解經而全新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若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囿以一途。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解開罪之所由。或以申明王制則有妨周禮。按周禮舊題河間毛公、乃由依托。先哲事迹、本屬子虛、六藝博士、立在漢初、劉氏所



爭、但名佚禮。周官晚出、難以名經。唐宋以來、代遭搏擊、非獨小子始有異同。略且鄭君據此爲本、推說群經、削足適履、文可覆案。今以尊鄭之故、強人就我、而不許鄙人以經說經、聽斷斯獄、亦殊未平允。略

十一月、上張之洞書。情詞較爲謙抑、但仍堅持己見、不願刪改、而乃梁啓超之徒以先生以後自變前說爲受文襄之賄逼。按先生自變前說有之、文襄之申誡亦有之、以爲賄逼則不免誣枉。觀上書可知先生在經講中已言爲學須善變、由尊今抑古變小大、已起於宋育仁傳語之前。且以前由今古平分變爲尊今抑古、以昔日所攻周禮諸條爲大統、以後更有四變、五變、六變、又誰逼之。且愈變而愈與文襄之意不合、又豈因文襄之賄逼而然。此誠如章炳麟所云、此豈足以汚君者哉。

作五等地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一年以來、先生既以五等封地歸之五長、九畿之文又與禹貢符合、制度大綱更無異同、乃與宋育仁討論、商定將周禮刪劉附入古學考中、刪去劉歆羼改經文一例。

十一月、尊經書院爲刊經話甲篇、古學考、群經凡例、經學初程、王制訂、尊經題目成、合前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兩戴記凡例、今古學考、公羊解詁三十論、六書舊義、名曰四益館經學叢書。先生此時今古之界已泯、群經傳記統歸一律。自序云、本當將舊刊諸書或削或改、以歸專一。略二三師友每有以舊說爲是、今說爲非者、故存之。略但考其年歲、即可得其宗旨。又云、自今以後、不再鑿險縋深、鈎心鬥角。

成左氏三十論、續三十論二卷。

輯縱横輯佚二卷。

是年，宋育仁奉旨治四川商礦，兼任尊經書院山長，引先生與吳之英爲都講，設蜀學會於院，並發刊蜀學報。

樂經諸作列後，樂經存亡集證四卷，樂經記傳彙編六卷，禮樂宗旨表一卷，古樂考十卷，律呂要義二卷。

六譯先生年譜卷四

孫宗澤敬編

三變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訖二十七年辛丑、凡四年、爲先生學說三變大統時期。按井研志藝文及經話甲編嘗謂先生丁酉爲大統之說。丙午本、己酉本四變記則三變均斷自戊戌、當是丁酉已漸有大統之說。今從四變記。

三變記云、初據王制以說周禮、中國一隅、不能用兩等制度、故凡與王制不同者、視爲仇敵、非種必除、故必刪除其文以折衷於一是。自三皇五帝之說明、則周禮另爲一派、又事事必求與王制相反、而後乃能自成一家。故以前所刪所改之條、今皆變爲精金美玉、所謂化腐朽爲神奇、莊子所言彼此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是中所以是非不同之故、學者所當深思自得者也。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資州知州鳳全聘主藝風書院講席。正月由成都赴資、姻家子任峰從、子師政及先君均從。過簡州、知州某贈程儀二百金、卻之。藝風門人有陳國俊、陳國儒、郭成、李邦藩、李正文、胡翼、廖承銘、王肇光、隆鳳翔、駱成駫、古德欽、趙渭三等。

二月、迎雷太宜人至資、兄光遠、側室帥氏、女燕、孫宗伯隨往。

五月、次孫宗澤生。

資州大水、水浸入城、書院被水淹、舉家遷避。

成致用初階一卷。

六月一日、下詔定國是。

七月二十日、楊鋭、劉光弟、林旭、譚嗣同均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太后殺譚嗣同、楊鋭、劉光弟、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幽帝於瀛台。凡朝臣之以新黨名者、謫戍禁錮有差。悉罷新政。康有爲遁香港、梁啓超遁日本。先是、康得先生改制之説而倡之、並引公羊、孟子自助、以爲變法之據、天下群以作俑歸先生、謂素王改制之説實有流弊、並因而攻公羊、孟子焉。
是月、先生於知州鳳全筵上聞北京政變電訊、歸而語先君及任峰曰：楊叔嶠、劉裴村死於菜市矣。俯首伏案、悲不自勝。旋門人施煥自重慶急足附書至、謂朝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説始於先生、請速焚有關各書。於是新撰之地球新義稿、亦付之一炬。舉火者、門人趙伯道也。
蜀學會、蜀學報被焚。
十月、爲威遠郭安作蠶桑要訣序。
十二月、舉家歸井研、任峰仍隨行。
是年十月、成地球新義一卷、即於資州以活字版排印。當時恐駭俗、乃托之及門課藝。
成易經古本一卷、附十翼傳二卷。
尚書備解四卷成。
成孝經輯説一卷。
撰容經解一卷、記傳彙纂四卷。
成三德考四卷、附九錫九命表一卷。



成祆教折中三卷。此書舊托爲吾鄉隱君子撰，曾在資中排印，今惟存序。

撰古今學考二卷。先生初作今古學考，今古者，今文古文也。今作古今學考，古者述古之皇帝王伯，所謂上考；今者垂法全球，所謂下俟。先生以先秦以前經說兼言海外，如大戴、鄒衍、群緯、博士，如伏韓，間有異聞；東漢以後乃專詳海內。迄今海禁宏開，共球畢顯，必用帝道兼海外，乃可使孔子之道百世莫違。此編上卷法古，下卷證今，搜採舊說，不厭詳盡。

刪定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是年治諸子，先成諸子凡例二卷。

成荀子經說新解十卷。

成老子新義二卷，附化胡釋證一卷。

成莊子新義四卷。

成列子新解四卷。

成公孫龍子求原記一卷，名家輯補四卷。

是年正月，朝廷開經濟特科，並開辦京師大學堂。

二月，康有爲倡設保國會於京師。

三月，張之洞勸學篇成書，此書大意在正人心、開風氣。

四月，清廷令各省開辦學堂。

五月、上諭自下科始鄉會歲科試一律改策論、獎士民著書制器及興學。

命梁啓超辦譯書局。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署射洪縣訓導、十月赴任所。

三月、子成璋生、帥出。

四月、赴成都送考。

張之洞設正學報於鄂、召先生往、不果去。

五月、先君補學官弟子、先君初諱師慎、至是改諱治。

續成地球新義二十題、新繁羅秀峰爲刊於成都。

六月、從成都歸家。

十月、赴成都。

增補公羊春秋補證凡例十條。

釰室主人刊布今古學辨義於亞東報十八號、於先生十年前舊說、獻可替否、深以防流弊爲言。按釰室主人至今不詳其姓名。

成翻譯名義三卷。

成周禮鄭注商榷二卷。

成周官大統義證六卷、附官屬表一卷、曾立三序。

撰官禮驗推補證一卷、曾子俊序。

成四代無沿革考二卷、王道三統禮制循環表二卷、古制佚存四卷。

撰大共圖考二卷。

撰山海經補畢四卷。

作牧誓一名泰誓考。

作山海經爲詩經舊傳考。

命門人成都劉鼎銘仲武撰訂容經韻言二卷、婦容韻言二卷。先生以容經切近行習、後世乃棄而不講、至論語微言大義、本非訓蒙之書、乃以爲村塾課本、不惟不得容經之效、且因而害及論語中庸諸書。乃命劉仲武就去年所纂諸説、訂爲韻言、以便誦習、以傳記爲注、注不易解者、又加説焉。

輯成經課題目二卷、以昔年分校尊經題目爲上卷、再以九峰、藝風、家塾諸題爲下卷。先生經學數變、遇有疑義、即標題以相考核、成書多而且速、實由於此。群經宏綱巨目、亦於此示其蹊徑焉。

是年五月、義和團起山東。十月、法租廣州灣。

十一月、康有爲在海外立保皇會、清廷懸賞購捕、並及梁啓超。

是年、張之洞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在射洪婿陳天矩從訓導馮先生子華雲時住尊經書院自成都歸省因從問學。

正月送考至潼川安岳袁顯仁王心臧李蔭濃執贄爲弟子隨至射洪受業。

三月先生赴成都顯仁心臧同行寓學道街施煥家。

作論詩序續論詩序。

齊詩微繹必讀成陳天矩跋。

成詩文辭逆志表二卷自序。

成三家詩辨正一卷附毛證一卷門人新繁羅煦序。

撰詩緯古義疏證八卷是編專詳緯説自序。

撰詩緯經證二卷附樂緯經證一卷。

撰皇帝王伯優劣表一卷皇帝王伯統轄表一卷。

撰博士會典十卷海外通典十卷。

撰董子九皇五帝二王昇降考二卷。

撰皇帝三統五瑞表二卷。

從子師政輯先生近年論史之作爲四益館史論二卷。

編定四益館經學目録一卷又命門人賀龍驤編纂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四卷先生以井研縣志已成將付刊除將庚子以前所著編爲目録一卷外復命賀龍驤將藝文志提要及序跋纂爲解題四

卷、自序。經學目錄道三十年來之變遷頗悉。

命從子師政輯錄家學樹坊二卷。

十月、朔作井研志序。

八月安岳聘主講鳳山書院、側室劉氏從孫宗欽從、

是年正月山東義和拳以扶滿滅洋爲名焚教堂殺教士親貴載漪等招之至京、編爲義和團、殺日

使館書記及德使。六月各國聯軍陷大沽天津。七月陷北京。太后皇帝奔西安。十一月、與德奥比西、

葡法美英荷俄日等國訂和約十二條。十二月下詔變法、除廢科舉興學堂外、並改良軍制、修改法

律、增設巡警、編訂商律、整理財政、整理幣制諸端。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先生五十歲。**

是年在安岳鳳山書院、復兼任嘉定九峰書院山長、往來兩地。

三月、始以楚辭說詩。

顏所居室曰談瀛精舍。

將舊作王制春秋兩圖表、加以修補、統名春秋圖表。凡爲圖十、表二十、考一、重刻於安岳。

五月、重訂知聖編。

撰諸子宗旨二卷。

撰周禮新義成。

四月、各國允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命醇親王載灃等赴德日謝罪。七月和議成。

八月、歸井研、旋返安岳。

是年、嘉定人以先生說經穿鑿、訴於學政。

是年康有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中庸注、孟子微成。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先生五十一歲。

在安岳。

奉札代理安岳教諭。

四月、先君補成家學樹坊二卷。

五月二日、先君諱師慎卒、年二十六歲。

二十五日、孫女孝貞生、先君遺腹子也。

是月、授綏定府教授。

冬、赴綏定任。

成知聖續編一卷。

始悟天人之學。

康有爲大同書成。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在綏定。

綏定知府聘先生兼任綏定府中學堂監督。

正月、子成芝卒。

六月、兄登樓卒。登樓字光遠、精醫、所著有藏字府探微二卷。

三月、友人張祥齡卒。

綏定舉人劉仕智摭細事控先生。

七月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於綏定。

擬編則柯軒經學叢書提要。

冬、以離經叛道被參落職、至成都、眷屬先遣回井研。

子成彰殤。

十二月、日俄開戰、我國宣告中立。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在成都。

二月、由成都歸井研。

三月十七日、先生母雷太宜人卒、年八十八歲。

五月、聚徒講學於高洞寺。高洞寺在縣東三十里、距先生家十里而遥。就白虎通義編爲群經大義。

六譯先生年譜卷五

孫　宗澤敬編

四變起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訖民國六年丁巳、凡十三年、爲先生學說四變分天人時期。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仍講學高洞寺。

二月十九日妻李安人卒、年五十二歲。

生一子旋殤、帥出。

八月至成都。

十月歸井研、爲母妻營葬。

是年八月上諭自丙午科始、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

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

日俄停戰、東三省一切路礦森林權利、咸歸日本。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先生五十五歲。**

二月二十二日、赴青神漢陽垻講學、孫宗伯侍。

三月、命門人鄭可經編四益館經學四變記、文由先生口授、可經筆記。

撰大學平天下章說。

撰樂經說。



撰天人學考。

撰尚書周禮説集證凡例。

五月二日歸家，端節後返漢陽埧，旋應補習學堂之聘，赴成都。

四月，撰楚詞新解。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除母喪，月底赴省，仍在各校任教。

會典經證四卷成。

成倫理約編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先生由家赴成都，仍任教各學堂。

三月初一日，女幼平生師出。

五月回井研，七月攜側室劉及兩孫至成都，賃屋於文廟前街，延趙□□爲兩孫師。

買田二十餘畝於東林場附近。

成左氏古經説十一卷。

作哲學思想論。

作五行論。

作道德論、行藝說、議院改良說、論民權大意。

十月、帝崩、遺詔以醇親王載灃子溥儀入承大統、以載灃爲攝政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旋崩。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先生仍教授諸學堂。

命子婦任携兩孫至成都、延門人季邦俊課讀、塾設上蓮池。

張祥齡側室魏携子女來同居、先生命其子女與兩孫同讀。

買汪家拐宅自文廟前街移居。

成尊孔篇一卷付排印。

撰左丘明考刊布之。先生以左丘明即啓予商、爲子夏之名。公羊、穀梁爲子夏姓名之異文、三傳並爲子夏所傳。

秋、四川提學使趙啓霖以先生三傳同出子夏之說爲穿鑿附會、令各學堂毋得延先生講學。

八月十六日、子成勵生、劉出。

張之洞卒、尊經同學公祭、先生獨痛哭。

是年、總督趙爾巽、提學使趙啓霖奏設四川存古學堂於成都關南校場忠武侯祠故宅爲校址、延梓潼謝無量任監督、召生徒百人、課以經、史、詞章之學。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先生五十九歲**。



春、先生携眷回井研、杜門家居。

賃小高灘肖氏宅居之，並庋書其中。

撰莊子新解成。

是年日本滅朝鮮。

居汪家拐。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先生六十歲。

春、川漢鐵路公司總理曾培篤齋先生、尊經同學也、走書延先生任鐵路月刊主筆、因復挈眷至省、仍居汪家拐。

是春先生大病。

五月、爲長孫宗伯授室。

清廷宣示鐵路幹道國有政策、四川士紳於鐵路公司集會抗議、以罷市罷課相爭。七月十五日、四川總督趙爾豐拘禁川漢鐵路股東會正副會長顏楷、張瀾、四川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及股東代表鄧孝可等十餘人於督署、激起民變。爾豐以叛逆入告、上諭飭爾豐分別剿撫、並着端方帶隊入川。

八月十四日、武昌軍民推黎元洪爲都督、各省響應。

是月、先生遣眷回縣、獨留成都。

九月、清廷下詔罪己、並開黨禁、頒布憲法信條。

十月四川軍政府成立、蒲殿俊、羅綸爲正副都督、旋去職。尹昌衡繼任都督、殺前四川總督趙爾豐。

革命黨人亦殺署四川總督端方於資州。

四川軍政府設樞密院、聘先生暨諸暨樓藜然任正副院長。

十一月十三日、孫文於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

宣佈共和政體、改用陽曆、以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



六譯先生年譜卷六

孫 宗澤敬編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仍居汪家拐、門人鄭可經、李堯勛來同居。

劉師培繼任國學館館長、延先生主講經學。

三月、弟登松卒。

四月曾孫德麟生買少城横通順街宅。

成人寸診比類篇二卷。

八月、成古經診皮篇二卷、診絡篇一卷。

撰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題解、中小學不讀經私議一文。

龔煦春以所藏張船山南台寺飲酒圖徵題、先生及吳之英、劉師培、謝無量、曾學傳、朱山均有詩。先生素不爲詩、至是題曰、几山好收藏、我久厭李杜。強逼人題畫、牽牛上皂樹。物以罕見珍、寶此荒年穀。寄語後來人、何分雞與鶩。

十二月二十三日、子成劼生、帥出。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教育部欲統一國音、召集全國讀音統一會於北京、命各行省及蒙、藏、華僑各舉代表出席。先生及蔣言詩被推爲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

先生與王闓運相遇於天津、自是不復見。

旅京同鄉舉行歡迎會於湖廣會館、請先生講演、所講爲孔學關於世界進化退化與大同小康之宗旨。

北京人士又發起倫理學會、延先生定期講演。

讀音統一會開會凡三月、會中意見紛拏、先生含意未申。

秋初出京赴滬。

八月二十八日孔子誕日、孔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在曲阜聖廟奎文閣開會。先生赴會、被推講演。成孔經哲學發微一卷、付中華書局出版。

冬由滬返川、十二月二十日由成都至家。

作中外比較改良篇。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先生六十三歲。**

四川民政長公署照會先生任國學學校校長、次孫宗澤即於是時考入。

成脈學輯要評一卷。

成分方異宜篇補證一卷、營運運行篇補證一卷。

成難經經釋補證二卷、脈經考證一卷。

撰中華大字典序。

成詩緯新解一卷、附詩緯搜遺一卷、釋風一卷、孔子閑居解一卷。



成高唐賦新釋一卷。

冬、成楚詞講義十課。

是年歐洲大戰開始。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先生六十四歲。**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

租校側楊氏宅、自汪家拐徙居之。

二月二十日、三女芸輝生、劉出。

五月初二日、曾孫女婉容生。

九月初十日、八子成劭生、帥出。

將舊作撼龍經訂本注十二篇、地理辨正補證四卷付刊。

二月、命次孫宗澤輯錄黃帝内經太素篇目一卷、靈樞隋楊氏太素注本一卷、素問隋楊氏注本目錄一卷、命楊生岳宗輯錄隋本靈樞九卷、借抄日本康賴醫心方三十卷、藏之校中。

命次孫宗澤將靈素以解名篇、考彙輯爲靈素五解篇一卷。

成三部九候篇補證二卷、自序、後附論任衝篇、十二經動脈表。

成内經平脈考一卷。

撰素問靈台秘典論新解。

是年春、日本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五月七日致最後通牒、迫我承認。楊度、劉師培、孫毓筠等在北京發起籌安會、籌議國體問題。冬、袁世凱以明年爲洪憲元年。蔡鍔自雲南起兵討之。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先生六十五歲**。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華西大學教授。

成診筋篇補證一卷、附十二經筋病表。

診骨篇補證一卷、附中西骨格辨正。

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一卷。

四月、成大學中庸演義一卷。

九月二十六日、王闓運卒、八十五歲、先生爲文祭之。

六月、袁世凱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 **先生六十六歲**。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正月、孫宗澤娶妻蕭氏。

三月、曾孫德厚生、宗伯出。

十月初九日、第四女堯草生、帥出。

十二月、先生辭國學學校校長職、宋育仁繼任。



成傷寒古本考一卷。

成傷寒平議十卷。

是年張勛擁清帝復辟、康有爲與焉。大總統黎元洪去職。馮國璋、段祺瑞逐張勛出京、馮國璋代理大總統。廣州非常國會舉孫文爲大元帥、下令北伐。

任成都高等師範教授。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先生六十七歲**。

七月初歸井研爲子孫分爨。十九日赴成都、復任國學學校校長。八月易名爲公立四川國學專門學校。

十月二十九日、從子師政卒於國專校。師政爲先生三兄登樓之子、早年從先生肄業尊經書院。嗣以貧教讀江蘇、改革後當選省議員。

十二月、次孫宗澤畢業國學專門學校。

刊舊作禮記識二卷、易說一卷。

成傷寒古本訂補一卷。

輯傷寒雜病論古本十八卷。

是年爲先生學說五變時期、以六書文字皆出孔子。

黃鎔五變記箋述二卷成。

是年代總統馮國璋卒、徐世昌代爲大總統。

六譯先生年譜卷七

孫　宗澤敬編

六變

起民國八年己未、訖二十一年壬申、凡十四年、爲先生學說六變、以內經說詩、易時期。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先生六十八歲。

在國學專門學校校長任。

正月初七、曾孫德輔生、宗伯出。

三月十七日晨、先生在寓剃頭、晚餐時忽失箸、聲喑、掌攣、昏迷不省、逾時始蘇。急延譚焯庵、徐堪同縣舉人至、診視後、投以表劑不效。縣人胡益智謂面有光彩、恐亡陽、主用補陰回陽之藥。盧醫錦亭云：高年陽衰、內邪發動、因剃頭爲風所乘、非實風也、當以參附术助正氣、而佐以化痰開竅之劑。十日後飲食漸復、惟自是以後、言語蹇澀、右手右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矣。先生病後、仍不廢著述、作字惟恃左手、與諸生講說、則命宗澤書其稿於黑板、略說數語、聽者不曉、則宗澤復爲重述。

八月初三日、長孫女適同縣張盛勛。

是月、政府有延黃侃主校之說、國專學生劉慕山等遂藉事攻擊先生。先生致書省署請辭、未許、乃懸牌不理校事。

劉師培卒、三十六歲。

是年歐戰停止。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先生六十九歲。**

在國學專門學校校長任。

二月、孫宗澤入法文專門學校肄業、先生阻之、不聽。

撰伍母郭孺人墓志銘。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先生七十歲。**

在國學專門學校校長任。

先生以六變說成、自號六譯老人。

二月初九日、先生生日、門人黄鎔、楊琥、李光珠、黄炳彝等爲文以壽。文爲黄鎔撰、於先生四十年中學說變遷、言之頗詳。

自訂新舊著作爲六譯館叢書、由存古書局印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先生七十一歲。**

在國學專門學校校長任。

正月初六日、曾孫德休生、宗澤出。

二月、撰文學處士嚴君家傳。

五月、側室劉以病歸井研、閏五月十五日卒。

七月、辭國學專門學校校長職、駱成驤繼任校長。

四川省政府每月致送先生著述費一百元。

是年直軍與奉軍戰、奉軍勝、徐世昌出走。

黎元洪復大總統職。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先生七十二歲**。

二月二日、偶失足跌傷後腦、流血甚多、旋愈。

五月、命次孫宗澤輯出公羊補證中有關革命文字、作爲外編。

六月二十六日、側室帥氏卒。

是年直魯豫巡閲使曹錕以賄選爲大總統。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先生七十三歲**。

二月二十日、由南門外賃宅遷少城横通順街自置宅。

三月、成都佛學社延先生講詩易、即以近年詩易稿作講稿。

夏、詩易合纂成、交佛學社排印。

九月、女幼平子成劼、孫宗澤至成都、奉先生歸井研。

是年曹錕去職、段祺瑞稱臨時執政、蘇浙直奉均有戰事。

中俄協定成立。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先生七十四歲**。



九月、子成勵娶婦王氏。

與趙熙聯名電國民政府營救熊克武。時熊以率兵入粵、被拘虎門。

重訂知聖編。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先生七十五歲**。

三月、國民黨總理孫文卒。

七月、移居北街吴氏宅内。

縣知事李先春延先生至署、講詩、易。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七十六歲**。

二月十八日、康有爲卒。

十月、大病。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先生七十七歲**。

國民政府廢止祀孔典禮。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次孫宗澤創設六譯公學。

二月初二日、移居東門外。

七月、犍爲李源澄、仁壽陳學源來學。

九月、女幼平赴上海入中國公學。

曾孫德成生。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先生七十九歲。

改訂易詩合纂爲易經經釋三卷、詩經經釋一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先生八十歲。

醵資印六譯叢書。

冬十月二十六日、友人宋育仁卒、七十四歲。其學以通經致用爲主、尤工詞章。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先生八十一歲。

二月、改訂六譯館叢書目錄。

二月二十九日、孫宗伯等爲先生設觴祝壽。

撰八十自壽文。

撰六變記。

四月十日赴成都、先至嘉定。

五月初二日陽曆六月五日巳時、先生卒於樂山河㕭坎旅次。

八月十三日、孫宗伯等葬先生於榮縣清流鄉陳家山祖塋。兆乃先生所自卜、曾葬先生母雷太宜人、

妻李安人者也。

六月、井研旅省同鄉會呈准四川省政府、以先生著述費移鎸遺著。

六譯先生行述

廖宗澤

先祖姓廖氏、諱登廷、字旭陔、繼改名平、字季平。初號四益、繼改四譯、晚年更號五譯、又更號六譯。曾祖考復槐公、配雷太宜人。復槐公子五人、先祖其第四子也。吾家明初由麻城入蜀、世居井研之青陽鄉、四百年來無顯者。至先曾祖尤貧困、初爲人牧牛、年得數百錢、後乃稍能自給。藍李之變、雷太宜人襁負五叔祖而手牽先祖、以避於砦。先祖時八歲、見人檐前之然紙燈也、則亦仿作而然之。偶不慎、屋焚、罄所有。家復困。又數年、先曾祖設磨坊於鹽井灣、命先祖自塾歸、助諸兄工作。先祖不從、強之、終不從。諸伯祖請於先曾祖曰、季弟好學、曷聽之。先曾祖曰、諾、然吾力不足以供束脩。於是雷太宜人每作飯輒撮一勺米、別置之、積之升、則獻之師。不足、則由諸伯祖益以錢、乃得卒讀。讀於寺、寺僧饋黍餅、餕以糖。時方讀、則蘸而食之、誤蘸墨瀋、離座乃知。其專一如此。同治甲戌入縣學、爲諸生、丙子補廩生。時南皮張文襄公督川學、見先祖歲考文、驚喜、拔置優等、以高材生調尊經書院肄業。住院日、每飯惟恃米汁、不食菜、積有得、則並膏火助家用。先是、文襄未來時、蜀士除時文外、不知讀書、至畢生不見史漢。文襄以紀阮之學相號召、創立尊經書院、重鋟五經四史、風氣爲之一變。湘潭王壬秋先生又來主尊經講席、一時人文蔚起、比於齊魯。先祖與綿竹楊叔嶠、漢州張子宓諸太世伯有尊經五少年之目。後來說經、硜硜皆於此數年植其基。湘潭故爲公羊家言、先祖因亦謹守今文家法。由癸未至壬寅二十年中、學凡四變。丙午自序四變記曰、初以王制周禮同治中國、分周孔、同異、襲用東漢法也。澤按、此期約五年、所著以今古學考爲綱要、平分今古。繼以周禮與王制不兩立、歸獄歆莽、用西漢法。澤按、此期在戊子以後、約十年、所著



以闢劉編、知聖編爲綱要、尊今抑古。然今學囿於王制、則六藝雖博、特中國一隅之書耳。戊戌以後、始言大同、乃訂周禮爲皇帝書、與王制大小不同、一內一外、兩得其所、蓋鄒衍之說大明、孔子乃免拘墟。澤按、此期約八年、蓋自戊戌創始、沉思八年而其說始定。曾擬作小大學考、未成、成書中當以地球新義、王制集說、皇帝疆域圖爲綱要。壬寅後、因梵宗大有感悟、始知尚書爲人學、詩易則遨游六合外、因據以改正詩易舊稿、蓋至此而上天下地無不通、即道釋之學亦爲經學博士之大宗矣。澤按、此期曾擬作天人學考、未成、成書中當以孔經發微爲綱要、此後專就天人之說演進、不廢其名。當時以爲歸宿在此矣。繼又因秦火同文之說、悟六經皆爲雅言、自國師公顛倒五經、僞造三代鐘鼎彝器、謂孔子以前已有六書文字、於是孔子乃述而不作、實則孔子以前亦如今各國專用字母、孔子作經、以其文弗雅馴、乃造六書文字、所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名字、皆孔子作經所由翻譯、莊子所謂繙十二經以教、此五變也。此期約八年、所著以文字源流考爲綱要。王冰所增素問八篇、詳五運六氣、舊目爲僞、先祖以此乃孔門詩易師說、專恃以說詩易、舉凡鄘、衛、王、秦、陳五十篇、邶、鄭、齊、唐、魏、邠七十二篇、大小雅、大小頌、先祖云詳論語各得其所之義、既有大小雅、亦有大小頌。及易之上下經、十首六首諸義、皆能璧合珠聯、無往不貫、此六變也。此期約十二年、所著有易經經釋、詩經經釋。其號五譯、六譯、義取諸此、說詳經學四變記、五變記、六變記。當初變時、以今古兩家所根據多同出孔子、創爲法古改制之說、更進而以六經皆孔作、各有領域、無疊床架屋之弊、大小人天、自成系統。先祖嘗述其爲學之甘苦云、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廢寢忘食、動以數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謀天誘、千溪百壑、得所歸宿、舊日腐朽、皆爲神奇。其說之成立如此、其艱且久、故自信甚深、不顧師友非難、不爲威勢屈服、當地球新

義、初成見者大譁、馳書相戒者不一而足。及注公羊、仍用其說、卒被學使吳郁生以離經叛道揭參去官。宣統己酉、學使趙啓霖見先祖三傳同出子夏之說、先祖謂左丘明實無其人、即啓予商之變文。復因羅氏公羊穀梁反切、皆爲姜氏之說、改爲卜商之異文。蓋公穀雙聲、穀卜與梁羊商同爲疊韻、蓋齊魯各有首師、以氏其學。又以爲穿鑿附會、剝奪其教育權。即張文襄公爲最初識拔先祖之人、每有成書、皆先寄之。二變以後、屢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爲言。蓋雖文襄亦有越軌之嘆矣。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謂受文襄賄逼、復著書自駁。觀此可知其誣。自小大之說立、以前目爲僞經之周禮、左氏、皆爲瑰寶。梁所見囿於今文家、故有此語。初康長素得先祖今古學考、引爲知己。先祖己丑會試後、謁文襄於廣東。長素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先祖以知聖編、闢劉編示之。別後致書數千言、斥爲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燬。先祖以爲此事要當面曉耳。後訪之安徽會館、談論移晷、頓釋前疑。未幾而康氏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告成、蓋即就闢劉編、知聖編而引申之者也。梁氏謂其師見廖氏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者、指此。海內學者、略窺先祖之學、皆逮一二變而止、三變以後、冥心獨造、破空而行、用樂山帥平均世文語。知者甚鮮。五變六變、語益詭、理益玄、舉世非之、索解人不得。雖心折者不能贊一辭。胡適之至目爲方士。澤以莫測高深、亦未敢苟同。先祖嘗莞爾曰、汝乃叛我。門人中信其說、且從而爲之詞者、獨樂山黃經華師。然猶未能發皇光大焉。先祖嘗自署楹聯曰、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表、周游六虛。蓋自贊也。說經之餘、兼及方技、堪輿、並多創解。其斥脈訣及寸關尺診法之謬、主恢復古經診法、尤爲切理饜心。今春手自編定六譯館叢書、爲翻譯類三種、論學類九種、附一種。孝經類三種。春秋類二十種、附二種。禮類六種。書類十二種。詩類十種、附一種。樂類三種。



易類八種。尊孔類十種。醫家類二十一種、內分診脈、傷寒兩門附五種。地理類五種。文鈔類九種。輯古類七種、附八種。都一百四十三種。內除四益館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四益館經學穿鑿記、六變記、易經經釋、易經提要、詩經經釋、詩經提要、詩本義、貞悔繹例、周禮皇帝治法考、春秋分國抄、左傳漢義補證、左氏三十論、論語微言述、中庸新解、楚詞新解、列子新解、古孝子傳有稿未刻、易經凡例、詩經凡例、改作未果。樂經新義、樂記新解擬作未果。孔經哲學發微、杜氏集解辨正、文字源流考、地球新義、群經總義講義、曾排印已絕版。爾雅犍爲舍人注考、刊入蜀秀集外、餘一百一十五種皆已刻者。版式淩雜、錯誤極多、先祖生前擬重刊。庚子年編訂書目、已在百種以上、見井研藝文志。大氏先立義例、尚未成書、而所説已變、遂致有目無書、非盡散失也。詩易之稿、成於病風以後、珍惜殊甚、亟欲及身見其刊佈、嘗商之渭南嚴穀孫世丈。又以六譯叢書版存川大中文院、尚未印行、擬醵資廣印、以資流佈、乃欲親至成都、謀了此願、詎知願未遂、而詎以身殉耶。先祖孝思肫篤、成進士後、例得知縣、當避本省、念先曾祖年逾八十、先曾祖妣亦在七十外、重違膝下、乃吁請改教職。庚寅特授龍安府教授、兼嘉定九峰書院院長、及成都尊經書院分校、往來僕僕、席不暇暖、然恒乘間歸省。暨丁先曾祖憂、服闋、亟思選嘉定府教授、冀迎養雷太宜人、乃格於丁憂人員不得選病故缺之例、致失所望。先祖御下素嚴毅、自先祖妣以次、皆敬憚之。先父雖授室有子、猶不免箠楚。諸從父從母見之、股栗。獨其侍雷太宜人也、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如恐弗勝。偶聞噫噎、則皇恐無措、方撻人時、聞雷太宜人至、未嘗不釋杖歡笑。先祖著倫理約編、謂中國獨以教孝爲立國之本、是爲文明進化之證、蓋亦有所自信者與。晚年乃和易近人、而子孫亦稍稍肆矣。襄

校尊經值院規頹弛之際、甚至有聚賭内院、放馬講舍者。乃言於瞿子玖學使、加以整理、頗遭人忌。又命住院生必作日記、領卷繳卷必親至、以便講説。三課不應、罰其膏火、以獎好學者、亦爲玩忽者所弗悅。幾釀朋黨之爭、先祖先後主講九峰、藝風、鳳山各書院、所至率先籌款買書、其地人士於時文外、得稍稍聞經義、皆先祖啓迪之效也。惟晚年來學者無少長、咸詔以小大天人之説、訓誨雖諄、知者卒鮮。故及門亦罕有能舉其學説之大概者。喜購書、積至數萬卷、然不務求版本、斷簡殘編在所不棄。人有假貸、苟有餘銀、必予之、至期故不償、亦不校也。又好周恤宗族、十餘年前家慈主家政時、每歲必詔曰、給某錢若干、給某穀若干。至授産子孫後乃止。國府許女子有承繼財産權、吾蜀未有行之者、先祖即以成都房産分授諸姑、呈縣備案、以示倡導。生平自奉極薄、身後猶賴舉債營葬、在同時學者中、享用爲最嗇矣。豪於飲、舉杯輒盡、醉後意態怡然。己未之春、方晚餐、忽失箸暈厥、喑不能言。其後神識雖復、已手足偏廢、言語蹇澀。遍就中西醫治之無效、大爲講學著書之累、然猶不廢其事。在國專日、每扶掖入教室、而令澤爲之譯述。右手不仁、則代以左手、馴至以左書應人之求、蓋未嘗一日忘其疾之脱然愈也。今年仲春爲八旬晉一稱觴、賀者踵接、頗慰老懷。事後堅欲赴成都、謀刊印所著書、並圖故舊之把握。澤等以高年不宜跋涉阻之、不聽。取道嘉定、藉償文債、四日後覺内熱、自疏大黄、芒硝、利之。醫來謂不可服、更投清解之劑、則稍效。澤乃請於先祖曰、曷歸乎。先祖首肯之、擬六月七日就道。然猶不虞有他。五日之夜、疾忽轉劇、成昏睡狀。次晨六叔、七叔奉之疾趨以歸、行至距家七十五里之河咀坎、已不救矣。竟無一語及身後事。嗚呼傷已。先祖以光緒己卯舉於鄉、己丑大挑二等、即於其年成進士、朝

考三等、以知縣用、特授龍安府教授。歷署射洪訓導、綏定府教授、尊經書院襄校、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岳鳳山書院院長。在綏定教授任內被劾罷官。晚歲任成都優級師範高等學堂、法政學堂、客籍學堂、補習學堂、成都府中學堂、成都縣中學堂、存古學堂教員。民國二年以讀音統一會代表赴京師。返川任國學專門學校校長十年、并兼高等師範、華西大學教授。民國十三年回縣。遂不復出、生於清咸豐壬子年二月初九亥時。亡於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五日、即夏曆壬申年五月初二午時、享年八十一歲。配李太宜人、先卒二十三年。妾劉氏、帥氏、劉氏、均先卒。子八人、長成芝、由先伯祖登梯公次子入嗣、娶尹氏、卒、繼譚氏。次即先父成學、庠生、早卒、李出、配任氏、華陽拔貢生湖北知縣季棠公長女。次成璋、次□□、次□□、均殤、帥出。次成勵、娶王氏、劉出。次成幼、成劭、帥出、均初中肄業。女四人、長燕適同縣舉人璧山教諭陳鳳笙公季子義門、李出。次幼平、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肄業、帥出。次芳研、四川第一女子師範初中部畢業、劉出。次蕘草、幼、帥出、均未字。孫三人、長宗伯、娶劉氏。次即不孝宗澤、四川國學專門學校畢業、歷任各中級學校教員、娶蕭氏、卒、繼但氏、均成學出。次宗堯、幼、成勵出。孫女二人、長玉佛、適同縣張盛勛。次玉清、未字而夭、均成學出。曾孫六人、德鱗、成都公學初中部畢業、德厚、德輔、德威、均幼、宗伯出。幾大、宗澤出。曾孫女五人、德蕙、成都女子實業學校肄業、德□、德□、殤、宗伯出。絲絲、宗澤出。宗伯等將以九月十二日、即夏曆八月十三日巳時、葬先祖於榮縣清流鄉陳家山之陽、兆爲先祖所自營、曾葬先曾祖妣及先祖妣、先庶祖妣者也。澤無文、於先祖生平事迹、謹以所聞見者次之如此。儻邀當代長者之採擇而錫以言。感且不朽。不孝孫宗譯謹述。

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志銘

章炳麟

君諱平、井研廖氏、海内所知爲廖季平先生者也。余始聞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議論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義者、後稍得其書、頗不應。民國初、君以事入京師、與余對語者再、言甚平實、未嘗及怪迂也。後其徒稍稍傳君説、又絶與常論異。

君之學凡六變、其後三變雜梵書及醫經、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其第三變最可觀、以爲周禮、王制、大小異制、而康氏所受於君者、特其第二變也。職方氏六表、中國疆域面相距爲萬里、君以清世版圖、外及蒙古、伊犁、南北財距六千里、故推周禮以爲治地球之書、豈未考古今尺度有異耶。語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自周官之行、逮春秋末、閱歲已五六百、中更霸制、朝章不能無變異、春秋所記、地望南不暨洞庭、西不及蜀、雖聖人惡能張大、謂春秋無太平制、足以破董、何、其大小何足言。王制者、特後人摭拾殘缺所爲、愈不爲典要、其言東不盡東海、地反狹於春秋、海瀕盡棄、小亦不得矣。顧君未之思也。君之言極恢怪者、以六經皆孔子所作、雖文字亦孔子造之、與舊記尤相左、人亦不敢信。初、君受學湘潭王翁、其後説漸異、王翁頗非之。清大學士張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經説周禮、之洞遺書、以爲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而有爲之徒見君前後異論、謂君受之洞賄、著書自駁、此豈足以污君者哉。君學有根柢、於古近經説無不窺、非若康氏之剽竊者。應物端和、未嘗有倨容、又非康氏自擬玄聖、居之不疑者也。顧其智慮過鋭、流於譎奇、以是與樸學異趣。康氏無儒行、其後數傳、言益亂俗、而君持論以教孝爲立國根本、事母先意承旨、如恐弗勝、乃不爲末學狂稚者所借、亦可知君雅素矣。君著書一百二十一種、

年八十一而卒，則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也。清時曾成進士，以知縣用，改教職，受五品封。配李宜人，有丈夫子八，女子子五。其年九月，葬榮縣陳家山之陽。逾二歲，其孫宗澤以狀來，曰：先生持論與大父不同，無阿私之嫌，願銘其幽。余聞莊生有言：聖人之所以駴世，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次及賢人君子，亦遞如是。余學不敢方君子，君子之言殆超神人過之矣，安能以片詞褒述哉？以君學不純儒，而行依乎儒者，説經又兼今古，世人猥以君與康氏並論，故爲辨其妄云。銘曰：

斯也燔經，不可以罪孫卿，慮也劫後，不可以誣高密，廖君之言，多揚詡，末流敗俗，君不與。

廖季平先生傳

蒙文通

清之樸學盛於吳皖、而常州一派多奇瑰。莊氏存與以公羊、張氏惠言以虞、鄭、荀氏之易、孫氏星衍以伏生、司馬、馬、鄭之書、洪氏亮吉以賈服之左氏、鈎微述絶、發揚幽隱。而莊氏之徒劉氏逢祿、宋氏翔鳳、喜張皇劭公之義、以遍說群經、自誇今文學、不能究洞經旨、稍稍與常州諸老異。惟能以浮麗不根之辭、動人耳目。若謂常州之學盡於劉、宋、而今文之義悉在公羊、是胥言者之過也。暨乎湘之魏氏源、浙之龔氏自珍、益言無檢束、不可收拾、而皆自托於今文。凡諸雜書小記、無不採摭、書無漢宋、惟意所便。於漢師家法、破壞無餘、則又出劉宋下。獨閩之陳壽祺、喬樅父子、句容之陳立、甄輯舊說、義例謹嚴、不以詭詞異論高自標詡、以不得附於今文之例。學術末流之弊、固至是耶。湘潭王氏闓運以詞壇宗盟、而以說經自喜、治公羊何氏學。廖師出於王氏之門、說經之根實深宏、過之。其孤懷遠意、雖在春秋、而判析今古門戶、則在禮制。本之二陳、緒論誠不屑意於劉、宋、龔、魏之倫、條例精密、實遠邁常州先哲、而奇蹤超絶、殆又過之。漢儒以禮經多而春秋煩雜、故孟卿不以教子。廖師通貫二經、以明二千年不傳之學、義據通深、度越一世、香象渡河、衆流截斷。於是先生之學、巍然雄視百代矣。蜀經明季喪亂、學術衰頽、晚清南皮張文襄公來督學政、始以紀、阮之學爲號召。時先生弱冠應童子試、文襄得先生卷、文大奇之、遂成秀才、以高材生調入尊經書院。蓋先生以猘犬義釋論語狂狷之文、蜀士舊無知許氏說文者、獨先生偶得之敗簏中而好之、以故爲文襄所嗟異。故先生後亦爲六書舊義、申班氏四象說以扶許義、有由然也。及既沉浸經術、專通大義、遂不樂爲名物訓詁之事、不復言此。文通初從先生學時、好讀段玉裁氏

書、先生詈之曰、郝、邵、桂、王之書、枉汝一生、有餘何曾能解秦漢人一二句。讀説文三月、粗足用可也。蓋既識其大者、遂不復措意其小者如此。先生既入尊經書院、適湘綺來任山長、湘綺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穀梁、專謹與湘綺稍異。其能自辟蹊徑、不入於常州之流者、殆亦在是。穀梁釋經最密、先生用力於穀梁最深、著穀梁古義疏、釋范起起廢疾、依傳之例、以決范、何、鄭氏之違失、而杜後來無窮之辯、植基堅厚。後復移之以治公羊、左氏、皆迎刃自解。於公羊有何氏解詁三十論、公羊補證、於左氏有左氏古經説、杜注辨正、其彈正杜、何、亦如范氏、蓋於傳例精澈、自不苟依違於注下也。於左氏依杜預以左説左之法、而但糾其違戾、不取賈、服、以其兼採公、穀、有敗亂家法之嫌。最後爲三傳折衷、更依經以決三傳之得失、而精於取舍。於公、穀二傳中、復析其孰爲先師之舊義、孰爲所衍説。其決蕩藩籬、推驗經旨、頗似宋人。惟宋精於傳例者寡、多臆説膚論、無足取。其黠者雖曰盡棄三傳、而實陰取公、穀以排左氏耳、又豈盡棄三傳之謂哉。視先生既解三傳、再決從違者、迴不相侔。漢師往往株守一師之言、以自飾於公羊、又別爲顏、嚴之學、其類實多。於是經之本義益失、説益歧而不可問、宏通之與拘固、識大識小、其道亦殊。謂先生之於春秋、超過漢、宋、直接洙泗、不爲夸污、彼區區以訓詁名物言經學者末矣。同門皮象榮初治左氏、先生問之曰、昔之治左氏者、或治經、或治傳、鮮能兼通。吾子治經乎、抑治傳乎。皮初大駭、繼乃釋然。先生之所謂經學、與乾嘉以來所謂經學、若此其相徑庭也。先生以治穀梁之説、悟王制爲魯學之宗、析禮制文句爲二事。以言春秋、如車之兩輪。復論王制爲十四博士之宗、與古學以周官爲主者各異趣。先生之説、能風靡一代者、蓋在於是。清代自宋於庭以來、大張今學之幟、然於今

古之界畔不能辨於是以三世諸義濫及群經視前世區區欲以文字辨今古學誠殊而不知根荄則一也以立學官與否爲辨則更膚淺不足道近世崔觶甫主今文至斥穀梁爲古文江慎中治穀梁亦以穀梁爲古學此邵公所謂誠可憫笑者耶先生依許鄭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制而歸納於王制周官以王制穀梁魯學爲今學正宗平分江河若示指掌千載之惑一旦冰解先生春秋造詣之微人不易知由春秋而得悟於禮制者遂不脛而走天下皮氏錫瑞康氏有爲章氏炳麟劉氏師培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則決於先生之說也蓋先生之前陳卓人疏公羊春秋旋見白虎通義所言符於公羊之義遂先疏白虎通而未及見王制也俞蔭甫見王制與公羊同遂以爲春秋家所謂素王之義而未知王制之可通十四博士也陳壽祺疏五經異義又輯三家詩異說考其子喬樅繼之又輯今文尚書遺說考爲言今文學者之矩矱而未及知異義所陳今文師說之畢符於王制斯乃今文中心之所在也壽祺弟子林昌彝爲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甄録漢師今說最備視徐乾學秦蕙田書之泰半取之史傳者精已過之視林喬蔭黄以周書之雜於宋法者博通謹嚴亦過之然終不能推本許鄭異義以示今古學之徑途斯皆未達一間先生最喜稱陳氏書以教人獨能以異義之説以合於王制今古學考遂由許鄭書以上溯王制穀梁以爲今學正宗以與周官抗行而今古之辨明先生所道許鄭之學與乾嘉以來所謂許鄭之學於是辨也試更端言之自惠士奇爲禮說陳碩甫疏毛詩而金鶚鄒漢勛之流於說禮皆喜排後鄭務取周秦之文立爲奇說然義無統宗終不足以勝後鄭自先生今古之學明以說禮混亂家法罪鄭氏期復兩漢師說之舊規坦然明白無恢詭僻隱之言大

義皎然。以上嘲王子雍之攻鄭而未言其道而孫詒讓、胡培翬、黄林之儔說禮一依鄭法者、不能不失其據。三百年來之學、於是若整裘挈領、各有指歸。窮則變、變則通、清儒之學將窮、先生可謂能通之者也。二千年來之積惑、欲啓之而未能者、先生一旦昭然揭之、雖曰天縱之才、要亦爲前賢之累積所致。若爲山九仞、而收功者固一簣也。於是一時言今文者莫不宗先生、而爲古文者亦取先生之論以說古文。餘杭章氏、儀徵劉氏、最爲古學大師、而章氏於左氏主於依杜以絶二傳、尤符於先生之意、然於禮猶依違於孫、黄之宗鄭。劉氏爲禮經舊說考略及周官古注集疏、以易鄭注、符於先生之說、禮而於春秋猶守賈服。衡以先生之論、則章、劉於古學家法猶未能盡翻、不若先生論古學之精且嚴也。自先生今古之辨明、天下莫之能易。然六經儒家之學、何由而有二派之殊、則人各異論。先生因亦屢變其說而莫可定。然終以王制、周官之爲主、則未始有異、則先生之說雖變、謂之不變亦可。左庵先生於西漢周官師說考、以古學爲西周之制、而王制爲東周之制。於明堂考、則又臆說爲豐、鎬、洛邑之殊。康、章以降、雖於今古各有是非、所論不同、而言今古之所以同異、則未始不一。繼今以往、雖數百年後、要亦是非奴主之見、末由齊而於異同所在、終無以異、是可知也。視前世儒者始終不明今古所以殊者、爲何如。此先生之爲學術劃分時代之人、不可誣也。先生於今古學考、以今爲改制、古爲從周、古爲孔子壯年之學、今則晚年素王之制、此一說也。繼從宜賓陳錫昌之言、疑周官爲劉歆僞書、而今學乃孔子嫡派、作古學考、此二說也。及尋之大戴、管子與謂刪劉之條、皆能符證、則斥爲歆僞之論不可安、於是以今古爲孔學大統與小統之殊、此三說也。三變之說雖殊、而皆以王制、周官爲統歸、或主或奴、比之劉、康

之異論、則三變之說謂之不變可也。今之後言學者、即百變亦可也。而今古之中心終不可移、斯又烏得爲變哉。先生三變而後、於中庸言誠言道之文、別啓中庸天學、大學人學之論、此四變也。又以象形文字古之所無、爲始自孔子、此五變也。暮歲病風痹、喜醫術、以素問所言五運六氣爲孔門詩易師說、此六變也。先生於術數方技之言、無不明曉、於醫家言成書二十一種、堪輿言成書五種、多所創獲、斥寸關尺診之謬、主復古經診法、詳申三部九候、宜黄邱希明嘆爲絶學。先生以醫治之故而移以說經、頗滋人疑、而孰知先生之有功醫術、初不亞於經學。晚歲所獲、固在醫而不在經學也。先生幼貧困、不能學。家故有茗肆、先生偶將壺、涴客衣。遭詬怒、大恥之。欲從塾師讀、力不能舉束脩、乃從溝澮間捕魚二尾以進、師悅而教之。暮歸、立檐前燈下、借光以誦。入尊經書院、日食僅薄粥、而勤奮弗懈。不以窮達易慮、篤老猶精勤也。性純孝、事太夫人愉色婉容、而御家嚴毅、子已成立、猶不免榎楚、侄輩見之亦股栗。與人固和易、講說時雜詼諧、於及門弟子則時嚴辭厲色以責之。自奉極薄、而周恤宗族不少吝。豪於飲、數十杯一舉立盡。在國學學校時、每夜醉、輒笑語入諸生舍爲說經、竟委曲無誤語。積書至萬餘卷。嘗示文通漢書中事、於積帙中信手抽出、展卷三數翻、直指某行、同學侍立者皆驚愕。不措意於文、而其文之雄者、固非辭章之士所能及也。其說經之書、初謂之經話、如今古學考諸作、皆自經話中録出、遂成卷帙。其自著書、學人有持以問者、見輒改。數十年中著書百種。早年所定稿、亦時以晚年之見入之數行之間、每有同異。刊定舊稿、與說之已變者、時存而不改、曰、以存入門之迹。故讀其書、聽其言、不易得其一是之說。晚年來學者、悉詔以小大天人之說、語汪洋不可涯涘、聞者驚異、則以爲奇語以

嘲之、非沉思不易得其根柢、故世鮮能明其旨要之所在。著書百四十餘種、有稿未刻者尚二十許種。名溢海外、毀譽亦參焉。先生不以爲意。嘗謂治經如蟻穿九曲、每遇盤根錯節、沉思每忘寢食、豁然有會、頓化腐朽爲神奇、不笑不足以爲道。世蓋有疑之者、而未嘗不震其精深閎肆也。劉申叔每謂先生長於春秋、善説禮制、其洞察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求廖氏之學、當以劉説爲歸。廖師之精特在三傳、由春秋而發悟於禮制、然説春秋縝密、説禮則略粗舉綱維、以示界畔、因未嘗縷析以論也。其言春秋旨意縝密、不易索解、世罕明之。而説禮以能剖千年之聚訟、故禮説又大行於世。六變之論、皆由禮啓。然變者其枝末、不變者其根實也。並世學者從其不變者而屢變之、言人人殊、先生亦屢變不一定。乃不學者即先生之變以求之、遂迷罔莫從。鑽仰先生弟子遍蜀中、惟三臺陸海香初治周官、洞明漢義、亦不廢先生晚年之説。成都曾宇康爾康治左氏、宗賈服、略與先生殊。崇慶彭舉雲生、巴縣向承周宗魯、亦從聞其緒論、而皆自成其學。文通並時同學知之較悉者、惟此數君。犍爲李源澄俊卿於及門中爲最少、精熟先生三傳之學、亦解言禮。淳安邵瑞彭次公見而嘆曰、李生年少而學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見其際。丹徒柳翼謀反復與論學、稱其能傳師門之義。餘杭章太炎見其文、善之、延至蘇州、爲説春秋義於國學講習會。俊卿守先生説以論章氏、人或言之太炎、太炎不以爲忤。太炎謂聞人言廖氏學、及讀其書不同、與其徒論又不同、殆正謂俊卿也。世俗所言與深入廖氏學者所言、固區以別也。太炎殁、無錫唐蔚之講經於國學專修學校、能明廖師之義而宏其傳者、俊卿其人也。文通昧於先生之學、僅涉其籬、不能究洞奧旨。俊卿謂文通曰、廖師精卓、宏深才實天縱、惟爲時代所限、囿於舊文、故不免

尊孔過甚、千溪百壑、皆欲納之孔氏。又時當海禁初開、歐美學術之移入中土者疏淺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採獲。先生雖樂資之爲説、而終不能於先生之學有所裨。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獲時代之助、予將更精實絶倫也。文通愕然不知所答。是能論傳廖氏之學者、儻在俊卿也。

廖平

向楚

本篇悉依據六譯叢書及其子姓門人等所述。時賢論列、亦取以入録。篇中主要、一、傳略。二、思想與著述。三、對於教育之貢獻及影響。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號四益、繼改六譯、蓋自述所學也。生清咸豐壬子一八五二卒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年八十一。幼貧困、家故有茗肆、平挈壺誤涴客衣、客怒訶之、恥、欲從塾師讀、力不能具脩脯、乃從溪澗捕魚以爲贄、師悅而教之。讀於寺、寺僧饋黍餅、賸以糖、且讀且蘸食之、誤蘸墨瀋、既乃知之。暮歸恒立檐前就燈下讀。以同治甲戌一八七四補諸生、食廩餼、光緒己丑一八八九成進士、以知縣用、改教職、歷龍安、綏定教授、襄校尊經書院、長嘉定、資州、安岳諸書院、及國學專門學校。平性純孝、事母愉色婉容、而御子姓極嚴。與人固和易、講説時雜恢諧、於及門弟子則莊詞厲色以責之。自奉極薄、而周恤宗族不少吝。生平著述百四十餘種、未刻者十六種、其畢生精力盡瘁於説經、一意於尊孔。其爲學避勦襲、明系統、喜分析、辨真僞、富於假設、善變而不離其宗、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免強群書以就我、穿鑿附會、武斷是已。平自稱幼篤好宋五子書、八家文、丙子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平年二十五。從事訓詁考訂之學、博覽考據諸書、庚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平年二十九。以後、厭棄破碎、專求大義。見廖氏經學初程。綜其生平治學凡六變。癸未今古一變。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平年三十二。此期約五年、所著以今古學考爲綱要、戊子尊今抑古二變。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平年三十七。此期約十年、所著以辟劉篇、知聖篇爲綱要、戊戌小大三變。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平年四十七。此期沉思八年、而其説始定、曾擬作小大學考、未果成書、中當以

地球新義、王制集説、周禮皇帝疆域圖爲綱要。壬寅、天人四變。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平年五十一。此期當以孔經哲學發微爲綱要。此後專就天人之説演進、不廢其名。戊午、一九一八專就六經分天人小大、謂六經皆孔子所作、象形文字亦古所無、爲始自孔氏。五變。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平年六十七。晚年中風痹、喜醫術、以素問所言五運六氣爲孔門詩易師説。六變。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平七十以後。平晚年自述其爲學之甘苦云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廢寢忘食、平晚年、弟子胡孝廉翼前往請益、與之共榻、中夜自動、平呼問醒否。醒則不宜再睡、凡白晝不能解決之疑案、一思多能省悟。余生平著書、實得力於此。動以數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謀天誘、千溪百壑、得所歸宿、舊日腐朽、皆爲神奇。云時南皮張之洞督學四川、以紀阮之學爲號召、見平文大喜、以高材生調入尊經書院。蓋平以猘犬義釋論語狂狷之文、蜀士舊無知許氏説文者、獨平偶得之敗簏中而好之、故爲之洞所嗟異。此平六書舊義所由作也。據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及既沉浸經術、識其大者、遂不樂爲名物訓詁之學、謂小學爲經學梯航、自來治經家未有不通小學者、但聲音訓詁亦非旦夕所能畢功、若沉浸於中、則終身以小道自域、殊嫌狹隘。故經學自小學始、不當以小學止也。又謂如段氏説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説、不過資談柄、繡鞶帨、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適湘潭王闓運來主尊經講席、闓運言春秋以公羊、平治穀梁、因治穀梁之説、悟王制爲魯學之宗、析禮制文句爲二事、復論王制爲十四博士之宗、與古學以周官爲宗者異趣、著今古學考、定爲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清代常州學者治公羊學、初莊存與兼治周官、其徒劉逢禄、宋翔鳳乃大張今學之幟、然於今古兩派立説異同、其中心



所在、實未知之徒。以三世諸義、濫及群經。又以立學官與否爲斷、以視前世區區欲以文字辨今古學者誠殊、要其浮麗不根、知表而不知裏則一也。平依許慎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制、而歸納於王制、周官、以王制穀梁魯學爲今學正宗。平分江河、如示指掌。其由春秋而得悟於禮制者、皮錫瑞、康有爲、章炳麟胥循此規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平固亦屢變其說而莫可定、然終以王制、周禮爲之主則未有異。劉師培於西漢周官師說考、以古學爲西周之制、而王制爲東周之制。於明堂考又臆說爲豐鎬洛邑之殊。康、章以降、雖於今古各有是非、所論不同、而言今古之所以同異、則終莫能外。蓋平發明經制、告顔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斯文在茲、著於論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明載中庸、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亦春秋家師說。孫卿所謂聖者盡倫、王者盡制、解蔽篇。徵之六經無不符合、雖專守古文學者、亦未敢斷言孔子無創制之事也。故其書初出、論者比之亭林顧氏之於古音、潛邱閻氏之於古文尚書、爲三大發明焉。乾嘉以來、世儒競守說文、禮注、曰許鄭學。平本五經異義所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以考兩漢學說、今古家法釐然不亂。謂自鄭康成遍注群經、兼取今古、而家法始淆、則廖氏之取於許鄭學、與乾嘉以來所謂許鄭之學、於是辨也。廖、劉兩家立說不同、廖氏過重視孔子、以爲皆一家之言、以今爲改制、古爲從周、古爲孔子壯年之學、今爲晚年素王之制。論語讖、仲尼弟子子夏等六十四人、纂孔子微言、以事素王。劉氏過重視周室、以爲皆一王之法、故說爲豐鎬、洛邑之制不同、西周、東周之宜有別。其言今古兩學立異之故不同、其所以辨今古兩學則一。故廖氏之學、其弟子蒙文通謂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惟皮錫瑞、能尋其義以言古文者、惟劉師培、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此廖氏

說經之第一變也。自丙戌（光緒十二年）刊今古學考、自謂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乃以尊今者作知聖篇、闢古者爲闢劉篇、又復有古學考。自己丑（一八八九）試禮部後、謁之洞於廣州。康有爲與黃季度同訪平於廣雅書局、談竟夕、並以闢劉篇、知聖篇示之。未幾有爲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告成、蓋僞經考本之闢劉、改制考本之知聖也。梁啓超謂其師之學說原轉變於蜀人廖氏、盡棄其舊說者指此。（平弟子胡翼挽平詩稱康氏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不言其所自來。其實康初從沈子豐得今古學考、於平傾倒甚至、及會於羊城安徽會館、平歷舉始皇未焚六經確證、康大悟。二書成、名滿一時。張之洞有書責平、指康爲其嫡傳弟子、梁啓超爲再傳弟子。近人錢穆謂今刻知聖篇非廖氏原書、稿本今藏康家、則頗多孔子改制說。顧頡剛親見之。）平初因宜賓陳錫昌疑周禮專條古皆無徵、疑周官爲新莽以後之書、爲劉歆等頌莽功德云、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可知周禮出於居攝之後。平初考劉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說、晚乃立異。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傳、上言周禮者只二事、在居攝後。中下以後則言周禮者十之七、如天子十二女、博士說也、百二十女、周禮說也。莽傳上用十二女說（莽納女事）、傳下用周禮說（莽自娶一百二十人）。使周禮早出、抑劉歆早改周禮、則當時必本之爲說、何以全無引用。是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時、周禮始出、中多迎合莽意而作。於是專主今學、王制爲孔學、古學周禮爲劉歆羼亂之學。以周禮與王制不兩立、歸獄歆莽、用西漢法。此廖說經之第二變也。繼以今學囿於王制、則六藝雖博、中國一隅之書耳。戊戌以後、乃言大同、蓋尋諸大戴、管子、與所謂刪劉之條、皆符證、則斥周官爲僞之論不可安。於是以今古爲孔學大統與小統之殊、蓋初據王制典章說之、以至齟齬不合。因詩之小球大球與小共大共對文（共作貢、九州之貢。顧命之天球、河圖、緯說以河圖爲九州地圖。）緯書即古微書。漢藝文志春



秋諸微、即緯爲微書之證。平以緯書、微書即孔子之微言、因緯書有天球河圖、即地球大九州之義。據詩書大小連文者、小字即在大字之上、定天球爲天圖、小球大球爲地圖、先小後大、即由內推外、乃用小球大球以說周禮。乃知大行人九服以內之九州即大九州、九州得方千里者八十一、即鄒衍海外九州之所祖。內史三皇五帝之書而不及王伯、地官由四夷以及四海。鄭注以地中爲萬五千里、地三萬里、四游浮沉。祀帝有二、一崑崙地中之神、一中國赤縣神州之神。由是據大行人、職方兩九州之神爲帝小皇大。一書中兼二統、所謂小司馬以小名官者、即商頌之小共小球、主五帝分方之小九州。所謂大司馬以大名官者、即商頌之大共大球、主大司徒大行人之千里一服大九州、與詩、易禮制相同。鄒衍方三千里之古九州、乃五帝分司五極之事、大於王制八倍、而小於皇者五倍者也。於是乃知今古之分、一爲王伯、一爲皇帝、一爲禹方千里之九州、一爲方二千里、方三千里、方四千里、方五千里、方六千里之大九州。凡周禮與王制不合者皆海外大九州大統之制、求之經而詩、易合、而戴記、左、國合。求之子而莊、列是其專家。求之博士說而所謂五極五神四海皇帝之說、未嘗不足以相證。由是削去今古名目、以帝王分之、以今古並不立、分屬帝王、則不相妨而相濟。以上見家學樹坊。於是刊地球新義、取周禮疆域別編爲皇帝疆域考、所謂三皇五帝之三墳五典者、全以屬之周禮、故擬編爲小大學考。於周禮取經、去其師說謬誤、故改今古之名曰小大。謂即此而群經傳記各得依歸、此廖氏說經之第三變也。三變之說雖殊、皆以王制、周官爲統歸、而今古之中心終不可移。三變而後、於中庸言誠言道之文、別啓中庸天學、大學人學之論。人學爲六合以內、天學爲六合以外。春秋言伯而包王、尚書言帝而包皇。周

禮三皇五帝之説專言尚書、王制王伯之説專言春秋。言皇帝王伯、制度在周禮、王制、經在尚書、春秋、一小一大、此人學之二經也。至於詩、易、以上徵下、浮爲大例、中庸所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爲上下察之止境。此天學也。而以靈樞、素問、道家之學輔之。平自序四變記劉師培摘本曰、壬寅後因梵宗有感悟、終知書盡人學、詩易則遨遊六合外、因據以改詩易舊稿、蓋至此而上天下地無不通、即道釋之學亦爲經學博士之大宗矣。按劉師培與廖季平書駁此説極深入、詳後。其孔經哲學發微云、内經舊以爲醫書、不知其中有天學、詳六合以外、有人學、詳六合以内。故病能篇末有曰上經、下經義與此篇不相屬。易緯文也。按平文學處士嚴君家傳有云、素問上經下經之明文、不啻十餘見、經文別無以上下名篇者、惟易緯乾鑿度上下經兩相符合、六相儳貸、季鬼臾區、岐伯、少師、少俞、伯高教授黃帝、雷公受命黃帝以傳世教者、演六相之文、受者惟一雷公而已。雷公七篇每於上下經三致意焉。凡陰陽、雌雄、先天後天、太過不及、損益皆易説也。而揆度奇恒、此類從容、尤於上經三朋、下經五中提綱挈領、此新發於硎、百變不易者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爲天學。下經者言病之變化、爲人學。區別界限、不容溷雜。此内經所以爲天人合發之書也。其全元起本所無、而爲王啓玄所補者、如天元記大論、至真要大論、六微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記大論、至真要大論共七篇、發明五運六氣、六甲五子之説、較詩緯尤爲精確不可移易、當爲詩經師説。其中惟論疾諸篇乃爲醫學專書。上古天真論真人、至人爲楚辭之師説、專爲道家神仙去世離俗之所本。讀内經而後楚辭之本旨明。上二節爲尚書、春秋師説、下二節爲詩、易神遊之學、爲六經之綱領。知此而後孔聖天人之學乃得而明也。此廖氏説經之第四變也。四變以後專就六經分天人、小大、歷十餘年、復進而融小大於天人之内、以禮修身齊家事爲治平根本。春秋治國學、王制爲之傳、儒、墨、名、法



家主之。尚書平天下學、周禮爲之傳、道家、陰陽主之。爲人學三經、王制、周禮爲之傳、詩、易、樂爲天學三經、靈素、山經、列、莊、楚詞爲之傳、各有皇帝王伯之四等。當初變時、以今古兩家所根據同出孔子、創爲法古改制之說。茲更進而以六經皆孔作、以六藝皆由孔子譯古書而成。且因史記八引孔氏古文、謂六書文字皆出孔氏。劉師培與廖季平書有數條爲孔制六書之助。詳後。蓋必以六經皆歸孔氏、而後小大天人之說乃有其系統可尋也。據列子引孔子之言曰、吾修詩書、將以治天下、遺來世。知聖篇撮要云、贊修六經、實參用四代、下俟百世、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荀子曰、詩書故而不切。原注、班志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是以書爲孔子所作。莊子孔子繙十二經以說。六經六緯。知聖篇云、春秋未修之先、有魯之春秋、詩、書、樂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詩書禮樂。其曰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總六經、不獨說春秋。戴記總言孔子事、則云翻定六經、製作六藝。其並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屬春秋、於詩書禮樂言刪正、文變而義同、無所分別。因作多屬春秋、故同稱則六經皆得云作修、而並舉則惟春秋所獨、此爲異名同實。又云、孔子爲素王、受命製作、翻定六經、皆微言也。知聖篇提要云、平客廣州時、欲刊此本、或以發難爲嫌。東南士大夫轉相抄録、視爲枕中鴻寶、一時風氣爲之改變、湘中論述以爲素王之學倡於井研者此也。又云、列、莊言六經非陳迹蒭狗、全爲特創、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非述、力反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其弟子黃熔述五變記云、唐虞之事實狉獉蠻野、無可爲諱、正如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者也。文不雅馴、此真古史之言也。史公擇言尤雅、以爲本紀書首、明明謂孔子所傳、不離古文。史記八引古文、皆指孔經之文。是古史之世本、譜牒、史公猶及見之、以爲薦紳所鄙棄、故協厥經傳、待人深思。又云、

誠知尚書之堯舜非唐虞之真堯舜、平孔子作六藝考提要云堯舜時洪水初平、獸蹄鳥迹交於中國、與堯典禹貢典章美備、事出兩歧。黄鎔申其師説云若謂中國唐虞而已、四表光被、九州攸同、其可信乎。須知經之文明乃爲後世立法、不爲往古記事、則經史分途、孔聖之作以顯。則表里貫徹、可以説經、六經皆非舊史。可以論史、可以博古、可以通今、並徵之諸子、其宗旨不同、則所舉堯舜亦異。兵家之堯舜戰爭、法家之堯舜明察、墨家之堯舜儉質、道家之堯舜無爲、儒家之堯舜德隆、農家之堯舜耕稼、借古帝以明學説、皆自以爲真堯舜。韓非子顯學篇説其實堯舜未必然也。子家皆出孔後、立標建幟、各發爲一種學説。其所以推美堯舜者、蓋以尚書獨載孔聖大統之規、托始堯舜、故諸子亦祖述二帝也。班志謂九家皆六經之支裔、豈不然乎。尚書托古垂法、以堯舜爲傀儡、宰我曰夫子遠賢堯舜、正謂書之堯舜政治文明、非若龍蛇同居之景象也。論語夏禮殷禮杞宋不足徵、則唐虞之文獻必更無可據也。緯説聖人不空生、生必有制、由心作則、創起鴻謨、經異於史、經爲雅言、史不雅馴。尚何疑義之有。又云凡屬經中之典制、莫非聖心所獨斷、蓋深知經義與史迥別雅俗也。又據史記八引孔氏古文、以爲孔子作六經先制文字、史公稱孔氏古文、詩書古文、春秋古文、以爲孔經初造古文之證。新城王樹枏謂必有實據、乃足徵信。黄熔爲文搜證、伸其師説、謂人之稱倉頡古文者、大氐根源許氏耳。然云倉頡初作書、並無倉頡古文之明文也。其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即謂孔子肇造古文、又曰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不言籀文。又馬頭人等説皆不合孔氏古文、則明明以古文專歸孔子。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與史記所舉詩書古文、春秋古文、尚書古文、孔氏古文之説、造車合轍。許氏引孔子曰、即孔子初造古文解説字

義之證。李堯勛平門人中國文字問題謂當草昧之初、所有語言假音、亦必同用字母。易大傳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湘潭王氏以結繩象字母盤曲之形、太史公稱字母爲百家言、六經爲孔氏古文。所稱後世聖人、必爲孔子無疑。平倫理約編引三藏記梁僧佑。昔造字之祖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蒙古所本。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盧在天竺、倉頡在華也。夫梵及佉盧皆字母、則倉頡亦字母可知。若謂書契爲倉頡古文、當云古之聖人、不當云後世聖人也。讀莊子天下篇與史記本紀表傳、當時尚有兩種文字、即百家語言與古文六藝。書籍並行於世。是以孔子以前、但有語言假音、孔子翻經正名、乃特創六書雅言。說詳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題解、文多不録。劉師培與平書云、説文伊從人尹、是阿衡以前並無伊字。夏書有伊洛、禮有伊耆氏、均出阿衡之前。當阿衡未尹天下之前、果爲何字、引而伸之、足爲尊説孔著六書之驗。又如偰字及偓佺二字、均以人名爲正詁、然必有取名之義。字無正形、字有正形、因人而制。推之許書女部諸字、姬姜皆水名、何字不從水而從女。厥例均同、亦足資尊説之助。章炳麟爲平墓誌則謂君之言絶恢怪者、以六經皆孔子所作、雖文字亦孔子造之、與舊説尤相左、人亦不敢信。此廖氏説經第五變也。五變以後、詩易爲天學、非人間世所知、故辭涉玄遠、義皆窈冥、與舊説極異。何邵公謂公羊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平説詩易亦然、且持之甚堅、謂確有可據。凡有非毁、略不爲動。惟易道化發微、窮理盡性、顯天地之奧、通鬼神之情、謂爲天學、語非不根。詩主言志、可通於政、興觀群怨、與易殊科。而平必謂天學者、以詩首關雎、韓詩外傳論此篇、即窈渺神奥、靡測端倪。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

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於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乎。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漢書儒林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詩易相通、師說有自。論語孔子以思無邪蔽詩三百篇、乎以魯頌之思無邪與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一例、無邪猶言無涯也。不取毛詩發情止義之說、謂小序非子夏作、乃衛宏謝曼卿僞造。黄熔述五變記引齊詩翼氏傳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集傳誤解情性、以爲男女之情。五性不害、張晏注、五性謂五行也。六情更興廢、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觀性以曆、曆日也、即十日十干。觀情以律、律、十二律也、見月令。律曆疊相治、内經下加上臨。與天地稽、天干地支。匡衡傳引傳曰、詩經傳說審好惡、翼氏傳、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惡也。理情性、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此以十二支爲六情、可知五行十干爲五性。而王讀作皇。道畢矣。人學既終、方可進求天學。下引中庸盡性參化一章解之。據此所謂性情、乃指天地干支而言。班氏律曆志引傳曰、詩經傳說天六地五、以干支之昇降氣交言。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内經六氣、子午少陰、丑未太陰、寅申少陽、卯酉陽明、辰戌太陽、己亥厥陰。降言降即有昇生性者生也五味。五味通於五行、五音、五色。夫五六者、天地中合干支和合於地中而民所受以生也。人受之以爲性内經五運六氣之說、盈千累萬言之甚悉、即解此性情之義、莫非齊詩傳說也。論語性不可得聞、即謂詩學深邃。性非性理之謂緯說有四始五際、五際即五運五性、四始在寅申巳亥月、爲四時之始、如春秋首詩得六情之二、加上下辰戌丑未子午卯酉、即六氣六情也。翼氏傳云、五行在人爲性、六律

在人爲情。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常分五方、詩緯以邶、鄘、衛、王、鄭五國處州之中爲五音、民勞五篇爲五民五極、邶四風、穀風東、終風西、凱風南、北風北。崧高四篇分應四方、加中央爲五。詩之言六情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已舉上下矣。其他中心喜之、中心好之、逢彼之怒、在彼無惡。內經言人身五藏六府、契合於性情者、分配干支其文連篇累牘、皆所以發明詩旨也。白虎通、人稟陰陽而生、內懷五性六情。鉤命訣、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臟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據此可見人之性情、本具天地干支之運氣、修養在一己、即感動在天地。論語性不可得聞、言性不言情、性屬天、舉天以包地。中庸盡己之性、推之盡人物之性、可參天地化育、即兼括六情在內。孟子盡心者知性、知性則知天。中庸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皆中節爲和、致中和。天地位焉。學者涵養一己之性情得其沖和、陰陽無愆、疵癘不作、穆然與天地合德、久而道成、則神遊之境自不慮從之莫由也。其與門人說詩之旨、可約舉者、有數義焉。一義、以周南、召南爲二伯、與書之義和、禮之禮樂、易之兩儀、論語之文質、國語之司天司地、泰古之天皇地皇、爲二伯平分天下之事。凡各篇中有左右二字者、亦指爲二伯、與呂覽、淮南等書言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義同。二義、以三頌爲三統循環、周頌、魯頌、商頌、魯頌在中、即王魯之意。謂春秋實不王魯、春秋王魯乃何氏誤說。故以舊說新周、王魯、故宋、絀杞爲三頌說。三頌中有魯無杞、故絀杞爲本義。春秋以宋首、以杞殿、亦得爲絀杞。三義、據詩緯列宿斗極以配十五國風。四義、詩之四始即詩篇名、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仍以詩緯汎曆樞大明在亥、水始也。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之說。五義、以易爲形游、詩爲神

遊之書。神遊之境、即詩周南展轉反側之義、大人占夢之説也。與易之周流六虛、楚辭遠游之周流六漠、列子之御風而行、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中庸引詩之鳶飛戾天、其旨正同。謂詩本靈魂之學、人以性情以進修、則卷之在身心、放之彌天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六義以詩易二經爲大同、以後民物雍熙、相與合力精進、研究上達之學術。顧詩無方體、變動不拘。論語小子學詩、所以立初學之根柢、切磋素絢譬喻、又極玄微。淺者極淺、深者極深。孟子意逆之教、最得説詩之三昧。嘗謂詩爲勸懲之書、其效不如感應篇、戒淫文遠甚。而於朱子説詩、攻之尤力。據班氏藝文志、言詩故訓傳取春秋、採雜記、咸非其本義、而獨以魯爲近。魯詩傳自申公、後鮮述者。惟齊詩四始五際、屏去人事、專主緯候之説、性情律曆、發明於翼氏者、博大精深。淺見寡聞者所畏避。蓋詩天學、翼氏斯爲得之、猶書主大統、惟鄒子爲能言之也。詩非述往、乃百世以下之書、又爲六合以外。楚辭是其師説、中庸爲之大傳、蓋先人後天、由小推大、齊詩多主讖緯者此也。其論詩序、續論詩序、剖駁諸家、其言甚辯。暮歲於術數方技之言、無不明曉、堪輿家言成書五種、醫家言成書二十餘種。駁難經、紊亂古法、創新診、斥寸關尺之謬、主復古診法、詳申三部九候。自謂志在醫、醫不在醫。病宜黃邱希明嘆爲絶學。篤老中風痹、益喜醫術、以治醫之故、而移此説經。讀王冰素問八篇、以此爲孔門詩易師説、舉凡鄘、衛、王、秦、陳五十篇、邶、鄭、齊、唐、魏、豳七十二篇、大小雅、大小頌、及易之上下經十首六首諸義、皆能貫通融合。專以五運六氣明性與天道。此廖氏説經之第六變也。綜其平生經説、餘杭章氏謂其後三變、雜取梵書及醫經、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其第三變最可觀、以爲周禮、王制大小異制、而康氏所受於君者、其第二變也。職方氏表中國疆域、面相距爲萬里、君以清世版圖外及蒙



古、伊犁南北財距六千里、故推周禮以爲治地球之書、且未考古今尺度有異邪。太炎文録封建考論此極詳。語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自周官之行、逮春秋末、閲歲五六百、中更霸制、朝章不能無變異。春秋所記地望、南不暨洞庭、西不及蜀、雖聖人焉能張大之。謂春秋無太平制、足以破董何。其大小何足言。王制者、特後儒掇拾殘缺所爲、愈不可爲典要。其言東不盡東海、地反狹於春秋、海㙟盡棄、小亦不得矣。顧君或未之思也。初君受學王翁、其後説漸異、王翁頗非之。清大學士張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統説周禮、之洞遺書、以爲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而有爲之徒、見君前後異説、謂君受之洞賄、著書自駁、此豈足以汚君者哉。君學有根柢、於古近經説無不窺、非若康氏之剽竊者、顧其智慮流於譎奇、以是與樸學異趣。以上見章氏所撰廖君墓誌銘。其分別今古、洞明兩漢之家法、自二陳以來、可謂集古今學派之大成。章炳麟稱其確然不易、爲惠、戴、凌、劉所不能上。程師尋廖氏之學、則能推知後鄭之殊乎賈、馬、而賈、馬之別乎劉歆、劉歆之別乎董、伏、二戴、而漢儒説經分合之故、可得而言。其謂王制爲孔氏刪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俞樾、皮錫瑞同主所説。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云、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傳中明言之。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採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按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服曆改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漢書郊祀志同。皆其明證。康氏駁皮錫瑞王制箋尤詳。是孔子刪訂王制、誠不可爲典要也。而康氏六經皆非史舊之説、謂尚書之堯舜、非唐虞真堯舜、諸子各借古帝以明學説、皆自以爲真堯舜。晚近托古疑古諸學説、横被其風而加厲矣。近人金天

羽敷説中國學術、亦引廖氏之言、謂前人工夫是割碎書之本文、散爲類書。近人工夫是鈎取類書、插入本書。一二十年來、聚斂獺祭、剪裁比輯、竄句遊心於有無異同之間、勇於著述者皆是也。夫記注纂類之不得爲著作、正即功力之不得爲學問、章學誠嘗箴之矣。六譯初分今古、終究天學、嘗自署其楹曰、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表、周遊六虛。蓋自贊也。劉師培謂其長於春秋、善説禮制、復推尊之曰、貫徹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有之也。至天學諸論、比同孔釋、使飛鳶之喻、有徵丏龍之靈、弗爽。然巫咸昇降、終屬寰中、穆滿神遊、非超繫表、蓋無免之外、方屬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內典以道超天、故借以天爲道、玄家所云方外、（六合之外亦然。）仍內典所謂域中耳。內典要歸、惟詮出世、部居既別、內外有歸、引爲同法、無資崇孔、括囊空寂、轉蠹道真。（與廖季平書）此誠善善而審其非者也。又章氏論廖氏學云、歸命素王、以爲其言無不包絡、未來之事、如占蓍龜、瀛海之大、如觀掌上、一字之近於譯文、以爲重寶、使經典爲圖書符命。（說林下）其門人有李生源澄者、謂其師之於六變、其分今古、乃對清儒言漢學而發。今古者、漢學之事也、言漢代經學而不明今古、是漢人本異而治漢學者強同之也。其分今古雖未密、較清儒言漢學則更進一步矣。然此乃經學史上之一發現、與經學仍無關係。其於經學歧異之故、不能得。故必累變不止、又見孔學式微、欲化腐朽爲神奇、而言益遠矣。故初則平分今古、而於今古無所軒輊、繼之歸獄歆莽、亦是爲經學去其不同、故終不得不盡棄前説。其致康有爲書、欲與南海互相呼應者、亦無非出於扶掖微學之意、後復以其書著之雜著、而公之世、無不可與人見者。梁氏以六譯受張之洞利誘、而變其宗旨、今人又以廖致康書爲文人標榜之故智、一則厚誣六譯、一則輕議前修、皆非心知其意者

也。源澄又謂其師才實天縱、惟爲時代所限、囿於舊聞、不免尊孔過甚、千溪百壑皆納之孔子。又時海禁初弛、外來學術移譯無多、不足以供其採獲、雖樂資之爲說、不能於其學大有所裨。使其遲生二十年、得時代之助、其精卓宏深、誰能測其學之所至。章氏所謂學者事其師義有未安、彈射糾發、亦無所避、此直諒不阿之論、豈僉聞膚受之徒所能妄詆其違牾哉。錢穆平議晚清學術、謂廖與康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後攬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脚、如考證學中之陸王焉。康則並不說經、廖氏譏其僞經考外貌雖極炳烺、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録二派之窠臼者、致康長素書皆此弊也。自平三傳同出子夏之說出、謂左丘明實無其人、即啓予商之變文、明與商、羊、梁同音、左丘明、啓予、左丘失明、則子夏喪明事。復推本羅氏、卜、穀疊韻、公、穀雙聲、商、羊、梁疊韻之說、斷爲左、公、穀皆子夏所傳。爲提學使者所辱斥、爲穿鑿附會。讀章氏程師之作、至今有餘歎焉。

附錄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

蒙文通

今古文之爭烈於漢代、清世經學以漢學爲徽幟、搜討師說、尋研家法、遂亦不能不有今古文之辨。阮伯元稱張惠言之治虞氏易、孔廣森之治公羊春秋、爲二千年來不傳之絶學、蓋各家之師法、至是而略明。然治公羊者亦治周官、治虞易者亦治左氏、莊存與、惠棟之流、皆是一經之義明、而各經相互間之關係尚未窺其全、是則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說、尚無綜合各家整個之今文說。劉逢禄之流、信公羊則並駁左、穀、而周官亦爲疑書、黨伐之爭以起、宋於庭以十四博士爲一家、至是而後有聯合派、與古文爲仇、較爲整個之今文學。然於今古兩派立說異同、其中心所在實未之知、徒以立學官與否爲斷、是則知表而仍不知里。故在清末尚有治穀梁之專家、而謂穀梁爲古學者、亦有治公羊以駁穀梁、而謂穀梁爲古學者、皆立學官爲斷之說蔽之。論爭而不知其本、則爲已得門徑而未臻堂室。劉、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然其區分今古、對壘抗行、自此以後、遂有整個之今文學、功實亦未可没。本師井研廖季平先生初治穀梁、有見於文句禮制爲治春秋兩大綱、後乃知穀梁之說與王制相通、以爲王制者孔氏删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與曲園俞氏之說出門合轍。然俞氏惟證之春秋、廖師則推之一切今文家說而皆準。又推明古文家立說悉用周官、周官之制反於王制、求之五經異義、白虎通義而義益顯。至鄭康成遍注群經、兼取今古、而家法始亂。推至於是、然後今古立說異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兩漢家學、若振裘之挈領、劃若江河、皎若日星、故儀徵劉左庵師稱廖師長於春秋、善說禮制、洞澈漢

師經例、自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前乎廖師者、陳壽祺喬樅父子搜輯今文尚書、三家詩遺說、而作五經異義疏證。陳立治公羊春秋而作白虎通疏證、皆究洞於師法而知禮制爲要、然大本未立、故仍多參差出入。廖師推本清代經術尚稱二陳、著論漸別古今。廖師之今文學固出自王湘綺之門、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實綜合群言而建其樞極也。自魏源、龔自珍之流、亦以今文學自詡、然詩書古微之作、固不必求之師。究其家法、漢宋雜陳、又出以新奇臆說、徒以攻鄭爲事、究不知鄭氏之學已今古並取、異鄭不必即爲今文。世復有以阿鄭爲事者、亦得古文家之名、魚目混珠、彼此惟均。故龔魏之學別爲一派、別爲僞今文學、去道已遠。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爲、固無當於今古文之事。故有見一隅而不窺全體之今文學、有知其大概而不得其重心之今文學、此皆未成熟之今文學、而又別有漫無根荄之今文學。至廖師而後今文之說乃大明、道以漸推而漸備、故廖師恒言踵事增華、後來居上。然不有莊、張、劉、宋、二陳之啓闢途徑於前、雖廖師亦未易及此、而龔、魏以狂惑之說亂於前、揚其波者又淆之於後、致求今文者亦非、擊今文者亦非。能遠紹二陳、近取廖師以治今文者、經師惟皮鹿門一人而已。夫自三百年來學者苦心孤詣、自宋而反諸唐、而魏晉、反諸東漢、而西漢、寸累銖積、然後僅有此成績、乃病狂者以不根之說亂之、此則學術之可痛心者歟。廖師既通穀梁、明達禮制、以穀梁王制爲今文學正宗、而周官爲古學正宗、以公羊齊學爲消息於今古學之間、就禮制以立言、此廖師根荄之所在。於是變法之議起、潘翁方當國、公羊之說大行、世之學者皆競言改制、穀梁釋經本義密於公羊、故由穀梁而治公羊、其事茲易。廖師以其餘力說公羊、言公羊者悉未之逮、廖師遂以公羊名於世。凡

知廖師者皆在公羊、不在穀梁。夫以禮説經者、漢師之家法、石渠、白虎之遺規、今古之大限。援經入緯者、漢學之旁枝、亦古今所同病、固非一家之過。由前之説、則穀梁魯學爲大宗、由後之學、則公羊齊學爲巨擘。公羊多非常可喜之論、侈者樂焉、故其説易昌。言禮則樸實繁難、孟卿以禮經多、而三傳煩雜、不以教子、故使孟喜學易、故其道難明。清世言經學者、皆主於公羊、遂以支庶而繼大統。若言學派、則固不如此。由穀梁以禮説今文者、魯學之遺規、由公羊以緯説群經者、齊學之成法。此今文中二派對峙之主幹。經學者固魯人爲嫡傳、緯書者固齊學之大本。齊學且不必專言經、治經者其餘事耳。自經學既盛、齊人亦起而説六典、遂以陰陽五行之論入之、其學自不必以經爲主。況以何休之義言之、改制之説、推本於王魯、王魯之説、推本於隱公元年、以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隱之有元年、實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改制之本。然左氏稱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晉語自以獻公以下紀年、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其實。白虎通義謂天子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則禮家斷其義、安在隱公元年即是王魯、而衍其説於改制、故改制者實不根之説。鄭玄起廢疾於歲則三田之説、以爲孔子虚改其制、而存其説於緯、則康成亦言改制、又安在改制獨爲今文家之大義。微言由改制、故言托古、改制之事不實、則托古之説難言。秦漢之間、齊人之學以陰陽五運之義與孔子之經合爲一家、而六經有齊學端門受命之説、興孔子幾於由人而變爲神、儒家幾於由哲學而變爲宗教、猶釋迦、耶穌。然今古文諸家持其説者有之、幸破其説者亦有之、而孔子乃得仍爲人。此亦中國學術之一大事、由齊學者視之、則公羊、緯書爲今文之正宗、而穀梁居今古之間、故有以公羊遍説群經之譏。緯運雖盛於東漢、實際導源於先秦。廖

師由穀梁而兼治公羊、故主於禮制而不廢神運之説、實以魯學而兼治齊學、其長在春秋禮制、此劉左庵稱之爲魏晉以來所未有、於是神運之説尚非所長。世之侈言公羊齊學者、則又不究於災變之故、探五勝之原、尤不知其間各家異同分合之所在、純就齊學而言、惟淳安邵次公瑞彭洞曉六曆、於陰陽三五之故、窮源竟流、若示諸掌、自一行一人而外、魏晉及今無與倫比、此固今世齊學一大師、而廖師實非齊學之巨擘。然邵氏實亦襲清儒之前功、而後有此創獲、事亦與廖師同、夫學安有不百年積之而可一朝偶致者耶。由邵氏之説、則足以周知諸緯派別異同、源流先後之故、所係至大、可資之以處理秦漢各派之學説。齊學之爲用若何、不必言、而古有齊學、其根柢則若是。是以齊學者則邵氏齊詩鈐之作、其深合齊學家法、固優於廖師也。廖師之學既推本於禮制、禮文異、教實爲今古學一大分限、視世之徒以文字辨今古文、以義例辨今古文者、虛實不侔也。惟禮既異、數學判、今古勢必進而推明其致異之故、廖師初年之學以爲今文者孔子晚年之定論、鄒魯之士實聞之。古文者孔子初年之學、趙燕之士皆聞之。孔子初年之學主從周、遠方之士聞而先歸者實得之、於後爲古文學。晚年修春秋、則損益四代之制、自爲一王之法、惟鄉黨之士聞之、於後爲今文學。及既與南海康有爲見於廣州、康氏遂本廖師之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僞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康氏之學實以襲魏爲依歸、而未窮廖師之柢蘊。梁啓超謂康氏學非自廖氏、而盛推襲魏以及於南海、是爲實録、知師固莫如弟子。惟僞經、改制二考不能謂非受影響於廖師、特自有廖氏學、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學耳。廖師聞康氏以左氏、周官諸古經皆劉歆所僞作、信而用之、遂作周禮刪劉、此當廖師學一變、是爲康氏

學之影響於廖氏。然劉歆胡能悉僞諸經、又胡爲必悉僞諸經。王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所爲經注異於鄭氏、慮不勝、然後有孔子家語尚書孔傳之僞、有論語孝經孔傳孔叢子之僞、汲冢出書而紀年周書皆被改竄、則僞之非一人一時所能爲、所由作僞者。又以鄭王兩學相爭之故、故書雖僞而義仍有據、事必有本、凡此僞皆南學之徒爲之、實爲王學而作僞、校鄭王兩派之異同、足知僞書之僞者安在、其不僞者又安在、紀年周書僞而所據以作僞之材料不必僞、此辨僞所宜知、其所改竄之書僞而爲其學者所自爲書之不僞、所本之學不必僞、僞與不僞之書輔而行、不僞者信用之、僞者前世之儒亦信用之、以事故有所出、故廢則兩廢、行則兩行。李正剛先生言、梁譯起信論之僞由天臺、唐譯起信論之僞由賢首。有起信論之僞而後有釋摩訶衍論之僞、有釋摩訶衍論之僞而後有占察經之僞。原其始則先有中國道家之言、天臺宗等依之、欲自立據依、而僞論僞經以起。必皆先有僞書之學、而後有僞學之書。今劉歆胡爲而作僞、又胡能一人而悉僞群經。古文之起在先、經學之成在後、則先有僞書而後有僞學、本末倒置、劉歆實爲作僞而僞、又能一手作僞而掩盡天下之目、此皆事之不能者。後之揚其波者、徒言作僞、而不言作僞者屬於何學、果爲何事、一書之間、孰爲僞、孰爲不僞。遂欲以作僞二字、抹殺古代之書、掩盡天下之目、不知孟子見梁惠王顯非子輿之辭、仲尼居曾子侍尤非孔氏之筆。尋此例以爲僞、則凡司馬遷言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曾子傳孝經諸說、其愚爲不可及也。因改制之義、然後有托古之義、因王魯之說、然後有改制之說。後則徒揚托古之波、而莫知改制所本有一家之學、然後有一家僞作之書、後則徒激辨僞之流、而不知求學派所據。則康氏流毒所被、又康氏所不及料。故僞經之說、世之明者自莫之信、廖師於此、

久而不自安，復由大戴、管子上證周官之非誣，則又易而爲大統小統之說。以今文爲小統，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里學也；以古文爲大統，孔子所以理世界方三萬里之學也。由小戴言小統，由大戴言大統。小統主春秋，大統主尚書、周禮，推而致之文字孔作也，詩、易以治六合也，其道益以玄妙難知。既收周禮爲孔書，則亦不廢左氏，公羊之外，復兼丘明，故廖氏之學，春秋其大宗，禮制其骨幹，及學益宏遠，世之譏笑亦因之。惟儀徵劉師獨能知廖師之真，故稱道愈恒。左庵四世以左氏傳其家，方其作王制集證，猶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師，遂專治五經異義、白虎通義，作白虎通義定本，辨析今古家法，極於毫芒。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學考略，遂專以禮爲宗，其推明兩漢說禮沿革，足以輔廖師之說。自廖氏之學行，能知其底蘊者，一人而已。劉師進而推明今古文立說之所由，異言禮不同之故，一則以爲洛邑、鎬京之制有殊，一則以爲東周、西周之禮不一，義既難定，說亦不著，惟微詞示意而已。不同於廖師之張大其辭，廖、劉兩家立言不同，而推禮則一。其辨析今古則一，惟其說明今古相異之故，乃不同耳。要之，虞、夏、商、周禮則異數，晉、楚、魯、齊制亦不同，春秋之世，國異政，家殊俗，分爲七國，田疇異畝，律令異法，至於漢世，先代文獻並存，百家之說猶在，故事不一，揆廖過重視孔子，以爲一家之言，故以爲初年晚年之異說，又以爲大統小統之殊科；劉氏過重視周室，以爲皆一王之法，故說爲鎬京、洛邑之制不同，西周、東周之宜有別。其言今古兩學立異之故不同，其所以辨今古兩學則一。苟不尋其所言今古之實事，而徒事其說明所以爲今古之虛言，則去道愈遠。能知劉師、廖師爲學之中心，則自知所以繼劉師、廖師爲學之方法。指要，先究其所言今古學之內容，再求其說明所以爲今古學之得

失、則庶乎近之。自廖氏之説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惟皮鹿門、能尋其義以言古文者惟劉申叔、他皆無與此事。至若不習古文而自謂能知今文、或不習今文而自謂能持古文、則非愚拙如余之所知也。廖氏之學長於春秋、善説禮制。惟長於春秋、能遍通三傳。既依何、范、服、杜之注、以通公、穀、左氏之書、三傳既明、則又依傳以正服、何、杜、范之失。既由三傳以通春秋、春秋既明、則又依經以正三傳之失。始則由注以明傳、由傳以明經、終則依經以正傳、依傳以正注。既爲穀梁古義疏、公羊補正、左氏古經説、以通三傳之義、俾家法不亂。復爲三傳折衷、以求春秋之全、不爲三傳所蔽、不憚救三傳之失。穀梁釋范、公羊解詁三十論、左傳集解辨正以申三傳之本、不令爲注家所亂、而救何、范、杜三家之失。凡公羊、穀梁二傳中孰爲先師之舊義、孰爲後師所推衍、抉別精明、以究春秋之本。於左氏之外、復取五行志中釋春秋者以當一家之學、并三傳而爲四、皆詳審深通、自漢以來所未曾有。清代三百年來之學、主於考據、尋名物、求訓詁、雖治經而無與於經。能通鄭氏、虞氏之易、服氏、何氏之春秋、已未易覯。至論虞、鄭之得失、三傳之違合、自漢以來、無此巨眼。唯善説禮制、依之以求漢師家法之變遷同異、故知居攝以前之古學、仍以王制爲主、以王制通周官。居攝以後、賈、馬之徒、獨宗周官、而不復依傍王制。鄭玄而下之古學、義以周官爲主、而以周官通王制、則學術變合之故、了於指掌。故廖師於古學實以賈、馬爲説禮之正宗。劉歆、賈、服之説左氏、多牽引公、穀、惟杜氏集解獨宗丘明、不復傍涉二傳。故廖師實主杜氏爲正宗。蓋鄭玄之前、劉歆之後、言禮則今古之家分明。而費易則取京、孟、左氏則取公、穀、毛詩則取三家、於禮則家法分明、於經則今古家法淆混。鄭氏以後、王弼專主費易、王肅專於毛詩、杜預專主於左

傳、餘經之今古家法明、而禮之家法混。周官爲主、而王制爲附庸、故二王、杜預南學之徒、未必遽遜於東漢之說。西漢今古之家法、禮與餘經皆混、而古文爲今文之附庸、故東漢之古學未必遽遜於西漢。惟廖師實能卓見古學之真、不惑於西漢東漢之膚論、儀徵劉左庵師深明廖師之學、惟篤西漢古文學。其爲西漢周官師說考、春秋左氏傳略例、皆意同於劉賈、援今文以爲說。凡於詩書莫不皆然。其言西漢之師法皆是、而古文之真又未必是。蓋西漢之末古學興、壁壘未具、猶依附今文、桓譚、衛宏尚皆左氏、餘更可知。惟左庵深明漢師經例、能知西京家法、其言西漢古文則是、而實抑古學爲今學之附庸、故左庵能揚西漢學、而未必張大古文學、廖師實真能張古學者也。章太炎雖未必專意說經、其於家法之故實、遠不逮左庵、然於左傳主杜氏、於費易取王弼、以周官爲孔子所未見之書、學雖遜於左庵、識實比於六譯。夫周官自有價值、豈以附於孔氏則重、不附於孔氏則輕。廖師說春秋上以辨周秦之嫌疑、至說禮則不足以決兩漢之猶豫、於此固足以質先師而俟後世。古今說經之書汗牛車充棟字義、倘有幾於此焉者耶。自莊、劉以來之今文學、至於近代、大體已明、雖時有浮惑不根之說雜出於其間、然瓊瑤之精、固非碔砆所能紊。廖、劉兩師既講明今古學、然今古究兩師之學、未必即可持以說周秦之學、勢不得不進而探索今古原始之學。於是廖、劉兩師皆略事齊魯學之研討。蓋西漢初年只齊魯之爭、齊魯合而後王制出、有今文、劉歆以來始有今古之爭、而齊魯之爭息。廖師以魯學爲今文正宗、齊學消息於今古之間、而趙、燕爲古學、以壁中書爲魯學、爲今文、劉師以壁中書爲魯學、魯爲古文、而齊學爲今文。夫古學之名依於壁書、則壁書自應屬古學、然古學實以周官爲宗、非以壁書爲宗、佚

書佚禮、以絶無師説、故古學家莫之傳、而周官豈有師説之傳耶。是古學家之不傳壁書、以壁書無繫於古文學之根柢、古學徒以古文爲名、而不以之爲實。佚書本出之魯壁、自爲魯學、與魯詩、穀梁之類同爲今學、而非古學甚明、則壁中古文非古學、古學之立初不依於書以傳、故佚書佚禮皆不傳、別取周官以爲宗。周官實無關於魯壁、則古文自古文、古學自古學、古學無傳壁書之實、劉師之説近是。究實則魯學實爲今文、而廖師之説爲精。今古兩學之分在禮制之差、非徒以文字佚篇爲別。故吳摯甫以爲古文尚書出自壁中爲古文、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爲今文、今文尚書以今文寫定正經、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亦以今文定正經、今文家惟傳二十九篇、古文家亦惟傳二十九篇、則今古之殊異安在。善哉吳氏之論。蓋古學之本、實非以古文、而究別有在耳。劉師、廖師雖已進而設齊魯學、然其説究未暢。漢之齊魯學即爲晚周齊魯學之本真無所變異耶、亦爲之辨。齊魯之學即足括盡晚周之學耶、亦未有説。夫周官爲孔氏未見之書、丘明不在弟子之籍、佚書佚禮出魯壁、當删餘之經、費易、毛詩出孔門、爲民間之學、其本非一途、其説非一致。群書爲之説、建周官以爲宗而古學立。公羊轅固本於齊、穀梁申培出於魯。鄒、夾、韓嬰、其源又異。刺六經爲王制、合殊科爲今文。古學爲源異而流合、今學亦源異而流合、欲並吳越爲一家、貯冰炭於同器、自扞隔不可得通。苟徒究心於今古已成之後、而不求之今古未建之前、不尋其所依之籍義匪一家、思所以決蕩其藩籬、而辨秦周之舊、實則徒有進而求齊魯學之意、而事則猶疏於上溯晚周之緒、不過但啓其端耳。廖師之論清代經學、別之曰順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劉氏之論清代經學、則別之曰懷疑派、徵實派、叢綴派、虛誣派。劉、廖之見不同、故抑揚有異、謚名

遂殊、然於内容之分析則無大異。清初之學在排宋明、繼則排唐與六朝而宗漢、繼則又進而辨東漢以上追西漢、而遠溯周秦。學至廖師兩漢之家法已大明、其溯周秦之意亦最急。由晚周之學論之、其降而西漢而東漢而魏而唐而宋、推而下之以見學術之變遷則如彼。由清儒復古之學觀之、其於唐宋而魏晉以進於東漢而西漢而周秦、推而上之則如此。審學術古今往復之情、則廖師所係於學術其重要之點自見。廖師晚年自謂爲哲學非經學。夫廖師之所以成一家之言、與所繼千載之絶緒者、本自不同。統觀學派、窮源而盡其流、則近世之學、孰爲正宗、孰爲旁支、孰爲賢勞、孰爲亂賊、於一人之言孰爲諦論、孰爲餘事。而後之人所以繼往哲、竟前功、其端又安在、自可瞭然。觀乎自考據之興以來、積數百年之歲月、勞千百人之心神、銖積寸累、所就者亦僅此一途、所啓者僅此一端、奈何龔魏以來、方智之士、自矜聰明、不究根實、漫爲浮論、雖自附於今文、而不思今古究爲不易之道、否假之以自飾其非、而亂前賢之實、是則甚可深憂痛惜者也。

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

蒙文通

漢史稱鄭玄之答何休、義據通深。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漢師著述之存於後者、亦義理與證據不偏廢、於宗亦然。學至清世、然後有純工考據之漢學、此學術之衰也。予年十五、從人家借四庫書目提要、書目答問讀抄之、然後知學有漢宋之殊、遂取説文及清兩經解略披閱、欣然以爲循是足以爲漢學也。年二十、從本師井研廖季平先生、儀徵劉申叔先生問經學。廖師屢曰、兩經解卷帙雖繁、但皆五禮通考、經籍纂詁之子孫耳。又言清代各經新疏及曩在江南見某氏未刻之某經正義稿、大要不能脱小學家窠臼。劉師則真謂清代漢學未必即以漢儒治經之法治漢儒所治之經。又言前世爲類書者（御覽類聚之類）散群書於各類書之中、清世爲義疏者（正義之類）又散各類書於經句之下。兩師之訕譏清代漢學若此。余初聞而駭之、不敢問、以爲兩經解尚不足以言經術、稱漢學、舍是則經術也、漢學也、將於何求之。亦竟不能揣測兩師之意而想像其所謂。及年已三十、教學渝州、欲一覽清末經術家言、稍搜各家書讀之、始知考據之學無事於經術、稱考據爲漢學者陋矣。而兩先生之言實卓識、爲百世不易之論、固足啓一時之惑而醒群蒙。憶昔初見劉師、師詔之以初學治經、但宜讀陳喬樅父子書。經術有家法、有條例。詩、書者有家法、無條例。易、春秋者有家法、有條例。廖師於陳氏書又抉擇其冗而無關於大體者、於春秋又抉擇其孰爲後師據文推衍者。嗚呼、廖師又宏遠矣。世之言今古學者攻訐如仇讎、惟劉師與廖師能相契。劉師之稱廖師曰、洞澈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惟就經例以窮漢學、故廖、劉則相得益彰。捨經例而言漢學、爭今古、由賢者視之、則蛙鳴又何辨乎公私。劉師推清世考

據學風之起以爲始於明末之楊升庵、焦弱侯。楊、焦皆文章浮華之士、兼雜漫之學、其所述作皆小説、筆記之流、辭人獺祭之習而已。衍其風爲樸學、人人以考據自矜、於攻校勘、究金石、凡地望、天算、律呂、陰陽之儔、皆得號稱漢學。其治經者、但能詳名物、通訓詁、亦得號經師。故移説經之文以説漢書文選之文、以説各經也、亦可經術之弊至此、則又何説哉。夫宋明性道義理之説、即不必講、而一經之條理義類、顧可不講耶。此江鄭堂漢學師承記一書於戴東原有微辭者也。張惠言亦言天下爭爲漢學、而異説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蓋經術自經術、其要固有在也。江中之流、固亦嘗推崇東原戴氏也。蓋前乎戴氏者、其治瑣事謏聞與經事相比、如惠氏箋漁洋菁華録之流。至戴氏而一革舊習、鄙唐宋以下事不屑言、悍然攻程朱之説而不顧、漢學之壁壘至東原而始固、此前世之所以推東原也。今之盛推東原者、並此而不知、徒以俞氏著書擬於高郵王氏、由俞推王、由王推戴、顧曰戴長於斷、予固不知言考據而不能斷、兩經解中不能斷者將誰氏也。清世每惠戴並稱、惠言易宗虞、言左氏宗服、於書禮宗鄭、能開家法之端者、實惠氏。於虞易言消息、故通條例之學者、亦惠氏。雖後之通家法、明條例者、或精於惠氏、而以惠戴相較、則惠實爲優。世之研骨化石者、得其半骼殘骸、於以想像其全體、得他之片骨殘骸、又以想像全體、此家法條例之比也。苟萃衆多不同世之化石於一室、割短續長、以成一具體備形之骸、雖至愚人亦不出此。不明家法、不究條例、萃古聞於一篇、折群言而爲一、是於此而言學在能斷、予不知斷從何起、事之可笑、孰過於斯。清世言學、本辭人獺祭之習、或治小道末技、但緣説文以飾詞、便可以稱漢學、凌唐宋、雖或裒

然大帙無非碎辭小辨即斷而偶中於大綱弘旨概乎未之有聞兩經解中累累皆是物也廖劉之學求之清儒於惠爲近故廖氏所爲經疏皆推明經義本其大綱而貫其全體不漫爲徵引核名物訓故以塵穢簡牘故其書之體制求之清儒已不相類劉廖之學本不同能歡然晤談一室而通神明於千里之外者亦以究心經旨之故倘所謂聞足音於空穀者乎今日之言學者其言愈繁其事愈細宜黄歐陽師嘗笑之曰此所謂日日能畢業之學亦千年不能畢業之學也爲其遺大而事小置精而求粗也內之則以廖康劉王之説相矜外之則托科學方法以震俗又奉戴氏爲之祝嗚呼戴氏之鬼豈食是哉余常讀譯本西人法住記及十六阿羅漢考而深嘆其一縱一横條理井然其考證某種經典爲小乘之何派何派之學術在何世持何説深有合於中國家法條例之説也胡今之言科學方法者與之不類湯錫予先生告予曰西人之具此能力者但數人耳餘亦辨一枝一節之文字而已然後嘆乎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古今一揆東西皆爾命世之儒固間世而或有若廖師之剖析今古而示其指歸辨兩漢師法而明其同異分合俾學者不至欲萃多量不同世之骨化石以求成一備形之骸此廖師之所以爲魏晉以來所未有者也循廖師之法而推致其義者於今文則善化皮鹿門於古文則儀徵左庵師若他之持不根之説以爭今古之事者固所謂蛙鳴無公私者乎予於三十以後始覺左庵之學與廖師同歸其未入蜀之前所著作與入蜀後者不復類及再游金陵以問謝無量師謝師與廖劉亦同時居蜀講席者謝師爲予言左庵所以問於廖師者其事甚悉左庵初本長於聲韻文字之學世治左氏而守説文其入蜀後盛稱廖師之長於春秋善説禮制禮制者廖師所持以權衡家法辨析漢師同異者也左

庵於時亦專以五經異義、白虎通義爲教學之規、出蜀後成書皆周官禮經之屬。左庵之漸漬於廖師、此其明驗。廖師之學、以左庵而益張、左庵之殁、世無復有知廖師者。今之膚學淺殖、又何敢贊其端末哉。

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

蒙文通

言漢學而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足以語漢學。言今古文而不知歸本禮制者、不足以語今古文。自清代考證學興、搜佚文、尋舊詁、事密而功巨、然家法條例迄未明、縣之以漢儒治經之法、已倜然遠矣。則未足以言漢學。二三浮麗之士、侈談今文、而究無辨於兩家之分野及其統歸、則亦未足以言今文。誦賈馬、守許鄭者、踵接肩摩、而師法之不明、則亦未能知古學。蓋明訓詁名物之匪難、通類例條貫乃爲難耳。易之孟京、春秋之賈服、一經之義、一家之言、蓋有能知之者。然持孟京固不足以貫十二家之今文（西漢只十二家、今人動言十四博士、乃東漢事也。）習賈服尤不足以辨今古之界域、既統紀之不立、游談而無根、今古之體且不明、則孟京賈服之端緒亦未易言也。井研廖師長於春秋、善説禮制、一屏瑣末之事不屑究、而獨探其大源、確定古今兩學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爲綱、而今文各家之説悉有統宗。以周官爲綱、而古文各家莫不同符。其有出入參差、正足以考其流變離合之故。於是兩漢今古之學、平分江河、若示指掌、今古之中心已明、然後兩漢之學始可得而理。則廖師之後而後有今文皮鹿門、究其緒矣。廖師之後而後有古文左庵師（劉申叔）明其變矣。今古學之重光、實自廖師、亦即兩漢學之明自廖師。廖師實爲近代推明今古學之大匠矣。予前以吴君雨生之囑、爲論近代今文學與井研廖師、既詳之矣。又以繆君贊虞之囑、而爲廖季平師與清代漢學、又詳之矣。然皆以廖師之學與近代師儒挈短長、而未論漢代之今古學。惟詳言廖師爲推明今古學之首功、而未闡明廖師中年以後言學則又轉以破毁今古學之意也。夫今古學、兩漢之事也。不明今古、則不足以知兩漢之學。然而兩漢之事、固不足



持之以語先秦。推兩漢之本、更溯源於先秦、則可墨守漢人之學以囿先秦則不可。廖師以淵微卓絶之識、博原深宏之學、既已辨析兩漢之學也、而上溯其源、若猶未合、此固廖師之欲罷不能者。今古兩家禮制不同、壁壘斯異、此事之昭著、而兩漢已然之實也。苟進而上求其源、經學胡因而成此今古兩家其說禮制、又胡因而致今古之參錯。初則以爲孔子晚年初年之說不同也、說不安、則又以孔子之學與劉歆之僞說不同也。而大戴、管子乃有爲古學作證者、則又以爲大統小統之異。小戴爲小統、大戴爲大統、歡然以爲昔之說一林二虎、今之說若套杯之相成、此廖師之累變而蓋幽眇者也。左庵於此亦有二說。其以明堂有今古兩說者、蓋一爲豐鎬之制、一爲雒邑之制、其以疆里有今古兩說之異同、一爲西周疆里、一爲東周疆里、皆欲究此兩家不同之故。廖師既爲大統小統之說、遂以鄒衍、山經、素問之義、皆所以發明孔氏之書、極之於天人六變之旨、靡不肇端於茲。然其先後說明所以成今古學之故不同、而所說之今古學則未始有異。左庵亦然。廖師大小統以後之說、多推本於方技術數、援緯候、醫學、陰陽家以立義。淳安邵次公善律曆、陰陽、緯候之術、能知廖師之學、推明廖師所本而知其得失、已別爲文論述其事。廖師方技之學、武進顧惕生、宜黃邱晞明能知之。顧氏贊廖師醫學復古之功、爲三百年來卓然一大家。邱氏謂自唐以來所未有、非金、元四大家所能及。文通於師門術數方技之學愧未能通、將更請顧、邱兩先生論之。茲篇闕焉不敢論、僅論其經術而止。

今古兩學之重心爲禮制、其要在王制與周官。以周官考古文家說而皆符、以王制考今文家說亦大體不異。周官與王制枝細之别已繁、而後人所認爲大端之異、蓋在設官而已。王制說之以司馬、司徒、司

空三公爲大綱，而周官則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爲大綱。而自古設官之事必限於三公或六卿歟。是未必然。考之洪範三曰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此通乎夏殷之制也。號文公陳籍田之典曰司空四之，司徒五之，亦稱司寇。司寇爲士，而蠻夷猾夏責之司馬，則司寇職也，司寇與司馬得互統。號文公所陳爲夏制。洪範亦本於夏，而殷人箕子爲周陳之。此夏殷之制重三公也。綿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言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周之先世與武王克殷時制也。立政梓材亦言司徒、司馬、司空。此作雒以後之制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告教厥後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後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克即宅。周公曰告嗣天子王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亦越文王、武王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夏所謂宅乃事，常任也，而牧常伯也，準準人也。在夏商曰三宅，在周曰三事。於詩曰擇三有事，曰三事就緒，曰三事大夫，即立政之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亦曰天子之三吏。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史記殷本紀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此亦殷周所述三后說也。於酒誥曰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此亦司徒、司馬、司空也。在昔爲三后、三宅，殷末周初而三公之制遂確立，則三事、三宅固自昔設官之主幹也。此與金鶚說古以五官爲主不同。禮昏義言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玄以爲似夏時制也。說苑臣術篇伊尹曰三公所以參五事也，九卿所以參三公也，大夫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夫也。則三公與五事、六官實不相悖。左氏昭二十

九年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爲社、稷爲田正。則此五官也。而實六官、左氏文七年傳郤缺説、三朝記四代篇孔子説、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則五行而實六府、六官之即五事。尚書大傳言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土正田正、或並或否、並則五行、分則六府。三公而參五事、立六官而三公九卿、則三五相參也。何休言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正三卿五大夫之説、以三參五之義。崔靈恩言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天子三公參五事、當亦是例。三公與六官固不悖也。自少昊顓頊以來、五官六府重也。而三宅三公之起本之三后、則實亦六府。左氏昭十七年傳郯子曰、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暦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也。顓頊有田正、此因於少昊之農正者也。而少昊有工正、顓頊宜亦有之。顓頊有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司天、此因於少昊之暦正也。少正黎司地、則顓頊時黎爲祝融、祝融爲火正、倘五鳩之官、又以火正爲長、以司地、以配暦正之司天、猶禹之以司空而宅百揆。少昊以五鳥（從漢書。）司天屬神、五鳩司地屬民、而別有五工正、曰鷷雉、鶅雉、翟雉、鵗雉、翬雉。有九農正、曰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

桑扈竊脂、老扈鷃鷃、則曆正工正農正又並五雉而八。顓頊之官南正田正也、並五正而七、則又安在五行六府之官、即限於五六乎。斯則三公而六官、五事而八政、不以五行之官而廢田正南正、又安在以三宅而悖六官。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此事神之官、同於少昊之曆正五鳥、顓頊之南正司天者也。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此同於少昊之五鳩、顓頊之五行官司民者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此同於少昊之農正、顓頊之田正者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同於少昊之工正者也。而洪範之八政、堯典之九官、以義言之、則上以通乎少昊、顓頊之官、下以通乎曲禮之説、由損益因革之迹、見五行之官固不盡括一代之制、又明乎言五不傷於八政、言三不傷於五事也。王制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此正王制三公參五事之實也。市卑不足齒列、則王制言三公而實五官、昏義言六官而即三公、其義又明也。若周官之制、與西周不符、實爲晚世之書。王制言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又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夫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而三公實總百官、惟冢宰不總於三公。此天子之近臣也。冢宰之秩卑於三公、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禄如天子之大夫、故冢宰恒與趣馬、師氏、膳夫爲列。雲漢之詩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

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氏。則宣幽之世冢宰猶在司徒之下、與王制王度之說合。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合十月之交觀之、則宣幽之世卿士最尊執政權而冢宰猶卑。周語言榮夷公好專利、爲厲王卿士。鄭語言虢石父好讒諂、爲幽王卿士。左氏隱三年傳言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此自厲宣幽平以來皆卿士執政之證。鄭伯亦卿士執政者也。隱之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之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自隱八至桓之五年凡九年間鄭伯未奪政、尚爲卿士、而虢已爲卿士、明厲幽以來皆卿士二人夾輔天子、位居大師、司徒之上。而隱之九年傳言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鄭伯爲左卿士、則虢公爲右卿士可知、此尤卿士恒二人之確證。推西周言之、書序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此周召以二人輔政也。陝以東周公治之、陝以西召公治之、故樂記言周公左、召公右。周公既歿、畢公保釐東郊、則畢公實繼周公之任。於顧命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召公畢公之爲二相也。堯之難、周公召公相與和而修政、則自成康以來、周皆以二相輔政、下及宣王之世亦然。不聞有一人輔政之制、而冢宰之秩尤卑、更無冢宰一人輔政之說、下及平桓、皆無此制也。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周召爲輔保、兼二伯、此所謂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也。一相處內、自大師也。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畢率東西諸侯、以二伯兼三公、毛公稱公、此一相處內大師也。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鈞、天子是毗。此大師之一相處內、周初則太公任之、實主

兵。故樂記言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詩亦言惟師尚父、時爲鷹揚。而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在先、大師皇父在下、則卿士已居大師之上。則周初以三公輔政、東遷前後以二人輔政、冢宰一人輔政、其事又在後也。春秋隱公元年、使宰冢咺來、爲惠公仲子之賵。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於時鄭、虢方爲卿士執政、則宰之不爲卿士可知。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公羊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也。隱、桓之世、卿士爲政而宰居其下、僖之世、宰已躋卿士之列而可爲政。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觀於左氏隱六年周桓公之言、宣十二年隨季子之言、晉語叔詹之言而可知。蓋晉、鄭實夾輔平王、股肱周室、並爲卿士。自晉之亂、而王貳於虢、虢公忌父之作卿、蓋繼晉侯之任。及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墨肩將左軍、知周公實繼鄭伯爲左卿士。桓之十八年、王殺周公墨肩、僖之五年、晉滅虢、僖之九年而宰周王見於經。僖之二十四年、太叔以狄師伐周、獲周公忌父。僖之二十八年、朝王踐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國語謂之太宰文公、則繼宰周公忌父爲政者、王子虎也。僖之三十年、王使宰周公閱來聘、繼太宰王子虎爲政者、又周公閱也。周自惠、襄以前、輔政皆二人、而宰居卿士之下、不爲崇官。惠、襄以後、宰以一人輔政、而司徒之屬皆出下也。論語言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則冢宰以司王闈之官、天子之近臣、於諒陰三年之間、代表天子總揆百工。僖之九年、周襄王之元年也。於時虢已滅、僖五年滅。卿士缺焉、宰孔以冢宰當襄王諒陰之際而爲政、諒陰之後、蓋遂治而不廢、以供卿士之職。踐土之會、爲襄王之二十年、而王子虎以太宰爲卿士。襄王之二十二年、宰周公閱亦以宰爲政、總襄王之世、皆宰爲政、自宰孔而王子虎、而



周閲冢宰之躋於卿士以爲政自此始、遂開冢宰一人輔政之端。西周之初、三公執政則三人。厲、宣以來則卿士執政者爲二人。自襄王始而冢宰以大夫執政爲一人。冢宰遂躋於卿士之列矣。周官以冢宰一人股肱天子、其制當自宰孔以後。則周官一書爲襄王以後之制。前此之執政者皆左右卿士、而此則冢宰也。古者五行之官並田正爲六府、而周官冢宰並五官爲六官。古者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祝融而總五官、禹以司空宅百揆、皆以五官而兼大録。至周三公執政、卿士執政、冢宰執政、由公而卿而大夫、皆非以五行之官宅百揆。此周制之異、而天地四時之名猶前所未聞也。至王制殆又爲西周之制。王制書成六國之後、晚於周官、而所敘之制則先於周官。箕子陳洪範、號文公説藉田、皆稱司空、司徒、司寇、不言司馬、此夏殷之制。泰誓、牧誓、梓材皆言司徒、司馬、司空、不言司寇、此周制而司寇攝於司馬也。說見前。王制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官、而樂正、司寇次之、此周制而非殷制。不得如鄭玄說。王制冢宰制國用、直繫天子、無與三官、合於十月之交、雲漢之詩、異於周官之制。則王制固西周之制、雖成書晚於周官、而所敘之制先於周官也。王制三官並司寇、樂正皆稱大、此三公而實五官。左氏成二年傳曰王使委於三吏。杜注三公也。通於鄭說。則惠、襄以後、迄於定王、三公之制如故。周之三公與五官不相悖、與虞之九官而三后、夏殷六府而三宅、其事一同。三公而實五官、五官而實別有曆正、農正、土正、則六府亦未足以盡一王之制。若考工記一書、合於典禮、言天子之六工同於少昊之五雉爲五工正、知考工記乃工正之書也。以之補司空之書者、妄也。是昧於五官之外猶有農正、工正之職也。既知三公而參五事、六官、而三公九卿、三五之制既通、王制、周官之因革既異、則周之典章可以知其故。周官、王制既相通而不

相妨，則必執周官、王制各爲今古壁壘，以相爭而欲今古兩家之説各以通於一切，執一端以遍説群經者，漢世今古學家之陋也。廖師既成今古學考，知漢師今古兩學之中心爲王制、周官二書，實足以通兩派之學，則已洞悉漢人之學，而得其要，故左庵師稱其洞澈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然漢師家固若是，而周秦傳記參差猶多，實非區區今古家法所能通括，而各得其所。劉歆言往者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則孝宣以前所立之學與孝宣新立之學，雖同爲今文，而義已相反，則今文一家之中已自有異同，此甘露中之所以論五經同異於石渠也。范升言費、左二學而多反異，此古文之學不同於今文，誠無足怪，升又言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則兩漢傳經之學奇説孔多，奚止四派，豈區區今古兩宗所能括。專就公羊、穀梁兩傳而論，説禮已各不同，皆不能盡合於王制，俞蔭甫説王制同於公羊，廖師説王制同於穀梁，皆各持一端之義也。於是廖師於今文一家之學，立齊、魯兩派以處之，古文一家所據之經奇説尤衆，則別之爲周官派、左傳派、國語派、孝經派以處之，而總之曰今文爲齊、魯之學，古文爲燕當作梁趙。趙之學。此廖師於漢儒今古家法既明之後，又進而上窮其源，於是立齊、魯、燕、趙以處之，別公羊、穀梁、左傳、周官爲數宗。此廖師之欲因兩漢而上溯源於周秦，其度越魏晉以來之學既遠，而啓後學用力之端，亦偉矣。劉師於判今古之分界與廖師同，遂而究齊魯學，亦與廖師同，於是石城江慎中、象山陳伯弢亦爲文論齊魯學，皆所以召學者之應從兩漢而上探周秦，由今古而溯之齊魯，求周秦學術之家法，以易兩漢學術之家法，此固廖師偉志也。今古之學殆起於漢師之爭立學



官。後起者必別據一說以易前幟、各持門戶之見、亦非晚周齊魯之舊。就歷史之義觀察以明之、今古之學全以王制周官爲宗、然王制周官既爲二周先後不同之制度、則持王制周官以讀先秦之書、自不能盡合。而依王制周官以立之今古學、欲持之以衡先秦之學、其勢自扞格而難通、其不能括周人之學而得其條貫宜也。殆晚周之學自有晚周之流別、而非可依兩漢學術之流別以求之也。晚周所傳佚禮、既參差零落難求。廖師昔嘗命文通曰、五德之運以子承母、故說少昊爲黃帝之子、實則五帝各傳十餘世、各數百千年、各代疆域四至迴殊、固非一家祖孫父子也。命文通詳考論之、文通求其說十餘年、因作古史甄微、就晚周人所傳史說、求之於五帝堯舜之故、見其異義、孔多仿佛、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似各有鴻溝不可紊者。復就五勝五帝之說、求其遷革同異之故、而晚周學術流變若有可尋。今古家失之已遠、即漢人齊魯學亦遠非晚周齊魯之舊、而後知廖師誨誘後進、其意之深也。蓋孔子之書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於表記推文質而及史、惟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復曰虞質、夏文、殷質、周文、此文質再而復之說、故禮恒言四代、春秋亦言四王、春秋之末、文質之說而已、無三正之說也。孟子以來、戰國之初、於是有三王之說、此正朔三而改之說、所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與文質再而改之說差也。於是以王爲最尊、故齊魏相王於徐州、而戰國之君皆稱王、聚周秦之書、不涉疑僞者而論之、孟子之時、惟言三王、荀卿以來、乃言五帝、呂氏春秋乃言三皇、惟戰國之初止言三王、故六國皆稱王、其後言五帝、而齊因之爲東帝、秦爲西帝、戰國之末言三皇、而秦人因之稱皇帝。政治之事實、正以學說爲轉移、益證三五之說爲次第而起。自鄒衍言五德之運、從所不勝、故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淮南齊俗訓高誘注引。此五而復之説也、與文質三正之説不同。自東方齊人五運之説起、而西方秦人作西畤祠白帝、少昊作密畤祠青帝、上畤祠黄帝、下畤祠炎帝、此呂氏春秋月令之所本。秦人之説、固與秦人之祠同也。方秦時、未備五時之先、而晉之巫祠五帝、荀卿爲趙之儒者、言五帝東方之人、言五德終始、而西方言五帝、鄒子、呂氏所述各不同、以東西之固殊途也。孫子行軍篇言凡此四軍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則並黄帝同時爲五帝、此又别爲南方之五帝説、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而成相云文武之道同伏羲、知荀子所言五帝、上並三皇、大略篇言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非相又云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傳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則荀子所言五帝、下外三王、呂氏所言全同荀子。五德之説、五而復、三正之説、三而復、文質之説、再而復。五德與三正之義不並行、則五帝與三王之説不兩立、故鄒子説下據三王、而荀呂則外三王而言五帝。東方之説與西方之説既殊、呂荀言異時五帝、與孫子言同時五帝又異、呂氏西少昊、北顓頊、中黄帝、山海經又以顓頊之國在南、西軒轅、而東少昊、南方之説又異也。及戰國之末、而三王之説起、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淮南子言泰古二皇、得道紀、高注謂二皇爲羲農、於是五帝德、帝系姓、尚書大傳並以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上外三皇、此三皇説既起以後之五帝説也。黄帝爲五帝之本、不可以上躋三皇、故惟以羲、農入三皇、而三皇終闕其一、則或以燧人、以祝融、以女媧、以共工、乃疑而難定。羲、農既躋於三皇、則月令之帝俄空焉、則以帝嚳、堯、舜備之、或並少昊言之、而五帝有六人、或遂不言少昊。荀、呂説五帝、上並羲、農、此未有三皇説以前之五帝説、戴、伏上外羲、農、此既有三皇説以

後之五帝說也。書傳言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是舜自稱王、不稱帝、稱帝則殁而臣子尊之、史氏述之以配天之辭耳。而堯典言肆類於上帝、於是天子無帝號、惟天稱帝。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以王者配天而後有帝稱、舜之得稱帝、固臣子以之配天之說。及三皇說既起、舜亦躋於五帝之列。伏生既以燧人、羲農爲三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馬遷以降並用之、既非荀呂之說、尤遠於鄒子之義。親夏、故虞、絀唐、爲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周人之王親殷、故夏、絀虞、而號舜曰帝舜、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尚推神農以爲九皇、以爲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鄭司農注小宗伯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伏生以降說三皇、五帝、三王、而董子言九皇六十四民。兩漢今古文家並用伏生說。伏之義皇帝王其人爲固定、董之義王帝皇民爲以次推遷、初則文質、三正、五德皆推遷說、繼則五帝、三皇爲固定說。至東漢而燧人、伏羲、神農之外、復有天地人三皇、與伏生燧人爲天皇、伏羲人皇、神農地皇之說又異。至魏晉而羲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亦與兩漢今古家殊。皇甫士安以天皇大帝曜魂寶、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乙、始學篇又以天皇號天靈、徐整、任昉又取俗說有盤古。古微書復有天皇姓望、名獲、字潤、地皇姓鑿、名岳、字子元、人皇姓愷、名湖洮、字文生。戰國以前、春秋之末、孔氏之書言文質、言四代。戰國之初、孟子之屬言三王、本三統、而鄒衍言五運、下據三王。戰國中葉、荀卿之徒言五帝、下外三王、而上兼三皇。戰國之末、西漢之初、呂覽、伏生之屬、上外三皇、下外三王、而言五帝。董子之流、又言九皇。至若羲農外別有三皇、則爲前後相復。劉歆踵呂伏之義、而談三

五相包、鄭注周禮而三九相復、韋昭張晏九皇不異三皇而三九相雜。於五運一義、已見兩漢之學遠非周秦之學。周秦之變易已多、派别亦衆、豈今古兩家之説所能括盡。即在兩漢魏晉、亦異説時生、則徒執今古家法、欲以明周秦之故、殆決不可能也。不惟今古不足言周秦、即仲舒公羊之學、所謂齊學也、以漢師齊學九皇之義校之鄒衍齊人五德之義、則漢之齊學非周之齊學也。魯學家三皇五帝之説、既非孔子之文質説、又非孟子之三王説、則漢師之魯學亦非周人之魯學。鄒衍言五運爲五勝、向歆言五運爲五德相生、蓋月令以五帝五行相比、以爲相生之義、而向歆取之耳。而漢師法不足以括周秦、而必别求周秦法以説周秦、於此益斷斷明矣。廖師承清代二百餘年之漢學、推迹於禮制、而今家法燦然以明、此廖師之突過前儒者。蓋清儒矜許書、重文字、嘗從文字以求今古文之辨、無當也。則又求之於義、稽之讖緯、以求今古之辨、而義無定實、其弊或以公羊一家之學傳之群經、亦未有當也。廖師折而求之禮、禮書明著、非可出入、故廖稽之而今古家法得以重彰、持石渠白虎之舊規、以判析兩漢而今古之辨顯。今世能知廖師者、概以此也。斷以禮而得漢儒師法也。然廖師獨造之學、尤在春秋、初蓋專精於春秋、而後偶悟於禮制、故廖師之學、以禮言則爲守兩漢之壁壘、俾今古不相淆。以春秋言、則抉擇於三傳、明其孰爲先師之本義、孰爲後師所推衍、非復兩漢今古所能囿。其守三傳家法以匡漢師之違失、此其置身炎漢、比肩江董。至於會通三傳、以經決義、取捨由心、固已直入周秦、接武游夏、齊魯之坊已不能囿、更何有兩漢今古家法之足守哉。早已輕視今古之界、而思破壞之、以探周秦之室也。文通昔嘗爲文議蜀學、謂廖師之於春秋、本注以通傳、則執傳以匡注、由傳以明經、則依經

以抉傳左庵稱廖氏長於春秋、善說禮制。吾謂廖師之說禮制、誠左庵所謂魏晉以來未之有。至其論春秋、則秦漢而下無其偶也。蓋其說禮固能明兩漢之學、曉然於今古之辨、突過前儒。至若究明春秋則已決蕩周秦、棄置兩漢今古學而不屑道也。然其發明兩漢學之功、人知之、其破棄今古直入周秦人未有能知者。夫廖師既明今古學之大綱、又進而剖析於今古學之內容、則別今學爲齊學、魯學。此求之今學本身不得安、從其里而思破之也。剖析古學爲左氏派、周官派等、此求之古學之本身不得安亦從其里而思破之也。說今古爲晚年、初年之學、爲孔氏、劉歆之學、爲大統、小統之學。此求之今古學之立場又不安、思從其表而破之也。取舍三傳、以言春秋、則上探晚周、以下破兩漢之今古學也。周秦之學一明、而兩漢之壁壘頓破。廖師由禮以明兩漢、人知之。因於禮則由春秋以明晚周而破兩漢、人未知之也。文通昔受今文之義於廖師、復受古文學於左庵、劉師摳衣侍席、略聞緒論、稍知漢學大端及兩師推本齊魯、上論周秦之意。自壬子、癸丑迄於癸亥十年之間、尋繹兩師之論、未得盡通。然廖師之論、每以得劉師之疏疑釋滯而益顯。中困於匪窟、而作經學導言、略陳今古義之未可據、當別求之齊魯而尋其根、以揚師門之意。時左庵師已歸道山、而廖師猶於病中作書欣許、以誨勉之、不以稍異於己說爲嫌。旋尋繹師門五帝堯舜之說、訓而作古史甄微、更爲天問本事以輔之、乃覺周秦學術有三系之殊、復改定經學導言舊稿爲經學抉原、處違論略陳漢師今古學之未諦、以思究宣師門棄兩漢宗周秦之微旨、師皆見之也。及再繹五運之訓、而略見周秦之學、復如彼之曲折、按古官之沿革、而又確知今古家據王制、周官以爲宗者爲可議。今古學之綱宗本可疑、故依之以成之今古學、持之以衡兩

漢固若綱之在網、無往而不協。若持之以通周秦、則若鑿之於枘、無往而有當、無怪其然也。廖師之揭齊魯以易今古之學、而召後進、其義固確然不可易。而以五帝五運之說、命文通、其訓亦深微也。文通既鑽研師門之義、由禮數之故、以求兩漢之學今古之事、殆十年。始於公穀之異同、而見王制爲雜取齊魯以成之書。王制之爲齊魯糅合而成、亦猶鄭康成之糅合今古兩學。於是捨今古之異同、而上求之齊魯。於是略窺師捨兩漢而探晚周之意、乃推晉之乘、楚之檮杌、以與魯之春秋、六藝相難、乃見晚周學派彷彿若有三系之殊、而齊魯究爲一家之學、大同而小異。齊則東方前期學術、魯則爲東方後期新興之學術、其爲東方之學則一也。自呂氏春秋而東方與南北之學以合、呂氏春秋糅合三系、正猶王制之糅合齊魯。漢初齊魯學雖導源於晚周之齊魯學、然流變已多、不可以漢初學當晚周學、況後齊魯之今古學哉。由師門破今古而周秦之意以求之、迄今又十年也、猶蔽瞀無所曉、方將作周秦民族與思想一篇以究之、必待晚周之學明、非兩漢所能淆、而後廖師之道可著。然非文通之力所能堪、更非此短說所能盡意。若茲編所陳、以明廖師對周秦兩漢學派爲主、其所以分疏兩漢之學而建立之、其詳具在六譯館叢書中、不贅論。特論其不拘泥於兩漢、而上溯周秦之意、欲宣其微旨、而證其確實。若其直探洙泗、抗意周秦、精詣所萃、則在春秋、當俟深明廖師春秋學者李君源澄浚清論之。廖師數術陰陽之精、俟邵次公先生論之。廖師方技醫學之精、俟顧惕生先生論之。文通所陳、窺天一管耳、又烏足以宣其宏深幽眇之旨。嗟乎、三百年來之學、以復古爲前進、由宋而復之漢唐、由東漢而復之西漢、由西漢而復之周秦。廖師於禮、此所以復之西漢而度越前賢者也。廖師於春秋、則已復之晚周、於兩漢之說已不

屑措意也。世有紛紛執今古學以推崇之、或詆謗之、鴻飛冥冥、羅戈尚安所施。至其亂之以方技、雜之數術、五光十色、學者眩震、將俟邵、顧諸君子啓論其途徑、然後廖師之學庶有入處、而道術乃可大明也。

議蜀學

蒙文通

清代經學之明、稱軼前世。乾嘉之間、家研許、鄭氏書、博名物、窮訓詁、造述之宏、不可遍計而周數也。迄乎近世、特識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無成、獨古音之學、實能於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統理、斯爲足尚、則清學之窮矣。夫清儒述論、每喜以小辯相高、不務守大體、碎辭害義、野言亂德、究曆數、窮地望、卑卑於文字章句之末、於一經之大綱宏旨或昧焉。雖矜言師法、又未能明於條貫、曉其義例、求其能若惠氏士奇、棟、張氏惠言之於易、孔氏廣森、莊氏存與之於春秋、金氏榜、凌氏廷堪之於禮者、殆不可數數覯、則清學之弊爲不可諱也。道窮則變、逮其晚季、而浮麗之論、張儒者侈談百家之言、於孔子之學稍疏、經術至是、雖欲不改弦而更張之、誠不可得。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時、乃一屏碎末支離之學不屑究、發憤於春秋、遂得悟於禮制、今古學考成、而昔人說經異同之故、紛紜而不決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指掌、漢師家法、秩然不紊。蓋其識卓、其斷審、視劉宋以下游談而不知其要者、固倜乎其有辨也。故其初出、論者比之亭林顧氏之於古音、潛丘閻氏之於古文尚書、爲三大發明。於是廖氏之學、自爲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蓋三百年間之經學、其本在小學、其要在聲韻、其詳在名物、其道最適於詩、書、其源則導自顧氏者也。廖氏之學、其要在禮經、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賢之舊軌、其於顧氏、固各張其幟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競言許、鄭氏學、然徒守說文、禮注耳。廖氏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學說、今古家法、釐然不亂、此獨非許、鄭之學乎。今古之學既明、則孫、黃、胡、曹之禮書爲可廢、此左庵先生周禮古注集疏之所由作也。然不有乾嘉諸儒之披荊榛、尋舊詁、以導乎先路、則雖有廖氏、無所致其功、惟廖氏之

學既明、則後之學者可以出幽穀、遷喬木。於擇術誠不可不審也。尋廖氏之學、則能推知後鄭之殊乎賈、馬、而賈、馬之別乎劉歆、劉歆之別乎董、伏、二戴、漢儒説經分合同異之故、可得而言。左庵先生其最也、斯豈乾嘉老宿所及知乎。左庵四世傳左氏之學、及既入蜀、朝夕與廖氏討校、專究心於白虎通義、五經異義之書。北游燕晉、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説考略、曰、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柢、不可以動搖也。左庵之於廖氏、儻所謂盡其學而學焉者耶。其尊推廖氏也、曰、貫澈漢師經例、自魏晉以來、末之有也。則海內最知廖氏學者、宜莫過於左庵。今世紛紛言今古學、而左庵禮疏全帙未顯、則古學可得而言乎。廖氏欲作王制義證、康更生欲作孔子會典、而皆未成書、則今學可得而言乎。昧者不察、乃拘牽於文字異同之故以立論、斯亦游談。廖氏既成今古學考、遂欲集多士之力、述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夫伊洛當道喪學絕之後、猶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流、以詔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漫之學以與朔洛並驅。自顧氏以迄於今、其道已弊。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是則承學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擇者也。然吾之所以欽乎廖氏、匪曰禮經焉爾、而尤樂其論春秋。三傳異同、爲學者難明、由來舊矣。廖氏匡何、范、杜、服之注、以闡傳義。復推公、穀之文、孰爲先師之故義、孰爲後師所演説。本之於經、以折中三傳之違異。蓋自五家並馳以來、言春秋固未有盛於此日者也。漢儒窘於師法、是謂知傳而不知經。宋儒於傳猶有所未喻、則於經何有。清儒之高者或能發明漢師之説、是謂知注。下者視六藝猶説文漢書已耳、何足道哉。惟先生本注以通傳、則執傳以匡注。由傳以明經、則依經以抉傳。左庵謂廖氏長於春秋、善説禮制。吾謂廖氏之説禮、魏晉以來未之

有也。至其考論春秋、秦漢而下無其偶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屬傳、當尸子、孝公之世。蓋自子夏之殁，徒人各安其意以離其真，而春秋晦。先生起數千載之下，獨探其微緒，申其本義，不眩惑乎三家之言，謂廖氏之言春秋，僅次游、夏而已可也，則亦司馬、北宮之徒乎。六國而後，未易比擬。嗚呼，亦已偉矣。近者先生方論詩、易於錦城，闡其六變之説，蓋其道益以幻渺難知，而愚方滯渝中，尚未得聞其指要，不具論，以俟面聆天人六譯之緒者贊而辨之。



六譯先生已刻未刻各書目錄表

廖幼平

先君六譯先生著述極富、目錄可考者殆數百種。除有目無書、及遺稿散佚、一時無法搜集外、現有未刻者二十一種、已刻者九十七種。刊刻年月先後不一、且非出自一人一地、先君曾勒爲六譯叢書。書未經收入六譯叢書者、亦尚有數種。今將書名及成書刻書時間、分別考證列表於下。

書名	卷數	成書時	刊刻時	刊刻者	備考
爾雅舍人注考	一	光緒三年	同	成都尊經書局	在蜀秀集中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十一	光緒十年	一、光緒廿六年 二、民國十三年 三、民國十九年	湖南周文煥 渭南嚴穀孫 犍爲張崇芳	此書有三本、版各存其家。
起起穀梁廢疾	一	光緒十年	光緒十一年	仁壽肖藩渭南嚴穀孫	附刻穀梁疏後。
釋范	一	光緒十年	光緒十一年	同上	同上
今古學考	二	光緒十一年	光緒十二年	尊經書局	
經學初程	一	光緒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同上	
公羊解詁三十論	三	光緒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同上	十年成十論、十一年成續十論、十二年成再續十論。
群經凡例		光緒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同上	今本繫十二年後改訂本。

書名	卷數	成書年	刊刻年	刊者	備注
分撰兩戴記章句凡例	一	光緒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仁壽蕭藩	
六書舊義	一	同上	光緒十四年	尊經書局	
王制集說	一	同上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此書係十二年後改訂本。
春秋圖表	二	同上	光緒十九年	尊經書局	此書成於十二年、二十七年又有修補。
再箴左氏膏肓	一	不詳	民國二十五年	自刻	
知聖編	一	光緒十四年	光緒二十七年	綏定府中學堂	此書成於十四年、二十七年改定。
周禮刪劉	一	光緒十四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此書成於十四年、二十七又有增補。
會試硃卷	一	光緒十五年	同上	不詳	
遊戲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左傳杜氏集解辯正	二	光緒十八年	民國二十四年	自刻	
劉申綬左氏考證辨正	二	光緒十六年	民國二十五年	自刻	
生行譜例言	一	光緒十九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貞悔釋例		不詳	民國二十六年	自刻	

古學考	一	光緒二十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此書係將十四年所成之闢劉編改訂。
游峨日記	一	光緒二十二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經話甲編	二	光緒二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王制訂	一	光緒十一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尊經題目		光緒二十二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經話乙編	一	光緒二十三年	光緒二十三年	尊經書局	
地球新義	二	光緒二十四年	一、光緒二十四年 二、光緒二十五年 三、民國二十五年	資州藝風書院排印 新繁羅秀峰刻 自刻	
易經古本	一	光緒二十四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周禮鄭注商榷	二	光緒二十五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知聖續編	一	光緒二十七年	光緒二十七年	綏定府中學堂	
家學樹坊	二	光緒二十八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子師慎纂。
公羊補證	十二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三十二年	綏定府中學堂	只刊上卷。
大統春秋條例	一	光緒二十九年	民國四年	綏定府中學堂	附公羊補證中。
大同百目	一	光緒二十九年	民國四年	綏定府中學堂	附公羊補證中。

群經大義		光緒三十年	民國三年	存古書局	門人洪陳光補。
經學四變記	一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三年	存古書局	
群經總義講義	二	光緒三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	不詳	未收入六譯叢書。
周禮今證	四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三年	四川官班法政學堂	
禮運三篇合解	一	不詳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容經訂本	一			尊經書局	
莊子新解	一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二十四年	自刻	
楚辭新解	一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二十四年	自刻	
倫理約編	一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坊記新解	一	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左氏古經學	十一	光緒三十四年	民國四年	成都府中學堂	
尊孔編	一	宣統元年	一、宣統元年 二、民國三年	成都排印 存古書局	
人寸診補證	二	民國三年	民國三年	存古書局	
孔經哲學發微	一	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	中華書局石印	未收入六譯叢書。
四益館書目	一	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	存古書局	
診皮篇證	一	民國三年	民國三年	存古書局	附釋人。



地理答問	一	民國三年	同上	存古書局	
詩緯新解	一	民國三年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漢志三統曆表	一	民國三年	同上	存古書局	此書係先生子師慎原稿、門人黃鎔補編。
脈學輯要評	一	民國三年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靈素五解編	一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此書係先生孫宗澤所輯。
楚辭講義	一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高唐賦新釋	一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世界哲學箋釋	一	民國三年	同上	存古書局	門人黃鎔箋釋
地理辨正補證	四	不詳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撼龍經傳訂本注	一	不詳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命理支中藏干釋例	一	不詳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傷寒講義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黃帝內經明堂		民國四年		存古書局	
診筋篇補證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附十二筋病表。
診胃篇補證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附中西骨格辨正。
平脈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仲景三部九候診法	二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營衛運行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診絡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分方異宜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三部九候篇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附十二經動脈表。
難經經釋補證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皇帝疆域圖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此書係門人黃鎔就先生原稿補編。
大學中庸衍義	一	民國五年		存古書局	
春秋三傳折中	一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此書係門人李邦俊就先生原稿補證。
周禮訂本略注	二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先生原有周禮訂本黃鎔爲之注。
傷寒古今考	一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平脈法砭僞平議	一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傷寒平議	八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瘟病平議	一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傷寒總論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桂枝湯講義	一	民國六年		存古書局	
尚書大統凡例	一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尚書宏道編	一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中候宏道編	一	中國七年		存古書局	以上二書係黃鎔推本先生之說所成。
禮記識		不詳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易說	一	不詳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五變記	一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傷寒古本訂補	一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傷寒雜病論古本	一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文字源流考	一	民國十年	民國十二年	成都排印	未收入六譯叢書。
詩經經釋	一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五年	自刻	
易經經釋	二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五年	自刻	
六變記	一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四年	自刻	
六譯館雜著		民國七年		存古書局	
六譯館文鈔		民國九年		存古書局	

未刻書目

詩經提要　詩本義

周禮皇帝治法考　春秋分國鈔四卷

左傳漢義補證十二卷　左傳三十論

左氏釋例一卷　左氏五十凡箋一卷

中庸新解一卷　論語微言述

經典釋文考證　列子新解一卷

四益館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四卷　古孝子傳三卷

四益館經學穿鑿記一卷　六譯館文集

現存廖季平著作目錄稿

卞吉

廖季平先生著作極富、至今未有翔實之詳目。已知之著作中雖有少數未刊、但存者仍居其泰半。包括稿本。現據四川省圖書館及四川省社科院所收藏者、草成現存廖季平著作目錄稿、以供知情者之增訂焉。

小學類

六書舊義一卷

爾雅舍人注考一卷

論學類

今古學考二卷

古學考一卷

經話甲編二卷

經話乙編一卷

經學初程一卷

群經大義十六卷、補題一卷

經學四變記一卷

五變記二卷

孝經類

孝經凡例一卷

家學樹坊二卷

倫理約篇一卷

春秋類

春秋圖表二卷

穀梁凡例一卷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

穀梁外篇凡例一卷

釋范一卷

起起穀梁廢疾一卷

公羊凡例一卷

公羊補證十一卷

大統春秋凡例一卷

大同百目一卷

公羊解詁三十論三卷



校正公羊十六條稿本

左氏凡例三卷

左氏外篇凡例一卷

春秋左氏古經說十二卷

春秋三傳折中一卷

禮類

禮說一類

禮記識二卷

兩戴記章句凡例一卷

大學中庸演義一卷

坊記新解一卷

王制凡例一卷

王制訂一卷

王制集說一卷

禮運禮器郊特牲三篇訂稿本

周禮凡例一卷

周禮訂本略注二卷
周禮鄭注商榷二卷
周禮今證光緒會典四卷

尚書類

今文尚書要義凡例一卷
書經大統凡例一卷
尚書大統集解稿本
今文新義一卷
尚書宏道篇十一卷
尚書中候篇十八卷

詩經類

今文詩古義證疏凡例一卷
詩說一卷
詩緯新解一卷
詩義稿本
楚辭講義一卷

高唐賦新釋一卷

樂經類

樂經凡例一卷

易經類

易經新義疏證凡例一卷

易經古本一卷

易說一卷

易生行譜一卷

諸子類

論語凡例一卷

尊孔篇一卷

知聖篇二卷

孔經哲學發微一卷

世界哲理箋釋一卷

莊子新解一卷

莊子經說敘意一卷

墨辯解故序一卷

醫學類

隋本靈樞考目錄一卷

隋本素問考原一卷

楊楊善太素本考一卷

內經平脈考一卷

診皮篇補證三卷

診筋篇補證一卷

診絡篇補證二卷

診骨篇一卷

骨篇補正一卷

人寸診補證二卷

三部九候篇二卷

十二經動脈表一卷

營衛運行考一卷

分方異宜考一卷



靈素五解篇一卷
瘧解補證一卷
脈學輯要評一卷
診脈考證一卷
難經經釋補證二卷
平脈法砭僞評議一卷
仲景三部九候二卷
傷寒總論一卷
太素内經傷寒總論一卷
傷寒雜病論古本一卷
傷寒古本考一卷
傷寒古本訂補一卷
傷寒評議八卷
傷寒講義一卷

地理類

撼龍經傳訂本注十二卷

地理辨證補證六卷
皇帝疆域圖表四十二卷
九州通釋解一卷
地學問答一卷
漢志三統曆表一卷
命理支中藏干釋例一卷

雜撰類

六譯館雜著一卷
六譯館外編一卷

嚴幾道年譜

王蘧常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嚴幾道年譜》，王蘧常編撰。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初名體乾，更名宗光，字又陵，更名復，字幾道，晚號痛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清同治五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光緒三年赴英留學，五年回國，歷任福建船政學堂教習、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陞總辦。二十三年，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協辦通藝學堂。二十六年，任中國國會副會長。二十八年，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學部名詞館總纂、資政院議員等。嚴氏早年留學英國，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和民主意識。回國後，宣傳維新變法，先後譯述有《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等。辛亥革命後，任北大校長，思想漸趨保守。晚年提倡尊孔讀經，反對「五四」運動。著有《嚴幾道詩文鈔》，譯著編爲《侯官嚴氏叢刻》、《嚴譯名著叢刻》等。

嚴復長子璩編有《先府君年譜》（民國年間鉛印），至一九三五年，王蘧常加以訂補，撰爲本譜。蘧常（一九〇九—一九八九），字瑗仲，浙江嘉興人，著名文史學家、書法家，復旦大學教授。著有《諸子學派要詮》、《先秦諸子書答問》、《沈寐叟年譜》等。此譜述嚴復生平履歷、創作、家事等，間及時事，而詳於考繫思想言論，至大段摘引原文，並注明出處，詳實可參。

其後，又有錢履周《嚴復年表》（《福建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王栻、孫應祥《嚴復生平大事年表》（《中國歷代名人傳》，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等，各有側重。羅耀九《嚴復年譜新編》（鷺江出版社，二〇〇四）爲最新研究成果，可資參考。

嚴幾道年譜

先生諱復、初名體乾、入馬江船政學堂、易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始改今名、字幾道、晚號瘉壄老人、據先生長君伯玉京卿璩言 別署天演宗哲學家、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第二十一期林語堂談韓退之與桐城派 又別號尊疑尺盦、燕京大學社會學界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 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陳弢庵閣學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 入民國、以侯官併閩縣、稱閩侯、先世河南固始籍、李唐末造、有諱仲傑者、以朝請大夫隨王潮由中州入閩、即家於侯官之陽崎、嚴伯玉京卿先府君年譜 實爲先生之始遷祖、陽崎溪山寒碧、樹石幽秀、外臨大江、中貫大小二溪、左右則有玉屏山、李家山、楞嚴諸丘壑、土著唯嚴陳二姓、陳氏少聞人、陳石遺學部衍石遺室詩話卷五 嚴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數者、都數十百家、雖傳世遜遠、皆相親附、先生觀海大兄八十雙壽序 先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陳志並據嚴譜 號志範。伯玉京卿言 兄一、□□、長先生二歲、幼殤、妹二、適何、適陳。據嚴譜

清文宗咸豐三年癸丑、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先生一歲。

十二月初十日、先生生於閩垣之南台、時志範先生三十三歲、母陳太夫人二十一歲。嚴譜 實洪秀全定都金陵、英人割緬甸之年、而雅片戰爭後之六年也。

咸豐四年甲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先生二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先生三歲。

咸豐六年丙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先生四歲。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先生五歲**。

隣有鑿井設架高丈餘、先生竊登之、俯視井底、大呼圓哉圓哉。陳太夫人聞而出視、大驚、恐其懼而下隊也、不敢斥言、遂陽爲悦狀而言曰、兒能真過人、如馮梯下則更能矣。及下、始笞責之。據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先生六歲**。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先生七歲**。

先生早慧。陳志是年始就外傅、先後從師數人、已不可考其名字、中曾從五叔父厚甫孝廉煃昌遊。據嚴譜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先生八歲**。

秋、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先生九歲**。

本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十歲**。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先生十一歲**。

本年志範先生娉同邑黄少巖布衣昌彝館於家。嚴復社會思想布衣爲學、漢宋並重、著有閩方言等書。嚴譜於是先生始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陳墓志時與他人合賃一屋、居樓上、每夜樓下演劇、布衣輒命就寢、劇止、挑鐙更讀、其嚴如此。據嚴復社會思想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先生十二歲**。



六月、洪秀全之亂平。

同治四年乙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先生十三歲。**

黃少巖布衣卒、先生哀慟不已。嚴復社會思想 改從其子孟脩成均 增來遊。據嚴譜

同治五年丙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先生十四歲。**

德配王夫人來歸、嚴譜 生子一璩。

六月、志範先生卒、家貧不再從師。據嚴譜 案先生題周養庵篝鐙紡績圖有云、我生十四齡、阿父即見背。家貧賸莢券、賻錢不充責、陟岡兄則無、同谷歌有妹。慈妹於此時、十指作畊耒。上掩先人骼、下撫兒女大。富貧生死間、飽閱親知態。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娘哭、聞者爨心肺。可知當日情況。時同邑沈文肅公 葆楨 以巡撫居憂在里、錢子泉教授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下編 初創船政、招試英少。陳墓志 入馬江學堂習海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先生應試、成文數百言以進。嚴譜 文肅奇之、用冠其曹。陳墓志 璩案、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云、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購機器、築船隖、設前後兩學堂、招髫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先生大事記序言亦云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則此事似應在六年。而瘉壄堂詩集卷上送沈濤園備兵淮陽詩有云、尚憶垂髫十五時、一篇大孝論能奇。注云、同治丙寅、侯官文肅公開船廠招子弟肄業云云、則又明謂本年、疑莫能明、待考。

同治六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先生十五歲。**

入馬江學堂肄業、所習者爲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嚴譜 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剏未就、借

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百人，旋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先生海軍大事記弁言 學堂正副監督爲法人日意格、德克碑。據海軍大事記

同治七年戊辰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先生十六歲。

同治八年己巳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先生十七歲。

同治九年庚午 一千八百七十年 先生十八歲。

同治十年辛未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最優等卒業。據嚴譜 與同學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恒、林永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勛、許壽山、陳毓淞、柴卓羣、陳錦榮等十八人派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地，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地。海軍大事記

同治十一年壬申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先生二十歲。

是年，船政自製揚武等五兵船成。據大事記 先生改派登揚武，巡歷黃海及日本各地，船長爲英人德勒塞Commander Tracey中校。案後洊擢至中將 是時日本亦始刱海軍，揚武至長崎、橫濱各地，聚觀者至數萬人。德勒塞任滿將歸，謂先生曰：「子於海軍學術，今已卒業矣。不佞即將西歸，積年相處，臨別悃然，不能無一言相贈。蓋學問並不以卒業爲終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子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軍一業爲然也。」先生聞之悚然。據嚴譜

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先生二十一歲。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先生二十二歲**。

日本搆釁臺灣番社、沈文肅公以船政大臣奉詔視師。據沈濤園中丞瑜慶濤園集哀餘皇序。蘧案序謂事在乙亥、誤。檄先生隨揚武兵船東渡、詗敵並勘量臺東背旂萊蘇澳各海口月餘竣事、據大事記弁言及嚴譜、陳志繕具說帖呈報文肅、即據以入奏。京卿譜

本年長子璩生、字曰伯玉。伯玉京卿言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先生二十三歲**。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先生二十四歲**。

十二月、據清史紀事本末先生與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何心川、林永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懋祉、林頴啓等以駕駛學生派赴英吉利學習、大事記隨留學生監督李鳳苞同往。據清史紀事本末及嚴譜。案嚴譜以此事繫在二十三歲、誤。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先生二十五歲**。

入英吉利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據李文忠公鴻章沈文肅公葆楨奏送閩廠生徒出洋習藝並酌議章程疏、清史紀事本末。案此行在二年冬十二月、則入大學院自應繫在本年、嚴譜繫在二十四歲、亦誤。又案中國留學史云二年十二月李鴻章等奏准派遣、至三年始出國、不知何據。

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礮堡諸藝術。嚴譜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陳墓志伊籐博文、大隈重信之倫皆其選。據現代文學史君試輒最、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方使英、引與

論析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往往日夜不休。據陳墓志並嚴譜侍郎嘗致函樞近某公、有出使茲邦、惟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勢、何足以當此語。某公目以爲狂、置之而已。嚴復社會思想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先生二十六歲。

嘗入英法庭觀其聽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嘗語郭筠仙侍郎、謂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侍郎深以爲然。法意十一卷案語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先生二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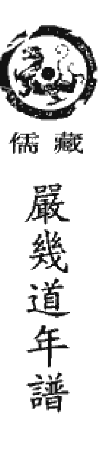
在英卒業東歸。嚴譜　近五十年見聞錄云、先生留學英倫畢業、歸國中途風雨夜至、波浪滔天、船將壞、適近一島、遂與數人躍入海、浮沈久之、始達於島。島固無人、恐爲鳥獸所襲、發手鎗以警之。適有他船過、聞鎗聲知有人在、移舟救之、始免於難。未知確否、姑附於此。船政大臣吳贊誠聘先生爲船政學堂教員。據嚴譜　陳灨一新語林卷三云、歷充福州船政學校、煙臺海軍學校教習、其時已不知當在未至天津以前。伍昭扆太守光建云、先生歸國後、曾爲某船大副、亦不知在何時、並附注於此。

日本取我藩屬琉球。

冬、沈文肅公葆楨薨。清史稿本傳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先生二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經營北洋海軍、偉先生能、辟總教習天津水師學堂、而吳□□觀察仲翔爲之總辦、以先生時勵積資至都司也、實由先生一人主之。據陳墓志及嚴譜常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間、林琴南孝廉紓畏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咸折節爭集先生之廬。畏廬文集江



亭餞別圖記先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剪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陳墓志初識呂秋樵刺史增祥、案不能知其年代、伯玉京卿云識於李文忠公幕中、姑繫於此。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先生二十九歲。

初讀英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羣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輒歎得未曾有、嘗言生平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爲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Discipline 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先生羣學肄言譯餘贅語 其後譯斯賓塞羣誼篇、柏捷特Bagehot Walter 格致治平相關論Physicsand Politics 兩書、天演論導言十三案語以饗學者、闡發人道始羣之理。案此譯不知在何年、今已無傳本、姑繫於此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先生三十歲。

法蘭西據我藩屬越南東京。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四月、直隸總督李文忠公與法蘭西公使會講於天津、爲廣東稅務司德璀琳所紿、皇遽定約、甚言者摘發疑忌。及先生、先生亦憤而自疏。據陳墓志

秋、回籍鄉試報罷。先生自歸國後、見國人竺舊圖、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乃發憤治八比、納粟爲監生應試。據嚴譜及現代文學史　又案詩集卷上復太夷詩有云、少日賤子賤、身世隨所遭。與官充水手、自審非其腳。不祥固金性、時時冶中躍。每逢高軒過、氣欲偃溟渤。慍然爲之下、肩聳足自蹻。竊問客何操、迺爾勢旁魄。咸云科目人、轉眴皆臺閣。不者亦清流、師友動寥廓。忽爾大動心、男兒宜此若。私携媿皇墳、背人事鑽灼。更買國子生、秋場期有穫。誰知不量分、鉛刀無一割。此雖戲言、亦可見當時憤懥不平之意。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　**先生三十四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先生三十五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先生三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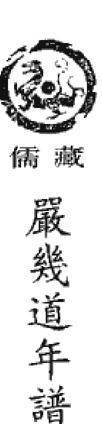
赴京應順天鄉試、嚴譜報罷。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先生三十七歲。**

報捐同知、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

赴京應順天恩科鄉試。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爲會辦水師學堂。



十月、丁內艱。以上據嚴譜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爲總辦水師學堂據嚴譜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陳墓志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德配王夫人卒、夫人端淑有壼德。據陳志及嚴譜

納簉室江淑人、嚴譜生子二瓛、琥、女一璸。

海軍保案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據嚴譜分發直隸。據宣統元年最新職官錄

時長江教案蠭起、先生友英人宓克據伯玉京卿言著支那教案論、蓋深憂夫民教不和、終必釁延兩國、而又憫西人之來華傳教者、膠執成見、罕知變通、徒是己非人、絕不爲解嫌釋怨之計、故著是書以風之。書凡四篇、首發端、次政治、次教事、終調輯大旨。支那教案論提要其後先生善之、譯以行世。案此譯年代已不可考、曾以訊伯玉京卿、亦不能確指、但曰譯去原書出版時不遠。茲繫於此。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直云譯於本年、則誤讀提要原書成於光緒十八年一言也。外人常疑中國真教之所在、以爲道非道、以爲釋非釋、以爲儒教乎、則孔子不語神、不答子路事鬼之問、不若耶穌自稱救主、謨罕驀德自稱天使之種種炫耀靈怪也。先生曰、須知目下教字、固與本意大異、名爲教者、必有事天事鬼及一切生前死後幽杳難知之事、非如其字本義所謂文行忠信授受傳習已也。故中國儒術、其必不得與道釋回景並稱爲教、甚明。蓋凡今之教、皆教

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謂教也。然則中國固無教乎。曰、有。孝則中國之真教也。百行皆原於此。遠之以事君則爲忠、邇之以事長則爲弟。充類至義、至於享帝配天。原始要終、至於沒寧存順。盍讀西銘一篇、則知中國真教舍孝之一言固無所屬矣。西人謂學之事在知、而教之事在信。唯信之篤、故能趣死不顧利害、而唯義之歸。此非教莫之使然也。然中國孝子不以天下忘其親、方正學移孝作忠、至於湛十族不反顧。使西人見此、其詫爲大奇者、又當如何。惜乎世風日微、致西人徒見末流、而不識中國真教之所在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教事篇案語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案亦不能考其年代

光緒十九年癸巳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先生四十一歲**。

郭筠仙侍郎卒、先生聞之感欷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氋氃、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詠、離憂豈屬屈靈均。尚有挽詩五律四首、今不存。

回籍鄉試。以上據嚴譜

本年次子瓛生。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年甲午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先生四十二歲**。

六月、我藩屬朝鮮內亂、日本兵襲踞朝鮮王宮、朝命赴援。七月、遂與日本開釁。至十月、海陸軍皆敗績、先生大憤。據嚴譜十一日諭子璩書云：時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與旅順口皆將旦夕陷倭。陸軍見敵即潰、經戰即敗、真成無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謀、但責恭邸留守京官、議論紛紛。皇上益無主腦、要和則彊敵不肯、要戰則臣下不能。聞時時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張謇這一班名士痛參

合肥聞上有意易帥、然劉峴莊斷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當年打長毛捻匪諸公、係以賊法子平賊、無論不足以當西洋節制之師、即東洋得其緒餘、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爲力也。嚴復社會思想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先生四十三歲。**

我割地賠款與日本平、國勢日危、先生腐心切齒、欲致力於譯述以警世。據嚴譜　作論世變之亟、曰、於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謂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覩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覩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難、究所來由、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爲學術致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瀹也、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産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鐫鑱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

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爲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綱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顒斷耆頹然老矣、尚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力因之以日瘀、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又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船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淩囂之氣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絕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顙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涣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舉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

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與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而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西人衆議評。其於財政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倫、舉有以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二十三口之開。此郭侍郎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受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略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

者階之厲乎。且其旣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知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餤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搆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敂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



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諸公。

又作原強、其略曰、今之扼腕奮肣、講西學、譚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Darwin Charles Robert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蟲魚、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Origin of Species。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闊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摭爲口實。其一篇曰物競Struggle for existence、又其一曰天擇Selection。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搆、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千年數百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孑遺、如辨學家之古禽古獸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

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於證闡昭確、釐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斯賓塞爾者、亦英産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原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其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禮樂刑政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奥殫。其論一事持一説、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狉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興衰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蕆。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First Principles、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也。夫亦可謂美備也已。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學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害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

之用、猶有厲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厲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得萬物之成法、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惟宜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立、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於乎、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圬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衛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磚也、嵚嶔端軮、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厲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絜、持久不敗、必不能也。凡此積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頤、難與未嘗學者談。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

考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亙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鷙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爲準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觀之、不過如是而已。略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下略

又作救亡決論、大旨謂今日不變法則必亡、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八股有三大害、曰錮智慧、曰壞心術、曰滋游手。略推而論之、略舉凡漢學宋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略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捨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略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爲不可易也。

又作闢韓、曰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略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



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也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爲之禮樂刑政以爲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於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闢之則不思之過耳且君民相資之事固如韓子所云而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爲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爲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爲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爲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爲之君君不能爲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云爾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爲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爲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於乎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爲是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爲城郭甲胄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獨專立於所以爲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爲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貴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之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爲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爲后、時而虐我爲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出於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爲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爲是固與天壤相弊者也、又烏足以爲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騖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



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繇。民之自繇、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爲其難、吾爲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憍、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爲君、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者、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爲公產公利自爲鬥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鬥

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均見嚴幾道文鈔均刊布於天津直報。嚴譜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說下教。據蔡子民年丈元培申報最近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本年伯玉京卿赴英吉利游學。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爲書二十一紙，致新會梁任公孝廉啓超，規之，略謂：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恨。又謂：豪釐之差，流入衆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示人以可歆，而反爲人所籍口。又論變法之難，略謂：一思變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又謂：黄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又論保教，略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梁任公年丈飲冰室文集卷四與嚴幼陵先生書

夏初，譯英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據天演論自序。案：嚴譜繫在四十三歲，誤也。以課學子。據天演論原本課例言

七月，致書桐城吴至父京卿汝綸，論天演之說，謂：外國格致家謂順乎天演則郅治終成。赫胥黎又謂不講治功，則人道不立云云。京卿答書，稱先生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子雲筆札之功，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並，鍾於一手，求之往古，邈焉罕儔。吴摯甫尺牘卷一中七月十八日答嚴幼陵書

梁任公孝廉、汪穰卿中書康年創辦時務報於上海。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及嚴譜先生原强、闢韓等篇均又刊入。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見而惡之，謂爲洪水猛獸，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闢韓駁議，先生幾罹不



測。嚴譜嗣鄭孝胥輩爲解圍事始寢。據嚴復社會思想

譯天演論成重九自序之曰英國名家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参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誼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兹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呫畢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内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即物

窮理之最要塗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氐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狗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



黎氏此書之指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海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彊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迻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又爲譯例曰、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倒坿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弗以是書爲口實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放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即所以爲信也。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爲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厲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儻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邪。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

知也。兹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一窮理與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謭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間亦附以己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迻譯之本心矣。案學衡第八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云：讀天演論下篇，稍讀般若、楞嚴諸經，已足通曉，不必深入佛海，可爲讀此書之法，附此。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先生以天演論屬吴至父京卿汝綸序之。京卿讀之大喜，以爲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略蓋自中土繙譯西書以來，無此宏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又云：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思炎黄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而已，必繩以古人之法，固執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顧蒙意尚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著雖爲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爲尤美。吴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七日答嚴幼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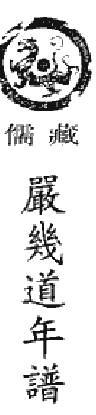
德取膠州灣。

夏，先生與定海王菀生觀察修植據吴至父書、錢唐夏穗卿禮部曾佑創辦國聞報於天津。據國聞報緣起及



嚴譜 略放英國太晤士報之例月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國聞報緣起十月初一日出版其緣起略曰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爲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列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爲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爲天小捫籥而以爲日圓若是者國必危略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羣合羣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羣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究古今之變而不厲以舊德之名氏爲可食也農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畎畝爲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曾之規矩爲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奇計盈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鬻爲不可變也一羣之民智既開民力既厚於是其爲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勞下乃太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羣之各自爲謀也然則今日謀吾羣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爲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爲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迹考物産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覩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爲偵探矣見其測量之

儀、器則以爲厭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其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爲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爲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僕不可以悉計。坐是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豪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爲事變。數十年來、如鬧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鬮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所爲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繙譯、一採訪。繙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墨、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士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如山西、如陝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如前後藏、如内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靈、如森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報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内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曉者、皆登之每日續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内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考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彙編。閱兹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爲一羣之智力、而吾之羣強。國不自私其治、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爲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中國報學史引　案、此文似出先生手筆、故錄之。



本年三子琥生、字曰叔夏。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先生四十六歲**。

春、吳至父京卿爲序天演論、又爲書與商序略曰、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有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捨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瀹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

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傑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與。案本書序末著時孟夏。然吳氏尺牘卷一下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接二月十九日惠書、知拙序已呈左右、則非作於孟夏矣。或其後續有更改、至孟夏始定乎。書曰、凡己意所發明、皆退入後案、義例精審。其命篇立名、尚疑未慊、卮言既成濫語、縣疏又襲釋氏、皆似非所謂能樹立不因循者之所爲。下走前鈔福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綴錄書尾、用備採擇。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先生乃復於譯例著之曰、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僕始繙卮言、而錢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縣談。及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縣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爲、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爲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爲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縣談、縣疏諸名、縣者乎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篇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



能効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案譯例蚤成於譯竣時、故摯父作序已見之、此蓋後加者。移隸於此。其他先生自以志在達旨不盡從也。現代中國文學史

又譯英人斯密亞丹Adam Smith計學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二月中成書一冊。吳摯父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斯密氏計學稿一冊、敬讀一過、望速成之。計學名義至雅馴、又得實、吾無間然。後易名原富、蓋簡取斯密氏國富之性質及原因之研究之題義也。嚴譜繫在四十五歲、或別有所據、記此存疑。至七月又成四冊、皆寄吳摯父京卿商榷。京卿答書云、斯密氏之書、理趣甚奧賾、思如芭蕉、知如湧泉、蓋非一覽所能得其深處。執事雄筆、真足狀難顯之情、又時時糾其違失、其言皆與時局痛下鍼砭、無空泛之議、此真濟世之奇構。吳摯父尺牘卷二上七月七日答嚴幾道

又爲國聞報社譯英倫斯賓塞爾羣學肄言前砭愚Our naed of it倡學二篇、事會錯迕、遂以中輟。羣學肄言初版譯餘贅語　案國聞週報社於本年八月停刊、此書之譯當在八月以前、姑繫於此。嚴譜繫此譯於丁酉四十五歲下、非也。

四月、天演論雕板成。初先生脫稿、經梁任公、沔陽盧木齋□□借鈔、勸早日付梓、木齋郵示其弟慎之□□於鄂、亦謂宜公海內、遂付手民。天演論初刻譯例言 列入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叢書、後又由先生石印行世、曰嗜奇精舍石印本。據木刻本石印本首葉 先生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自是人士漸漸傾嚮西人學說矣。陳墓志

時娼妒先生者、衆謂先生之爲人、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吳摯父京卿聞而挫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長而不能當大事者乎。往年嚴公多病、頗以病廢事、近則霍然良已、身強學富、識閎救時之首

選也。議者相悅以解。南海張□□侍郎□□因特科之詔，舉先生以應。京卿復遺書，謂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願執事回翔審慎，自重其才，弗輕於一出也。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二十八日答幾道書

秋，特詔急人才，先生以王□□□□錫藩薦，據嚴復社會思想　伍昭扆太守光建云：入都在七月二十七八，太守時在津。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陳墓志　案：嚴譜云：召見，德宗詢近日有新著述否，對以有擬上皇帝書，計萬言，已刊於天津之國聞報。德宗命抄一分呈覽。萬言書蓋先生所宿擬，吳摯父尺牘卷一下戊戌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已云「前讀尊擬萬言書」。現代文學史謂退上皇帝萬言書，非其實也。其書略曰：略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為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略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並，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尚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彊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在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為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略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



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略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略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略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彊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彊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勵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辭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彊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擾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爲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

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彊爲哉。是故其垂謨著戒、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源、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餒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饟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旌其淳良謹愨者、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略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爲、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略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且彊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世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倡之於上固不可矣。略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



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爲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彊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爲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鑛、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臣聞爲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爲用者也。（略）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積疾未袪、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爲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之患、而於自彊之實取之尚遙。何者、將以爲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爲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蚤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自爲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於未變法之前、陛下所亟宜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惟陛下頫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急宜行者三、一曰聯各國之歡、（略）二曰結百姓之心、（略）三曰破把持之局。（略）陛下果有意於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爲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陛下之心。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爲曠古

之盛、節機關闔闢、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嚴幾道文鈔卷一 爲大臣所嫉、格不得上。現代文學史 案此書未竟。吳至父尺牘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云：前讀尊擬萬言書、以王荆文公上仁宗書後、僅見斯文而已。雖蘇子瞻尚當放出一頭地、況餘子邪、況今時粗士邪。獨其辭未終、不無遺憾、務求賡續成之。雖時不能聽、要不宜懲羹吹齏、中作而輟。篇中深意、往復深婉、而所言皆確、能正傾救敗之策、非耳食諸公胷臆所有。可謂推崇備至。又七月七日復答書云：尊箸萬言書、請車駕西遊、上引節去、原在聯各國之歡、下 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復頓挫、尤深美可誦、自宜續成完書、不宜中途廢止。所示四事、皆救時要政。國勢陵夷、萬物坐敝、條舉件論、不可一二盡。又風俗不變、不惟滿漢畛域不能渾化、即鄉舉里選、亦難免賄賂請託、黨援傾軋之弊。而土著爲吏、善則人地相習、不善則親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非萬全之策。似不如不復枚舉、但以勸遠巡爲一篇、歸宿斟酌今日財政、於何籌此巡遊經費、便是佳文。若國政之因革損益、似非一篇中所能盡具也。據此則先生亦欲賡續成之、所謂既變法之後所宜先行者四、亦約略於吳書中見之、今已不可得見、惜已。

八月、德宗被幽、太后專政、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走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六人。嚴譜 大學士王文勤公文韶密示意先生離京、即日反津。據嚴復社會思想 有感事詩詠之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屍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來。臨河嗚犢嘆、莫遣寸心灰。飲冰室詩話及嚴幾道詩鈔 林旭字暾谷、號晚翠、先生甫於六月中識之、九月哭之以詩云：相見及長別、都來幾晝昏。池荷清道暑、叢桂遠招魂。投分欣傾蓋、湛冤慘覆

盆不成扶耎弱、直是搆恩怨。憶昨皇臨極、殷憂國命屯。側身求輔弼、痛哭爲黎元。大業方鴻造、奇才各駿犇。明堂需杞梓、列辟貢璵璠。豈謂資羣策、翻成罪莠言。釁誠基近習、禍已及親尊。惝恍移宮獄、嗚呼養士恩。人情看翕訿、天意與偏反。夫子南州彥、當時士論存。一枝翹國秀、三峽倒詞源。薦剡能爲鶚、雄圖欲化鯤。楊叔嶠譚復生同御席、江建霞鄭太夷盡華軒。卿月輝東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揞拄、契合互攖援。重譯風皆聳、中興勢已吞。忽驚晚鴟鴞、容易刈芳蓀。古有身臨穴、今無市舉旛。血應漂地軸、精定叫天閽。猶有深閨婦、來從積德門。撫絃哀寡鵠、分鏡泣孤鴛。加劍思牽犬、爭權遇僨豚。空聞矜庶獄、不得見傳爰。投畀寧無日、羣昏自不論。浮休齊得喪、憂患塞乾坤。上帝高難問、中情久弗諼。詩篇同乘杌、異代得根原。莫更秦頭責、休將朕舌捫。横流還處處、只合老丘樊。狄楚青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及瘉壄堂詩集卷上。案石遺室詩話卷七亦引之、只二十四韻、蓋本本年九月先生寄鄭蘇戡漢上之初稿。狄所據則重定稿也、親得之於先生。皆見詩話中。又有綠珠詞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飲冰室詩話及瘉壄堂詩集爲德宗發憤而作、兼哭晚翠者也。據學衡第二十期先生與熊純如書札第六十一及飲冰室詩話黃氏見聞錄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又譯成斯密氏計學四冊、寄吳至父京卿商定。京卿答書云、斯密氏此書、洵能窮極事理、鑱刻物態、得我公雄筆爲之追幽鑿險、抉摘奧賾、真足達難顯之情。今世蓋無能與我公上下追逐者也。吳至父尺牘卷二上正月卅日答嚴幾道書二月七日、又寄書京卿、論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他之耀、以祛蔽揭翳、並商譯事。京卿答書云、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

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放效耳。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仍則傷絜。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絜、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爲文、里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縣爲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爲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子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里語爲文、而不失爲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槍、五樓、五幡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里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此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爲過。倘令爲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略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叙記、典志二門、似爲得體。略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翦裁、專以求盡爲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爲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爲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爲極詣矣。同上卷二下二月廿三日答書

譯英文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繇論On Liberty著其譯例曰、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當翻公道、猶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freedom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罣礙也、又與slavery奴隸sub-



jection、臣服bondage、約束necessity、必須等字爲對義。人被囚拘、英語曰Tolosehisliberty、失其自繇、不云其公道也。釋繫狗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Justice、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爲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爲惡、即欲爲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爲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爲善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書、即爲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斯賓塞倫理學說公Justice in Principle of Eethics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故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爲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能轉物者、真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謂真實完全自繇、形氣中本無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禽獸下生、驅於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獨人道介於天地之間、有自繇亦有束縛、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衆。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爲能享之、而氣稟嗜欲之中、所以纏縛驅迫者、方至衆也。盧梭Rousseau民約Le Contrat Social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爲後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飢飽、權非己操、斷斷乎

不得以自繇論也。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如老氏之自然、蓋謂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衆父、無待而然、以其無待、故稱自然。此在西文爲self—existence、惟造化真宰、無極太極、爲能當之。乃今俗義、凡順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釋氏之自在、乃言世間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自存、故稱自在。此在西文謂之persistence、或曰eternity、或曰Conservation。惟力質本體、恒住真因、乃有此德。今乃斷取涅槃極樂引伸之義、而凡安閒逸樂者、皆自在矣。則何怪自繇之義、始不過謂自主而無罣礙者、乃今爲放肆、爲淫佚、爲不法、爲無禮、一及其名、惡義坌集、而爲主其說者之詬病乎。穆勒此篇、所釋名義、祇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所謂自由、正此義也。由繇二字、古相通段、今此譯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爲古也。視其字依西文規例、本一𢆶名、非虛乃實、寫爲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原書文理頗深、意繇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爲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西人文法、本與中國迥殊、如此書穆勒原序一篇可見。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卒解、訾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貴族之治、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專制之治、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乃至立憲民主、其所對而爭自繇者、非貴族、非君上。貴族君上、於此之時、同束於法制之中、固無從以肆虐、故所與爭者、乃在社會、乃在國羣、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爲英民說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國羣之分界、然其所論、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者也。西國言論、最難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論、多取

宗教爲論中國事與相方者、乃在綱常名教、事關綱常名教、其言論不容自繇、殆過西國之宗教。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至今稱名教罪人、可以見矣。雖然吾觀韓退之伯夷頌、美其特立獨行、雖天下非之不顧、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謂雖孔子所言、亦須明白討箇是非、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爲古人所欺、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實、雖出之讎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亞理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即此義耳。蓋世間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爲有物也。是故刺譏謾罵、揚訐譸張、仍爲言行愆尤、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總之自繇云者、乃自繇於爲善、非自繇於爲惡。特爭自繇界域之時、必謂爲惡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爲圓足。必善惡由我主張、而後爲善有其可賞、爲惡有其可誅。又以一己獨知之地、善惡之辨、至爲難明、往往人所謂惡、乃實吾善、人所謂善、反爲吾惡。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案據嚴譜繫本年、蔡孑民年丈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說同。又案譯凡例末著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今以繫於此者、所以釋自繇二字、於文較順也。

時俄羅斯闚我東北之地甚急、先生曰、甲午東事以還、彼族常以剖分支那爲必至之事、顧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挹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爭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動植以近海而滋、卝產以近極而積、則俄

羅斯視爲禁臠、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在俄。原富部丁篇七案語

繼配朱夫人來歸。嚴譜　案黄公度按察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己亥續懷人詩懷先生詩云、一卷生花天演論、因緣巧作續絃膠。絳紗坐帳談名理、勝是麻姑背癢搔。似續娶在己亥、存疑。其本事今亦不可詳矣。生子二、璿、玷、女三、璆、瓏、頊。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千九百年　先生四十八歲。

五月、拳匪事起、先生倉皇避地上海、嚴譜　賃廬閘北長康里、據伯玉京卿言　羣籍俱散失。羣己權界論譯凡例　先生總辦水師學堂、前後凡二十年、至是始辭去。據嚴譜　嘗謂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光建昭扆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廉少泉、竺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餘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七

開名學會、講演名學、嚴氏家藏吴至父京卿致先生書云、亂後不知我公消息、近閱中外日報、知先生近開名學會、可見達人善己兼懷濟物之盛心、企佩無量。見嚴復社會思想。京卿尺牘不錄。　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論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據嚴復社會思想

七月、聯軍陷京師、德宗奉太后西狩、東南各省與列國有東南互保之約、上海人士邀集各省人民、組織國會、推南海容□□□□閎及先生爲正副會長。據中國報學史及嚴譜

八月、聯軍陷山海關、北塘、礮臺等地、我軍累敗、朝議媾和、先生曰、北方之亂、雖所以戰者非、而其臨陳鄉敵之氣、發揚蹈厲之風、較之甲午、乙未之際、誠有進焉、然而未足以邀利、何也、當此之時、自國



人深憾西人之意而言之、凡可以殺敵致果者、固莫不爲、非有所慮於公法、尤非有所愛於西人也。然戕殺不執兵之教士教民、既爲不武矣、乃以直隸數萬之官軍、不能勝千人死守之租界、以京城數萬之練營禁旅、不能破數百人保護之使邸、而北倉潞河之交、綏遂潰者又不足論已。夫戰之甚力如此、器之甚利且衆如此、敵之始本單弱又如此、而卒至敗衄於連雞之軍者、則於戰之術有未盡可知已。是故整軍經武之道、徒衆徒勇不足恃也、必且知方焉。然則設學教民之道尚焉矣。原富部戊篇一案語

閏八月二十二日、與上海救濟善會主辦陸純伯部郎樹德登愛仁輪北上、救濟京津一帶難民、同行者尚有德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陳敬如季同、德文翻譯洪肇生中、先生先歸。是役共援出被難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陸純伯救難日記 陳墓志方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蓋非其實矣。且明年春又有赴津之事、居甚久。譯計學脫稿、據嚴譜易名曰原富。據吳至父尺牘

蒯禮卿京卿光典請譯穆勒約翰名學System of Logic。嚴譜 案先生名學淺說自序曰、不佞庚子辛丑壬寅間曾譯穆勒名學半部、則成書不在本年矣。先生引其前曰、案邏輯Logic此翻名學、其名義始於希臘、爲邏各斯Logos一根之轉、邏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爲論、爲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即邏輯也。如斐洛羅支Philology之爲字學、唆休羅支Sociology之爲羣學、什可羅支Psychology之爲心學、拜訶羅支Biology之爲生學、是已。精而微之、則吾生最貴之一物、亦名邏各斯、天演論下卷十三篇所謂有物渾成、字曰清淨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舉之阿德門、基督教所稱之靈魂、老子所謂道、孟子所謂性、皆此物也。故邏各斯名義、最爲奧衍。而本學之所

以稱邏輯者，以如貝根言、是學爲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爲體之尊、爲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爲邏輯、以名之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爲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近日稅務司譯有辯學啓蒙。曰探曰辯、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差相若、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捨其全而用其偏也。穆勒名學部首引論

本年伯玉京卿歸國、次子瓛殤。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千九百零一年 **先生四十九歲**。

三月、據飲冰室詩話 應潞河張燕謀學士翼之招、赴津主開平卝務局事。嚴譜 案嚴譜繫此事於李文忠公卒下、文忠卒在八月、前後倒置、非也。瀕行、和南昌熊季廉解元元鍔詩云：一十九稘初告終、摶摶員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同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泯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蒙衝、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知天意存混一、異類殊族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蒙。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撾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褎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兩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旤、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謦欬、知交乃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僂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已、圭角細與加□□。人生行止不自



詭、扁舟忽欲隨南風溯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真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儻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先生高足弟子也。飲冰室詩話卷二及瘉壄堂詩集卷上

四月致書吳至父京卿乞爲原富作序。吳至父尺牘四月十八日答書 張菊生比部、元濟 鄭稚辛孝廉孝檉 並爲作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附於後。據原富譯事例言

八月作原富譯事例言、略云計學西名葉科諾密 economics、葉科此言家、諾密爲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案先生謂 economics、一語出於希臘文之 ol'kov'onos 葉科即 ecs 爲 ol'ko 之轉、此言家也。諾密即 nomics 爲聶摩 vóuo sH. véuecv 之轉、此言管理也。故言計學之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爲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爲邦國天下生食爲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脗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爲過陿、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爲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爲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

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侖Richard cantillon若特嘉爾Josiah Tucker若圖華尼Du Verney若休蒙大闢David Hume若哈哲孫Francis Hutcheson若洛克John Locke若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puien若麥庚斯（案未詳）若柏柢William Petty其言論謦欬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爲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David Ricardo穆勒父子（即穆勒詹姆士James Mill與穆勒約翰司徒亞特John Stuart Mill）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ovans馬夏律Alfred Marshall諸書則漸入外籀爲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闚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Francis Amasa Walker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迻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略）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此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窣理窟絜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略）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

爲之，然後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又部甲後有斯密及羅哲斯Jamea Edwin Thorold Rogers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略。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棖觸，輒爲案論，丁寧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本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嗇。豐嗇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爲是；行禍也，而相以爲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亡失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違其災，捨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高曾祖父之所爲者。嗚呼！可不懼哉。案著其月日，曰八月既望書於輔自然齋。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薨，先生有挽句曰：使生平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嚴譜

十一月，吳至父京卿序原富成，寄先生。見原富卷首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　先生五十歲。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爲管學大臣、聘先生爲編譯局總辦、據嚴譜及庸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惇曧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案嚴譜作總纂、羅記作總辦、不知孰是。今姑從羅記。林琴南孝廉紓、曾又固宗鞏、魏春叔易及公子伯玉京卿副之。據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聚海外奇書千數百帙、堂室殆滿。畏廬文集江亭餞別圖記　時吳至父京卿方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相過從、京卿深知中國之不可不謀新、而每憂舊學之消滅、先生曰不然、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據嚴譜

譯成穆勒名學半部。名學淺說自序　嚴譜繫於癸卯、誤　凡八篇、曰論名學必以分析語言爲始事、曰論名、曰論可名之物、曰論辭、曰論辭之義蘊、曰論申辭、曰論類別事物之理、法兼釋五旌、曰論界說、而冠以引論。見本書目錄

原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原書末葉　復譯法孟德斯鳩Montesquieu法意Spirit of Law、法文原名爲Esprit des Lois。案此書不知譯始於何年、中有案語涉原富、云羅約翰事見原富、鄙人曾考身世崖略著之後。案據此則此譯當在譯原富之後、姑繫於此。

八月、林琴南孝廉爲繪尊疑譯書圖。畏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

歲暮、譯羣學肄言成、於本年凡三易稿。羣學肄言原刻課餘贅語　曾就商於林琴南孝廉。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八期淩霄一士隨筆　孝廉以譯歐西說部與先生齊名天下、有嚴林之目。孝廉輓先生聯有云、齊名吾有愧、盧前王後、江湖猶是說嚴林。見淩霄一士隨筆。　既殺青、乃自序之曰、羣學何用、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嵩、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



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肆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譾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瘉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期月之勤、爲迻譯之如左。其敘曰、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繇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第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摭、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二、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幺匿Unit聚曰拓都Aggregate知微之顯、萬法所郛、譯喻術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第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楦、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佪中庸、譯知難Difficult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第四。難首在物、是唯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槿議椿、如蝨處褌、譯物蔽Objective Difficulties第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其羣害、譯智絯Intel-

lectual第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兹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敱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瞀Emotional第七。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尚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頗、譯學詖The Educational Bias第八。民生有羣、而傅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咢、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The Bias of Patrictism第九。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鰌、或怒譸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剌、譯流梏The Class Bias第十。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諆、玄黃水火、鑒莂衡迻、譯政惑The Political Bias第十一。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The Theological Bias第十二。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乎間著、乎以觀法、間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Discipline第十三。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乃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Preparation in Biology第十四。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Preparation in Psyehology第十五。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厶、戒偏來道、先路盍勿、孟晉猶懷、蘧廬、譯此縣論、敢告象胥、譯成章Conclusion第十六。

本年有書致上海外交報主人、近五千言、具論中國教育方鍼、並條擬新教育行政辦法。據嚴譜 其辦法畫一條例云、一時官局所繹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爲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清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爲教。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即都不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以



後能掇筦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略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十爲率、務取文理既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爲有造、而西文能不可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一如此四五年、便可昇入高等學堂、爲豫備科、三四年後、即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洋人課初學西文多不得法 高等洎專門諸學、宜用洋教習、若人衆班大、則用華人爲助教。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竝有之、高等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一各省如徧設中學堂、則無教習、略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即爲後日高等學堂之用 令學政於每縣學中、咨高才生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一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略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流裁成、收爲時用者也。第時過而學、自厲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爲之鄉道、此誠不爲無益、然終略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略道在寘之莊嶽之間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治科學。略不通言語、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膚、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爲晚成之大器也。略一今世學者、爲西人之政論易、爲西人之科學難、政論有驕囂之風、如自繇平

等、民權、壓力、革命皆是科學多樸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學、則其政論必多不根、而於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爲吾國前途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真中國之幸福矣。嚴幾道文鈔卷四　案先生生平最重教育、常言國家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至今日而其弊見矣。錄此以見先生計畫之一斑。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千九百零三年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吳至父京卿卒。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　於其鄉、庸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惇曧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先生方欲寄所譯羣學肄言乞序、而京卿適歸道山。先生哭之慟、曰：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闚深處、蓋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今惠施去而莊周亡質、伯牙死而鍾期絕絃、自今已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乎。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　又挽之以詩、集玉谿劍南詩句挽之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據嚴譜及古今聯語彙選初集　又挽之以詩曰：仙舟幾日去東瀛、梁木歸來忽就傾。難遣此哀唯後死、忍將不悊累先生。人間雞塞方爲帝、海內雄文孰繼聲。地下儻逢曾太傅、定知老淚各縱橫。瘉壄堂詩集　先生常言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圖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後吳京卿、一人而已。嚴譜

四月、羣學肄言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羣學肄言初印本末頁　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一九〇二年出版、誤。

六月、自繇論易名曰羣己權界論。初此譯佚於庚子之亂、適爲西人所得、本年春郵以見還、乃略加改



削、據羣己權界論譯凡例　案嚴譜繫此於四十九歲下、誤也。作譯凡例、復自序之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既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見書首 九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一八九九年出版、誤。先生覩當時激亢者多議論、遂趍於保守、據蔡孑民年文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常謂自繇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坐中陳之。陳誌志

復譯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社會通詮、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至十月譯成。案末篇識語箸十月 有案語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種不以國。觀滿人得國幾三百年、而滿漢種界釐然猶在、東西人之居吾土者、則聽其有治外之法權、而寄籍外國之華人、則自爲風氣、而不與他種相入、可以見矣。故周孔者、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經法義言、所漸漬於民者最久、其入於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皆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或甚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時日俄俱闚伺於我東北、論者畏俄甚於畏日、先生曰、論者特震於其外云耳、以言其實、則俄不

足畏也。種雜而所收者多半化之民、其弱點一也。其政之不修、弊之所蘗、隨地而有、其弱點二也。財賦空虛、而猶勤遠略、其勤遠略也、正以泯其內亂、所謂至不得已者也、其弱點三也。以半化之國、與文明鄰、民心浮動、日益思亂、其弱點四也。其虜立者以軍制耳、一役敗衂、則革命立至、其弱點五也。所收諸屬、爲合不深、根本一搖、全體解散、其弱點六也。俄於戰事最有功者、前敗拿破侖之師而已、此雖天幸、然足以鼓舞其民、自茲以往、捨苦來米亞而外、未聞俄有大役也。故其兵力之堅脆、不可知之事也、此其弱點七也。其爲弱點之多若此、吾意俄今之所以勝中國者、其在上之國主官吏、爲文明人耳、捨此以外、實無所優於中國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十一月、自序之曰、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夫天下之羣衆矣、夷考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 Totemistic Society、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爲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遊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國家、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以剋滅。此其爲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吾嘗考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尚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勵勵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耶。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

其爲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權、而迹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與。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籀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期爲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爲無因之果、而又不能不爲吾羣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迻譯是編、所爲數番擲管太息、繞室疾走者也。十二月、夏穗卿禮部爲之序。

日俄戰起。

熊季廉解元訪先生於京師、請爲英文文譜、時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解其惑而饜其意。於是先生乃以數月之力、雜採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爲設辟、顔曰英文漢詁。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據英文漢詁自序 季廉又出所平老子、就正於先生、先生爲芟薙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殆徧、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亦間有取焉。先生評點老子道德經熊元鍔序 先生嘗謂季廉、老子之說、獨與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評點老子道德經夏曾佑序 季廉以示義寧陳散原主事三立 散原嘆絕、以爲得未曾有、促季廉刊行。後季廉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熊元鍔序　案此事不知在本年何月、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以參佐隨孫慕韓太常出使法蘭西。據林琴南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千九百零四年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社會通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在一九〇三年出版、誤。

辭編譯局事出都赴上海知交觴先生於陶然亭、嚴譜皆痛惜先生之去沈濤園中丞瑜慶郭春榆侍郎曾炘張珍五侍御元奇羣倡爲詩和者十餘人先生亦有長歌有云君知國有鶴乘軒何必心驚燕巢幕。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知我衰自慙厚糈拳非才手版抽將歸去來。瘉壄堂詩集林琴南爲補圖曰江亭餞別圖紀其事復序其首據林琴南江亭餞別圖記題詠者甚多。嚴譜　案此事不知在何月、據江亭餞別圖記有蘆柳初茁黃綠參互云云、則初春時也。

六月俄軍累敗國內革命黨勢益猖獗。先生曰俄之所敗者以取強也日之所以勝者不得已也。顧不得已前尚有無數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藉口也。評點老子道德經七月十三日識語

本年四子璿生字曰季將。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千九百零五年先生五十三歲。

春張燕謀學士以開平鑛務局訟事約先生同赴倫敦。據嚴譜　案學衡第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真跡云丙午同張燕謀赴英國、蓋誤記陳散原主事散原精舍詩卷甲辰冬有送先生至倫敦詩、則此行自在本年春初也。時孫中山博士文適在英聞先生之至特來訪談次先生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博士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嚴譜後與張燕謀學士議論不合不終事而歸。學衡二十期與熊

純如書札真跡順途遊法蘭西瑞士羅馬各地折至意大利之稽諸亞Genoa登德國郵船東歸。原書末葉

八月熊季廉以評點老子道德經鈔付活版於日本東京據熊序而序之其略曰讀是書者紆神澄慮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平點字字皆有著落還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環寶久瘞荒山一經拭磨羣知可貴熊序

先生與熊季廉解元書論北洋大臣袁世凱測其終凶。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世凱於先生極相引重侯疑始秘書洪憲舊聞籌安盜名記注曾數四相邀先生終蕭然自遠學衡世凱遂有嚴某縱聖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語籌安盜名記注曰俄媾和。

本年穆勒名學由蒯氏金粟齋刻成據原刻本其後先生思賡續其後半而未逮自云以人事卒卒又老來精神茶短憚用腦力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渺慮無以將事。名學淺說自序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千九百零六年**先生五十四歲。**

上海知交請演講政治學計在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演講者曰政治講義嚴譜自序之曰余治天學至於有明之世波蘭人歌白尼Nikolaus Copernicus盡破地靜天動舊說證地爲日局行星之一歲歲繞日與諸緯彗孛同以定時循軌即日亦非常靜不徙者羣以圍繞太陽居中以空遊縣行趨於御女蓋一出入息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喟然嘆曰偉哉科學五洲政治之變基於此矣蓋自古人羣之爲制其始莫不法於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爲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爲吾踐。此貴賤之所由分而天澤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說確然不誣民知向

所對舉而嚴分者、其於物爲無所屬也、蒼蒼然高者、絕遠而已、積虛而已、無所謂上下也。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隨地皆可以極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斷斷乎無此別也。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澤之所以無取也。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世變、平等自繇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溯其發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時進之義也。古之人發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載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後百年、其學乃大盛、得此以與向之平等自繇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於謀新而率舊之思少矣。嗚呼、世變之成、雖曰天運、豈非學術也哉。雖然、尚有說也。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顧境之至也、苦樂未嘗不並居、功之呈也、善惡未嘗不同域、方其言樂而苦已隨之、方其爲善而惡已形焉。夫人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隮瞀亂、乃即在此爲進之時、其進彌驟、其途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知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又況富貴利行之汚者乎。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羣矣。而課其果效、惡苦則取其至少、善樂則收其至多、噫、此輕迅剽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嚴幾道文鈔卷三　二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案至四月重印後竟絕版、至民國十九年七月又由上海金馬書店重版印行。

譯法意脫稿。嚴譜　案本書第二十一卷第九章案語云、乙巳五月、波羅的海旅告熸、而俄國乞和之使出矣、則脫稿自在乙巳以後、嚴譜繫本年是也。賀麟嚴復的繙譯以爲出版在一千九百零二年、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以爲在一千九百零四年、皆誤。又賀麟以此書與天演論、穆勒名學同爲先生初期譯本、尤謬。法意原文多奧賾晦澀、先生自謂譯文得未曾有、能取之九幽之



中襮之白日之下、然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也。第五卷第十章案語 八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九月、詔試游學畢業生。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以外務部尚書唐紹儀任總裁、先生被派爲同考官。據嚴復社會思想 得陳錦濤顏惠慶等三十一人、賜進士舉人出身有差。清史紀事本末

冬、出都反上海、遇王書衡推丞式通、語及近年國文之寖衰、科學之無實、太息不已、以先生教人瀏覽古書、熟精西文、爲研究新學之根柢也。據石遺室詩話卷六王書衡推丞題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十二絕句第十首注

安徽巡撫于庫里忠愍公恩銘聘先生爲安慶高等學堂監督。嚴譜 案此事不詳在本年何時、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回國。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 **先生五十五歲。**

夏、于庫里忠愍公被刺卒、據清史稿本傳 先生尋亦辭職去。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 **先生五十六歲。**

應直隸總督楊文敬公士驤之聘、赴津、旅次手批王荊公詩集自遣。嚴譜

七月、有女學生旌德呂氏案名碧城 諄求授以名學、因取英人耶芳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名學淺說Primer of Logic 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詮指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辟則多用己意更易。先生嘗言吾之爲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書與否、所不論也。先生友朋或訾先生不自爲書、而獨拾人牙慧爲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爲、先生笑頷之而已。據名學淺說自序

學部尚書鄂卓爾文恪公榮慶聘先生爲審定名辭館總纂、自此凡歷三年、積稿甚多。據嚴譜 案積稿今

尚存教育部。現代中國文學史云、其後章士釗董理其稿、草率數衍、乃彌可驚歎、復藉館覓食、未拋心力爲之也。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派充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及清理財政處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最新職官錄

八月、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赴歐洲考察海軍、據海軍大事記以先生海軍宿學、欲與偕行、先生以病辭。新語林卷三

十二月初七日、上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據石遺室詩話卷五、清史紀事本末及陳墓志先生作詩云、自笑衰容異壯夫、歲寒日莫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刖、此日聞韶本不圖。豈有文章資黼黻、恥從前後說王盧。一流將盡猶容汝、青眼高歌見兩徒。石遺室詩話卷五及瘉壄堂詩集　案嚴譜繫此事於庚戌、誤也。蘧曾以訊之伍昭扆太守、太守係同賜出身者、亦曰在本年、證以先生詩歲寒日莫云云、益可知十二月上諭之說確也。太守又曰、詔下、先生泊然無所動。初詹天佑力懇袁世凱謀此事、然不能爲一人謀、請詔各省保薦、先生以名重列名。初定十八人、或惎之曰、何得與十八學士同數、遂益一人、隱以毛遂十九人爲況。宜先生有恥從前後說王盧之言矣。其後鄭孝胥嘲以二詩曰、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棄官更納粟、被刖嘗至屢。平生等身書、絃誦徧行路。晚邀進士賜、食報一何莫。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作必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逐煙霧。八股竟失亡、當時殊不悟。寒牕抱卷客、億兆有餘詛。吾儕老更黠、檢點詩戲具。煩君發莊論、習氣端如故。又左侯左宗棠居軍中、太息謂歐齋、林壽圖、以進士出身官陝西布政使、時左官陝甘總督也。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仙劉蓉以



諸生從戎、累官陝西巡撫。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觀君手制藝、折肱信良醫。少年求進士、得之特少遲。風味如甘蔗、倒嚼境漸佳。何可遽驕滿、持將傲吾儕。不穀雖不德、自知背時宜。三十罷應試、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說、不顧歐齋嗤。君詩貌煩冤、內喜堪雪悲。官裏行相促、老蒼仗頭皮。八股縱已亡、身受仗餘威。知君不忘故、得意還見思。海藏樓詩卷六　案鄭詩編年有誤、不可據。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零十年　**先生五十八歲**。

四月、詔定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並預頒欽選議員、先生與吳士鑑、勞乃宣、章宗元、陳寶琛、沈家本、江瀚、喻長霖、沈林一、陶葆廉、同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據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及陳墓志

十一月、廷旨設立海軍部、海軍大事記　朝旨特授海軍協都統。嚴譜　案嚴譜繫在己酉、云海軍部新設、朝旨授云云。考海軍部之立、實在本年十一月、則特授亦當在此時、嚴譜誤也。陳墓志據譜亦誤、清史稿二百七十二卷本傳謂三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似又以三年特授一等參謀官、而誤也。

本年、五子玷生、字曰無玷。伯玉京卿言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十一年　**先生五十九歲**。

朝旨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據陳墓志

九月、武昌革命軍起、民國初建、政府未立、先生作詩曰、鐙影迴疏櫺、風聲過簷際、美人期不來、烏啼蜃窻白。瘉壄堂詩集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十二年　**先生六十歲**。

二月十二日、以下日月從太陽曆清宣統帝下詔遜位、參議院選舉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世凱之督直隸、招先生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蠭起、先生獨抗言非之。陳墓志謂世凱之才、一時無兩、中國現代文學史則又感先生陳墓志至是遂任命先生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是時學生八百十八人、每科各置學長一人、先生兼任文科學長、以張祥齡爲法科學長、吳乃琛爲商科學長、葉可樑爲農科學長、胡仁源爲工科學長。東方雜誌十六卷三號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於五月十五日開學。校中一切規模、頗有更張。當受事之始、與其弟子熊純如□□□□書曰：平生見當事人所爲、每不滿志而加譏評、甚者或爲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職加、自課所行、了不異故。夫如是、他日者猶搖議論、鼓脣舌以從一世人之後、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惡矣。故自受事以來、亦欲痛自策勵、期無負所學、不怍國民、至其佗利害、誠不暇計。比者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併爲一、以爲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隊。且又悟向所合謂一爐而冶之者、徒虛言耳。爲之不已、其終且至於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且必爲其真、而勿循其僞。則嚮者書院國子之陳規、又不可以不變。蓋所祈嚮之難、莫有踰此者。學衡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二

八月、海軍部設編譯處、以先生爲總纂、令部員繙繹外國海軍圖籍。海軍大事記　案新語林云民國授海軍少將、不知在何時。

十一月、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以事齮齕、辭北京大學校校長。據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及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三〇。案書札節鈔補錄三云：方今吾國教育機關、以涉學之人慕東制、致楞窳不可收拾。略教部使復回校、必無此事、



其原因複雜、難一二語盡也、其爲齮齕可知。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一文只云因事辭職而已。

又聘爲公府顧問。陳墓志

先生擬續譯穆勒名學而未果、嘗曰、能於此書讀有心得、真是鳳毛麟角、於十九稘哲學思過半矣。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墨跡

冬病喘欬。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第五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 一千九百十三年 **先生六十一歲。**

上巳、先生與鄭叔進秘書沅 清侍讀 王書衡參議式通 清推丞 李木齋總長盛鐸 清提學使 顧亞蘧秘書瑗 袁珏生編修勵準 楊昀穀秘書增犖 清主事 姚重光主事華 易實甫參軍順鼎 楊皙子參政度 夏午詒秘書壽田 清編修 陳翼謀秘書士廣 梁任公總長啓超 等數十人修禊京師萬牲園、觴詠流傳、不減山陰蘭亭之會。新語林卷三

三月二十日、前農林總長宋遯初教仁被刺、辭連政府、南北紛紜、突起。七月、江西獨立、稱討袁軍。先生聞之慨然、謂所親曰、中央短處、在乎日矜有使令貪詐之能、於古今成說、所謂忠信竺敬諸語、不甚相信、至於今而其弊見矣。某督略則與法蘭西初次革命時之但唐、魯白斯斐爾等殆無以異、此種人才、其爲禍往往烈於小人者、以其自恃堅而昧於審物故也。略往者不佞以革命爲深憂、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爲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即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爲、即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且闇然之風、誰實倡之、苟律以子輿氏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之義、則黨人往所剚刃施轟者、豈皆悉合於天理。嗚呼、平陂往復、此佛氏之所以悲輪迴也。略至於國命所關、則有其深且遠者、其最足憂、在用共和而不知舉權之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爲、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補錄五先生既感時驚心、每有切論、談言微中、不爲苟同、足以資監觀、裨國是者不尟焉。現代中國文學史

九月、討袁軍平。十月、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爲大總統。論者多謂國家從此統一、先生獨以爲甚不敢必、謂前之現象、以民德爲之因、今之民德則猶是也。其因未變、則得果又何從殊乎。國家欲爲根本計畫、如賦稅統系教育改良之類其事前皆須有無限豫備之手續、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烏可得。少年人大抵狂於聲色貨利之際、即其中心地稍淨者、亦聞一偏之說、圖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至效、逮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邪。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一又以民生困苦略爲慮、謂此爲革命最切原因、法之爲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沈幾觀變之士、策其勢之所必趣、而有以善持其敝、則如遇颶之舟、幸而出險、昧者當之、瞢然一切循其故軌、甚或以苟且之小智當之、必無幸矣。爲今之計、則世局已成、雖聖者亦無佗術、亦惟是廣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聽人人之自謀、蓋物競天擇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適與之反、優劣之間、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者皆優、反之則所存者皆劣、顧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同上第二

在中央教育會演説讀經當積極提倡。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注又謂學校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



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誦經不妨分爲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略 士生蛻化時代、略 依乎天理、執兩用中、無一定死法、止於至善而已。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四注 此說本在三年、因類出此。

十二月、六十一初度、韓生以詩見寄、次三十六韻爲答、詩曰、成毀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真。緬昔承平日、緊餘澹蕩人。所嗟聞道晚、常恐受恩深。鼹飲津沽水、燕居二十春。涓塵忘海嶽、高下信乾坤。明發求無忝、生涯識有羣。萬間懷夏屋、一得永宵欣。學有今茶蔗、胥無夙怨恩。渾渾時見極、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德、相將討國聞。裒成千腋集、書及萬言陳。敢謂恩無斁、方期德有隣。由來一爝火、不徹百重昏。積毀驚銷骨、羣吹起沸塵。不成一戰伯、徒使萬方嗔。輸幣仍前貫、回鑾祇舊云。普天呻負擔、劃地見創痕。豈謂圖強法、翻成失國因。朕言真不再、大患乃無身。末命馮虛几、皇圖集近倫。龍飛羣首見、蠖屈幾人伸。伊傅原難降、研桑不易尋。運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廩廩持三祀、昍昍隸八垠。平安望燧火、慧孛犯星辰。輸僨貪人敗、言厖學子詵。早知民最貴、不必古能循。淅米非前甑、成風少妙斤。虛傳馨郅治、直作縱妖氛。眼閱滄桑換、心驚甲子新。元黃猶未已、衰白日交臻。吉語徵朋友、憂端悸夢魂。新知待培𢦏、舊德願終純。莫動扁舟興、羣扶大疋輪。因公惠佳什、爲數鯉魚鱗。瘉壄堂詩鈔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千九百十四年 **先生六十二歲。**

一月二十六日、政治會議議決約法會議組織條例、旋先生被舉爲約法會議議員。據陳墓志

梁任公主庸言報、苦督先生爲通論。先生嘗謂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從其法、然實無濟於治、蓋其本源謬也。因作民約平議、以應之藉藥社會之迷信。據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其大指謂自繇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繇而曰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間籀取公例、則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嚮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心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繇平等爲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澤、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繇常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爲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後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託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況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繇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繇、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爲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爲專者之利。是以其書名爲救世、於窮簷編戶、嫗煦燠咻、而其實則慘礉少恩、恣睢暴戾。庸言報第二十五六兩期合本其說本之英哲家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一文、章士釗甲寅雜志存稿讀嚴氏民約平議於民約論之利弊、及歐洲政治思想變遷源流、均論之甚詳。嚴復的翻譯

五月、簡任先生爲參政院參政。據陳志



七月、歐洲戰起。先生以爲其影響之大、殆非歷史上人所能夢見、從此中國舍處自盡其力而外、別無可爲。或亂或治、或存或亡、殆非一昔之談所能盡也。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爲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扇義不爲人類之所通韙。略自鄙所觀察言之、則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內潰、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鉅鹿、即燒咸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即殘比利時、即長驅入巴黎、恐終亦無補於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侖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霆不及掩聰、用破法、禽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縣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 Liege 之致死爲抗也、奥人之節節失敗也。至於今曩所期於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遙遙而未達、謂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遷都矣、英人則節節爲持久之畫、疏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以謂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至於德人軍術之精、器械之利、彼固早知其如此矣。吾輩於二國之間、固亦無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實爲德人深惜、又嘆帝制之可爲而不可爲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鷙、由是觀之、最後壇場、可預計矣。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案第六書云、德之君民摶心壹志者三十餘年、決以武力與列強相見、可謂壯矣。獨惜所敵過衆、恐舉鼎者終至絕臏。吾輩試思國若英法俄者、豈能中途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戰勝之條件乎。是以德人每勝則戰事愈以延長、此固斷然可知者耳。與上書略相同、有精義、附此。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藉口英日與國，向德宣戰，攻青島。九月二十六日，強占我濰縣。十月六日，竟進占我濟南。先生聞耗，慨然曰：爲中國計，除是於古學宋韓侂胄、於今學清之徐桐，則捨忍辱負痛四字無他政策。夫云山東禍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機，使之無所藉詞，則彼雖極端野蠻，終有所限。以俟歐洲戰事告息，彼時各國協商，而後訴之公會，求最後之賠贖，無論如何，當較今之不忍憤憤者爲勝耳。吾豈伈伈俔俔，但謀國之事，異於謀身，通計全盤，此時決裂，萬無一幸。第一存於財力，其次存於兵械，其次海軍，其次稍練任戰之陸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戰者，嚴復必不忍爲是言也。試問雌弱之辱，方之萬劫不復爲何如？國民果有程度，則死灰之然，當尚有日。如其不然，戰而徒送國民於溝壑，誠何益乎？社會情狀，寂寂沈沈，恐此時政要，其如此無識之民，發揚蹈厲，轉害事也。同上第六

時國家危機四伏，先生建議導揚民國精神案，忠告政府方鍼，自謂苦無可期實效之辦法，中央財政尚是補苴，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

譯衛西琴Dr. Alfred Westharp中國教育議。庸言報第二卷第三至第四號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 一千九百十五年 **先生六十三歲**

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我政府提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先生曰：倭乘羣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畫，吾國誠破碎，顧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以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以還，一戰尅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衆力。又國誠貧，見我席腴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

愈勃然。此我所以爲最險也、雪恥吐氣、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恥。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爲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貲、以爲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慾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訾政府爲窮凶極惡、一旦竊柄自雄、則捨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爲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除卻綜名覈實、豈有他途可行。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邪。管商尚矣、他若趙奢、吳起、王猛、諸葛、漢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隨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九　案第八書大略相同　又曰、頗聞要求條件、乃日本海陸軍人黨所爲、政府亦知其危險、顧欲保勢力權位、遂爲所牽、其說盡信。去年德之趣戰、彊半亦軍人黨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國、每患此弊、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案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爲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殺尤爲暢。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爲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可斷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懍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爲導師、欲提挈中國、用中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橫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叚。使今番之事、彼倘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奈彼何、而美人藉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逕得

之與、曰必不然。彼之所爲、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爲白人增長勢力而已。至於吾國今日政策、捨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妥交一鋒、浪發一彈、政皆隊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境、然使我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開戰交鋒。也。即使渠欲殺欲奪、是固難忍、然一思戰後喪亡較此爲多、且與以口實、則難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爲、既極無理、則吾極力使負不武無道之名於五洲、而後日方長、尚有算賬地步耳。故此乃最後之著。其法歐洲葡牙利嘗一用之、私心竊冀或不至是耳。同上第十一又曰、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闇、人才之乏爲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嘅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略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間隙耳。大總統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財匱民窮、欲政府爲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戚戚以斷炊破産爲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爲最急之事、尚何能爲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所謂不特彈無聽、亦無矣。同上第十二

先生與馬□□□□伍□□□□、繙繹歐戰緣起進呈。同上第十

四月、先生被聘爲憲法起草委員。據同上第十三及現代中國文學史自謂聊應故事、仰觀天時、俯察人事、未必有偕大制作。同上第十三



先生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爲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志、同上第十三每摘要論述、送公府備覽、積年餘至數萬言、俱未留稿。嚴譜以爲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彊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尚爲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齗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即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爲易與、至今始舉國憂竦、念以全力注之、尚不知最後之效果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爲會同、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爲高炸、取締工黨、嚮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祇兵革、娘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爲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闚其實、即彼與之接壤相靡者、捨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出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彊弱無定形、得能者爲之教訓生聚、組織綢繆、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爲巨霸。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侖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七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摩厲以須、

以有近今之結果。其國家學說、大抵以有強權無公理一言蔽之而已。雖然大横計自師興以來、其恃強而犯國際人道之大不韙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壞比中立而外、其於軍事實無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實不審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盡。略今日東面雖屢勝俄、而其死亡極衆、就令已破瓦騷、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會、化爲瓦礫之場、無益勝算、而俄之戰線未斷、捲土重來、已時日事。英法凝然不動、而舉國組織、趕製軍火、以瓦騷委之、意可知矣。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三

八月初、公府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Goodnow忽著共和與君主論、發刊於某報、首陳君主與共和之利弊、末言中國以用君主制較爲合宜。高勞帝制運動始末記後三日、參政院參政楊度訪先生於西城舊刑部街之居、侈陳其比來籌𥫩之利、略云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願。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羣思託廕於吾冀有所膏潤。先生聞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頗不識其何所取意。次日、度復相過、問見古德諾君主論乎。曰見之。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彊興盛乎。先生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清室曾頒布憲法信條十九誓以勿渝。僕於其時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於王統之垂絕、幸續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内外百官猶有所懾、國事之壞當不致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爲而臻於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將與同志諸人擬設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不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爲學理之研究。古德諾引其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爲發起人可乎。先生瞿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



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維人主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僕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爲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爲僕所不取。國家大事、寧如奕棋、一誤豈容再誤。據侯疑始洪憲舊聞籌安盜名記 吾國之宜有君、而輿尸征凶、此雖三尺童子知之。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四 而所難者、孰爲之君。此在今日、雖爲聖者、莫知所從。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 竊所疑憚。同上八期第十四 度膺之曰、公曾不聞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語梁崧生公使袁芸臺公子、案梁士詒袁克定 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爲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尚見不及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應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措置、爾時水到渠成、尚何疑憚之有。先生又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於研究哉。籌安盜名記 度乃以大義相劫、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張、不本之學術、於理未融、即於情不順。公宿學雅望、士林瞻仰、既知共和國體之無補於救亡、即不宜苟安聽其流變。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第十四 又云、此會宗旨止於討論國體宜否、不及其餘。就令反對君憲、亦成表見、意態勤懇。與熊書第十四 先生乃曰、籌安會足下必欲成之、僕入會爲會員、貢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特以研究相號召、度不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籌安盜名記 度不待其辭之畢、與熊書第二十 遽起告別、尋語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萬里、行且摶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簿籙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從、无[舟思][舟思]慮夭閼也。先生至是始悟昨之侈言簿籙、意在風喻、爲今日遊說張本耳。案嚴譜云、項

城袁氏有稱帝之意、屢遣人來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滔滔流爲荊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不知爲何人言之、當亦在此時、附出於此。明日、度具柬邀先生晚飧、柬敘同坐、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結以發起籌安會者也。先生以疾辭、度復相過、先生固辭不見、度怏怏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書來、謂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峰旨、與公商搉。極峰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少縱即逝、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示矣。侯疑始秘書云此函侯官尚藏諸篋笥 先生得書、倉卒不知所爲、召弟子侯疑始秘書毅商應付、矢言不勉強附和。秘書曰、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唯有登報聲明盜名而已。然彼既欲假先生爲用、必脅以強力、罨以罔羅、無疑。先生能乘夜潛逸乎、先生踟躕久之、曰、吾年且耄、而哮歗時作、張儉望門投止、殊非所堪。秘書乃謂盜名不妨聽之、但始終勿與聞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聖所取、是非歷久自明、天下終當爲先生諒也。先生意遂決、曰、吾心可告天地、縱被莽大夫之名、庸何傷。矧有侯芭在、子雲心事不患不大白於後世、吾從子言矣。明日、籌安會啓事出、而先生列名發起人第三。閽者啓門、晨出即有荷槍壯士鵠立其間、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守護也。籌安盜名記 既、度又以書來、謂極峰聞公與會、極深歡悅云云。於是先生益知其事之必不軌於正矣。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 乃杜門不出、籌安會召議事、輒稱疾謝之。據籌安盜名記 自嘆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款聲爲累、無勇怯懦、自愧古賢而已。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 籌安會發起之後七



日、梁任公刊一文於報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據飲冰室文集卷五十六國體戰爭躬歷談於帝制有異議。其論一出、風動海內、而袁世凱謀所以折其議者、迺以爲非先生莫屬。署券四萬金、令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先生、請爲文以難梁氏。先生卻其幣、告壽田曰、吾苟能爲、固分所應爾、若以貨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見命之意也。容吾徐圖之以報命。壽田唯唯退。而先生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通、或風以利害、或脅以刺殺、或責以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字真僞不得知、要皆謂先生非有以折梁氏而關其口不可。先生籌慮數日、乃詣壽田、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爲文、所祈以袪天下之惑、而有裨於事耳。閩中諺云、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爲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爲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袪天下之惑、或轉爲人藉口。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爲也。爲之而有裨於事、吾寧不爲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壽田以白世凱、世凱知其意不可奪、駁梁氏之文、乃改命孫毓筠爲之。籌安盜名記及現代中國文學史

居數月、又遣人請爲文勸進。先生知其意堅、無從挽救、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顧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欲吾爲文、吾將何從著筆耶。自是之後、謝客不與外事。據嚴譜嘗語人曰、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爲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

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與熊純如書札第十四至冬氣喘常作。嚴譜英人多辣司云世凱苟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賢於貴國古代奸雄遠矣。籌安盜名記

十二月袁世凱定明年改帝號時梁任公弟子蔡松坡都督鍔走雲南連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宣告獨立稱護國軍任公走廣西說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響應其後各省繼起。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千九百十六年**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袁世凱下令撤消帝制獨立各省要求袁氏退位。國人怒其稔惡都以亟去之爲快。先生意不然曰海上黨人聯合雲貴函電旁午。皆以要求項城退位爲宗顧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續彈壓方面使神州中國得以瓦全則又毫無辦法故復常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蠭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爲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爲旁睨胠篋之傀儡以云愛國過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爲之至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爲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趣於專馴至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衆兩院之擣亂靡所不爲致國民寒心以爲寧設彊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爲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惟是公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



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爲此者、一切無形有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夫項城非不可去、然必先爲其可以去、蘇明允謂管仲未嘗爲其可以死。其於國爲不忠、使項城而稍有天良、則前事既差、而此時爲一國計、爲萬民計、必不可去、而他日既爲可去之後、又萬萬不可以留。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既爲其不義、而今日又爲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既爲其寡廉、而他日又爲其鮮恥。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項城所處地位如是、而區區之言稍有一當、則海內舉凡愛國之士、所以衛護項城者、今日宜如何、而戰禍已弭、亂事既平之後、所以重整社稷、實行立憲者、何若、可以不煩言而解。略 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爲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爲導師、以爲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以爲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爲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賢之士、愀然恒以爲難、不敢輕以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生以來、前後所主任雜志、幾十餘種、而所持宗指、則前後易觀者、甚衆。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爲之護符、顧而至於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僩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然爭爲破壞矣。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略 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

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爲何如、所當之沮力爲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消搖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邪。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爲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爲南海作辨護也。至於任公、則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爲唯一之能事、清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詆之爲窮凶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制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誣哉。一夫作難、九廟遂隳、而天下洶洶、莫誰適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見矣。依是薰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孫及曲阜之聖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詆皇室。夫任公不識中國之制與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其友徐佛蘇曰、革命則必共和、共和則必亡國。此其妖言、殆不可懺、而追原禍始、誰實爲之。今夫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屍成山、流血爲渠。古聖賢所以嚴分誼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後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爲物、常擇於兩過之間。見文集第五卷 法哲韋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線。見所著書名九十三年者 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線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捄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清多皐、至於末造之親貴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爲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騃、盡可奉辭與之爲難、則留



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爲立憲君主之政府、何嘗不可做到。然則統其全而觀之、吾國所全、顧不大邪、而無如其一毀而無餘、何也。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然反國、復覩鄉枌、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爲海內之鉅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羣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蘇之妖言、大慮終無可懺。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願其愼勿四摘耳。夫袁氏自受委託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顧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愚故謂使國有人、而以存國爲第一義者、直引袁氏孤危戒懼之時、正可與之爲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爲立憲之基礎、略似較之陽爭法理、陰攫利權、或起於個人嫌隙之私、似有間也。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又曰、項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謂帝制違誓種種、特反對者所執之辭、而項城之失人心、一敗至於不可收拾者、固別有在、非帝制也。就職五年、民不見德、不幸又直歐戰發生、工商交困、百貨曹騰、而國用日煩、一切賦稅、有加無減、社會侈靡成風、人懷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爲、乃國體適於此時議更、遂爲羣矢之的。且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爲衆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爲無兩。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約法、於法理本屬無當、而當日反對之少、無他、冀少獲救國之效已耳、而誰謂轉厚項城之毒乎。略扳附之徒、變本加厲、以運動爲正法、以

粉飾爲成功極峰，自詭行且即真，對於羣下，詞色並異，惡異己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九又曰：夫僕之不滿意於洹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夕之事。略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炙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僕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辛亥改步以還，滄海橫流，瞻烏誰屋，其竊稱政界者，所謂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略去秋略事之初起也，僕固泊然，而攀龍附鳳者，勢不可當，不獨主帝制者，幾於通國一致，即謂皇帝非洹上莫屬者，亦繁有徒。威脅利誘者，固未嘗無，而發於本心，惟恐不得與贊成之數者，亦接跡而踵起。何則？人心趨利，而附羶者衆也。當是之時，合洹上顧諟誓言，聽民表之自擇，而禁制羣下之發縱，則進退綽然。略老氏不云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惜乎洹上之未聞此義也。及乎滇黔執言之後，中央行事，幾於無舉不乖。迨夫茲春，已成不可復挽之局。洹上勢成騎虎，而南中首事者，雖爲暫行息爭之思，而權力又不足以指揮羣黨。夫事勢至此，一姓一黨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禍之所中者，必在吾國。深恐求瓦全而猶難，此僕所蚤夜驚心，而不知死所者也。略此時欲洹上之去者，不獨南方諸公已也，即馮、李、靳、段諸帥，以至新立之内閣，亦皆以洹上之去爲目的者。其未加迫脅者，求勿亂也。蓋項城之反對衆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洹上之危機夥矣，而莫厲於暗殺之傳言。惟日本反對，故財政無復活之機，而百爲皆廢。梁士詒倡停止付現之院令，蓋以逢洹上之意，欲取中國銀行預備金以爲濟急之計。乃京漢而外，舉不奉令，則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爲益熱益深之敗著。餘則無論何塗借款，日本皆爲力敗之。夫財爲養命之原，小己已然，而國家尤甚。洹上自就職以還，於中交兩行，其虧負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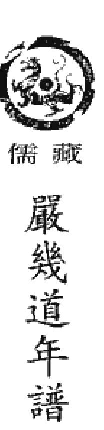


可指者過、四千萬。而黯昧通挪經梁士詒葉恭綽爲之騰攫者、尚過此數。夫吾曹終日憂嘆、爲國懷破産之恩、而洹上則長作樂觀、泥沙揮霍、小人逢長、因而啜汁促訾、是其宜敗久矣。且略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黄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洹上之所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事極冥昧、非經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欲遽以爲真、然即此謠傳、已足致衆叛親離之惡果。又況段祺瑞去秋辭職之後、數見危機、寢饋之間、不遑寧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洹上父子之間、廑十餘人耳、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即欲長此不去、誰與共排難乎。夫求之財政、則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雖以魏武劉裕當之、殆難爲力、矧乎非其倫耶。且洹上自就職以來、於中國根本問題、豪末無所措注、即以治標而論、軍旅素所自許、而悍兵驕將、軍實戰械、皆未聞有統一之規。至於財政、則比之清世、尤爲放紛、加之景響歐戰、民生蕉萃極矣。是以前有速了瓦全之論、蓋吾曹以安國爲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勢、姑予終任、所全必多、國安而後、徐圖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節既不可爲、固以洹上早去爲最利、而後顧茫茫、或因此而成亂局、亦吾國運與吾民程度應歷之境界、天實主之、無如何也。同上第二十寓書袁世凱、爲策萬全、勸其謝事歸隱。籌安盜名記

案原書見輿論報

六月六日、袁世凱以羞憤病歿。先生聞之曰、今日如此下臺、未始非天相吾國、亦未始非洹上之幸

也。但所可憂者、吾國政界、往往應於俗諺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礙、似不在南中起義發難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門之諸政客。渠輩今日所要求者、一規復中山之約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參衆兩院、三懲治帝制禍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極端、自然反對蠭起、又成武力解決問題。山谷詩云、夜來已是風和雨、更着遊人撼落花。從此吾國之有存者幾何。同上二十一 世凱之歸櫬也、先生哭之以詩云、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爲辨賢奸。又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灑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嵩室暮、極眼望雲軿。又夙承推獎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婁拂衣。顛持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瘉壄堂詩集卷下 於時長江巡閱使張勳有復辟之倡、先生聞之曰、此議果行、大非舊朝之福。略 又曰、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制、師遇無不披靡。日本有某將官嘗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産至數十萬金、其人即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偷糧蝕餉至數百千萬、其人尚有軍人資格耶。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一 又曰、復嘗謂奉新諸人、其爲物本是不容於堯舜之世、然當俶擾否塞之秋、有時翻有一割之用。辟如礞石、大黄、本爲有毒、而痰亂者乃非此不蘇。至於耗斲元氣、不及計矣。略 人謂方今世界大通、歐化輸入、如風如潮、莫可遏止。吾國遊學東西者、歲達萬人、劣敗優勝、此宜代興、雖吾亦以爲應爾。然所可異者、外國報章於此類新進、往往排擊不遺餘力、以謂全顧私利、必禍國家。而於吾人所深惡痛絶之項城、則倫敦太晤士於其死日、登一極長論說、謂惟此人能了東方之事、惜其無祿、而不知中國之亂何時已也。其論調之不



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往者突厥羣稱近東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變法，於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兹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崛興之彊國矣。顧乃大謬不然。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幹羣屬幾盡，而最後乃不量德力，爲維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輿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之間，亦不知佔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匯，以爲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若奉新與類乎奉新者，固將有最後之失敗，歸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於吾國者，與鹵莽滅裂之新黨猶陰陽二電然，使陽者不消，則陰者亦無由退。此又決然不待蓍蔡者矣。吾輩託生東方，天賦以國，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於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爲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於醉夢中求漿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絶對不敢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梁新會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毁無餘者，爲可恨也。同上二十二

七日，副總統黎元洪代爲總統。八日，都下盛倡懲辦禍首，不分皂白。同上二十三 林琴南孝廉涕泣迫先生胥遯，先生慨然曰：吾俯仰無愧怍，雖被刑無累於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家人强舁籃輿登車，始至天津暫辟。籌安盗名記 謂所親曰：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節末路，固應如此。不過人之爲此，或得金錢，或取好官，復則兩者豪無所有，以此蒙禍，殊可咲耳。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三 然當路固知先生之不與謀也，徵之清議亦殊爲然，故緝治籌安肇首，先生不與焉。籌安盗名記 案先生致

馮國璋書云、當籌安會發起之時、楊孫二子實操動機、其列用賤名、原不待鄙人之諾、夕來相商、晨已發佈。我公試思當此之時、豈復有鄙人反抗之地耶。近者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於此事首末言之甚賅、附此。時參謀長段祺瑞將受命組閣、先生遺書勸其承認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號令法律爲有效、而後急組機關、議定可久之憲法、更依新定之選舉法以召集國會、與國人一切更始。段氏意頗動而後不果行。學衡十五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四十一黎段二氏、國人皆推長者、謂其可息世囂、夷大難。現代中國文學史先生獨曰、黄陂良愿有餘、於政體國是、民情外勢、皆無分曉、以傀儡性質、兼負乘之譏、覆餗僨車、殆可前決。段氏堅確政見、較黎爲高、然愛惜羽毛、無爲國犧牲一切之觀念。學衡十二期與熊純如書節鈔第二十七又曰、吾國際陽九百六之運、當人欲極肆之秋、黎段兩公實皆不足撑此政局、當洹上謀鼎、暉臺兩人之聲譽極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略可知邦基隉杌、其能閎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勵勵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有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漂搖、干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語若對衆宣揚、必爲人人所唾罵、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同上第二十八又云、讀遍中西歷史、以爲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闒慉人、下爲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爲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葸者也。略夫國亂如此、北系經一番酣豢之後、既成莫氣而無能爲。彼輩當此之世、所統軍隊、乃身家性命所託、而任其腐敗不可用。如彼浙江一鬨、朱瑞即無容身、此曹



尚不足稱强盜、直羊豕鷄狗已耳。則使有政黨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爲一切之治、誅鋤異己、號令由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而乃主張悖謬貪酷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爲可痛哭也。略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自力不能、唯有浩嘆、向使年屬知命、抑雖老未衰、將鞭弭櫜鞬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同上第三十二冬、氣喘復烈。嚴譜英吉利公使朱邇典反國、先生往送之、與談朝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尉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弗悲。先生聞其言稍爲破涕也。學衡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十四

是年手批莊子。嚴譜先生嘗言平生於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語打破後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範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塚、而羅蘭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於今世最爲神聖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二字有時爲窮兇極惡之鐵礮臺。可知談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學衡十二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六　案學衡二十期景印民國元年冬與熊純如書札真迹云、平生喜讀莊子、於其道理唯唯不不、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馬通伯借去不肯還、乃以新帙見與、已意亦頗鞅鞅。今即欲更擬進退不可知、又須費一翻思索。老來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鑽故紙矣。是先生原有批本、此則爲第二次。先生族子步韓云、此稿付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未行世、燬於一二八日寇之役。此書一厄於攘奪、二厄於兵燹、惜已。聞尚有副本、他日尚能印行也。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 一千九百十七年 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一日、德意志政府宣言列國將用無限制潛水艇戰爭。美利堅勸與絕交、當路雖抗議、意猶首施、先生則主張加入協約、曾於公言報著論一首、持此議。謂人曰、歐洲戰事日烈、德自協約國拒其和議後、乃以潛水艇爲最後圖窮之匕首、事近忿兵、殆難爲濟。春夏間將必有最劇烈之戰事、屆時孰爲長雄、當較易決、但兵事一解之後、國土世局必將大異於前、而遠東諸國亦必大受景響。此時中國如有能者、抱舵乘機利用、雖不稱霸、可以長存、假其時機坐失、則受人處分之後、能否成國、正未可知。不成國、則奧區地產、將必爲他人所利用、而長爲牛馬、望印度且不可得、況其餘乎。學衡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十六 又曰、夫中國於膠州一事、已授德國口實、今者又起抗議、故使德人而勝、即如此中止、其執辭仇我、正與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濟乎、至於協商一面、更緣中止而開罪益深、轉不若前弗抗議之爲愈矣、甚矣、闒懦之人、真不足與計事也。若察歐洲戰勢、德人乃處彊弩之末、潛艇雖烈、不足制英人死命。略 轉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劇烈戰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奧之即敗、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則最終勝負、皦然可覩。同上第三十七 又曰、日本自變法以來、其建國宗旨、法律軍伍、乃至教育醫療諸事、實皆以獨逸爲步趨、以戰爲國民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尚誇詐、重詗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爲本事、屬利國、雖邪淫盜殺、無不可爲。凡此種種、皆奉德教以爲周旋者也。廿載以還、國以大利、其聯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爲、逢蒙殺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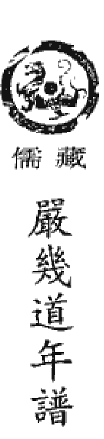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親愛英人而後與之聯盟携手也。總之東方日本其野心與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國每十年斯與人作戰一次、其學校諸生畢業後遊於人國者、大抵皆偵探也。德國兵謀之一自十四年歐戰發生、其始德人原操必勝之畫、天不假易、至今無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勢、當德國就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國之憂。又五洲譁然、以德之作戰爲背信野蠻、而犯公法、於是日本有鑒於此、稍稍有戒心、而陰懷變計。不然則其國之東美西華兩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顧者矣。英名與日聯盟、而實陰制之、觀於民國四年當項城時英國所對於向我要求各條件之論調、可以見矣。吾國人看事最爲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即是金錢之傀儡、其程度真無足言也。本月二日美總統威爾遜親臨國會、與德已宣戰矣。而吾國走到第二步之後、忽然中止、頗聞國會中黨派、尚有藉此時機作種種顧黨不顧國之計畫、宣戰固爲正辦、然如此之政府國會、其能有益於國、不反害、不真未可知。同上三十八

又曰、德之政治原較各國爲長、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故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爲一等之強國。方事初起、鄙人亦厲云德欲得志、當以速勝速了爲期、至馬蘭河之挫衂、而無成之局肇矣。及踰二年、則正蹈曹劌三竭之說、瓦全且難、遑論勝耶。東面之敵謂俄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難、固爲易與、顧其國土太大、德軍雖有展拓、無補終效。總之德之失敗、正坐當國秉成者之慮事不周、假威廉第二有畢士馬克之才、德之不至於此、殆可決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即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徵兵制之一著、否則至今尚未知鹿死誰手耳。略 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年而後達

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爲玉律金科、轉眼已爲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辟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於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所爲、可以見矣。乃昧者不知、轉師其已棄之法、以爲至寶、若土耳其、若中國、若俄羅斯、號皆變法進步、然而土已敗矣、且將亡矣、中國則已趣敗軌、俄羅斯若果用共和、後禍亦將不免。敗弱特早暮耳。吾輩生於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過古書、而古人陳義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雖然、其中有歷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爲原則公例之鐵證、此易所謂見其會通、行其典禮者也。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爲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鑛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鍊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京中近來氣象愈惡。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百易人、不能治也。加入戰團、於德本謀無關出入、而以此爲大禍、而將蒙莫大損失者、乃在三四千寓華營業之德僑。此等素與吾國大賈軍官親密、今聞有此、則其大肆運動、不問可知、其以德之勝負爲喜懼、而反對加入者、皆以此耳。同上第三十九

入夏喘欬稍差、先生自嘆老態日益侵尋、恐無久視之理、身生無益國家、即有所知、但存虛論、以此頗自恨耳。少讀古人之書、立身行己、處處偏於消極、遂復不屑進取、洎今悔之晚已。同上十五期第四十一



六月一日、有新星現於牛女之分、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先生曰、此自輓近星學家言、固若無與人人事也、而其所可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歐陸四年苦戰、死傷總數逾三千萬、宗教用其書之默示錄語、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復臨之機。此自人心亂極思治、其然、豈其然與。（癒壄堂詩集注）

七月一日、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擁遜帝復辟、旋敗。先生譏其本末並失、劉幼雲、萬公雨輩爲之、至於標則張勳自失之也。（同上第四十二注）十三日、黎總統辭職、推副總統馮國璋爲大總統。

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先生謂、嘗深測細審歐戰之結局何若、終復不敢斷言、以爲他日將必有事變出於人人所慮之外、而兩家之難勢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預言勝負、要皆明於此者闇於彼也。（略）兵動以來、俄之受創最鉅、英以島國瓦全、而法自十四年九月之後、馬蘭河一勝、即復有以自完。（略）可知歐西各國、於教民事國、雖有優劣之差、而距離初不甚遠。一行警覺之後、即亦難圖、況合而謀之、短長相資、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嘗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故其來也、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爲衡。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泱泱雄風、而其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強對、輒復不振。今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近且定制共和。雖然、國之治亂強弱、初不繫此。蓋革命所誅鋤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闇、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之隄防既隳、忿慾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爲盛強。最後者俄、其次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略）此固無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濟、端在教育、（略）德之學說

治術、與英法絕殊、其學者如叔本華、尼采、特來斯基、皆原本性惡、而不以民主共和爲然、與吾國之
荀卿、商鞅、李斯最爲相似、其異者、特以時世進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於今日、將其所爲與德無
二致也。同上第四十四 時局終無統一之望、統一不能、則所謂法令格而不行、所設治理人自爲政、長此
終古、其魚爛而亡、殆可決也。此日外交自與德宣戰以來、可謂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羣倫輔
之、則轉弱爲強、此真千載一時之嘉會也。顧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真陽九百六之會、雖有聖
者莫如何也。同上四十五

九月、南北決裂。先是、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紜角訟、各有藉詞、至此以兵戎相見。先生謂此自
勢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當國、有南北花旂之戰、南欲分立、北期統一、爭戰期年、美
之財政實業大受其敝、其敉平之後、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則多難興邦、歷史慣例、目前苦痛、固宜
忍之。顧愚之所憂者、則吾國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項城懷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
國遂釀成武人世界。夫吾國武人、固與歐美大異、身列行任、大抵皆下流社會之民、真老泉所謂以不
義之徒、執殺人之器者、苟吾國欲挽積弱、變爲尚武、自當先行從事於十年廿年之軍官教育、而後置
之戎行。蓋使吾國軍官、盡若春秋之仕官、漢之趙充國、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韓、岳、明之俞、戚、則所謂
重文輕武之說、何從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是以盜賊無賴之人、處崇大優厚之地、
操殺伐驅除之柄、而且兵餉之權不分、精械美衣、費帑無藝、則由是窮奢極欲、豪暴恣睢、分土據權、
寧肯相讓。略 況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輸械、動涉外交、於是密約陰謀、遂啓賣國。同上四十六 又曰：中

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略但此時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權勢者、皆是奴才、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當先出曹孟德、劉德輿輩、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後乃可徐及法治之事。同上十六期第四十九

時論戒早婚、崇自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西國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為主義、看似於舊法有所改良、顧細察情形、乃不盡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於妃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性情之淺深、以為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於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為娶妻適以自累、且無諦假不知誰氏女子以一民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案此二句有誤、現代中國文學史引改作假一不知誰氏女子、以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敖遊、脫然無累、羣雌粥粥、皆為肉慾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飢、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又覩東西之俗、通侻踰閑、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知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妻、於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而用今人之義、則捨愛情肉慾而外、羌無目的之存。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為近於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今夫舊法之敝、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於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於舊、彼不知也。同上第五十又曰、

大抵吾人通病、在覩舊法之敝、以爲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爲、即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孰意不然。專制末流固爲可痛、則以爲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於專制。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爲禽犢、言之傷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爲歸、使其德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即舊者亦何嘗遂病。同上五十二

十月、南北之戰益烈。先生痛之曰、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責。僕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後、即以羣學肄言繼之、意欲蠭起者稍爲持重。不幸風會已成、而朝宁舉措乖謬、洹上逢君之惡、以濟其私、賄賂奔競、跬步公卿、舉國飲醒、不知四維爲何事。至於今、不但國家無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無不渝之徒黨。鄭蘇戡五十自壽長句有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嗟乎、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爲何如耶。横覽宇内、率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求一盜魁不能、長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雖然、陽九之運、無有所極、竊意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支那物産爲各國所取資、豈容吾人長此紛擾、且彼鑑於土耳其之前車、其所以對待中國者、必當有不容已之干涉、而吾民所趣者利、必至遍地皆伥、行且不勞征服。前者抵抗異種之說、施諸滿人可耳、施諸白種倭人、殆無其事。何者、能力志節均不足語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時、復辟之劇或當更演、惟是一言復辟、則舊人蠭至、必樂循極舊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則其勢亦不可長、其與五月間事、案五月謂夏曆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況張勳之難其人耶。同上五十一

時又有倡聯邦之議者、以謂惟此可以救敗免亡。先生曰、聯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國無是之基礎也。美國則原本



民權如華盛頓之十三州、而吾國又無是之基礎也。吾國所有、乃羣督之擁兵、如唐五代之藩鎮、藩鎮聯邦、實不過連橫合縱已耳、其不足已亂、殆可決也。同上五十二

冬、氣喘又作、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嚴譜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 一千九百十八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春、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秋樵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爲人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熊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鹽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備具新識、然皆游於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内、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人、視其友、然則不肖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五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東西尚武之習。自唐以來、朝廷於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興以後尤然、此項城所以刻志言兵。雖然、武則尚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爲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國成、淫佚驕奢、爭民施奪、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爲

幸耳。此軍人操權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爲可哀、侈言自由、假途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爲機關、有事則電報爲羽檄、把持倡和、運動苞苴。一日登臺、所先用者、必其黨徒、曰此固美法先進民主國之法程也。蜂屯蟻聚、雖二十二行省、全國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埽地而盡。前者孫洪伊欲盡取派置省長之權、即亦爲此、而徒黨之中、驢夫走卒、目不識丁、但前有搖旂吶喊之功、則皆有一臠分嘗之獲。國會之中、黨黨相傾、但聞詬誶。人謂今以紛爭南北之故、致國事不得進行、顧當國會參衆兩院未散之時、其所謂進行者又何若耶。且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過所奉之辭而已、至於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即此輩。事雖未至、可斷言也。俄羅斯一行革命之後、保羅民黨Bolsheviks最惡軍官、且懼其衆爲主張復辟者之所利用、故其弟一義主於毀軍、然自戛連士機Kerensky弟一命令、許兵卒以平等權之後、國軍遂散、即令全國廢然、如巨人病風、臥地任人宰割、而國中無論都鄙鄉邑、皆劫奪公行、糧草罄竭、據所紀載、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國亂矣、而俄羅斯比之、則加酷焉。汪容父謂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真今日吾國與俄相比之謂矣。由是觀之、則軍人誠惡、然使稍有統系紀律之存、其爲害或稍勝狂愚謬妄之民黨也。吾國大患、自坐人才消乏、蓋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即有一二、而孤絃獨張、亦爲無補。同上五十七

夏、歐戰益亟、先生曰、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迦維勒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爲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爲心故也。案瘉壄堂詩集卷下何嗣五赴歐觀



戰歸出其紀念册子索題爲口號五絕句注云英有看護媍名迦維勒者在此於扶褏創夷雖仇敵不歧視嗣緣英俘之逃以嫌疑被法臨告監者曰吾有一語煩告人間監者問何語曰愛國愛國一言殊未足以增進人道也語已受槍而死可爲此注脚此等醒世名言必垂於後正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而行也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爲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衆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蝗聚蜂屯賈直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同上五十八又曰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迴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爲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爲如此矣同上五十九

又欲續繹穆勒名學云終必成之同上未果時先生生計頗僒自謂得粗了即亦聽之不復向胡奴乞米略老境侵尋生趣漸薄幸是尚能以看書有得爲樂同上五十八

馮總統代理任滿九月四日北方國會選徐世昌爲大總統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總統

秋杪赴閩辟冬嚴譜病中有述懷長句云投老還鄉臥小樓身隨殘夢兩悠悠病差稍喜安眠食語少從教減獻酬壯志銷沈看劍鼻老懷回復憶壺頭遺蹤處處成棖觸依舊城南水亂流瘉壄堂詩集卷下

冬氣喘大劇嚴譜德奥土各國與協約國訂定休戰條約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千九百十九年**先生六十七歲**

上巳福州西湖宛在堂禊集瘉壄堂詩集

歐洲和會開幕、吾國要求一切爲日本所壟斷而加以梗沮、國人集矢於中日交涉案中之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總裁陸宗輿。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罷學、牽率罷市、各地繼之、上海尤烈。先生曰、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邪。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六十一 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者番上海罷市、非得歐美人默許、自無其事。而所以默許之者、亦因歐戰以還、日本勢力在遠東過於膨脹、抵制日貨、將以收回舊有商場、而闇中從臾以學生、康擺渡等爲傀儡耳。日本維新以還、所步趨者德國、歐戰開場、羣以德人爲必勝、故外與協商聯盟、而內與德人密約。去年德敗、石破天驚、而近日其密約又爲英美人所發暴、故其處勢最難。而自大正繼統之後、國中革命之說暗長潛滋、統用武力彈壓、又數年中因以軍械售與華俄兩國、驟富者多、而民嵒日起、老成凋謝、公德日隳、同上六十二 已非昔之日本矣。

春杪至滬、入紅十字醫院。嚴譜

六月、列強專橫、我國拒絕和約簽字。先生曰、和約不簽字、恐是有害無利。蓋拒絕後、於膠濟除排日貨外、差無辦法、而和約中可得利益、從而拋棄、所傷實多。此事陸專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終不肯犧牲一己、受國不祥、爲國家行一兩害擇輕之事。此自南宋以來士大夫所以自爲謀者、較諸秦繆醜諸人爲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以一端論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六十三

又曰、所惡於和約不簽者、以其不簽之後、舉國上下、哆口張目、無一繼續辦法、而齊魯奉吉、日隊交



際漩渦。民情囂張、日於長官作無理要求、無所不至。用其舊時思想、一落官權在手、便是萬能、不悟官吏之無所能爲、正復同己、每遇棖觸挑撥、望其爲國忍辱、自無其事。甚則斷頭蹈海、自詡義烈、而敵人以靜待躁、伺隙抵罅、過常在我。此亡國之民所爲、每況愈下者也。報紙利在謏時、則散佈疑似每云某國爲我仗義執言、某國爲我擔保、於何時歸還侵地。大抵其說皆爲子虛、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視天夢夢、又曰辟彼舟流、不知所屆、正今日之謂耳。同上六十四

時學校中人、多言古文辭奧義深、於是有所謂文學革命之說者、欲代以白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瓠、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同上 又云、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子

五經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讀之書。此時不妨先教風誦，能解則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且幼年風誦亦是研練記性，研練記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時不肯盲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枘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難，子弟隨地自修可耳。唯如是，辦法子弟須天分稍佳，教師亦須稍勤，方能收效。吾則於舊學終嫌淺薄，其須改良與否，正不欲言也。同上六十三

歐洲戰後，世界糾紛日甚。先生慨然曰：前嘗謂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乃復觀世不審，高視人類之言，今則盡成虛願。威總統有大願而無大力，傷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洶洶，弭兵絕無其事，早晚將復出於戰，而利用支那者自有人也。哀哉哀哉。同上第六十七　時歐東過激黨殘暴無人理。先生曰：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爲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産之家，與爲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爲，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爲，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　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同上第六十八

秋杪，北歸，入協和醫院。嚴譜　遷入東城大阮府胡同新居，號瘉壄草堂。據伯玉京卿言，京卿云：買草堂之錢，係將舊刑部街之宅及天津倭界秋山街之宅舊德界之地出售而得。蘧案：戊午春，先生即擬出售舊刑部街之宅，擬夏間離京，云或南或北，再定計畫。見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第五十五、於五十七書又言之，且有或滬或閩或津之語，則居京蓋後來始定也。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千九百二十年**先生六十八歲。**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有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縣。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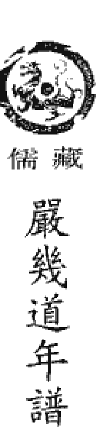
夏、閏中大水、先生曰、此等名爲天災、而自科學大明、實皆人力所可補救、所恨吾國財力悉耗於率獸食人之中、而令小民處處流離、甚可痛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十

皖直兩系齮齕日甚、復辟之謠復起、先生曰、此鄙見所必不欲贊成。夫九年鹵莽共和、天下事至於如此、自常識而云、復辟豈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須出於自力、其次亦須輔佐、況當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戡禍亂而奠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於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歷史一姓不再興公理、而辮帥案指張勳、遺老、尚渴望其死灰復然、忠貞固自可嘉、而無如不足救億兆塗炭、且使滿人清室根荄滅絕、名爲愛之、適以害之。萇叔違天、烏足尚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尚自赫濯、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等顛倒錯亂、令乳臭夷奴成此革命。而謂今日憑藉鴟張亂政之夫、可以光復舊業、必不然矣。同上第六十九

七月十四日、皖直戰起。十八日、皖軍即敗。先生悲之曰、所悲者一是大亂方始、二是中國人究竟無治軍能力、弊法不改、直是絕望、三是吾輩後日不知託足何所。東海身爲民國總統、果其端已以涖天下、親見政黨所爲、無狀儘可訴諸國民、則安福系雖橫、豈能久據政權。爾乃制名內閣、又欲廣置私人、既爲政黨所尼、乃奮其陰謀、出何進、崔昌遐之下策、已犯歷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既破壞矣、然

恐直皖之訌未終，而張曹之鬩又始，而前之受制於安福者，後且受制於奉直，未見元首之得自由也。至於包辦軍政，爲一國禍源，此制不更，則中國國防永無此物，蓋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軍人暴富，酣豢淫奢，雖有頗牧之才，終歸腐敗，求其死敵，必無是事者也。略自前清鐵良首建練兵三十六鎮之議，項城起乘其權，自詡組織新軍，大更湘淮壁壘，乃不悟根本受病，則兵愈盛而國愈危，甚矣，自營之爲禍烈也。同上第七十先生善於覘國，熊純如□□□□謂爲至誠前知。先生曰：老子云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即使能之，亦有道所弗貴。顧當一事初起，使僕稍諳其中情況，輒有以決其將來，即如直皖之事，當上月之杪，僕謂段、曹、徐、吳相爲敵仇，各爲名義固矣，惟是兩方士卒皆幽、冀、齊、豫之人，雙駐對壘，本非仇讎，而且以鄉里而同袍澤有年，他日交綏，必有反戈不戰者。其後果有十五師某團開礮向天之事，遂起衝突，而成内潰，則僕又不幸而言中也。同上

八月，又反閩辟冬。據嚴譜　案嚴譜不著時月，據與熊書第七十三云自蘄閣成立云云，案蘄雲鵬組閣在八月九日，此書語意尚未離京。第七十四云還鄉後云云，知反閩在八月初也。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略稍稍臨池遣日，自謂從前所喜哲學、歷史諸書，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談時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以此卻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十四或以時局擾攘爲憂，先生曰：世局如是，誠足使人寡歡，然君子處草昧變化之時，要當有樂天知命之學，生老病死，時至後行，不然雖爲申徒狄立槁於己，於人又何益乎？此亦知道者所不爲也。比來桂、粵、湘、鄂皆起軒然大波，而盡以自治爲幟，顧自不佞觀之，要皆一時假道於國利民福，豪不相謀，以



近事取辟、此正如宣統年間號呼立憲、辛壬之際逼取共和、然而立憲則立憲矣、共和則共和矣、而此十餘年來果效何若。略或則謂前此皆假、而此後乃得爲真、嗟夫、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復爲真、蓋無待蓍蔡而可決也。羣不逞志、太息俟時、而中央失政、方鎮恣睢、與以可乘之隙、則羣起而挺之、至於成事、則得位行權、各出其鉤爪鋸牙、以攘拏國帑、魚肉吾民者、猶吾大夫、未見君子略軍閥財閥、猶此民耳、大同開幕、又當若何同上第七十五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先生六十九歲**。

夏至鼓山辟暑據嚴譜有鼓山詩。陳墓志　案當即瘉壄堂詩集卷下辟暑鼓山長句

秋氣喘復作、自覺病深。嚴譜九月三日、嚴復社會思想　案原作十月、誤也、今正。手書遺後人。嚴譜其略曰、瘉壄老人諭家人諸兒女知悉、吾自戊午以來、肺疾日甚、雖復帶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爲身後傳家遺屬如左、非曰無此、汝曹或致於爭、但有此一紙親筆書、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務知此意。吾畢生不貴苟得、故晚年積儲、固亦無幾、然不無可分、今爲汝曹分俵如下。略嗟嗟、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儵然相隨而來、故本吾身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一、須知中國不滅、案嚴譜作中國必不亡　又案先生癸卯十月社會通詮案語曰、竊料黃人前途、將必不至於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於舊法、拘於積習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無可解免、而變動光明、生於憂患、行且有以大見於世史、無疑也。今夫合衆之局何爲者、以民族之寡少、必並合而後利自存也。且合矣、乃雖共和之善制、而猶不堅、何故、以其民之本非一種、而習於分立故也。天下惟吾之黃族、其衆既

足以自立矣、而其風俗地勢皆使之易爲合而難爲分。夫今日謀國者之所患在寡、在其民之難一而法之難行、而吾民於此實病其過耳。焉有以爲患者乎。且吾民之智德力經四千年之治化、雖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爲諱、顧使深而求之、其中實有可爲強族大國之儲能、雖摧斲而不可滅者。夫其衆如此、其地勢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舊法陳義之不足殆、而知成見積習之實爲吾害、盡去腐穢、惟強之求、真五洲無此國也、何貧弱奴隸之足憂哉。世有深思之士、其將有感於吾言云云。時代雖有前後不同、足爲本語注脚。

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一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爲第一義。一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案嚴譜作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粱益知。一須謹畏而加以條理。一須學問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一事遇羣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羣重。案嚴譜作兩害相權、己輕羣重。更切毋造孽。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餘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覶縷爾。嚴復社會思想引遺囑　二十七日、考終郎官巷里第。嚴譜

十二月二十日、與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鼇頭山之陽。陳弢庵閣學寶琛爲之銘曰：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所鍾。繹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干越鏠、昔夢登天照回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呿鼉跋陸變江。覘猶閱世君非矇、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閣學嘗稱先生於學無所不闚、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廑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陳墓志　悲夫。門人私謚曰文惠先生。侯疑始與鄙書



明年春，林琴南孝廉告之以文，曰：嗚呼！君才之大，實北冥之鵬。其振翼也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顧乃無厚風之積，雖未即於夭閼，然亦不復消搖矣。圖南之不終，其責在風，寧復在鵬之翼邪？嗚呼！彼東人之所謂元勳者，勒崇垂鴻，視吾神州如部婁焉，恃其慓銳，肆彼殘齕。君實與此輩同學。前四十年，已痛哭陳述於樞近之臣，發其悖計。顧乃居積薪之上而不知，君雖欲濂刿抉摩，求畢其議而莫可。嗚呼！此宜君之抱疴伏息、慨慨於鄉里間也。嗚呼！當途篡竊神器之時，乃籠檻及君，君翛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顧乃以中國不宜共和一語，竟竄名入黨籍中，使君抑抑無可自伸，一腔之冤，不能敵萬衆之口，而吾獨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鉛，知君之屬意於柳州，蓋自方也。柳州，君子人也。昌黎、永貞之行，意屬夢得，於子厚無與，至爲之志墓，爲之碑羅池，無一語及於叔文，蓋知柳州深矣。吾文去昌黎萬里，寧足雪君之冤？然君之心，柳州之心也。吾恒謂屈平之騷，谷風也；柳州之騷，氓也。谷風之怨，響抗而長；氓之怨，聲咽而悲。讀柳州之騷，其沈憂凄黯，淚與聲俱。而君丹鉛其上，吾未嘗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嗚呼！君今已矣。臨命之前一月，尚以詩壽予七十，有佩玉利於走趨一語，蓋用昌黎之文以況予。嗚呼！予長安賣畫翁耳，寧自期爲君子之玉？至所謂利於走趨者，或時流憐予老悖，無能恕之，游行於長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殘喘而已。轉不如君脫然塵埃之表之爲得也。君箸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既瀝酒於墀，復爲悲歌，以降神，曰：望仙宸之泬寥兮，披瑤草於絳霄。驂龍鸞而上徂兮，託巫陽而雖招。神下盼而長吁兮，知尨亂鉤裂之不可以終朝。毒燎備爨兮天半絳，其芒慓。四海滲涸兮雜犬禍，與詩妖哀穰至之無期兮。後死者胡以自聊。

略董道而仗正兮、世方目爲儒梟。類麏麚之弗息兮、寤駴僊於夜晝。幸夫君之蕭閒兮、居帝所而騰歎。揚桂旗於靈風兮、亦羅池之降廟。請再拜而伸奠兮、冷翣輝乎夕照。尚饗。

予服膺嚴先生幾二十年。年十四五、即讀天演論而好之、嘗竊爲注。塾師見之、大笑以爲妄。又欲輯文集、皆未就。至前年冬、始發憤造此譜。苦史材不足、歷十月而略備。以張菊生年丈之介、得識伍昭扆先生。復以梁園東先生之介、識先生從孫步韓君。由步韓復識先生長公伯玉先生、由伯玉先生復知侯疑始先生。所以進我者皆甚摯、且竺。於是知先生身世大詳。稿凡三易、長兄銘遠及內子沈穆如皆助迻錄。穆如且爲斠譌誤、祁寒盛暑無間。至今年夏始寫定。前後凡一稘有半。初稿只三萬言、二稿達十餘萬言、終存其半。先生節概、犆具於是。然猶恨未能見先生之全、而所以知先生者淺也。近五六十年來、世變之亟、先生嘗以爲亘古所未有。外至大九州、內至國家社會、逮夫國計民生之要、土風鄉俗之微、先生無不有論。每論無不淖極理致、刃迎縷解。故此譜也、微特先生一人之史而已。番番老成、瞻言百里、吾言適不用耳。祝宗祈死、其言至悲。吾譜先生、蓋不獨痛先生一人已也。今也世變益亟、又十百倍於先生之時。獨恨不得先生之讜論、十百倍於昔日、以爲吾民族自救之方也。則又未嘗不以痛先生者痛我民族於無窮矣。雖然、先生臨命有言、中國必不亡。藉危困厄、容玉女於成。則先生之言不能用之於身前、必能用之於身後、是在吾後死者勉之而已。先生在天之靈、實式馮之。後學嘉興王蘧常跋於海上雙如閣、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六月也。

文雲閣先生年譜

錢萼孫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周　斌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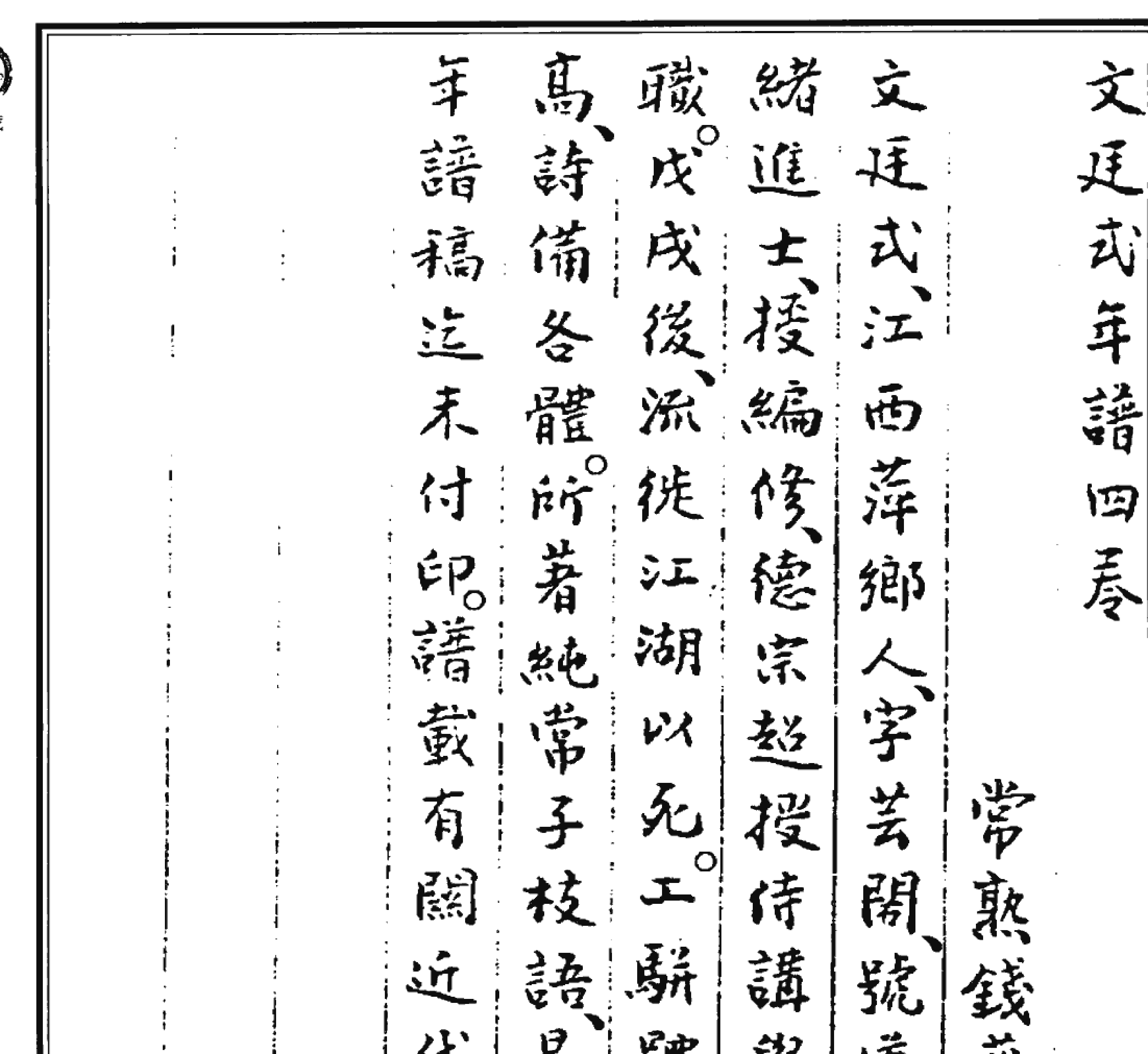
揚州古舊書店鈔本

《文雲閣先生年譜》四卷，錢萼孫編撰。揚州古舊書店赭絲欄鈔本。

文廷式（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字芸閣（一作雲閣），號道希，别號純常子、羅霄山人，江西萍鄉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授編修。二十年，超授翰林侍讀學士。次年，與康有爲等組織強學會，支持維新變法。戊戌事變後，被革職，永不敘用，流徙江湖以死。廷式雖文辭超拔，詩備各體，以工駢體稱，然其一生行蹟，却關乎近代中國史事甚鉅。著有《純常子枝語》四十卷及《雲起軒詩鈔》、《雲起軒詞鈔》、《聞塵偶記》等。

錢萼孫，字仲聯，江蘇常熟人，著名学者。

本譜除詳載其行蹟、著述、交遊之繫年外，尚有二大特色：一曰輯録近代有關史料甚詳，諸如《萍鄉文氏四修族譜》、民國《昭萍志略》、近人胡思敬撰《文廷式傳》、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先生事略》及作者著述如《純常子枝語》、《南軺日記》、《東遊日記》等。且時人所撰涉及廷式或其時史事者，作者皆録出並加以繫年。如載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事，所據史料除以《德宗景皇帝實録》爲主外，又載《翁文恭日記》等。每撰一事，均註明所據史料出處，於史有徵。故觀是譜，於戊戌前後之近代史事，可審知其大且細者，蓋以廷式一身之進退，所係於世變者大也。二曰考證精詳，如考廷式生於潮州云：「案先生祖父及父俱在潮州，據《純常子枝語》，先生四歲遘嘉應州之亂，可知先生必生於潮州，後隨至嘉應。」又廷式諸多行蹟，史籍無徵，作者多尋繹於時人往還詩文中，如載光緒二十二年三月琴臺讌集事，其註云：「見《文道希先生遺詩》。詩有『放歸正感聖澤厚』及『暮春花竹秀而綺』句，知爲本年三月事。」書末附廷式著述及其版本，於其一生學術，可略見梗概。



文廷式年譜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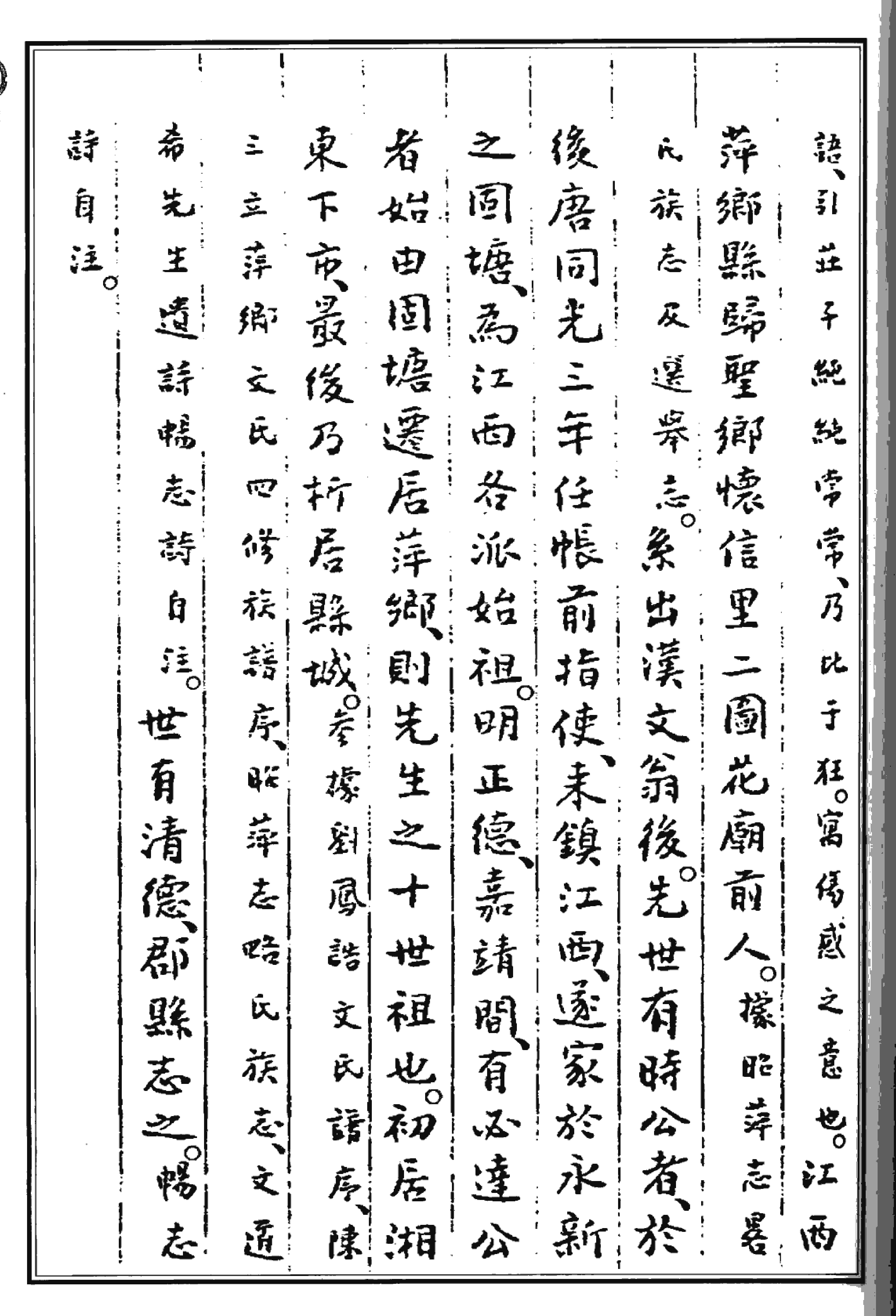
常熟錢萼孫仲聯編輯

文廷式、江西萍鄉人、字芸閣、號道希、自號純常子。光緒進士、授編修、德宗超授侍講學士、以勸后變法褫職。戊戌後、流徙江湖以死。工駢體、文辭超拔、意境尤高、詩備各體。所著純常子枝語、最近始刻印流傳、而年譜稿迄未付印。譜載有關近代史料、輯錄較詳。

文雲閣先生年譜卷一

常熟錢謇孫仲聯撰

先生諱廷式、字道希、萍鄉文氏四修族譜。案、胡思敬文廷式傳、則以爲號。一作道燨、民國修昭萍志略人物志。一作道溪、見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號雲閣、族譜。一作芸閣、昭萍志畧人物志。胡思敬文廷式傳、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皆以爲字。又號薌德、王瀣雲起軒詞手稿跋。又號羅霄山人、先生聞塵偶記小引自署。晚號純常子、狄葆賢平等閣詩話。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云、晚號純常子、自著純常子枝


語、引莊子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寓傷感之意也。江西萍鄉縣歸聖鄉懷信里二圖花廟前人。據昭萍志畧氏族志及選舉志。系出漢文翁後。先世有時公者、於後唐同光三年任帳前指使、來鎮江西、遂家於永新之固塘、為江西各派始祖。明正德、嘉靖間、有必達公者始由固塘遷居萍鄉、則先生之十世祖也。初居湘東下市、最後乃析居縣城。參據劉鳳誥文氏譜序、陳三立萍鄉文氏四修族譜序、昭萍志略氏族志、文廷式先生遺詩暢志詩自注。世有清德、郡縣志之。暢志詩自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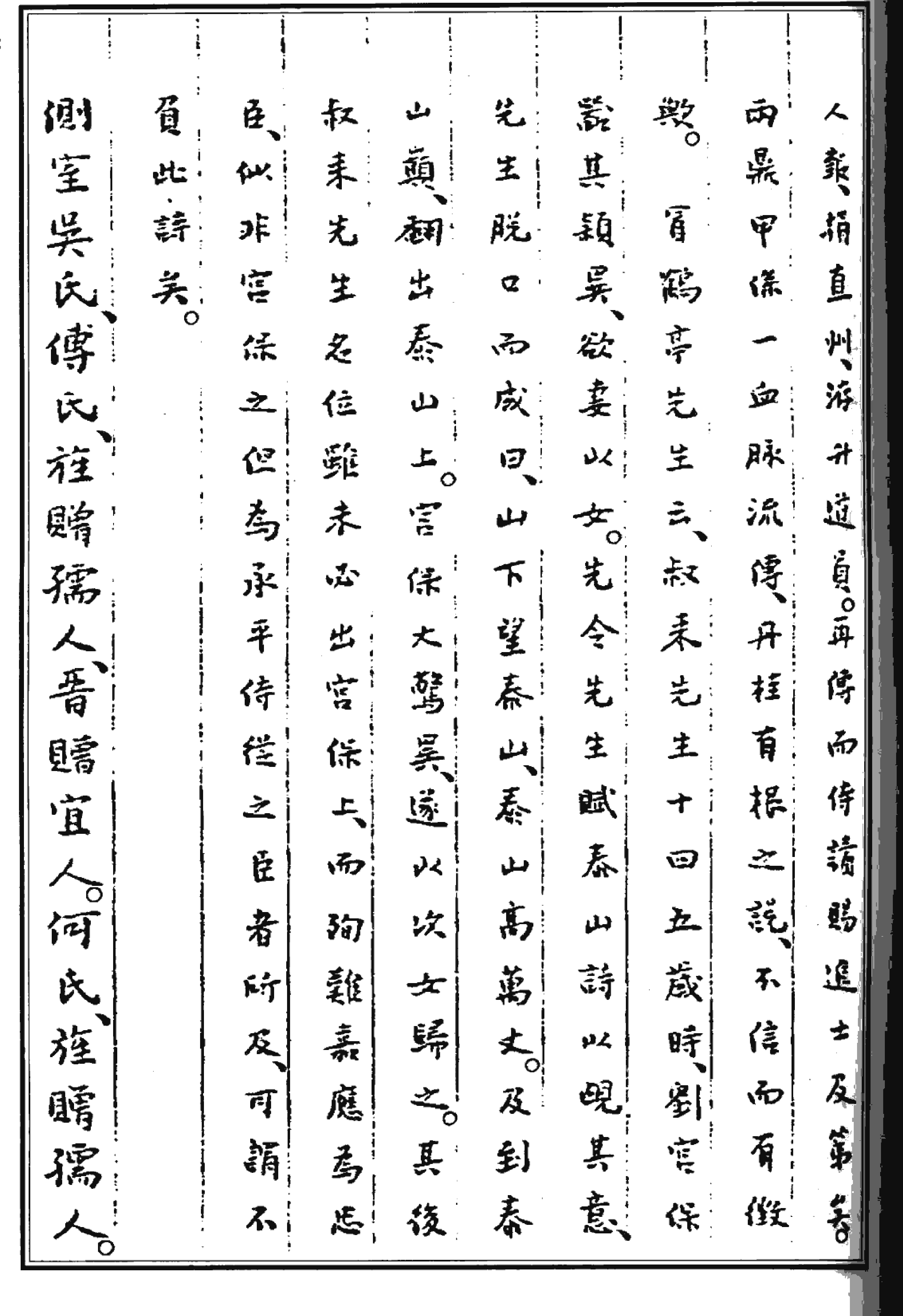
曾祖諱守元、原名岐元、字定斯、號融谷、行七。附貢生、貤封登仕佐郎、誥封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誥贈資政大夫。著有請業錄二卷、融谷詩草一卷、四塞紀略賦一卷、試帖課存一卷。妣林、同邑林立郎長女、貤封孺人、誥封宜人、晉贈恭人、誥贈夫人。族譜。

祖諱晟、榜名鳳、字梧生、號叔來、行六。邑廩生。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舉人、考取景山官學教習、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廣東、補授茂名縣知縣、歷任東安、連平、清遠、海陽、嘉應、鶴山、歸善、新會、南海各州縣、調補香山縣知縣。大計卓異、陞補南雄直隸州知州、署嘉應

直隸州知州。居恒以氣節自負、諳韜略、見宇內寇盜竊發、每與賓僚談兵法、悉中機要。咸豐三年癸丑、特授惠州府知府、以嘉應練勇甫有成效、仍留州任。時州屬警報日急、率兵勇赴援、生擒賊目多名、死者無算、興寧圍解、併復長樂城。五年乙卯、調署潮州府。八年戊午、復委攝嘉應州篆。九年己未、賊陷州城、力戰遇害。事聞、奉上諭、着照道員例從優議䘏、給予全葬銀兩、入祀京師昭忠祠、並准於該州城內及本籍建立專祠、春秋致祭。給予騎都尉、世職襲次完時恩騎尉、世襲罔替。賜謚壯烈、御製碑文宣付史舘、旌贈中

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著有宜亭詩鈔四卷、條言兩卷、經解一卷。據族譜、同治修萍鄉縣志忠義傳、及昭萍志畧選舉志、仕籍志。妣劉、同邑己酉探花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右侍郎劉鳳誥之次女、誥封宜人、晉贈恭人、晉贈夫人。族譜。

昭萍志畧風土志云、有清一代侈談科名、吾邑推得兩鼎甲、一爲劉宮保鳳誥、探花及第、一爲文侍讀廷式、榜眼及第。劉宮保崛起寒微、所謂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者。而文侍讀之祖母劉夫人、壯烈公配、即劉宮保之女。壯烈公名晟、以孝廉起家、官至知府。一傳而樹臣觀察、名星瑞、由舉



人競、循直州、濟升道員。再傳而侍讀賜進士及第矣。兩鼎甲係一血脈流傳、丹桂有根之説、不信而有徵歟。

冒鶴亭先生云、叔耒先生十四五歲時、劉宮保器其穎異、欲妻以女。先令先生賦泰山詩以覘其意、先生脫口而成曰、山下望泰山、泰山高萬丈。及到泰山顛、翻出泰山上。宮保大驚異、遂以次女歸之。其後叔耒先生名位雖未必出宮保上、而殉難嘉應為忠臣、似非宮保之但為承平侍從之臣者所及、可謂不負此詩矣。

側室吳氏、傅氏、旌贈孺人、晉贈宜人。何氏、旌贈孺人。

侯氏、誥贈孺人。族譜。

父諱星瑞、榜名星見、字樹臣、號奎垣、行二。邑冠軍、郡庠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捐分福建候補同知、賞戴花翎。時值松源土匪滋事、留廣東幫辦軍務。歲己未、壯烈公殉難、嘉應公擊賊復仇有功、署羅定州知州、保陞道員、加鹽運使銜、署高廉分巡兵備道、襲騎都尉世職、誥封中議大夫、晉贈資政大夫、著有嘯劍山房詩稿。族譜、昨薛志暑人物志、選舉志、仕籍志。

妣彭、太和縣廣東候補知縣歷任陽江東安縣彭巽長女、誥封淑人、晉贈夫人。側室簡氏、誥贈夫人。簡氏、

誥贈宜人。族譜。

伯父運貴早殀、叔父星輝暨樹臣公、皆劉夫人出。田壽、早殀、吳孺人出。星昭、傳宜人出。吟壽、早殀、傳宜人出。族譜。

先生爲樹臣公第三子。伯兄廷俊、字觀生、號雪門、太學生、候選郎中、承襲騎都尉世職。仲兄昜生、早殀。四弟廷偉、早殀。五弟彬、榜名廷槐、字潤生、號霞浦、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直隸州州同。皆彭夫人出。六弟廷彥、字喜生、號旭階、太學生、捐分廣東補用鹽課大使。七弟廷秀、字悅生。八弟廷華、字高生、號賓甫、光緒二

十三年丁酉舉人、江蘇候補知縣。九弟鍁譜、名廷良、榜名廷楷、號法和、光緒二十年甲午舉人、保和殿覆試一等、保送經濟特科、歷官至資政院議員、皆簡夫人出。十弟廷直、字廸光、號頌平、郡附貢生、署四川藩經歷。簡宜人出。十一弟啟原、名廷寀、字明生、號咸明、安徽候補知縣。簡夫人出。長姊字廬陵蕭燦章子厚楨、未嫁天亡、歸蕭守志。二姊適鄱陽王達材子慶康、三姊、四姊殤、五姊適南昌梅啟照子任元、六妹適承明同鑾詒、七妹適善化何應祺子桂臣、皆彭夫人出。庶妹長適南昌喻秉綬子恭孚、次殤、三適同邑彭樹

華、皆簡夫人出。族譜。

先生配陳氏、湖南郴州人、廣東廣州府通判調署嘉應直隸州知州陳善圻之三女。側室羅氏、族譜。廣東人。葉遐庵先生云。

子二人、長永譽、字寶書、號公達。附蔭生、歷保知縣、分發江蘇試用、咨調奉天、保補缺後以直隸州用。族譜。著有天倪室集。陳詩尊瓠室詩話。娶吳縣費念慈長女。次敦書、早殁。女一、歸儀徵李九齡。族譜。皆陳夫人出。外室龔氏生子三人、長二佚其名、三克儉、字公直、官陸軍少將、立法院秘書。永譽無子、以從弟永言之

第三子如瑤嗣。

清文宗咸豐六年丙辰、先生一歲。

十一月二十六日辰時、先生生於廣東潮州府。生年月日時據族譜。案、時先生祖父及父俱在潮州、據純常子枝語、先生四歲遭嘉應州之亂、可知先生必生於潮州、後隨至嘉應。枝語又云、先壯烈嘗任番禺、咸豐初、英夷攻城、時余未生、先君暨先母均暫寓潮州。蓋先生未生時、先生父母已在潮州矣。母彭夫人夢仙人賜玉麒麟而生、故小名麟生。文永言道希三叔父逸事引雪門公詩注。祖父叔來公、時年六十六、族譜。

叔來公生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則本年六十六歲。

父樹臣公時年三十二、族譜樹臣公生於道光五年乙酉、則本年三十二歲。彭夫人時年三十四、族譜。彭夫人生於道光三年癸未、則本年三十四歲。伯元雪門廷俊時年十四。族譜。雪門生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則本年十四歲。叔來公於上年乙卯由嘉應州知州調署潮州府知府、據同治修萍鄉縣志忠義傳。純常子枝語云、先壯烈公仕宦三十餘年、家中不增一椽一畝。恒曰、吾仕宦無愧於心、以此詒子孫也。由嘉應直隸州知州、文宗特旨授惠州府知府、闔省驚

訴、先壯烈亦惶悚、不知何以蒙主知也。後有自京師來者云、全學使慶仕滿回京、召對、時問廣東吏治誰最廉能。全對曰、廣東第一清官惟嘉應州知州文某。上識之、未嘗而有此授。總督葉名琛以其不由己薦也忌之、不飭赴惠州任、而調署潮州。普寧巨匪聚黨擄掠、蔓延潮州、揭陽、麕集於潮州北山者近二萬人。叔來公密諭精壯公道繞攻其巢、據同治修萍鄉縣志忠義傳及紀帶子枚語。先生父樹臣公以福建同知留廣東幫辦軍務、帶潮勇七百名作爲頭起、昭萍志卷人物志。親督槍礮二十餘戰、而後平之。潮人編

爲戲劇以述其事。純常子校語。

咸豐七年丁巳、先生二歲。

先生在潮州。

本年、高明土客事起、民多轉徙。叔耒公先飭工蓋廠、爲流民棲止、計口給貲。閱月、踵至者數千人。乃出兩造諭之曰、若輩流離失所、塡委溝壑、以爾曹仇殺致之。今視在廠男婦數千人、哀號震山谷、皆泣下、願解訟。叔耒公乃請發倉粟賑流民、給貲復業、甘霖渥降、是歲大豐。江西通志忠義錄。

咸豐八年戊午、先生三歲。

二月、嘉應州戕官之案起。先是、州民有從太平軍者自江南歸、凡千餘人、頗有刼掠餘貲、於州屬松源堡聚賭甚豪。州牧王某、貪酷吏也、聞之、率勇圍逼、索賄二萬、許以半、不得請。賭者故慣賊、遂反執王某支解之、乘勢欲據州城。州中紳民急稟督撫、求復任叔未公。督撫問、肯此行否。需勇幾何。叔未公曰、吾知嘉應民義不從亂、請隻身往足了此事。即夕遂發、樹臣公侍行。不半月、獲匪首王亞四、徐鳳觀等戮之、州民安堵如故。兩廣總督晉江黄壽臣宗漢由閩入粵、經州境、州民乞留署州事、壽臣允其請、純常子校語。據

光緒修嘉應州志、寇變志、此爲本年二月事、匪首爲松源堡王討食四、三月勦平之。叔耒公遂復攝嘉應州篆、同治修蕉嶺縣志忠義傳云、戊午、因松源不靖、復委攝嘉應州篆、搜捕餘孽、境內肅清。先生隨往。是冬、州署中白山茶花忽變爲紅、同人咸賦詩、叔耒公詩有云、白首同歸今倘在、丹心未死又重生。明年二月而遇難、蓋詩讖也。純常子校語。

咸豐九年己未、先生四歲。

正月、太平軍石郭宗等擁衆數萬、自閩之龍巖、永定竄擾大埔、先生祖父叔耒公聞警、率兵駐三河壩距

之。賊知官出、謀趨間道襲嘉應州城、叔來公乃急撤兵回城、嚴守備。賊陷大埔、輒由松口來攻、於二月初二日合圍。叔來公率官弁紳民登陴固守、賊百計進攻、不得其便、死者甚衆。游擊湯某以接戰為名、縋城遁走、援兵亦不至。時先生父樹臣公方以福建同知入都引見、筮之、知不吉、家人無允行者。仲父星輝公則在廣州、先生與兄雪門隨母彭夫人在署。初五日、圍急、或勸叔來公詰朝接戰、不利即走惠州、謁總督黄壽臣乞援。公按劍叱之曰、城亡與亡、吾誓死久矣、毋多言。叔來公於諸孫中篤愛先生、至是呼先生母、

告之日，事已亟，二兜不在署，汝等無必死之理，可攜兩孫預謀生計也。又曰，余此孫將來有用，一代不管一代，不留汝同殉也。初六夜，彭夫人攜先生兄弟二人行，凡器物貲財悉留備軍需，間關危險，僅達潮州。賊猛攻城，凡十五日，至二月十六日，由地道轟塌西城，叔來公方守陴，亟率兵應敵。賊已大至，猶麾勇巷戰，手刃十餘賊，力竭遇害。賊棄尸於江中，越四日，流二十里，至西洋堡，觸委員章嘉樹之舟。章君爲先生叔母之弟，驚視辨識，亟命撈起，面目如生。凡右肩一槍傷，石脅下一矟傷，達於腹，汗衫遍鈐嘉應州印數

十、蓋預期必死而恐無以辨別也。據純常子枝語。江西通志忠義録、文道希先生遺詩暢志詩自注。妻何氏、傅氏、侯氏、屬吏劉蔭棠、幕客李煌、僕周順、余順、何祥、孔全、婢秋葵等二十餘名、均不屈被害。據江西通志忠義録及黄宗漢文壯烈公請卹典疏。樹臣公請兵於總督黄壽臣、二十日、援兵至城下、賊仍用官軍旗幟列城上。樹臣公欲奮身先入、適有知其詐者、遂接戰。純常子枝語。公素有膽力、聞父凶耗、忿不欲生、誓將滅此朝食。率隊迎敵、奮迅直前、槍礮刀牌齊進、所向披靡、斃賊數千、奪獲器械無算。昭萍志畧人物

志。連戰、收復州城、獲石郭宗等、剖心以祭。純常子枝語次第克復大埔、興寧、連平等城、迭著奇勳、總督黄壽臣奏請獎敘、有在該員為矢志復仇、臣等應計功併獎等語。保免補同知、以知府補用、奉旨依議。昭萍志畧人物志。九月初二日、奉上諭、署嘉應州直隸州事惠州府知府文晟、着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議給騎都尉世職、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欽此。昭萍志畧。

咸豐十年庚申、先生五歲。

八月、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陷京師、文宗狩熱河。

咸豐十一年辛酉、先生六歲。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先生七歲。

先生父樹臣公署羅定州事、賊陳金剛凡三次圍城、皆瀕於危。是冬、樹臣公方赴廣州請餉、而賊數萬人奄至。先生母彭夫人集幕僚議曰、賊已大至、吾家人歷死、諸君無苦、願去者已具舟城東、可先去也。時幕友惟李君不去。因部置州兵千人守城、撤釵珥餐之、令懸爆竹大堂、觸門者、賊破城即燃放、俾聞聲得自裁也。賊每夜見城中燈火旗幟如三四萬人、圍三日、竟去。先生雖幼小、然鼓角之聲、倉皇之狀、已能歷歷

記之。文通希先生遺詩暢志詩自注。

閏八月初五日丑時、五弟霞浦彤生。族譜。

同治二年癸亥、先生八歲。

先生父樹臣公在羅定直隸州知州任、後保陞道員、加鹽運使銜、署高廉分巡兵備道。昭萍志略人物志。按樹臣先生署高廉道、未詳何年、姑繫於此。

同治三年甲子、先生九歲。

同治四年乙丑、先生十歲。

先生在家讀書、方讀至禮記月令、有父執某舉先立夏三日句命對。先生即對曰、既克商二年。人以神童

目之。胥鶴亭先生言云、十歲左右時事。琴風銓諱云、少時讀書愛文選、時時私讀。

二月十五日子時、六弟旭階廷彥生。族譜。

同治五年丙寅、先生十一歲。

江西巡撫劉峴莊坤一爲先生祖父叔來公請於原籍萍鄉建立專祠、四月十三日、奉旨、着照所請。據昭萍志畧。

同治六年丁卯、先生十二歲。

同治七年戊辰、先生十三歲。

同治八年己巳、先生十四歲。

同治九年庚午、先生十五歲。

三月十一日子時、母彭夫人卒、族譜。年四十八。

本年初學詞、凡爲數十闋。據雲起軒詞手稿望江南詞小引。

十二月十六日寅時、七弟悅生廷秀生。族譜。

同治十年辛未、先生十六歲。

伯兄雪門由南美洲秘魯國傳游歸來、傷足、不良於行。先生平時但知讀書、不親細務、而事兄周至、助着衣履、扶持行步、乃過於自爲、舉家驚異。文永言道希三叔父廷事述王氏姑母語云、時先生年才十六七。

又云、永言幼時、隨先雪門公流寓廣州、彼時三叔作京官、豈亦貧困、而常常來書、餽貽不絕。

同治十一年壬申、先生十七歲。

先生在廣州、始於菊坡精舍從番禺陳蘭甫澧先生游。文永言道希三叔父遂事云、少事陳蘭甫先生。蘭甫先生掌教某書院、三叔父欲考月課、而廣東學友有勸不必應課者、謂蘭甫先生好取録其門人之文。三叔以姑試文字、竟應課焉、已而屢列前茅、遂拜蘭甫先生為師、因此蘭甫先生之謗亦解。蓋皆先屢取録其人之文、而後其人乃拜門牆者耳。先雪門公語。

文道希先生遺詩暢志詩云、吾師陳京卿、恬淡清且醇。濃壽庶啟載、清抱紫陽芬。匪徒作詞人、蓋為君子羣。十年依函丈、於學未識津。按蘭甫卒於光緒八年正月、詩云十年依函丈、則從蘭甫游始於本年也。精舍之東有元咎室、為蘭甫讀易處、先生嘗往來其間、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答楊模見贈之作自注。與賀縣于晦若式枚並推高第弟子、據梁鼎芬答楊模見贈之作。一時同門後彥如嘉應溫慕柳、仲和番禺汪莘伯、兆銓皆與先生契。據梁鼎芬答楊模見贈之作。先生天才超軼、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尤長於史

學。非薛志畧人物志。自言幼時學無師法，讀錢辛楣大昕先生潛研堂集，乃得門徑。蘭甫先生語之曰，辛楣先生輿地職官之學不獨前無古人，兼恐後無來者。南軺日記。先生之學，蓋即出於辛楣，以較蘭甫，精醇不逮，而淹博過之矣。冒鶴亭先生言。

五月十五日午時，八弟寶甫廷華生。族譜。

同治十二年癸酉，先生十八歲。

先生初入都，據琴風餘譚閒塵偶記。應順天鄉試，不售。閒塵偶記云，孝哲毅皇后性好善，寄萬者宫中用費，以萬六千金購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余時應試在

京、此書乃實君壽所藏、故知之。

同治十三年甲戌、先生十九歲。

四月初四日、九弟法和鯀生。校譜。

先生以家貧、薄游江浦、客廬江吳筱軒長慶總兵幕中。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云、初家貧、薄游江浦、客吾邑吳武壯軍中。按陳序未詳年月、據清史稿吳長慶傳、長慶以同治九年駐揚州、尋復移屯江浦江陰。光緒元年、授直隸正定鎮總兵、仍留防江南、率士卒濬江浦黑水河、四泉河、玉帶河、兩年始畢工。六年、擢浙江提督云云。是先生客武壯幕在此數年中、並姑

鑒之本年。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先生二十歲。

先生曾入都。據闇齋侶記

光緒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十七日亥時、十弟廸光廷直生。族譜。

先生往廣東、經清遠英德、據文道希先生遺詩舟行清遠英德宿雨新霽山川清曉詩自注。登峽山寺。據旅江日記。

光緒三年丁丑、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在廣州。番禺梁節庵鼎芬始從陳蘭甫游、與先

生相識。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答楊模見贈之作自注云、鼎芬年十九、受業東塾。按節庵本年十九歲。番禺張延秋鼎華聞先生名、顧先生於光孝寺。文道希先生遺詩追悼番禺張延秋編修詩自注云、君十三歲、應戊午京兆試、中式副榜、十六遂舉京兆。余識君在粵東、君謁采時名、見顧于光孝寺、時年三十餘、猶白皙少年也。據此、延秋本年蓋三十二歲、識先生當在此時。時先生客廣州將軍滿州他塔喇樂初長善幕府、署有壺園亭館、極美、花樹華蔚、將軍又好客、其嗣子伯愚志銳姪仲魯志鈞皆英英遊眾賓從多淵

雅之士、延秋、節庵、晦若暨先生皆尤密者、文道希先生遺詩讀芝隱堂集追懷樂初將軍詩自注。一時作賦論兵、琴尊跌宕。讀芝隱堂集追懷樂初將軍詩云、征南幕府久相依、作賦論兵自一時。跌宕琴尊狂客聚、雍容裘帶士人師。時先生粤中交游、又有葉蘭臺衍蘭郎中、陶春海福祥舉人、姚檉甫禮泰編修、林揚伯、國賡明仲國贊兩主事、許天倬□□副貢、陳慶笙樹鏞秀才諸人、父執則有許涑文其光侍講、顔旻廷培瑚兵備二人。李仲約文田侍郎、則後爲先生朗考師者也。並文酒追從樂數晨夕。雲起軒詞鈔霜葉飛

詞小引。

十月二十二日寅時、十一弟明生啟生。族譜。

光緒四年戊寅、先生二十三歲。

光緒五年己卯、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在南昌、始與義寧陳伯嚴三立相識。陳三立文道希先生遺詩序云、余始遂試南昌、得交君、俱廿年。越三歲、同鄉舉、同試偕居京師云云。伯嚴與先生同鄉舉在光緒八年、則相見南昌爲本年也。按文道希先生遺詩冬夜絶句、有十載鍾陵舊寓公之句、則先生寓南昌之時、當有十年左右、不能詳考何年。

光緒六年庚辰、先生二十五歲。

陳夫人來歸。陳夫人來歸不知何年、先生長子公達生於次年二月、則夫人來歸最遲不能過本年四五月。

光緒七年辛巳、先生二十六歲。

二月初七日申時、長子公達永譽生。族譜。

先生以吳筱軒之薦、入兩廣總督合肥張振軒樹聲幕。居積年、文檄敏贍、同輩推服。據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陳序未言年月、按清史稿疆臣年表、張樹聲之任兩廣總督在光緒六年四月、至八年三月而還、

九年六月回任、十年四月病免。文道希先生遺詩張藹卿兵備同年挽詩小序稱、在樹聲幕中期年。而八年春、先生在廣州、有詞、則姑定樹聲幕度必在本年春矣。與振軒子藹卿華奎相得甚歡。文道希先生遺詩張藹卿兵備同年挽詩小序云、兵備與余壬午順天鄉試同年、己丑成進士、官至四川川東道。兵備爲兩廣總督靖達公子。余在靖達幕中期年、相得甚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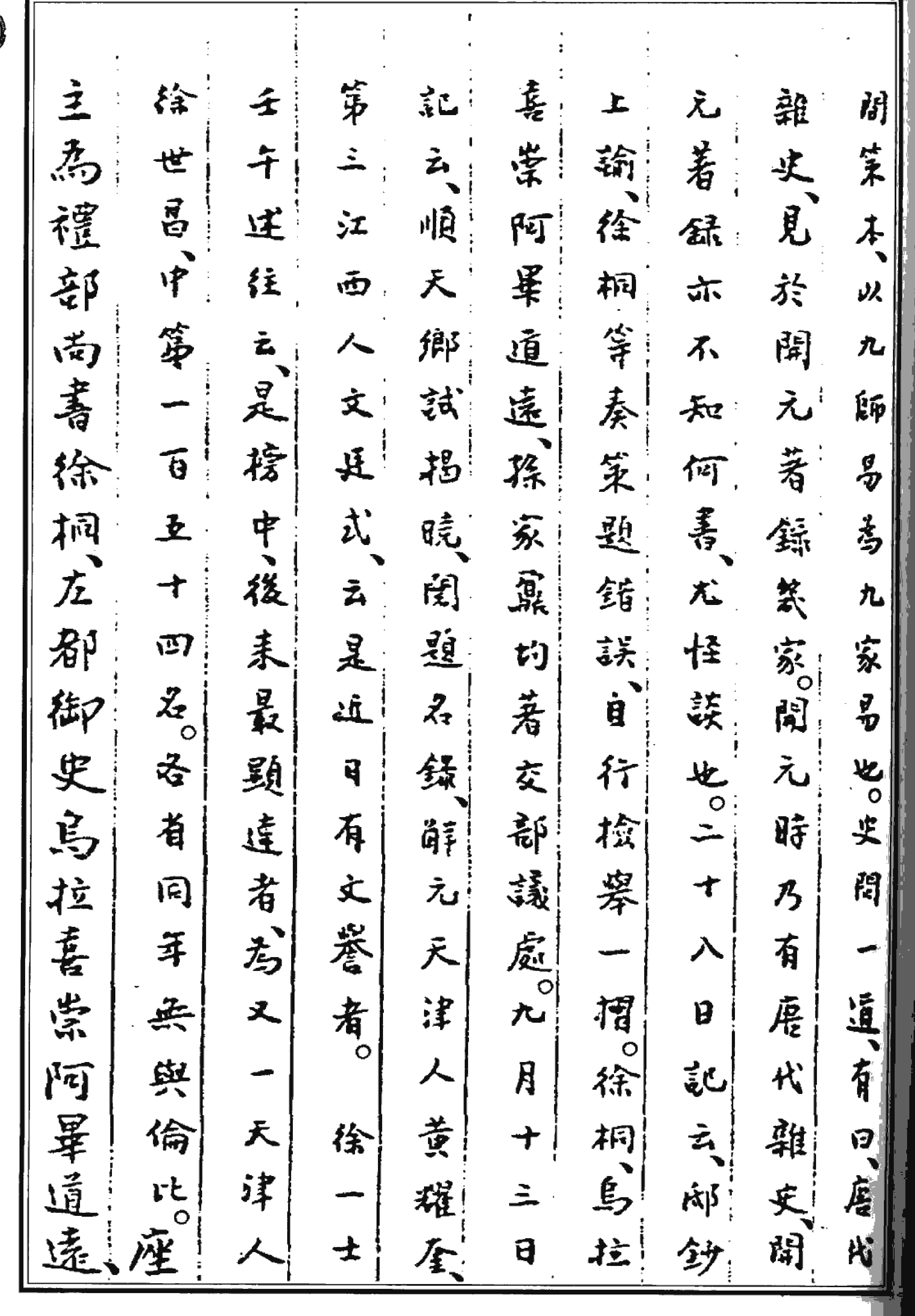
光緒八年壬午、先生二十七歲。

正月、陳蘭甫先生卒、年七十三。李慈銘荀學齋日記。

本年春、先生在廣州、有臨江仙詞二闋。見雲起軒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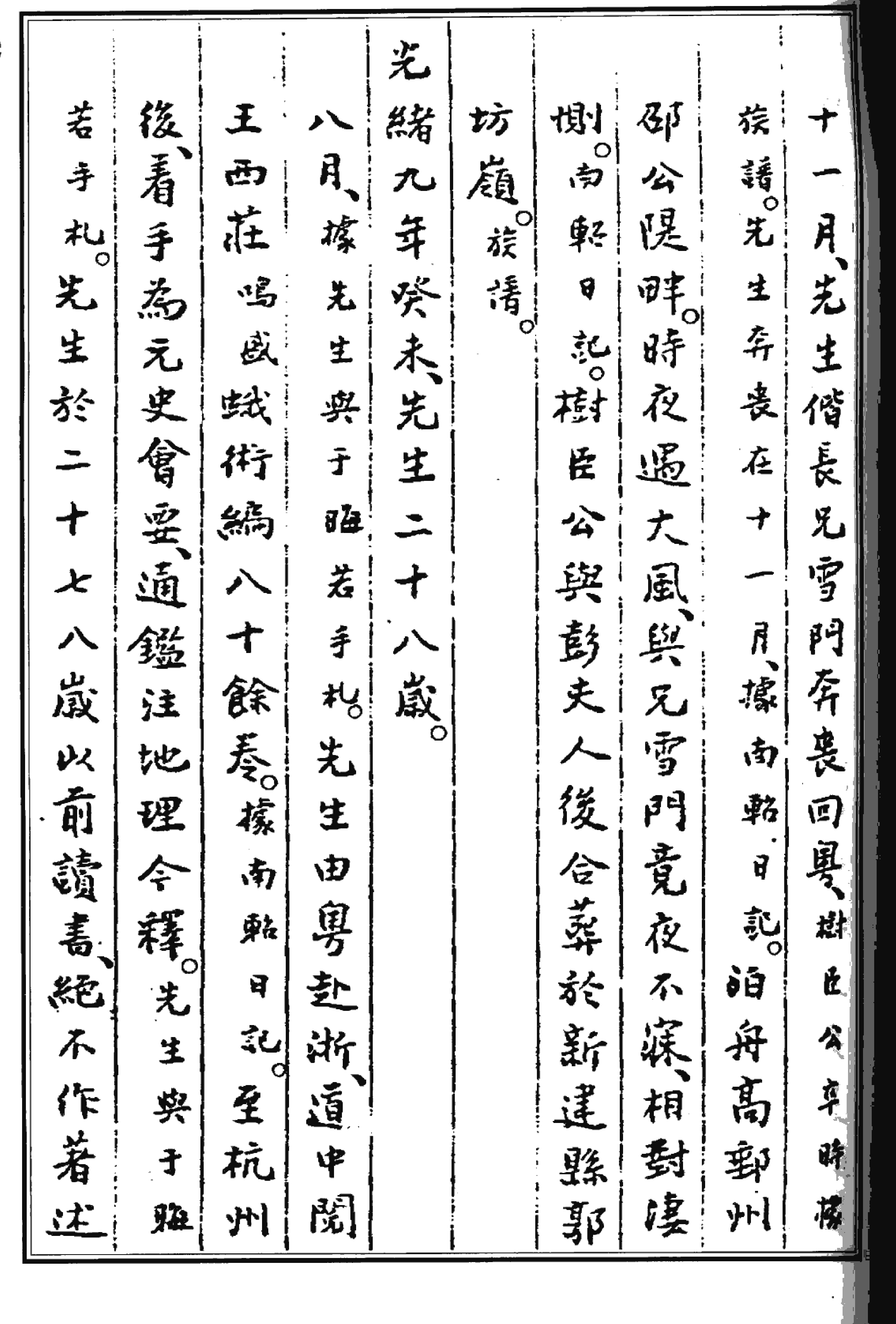
手稿。

秋、先生北上。八月、以附監生領順天鄉薦、中式第三名。附監生見昭萍志畧人物志。　頭場題爲子曰雍之言然。　日省月試三句、　伯夷聖之清者也三句。　二場題爲蓍之德圓而神三句、　水火金木土穀始修二句、　無曰高高在上三句。　公及齊侯至踐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見翁文恭公日記、禮記題見陳中嶽蟫香館別記。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本年八月二十三日記云、今年順天策題、經問一道、有曰、淮南王安所集荀爽九家易解。蓋誤讀坊


閣策本、以九師易為九家易也。史閣一道、有曰、唐代雜史、見於開元著録數家。開元時乃有唐代雜史、開元著録亦不知何書、尤怪誤也。二十八日記云、邸鈔上諭、徐桐等奏策題錯誤、自行檢舉一摺。徐桐、烏拉喜崇阿畢道遠、孫家鼐均著交部議處。九月十三日記云、順天鄉試揭曉、閱題名録、薛元天津人黃耀奎、第三江西人文廷式、云是近日有文譽者。徐一士壬午述往云、是榜中、後來最顯達者、為又一天津人徐世昌、中第一百五十四名。各省同年無與倫比。座主為禮部尚書徐桐、左都御史烏拉喜崇阿畢道遠、

工部侍郎孫家鼐、李慈銘荀學齋日記。房師副御史李肇錫也。據南軺日記及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先生文譽噪京師、名公卿爭欲與之納交。昭薛志畧人物志。本月十一日、先生至友梁節庵亦自粵來京。據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善化皮鹿門錫瑞始與先生相識。按雲起軒詞手稿念奴嬌詞乙未答皮鹿門見贈之作云、十三年事如波流電激、不堪重攬云云、知與鹿門在本年始相識、蓋與先生為本科舉人同年也。

九月三十日子時、先生父樹臣公卒於廣東、年五十八。


十一月、先生偕長兄雪門奔喪回粤、樹臣公卒時據旋譜。先生奔喪在十一月、據南軺日記。泊舟高郵州邵公隄畔。時夜遇大風、與兄雪門竟夜不寐、相對淒惻。南軺日記。樹臣公與彭夫人後合葬於新建縣郭坊嶺。旋譜。

光緒九年癸未、先生二十八歲。

八月、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先生由粤赴浙、道中閱王西莊鳴盛蛾術編八十餘卷。據南軺日記。至杭州後、看手爲元史會要、通鑑注地理今釋。先生與于晦若手札。先生於二十七八歲以前讀書、絕不作著述

想，偶有所得，亦旋即忘之。南軺日記。至是，始從事撰述。

江西巡撫潘霨如爵爲先生祖父叔耒公奏請列入萍鄉縣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九月初十日奉旨，着照所請。昭萍志略。

是冬，先生入都，在都度歲。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

光緒十年甲申，先生二十九歲。

本年法越搆釁。三月，宗室盛伯熙昱祭酒劾樞臣怠職，太后怒，罷恭親王奕訢、高陽李蘭孫鴻藻尚書出軍機。據清史稿盛昱傳及軍機大臣年表。先是，朝士

有所謂清流者、奉李高陽為魁、而南皮張孝達之洞、豐潤張蕢齋佩綸、宗室寶竹坡廷、閩縣陳弢庵寶琛、瑞安黃漱蘭體芳皆其傑、此前一輩之清流也。後一輩清流、以伯熙為魁、瑞安黃仲弢紹箕、閩縣王可莊仁堪、旭莊仁東、永明周會生鑾詒、合肥張藹卿及先生等爲之。其前後遞嬗之樞、則在光緒八年張振軒督直隸時。振軒為李少荃鴻章同鄉、又戚黨也、八年三月、少荃丁憂、辭直隸總督任。振軒自兩廣移署直督、少荃語以直督不易為、朝中清流如蕢齋輩必須聯絡之。振軒既之任、遂通殷勤於蕢齋。時蕢齋為日

講起居注官，振軒欲調之至北洋。既獲其同意矣，遂上摺請調，而樞府不允。朝中老輩清流乃一反而言振軒不當調用講官，振軒遂獲處分。以美意得怨果，陰圖應付之計。其子藹卿與伯熙輩游，因聯絡之。至本年，而伯熙專摺劾恭邸，恭邸去而高陽亦出軍機，簣齋、弢庵皆調外。竹坡先以納江山船女自劾免官，前輩清流至此告一結局，後輩清流遂起而代之。其後甲午之役，先生屢言事，隱然為後輩清流之重鎮焉。冒鶴亭先生言。

是秋，先生南歸。九月二十九日，到廣州。據先生與于

臨若手札。

十二月、爲番禺汪穀庵瑔先生作隨山館詩集序、有曰、嘗讀鍾嶸詩品、於諸家之詩、必實其源自何人、論者或疑其附會、不知此古人分別流派之盛心也。然予猶惜其能辨文章之流別、而未能辨學術之流別。是以淵明之詩、儒家之言也、其意淡泊而有守。子建之詩、雜家之言也、其氣傷佚而無制。許詢近於道家、王儉近於禮家。如斯之流、未之分晰、遂使千載而下、篇章既佚、考索爲難、斯讀者可以深慨矣。又曰、夫風雅道微、輶軒不採、下情無以上達、而作詩者又不能

原本學術、考察民隱、清然為無謂之辭。或僅僅雕鏤蟲魚、極命草木、而詩學幾為天下裂。先生論詩宗趣以雅正為歸、不尚弔詭、於並時交游若陳伯嚴諸人所為頗不苟同。以為矜奇之作可以震眩於一時、成名固易、迨有大力者出、則一苕帚掃去之矣。冒鶴亭先生言。其論清人詩曰、國朝詩學凡數變、然發聲清越、寄興深微、且未遠元明、不論唐宋也。固由考據家變秀才為學究、亦由沈歸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說、袁子才又以性靈二字便其曲訣。風雅道衰、百有餘年、其間黄仲則、黎二樵尚近於詩、亦滔滔清淺。下此

者乃縈詞以貢媚、隸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則文章日下、采風者不能不三歎息也。閒塵偶記。按、閒塵偶記爲先生丙申以後所作、兹取其論詩語類附於此、以見緒論。

先生將入都。汪穀庵先生有送先生泛海入都詩。見汪瑔隨山館詩簡編。

光緒十一年乙酉、先生三十歲。

先生入都。據閒塵偶記。在都、名動公卿、有小劉金門之目。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與福山王正孺懿榮、南通張季直謇、常熟曾君表之撰稱四大公車。

胡思敬文廷式傳。又與閩縣鄭太夷孝胥齋名。葉森鄭孝胥傳曰、二十三歲中光緒八年壬午科本省鄉試第一名、三上春官不第。光緒十五年己丑、考取内閣中書、以經濟文才有聲、於時先後與萍鄉文廷式、義寧陳三立、南通張謇等齋名云。鄭孝胥海藏樓詩聞文芸閣同年以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萍鄉感賦詩、有公車四首齋名日句。都中勝流、宗室盛伯熙、桐盧袁爽秋昶、嘉興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合肥蒯禮卿光典諸居、皆與先生游。按知過軒隨筆、先生曾有書與盛伯熙、言李蓮英隨醇王出巡事、事在次年丙戌。

赤昶安般簃集乙丑年有酬文道希詩。子培、子封在乙丑年曾招先生飲、見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子培撰先生墓表云、余以文字言議與居契、相識廿年。蒯光典鬱華閣遺集序云、余與文芸閣、張季直同試禮部日、嘗借寓意園旬餘。據此、則相識當俱在本年。伯熙家有意園、饒林亭之勝、一時英才計偕入都者多主伯熙家。先生及李仲約、沈子培、張季直、梁節庵、王正孺、志伯愚等、皆意園生上客。伯熙熟掌故之學、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之細、皆能詳其沿襲改變之本末、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先生自謂二

百年來事隨舉可荅，益淵源自伯熙也。據吉川幸次郎譯内藤虎次郎意園懷舊錄。先生與子培尤爲友善，狄葆賢平等閣詩話。上下古今，無所不盡。沈曾植文君雲閣墓表。嘗問子培曰，君詩於古人奚似。子培曰，君詩自具一種沖和之氣，殊肖王摩詰，此意外人那得知。劇亦以爲似青邱也。狄葆賢平等閣詩話。

荷花生日後之八日，姚樫甫庶常約先生及梁節庵往南河泡看荷花，時節庵罷官，將出都，有臺城路一詞，見梁鼎芬款紅樓詞。先生和之。見雲起軒詞手稿。

本年先生曾爲漢軍趙次山爾巽御史草奏，請將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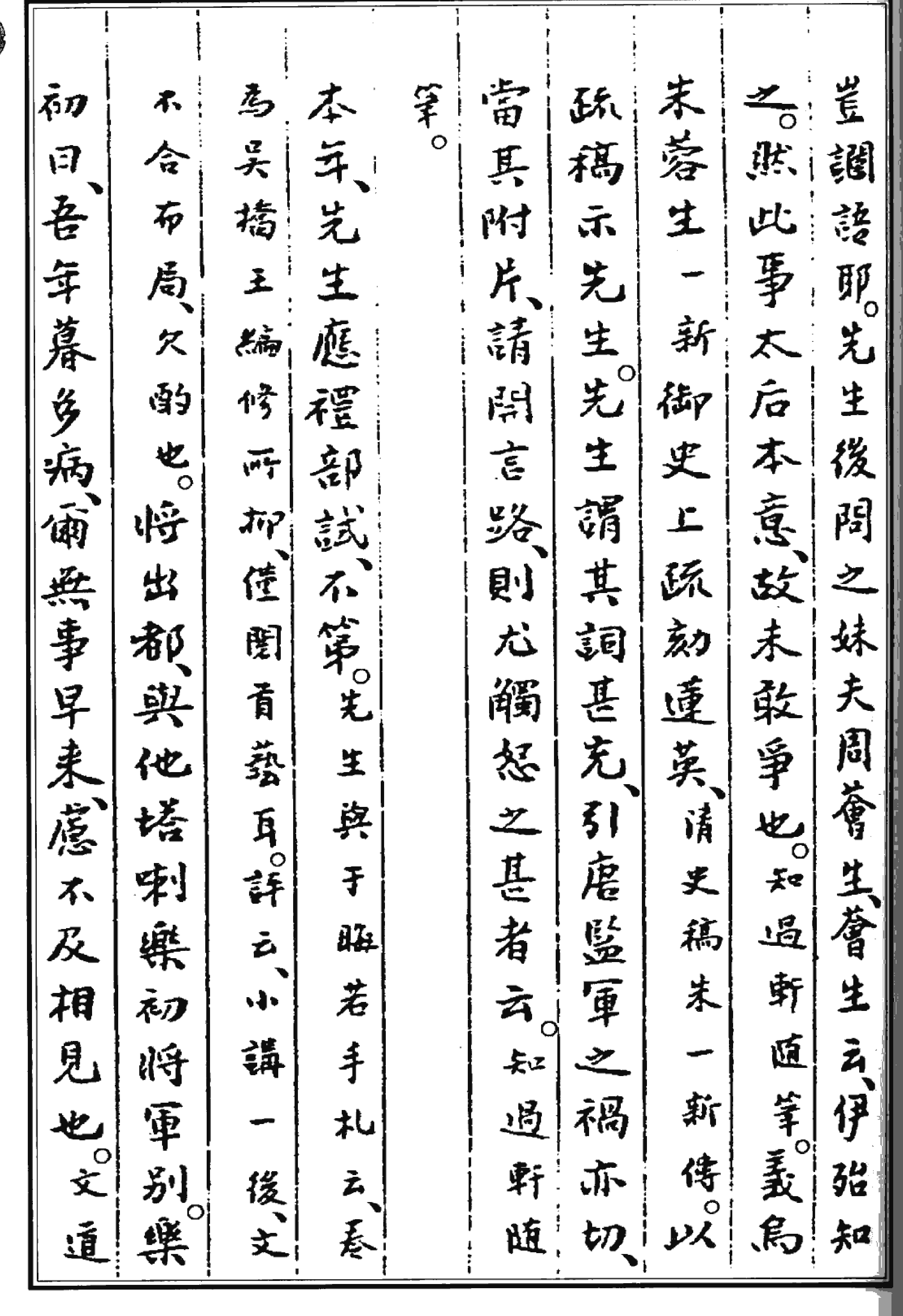
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存道光朝俄羅斯進呈書籍六百八十本發出繙譯。旋據總署覆奏，以爲舊書不如新書之詳備，俄書立論又不如英德法三國，可不必譯，事遂中止。純常子枝語。

文雲閣先生年譜卷二

常熟錢萼孫仲聯撰

光緒十二年丙戌、先生三十一歲。

太監李蓮英將隨醇親王奕譞視師天津、據清史稿醇賢親王傳及朱一新傳。先生知過軒隨筆記此事作李雙喜、即蓮英也。先生與志伯愚商、欲得人言之。伯愚未覓人、而自作書與其姊夫謨貝子云、君何不以口舌爭之、挽回體制不少。謨貝子以伯愚原書示醇王、王云、此我自誤、我自請之、今時不能爭也。先生遂作書勸盛伯熙言之、伯熙謂先生書云、所書創聞、



豈謂語耶。先生後閱之妹夫周薈生，薈生云，伊殆知之。然此事太后本意，故未敢爭也。知過軒隨筆。義烏朱蓉生一新御史上疏劾蓮英，清史稿朱一新傳。以疏稿示先生。先生謂其詞甚亢，引唐監軍之禍亦切，當其附片，請開言路，則尤觸怒之甚者云。知過軒隨筆。

本年，先生應禮部試，不第。先生與于晦若手札云，吾為吳橋王編修所抑，使閱首藝耳。許云，小講一後，文不合布局，欠酌也。將出都，與他塔喇樂初將軍別。樂初曰，吾年暮多病，爾無事早來，慮不及相見也。文道

爲先生遺詩請芝隱室集追懷樂初將軍詩自注。

四月二十八日，出都，葉遐庵先生錄示日記抄本。有蝶戀花詞。首句爲九十韶光如夢裏，見雲起軒詞手稿。日記抄本自注云，此爲光緒十二年出都作。經過通州，乘船赴天津海道南下。據日記抄本。

五月初一日亥時，庶母簡夫人卒，族譜。年四十四。族譜云，簡夫人生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則本年四十四歲。是月二十一日，先生至廣州。據日記抄本。

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三十二歲。

夏，往長沙，與王壬秋闓運游。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本

年五月七日記云、文廷式道溪来約會談、至陳寓課畢往、至則已出遊矣。與長者期約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按時壬秋在長沙。時遣壬秋之湘綺樓、壬秋目為樓客之異者。王闓運湘綺樓集外文湘綺樓記云、湘綺樓者、余少時與婦同居之室。僦居無樓、假以名之。丙子秋、始得陳氏故廬、撤屋作樓、始題舊名。與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則胥彥、雜家文廷式、樓客之異者也。時義寧陳右銘寶箴伯嚴父子寓通泰街蜕園、先生常往陳宅、文酒之會、幾無虛日。據徐一士藝齋漫筆引廖樹蘅自訂年譜。旋取道金陵北上、上元

王木齋德楷策馬追送，江干朗吟唐人賓叔向夜合花開一律，眾爲黯然。雲起軒詞鈔木蘭花漫寄上元王木齋自注。按詞作于癸巳中，有題襟那回去後阻燕吴退遐六年心句，逆數之爲本年。

六月，入都。據日記抄本，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往見徐尚書，辭行出都。是十三年必曾入都。按文道希先生遺詩讀芝隱室集追懷樂初將軍詩自注云：予丙戌落第出都，與公别後，於丁亥、戊子間仍相從八閱月云云。由十四年正月逆數至十三年六月爲八閱月。五月，先生尚在湘，則入都爲六月矣。時志伯愚

詹事方協辦翰林院事，與先生檢院中存書，殘缺奇零，百不存一。永樂大典存者僅八百餘册，先生曾借讀三百餘册，集經世大典，得六七卷，又鈔其詩文及説部之冷僻者，得千餘紙，爲知過軒隨録。伯常子枝語。據枝語云，借讀永樂大典係乙酉、丁亥在京時事，辛。

茲統繫之本年。在京始與長洲王蒿隱頌蔚相識。聞塵偶記云，余與弗卿交逅十年，弗卿於乙未夏以疫

本年，次子敦善生。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

光緒十四年戊子，先生三十三歲。

正月、兩廣總督張孝達電招先生掌教惠州、先生以孝達非心之所服、粵東士習囂雜、變故方起、亦非可以久居、故函梁節庵代辭。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是月二十日、謁漢軍徐蔭軒桐尚書、辭行出都。據日記抄本。二十五日、至天津。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二月、至上海、有桂殿秋詞。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日記、此戊子二月在上海作。三月、至長沙。二十日、湘鄉曾重伯廣鈞招先生及王壬秋、梁節庵、陳伯嚴、湘潭羅順循正鈞飲第宅。據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曾廣鈞招飲第宅詩自注。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本年

三月廿日記云、至重伯家、會梁星海、文道溪、陳子俊、伯嚴順孫看飲酒雜談、夜得重伯片言。文道溪無禮、衆皆不然之、未知何故。書生聚會意氣相陵、寧率老夫責人正禮、從示我不廣也。既欲泯其迹、遂不復問。廿一日記云、陳子濬來言、文以余言與醇王倡和、疑其譏己、故盛氣相凌。若是、則余戲謔之過也。但余意初非謔之、談中其隱故耳。節庵由湘還粵、先生有臺城路詞送之。見雲起軒詞鈔。葉遐庵先生云、原注、戊子在湘所作。時善化楊厚庵岳斌官保致仕在湘、每徒步訪先生於旅店、晤談四五日。談及光緒十一年

赴援臺灣一役、厚庵惟引咎、自言無功。先生以爲樸直忠篤、有大臣之風、蓋李西平一流人物。知過軒隨筆。據日記抄本、先生初晤厚庵在本年四月。先生旋離湘往金陵、有滿庭芳詞擬秦少游。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此戊子去湘作、日記載自注云、此詞微具北宋體、然以示王木齋、又將謂有所指矣、豈非痴人前不得說夢乎。明到金陵、將以示之爲一笑也。

是冬、先生在杭州、汪穀庵有寄懷先生詩。見汪琛隨山館詩簡編、題爲冬夜寄懷芸閣杭州。

本年、友人番禺張延秋編修卒、先生有詩哭之。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自注云、卒時年四十三。延秋長先生十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先生三十四歲。

本年春、先生入都。

二月、冊侍郎長敘二女為瑾嬪、珍嬪。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云、瑾妃、他他拉氏、滿洲鑲紅旗人、侍郎長敘女。光緒十五年、封瑾嬪。珍嬪、他他拉氏、瑾妃妹也、與瑾妃同日封。德宗景皇帝實錄云、光緒十四年十月癸未、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

原任侍郎長敘之十五歲女他他拉氏著封爲瑾嬪、原任侍郎長敘之十三歲女他他拉氏著封爲珍嬪。十五年二月甲午、遣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福錕爲正使、禮部左侍郎續昌爲副使、持節齎册封原任侍郎長敘之女他他喇氏爲瑾嬪。遣禮部尚書李鴻藻爲正使、禮部右侍郎文興爲副使、持節齎册封原任侍郎長敘之女他他喇氏爲珍嬪。夏劍丞先生學山詩話云、金屋當年未築成、影娥池畔月華生。玉清追著緣何事、親攬羅衣閱小名。文芸閣學士廷式擬古宫詞之一也。德宗后於孝欽爲姑姪、中宫之定、實秉

慈旨。先是、兩宮嘗於三海作水嬉、后與外戚女得賜船陪從、帝舫在後、追及后船、后跪迎。帝親攜其手、問其小名。此文詩所賦之事也。及大婚前擇后、帝意又屬于珍妃、而卒以太后旨不敢違、遂定后為中宮。帝眷珍、瑾二妃、為太后所嫉、自是遂有廢立之意、戊戌庚子之禍、皆伏於此也。覲元暻无宜僉載云、珍妃、瑾妃、長叙之女、志銳之從妹也、皆有寵於德宗。將入宮、居志銳家、師文廷式講授。又按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皆云珍妃為廣東將軍長善女、先生嘗授書者也。今據德宗景皇帝

實錄及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皆云侍郎長敘女、則陳序及汪事畧俱誤。志銳本長敘子、出嗣長善後、二妃實其胞妹。魏元曠謂其為從妹者、亦誤也。胡思敬文廷式傳言、先生客廣州將軍長善處署時、授二妃讀者、其說亦誤。先生客長善署在光緒三年、時瑾妃才四歲、珍妃二歲耳。冒鶴亭先生言、先生與志銳世交、二妃稱先生為三哥、授讀非事實也。

三月十七日、先生赴沈子培、子封兄弟之招、座有張季直、鄭太夷、元和葉菊裳昌熾諸人、先生始與菊裳相識。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嘉應黃公度遵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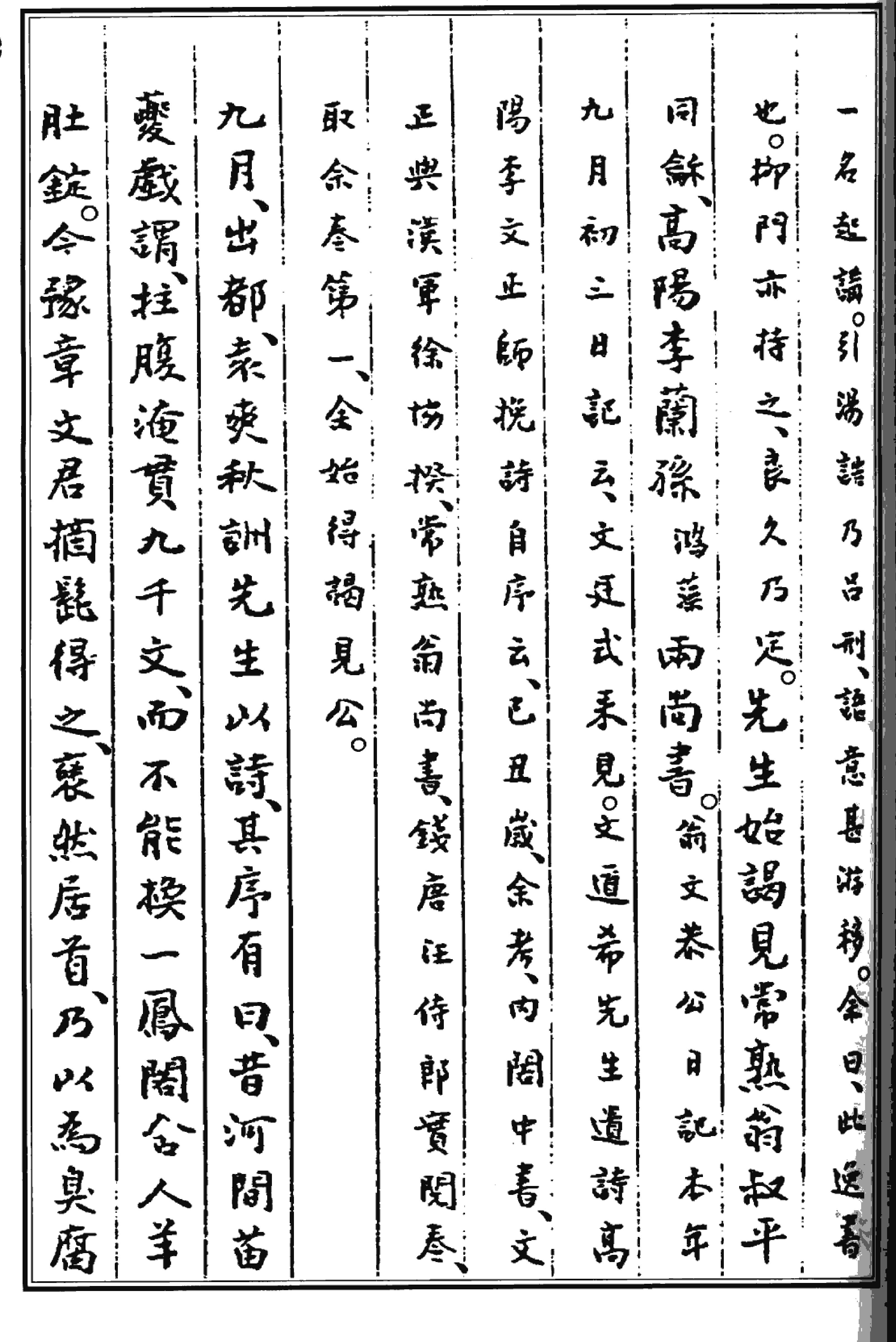
亦在京、與先生納交、據袁昶安般簃集卷五、本年有送黄公度再游歐西絶句十首、時昶方在京、詩中有從然訪戴碧雞坊句、知公度亦在京也。公度于次年庚寅春出國、其冬在海外作歲暮懷人詩、中有懷先生者一首、則公度識先生當在本年。公度爲先生詳述先生祖父叔來公殉難嘉應州事。據純常子枝語。

六月二十一日亥時、庶母蘭宜人卒、族譜。年三十三。族譜云、蘭宜人生于咸豐七年丁巳、則本年三十三歲。

是月二十九日、游陶然亭、應元和江建霞標之招、座有綿竹楊叔喬鋭、葉菊裳、黄季度諸人。據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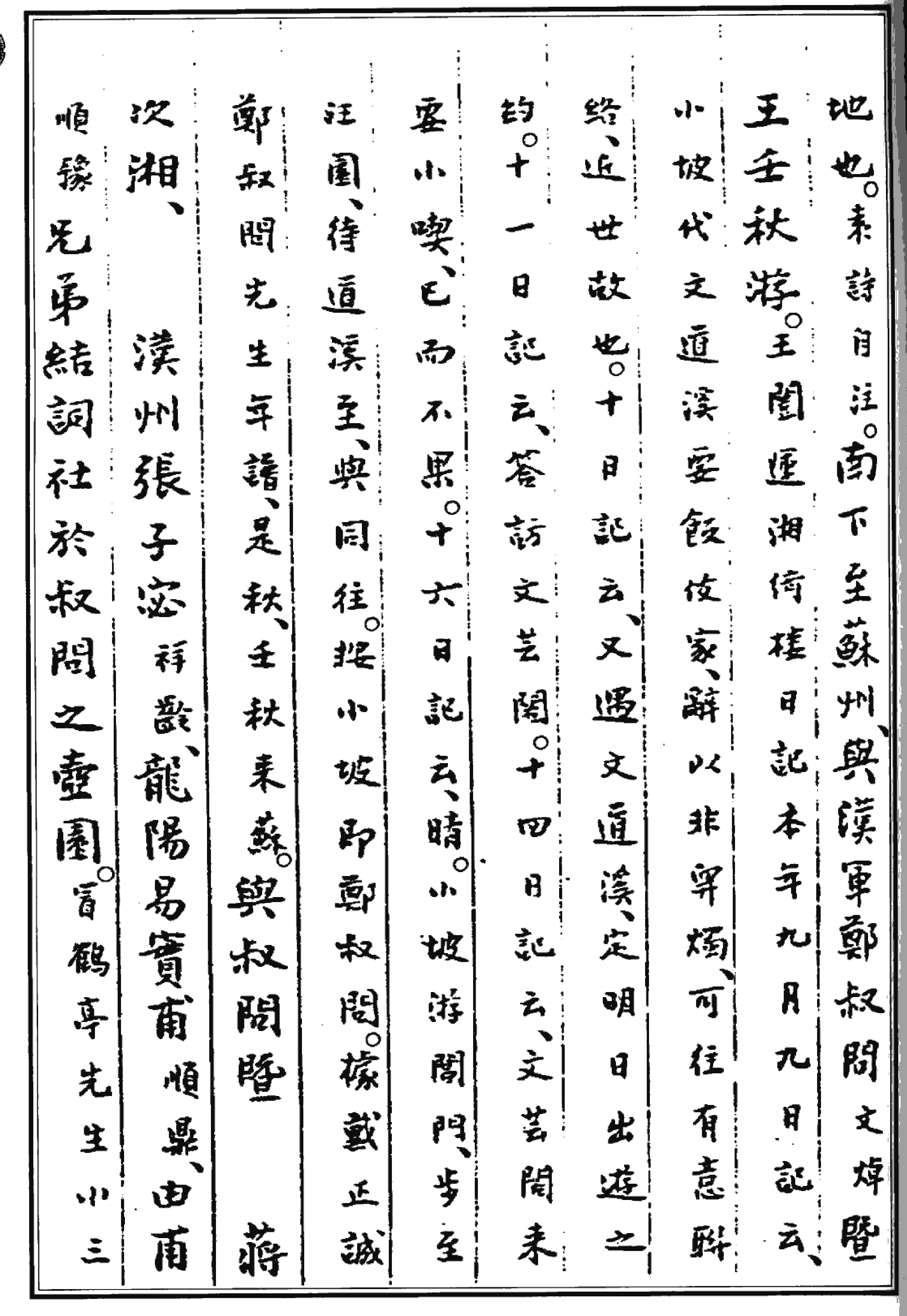
本年八月、考取内閣中書第一名。試題爲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畿輔水利策、覆試詩題爲爲送夔龍集鳳池池六韻。見翁文恭公日記。又本年八月廿四日記云、吏部請考試、内閣中書派出徐桐、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廿五日記云、實到一千零三十名。廿六日記云、實進九百九十九本。廿九日記云、未初、各攜上還、聚徐公處、請定甲乙。遲迴久之、乃定取八十本、柳門所取爲第一。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九月初一日記云、晨起、徐、李兩公來、以第



一名趨論。引湯誥乃呂刑，語意甚游移。余曰，此逆耆也。柳門亦持之，良久乃定。先生始謁見常熟翁叔平同龢、高陽李蘭孫鴻藻兩尚書。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九月初三日記云，文廷式來見。文道希先生遺詩高陽李文正師挽詩自序云，己丑歲，余考內閣中書，文正與漢軍徐協揆、常熟翁尚書、錢唐汪侍郎實閱卷，取余卷第一，余始得謁見公。

九月，出都，袁爽秋訓先生以詩，其序有曰，昔河間苗夔戲謂，挂腹淹貫九千文，而不能撰一屬閣舍人羊肚錠。今豫章文君摘髭得之，褎然居首，乃以為臭腐

苴芥、欲拂衣棄去、而遯跡於南山之霧。夫古之達人、剗骨猶皮捐鞮、若梗注瓦得之、奚足私慶。而世人乃營營於一鼠之腐、一犢之祝、治痔五乘、橫帶萬釘、以天下之美為在己、其賢不肖相去何遠哉。鵷翔而羅者視藪、蠶蟄而夔天可游、物性之殊、固不可強。且天下之士惟能嫥靜澹泊、超然聲利之外、乃足以蓄德修業、操著鏡而決疑滯。彼智效一官者、惡足與謀康世屯哉。君將帽巾南歸、栖息雲笈、呼吸六氣、於彼寬閒寥廓之野、歛其志行、伐材取實、以應時須、蓋知所先務矣。見袁昶安般簃集卷己。時先生方草西域釋



地也。未詩自注。南下至蘇州、與漢軍鄭叔問文焯暨
王壬秋游。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本年九月九日記云、
小坡代文道溪要飯伎家、辭以非穿燭、可往有意斟
終、近世故也。十日記云、又遇文道溪、定明日出遊之
酌。十一日記云、答訪文芸閣。十四日記云、文芸閣來
要小喫、已而不果。十六日記云、晴。小坡游閶門、步至
汪園、待道溪至、與同往。按小坡即鄭叔問。據戴正誠
鄭叔問先生年譜、是秋、壬秋來蘇。與叔問暨　蔣
次湘、　漢州張子苾祥齡、龍陽易實甫順鼎、由甫
順豫兄弟結詞社於叔問之壺園。冒鶴亭先生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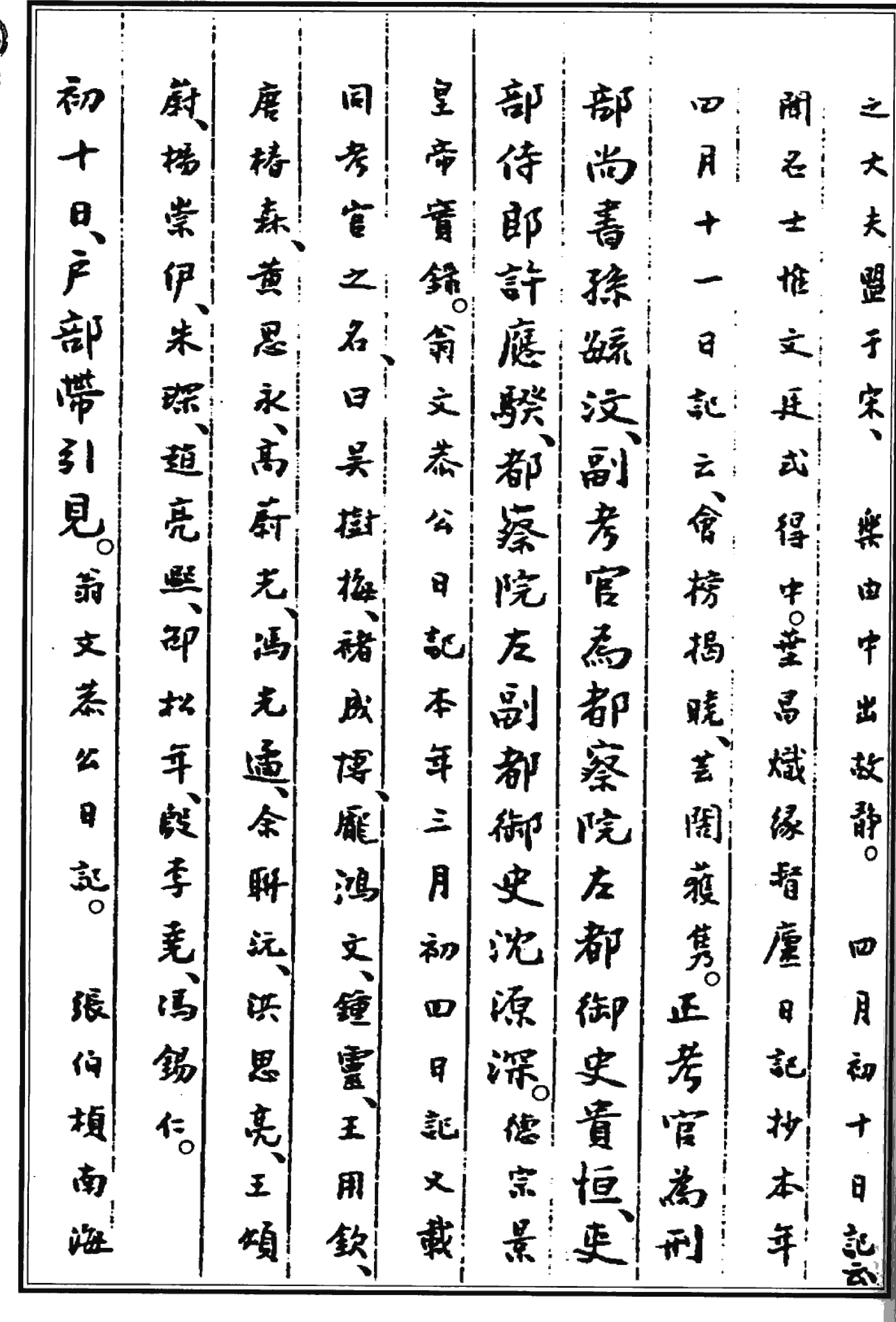
吾亭詞話。旋往廣州。據先生與于晦若手札。

光緒十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五歲。

本年、北上到京十日、頗患暑疾。先生三月初一與于晦若手札。

三月初三日、先生偕張季直同往謁翁叔平尚書。見翁文恭公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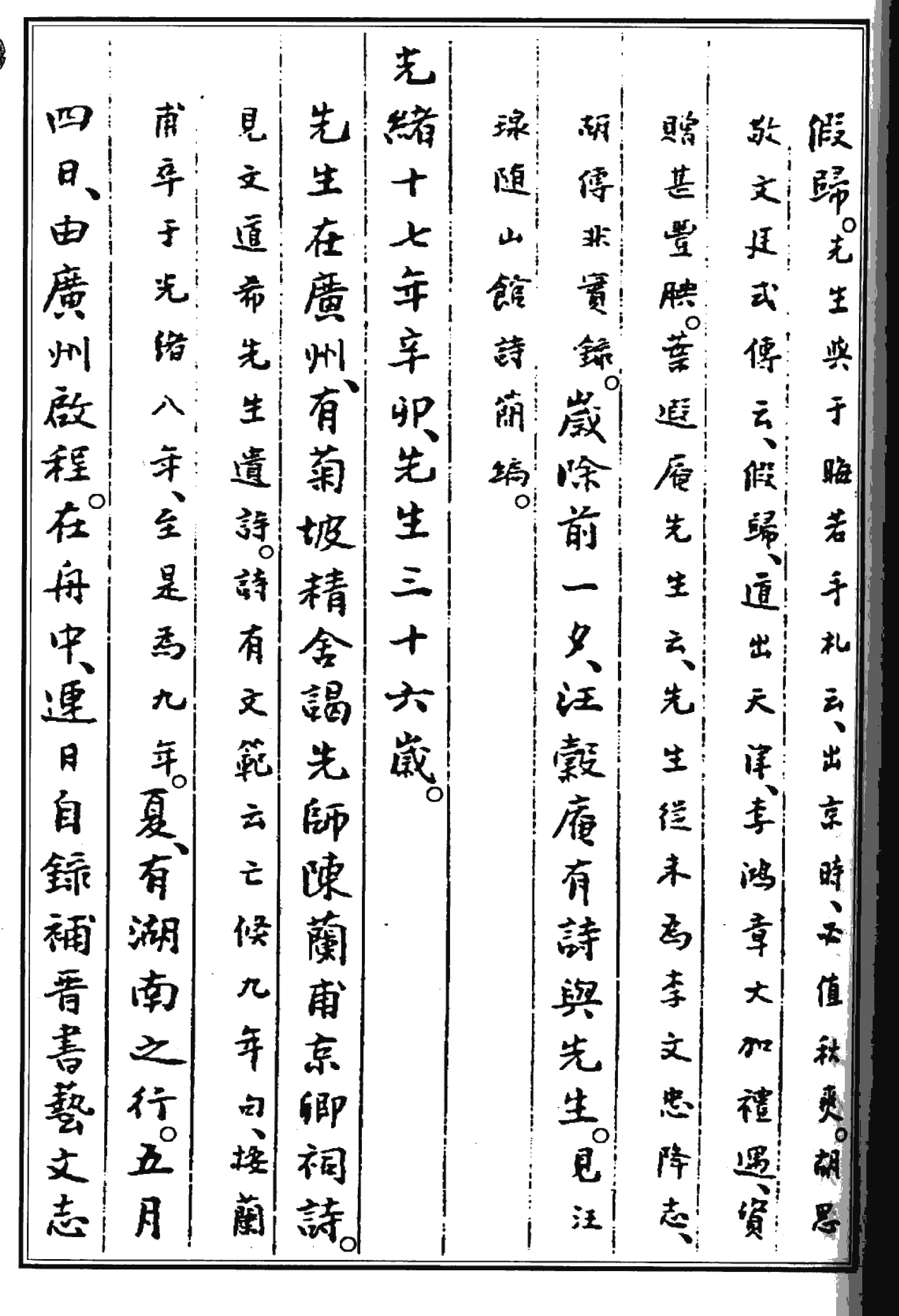
四月、先生中式恩科貢士。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三月初八日記云、寒場午正封門、實到六千日百廿四人。十三日記云、二場題履和而至四句、 曰休徵至兩若、 受小共大共至之龍、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樂由中出故靜。四月初十日記云闈名士惟文廷式得中。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本年四月十一日記云、會榜揭曉、芸閣獲雋。正考官爲刑部尚書孫毓汶、副考官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貴恒、吏部侍郎許應騤、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沈源深。德宗景皇帝實錄。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三月初四日記文載同考官之名曰吴樹梅、褚成博、龐鴻文、鍾靈、王用欽、唐椿森、黄思永、高蔚光、馮光遹、余聯沅、洪思亮、王頌蔚、楊崇伊、朱琛、趙亮熙、邵松年、段李堯、馮錫仁。初十日、户部帶引見。翁文恭公日記。張伯楨南海

康先生傳曰、德宗實無權、太后極精悉、自經文廷式召見後、即不許召見小臣。覆試一等第一名。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四月十五日記云、新進士覆試題、湯之盤銘曰兩節、膏雨潤公田得祈字。十七日記云、派閱貢士覆試卷、至六部公所少坐、天明入、諸公陸續來。與徐公分卷、共三百十二本、每人廿六本。最後至者嵩犢山、至時已閱及半矣。余所分無好卷、見犢山處一本剛挺拔有偉氣、余與伯寅、柳門力贊以犢山所取為壓卷、遂定一等七十二、二等一百十三、三等一百廿六。文廷式一等一。文載、閱卷者為徐桐、麟書、

翁同龢、許庚身、嵩申、潘祖蔭、祁世長、孫詒經、廖壽恒、徐郙、薛允升、汪鳴鑾。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四月二十日記云、派福錕、徐桐、麟書、翁同龢、嵩申、徐郙、廖壽恒、汪鳴鑾爲殿試讀卷官。廿四日記云、卯正召見讀卷官于勤政東室、福公捧十本入跪案、余等稍次跪。上曰、所取皆好。拆封至第二、奏文廷式名。上云、此人有名、作得好。拆封畢、臣具對吴魯本好、第四一卷寫不佳、而策翔實。即送出寫名單、一甲吴魯、文廷式、吴蔭培。二甲蕭大猷。又本年五月初八日記云、外間以文廷式得鼎甲、頗

有物詩。陳灨一睇嚮齋雜碎云、傅藏園先生近作清代殿試考、略云、光緒庚寅科、一甲第二名文廷式、試策中、閭閻誤作閭面、羣議譁然、御史糾劾。文負當代盛名、其學問才識迥越時輩、即魁多士、寧有愧色。乃緣茲小眚、竟挂彈章、亦可覘一時風氣。余曩閱某筆記、亦言及此、略謂文道希學士夙負盛名、某科廷對、誤書閭閻爲閭面。經讀卷大臣籤出、而翁常熟言、閭面二字確有來歷。或曰殆筆誤耳。常熟曰、吾嘗以閭面對蒼牙、詎誤耶。授職翰林院編修、旋充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纂修、本衙門撰文。昭萍志略人物志。其秋



假歸。先生與于晦若手札云、出京時、正值秋爽。胡思敬文廷式傳云、假歸、道出天津、李鴻章大加禮遇、賓贈甚豐腆。葉遐庵先生云、先生從未爲李文忠降志、胡傳非實錄。歲除前一夕、汪穀庵有詩與先生。見汪瑔隨山館詩簡編。

光緒十七年辛卯、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在廣州、有菊坡精舍謁先師陳蘭甫京卿祠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詩有文範云亡倏九年句、按蘭甫卒于光緒八年、至是爲九年。夏、有湖南之行。五月四日、由廣州啟程。在舟中、連日自錄補晉書藝文志

丙部、每日數千言、手腕欲脱。十六日、到韶州、夜飯張翰卿廬颬太守署中。十七日即行、十九日抵樂昌。二十日、瀧船局促爲行役之至苦。二十四日、至郴州、與婦弟陳璞臣相見。二十七日、偕璞臣游文魚亭、由白鹿堂護碑亭登蘇仙嶺、訪義帝塚、游橘井。二十八日、離郴。六月初三日、抵湘潭。先生此行、途中常讀朱子語類及大乘起信論、時有觸發、謂讀語類勝於讀文集、以精神如告也。又謂自達摩入中國、而釋氏之學一變、慧能出而心學盛行、宋一代儒家皆取佛學而易其貌者也、周子卻兼有道家。然自是之後、儒者能

卓然自立者，殊不乏人，此則得其益而不受其害者也。但使五倫不廢，世法恒存，何必斥莊老，詆剎利，而後爲儒者衛道之功哉。又謂語類論治道一卷，可謂洞見本原。隨時二字，則大旨取之老氏。以上據旅江日記。

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三十七歲。

二月，先生北上過鎮江，梁節庵有詩送別。見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題爲壬辰二月送文三北上。按，是時節庵方居鎮江焦山。入都，居粉子胡同。按先生癸巳所作南輅日記云，由粉子胡同啟程。

閏六月八日，偕志伯愚詹事、左笏卿紹佐刑部、延煦堂照郎中同游極樂寺、望西山、有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詩題。但曰閏月八日、不記年。按志伯愚爲詹事在光緒十九年春之前、本年閏六月、則詩爲本年作也。十六日、李仲約侍郎招先生及王嵩隱、劉佛青嶽雲、馮夢華煦、蒯禮卿、江建霞、費西蠡念慈、李木齋盛鐸、劉靜階世安、黄仲弢、沈子培、子封、繆藝風荃孫、柚岑祐孫、葉菊裳、游天寧寺。秋暑甚酷、席散徘徊、至日昳始進城。天寧寺在新義門外、喬木千章、浮圖百尺、幽曠之致較龍泉憫忠諸剎爲勝。葉昌熾緣督廬日

記抄。

七月二十一日、先生與李木齋宴客、木齋以所藏宋元本書籍及石谷畫冊、卞玉京小象示座人。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九月初九日、省館宴客、先生攜有趙東潛集、世罕傳本、葉菊裳見之、亟假歸。仝上。

是秋、先生抱病、有水調歌頭戲答友人。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稿注壬辰秋日作。歲暮、又病。純常子枝語云、壬辰十二月、歲事峥嵘、疾病縈繞。

光緒十九年癸巳、先生三十八歲。

自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止、讀

左傳正義一過、得札記一百三十餘條。據純常子枝語。

本年恩科、先生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昨薛志略人物志、詼諧。南軒日記云、今日閱考試、試差卷有志伯愚閣學、汪柳門侍郎諸人。余卷或以為福相國所取第三、亦無的證也。又云、事由宸斷、非臣僚所能擅擬。

六月二十八日、先生以江左人材詢葉菊裳、菊裳告以頻歲饑驅、後起之秀不能舉其姓氏。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

七月初二日、由粉子胡同啟程、同鄉餞之於謝公祠。

初八日、至阜城縣、在驛館讀智者大師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一卷竟、出戶一觀、紅日在檐、萬籟皆寂、惟樹上蟬聲與鳥聲歷歷入耳、不知身在何處、是何境界也、自謂有境智兩冥之意。初九日、至山東德州。輿中讀錢辛楣先生潛研堂集、服其用力之勤、見聞之博、非洪景盧、王伯厚之所能及、無論餘子也。十二日、渡江、宿長清縣屬章峽鎮。夜讀智者大師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卷竟、皆加墨。二十日、至宿遷縣之順河集、入江南境。二十二日、至清江浦。連日所行之境、綠楊萬樹、紅蓼叢生、愈緊密處愈覺蕭疏、風疏雨驟、

尤似秋深。先生對此，輒有江湖之思，微吟二句云，每當荻葦蕭森處，便有江湖浩蕩心。蓋深知世變之鉅，將來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自謂薄植謹當力守難進易退四字，庶可保其駑拙云。二十三日，宿山陽縣平橋，讀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謂說宋儒流弊處，誠有洞中癥結者。二十八日，過揚州，至三汊河，兩江總督劉峴莊 坤一遣小輪船三號來迓。二十九日，過儀徵，出大江，泊觀音門。夜雨空江，寂寥無寐，譜慶宫春詞以寄意。八月初一日，大風雨，抵江寧，設行館於毘盧庵。初二至初五，行館無事，讀南華經與朱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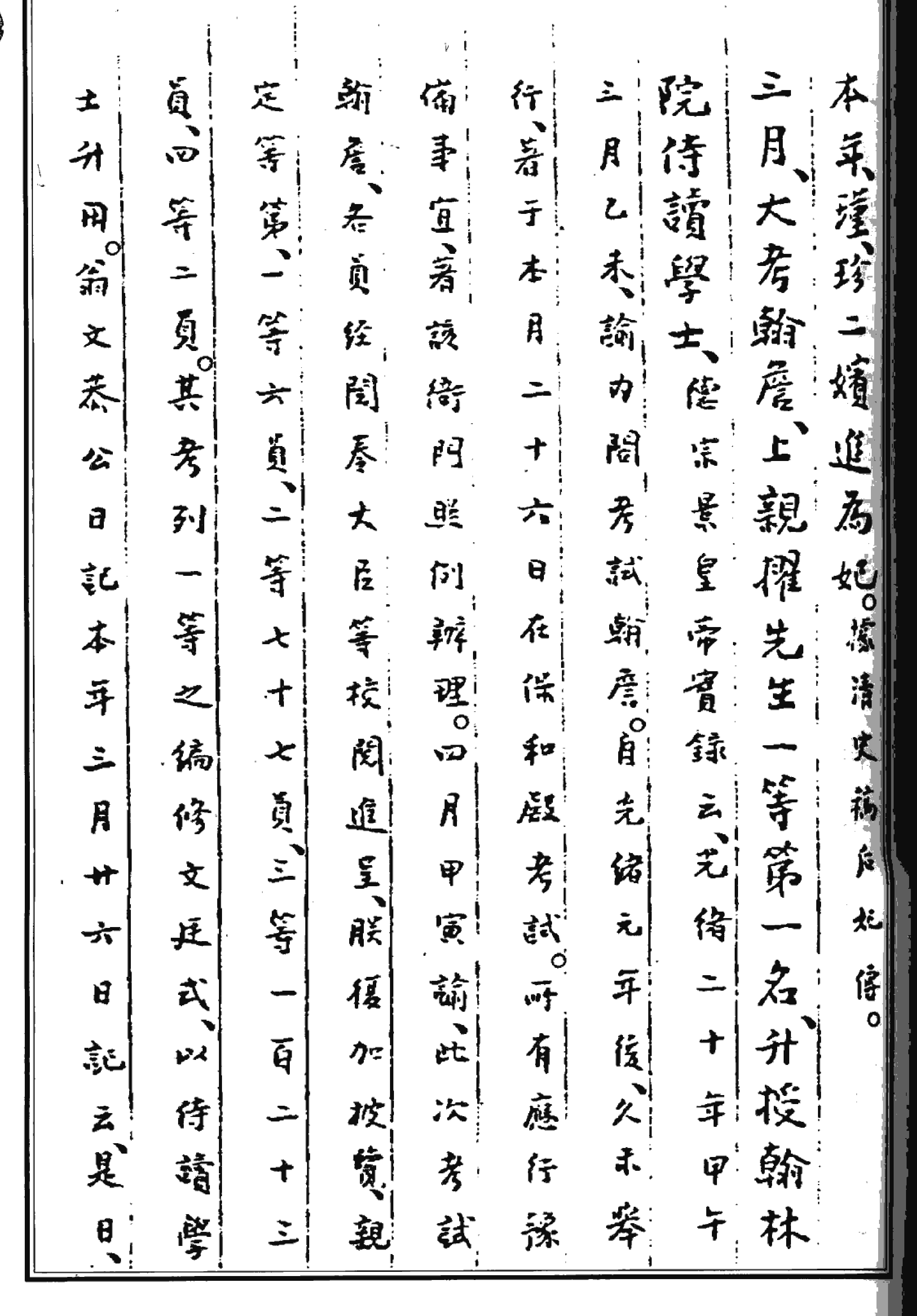
集。初六日、入闈、應試者齎到一萬七千九百餘人。先生於闈中讀參同契考異、能改齋漫錄。十三日起至九月初六日、凡閱三場卷至千餘、而不自以為倦。以上俱據南軺日記。攷覈務求才實、是科得人為盛。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而先生於門生、獨愛蘇州江甘卿鍾霖、寧國徐積餘乃昌二人。陳詩尊瓠室詩話。上元王木齋者、先生故交也、才氣橫逸、風期儁上。先生典試、而木齋落解、以同考未薦、非先生之咎。有木蘭花慢一詞慰木齋、且以誌別。見雲起軒詞鈔。木齋以金縷曲答之。見王德楷娛生軒詞。

是秋，先生五弟霞浦廷梡中式江西鄉試第十七名舉人，先生聞之爲大慰。南軺日記。

冬十月，返萍鄉一行。按南軺日記，先生於十月初三日離金陵後，初五過西梁山，以後無日記，當是浮江西上，返萍鄉也。初三日，離金陵，長江舟中，與十弟迪先廷直談萍鄉家事，深慮不才之子弟頗有其人，欲整頓家中義學祠費爲教養之地，惜力尚未能也。南軺日記。先生此次南行，日筆所事，爲南軺日記一卷。

旋入都。

光緒二十年甲午，先生三十九歲。


本年、瑾、珍二嬪進爲妃。據清史稿后妃傳。
三月、大考翰詹、上親擢先生一等第一名、升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德宗景皇帝實錄云、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乙未、諭內閣考試翰詹。自光緒元年後、久未舉行、著于本月二十六日在保和殿考試。所有應行豫備事宜、着該衙門照例辦理。四月甲寅諭、此次考試翰詹、各員經閱卷大臣等校閱進呈、朕復加披覽、親定等第、一等六員、二等七十七員、三等一百二十三員、四等二員。其考列一等之編修文廷式、以侍讀學士升用。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三月廿六日記云、是日、

翰詹大考、案名尚早、共賞到二百零八人。賦題水火金木土穀、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爲韻、詩題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詩題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廿七日記云、閱大考卷、莧同孫毓汶、孫家鼐、陳學棻、志銳、王文錦、李端棻、龍湛霖、徐會澧、梁仲衡。廿八日記云、至朝房、始知奉派覆看大考卷、張之萬、徐桐及同龢也。至南齋、則兩公先在、發下卷二百零八本。有頃、禮邸孫毓汶傳旨、細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動外、餘皆可動。有頃奏事、太監文德興傳旨如前。柳詒徵跋繆藝風上南皮書云、張菁齋潤于集書牘五

致王康生太史閣大考之信、第意閣下當列高等、及芸閣寄臨若一單、竟屏置三等十八、意極沮悶。本月朔得電、復知聖人藻鑑、拔置前茅。謹按、此可知翁等未覆閱時文、芸閣已詳知名次、告知津幕。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本年四月十八日記云、遣人入城索大考單、第一名即閭閻也、竟為可笑。此人必革、第一例不終也。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云、文以閭閻誤書作閻閭事、世所知、湘綺援信俗傳、謂大考第一必不善終、後卒如其言。道希丙申革職、湘綺度必撫掌稱快。而不知文以新進勾結妃侍、纖得高科、取非其道、又處

帝后猜忌之際、其取禍被謗宜也、何閻於第一必不善終之俗識乎。胡思敬文廷式傳云、始珍妃、瑾妃幼時、隨父任居廣州、從文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上親擢廷式第一、由編修遷翰林侍讀學士、二妃力也。魏元曠光宣僉載云、廷式及第、妃欲驟貴之、上爲之大考翰詹、復硃書文廷式一等交閱卷房、廷式遂第一。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夏劍丞先生學山詩話云、葉伯高提學爾愷大考詩云、殿前珠玉落揮毫、閶花清班數鳳

毛。授爾終童麟木對、倚鵑貫主霽鵠袍。似闇司馬由揚意、又見樊姬薦叔敖。沈宋新詩搖下進、宮闈玉尺正親操。述芸閣得妃薦也。吉川幸次郎譯內藤虎次郎意園懷舊錄云、文廷式之以名進士屢見超擢、不數年至翰林院侍讀學士、管理宗學。又教珍、瑾二妃讀、用得劇近帝側、似類盛伯羲之薦。兼日講起居注官、特派稽察右翼宗學、本年會試磨勘試卷官、教習庶吉士、協同內閣批本、署大理寺正卿加四級、覃恩加一級。族譜、昭萍志略人物志。維時外交叢脞、內政不飭、太后縱欲恣肆、上懾其威、朝政不能自主。先生

感激宸知、屢上封事。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六月東事初起。初十日先生與江夏張次珊仲炘參議皆有封奏論朝鮮事。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六月初十日記及十二日記。上意一力主戰、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六月十四日記。而時兵事要電均由譯署樞廷酌改、而後進御、其蒙蔽之術爲古今所罕見。先生與志伯愚疏發其覆、上震怒、切責之。聞塵偶記。七月初一日、下詔宣戰。清史稿德宗紀。十八日、先生與張季直先後往謁翁叔平尚書、談時事、危語聳骨、抵晚始歸。翁文恭公日記。時翁尚書與李蘭孫尚書

皆主戰，濟寧孫萊山毓汶尚書、海鹽徐筱雲用儀侍郎則主和。清史稿翁同龢傳。先生與李直督翁尚書門下士，尚書主戰之論，二人陰實主之。翁尚書為余之曾祖，此事余聞之庭訓。李尚書亦時垂詢，凡先生所論述，尚書恒是之。文道希先生遺詩高陽李文正師挽詩自序。二十六日，先生上摺參北洋大臣李鴻章畏葸，挾夷自重，片請派李秉衡往天津察看。據翁文恭公日記及胡思敬文廷式傳。本月，給事中余晉珊聯沅劾南海康廣廈有為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

學。幸先生及沈子培、盛伯熙致電廣東提學使徐花農、琪營救，張季直、曾重伯亦奔走援救焉。康有為自訂年譜、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

八月二十九日，翰林院諸人集議於全浙會館，約聯名遞封事，請起用恭親王。先生屬稿，列名者五十七人。

九月初一日黎明，至西苑門遞摺，先生召對。是日懿旨，起用恭邸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總理海軍，會同辦理軍務，內廷行走。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及清史稿恭親王傳、光緒諭摺彙存。　聞塵偶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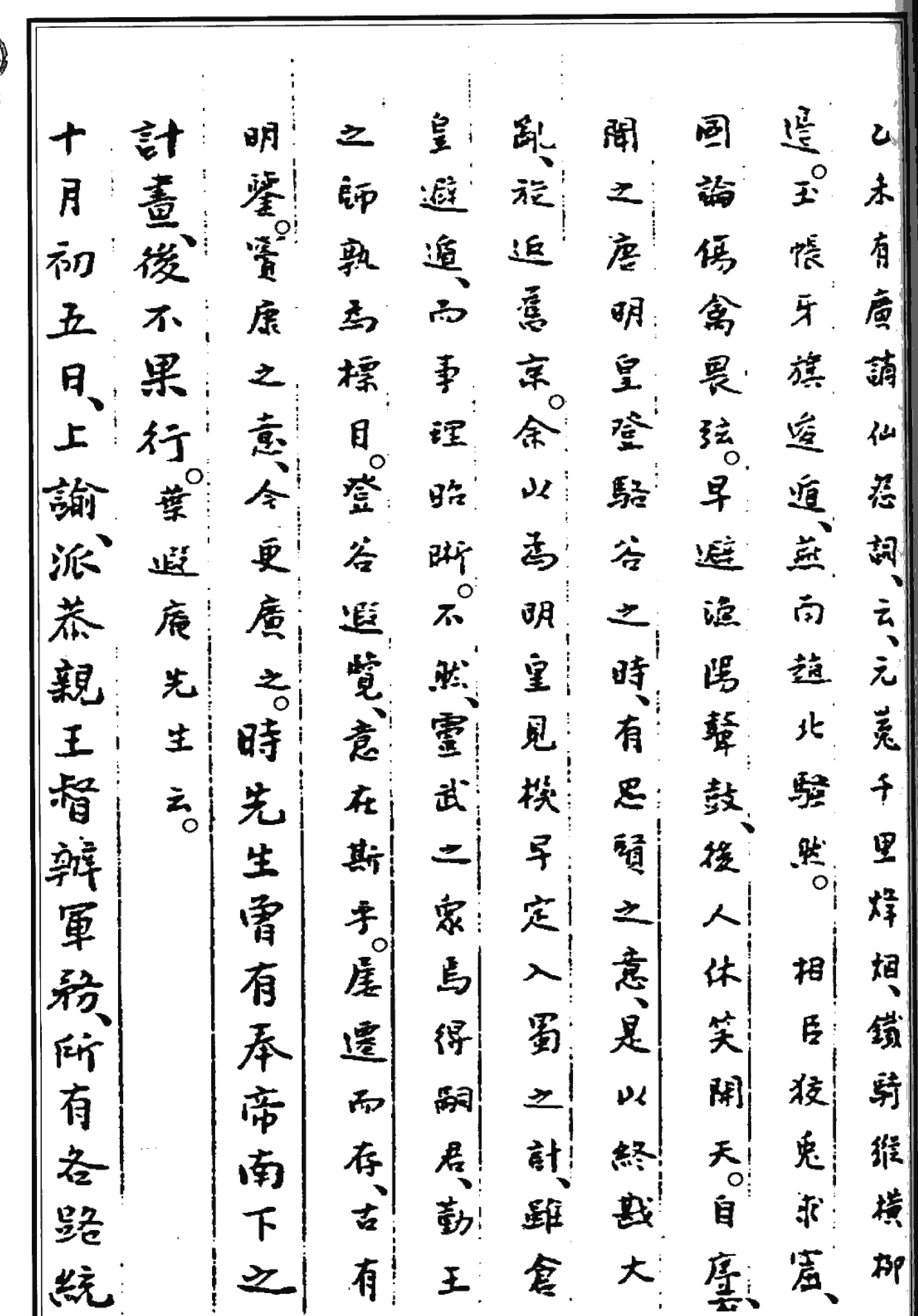
恭邸起用之後、惟設督辦軍務處、授宋慶幫辦軍務、詮無所建白。李約農言、在書房聞太監語、恭親王起用之日、李蓮英率同党諸人跪哭于太后前曰、恭邸得政、奴輩必死、願乞命於老佛爺。太后慰之、蓮英因懲同治間山東戮太監小安事。恭邸至冬間迺直軍機、年已老、又疊經廢置、且一時在事將相多非所習、遂因循焉。上始屬之殷、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絀。初八日、先生集同志李木齋、葉菊裳等於謝公祠松筠庵、議遞聯銜封奏阻款。議及邀英人助順、菊裳謂款議必當諫、英人助順之說、僅有赫德一言、

其枋國其議院未必允、未可遽以入告。次晨遞摺、先生主稿、請聯英德以拒日。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列名者三十八人。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九月初九日記云、今恭邸令日傳赫德面詢一切、昨志摺請聯英伐倭、欲以二三千萬餌之。赫云不能。文廷式等三十八人摺大致如志摺、而云張之洞有成説。枋國者、俱以爲引狼入室、深閉固拒。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本年九月十一日記。中日戰事、我軍連敗於平壤大東溝、日軍尋陷旅順、由遼漸迫。太后恒令順天府備車二千輛、騾八百頭備西狩、然始終不行。張孝達總督、李

仲約侍郎皆主西狩之議。先生亦以為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俄王保羅之敗法主拏破倫第一、空都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員外、蒯禮卿檢討則主暫避襄陽。而內城旗人洶懼、尚書孫燮臣家鼐致書李仲約云、勿奏請遷都、若倡遷議、必有奇禍。蓋仲約是時方攷歷代遷避之得失、欲有所論也、得是函而止。既而敵愈迫、翁叔平尚書亦主遷、孫萊山尚書則主乞和、先生乃疏言、此時戰既不足恃、和更不宜言、惟有預籌持久以敝敵之法。又以為日人用兵以來、陸兵固未敢深入。我軍雖屢、然密布山海關內外

者已二十餘萬、敵兵不及五萬、縱毋戰皆捷、何能徑入神京。王翦破楚、尚須六十萬人、彼節節留守、則前進力單。彼悉數前驅、則後路可斷。使朝廷深知兵法、及此時明賞罰、作士力、擇將而用之、謀定於内而不搖、雖不出走可也。不然、則空都城而予之、彼必不敢來、即來亦易於圍攻。即不能圍攻而出於和、亦不過咸豐庚申之役、而不敢過於誅索。乃一誤再誤、終於不可收拾者、將驕而惰、士窳而殘、宫府疑忌、天水違行、寧使敵人得志、而不使上得行其志者、其成謀固結、非一朝夕之故也。閒歷偶記。

按、雲起軒詞手稿



乙未有廣請仙烈詞、云、元菟千里烽烟、鐵騎縱橫柳邊。玉帳牙旗迢遞、燕南趙北騷然。　相臣狡兔求窟、國論傷禽畏弦。早避漁陽鼙鼓、後人休笑開天。自塵闖之唐明皇登駱谷之時、有思頓之意、是以終戲大亂、旋返舊京。余以為明皇見機早定入蜀之計、雖倉皇避迹、而事理昭晰。不然、靈武之家烏得嗣君、勤王之師孰為標目。登谷避覽、意在斯乎。屢遷而存、古有明鑒。賞虞之意、今更虞之。時先生曾有奉帝南下之計畫、後不果行。葉遐庵先生云。

十月初五日、上諭、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

兵大員均歸節制。慶郡王奕劻著幫辦軍務，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並著會同商辦。初六日、上諭、奉太后懿旨、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均著、補授軍機大臣。光緒諭摺彙存。二十九日、上諭、降瑾妃、珍妃為貴人。德宗景皇帝實録云、十月壬申、諭內閣、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嚴明、凡在宮闈、從不准干預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稱淑慎、是以優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皇帝深慮漸不可長、據實面陳。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為夤緣蒙蔽之

階、恐有不可勝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為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內政。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云、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鑾殿、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蹟、即著降為貴人等因。臣再三請緩辦、聖意不謂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諭云、皇帝意正爾。命即退、前後不及一刻也。

十一月朔、先生上封事彈孫萊山尚書。翁文恭公日記本年十一月朔日記云、是日封事中(文學士)有彈濟寧者、語皆過當、上亦未甚怒也。次日、太后於儀鑾

殿召見樞臣，言及言者雜遝，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事，定當將此輩整頓。次及二妃，語極多，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翁文恭公日記。是月初七，二妃之兄禮部右侍郎志伯愚賞副都統銜，出爲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據德宗景皇帝實録。先生有八聲甘州詞送之。見雲起軒詞手稿。初八日，上諭，奉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補授軍機大臣。光緒諭摺彙存。

十二月，秦安安小峰維峻御史奏劾直隸總督李少荃，先生實主其事。小峰以是獲罪褫職，戍軍臺，先生集銀萬餘，以送其行。清史稿德宗紀、安維峻傳，及翁



文恭公日記引楊崇伊劾先生摺語。是月、朝命張蔭桓、邵友濂以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清史稿德宗紀。得無不允許之諭。都中駭懼、以為旦暮將行不測、以講於敵、人心之危、過於被圍。一日之間訛言疊至。先生以為無論禍福、當以人心正天心、故當萬馬噤聲之時、毅然與諸同志約、不撓沮計生死。聞塵偶記。嘗告謝石杉希銓御史請朝廷召三品以上會議未允。聞塵偶記。是月、先生始寫琴風餘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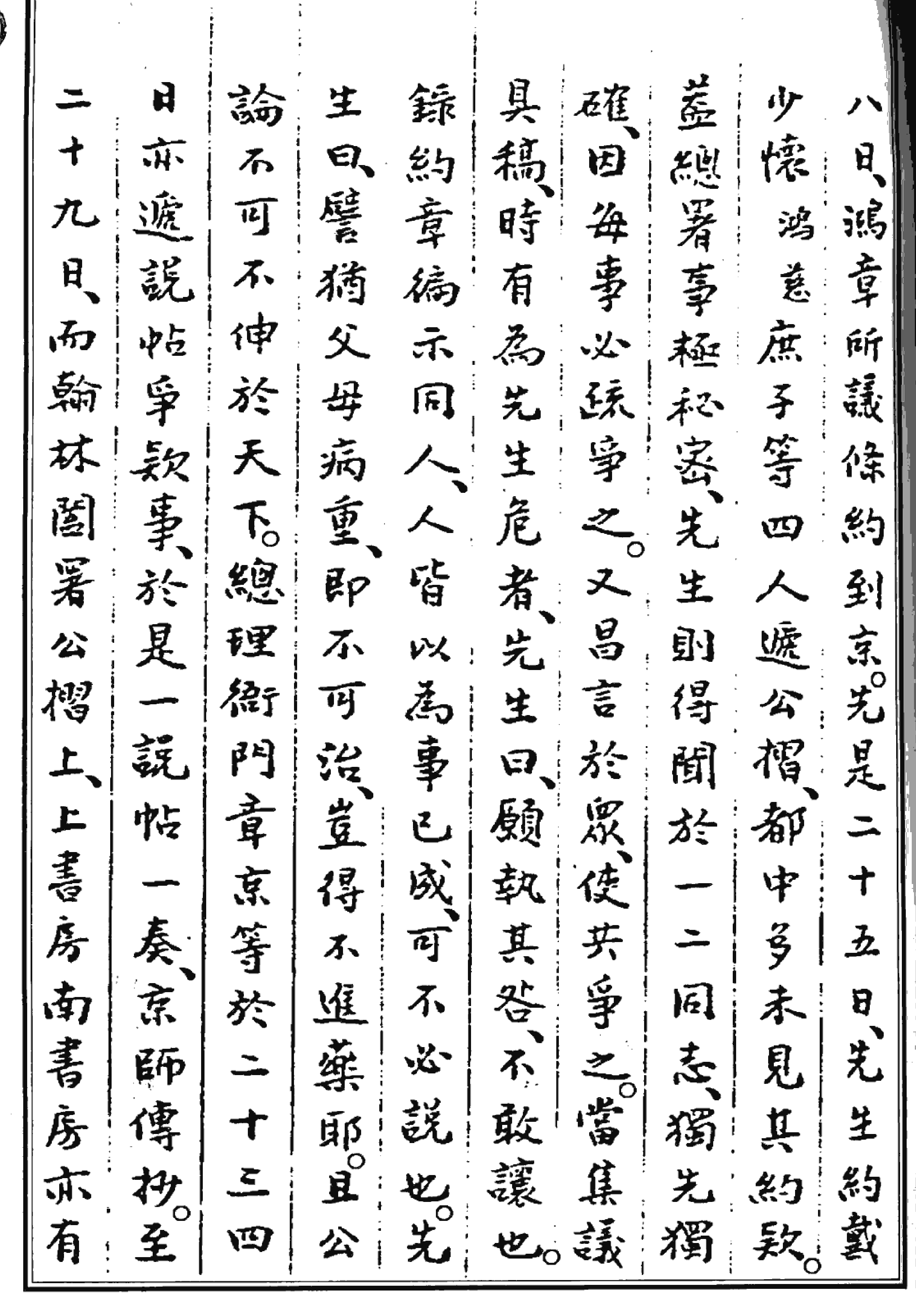
文雲閣先生年譜卷三

常熟錢萼孫仲聯撰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先生四十歲。

元旦，有口占二絶。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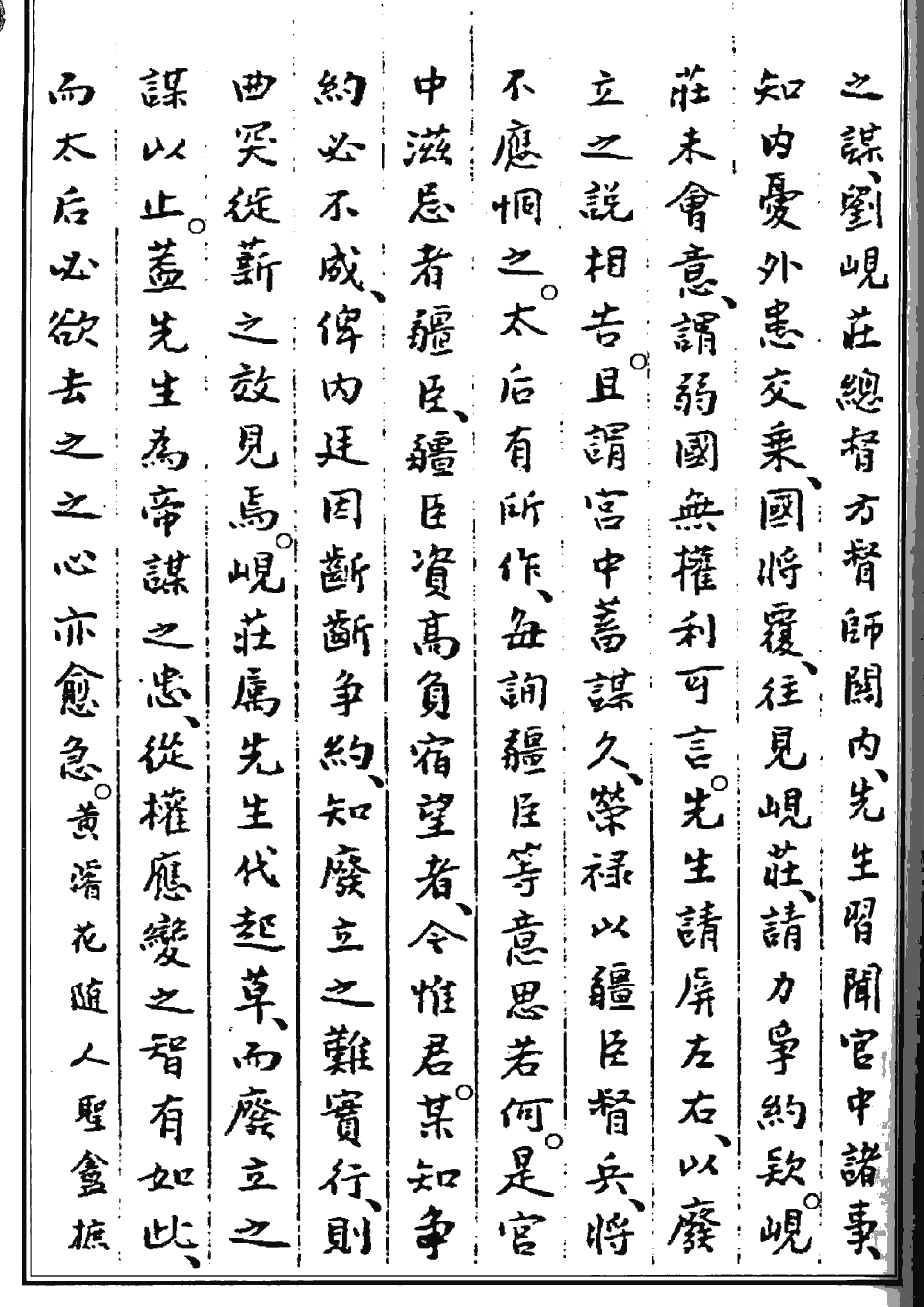
張蔭桓、邵友濂之使日也，日人弗納，電我政府，意在李鴻章。本年正月，乃授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使日本。閱摩儞記、清史稿德宗紀及張蔭桓傳。比其行也，一議於美國使署，再議於傳心殿，舉國皆知其賠款割臺，而猶不謂其弃棄遼也。日人電詢鴻章，有讓地之權否。又電云有概行讓地位之權否。三月二十



八日、鴻章所議條約到京。先是二十五日、先生約戴少懷鴻慈庶子等四人遞公摺、都中多未見其約款。蓋總署事極秘密、先生則得聞於一二同志、獨先獨碓、因每事必疏爭之。又昌言於衆、使共爭之。當集議具稿、時有爲先生危者、先生曰、願執其咎、不敢讓也。録約章徧示同人、人人皆以爲事已成、可不必説也。先生曰、譬猶父母病重、即不可治、豈得不進藥耶。且公論不可不伸於天下。總理衙門章京等於二十三四日亦遞説帖爭款事、於是一説帖一奏、京師傳抄。至二十九日、而翰林閣署公摺上、上書房南書房亦有

公揭。三十日、近支貝勒貝子公等公揭及都察院公揭并上。四月一日、内閣閣署公揭亦上、各部司員各具公揭、大臣中單揭者亦十數人。而各省之公車會試京師者、亦聯名具揭、請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難之、故遲遲不上。先生乃劾都察院壅上聽、抑公議。上命廷臣閲之、裕德徐郙始懼、不數日悉上。時和議幾沮、上連召見公、載澤、侍郎汪鳴鑾諸人、皆以爲和若必行、亡將不遠、上亦不能無動。無如中外之勢已成、刼持之術愈固、事遂不可挽矣。而主和之黨、遂集恨於先生。據琴屋餘譚、閲塵偶記。

是時、宫中潛有廢立



之謀、劉峴莊總督方督師關內、先生習聞宫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峴莊、請力爭約款。峴莊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先生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説相告、且謂宫中蓄謀久、榮祿以疆臣督兵、將不應惆之。太后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惟君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斷斷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峴莊屬先生代起草、而廢立之謀以止。蓋先生為帝謀之忠、從權應變之智有如此、而太后必欲去之之心亦愈急。黄濬花隨人聖盦摭

憶云、某筆記載德宗戇直、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諄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為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坤宮與德宗弗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然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來、國將覆、往見坤一云云。據此、道希為德宗謀、不為不忠、從權應變、不為不智、而后必去之心已躍然愈急。論者乃以大考通關節事、並誣其才、非知言也。予又聞某公言、當時

前之松禪、道希以及後之長素、任公等，皆明知德宗必無幸，欲竭天下豪傑力一與那拉氏搏耳。非不知不敵，乃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揆以諸賢當時皆少年盛氣，理或然也。然冥冥之中，使彼黨有所憚而不敢爲，則先生所爲亦未嘗無補。沈子培恒歎曰吾黨之義，屈子辭云所非忠而言之，指蒼天以爲正，則有合於今日之事耳。聞塵偶記。時割臺議起，臺灣巡撫灌陽唐薇卿景崧殊有慷慨之志，二三月間，往返與先生電商，先生能力爭以犯不測。而唐後不顧其言，携鉅貲內渡。聞塵偶記。自議款以還，敵人要挾過甚，先生

職司記注、一再陳諫、極言其不可從、有辱國病民、莫此爲甚等語、（昭薛志畧人物志。）又有何以見列祖列宗於地下之語。太后怒、投其摺於地、議欲重譴。（汪雷武薛鄉文道布學士事畧。）其揭參首輔語尤激厲、奏稿流傳都下、見者以爲賈太傅痛哭流涕之言、不是過也。（昭薛志畧人物志。）李鴻章恨先生甚、欲中以奇禍。盛伯熙知其謀、勸先生少避、（胡思敬文廷式傳。）先生遂有乞假南歸之意矣。

本年春、先生有祝英臺近感春詞寄慨時事、王幼霞和之。（先生詞見雲起軒詞手稿、以王鵬運半塘定稿

次韻同作者之、此本年作也。黃仲弢解官奉親、赴開封、先生有木蘭花慢詞送之。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稿注乙未作。

四月、乞假出都、回籍修墓。雲起軒詞手稿虞美人詞題及胡思敬文廷式傳。將歸、沈子培有渡江雲、永遇樂二詞贈先生、見沈曾植曼陀羅寱詞及雲起軒詞手稿附錄。先生有八歸詞答之。見雲起軒詞手稿。又有三姝媚詞答和王幼霞春柳詞及送行之作。見雲起軒詞鈔。葉遐庵先生云、感詠時事也。原稿注、乙未年作。又有虞美人詞。見雲起軒詞手稿。南歸道出上

海、上海道劉麒祥、李鴻章姻黨也、聞先生來、迎入署中、備極款洽。臨别、失行裝四簏、麒祥爲緝獲之、扃鑰完好如故。及歸啟視、他貴重物具在、唯亡去奏稿二册、中一疏語涉宫廷、甫脱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獻鴻章。鴻章密白太后。明年、御史楊莘伯崇伊奏劾先生、鴻章所授意也。胡思敬文廷式傳。

五月、先生至金陵、與黄公度、梁節庵、王木齋諸君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誌悲懽、黄遵憲賀新郎詞小引。有吳船聽雨圖記之。又曾聯句填摸魚兒詞一闋、先生有句云、人易老、辨桐帽棕鞋、不走邯鄲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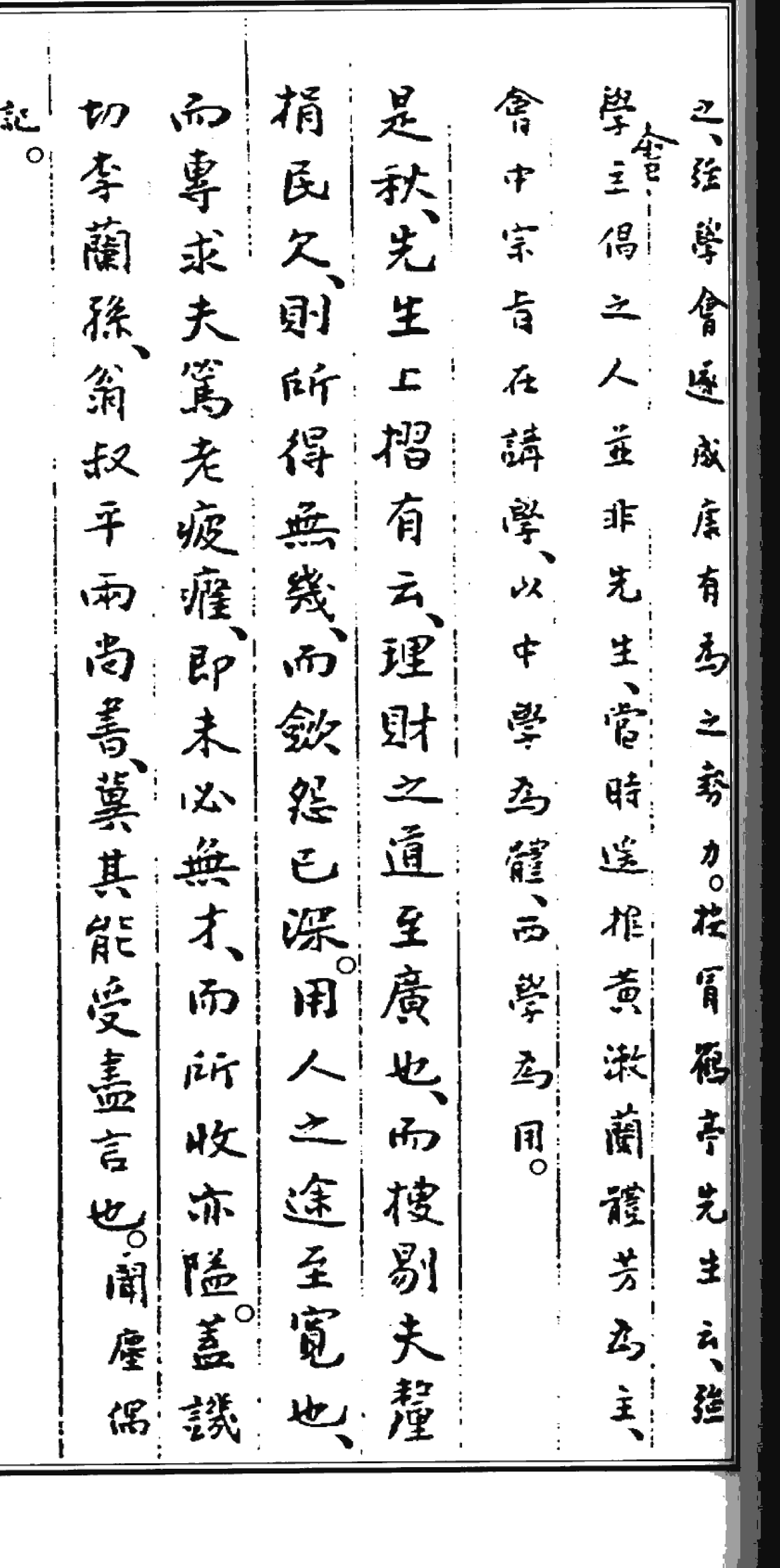
道希先生遺詩冬夜絶句自注。遺迹之情，溢於楮墨。

閏五月，公度又與先生飲集鍾山，有絶句一首送先生歸。見黄遵憲人鏡廬詩草。歸江西後，有念奴嬌詞答皮鹿門同年見贈之作。見雲起軒詞手稿。

本年秋，先生入都銷假，聞塵偶記。寓粉坊琉璃街萍鄉會館。據文道希先生遺詩冬夜絶句自注。

七月，先生與陳次亮熾郎中、丁叔衡立鈞編修、王幼霞侍御、袁慰廷世凱觀察、張巽之孝謙編修、徐菊人世昌編修、張君立權刑部、楊叔嶠中書、沈子培刑部、子封編修，開强學會於京師。康有為汗漫舫詩集詩

題。但意譯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云、翰林學士文廷式等所首倡之强學會、受廣學會之勸說而起。於是內之則工部尚書孫家鼐、外之則湖廣總督張之洞、協力贊助。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云、北方由文廷式之主、倡有强學會之組織、康有為等聞之、因即遍海北游加入斯會、於是強學會勢益大振。時光緒二十一年秋季也。伍紀辛亥革命裏面史云、戊戌政變以前、文廷式創强學會於北京、康有為贊許其宗旨、首先加入。康有為公車上書、一舉震動朝野視聽。康之友僚多為强學會會員、及時排擠文廷式、擁康取而代



之、從學會遂成康有為之勢力。按冒鶴亭先生云、從學會主倡之人並非先生、當時送推黃漱蘭體芳為主、會中宗旨在講學、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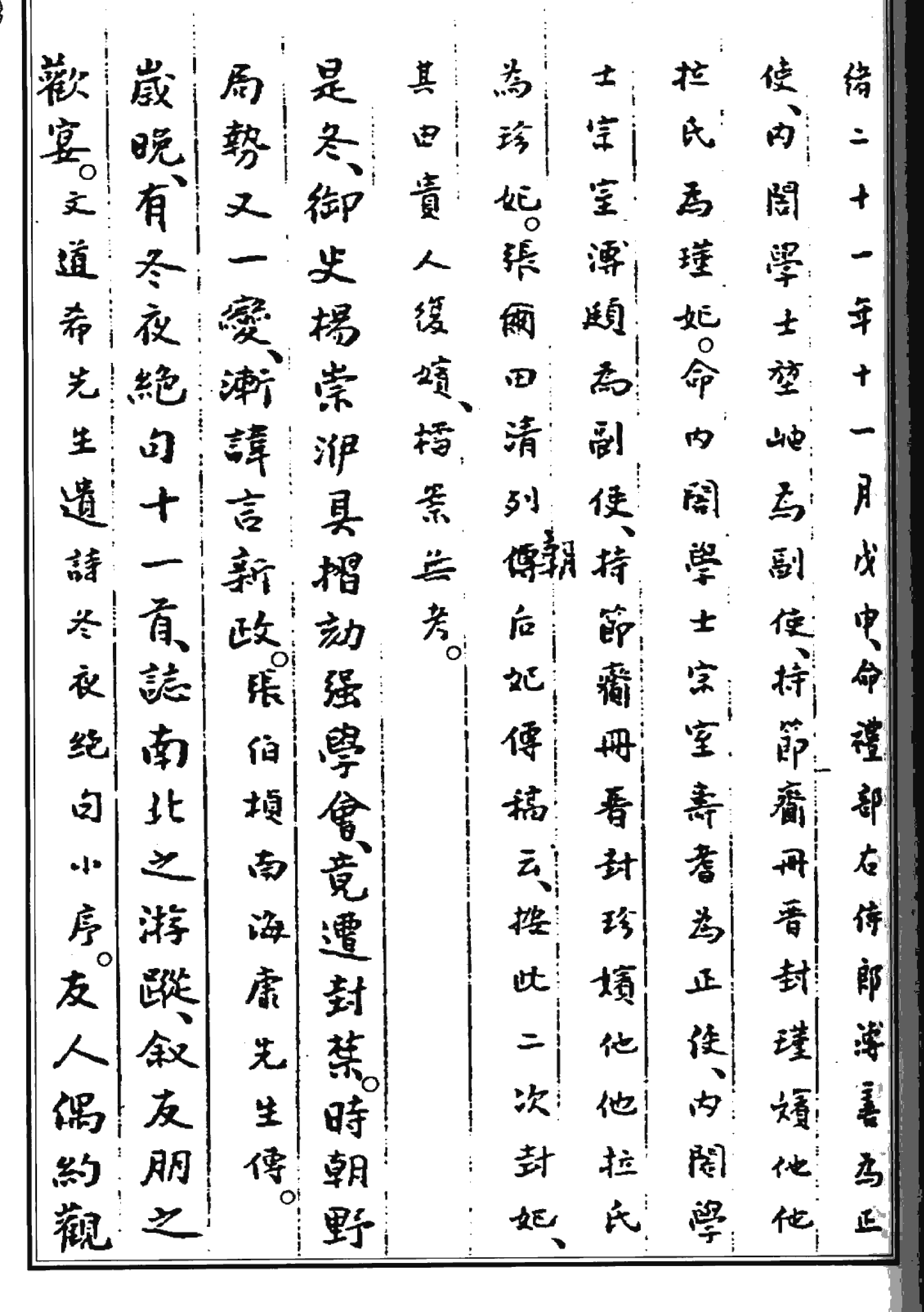
是秋、先生上摺有云、理財之道至廣也、而樓剔夫釐捐民久、則所得無幾、而斂怨已深。用人之途至寬也、而專求夫篤老疲癃、即未必無才、而所收亦隘。蓋譏切李蘭孫、翁叔平兩尚書、冀其能受盡言也。閒塵偶記。

十月二十三日、李仲約侍郎歿。據翁文恭公日記。臨終前一日、執先生手言曰、合肥與李蓮英日日相見、

圖變朝局、汝等當小心。既而曰、吾不能與常熟款語、然合肥、濟寧各懷不逞、以吾親家張蔭桓爲樞紐。二人一髮、千鈞皆在張一人、胡爲至今不去也。聞塵偶記。先生作輓聯、以成公淚盡、萇叔心孤擬之、自謂能知其深。聞塵偶記。侍郎精術數之學、頗多奇驗、推相先生、則屢易其説而皆不驗。聞塵偶記。

按張謇嗇翁自訂年譜稱、其師桐城孫太守雲錦嘗爲先生推算命造、語嗇翁曰、道希仕不達、不久而壽不永。其後果驗。

十一月、瑾、珍二貴人復妃號。德宗景皇帝實錄云、先



緒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命禮部右侍郎溥善為正使、內閣學士堃岫為副使、持節齎冊晉封瑾嬪他他拉氏為瑾妃。命內閣學士宗室壽耆為正使、內閣學士宗室溥頲為副使、持節齎冊晉封珍嬪他他拉氏為珍妃。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云、按此二次封妃、其由貴人復嬪、稿案無考。

是冬、御史楊崇伊具摺劾強學會、竟遭封禁。時朝野局勢又一變、漸諱言新政。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

歲晚、有冬夜絕句十一首、誌南北之游蹤、敘友朋之歡宴。文道希先生遺詩冬夜絕句小序。友人偶約觀

劇、冬夜绝句自注。又爲消寒會，約王幼霞爲豔詞，託體風懷，暗詠時事。雲起軒詞手稿附録。王鵬運《高陽臺》詞題云，乙冬，消寒，道希約作豔詞，因循未果。時先生表弟太倉汪仲虎曾武入都，始與先生相識，先生督之爲詞。據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

本年，江西萍鄉大飢。閒座偶記。

先生四十初度，有自警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一歲。

元旦，有試筆詩三首。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正月十三日，停止疏慶宮翁叔平、孫燮臣兩尚書入

直、閱塵偶記。蓋為默翁之漸。又恭親王以病不能眠、迭蒙太后賞假、歷一月。閱塵偶記。又有按語云、恭邸請假、不見邸鈔、故特記於此。又聞恭邸屢次假期皆出自太后特賞、毋煩奏請、故不見邸報。是恭邸之假、乃太后勒令請假者。先生如是措辭、所謂微而顯也。此二事、與先生被逐顯有關連。

是月、先生因爭提調、與掌院有違言、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本年正月二十七日記。旋以小疾乞假數日。李蘭孫尚書由園退直、即遣人問曰、果有疾耶。斷勿續假。蓋知先生意欲去也。據文道希先生遺詩高陽

李文正師挽詩自序。時太后與帝不相容，勢成水火，李鴻章亦欲甘心於先生，遂授意御史楊莘伯劾之。黄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云：道希被革，出於那拉后授意。其時后與帝不相容，已如水火。又云：予言楊莘伯之劾文道希，由於内廷授意者，或疑未盡然，盡以道希以與梁節庵閨佚，受舊日道學者之掊擊。又以結納内官，遭后黨之嫉，其時滿廷皆惡厭新黨者，不必西朝授意而後發難也。且楊之黨后，專劾附德宗者，傳聞緣宗有所自，實鑿然可徵。葉緣督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政局全翻，發難者仍楊侍御也。

據此、則楊文為戊戌政變之急先鋒。按胡思敬文廷式傳、以楊崇伊之劾先生出李鴻章所授意。

二月十七日、上諭、内閣御史楊崇伊奏詞臣不孚衆望、請立予罷斥一摺、據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遇事生風、常於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並有與太監文姓結爲兄弟情事等語。文廷式與内監往來、雖無實據、事出有因。且該員於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謹慎、已可概見。文廷式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此係從輕辦理、在廷臣工、務當共知儆戒、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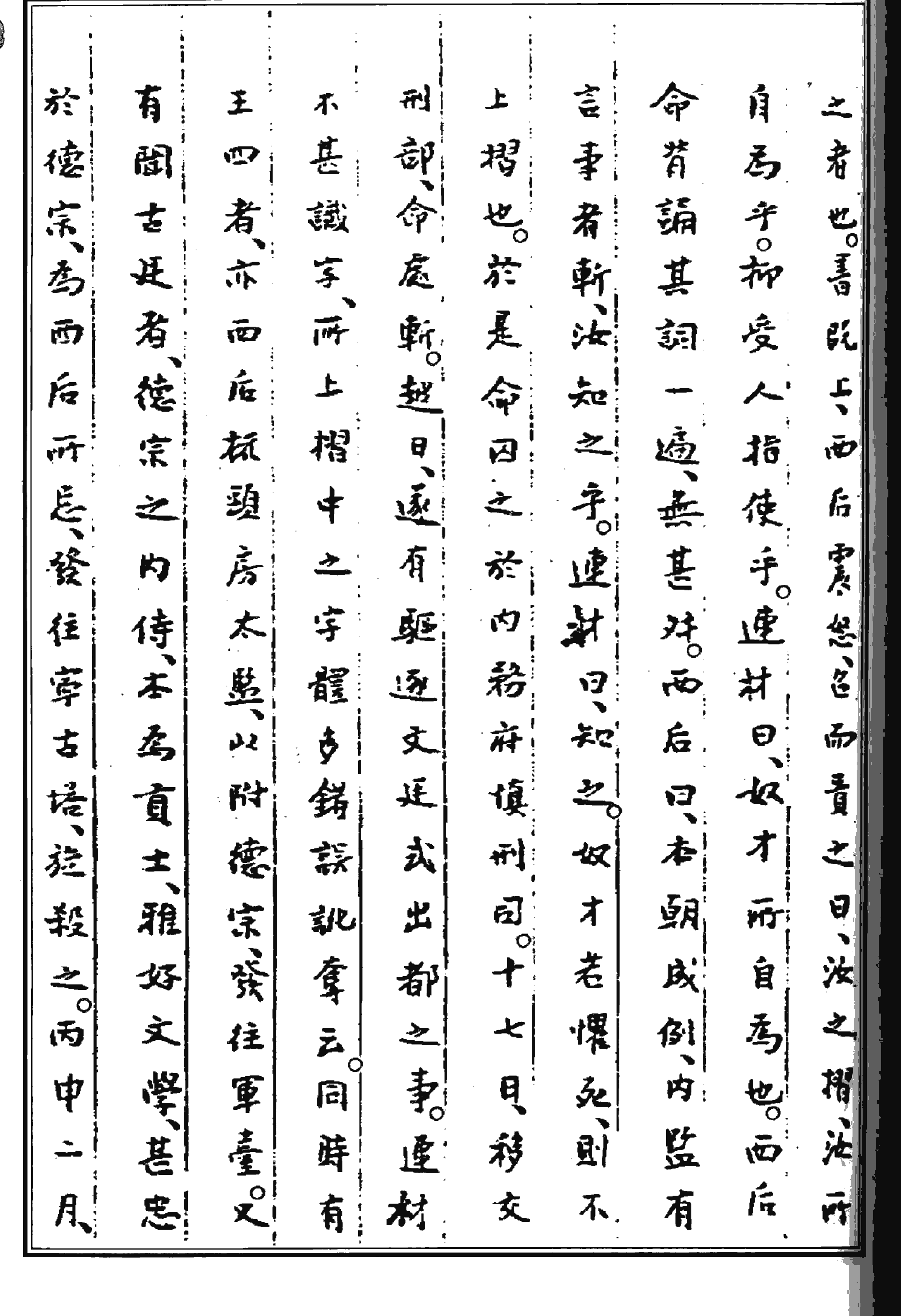
自蹈愆尤。德宗景皇帝實錄。　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二月十七日記云、昨楊崇伊參文廷式摺呈慈覽、今日發下諭、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聞昨日有内監寇萬才者戮於市、或曰盜庫、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詳。楊彈文與内監文姓結爲兄弟。又云使安維峻言事、安發譴、欽銀萬餘送行。又二十日記云、聞去年發龍江之太監五有①、聞德與均就地正法。聞即前日楊摺所云文姓者也。又云、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興者、擅權納賄久矣、打四十、發打牲烏喇。聞有私看封奏、干預政事語、蓋慈聖所定也。葉昌熾緣督廬

日記抄本年二月十七日記云、道希為楊莘伯所糾、牽涉松筠庵公摺及內監文姓事、革職永不叙用、驅逐回籍、毋許在京逗留。鉤黨之禍、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當深戒。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云、文道希革職驅逐一事、實為戊戌政變之先聲、當時帝后齟齬、中一大公案也。由今觀之、德宗必挫、事機之危、瞭然可數、惜當時衮衮諸公熟視無睹耳。翁文恭日記於寇連才筆誤作萬才、當日已知其罪為上封事、則亦可見得訊之早。考連才事與道希事頗有關連、那拉后之杖瑾、珍二妃、在乙未十月、而逐道希、斃連材則相

去不過三閱月。今節舉近人筆記言二事、以見大凡。野史云、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遼東事急、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喜恭親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内監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臺、上由是悒悒寡歡。又考寇連材、直隸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奄入宫、侍西后、

為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舉凡西后宮內會計、皆使學之。少長、見西后所行者多淫縱事、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為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為西后會計房太監。乙未十月、西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廢立、日逼德宗為樗蒲戲。又給雅片烟具、勸德宗吸之。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肆其謠言、稱德宗之失德、以為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連才大憂之、日夕蹙眉、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后方垂帳臥、連材剴流涕

長跪搦俞。西后揭悵、此問何故。連才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即不為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為計乎。何能更從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為狂、比之去。連材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之弟。還宮、則分所著與小璫。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尚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為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生死利害而言



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廷材曰、奴才所自爲也。西后命背誦其詞一遍、無甚舛。西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廷材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愼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廷材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奪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德宗、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德宗之內侍、本爲貢士、雅好文學、甚忠於德宗、爲西后所忌、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

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内侍、聯爲兄弟、即此人也。崇伊蓋誤以聞爲文云。那拉氏以怨寇致、旋即發驅文之念。蓋其關鍵在寇與文等俱爲反對建儲、又詆李合肥之人、故后同時罷黜及之。按聞塵偶記云、丙申二月十六日、上在頤和園。是日午刻、誅太監一人於菜市、聞其罪坐私遞封奏、語言悖謬云。後乃知太監名寇連才、昌平州人、其奏乃諫游行、請建儲、停鐵路、練鄉兵、又勿聽用李鴻章、張蔭桓等共十條云。措辭隱約、似爲表明自身與連才無勾結事也。朝中後輩清流、至先生之去而告一結局、亦

有史以來之清流至是告一結局。此後一變、而戊戌維新再變、而庚子拳亂三變、而辛亥革命清社遂屋矣。蓋先生一身之進退、所繫於世變者大也。冒鶴亭先生言。先生旣削職南歸、至上海、汪胥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云、丙申削職、乃返滬、陶情詩酒。過金陵、繆藝風、張季直、鄭太夷招飲吳園、據文道希先生遺詩詩題。文按鄭孝胥海藏樓詩、本年有吳園修禊詩。旋至漢口。三月、琴臺讌集、同集者黃仲弢、梁節庵、志仲魯、顧印伯印愚、紀薌驄鉅維、張君立、先生有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詩有放歸正感聖澤厚、及暮春花

竹秀而綺句、知爲本年三月事。

七月、王幼霞有高陽臺詞寄先生、沈子培和之。見雲起軒詞手稿附錄、及沈曾植曼陀羅寱詞。按、王詞題云、乙冬酒寒、道希約作艷詞、因循未果。秋風容易、翩翩懷人、作此寄之。蓋今年也。

八月、至長沙。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本年八月七日記云、文閩面已至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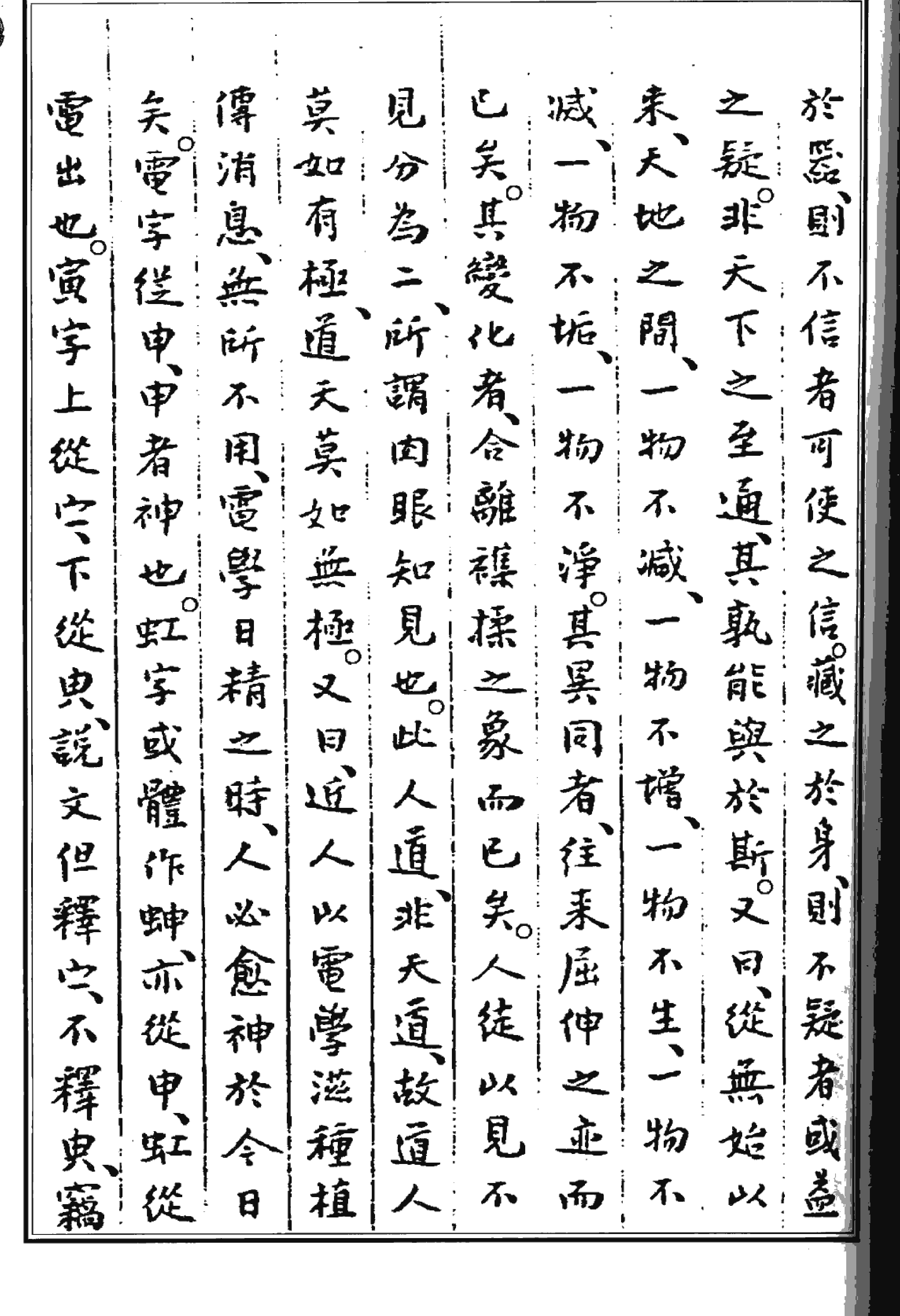
九月重陽、有點絳唇詞、又有高陽臺詞、次韻答王幼霞、俱見雲起軒詞手稿。借艷詞以感事。不久、幼霞、子培亦先後出都、蓋深慨時事之不可爲也。葉遐庵先

生言。是月，有羅霄山人醉語之作。羅霄山人醉語卷首小引署丙申秋九月、羅霄山者、萍鄉東南山名。其論中國文字曰、今日欲改文字以歸簡易者、余所知已有數人、度世變之亟、或不免行之。然余謂中國文字自是天地間最簡之學、今習而不察、又後世文繁、自滋其弊耳。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其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諧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

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者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各國語言凡襯字餘音、皆著之筆劃、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里之

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説、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於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即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字也。或曰、日本、高麗何以皆有本國簡字、中國獨不宜效之乎。余曰、日本、高麗語言本與中國不同、且其言必兼用起語收聲、而後人人能識。若中國則各行省雖有言語不同之病、而一字為一言、則舉國同之、不必再學各國拼音之法、轉令民間多一事也。惟中

國駢體詩賦等作、必數陳古事、不作今言、此則施之今日、不過績其聲悅、當任學者自為之、無容過為鼓舞可也。紀常子枝語曰、西國如鐵路、昔亦以鐵字路字二字合成一物、今則別有一字代之。余謂中國文字將來亦必設一簡便代法、方能有益民事。又曰、中國文字辭繁理奧、閭里婦孺習解為難、則必有求便易之法者。或以音統一切字、或以記號代一切文法、均未可知。又曰、國家欲使婦孺蠢愚皆知文字、必宜求一簡易之法。其論學曰、光學可以傳聲、即耳目互用之說也。大地盡放金光、即電氣鍍金之說也。製之



於器、則不信者可使之信。藏之於身、則不疑者或益之疑。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斯。又曰、從無始以來、天地之間、一物不滅、一物不增、一物不生、一物不滅、一物不垢、一物不淨。其異同者、往來屈伸之迹而已矣。其變化者、合離襍糅之象而已矣。人徒以見不見分為二、所謂肉眼知見也。此人道、非天道、故道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又曰、近人以電學滋種植傳消息、無所不用、電學日精之時、人必愈神於今日矣。電字從申、申者神也。虹字或體作蚺、亦從申、虹從電出也。寅字上從宀、下從臾、説文但釋宀、不釋臾、竊

意史亦中字之筆劃小異耳。神、漢人書作䄠，故寅字從申，亦作史。寅申者，天地陰陽之樞紐，而神即隨之、至於電學而理數無所不通矣。又曰：中國教法以孝經、論語爲極，故處世之理無不備。佛教以華嚴經爲極，故出世之法無不圓。西人之製造精物理，明而辨事，具有條理者，則幾何原本爲言理之極也。此數書者，皆聖哲之言，徹天徹地，無一字之可非，是以能賅萬法也。又曰：神仙之學至迂誕也，然其返觀内視足以開後世之醫學，其調鉛鍊汞足以啟後世之化學，臭腐化爲神奇，此類是也。朱子以爲飛昇不難，陸桴

亭以為仙道可學、凡有異稟者必能為之、此則在通人心、知其意耳。又曰、心思神識之用、釋迦之學盡之、耳目官骸之用、今西人格致之學盡之。然其端皆莫先於中國、所謂物生於東而成於西也。又曰、傳說上為列星、或以為莊叟寓言耳。佛氏淨土之說、信之者真有往生之據矣。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亦以為造化主可尊人靈魂遍遊各地球。余意此等皆可以理言之、不必謂為荒唐之說也。人食地上毛、足故不離土。晁以道詩實本釋家之旨、即以西人之學言之、人受地之攝力、亦以其質重耳。若能澡湅神識消鎔

渣滓、別受微妙之身、則既非地水火風湊合而成、自不與地水火風世界依持而往、豈獨各星可以周流、即太空亦何非寶境哉。且地球日行一度、人亦與之偕行。日與恒星之光或頃刻而至地上、或五六百年而至地上、人並受其彩耀、則就此五濁之身而所與爲緣者、實已遍周沙界。於是盡神識之用、又孰從而限之。又曰、天地昭然、萬物森著、唯物之論、其可恃矣。眩者易東西之位、聾者懵雷霆之音、故唯物之論不如唯心。雖然、唯心者轉識成智、以無漏爲智、則物不遷、心亦無間矣。此作聖之基也。其論變法曰、西法有

極美者、亦有未盡善者、亦有因其國之舊俗而不得不然者。兩三年來、海內言治者皆知中國積弊極深、不可不速變法。顧如醫者知病之篤、而論脉則工、立方則多不能洞中肯綮也。然病之深、命在旦夕、而求藥非三年七年不得、豈能蘄其愈哉。善治者有能延頃刻之命、以待三年七年之藥、則可與言今日之治法矣。徒欲亟亟變法者、猶非國手之弈也。其延頃刻之命、奈何。曰明於各國之大勢、明於五洲之性情、明於吾今日受病之處與他日病愈之效、則可與言救急方矣。吾觀天下、未遇其人也。其論宗教曰、近時宗

教之事、天下一家、爭競將熄、稽求亦易於昔時、可無仇殺之釁矣。然而回教之新舊各不相能、猶有河州之役。猶太雖欲改禮拜以同天主、而失國之恨終不能忘。惟孔子之教、上取法於堯舜、下無忤於時君、故雖有漢宋之異同、而不致干戈之互鬭、則儒字之義爲柔、其效固若是也。宋學之競以程朱而與陸王異説、而二百年來之漢學、則又以古文今文之不同而大生齟齬。蓋宋人重性理、性理必日濬而益深、故人多喜新、王學出而程朱稍絀。漢學重考證、考證之學則愈古而愈真、故人惟樓舊。西漢之學盛、而東漢之

學頗衰、且有覩西歐之修教而顧爲孔教之路德者。不知六經具存、立説偶有參差、而教規毋庸區别、徒爲識者之所笑耳。見耶穌之教堂衆、則欲廣營孔廟。覩西俗之禮拜行、則擬增加祭期。此與兒童之爭餌何異、亦何關於如天之聖德乎。其論醫學曰、西人醫學、事事求實、與中國古醫合、其有益於世固已然。人生於天地之間、方其生時、其形體與萬物爲緣、而其精神實與造化爲偶、不獨非器數之所能知、抑且非鬼神之所能測也。不獨今日電學未精、不知其所以然、即他日電學既精、可以升天入冥、而其實證實

悟之實、亦終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然則區區於其死後剖視脈絡、察驗筋節、亦但得其當然之理而已。且人之生於此行星者、其緣感既深、其肢體與四大五行必事事相應、達者了然於心、順其自然而不爲損益、則養生之道也。中國之醫、以草木偶人者猶緩、西國之醫、以金石亂性者實繁。此事與治國相似。堯舜猶病、吾不能信一切之詞、謂西醫之必可恃也、特其講明醫學之意、深得慎重民命之道、是可取耳。其於當國之斥逐賢良、尤慨乎言之曰、國家無道之時、不獨不能任賢臣、必思所以除之。其除之之術、或

示意於言官、或指目為朋黨、誣其名節而不使之辯、坐以罪狀而不明其故實、則巧用其誣陷之術而已。夫國家至不能以理勝人而出於誣、雖挾其威、而可恥孰甚、且亦未有能久者也。漢唐宋明之末造皆出於此、而其術乃每變而愈工已。以上皆羅霄山人醉語。

按此節蓋先生自為而中斥逐一事而發、揭崇伊奏摺所稱遇事生風、與內監往來各節、其為誣枉固不待辨、乃胡思敬文廷式傳於康有為之入都、誣先生為之作函、交通宮禁。章炳麟檢論近史商略、誣其出入禁闥、干摩宮寢、外託詞藻、內作姦私、至方之

前吏之任幸，吾不知其爲何説也。

除夕有戲題二首。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校記

①五有：後引野史作「王四」。

文雲閣先生年譜卷四

常熟錢萼孫仲聯撰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生四十二歲。

新年、有春光好詞。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稿注丁酉作。是春、湘江舟中有好事近詞。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注丁酉作。由湘返萍鄉道中、雨雪、有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案在丙申除夕戲題後。在鄉、有西江月詞。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注丁酉作。又有側犯詠梅、用白石道人詠芍藥韻。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注丁酉

作。旋往上海。在上海、有春日雜興詩。文道希先生遺詩海上春日雜興、題下注丁酉。又有模魚兒惜春詞、見雲起軒詞手稿。王木齋和之。見王德楷娛生軒詞。本年先生追錄前後所記時事、爲聞塵偶記。自識爲丙申正月、羅霄山人書於京邸。自注云、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錄、半出追記、略示微意、不求詳也。卷中未經詮次、重鈔時、當依時代排比、分爲二卷。按、其中亦有誌丁酉年事者、故係之本年。其論李少荃曰、合肥在津、以貲財保舉羈縻士人、爲之用者亦復不少。卒之出死力以爲之搏噬者、僅僅兒女姻戚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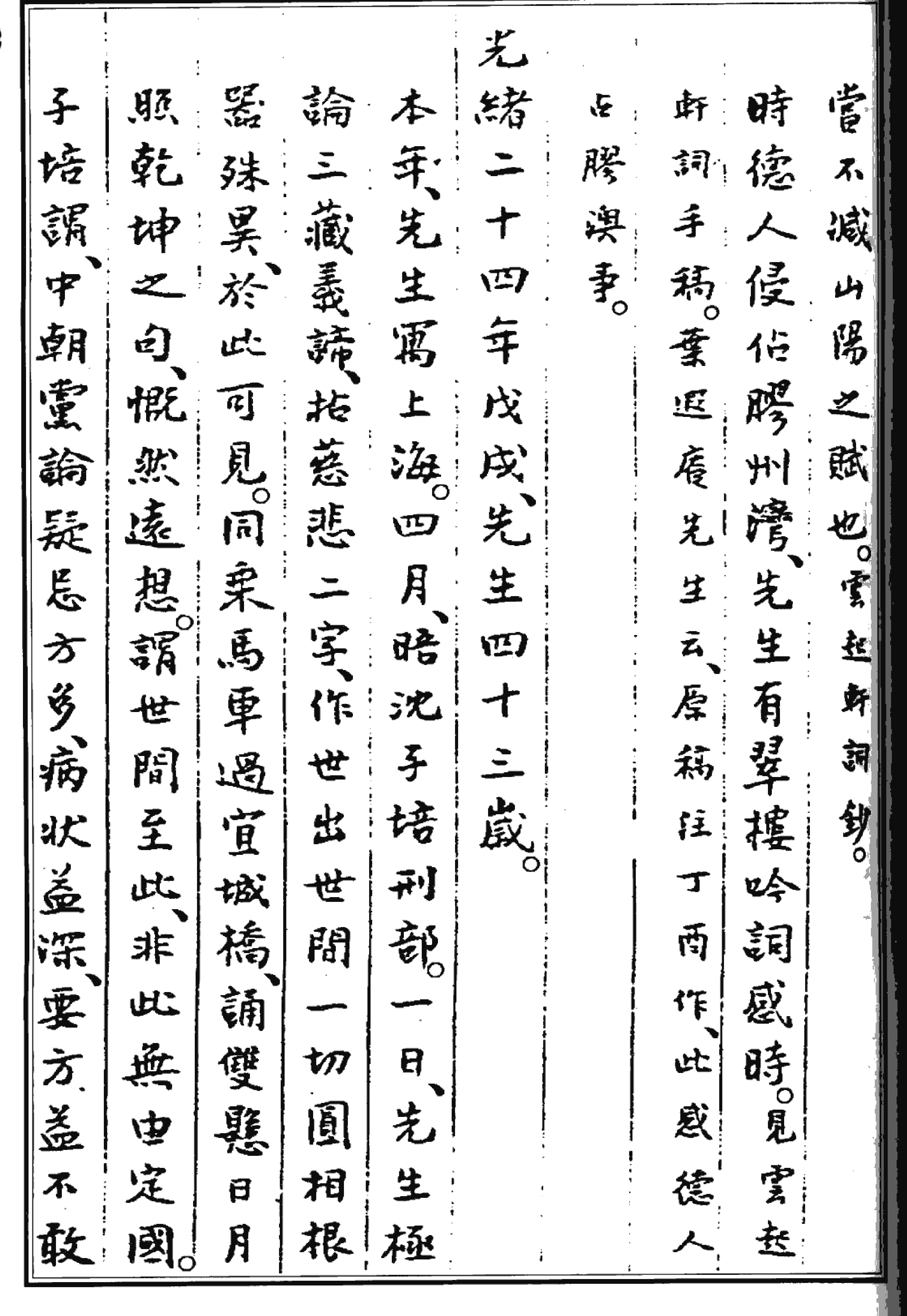
人、天下公論猶不易以私恩變亂歟。其論李蘭孫與翁叔平曰、李蘭孫尚書復入政府、而張人駿、張曾敭驟擢布按、邵積誠又張人駿之姻親也、其他則直隸人。及甲戌會試、門生得意者居十之九。翁叔平尚書權不及李、然惲祖翼、翁曾桂亦驟至布政使。其督撫中、則邊寶泉、鹿傳霖等、李所舉也。任道鎔、史念祖等、翁所舉也。雖資望尚非極劣、而取材半出鄉閭。至洋務人才、李以甲戌門生而用胡燏棻、翁以鄉里世交而任盛宣懷。胡貪鄙而盛儇薄、其成效可睹矣。其論徐蔭軒曰、天下之病、莫過於陋、荀子以勸學爲亟、儒

家之至言也。乃近時則閭巷之論議出於小說、士大夫之道學亦祇出於善書、若徐蔭軒協揆固未嘗非端人、而其津津樂道者、乃以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隲文爲極則、翰林之無識者靡然從之。以此爲學、而欲内修政治、外攘夷狄、豈不難哉。徐協揆甲子分校鄉試、以磨勘去官、日誦雷祖經、不數年而復用。及潘文勤癸酉典試、亦以磨勘罷官。徐以雷祖經傳之、乃急招門生十餘人、齋於佛寺、日寫而誦之、不久亦得復任。徐爲一時宋學宗師、潘亦儼然漢學壇坫、而所見如此、較之王夷甫之清談、相去猶遠。若使神州陸沉、

諸公亦不得辭其咎也。其論李蒓客慈銘與王壬秋曰、李蒓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於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慎也。然蒓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闓運、要遠過之。

本年秋、八弟寶甫廷華中式舉人。族譜。

是冬、在上海、聞粤中故人如葉蘭臺、陶春海輩先後凋謝、填霜葉飛詞。自謂少長嶺南、一時名流咸得款接。十餘年來、僅有存者。新阡宿草、杳漠何期、天道變衰、早死未爲不幸。特文字之習、猶不能忘、譜入笛聲、



嘗不滅山陽之賦也。雲起軒詞鈔。

時德人侵佔膠州灣、先生有翠樓吟詞感時。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稿注丁酉作、此感德人占膠澳事。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先生四十三歲。

本年、先生寓上海。四月、晤沈子培刑部。一日、先生極論三藏義諦、拈慈悲二字、作世出世間一切圓相根器殊異、於此可見。同乘馬車過宜城橋、誦雙懸日月照乾坤之句、慨然遠想。謂世間至此、非此無由定國。子培謂、中朝黨論疑忌方多、病狀益深、要方益不敢

輕試。莊子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者，今之謂歟。又論及康某，先生曰，此傖耳，何能爲。子培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僕至今日，乃不敢藐視一人。先生徵其故，曰，此禪家所謂草賊也。草賊終須大敗，第不知須費幾多棒喝。僕老矣，且去國以後，理亂罕聞，政恐意氣禍激，諸公未免將爲此人鼓動耳。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引沈曾植蘉德叔齋客話。按康某，康有爲也。先生於康少淵源，故目之爲傖。胡思敬文廷式傳云，康有爲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此非實錄。葉遐庵先生云，交通宮禁事

屬無據、如謂漂流湖海之人憑一札可以交通宮禁、此乃鄉曲之見、按之事實、不可能也。康在同鄉前輩中、與張蔭桓密、而為李文田所抑。先生固親李而惡張者、康入都時、決無介紹其交通宮禁之理。且此時志伯愚、仲魯兄弟皆不在都、憑何人以通内耶。胡漱唐之言、不免傳聞失實、蓋漱唐登朝、文文已被黜、又迄不相識也。

是月、與張孝達尚書、沈子培刑部、費西蠡編修同遊焦山、宿仰止軒。觀明楊忠愍公手札、先生有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二十七日、協辦大學士翁叔平開缺

回籍。清史稿翁同龢傳及翁文恭公日記。帝后之爭愈烈，八月，而京師政變作，康廣廈及新會梁卓如啟超俱出亡，先生匿迹海隅，有被捕之謠。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云，先師於九月五日東渡在港，凡二十日，文廷式、黃遵憲之被捕等，日接於耳目。

重九霜降，有點絳唇詞二闋。見雲起軒詞手稿。又有鷓鴣天詞贈友。見雲起軒詞手稿。葉遐庵先生云，原稿注戊戌年作。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二十五日，游龍華，道中梅花盛開，天寒春遲，孤

艷迴絶。二月二十日再游、則桃花如海矣。有齊天樂詞寄感。見雲起軒詞手稿。

去年政變作、向所側目先生者出其構陷之計、欲致之死地、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先生慮禍及、乃走日本、與扶桑詩人游處。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云、戊戌政變、慮禍及、走日本、與扶桑詩人游處、庚子乃歸國。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云、君走日本二年歸國。按先生今年仲春尚有游龍華之詞、則其東走日本在三月後矣。先生之走日本也、乃同文會中人所介、會約修日本國史。先生至友佐原篤介

其一人、小田切萬壽之助亦其人、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公實主其事、大隈重信公亦與聞其事。大隈一日問先生曰、君觀察日本以何物爲最好。先生對曰、廁所最好。語含禪機、一時朝野誦之。葉遐庵先生言。

内藤虎次郎、禾原、野口寧齋、田邊碧堂諸君、與先生時有贈答。先生和諸君詩、俱見文道希先生遺詩。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知友盛伯熙卒於京師。據吉川幸次郎譯内藤虎次郎意園懷舊錄。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先生四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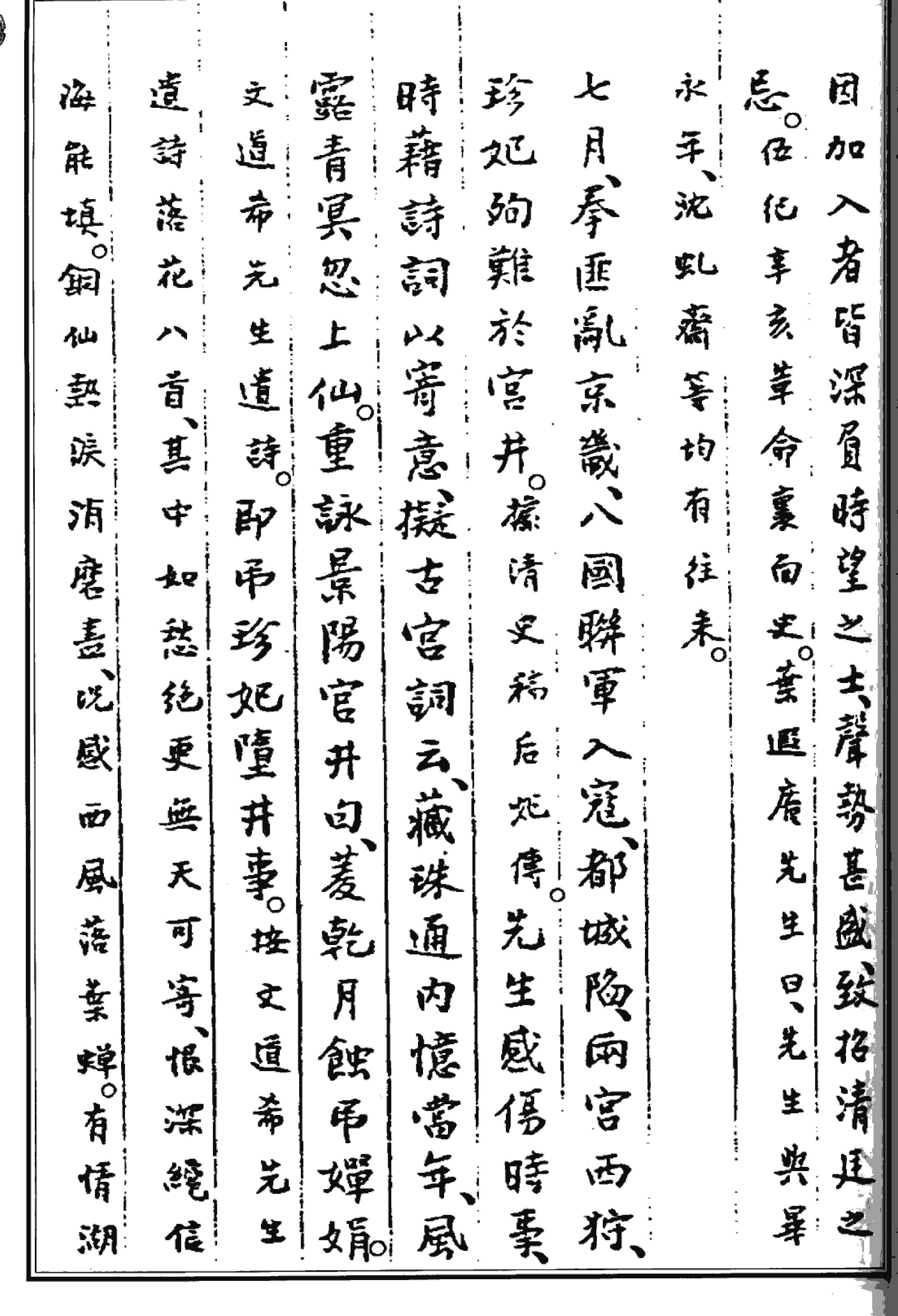
先生在日本。内藤虎次郎託先生景鈔蒙文元朝秘

史、先生曰、余生平莫逆二人、一李仲約、一盛伯熙、今皆已歸道山矣。此本則借伯熙藏本與仲約各景寫一通者也。先生即舉以贈內藤。後珂那通世撰成吉斯汗實錄、即以此爲底本。先生又告內藤、伯熙有鬱華閣全文之輯、其書蓋佚之矣。據吉川幸次郎譯內藤虎次郎意園懷舊錄。

夏、先生自日本回上海。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云、庚子、拳匪難作、兩宮西狩、乃歸之滬上。按任紀辛亥革命裏面史、本年六月、張園開會、先生曾出席、則先生今夏已回國矣。氣宇不如曩昔、而揮麈雄談、

辟易千人之概、尚不改其常度。汪曾武莘卿文道希學士事略。

時劉陽唐黻臣才常偕湘陰林□□圭等亦自日本回、黻臣化名野樵次、組織東文學社、陰圖於湘鄂間發動革命。東文學社內稱正氣會、正氣會旋又易名自立會。六月閒、黻臣邀請滬人士集合於静安寺路張園、籌組愛國會。是日、出席者有先生及餘杭章枚叔炳麟、侯官嚴幾道復、盧江吳彥復保初、番禺容純甫閎、平陽宋平子恕等數百人、公推容純甫為會長、嚴幾道為副會長、唐黻臣為總幹事。愛國會成立後、



因加入者皆深負時望之士、聲勢甚盛、致招清廷之忌。伍佗辛亥革命真面史。葉遐庵先生曰、先生與畢永年、沈虬齋等均有往來。

七月、拳匪亂京畿、八國聯軍入寇、都城陷、兩宮西狩、珍妃殉難於宮井。據清史稿后妃傳。先生感傷時事、時藉詩詞以寄意、擬古宮詞云、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青冥忽上仙。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文道希先生遺詩。即弔珍妃墮井事。按文道希先生遺詩落花八首、其中如愁絕更無天可寄、恨深纔信海能填。銅仙熱淚消磨盡、況感西風落葉蟬。有情湖

畔三生石、無用樓東十斛珠。月缺尚應憐碩兔、雲深何處覓青鸞等句、亦弔珍妃而作。時帶甲天地、京師士大夫多南還、若沈子培、費西蠡、張季直、丁叔衡立鈞、瑞安黃叔頌紹第、如皋冒鶴亭廣生輩、與先生朝夕咸集、極一時文酒山河之感。冒鶴亭先生小三吾亭詞話。此外、先生故舊若王木齋、仁和王子展存善、亦皆在滬、同先生游。新建夏劍丞敬觀亦常相過從、先生授以作詞之法。據夏劍丞先生忍古樓詞話。盧江陳子言詩從其師吳彥復至滬、居先生隣巷、袖詩樞謁獻、有神山風雨走孤鸞句、先生極賞之。時八國

師旅淩突中原，予言作太清樂府紀時事，先生許謂似二李。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及尊瓠室詩話。偶予言赴吳淞視弟，數日不見，則函訊彥復曰，陳子言詩人留滬否。陳詩尊瓠室詩話。門人番禺葉譽虎恭綽亦來謁，先生教以為詩之道甚悉，且舉自作過袄祠七律為例。葉遐庵先生文道希先生遺詩序。其獎掖引誘後進，有如此者。

八月，唐黻臣至漢，謀發難事，洩死之。龍積之澤厚招先生來漢口，向張之洞告密，張捕殺唐等百餘人。

是月，有憶舊游秋雁詞。

亂後，京津樂籍大半南渡，李伯元茂才於酒肆廣徵四十餘人，為評隲殘花之舉。雲起軒詞鈔念奴嬌詞十序。樂籍中，以林黛玉為魁首。葉遐庵先生言。夏劍丞首賦念奴嬌詞，先生擊節歎賞，和者遂十餘人。夏劍丞先生忍古樓詞話。先生亦有和作，見雲起軒詞鈔。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屏居滬瀆，與知舊語，輒歎曰：我與安期生同游洛水。蓋借麻姑語，謂三見滄桑，言隱然有貞元朝士已無多之慨。陳詩尊瓠室詩話云，庚子後，屏居滬

讀、與知舊語云云。有清平樂詞云、春人婀娜、春恨吟難妥。一縷醲香熏意可、獨倚雲屏閒坐。林間百種鶯啼、玉階撩亂花飛。生怕藤蘿塵涴、黃昏深下簾帷。雲起軒詞鈔。葉遐庵先生曰、公達云作于辛丑壬寅間。

是時、密謀革命者已多、先生多與相識、而不欲參加、故云。文公達云。

五月十三日未時、伯兄雪門卒、族譜。年五十九。族譜載雪門生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則本年五十九歲。

七夕、有玉漏遲詞。見雲起軒詞鈔。

九月、先生至金陵、主陳伯嚴家。陳三立文道希先生遺詩序云、君近自東瀛、復時與君游聚。過金陵、必主余家、流連嘯詠、意氣不衰。與伯嚴尋莫愁湖、至別樓館蕩沒巨浸中、僅存敗屋數椽而已。伯嚴有詩。見陳三立散原精舍詩。先生在金陵、有疏影詞秦淮有所贈。見雲起軒詞鈔。據王瀣雲起軒詞手稿跋、此為本年秋作。至南昌、游百花洲、有詩。見文道希先生遺詩。有西狩鸞旗初返闕句、按清史稿德宗紀、本年八月丁巳、發西安。詩當是九月間作。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先生四十七歲。

本年春先生在南昌、居二姊王氏家。二姊於諸姊妹中尤長於文學、先生喜共談詩。是年在南昌者、五弟霞浦、九弟法和。因年歲大殊、先生對之則嚴於師也。據文永言道希三叔父逸事。

逸事又云、一日、姑母因家事不懌、午飯不甚舉箸。三叔父乃效廣東人説官話曰、二姊你怎麼不吃菜、不通吃齋咩。姑母大笑、遂談笑如常。又云、三叔之强記、幾疑為過目不忘者。昔在南昌、侍三叔與王氏姑母宴、語偶及一人、三叔歷數其人三代名字及諸姑姊妹適何姓等甚詳。姑母驚、笑問、三弟、你揹他家修過族譜嗎。三叔答曰、七

年前嘗訪其人、其人偶出、乃坐客廳待之、見几上有其人硃卷、乃取讀三藝。及詩諸畢、而其人仍未歸、乃徧讀其前數葉、所以知之。

十二月、爲雲起軒詞自序、其恉云、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聲多嘽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有清以來、此道復振、國初諸老頗能宏雅。邇來作者雖衆、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

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語也。詞者、遠繼風騷、近沿樂府、豈小道歟。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以二窗爲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爲籠絆者、蓋亦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沈深之思、成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乎方罫者矣。余於斯道無能爲役、而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來、涉獵百家、推較利病、論其得失、亦非捫籥而談矣。而寫其胸臆則率爾而作、

徒供世人之指摘而已。然淵明詩云、兀傲差若穎。故余亦過而存之、且書此意、以自為其序焉。載徐乃昌刻雲起軒詞鈔。卷端下署本年十二月。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先生四十八歲。

本年、兩江總督張孝達入京、有讀史絕句四首、其第四首張孝祥為先生而作。詩云、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勸酒顫宮花。斜陽宮柳傷心後、僅得詞場一作家。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云、此詩第一句即指文道希大考第一事。案畢沅續通鑑卷一百三十、紹興二十四年三月、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

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為第一、以擬德宗罪己文為第一、可謂工切。第二句用能改齋漫錄、張孝祥知潭州、譜至金杯酒、宮花顫、其頭自為搖動一節。集、金盃酒、君王勸、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以喻文受德宗特知發於金杯勸酒、而又以潭州妓坐之事影喻文不自檢點。末二句、乍覩其意、似云稼軒以後僅有于湖、而不知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句、為壽皇所大不懌、正言德宗因此業而卒釀宮掖之變、傷心之極、所探得者僅雲起軒一卷詞耳。文詞固晚清作家也。道希以甲辰八月

二十四日卒於萍鄉，南皮此詩則前一年作。

歲暮萍鄉里居，有山居五排六十四韻。先生詩初以典麗勝，晚則喜效皮、陸。陳詩尊瓠室詩話。　詩見雲起軒詩鈔及文道希先生遺詩。

光緒三十年甲辰，先生四十九歲。

本年，先生離萍鄉至南昌，與沈子培相見。沈曾植海日樓詩甲辰首夏所作題周東村棧道圖卷子自注云：道希題此詩，問余若何。余曰：何忍作吳蘭雪語。希曰：故應排奡妥貼。余曰：虞道園定不爾。一笑而罷。越月，希別去，適金陵。按，時子培方官南昌知府。

四月、陳伯嚴與先生由南昌同舟抵金陵、得閱先生所著雜記、中有述宗教數卷、伯嚴詫爲奇作。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芸閣學士挽詩自注、援純常子校語中頗多論宗教、當即伯嚴所詫為奇作者。冒鶴亭先生云、先生嘗有意為教通一書、文體倣史通、惜未下筆。至上海、與陳子言同游張園、品核人物、因出示山居篇、謂效皮、陸、在野言野。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先生甚愛張園風物、每至輒喟曰、我輩来看春風。陳詩尊瓠室詩話。

五月、太后懇諭、凡戊戌案內革職者皆開復、監管者

概有釋。翁文恭公日記本年五月十一日記。大臣有議起先生官者。沈曾植文君雲閣墓表云、今歲恩詔贖蕩、或議起君官、而君逝。按貽萍志畧人物志誤云、癸卯恩詔贖蕩、大臣有議起廷式官者、而廷式遽於甲辰八月逝世矣。先生在滬、留連五旬、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旋以病歸萍鄉、冒鶴亭送之登舟、惜別懷歡、黯然無緒。先生尋舉六祖落葉歸根、來時無口二語、遂別去。冒鶴亭先生小三吾亭詞話云、道希之以病歸萍鄉也、余送之登舟云云。別未久、遽歸道山。

是夏、萍鄉廿竭。

八月、星隕於文氏之宮、有光赫然。二十四日子時、先生卒於里第。據沈曾植文君雲閣墓表及族譜。鄭孝胥海藏樓詩詩題云、聞文芸閣同年以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萍鄉感賦。按陳詩文道希先生遺詩序、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俱誤云病歿湘中。故無疾也、日晡時作書與陳伯嚴、王木齋、已而進粥、粥罷就寢。夜中胸悶上氣、姬某摟抑定、揮手曰止、遂瞑。先生於幽明晝夜之故、貞觀洞明、其去來宜有大遠恒常者、一旦灑然竟逝、超化所及、豈常識所能臆測哉。沈

曾植文居雲閣墓表。鄭太庚、陳伯嚴、夏劍丞皆挽之以詩。見鄭孝胥海藏樓詩、陳三立散原精舍詩、夏敬觀忍古樓詩。

是年、葬先生於邑北陽岐山鳳形、族譜。按沈曾植撰墓表在本年。沈子培撰墓表。文載族譜。

先生平生為學大綱、沈子培先生於所撰先生墓表中論之曰、竊嘗以為先漢微言、東京緯候、魏晉玄風、宋元儒理、以君識學所積、專精一業、無不足以名家。顧君以資平議而已、終不屑屑纂述。君才於史部為尤長、窮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難鼎足。晚頗亦有意於

是、而日薄崦嵫、國業不究。竹帛所存、千佰什一。君所論內外學術、儒佛元理、東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歸乎、積微以稽著。於古學無所附、今學無所阿。九州百世以觀之、嗚呼、豈得謂非有清元儒、東洲先覺者哉。

先生平生著述有

左傳正義雜記。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按已收入純常子枝語中。

雙聲疊況字攷。見純常子枝語所稱。

晉書補逸。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補晉書藝文志補。已刊行。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藝文志並著錄、開明書店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

元史錄正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並著錄。

元史西北地附攷。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袁昶安般簃集酬文道希詩自注稱、先生撰西域釋地、疑即此書。

元史會要、通鑑注地理今釋。俱見先生與于臨若手札所稱。

黃帝政教攷。一冊、番禺汪氏藏有鈔本。

伊尹事錄。一卷、番禺汪氏藏有鈔本。

文氏世錄。一卷。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手畧、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並著錄。

中興政要輯本。一卷。輯自永樂大典、見振綺堂叢書二集。

經世大典輯本。三冊、輯自永樂大典、易培基藏有稿本。先生又自永樂大典鈔出元高麗紀事、元代畫塑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氊罽工物記、大元官制雜記五種、並見廣倉學宭叢書甲類第二集。據純常子枝語、先生於乙酉丁亥歲在京、與志伯愚檢翰林院存書、曾借讀永樂大典三百餘冊、經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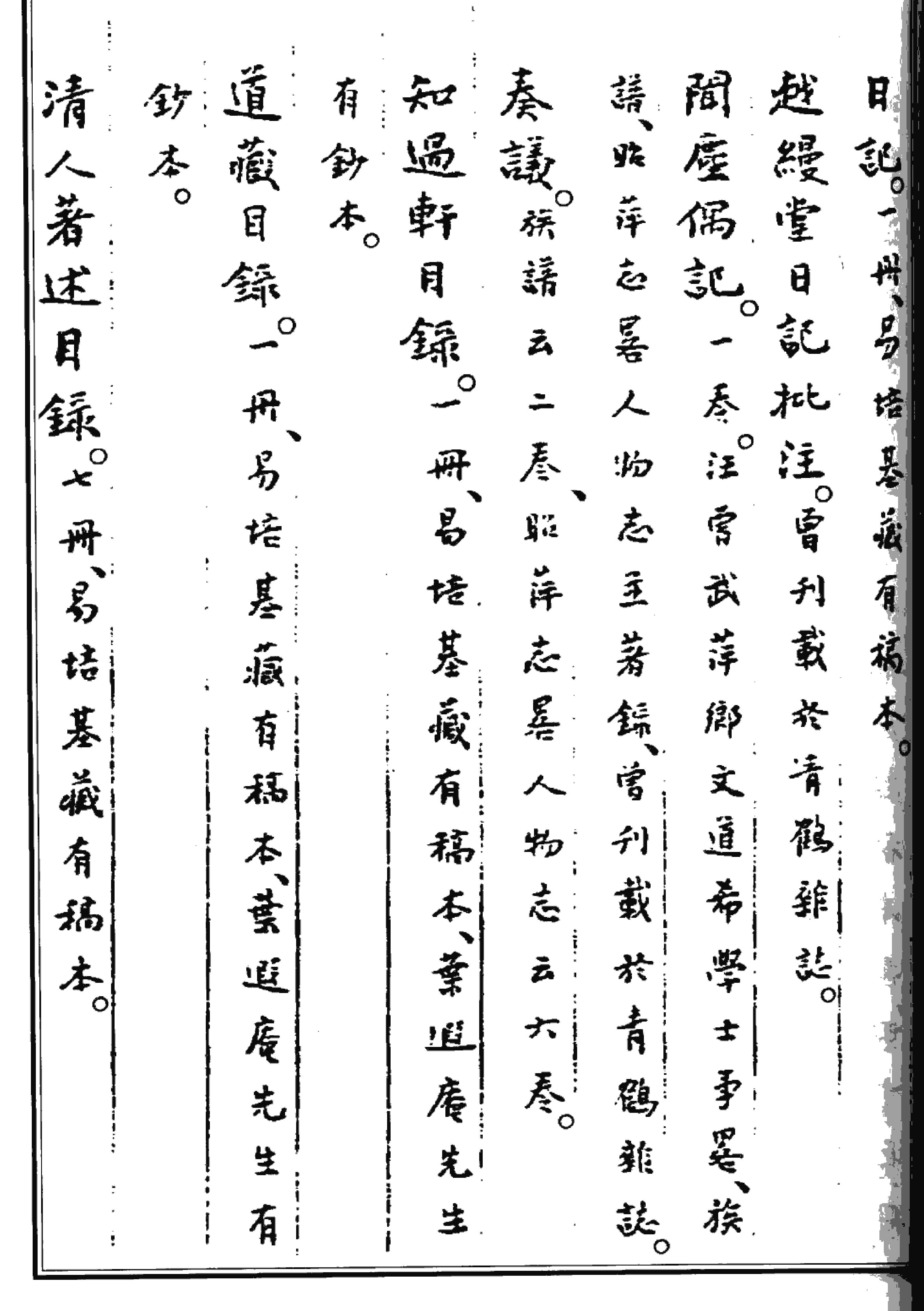
與即其時所鮮出。崇德撣書林清話稱,先生藏有永樂大典百餘本,先生故後,家人求售,葉氏曾見之,皆入聲韻。

旋江日記。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曾刊載於青鶴雜誌,作旅江日記。

吴軺日記。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曾刊載於青鶴雜誌,作南軺日記。

南旋日記。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

東游日記。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


日記。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
越縵堂日記批注。曾刊載於清鶴雜誌。
閩塵偶記。一卷。注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玉著錄、曾刊載於青鶴雜誌。
奏議。族譜云二卷，昭萍志畧人物志云六卷。
知過軒目錄。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
道藏目錄。一册，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
清人著述目錄。七册，易培基藏有稿本。

春秋學術攷。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云、稿本、十冊。

釋儒。見純常子枝語所稱。

諸子雜記。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墨子格術解。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辟感篇。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羅霄山人醉語。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曾刊載於同聲月刊。

純常子枝語。四十卷。民國三十二年、番禺汪氏出資交陳氏澤存書庫刊版、所據稿本凡四十巨冊。

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俱云三十二冊、江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云稿本二十餘冊。按易培基所藏稿本凡九冊、葉退庵先生有鈔本。

畫墁雜錄、芳蓀室譚錄、美意延年室雜鈔。俱見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著錄、易培基藏有美意延年室鈔書稿本二冊。

知過軒隨錄。易培基藏有稿本、六冊。葉退庵先生鈔五冊、江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云四卷。按純常子枝語、此書乃鈔永樂大典中詩文及説部之冷僻者、得千餘紙。

知過軒日鈔。

知過軒隨筆。俱刊載於青鶴雜誌。

知過軒譚屑。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琴風餘譚一卷。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著錄。葉遐庵先生有鈔本、曾刊載於同聲月刊。

維摩語。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並著錄。

雜説。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葉遐庵先生有鈔本。

雜記。一冊、易培基藏有稿本。

知過軒文稿。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並著錄、易培基藏先生詩文稿九冊、葉遐庵先生鈔八冊。

知過軒文集。族譜著錄、昭萍志畧人物志作補過軒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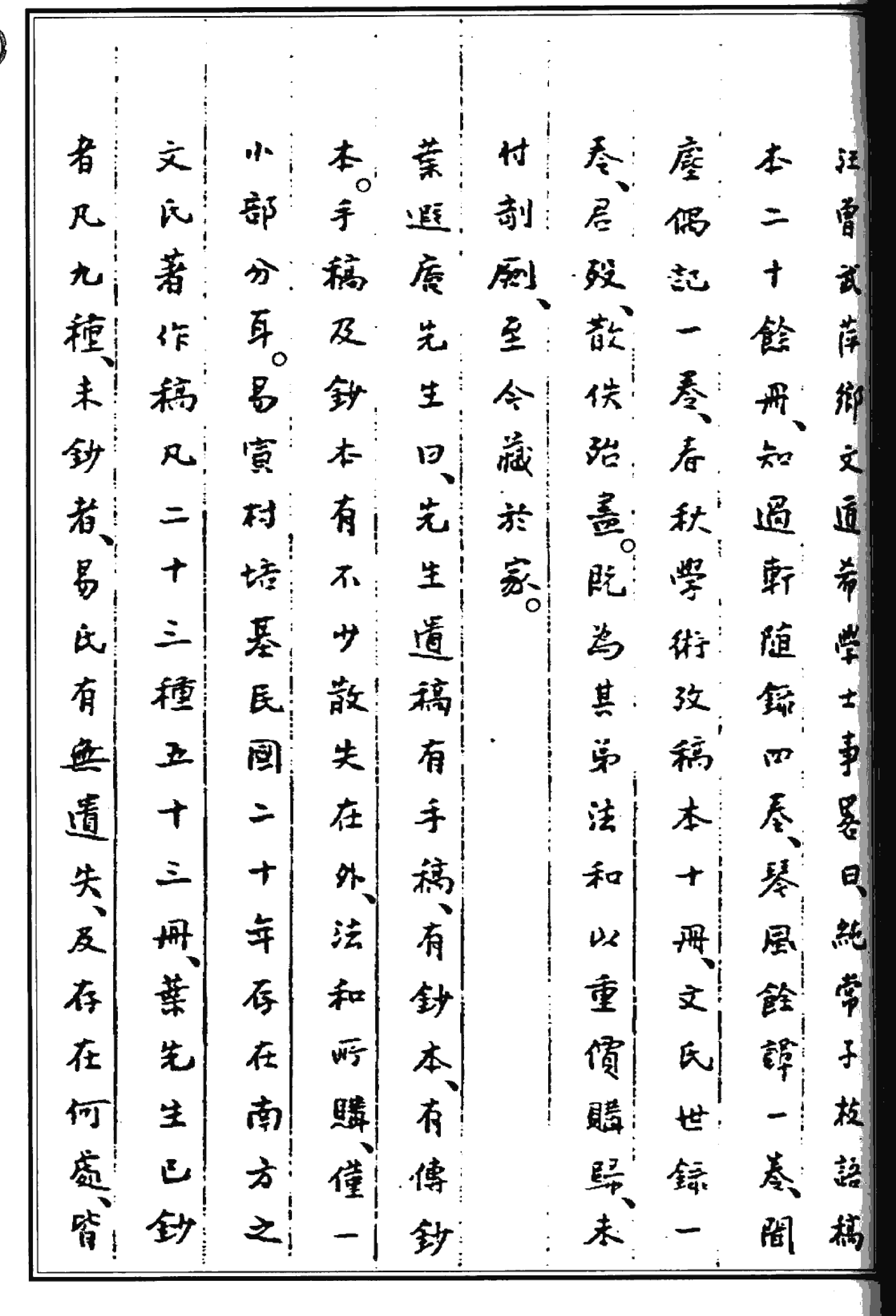
雲起軒詩鈔。族譜著錄、有排印本。

文道希先生遺詩。民國己巳葉遐庵先生所輯、仿宋活字刊行、分類之中、畧寓先後。

雲起軒詞鈔。族譜、昭萍志畧人物志、藝文志並著錄、先生門人南陵徐乃昌刊行、開明書店收入清名家詞中。

雲起軒詞手稿。民國甲戌秋、南京王氏娛生軒影印、王瀣跋云、右文道希先生雲起軒詞手稿一冊。

光緒甲辰春、余假以錄副。是秋先生殁於湘中、此冊遂留藏木齋家。今春、木齋之子伯羣持來商付影印。余按此稿較徐刻詩四十二首、然如點絳唇布被新霜一首、單調風流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刻本亦未載。稿中書有年月者、如齊天樂再遊龍華一首、念奴嬌答皮麓門一首、點絳唇九日一首、八歸答沈子培一首、刻本並佚其年。兩本敘次全異、此稿影出、既可參校字句、尤與先生身世出處所關非細。按萬載龍沐勛有重校集評雲起軒詞、刊載於同聲月刊。



江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畧曰、純常子校語稿本二十餘冊、知過軒隨錄四卷、琴風餘譚一卷、閨塵偶記一卷、春秋學術攷稿本十冊、文氏世錄一卷、君歿、散佚殆盡。既為其弟法和以重價贖歸、未付剞劂、至今藏於家。

葉遐庵先生曰、先生遺稿有手稿、有鈔本、有傳鈔本。手稿及鈔本有不少散失在外、法和所贖、僅一小部分耳。易寅村培基民國二十年存在南方之文氏著作稿凡二十三種五十三冊、葉先生已鈔者凡九種、未鈔者、易氏有無遺失、及存在何處、皆

不可知。又易氏所藏，有一部分存北京及長沙者，不在此二十三種之數。

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爲 自撰
李文澤 一審
王智勇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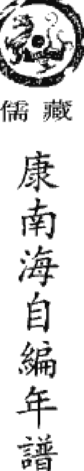
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重排

《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有爲自撰。原載一九六六年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廣厦，號長素、南海先生等，戊戌變法失敗後又名更生，廣東南海人。早年從學於名儒朱九江，光緒十四年赴京應試，上書光緒皇帝建議變法圖存，未能上達。返廣州建萬木草堂，講學其中。二十一年，偕弟子梁啓超赴京會試，時清廷將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遂率在京舉子上書請求拒簽。是年考中進士，授工部主事，未就職。在京組織强學會，創辦《中外紀聞》，宣傳變法。二十四年，又成立保國會，由大臣舉薦得光緒皇帝召見，條陳變法事宜，授總理衙門章京。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組織保皇會，以對抗孫中山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後由日本歸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一九一七年又與張勛策劃清帝復辟，後告失敗。一九二七年病逝於青島，年七十。康有爲精通經學，又接受西方思想，爲近代著名儒學思想家、維新派領袖。其著述主要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考》、《戊戌類稿》等。

由於康有爲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甚鉅，故自清末以來研究者屢屢爲其編纂年譜，現存者有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楊復禮《康公年譜》、張江裁《康南海先生年譜》、吴天任《康有爲先生年譜》、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是譜接續康有爲《自編年譜》）、簡夷之《康有爲年譜簡編》、楊克己《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爲梁任公先生啓超師生合譜》、馬洪林《康有爲先生大事年表》等多種。

本譜爲康有爲自撰，紀事起於其初生，訖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即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氏逃亡日本東京時。康氏自稱，「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故於譜中往往記載其政治活動，亦記述其研經治學之經歷，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憤激之情。是譜在諸家所撰康氏年譜中成書最早，又因其爲譜主自撰，紀事信而可徵，故後之年譜均以其爲準的。康有爲曾親歷中國近代史上的鉅大政治變革，是譜於「戊戌變法」從醖釀、發動、演變、最終失敗的全過程，均有詳盡記述，於研究中國近代史具有珍貴之史料價值。本譜紀事不枝不蔓，亦無他人作譜粉飾慫諛之弊，堪爲年譜之範式焉。然是譜紀事止於光緒二十四年，於譜主後半生之事蹟尚付闕如也，是爲憾，故又有康文佩編撰《續譜》爲其補全，始爲完璧。



始祖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又名蘇村。

高祖輝、字文耀、號炳堂。嘉慶舉人、誥封榮祿大夫、廣西布政使、邑志有傳。

高祖妣方、鄭。誥封太夫人。

曾祖建昌、又名式鵬、號雲衢。誥封資政大夫、福建按察使。

曾祖妣梁。誥封太夫人。

祖贊修、又名以乾、號述之。道光舉人、升用教授、連州訓導。

祖妣陳。誥封太夫人。

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提舉銜、江西補用知縣。

母氏勞、誥封宜人。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江浦司銀塘鄉民籍。

咸豐八年戊午

二月初五日、生於其鄉敦仁里老屋中。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時已有女兒二人、長者殤矣。祖父母望孫切矣。於時連州公官欽州學正、聞而欣喜、錫名曰有欽、在遠寄未及至、伯祖知府公名之曰有爲。

連州公有詩記之、聞長孫有欽生、久切孫謀望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漫將璋瓦猜三索、忽報桑弧晝

一乾。晝省孤燈官獨冷、書香再世汝應延。可憐大母含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時陳太恭人以先年十二月

新喪。連州公囑勿刻詩數遷而亡、今存之以記祖德。

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爲士人、至於吾爲二十一世、凡爲士人十三世矣。炳堂公爲馮魚山編修老弟子、又與馮潛齋郎中爲友、講理學、師道甚尊、成就甚衆。雲衢公受家學、嚴氣正性、行己惠人、德行踸踔、尤篤守呂新吾呻吟語、劉念臺人譜、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連州公傳何樸園員外之學、而潛齋先生三傳弟子、篤行盛德、爲官師、皆有惠教。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祀焉。知縣公孝德仁厚、從叔祖護廣西巡撫國器討賊於閩、有功早世、有爲生時知縣公方居憂、授徒於鄉、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

咸豐九年己未、二歲。

咸豐十年庚申、三歲。

九月、三妹瓊琚生。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歲。

時已有知識、伯祖教之、公抱余觀洋人鏡畫。侍種芝、鑾儀公食。及鑾儀公喪時、老婢縱褓往送種芝

公以布衣倡團禦賊、有功於鄉、送者萬數、儀仗極盛、今猶髣髴。

同治元年壬戌、五歲。

諸父以予頗敏、多提攜、教誦唐人詩。從伯父教諭彛仲公尤愛而教之、於時能誦唐詩數百首。連州公見而喜、外祖父省閩公極愛之、期以將來大器矣。

是年、知縣公出山、從征於藍山、二叔父介藩公統兵於青蓮峽等處。

同治二年癸亥六歲

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並朱注、孝經。諸父課以屬對、出柳成絮、應聲答以魚化龍。彝仲公亟譽之、謂此子非池中物、賞給紙筆甚樂。九月、四妹順介生。知縣公從征閩中。

同治三年甲子七歲。

從簡先生學。是歲連州公以欽州學正俸滿、升知縣、不就、改教授、候缺歸。知縣公從征閩中、至克復嘉應還家。

同治四年乙丑八歲。

連州公授徒於廣府學宮孝弟祠、學者將百人、從授經焉。歲暮、從彝仲公學、即在孝弟祠、後始學爲文。是時知縣公及諸叔父咸還侍連州公館中、趨翔庭訓至樂也。誦書經奥者每次能二篇、數徧輒能背記、諸長老大譽之。

同治五年丙寅九歲。

連州公任修南海縣志事、居南海學宮中、今明倫堂也、爲侍從焉。從陳鶴僑先生授經於學宮中崔清獻祠、又從梁舜門先生（諱健修、甲子舉人。）聽講焉。

乙丑之間、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兵事大定、以新授閩臬假歸、諸父咸從凱旋。於時門中以從軍起家者甚衆、阿大中郎、封胡羯末、父龍兄虎、左文右武、號稱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詠之樂、孺子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焉。始游西樵、慕山林之勝。連州公好游觀、春秋佳日時從杖履登鎮



海樓、五羊觀、蒲澗寺、授以詩文、教以道義、知識日開矣。

同治六年丁卯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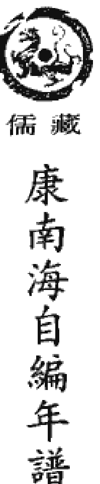
連州公借補連州訓導之任、以幼不能從、遂還鄉、從簡先生學。學易、禮。時誦經將畢、學爲文矣。六月十三日、幼弟廣仁生。廣仁字也、於時連州公命名曰有溥。時知縣公指省江西、連年頻擬聽鼓、而病咳殊甚、連州公不許行。是歲家居、爲多先公素慈、捧杖捧匜、抑搔隨侍、延香老屋中、至今如夢。

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知縣公卒、侍疾彌留、跪聆遺訓、諭以立志勉學、教以孝親友愛姊弟、追思音容、淚下若縻。當時執喪如成人、里黨頗異之。既孤、三月、遂從先祖於連州官舍。連州公日夜摩導、以先儒高義、文學條理。始覽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遂讀明史、三國志。六月、爲詩文皆成篇。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鋭、日昃室闇、執卷倚簷柱、就光而讀、夜或申旦、務盡卷帙。先祖聞之、戒令就寢、猶續燈如豆於帳中、隱而讀書焉。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知縣公既逝、家計驟絀、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與諸姊妹、治井灶之事、爲生平未有之勞焉。每家書來、輒念劬勞、憂思不已。

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歲。

從連州公學於官舍。是時岐嶷、能指揮人事、與州中諸生接、論文談事、禮容猶然。五月、觀競渡、賦詩二十韻、州吏目金公稱爲神童、贈漆硯、盤筆、盒數事、州人屬目焉。輒從連州公游諸名勝、如北山寺、石



之奇、劉夢得畫不如樓之遠、大雪岩之奥、皆有賦詩。學官舍旁、爲宋張南軒先生濯纓堂、敬一亭遺跡、連州公官暇則談聖賢之學、先正之風、凡兩廡之賢哲、寺觀之祖師、儒流之大賢、若碑帖詩文中才名之士、皆隨時指告。童子狂妄、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爲南軒、某文輒自以爲東坡、某念輒自以爲六祖、邱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視之氣。明史之外、竟日雜覽羣書。官舍有二園、桃柚葡萄、梧桐桑椹、紫微極盛、讀倦則偃息園中、或從先祖出游名勝、爲學之至樂時也。時爲制藝文、援筆輒成、但不好之、不工也。

同治九年庚午、十三歲。

從侍連州官舍。已而廣東布政使王公凱泰聞先祖行望、檄調還廣州辦積匪。七月、從歸。先祖以予不好八股文、於時專責爲此業。九月、從陳荃生先生學於省城西門外第三甫桃源、始還都會、睹繁麗、日與友遨遊、不暇學也。

同治十年辛未、十四歲。

還西樵之銀塘鄉、從從叔竹孫先生諱達節學爲文。時中丞公新築園林、藏書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兩樓對峙、中間亭沼花木頗盛、有古檜七株、俗名水松。數百年物、幽室曰七松軒、導以飛橋爲虹福臺。種芝公書最多、皮藏其間。於時讀書園中、縱觀說部、集部、昆弟聚學、有詩酒之懽。是年始就童子試。七月、仲姊逸紅嫁於羅氏、未踰月、姊婿羅銘三病歿、哀哀寡婦、遽賦未亡、女兄甚才、守節事母、母非女兄不懽也。生平無失言失色、可謂至德矣。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五歲。

在鄉從楊仁山先生學壬子副榜、諱學華。再試童子試不售。於時專督責爲八股小題文、性不好也。但慕爲袁子才詩文、時文亦仿焉。仍縱觀說部、集部、雜史。中丞公自廣西布政使還、宗族宴游極盛。兩年費日力於試事及八股、進學最寡矣。

同治十二年癸酉十六歲。

移學於靈洲山之象臺鄉、仍從楊先生學爲文。中歲而散、復還銀塘鄉、從張賓臣先生諱公輔學爲文。時文體尚路德派、最惡厭之、乃盡捨去。連州公委羊城書院監院、是歲頗奔走。時好覽經說、史學、考據書、始得毛西河集讀之。於時益吐棄八股、名爲學文、絕不一作。諸父極責大詰之、先祖前乃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難一題、援筆爲十六小講、各有警語。連州公稱之、乃不深責。於是乃始稍從事八股。至歲暮爲社學課文、一日成六藝、其三名前皆魁之文、百餘篇錄額十五名、而六文無一見遺者。詩亦冠軍。先祖乃大喜。及新正開課、復第一。至是鄉人文譽合美焉。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歲。

居鄉時、出城侍先祖、而張先生閱文焉。既而從從叔竹孫先生學。於時好爲縱橫之文、時時作詩、與兄弟鄉先輩倡和。又好摹仿古文。然涉獵羣書爲多。始見瀛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光緒元年乙亥十八歲。

侍先祖於城、從呂拔湖先生學文。是時督責甚嚴、專事八股、一切學皆捨去。但還鄉則得披涉羣書耳。



光緒二年丙子十九歲。

是年、應鄉試不售、憤學業之無成。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諱次琦、號子襄者、先祖之畏友、頻稱之者、乃請從之學。先生碩德高行、博極羣書、其品詣學術、在涑水、東萊之間、與國朝亭林、船山爲近、而德器過之。嘗爲襄陵知縣百九十日、惠政大行、縣人祀焉。棄官歸講學於邑之禮山、三十年累召不出。以講學躬行、薦授五品卿。先生壁立萬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爲無用之高談空論。其教學者之恒言則曰四行五學。四行者、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則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也。先生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今古、能擧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擧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於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覩明、乃洗心絶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爲必可期、以羣書爲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從此謝絶科擧之文、士芥富貴之事、超然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爲羣。信乎大賢之能起人也、藉非生近其時、居近其地、烏能早親炙之哉。既從先生、學未明而起、夜分而寢、日讀宋儒書及經說、小學、史學、掌故、詞章、兼綜而並騖。日讀書以寸記。甫入學舍、先生試五代史史裁論、乃考羣書以史通體爲之、得二十餘頁。先生睹之、謂賅博雅洽、此是著成一書、非復一文矣。乃知著書之不難、古人去我不遠、益自得自信。於時讀錢辛楣全集、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日知錄、困學紀聞、遂覺然通闢、議論宏起。又未嘗學駢文、讀史通、愛其文體、試爲之、先生遂許可。又自以爲文章易作、逋峭不難、蓋余家小有藏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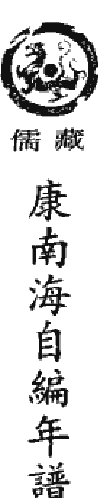
好涉獵、讀書甚多、但無門徑。及一聞先生之說、與同學簡君竹居、名朝亮胡君少愷名景棠日上下其議論、即渙然融釋、貫串而疇昔雜博之學、皆爲有用、於是倜然自負、於衆以不朽之業。是冬十二月、張安人歸余。俗例有入室戲新婦者、余守禮拒之、頗失諸親友懽、以義不欲也。

光緒三年丁丑二十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朱先生學。四月、三妹適西城岡鄉游志桐湘琴。五月、連州公以連州水災、及於難。吾少孤、自八歲依於大父、飲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爲之、親侍十餘年、聞而哀毁、三日水漿不入口、百日內食鹽菜。及從父扶柩還、既卒哭而葬於象岡、以堪輿家言、既殯而不下窆也、即停山上、與諸父結苫廬棺前、縗絰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終是歲。於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踰、人咸迂笑之。久之、宗族鄉黨莫不敬憚焉。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是冬、葬連州公。

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九江先生學、大肆力於羣書、攻周禮、儀禮、爾雅、説文、水經之學、楚詞、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九江先生提獎范氏後漢書之風俗氣節、故尤致力焉。先生精於古文、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漢、因從學文、而及周秦諸子。先生甚稱韓昌黎之文、因取韓柳集讀而學之、亦遂肖焉。時讀子書、知道術、因面請於先生、謂昌黎道術淺薄、以至宋明國朝文學大家、鉅名、探其實際、皆空疏無有。竊謂言道當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爲工於抑揚



演灝、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即原道亦極膚淺、而浪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勢自負、實無有知道者。先生素方嚴、乃笑責其狂。自初見時、諄諄戒吾傲、從此折節焉、然同學漸駭其不遜。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無有爲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爲、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見歌哭無常、以爲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辭九江先生、決歸靜坐焉。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多如此。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長女同薇生。

光緒五年己卯、二十二歲。

以西樵山水幽勝、可習靜、正月、遂入樵山、居白雲洞、專講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爲詩文、徘徊散髮、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芳草、臨清流、修柯遮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既而以事出城、遂斷此學。在西樵山時、嘗註老子、後大惡之、棄去。於時先祖棄養、頗能自立、謝絕時文、並不就試。秋間、叔父督責至甚、令就鄉試、乃至斷其資糧。於是還鄉居於二萬卷書樓及澹如樓中、或養心、或讀書、超然物表。居樵山時、編修張延秋先生諱鼎華與朝士四五人來游樵山、張君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者、至是見之、相與議論不合、則

大聲呵詆、拂衣而去。然張君盛稱之、語人曰、來西樵但見一士、山惟見一異人。自是粵中士夫咸知余、而震驚之。吾感其雅量、貽書予之。張君盛譽、謂粵人無此文。由是訂交焉。吾故未嘗學爲駢文、但讀六朝史熟、自能之。然不自知其工也。自是來城、訪張君、談則竟夕申旦。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訪焉。張君聰明絕世、強記過人、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實錄也。

於時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爲志。則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緯劃之、俛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圭環游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游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誌、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

光緒六年庚辰、二十三歲。

居鄉、授諸弟有銘、有溥、有霈讀經、以涉羣書、讀經史爲日課。時生計日絀、不能出游、不能講書、乃至無筆墨。但事太宜人、課諸弟、戢影窮巷、用力說文、兼作篆隸、從事皇清經解。暇則玩心神明、頗多筆記、而有述作。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女同璧生。是歲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攻何劭公者。既而悟其非、焚去。是歲、四妹適塱心譚汝堅。



光緒七年辛巳二十四歲。

讀書鄉園、跬步不出、又無賓友、日讀唐宋史爲課、補温北魏宋齊梁書、兼涉叢書傳記經解。讀宋儒之書、若正誼堂集、朱子全集尤多。苦身力行、以明儒吴康齋之堅苦爲法、以白沙之瀟洒自命、以亭林之經濟爲學。於是棄駢散文不復從事焉。園林日涉、闃無其人、長嘯獨歌、看花洗竹、至於迴堂魚靜、長橋落月、徘徊還家、猶復篝燈點書不已。以此爲恒、自一飯外陪老母色笑、即出園舍。七月、有一乞巧文、有歌來去之作、彌覺情親、誦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固見當時之風尚焉。是時讀書日以寸記、專精涉獵、兼而行之。是年讀書最多、久坐積勞、至七月臀起核、刺割之不效、十月出城就醫焉。後再割、不愈、至今流水、吾精力之虧、自此始矣。是春慶春來訪、自是往還論學。

光緒八年壬午二十五歲。

九江先生卒、奔視、與諸子營喪視葬焉。吾故夙事三禮者、故與簡君竹居議之爲多。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録、以爲日課。五月、順天鄉試、借此游京師、謁太學、叩石鼓、瞻宮闕、購碑刻、講金石之學。時崔夔典編修甚敬余。將掃室館我、既罷、還游揚州、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而歸。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

光緒九年癸未二十六歲。

讀東華録、大清會典則例、十朝聖訓及國朝掌故書、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於時欲輯萬國文獻通考、並及樂律、韻學、地圖學。是時絶意試事、專精問

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俛讀仰思、日新大進、何易一來館之於家。易一聰明過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館於我。中國裹足之風千年矣、折骨傷筋、害人生理。謬俗流傳、固閉已甚。吾鄉無有不裹足者、亦以不裹足則人賤、爲妾婢、富貴家無娶之者也。吾時堅不爲同薇裹足、族人無不駭奇疑笑、而爲我慮之、吾不顧也。吾北游、長親迫逼裹足、甚至幾裹矣。張安人識大義、特不裹、創義固不易哉。同薇不裹、後同璧及諸姪女乘勢而下、不裹易易矣。然獨立甚難、時鄰鄉區員外諤良曾游美洲、其家亦不裹足、吾乃與商創不裹足會、草例令凡入會者皆註姓名、籍貫、家世、年歲、妻妾子女、已婚未婚、約以凡入會者皆不裹足。其已裹者聽、已裹而復放者、同人賀而表彰之、爲作序文、集同志行之、來者甚多、實爲中國不裹足會之始。而區以會名慮犯禁、於是漸散去。至乙未年、與廣仁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實用此例及序文。後復推至上海、合士大夫爲大會、廣仁弟及卓如總其成、戊戌七月吾並奏請禁纏足矣。以知天下事無難易、專問立志如何。昔之極難者、後或可竟行焉。吾立禁裹足之願、與廢八股之願、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故學者必在發大願、既堅既誠、久之必有如其願者。

光緒十年甲申二十七歲。

春夏寓城南板箱巷、既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還鄉居澹如樓。早歲讀宋元明學案、朱子語類、於海幢華林讀佛典頗多。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兼爲算學、涉獵西學書、秋冬獨居一樓、萬緣澄絕、俛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內、尚包小者、剖一而無



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既知無來去、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口統物之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地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衆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示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謂而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億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莩、牛馬鷄豕、皆所已作、故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衆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衆生親、爲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事、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

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衆、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衆、望衆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己。三女同結生數日殤。

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八歲。

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既而張延秋招游京師、二月將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日讀醫書、既而目痛不能視文字、醫者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檢視書記遺稿、從容待死。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以爲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即而得西醫書讀之、以信西學之故、創試西藥、如方爲之、乃漸效。日走村後大樹下、至七月乃瘳。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對者、皆來抄問、粵城傳之、策爲沈刑部子培所問、知沈君以此也。然此爲腦亂病久病後、記性遂衰、從此不敢復事算學矣。還居西樵山白雲洞高士祠養病、張延秋先生適試閩、使發居烟滸樓、出城視之、晨夕過從極懽。四女同完生數月殤。

光緒十二年丙戌二十九歲。

春秋居城、五月復居鄉之澹如樓。是冬十二月、爲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作內外康子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爲之者。又著教學通議成、著韻學卮言、既而棄之。時張之洞督粵、春間令張延秋編修告之曰、中國西書太少、傅南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爲最要事。張香濤然之、將開局、託吾與文芸閣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議以商力爲之、事卒不成。張香濤乃欲以三湖書院學海堂

聘吾掌教、既有人言、皆卻之。夜爲天象學。乃重定天然曆法、以爲人號稱爲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爲周、十年爲十周、百年爲百周焉。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爲四游焉。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陰曆、何必用十二月焉。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曆、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爲準日、地相平、無少差忒。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爲改周之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爲一轉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數、皆定爲百、一日之時、皆定爲十、下至十分十微十秒、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爲數。故歷晝夜爲一轉、分至則或八十七日爲一游、或九十三日爲一游、四游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日爲一周、皆吾地球中之定義也。其月及五星各自爲表、分懸通衢、則月亦至用、不至如回教陽曆陰曆之兼用矣。

光緒十三年丁亥、三十歲。

春居花埭伍氏之恒春園。三月、還居鄉之澹如樓。八九月、游香港。十一月、游七星巖。是歲、編人類公理、游思諸天之故、則書之而無窮也。作內外篇、兼涉西學、以經與諸子、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國始於夏禹之理、諸侯猶今土司、帝霸乘權、皆有天下、三代舊事舊制、猶未文明之故、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以爲養兵學言語皆於人智人力大損、欲立地球萬音院之說、以考語言文字。創地球公議院、合公士以談合國之公理、養公兵以去不會之國、以爲合地球之計。其日所覃思

大率類是不可勝數也。

光緒十四年戊子三十一歲。

居鄉之澹如樓春夏間居花埭大通烟雨讀佛典時以足跡久滯鄉閭張延秋頻招遊京師是年鄉試五月遂決行是時學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於人中倜儻自喜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視其殁營其喪。八月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一日而還游湯山乃歸得詩數十章九月游西山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爲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黄仲弢編修紹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實左右其事自黎純齋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爲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國子監既不得達盛祭酒持吾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公極稱其忠義許代上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

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館、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將出、僕人譚柏來告菜市口方殺人、車不能行、心爲之動。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遂死、既而思吾既爲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慨慷登車、從南繞道行。出及門、屠御史遣人來告云、祁公車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還車。祁公以病請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歸、遂留京師。祁公繼續請假、至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歸政大婚典禮重疊、吉祥止止、非痛哭流涕之時。朝士久未聞此事、皆大譁、鄉人至有創論欲相逐者。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爲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爲之者、乃續包慎伯爲廣藝舟雙楫焉。

既不談政事、復事經說、發古文經之僞、明今學之正。既大收漢碑、合之急就章、輯周漢文字記、以還蒼頡篇之舊焉。屠梅君侍御（仁守）篤守朱學、忠純剛直、每與語國事、輒流涕、舉朝無其比。吾頻爲草摺、九十月時、爲草請開言路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張之洞請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吾與屠梅君言、宜用漕運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氣、道近而費省、宜先築清江浦鐵路、即以折漕爲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得千數萬、可爲築路之資。十二月、屠君上之、發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籌款三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既而李鴻章謂陪京更急、請通奉直之路、遂改築甫至山海關、西后提其餘款千餘萬築頤和園大工、遂停。去年容閎乃請築津鎮鐵路、吾實助之、奉旨允行。既而政變、撤容閎差、今命胡燏棻、張翼督辦、蓋十一年矣。津蘆、津鎮皆未舉行、嚮用我言、當時以漕

折行之成功已七八年、南北之氣久通、士智民利之增進多多矣。

頤和園廣袤十餘里、咸豐十年與圓明、清漪、靜宜等園皆爲英人所焚。時西后以游樂爲事、自光緒九年經營海軍、籌款三千萬、所購鐵艦十餘艦、至是盡提其款築頤和園、窮極奢麗、而吏役展轉扣尅、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於是光緒十三年後不復購鐵艦矣、敗於日本實由於是。既提海軍之款營構園林、即用海軍之人以督大工、若內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軍之差。又慮不足、別於戶部之外開海軍捐、二三千金得實缺州縣、四五千金得實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實缺道、皆以特旨簡放、不由吏戶兩部。然其成數既比戶部減數倍、於是趨者雲起、皆不於戶部而於海軍焉。然所謂海軍者、特南海子、頤和園之土木而已、非海上之軍也。中國新政、名實相反如此。乙未和議成、復停止海軍、外國詫其舉措之奇、而中國人以爲美政。蓋停海軍者、停園工也。經割台憂患之後、故有此美政、外國人據其名觀之、宜其相刺謬也。當時聞海軍捐事、以書責吏部尚書徐桐、因與屠侍御言之。屠君查得人甚多、爲之草摺、既上、奉旨停止、然屠君以此爲怨府。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屠侍御親救火、甫退未還宅、即先來屬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醇邸不預政事、三責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孫毓汶也、四請宦寺勿預政事、責李蓮英也。其餘尚有數大事、屠君得罪頗以此。蓋此數請皆國家第一大事、無人敢言者。屠君既逐、無怨色。時洪右臣給事良品亦有直聲、與屠同鄉交厚、吾走責以爲屠君爭、洪不敢也。

四月、三妹卒。先是妹婿游湘琴以去年六月歿、以商務之虧、負債甚多、皆於吾妹手任之、有甥三人、呱呱在抱、憂勞既甚、竟以殞亡。吾長妹二歲、至相友愛、妹聰明強記、端靜寡言、好學不倦、以貧而死。



吾遠游無成、竟不之救、哀惻心目、乃爲文遙祭之。諸甥雖爲吾撫、其長者已有婦矣、而其幼者今歲殤矣。人倫之戚、自伊始矣。順天試已列第三名、以吾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曰、此卷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嘲吾前書、乃謂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爭之、徐更怒、抑置謄錄第一。

於時上興土木、下通賄賂。孫毓汶與李蓮英密結、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羣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即擁娼優、酣飲爲樂。孫毓汶倡之、禮親王張之萬和之、容貴熙敬之流、交媚醇邸以取權貴、不獨不能變法、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官方凌遲、士氣盡靡。蓋甲午之禍敗、所由來久。旅京師日熟、朝局知其待亡、決然舍歸、專意著述、無復人間世志意矣。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爲新中國。既皆限於力、又有老母、未能遠游、遂還粵、將教授著書以終焉。

光緒十五年己丑、三十二歲。

九月出京、冒雨游西湖、自杭州至蘇州、游虎邱、獅林諸勝。破長江、登石鐘山、撫曾彭之餘風。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入九江、游廬山、謁朱子白鹿洞、望鄱陽湖。四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黃鶴樓、晴暉閣、游漢陽城。至十二月還粵。陳和澤尚童子、遂能有志、先來省予。

光緒十六年庚寅、三十三歲。

春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

來及吾門。八月，梁啓超來學。陳通甫又字禮吉，時讀書甚多，能考據，以客禮來見。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禮吉恍然悟，首來受學。語及身世家難，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之，禮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論今古天下奇偉之説、諸經真僞之故，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人生馬、馬生人、人自猿猴變出，則信而證之。乃告以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各有國土、人民、物類、政教、禮樂、文章，則信而證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復有三統，則信而證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是歲既與世絶，專意著述，著婆羅門教考、王制義證、毛詩僞證、周禮僞證、説文僞證、爾雅僞證。九月，石星巢延吾教冬課於廣府學宫孝弟祠，吾幼侍先祖教地也，欣然從之，説詩焉。

三水徐勤來見。八月，生子殤。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

始開堂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興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來學多志士，若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講貫至夜深，又以其暇著書。事母，是時精力尚足。七月，新學僞經考刻成，陳千秋、梁啓超助焉。冬，王覺任、麥孟華皆來學。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時教廣雅，來訪與辨難，頗多與語中外之變、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請吾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門面語耳。

光緒十八年壬辰三十五歲。

移講堂於粵城衛邊街鄺氏祠、學者漸衆。正月、龍澤厚以知縣引見、道過粵、來學焉。積之仁質甚厚、嘗創辦廣仁善堂、聚衆千人講袁學、誘衆。西帥李鑑堂禮之、令辦乞丐院、又修孔廟者。以陳禮吉充學長、用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三紀年、制大成舞、作歌以祀孔、置干戚以舞大武、歌酌桓賚般六章、復古之禮容焉。與學者習儀禮十七篇、置禮樂器、笙磬管鼓柷敔皆具。禮必立賓主、器物位置有定、蓋太平之意也。依盧傀尺爲荀勗之十二笛、而笛管甚長、手指不能遠擪、不能成聲、乃悟古人身體甚長、故尚有長狄、去巨獸之期不遠、地熱力甚大故也。今隔二千餘年、地繞日漸遠、熱力漸小、人身漸短、因推再過二千餘年、今笛亦不合後人之用、後萬年人小極多。是歲、鄧鐵香鴻臚承修延吾教惠州尚志堂之書院、閱文數月。七月、將赴惠州、而鐵香先生卒、遂不赴。

是時所編輯之書甚多、而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選同學高才助編纂焉。以孔子所制之禮與三代舊制不同、更與劉歆僞禮相反、古今淆亂、莫得折衷、考者甚難、乃剌取古今禮說、立例以括之、一孔子定說、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禮王制、論語、孟子、荀子爲主。次三統說、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統、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尚黑、尚赤、鷄鳴、平旦、日午爲朔、託之夏殷周者、制雖異而同爲孔子之正說、皆可從也。三曰存舊、周初遺制、諸國舊俗、皆雜見於諸子、而管子最多、劉歆所採以爲禮者、然可以考舊制、故次焉。

四曰闢僞、劉歆僞撰周禮、左傳及諸古文經之說、向來竄亂於諸經中者、辭而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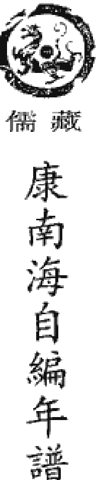
五曰傳謬、自劉歆以後、諸儒展轉附會訛傳者。

是書體裁博大、自丙戌年與陳慶笙議修改五禮通考、始屬稿。及己丑在京師、既謝國事、又爲之。是年編次甚多、選同學諸子分葺焉。以逸周書、穆天子傳、山海經皆與周禮及劉歆之說合、刺取其說、命韓曇首輯焉、以證爲劉歆之僞撰。方言亦劉歆托之楊雄者、並刺取其說焉。又編魏晉六朝諸儒杜撰典故考。又撰史記書目考、以七略書名多僞、一折衷于史遷、以得其真相。欲正定文字、後以東西漢文字寫定六經。又撰孟子大義考、墨子經上注。

以僞左傳乃劉歆採國語而成、改分國爲紀年、以其殘本春秋前事及晉魯之繁複者爲國語、故鄭語無春秋後事、楚語皆靈王後事、魯語記敬姜一婦人事凡八、孔子博學事凡四、吳越語別一筆墨、不類全體。史記十二國年表自稱採春秋、國語、乃史遷新讀國語原本爲之者、係其年月事類、按國分之。將左傳、國語合編爲國語原本、去其經文及書不書、稱不稱、君子曰之義、又擇其盜竊諸傳記、若北宮文子所引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等文、割自孝經之類去之、又擇其僞古文禮與周禮合者去之、以還國語原文之舊。令長女同薇編之。薇時年十五歲、天資頗穎、勤學強記、遂能編書也。薇又將廿四史編各國風俗制度考、以驗人羣進化之理焉。

光緒十九年癸巳、三十六歲。

仍講學於衛邊街、冬遷草堂於府學宮仰高祠、賃之十年爲久計、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



友之難、常供養朋友之才賢者、以及刻書、移草堂之貲皆任焉、幾以任卹破其家矣。

學者來日衆。於時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堅苦強毅。以進於成。是歲以梁卓如與陳禮吉充學長焉、旦晝講學、夕則編書、諸子亦編書焉。書題甚多。撰三世演孔圖未成。八月三叔父玉如公卒、著孟子爲公羊學考、論語爲公羊學考。

是時絕意試事、諸父皆強之、母意屬望迫切、乃與母言、盡於是科、不第亦終身棄矣、母許之、於是應鄉試、中式第八名。本置第二名、三藝皆刻矣、以次篇書同文、自用孔子改制義、違朱註、犯磨勘、既刻而抽出、改置第八名。是冬十二月、爲母壽、溥宦游於浙、亦歸家庭、甚懽然。以吾不奉考官房官爲師、時論大譁、謗言宏起、由此蓋變千年之俗、誠不易也。

吾鄉有同人團練局者、咸豐四年吾伯祖種芝公諱國熹、平紅匪創之、蓋地方自治之制也。局中地十餘里、三十二鄉、有人丁五萬、自吾伯祖卒後、局事廢壞、至是大渦鄉知府張嵩芬者、以罷譴還鄉、管鄉局焉。鄉素多盜、張竟與分肥、張爲局中巨紳、無敢抗之者、其族人之爲盜者、深夜出劫、乃竟持其筐篋還局中飲酒乃去、以所劫物分賞局壯丁、局在墟中、壯丁凡數十、墟以三八日期、三十二鄉人聚而市易、人多若蟻。張族之盜曳履局門、大號於衆曰、吾爲某盜、諸君何不來執我、衆睨之、莫敢犯、鄉鄰被劫者夜不絕、從叔觀察口三被劫、家一空、吾胞叔亦被劫、吾姪同和、姪婿陳和澤、以家頻劫、亟請我治盜、而張庇之、非攻張、盜不能去也、而吾實無暇還鄉任事、陳禮吉吾鄉人也、乃曰、吾窮天人之理已至矣、已無書可讀矣、惟未嘗試於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試之、是亦一國土也、行

仁施愛先自近始。開學校以教之、闢蠶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一歲而化成、然後委之謹愿者守之。吾復可治吾學矣。壯其言、乃號於三十二鄉之紳合三十餘人攻張、令其將局戳交出戳者局之印也。吾伯祖領之、官以辦事者。

是時春祭鄉先賢、吾與祭、張率諸賊懷刃以待。賊藏其室中、相去數步、張面色大變、袍袴抖顫。吾大異之、從容行禮畢、入室則張族人數百環堂下、將甘心於我。同和走告、而我鄉人窺見其人皆懷刃、知有變、亦走還鄉、率鄉人數百攜軍械整隊來迎。吾得出、張亦行、各率其隊伍還其鄉。

是役也、頗如兩國會盟劫質狀。吾泊船吉利鄉、吾以小舟入九江、謁朱先生廟。張遣盜登舟、露刃問余、搜船不見乃去。是二事者、吾幾殆矣。固知去惡之難也。於是以千二百金大購羣書、禮吉故精於擇書、書藏要書咸備矣。乃議創書院、以中西之學課士、延朱棻蓀以教之。乞官兵以勦賊、賊盡走、殺渠魁數人、大禁賭、宿弊盡清。而以禁賭持正過烈、又鄉有被殺者疑案也、禮吉以某富人行賄賂、疑其殺、持之甚堅、以是爲衆怨所叢。諸功未竟、張緣怨託言官劾我、又賄託潘衍桐與南海縣令楊廷槐追繳局戳。吾時被劾、爲桂林之游。禮吉已被肺病、乙未正月遂吐血死。禮吉蓋殉節同人局者也。

自癸巳十一月攻張事起、謗言騰沸、吾幾死於是、而禮吉實殉難、與爲中國變法、吾與卓如幾死於是、而幼博、譚復生、楊漪川、林暾穀實殉難焉。十里之地與萬里之地、五萬之民與四萬萬之民、相去萬倍、而欲矯而易救而治之、其謗議同、其險難同、其幾死同、而傷我良人同、小有成功而傾覆同。嗚呼、任事之難如此。宜人爭講老氏學、保身家妻子、坐視生民之傾覆顛連而不恤也。吾爲同人局僅支

輿錢數百、而其他心力之瘁、日力之曠、金錢之耗、危殆疑謗之集、倉皇避地、與八月國變未有少異也。局一極小之事、即成功何足勞我、費我心血、老我歲月、傷我禮吉哉。梁卓如蓋頻諫之、既以大小無殊、但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不計禍患、不計大小、不計成敗也。當緣隨遇起而行之、治同人局與中國真未有以異哉。自禮吉之死、吾恨之深。乙未草摺、令御史王佑遐劾之、有其通賊書爲據。卒賄譚鍾麟、洗滌而任局事者不可復得。禮吉之才志、亦一切無成功。書藏之書、多爲人士偷竊。吾入京師、亦不復過問。蓋自癸未至戊戌、同人局事與中國事相始終、其乍成乍敗皆相類。存之以告天下、以我爲貪功名乎、抑行其不忍人之心乎。張故吾舊好、以其庇賊惡之。戊戌年以其少安靜、亦復置不問、了此人天業矣。

光緒二十年甲午三十七歲。

二月十二日、與卓如同入京會試、寓盛祭酒伯熙邸。伯熙、先生肅王從弟也。藏書冠滿洲、頗見其秘書玉牒金石之藏、園亭幽靚。既而移居三條胡同金頂廟、與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車傷足、遂南歸、六月到粵。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僞經考、而禁粵士從學。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爲也。以電文伯熙字誤作伯翊、徐花農疑爲褚伯約之誤也。時褚方劾李瀚章、而予之奏實鄉人陳景華賄褚爲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燬、粵城謗不可聞。

八月、游羅浮。九月歸復講學。十月、曹箸偉卒。箸偉聰悟堅苦、成學、以詣羅浮求道、感瘴死、率同門弔其家。痛哉。十一月、游廣西、住風洞、刻記於黨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桂中諸士王濬中、穎初、況仕任、黎文澣來學。王穎初老矣、嘗爲教官、志清而氣直、好心學。寓桂林凡四十日、往來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紳燕會、若經年矣。

五月、方在京師、有貴人問曰、國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禍在眉睫、何言百年。貴人甚謬之。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舉國若狂、方謀保舉、而孫毓汶當國、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內通李蓮英、相與交關、政俗之汚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爲極。不數日、聞朝日之事、十七日出、及天津、則調衛汝貴乘海晏輪船東渡、衛方被酒未醒也。已而東事累敗、恭邸、李高陽、翁常熟入軍機、並督辦軍務焉。吾昔上書言日本改紀、將翦朝鮮而窺我邊、又言數年之後、四夷逼於外、亂民起於內、安能待我十年教訓乎、恐無及也。不及六年變作、不幸而言中矣。桂林山水極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考。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歲。

正月、還粵。二月初一至、而二十四日禮吉死矣。哭之慟、欲爲立墓碑、至今未果也。禮吉聰明絕人、而氣魄剛毅、大道完成、爲負荷第一人。竟夭、年僅二十六。痛哉。二十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將至大沽、日人來搜船、當頗憤、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時內廷預備車輛五百、以備遷都、朝士紛紛、多慮國亡出京師者。吾謂此舉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決入京、與梁小山寓金頂廟。時旅順已失、朝廷震動、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及前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請和、日本以非全權不受、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



和、議定割遼、台並償款二萬萬兩。

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摺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粵士八十餘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分託朝士鼓動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京師無點石者、無自傳觀、否則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徧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

先是公車聯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爲國朝所無、閩人編修黃□曾者、孫之心腹也、初六、七連日大集、初七夕徧投各會館、阻撓此舉、妄造飛言恐嚇、諸士多有震動者、至八日則街上徧貼飛書、誣攻無所不至、諸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孫毓汶猶慮撓其謀、即先迫皇上用寶、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爲備、孫毓汶與李蓮英內外恐嚇、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猶力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期五日。孫謂若爾、日人必破京師、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常熟厲聲責之曰、我亦豈不知愛身家、其如國事何。孫知不能強、乃使李蓮英請之太后、迫令皇上畫押、於是大事去矣。是時降硃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難言之隱矣。

李蓮英爲宦寺、不識地圖、乃至徐用儀亦然、皆曰中國甚大、臺灣乃一點地、去之何妨。太后聞之、故

輕於割棄也。

越日發榜、中進士第八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惡其太奇、降第五云。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又以吾不認座主、力相排。殿試徐壽蘅侍郎樹銘本置第一、各閱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黄簽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考翁常熟欲以擬元、卷在李文田處、乃於閎鍊等字加黄簽力爭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園翁常熟告我、問與李嫌之故、故知之。先是殿試朝士皆以元相期、傳臚時、諸王猶言之、是科會朝殿三者皆失元。區區者不足道、雖王荆公未嘗言之、然本朝科第無不奉座主爲師者、無理已甚。沈子培以吾不認座主爲師、必累得元、力勸折節、至有道之不行、國之興廢、命也之語。元亦何與國事而關係如此。子培以吾之虚望、欲藉以轉移諸公也。然吾以子培力勸已屈節見座主矣、而卒皆失元、是知一切有命、正可體驗、從自己閱歷處受用最確、乃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皆非人所能爲也。枉己者徒自貶節而已。

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生平講學著書、自分以布衣終、以迫於母命、屈折就試、原無意於科第、況仕宦乎。未能爲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徐公樹銘至累揖相勸、吾卒不行。

前書不能上、二十八日朝考後無事、乃上拒和之論、而增末節於閏四月按是年爲閏五月、此作四月、實誤。六日遞之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上覽而喜之、甫發下、樞垣一時許、樞臣讀未畢、恭邸閲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上既追入、旋發下軍機、命即日抄四份、軍機本無書手、乃調自内閣、即日抄呈、以一



呈太后、以一存軍機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以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篋、以一存勤政殿備覽觀。於羣臣上書中凡存九摺、以胡燏棻爲第一、吾摺在第二至戊戌五月上、再問樞臣、以吾舊摺樞中再檢上、上之強記不遺一善如此。

五月遷出南海館、再草一書、言變法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尤詳盡矣。至察院遞之、都御史徐郙使人告以吾已有衙門、例不得收、令還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頗相慕、友人多勸到工部遞、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家鼐面爲稱道之詞、許爲代遞、五堂皆畫押矣。李文田適署工部、獨挾前嫌、不肯畫押、孫家鼐礙於情面、累書並面責之、卒不遞。再與卓如、孺博聯名遞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收、遂決意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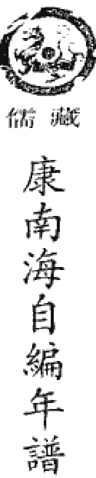
以京城街道蕪穢、請修街道、附片上焉。既不達、交王幼霞覓人上之、奉旨允行、交工部會同八旗及順天府街道廳會議、卒以具文覆奏。惟御史陳壁後行之、僅修宣武門一段焉。盛祭酒曰：修道歲支帑六十餘萬、金旗丁、工部、街道廳分之、若必修、則無可分矣、此所以不能行乎。陳次亮、沈子培皆以時有可爲、非僅講學著書之時、力爲挽留、於是少留。

以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無人敢創報以開知識、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與送京報人商、每日刊送千份於朝士大夫、紙墨銀二兩、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日騰於朝、多送朝士、不收報費。朝士乃日聞所未聞、識議一變焉。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憾於割台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之事、謂當時實未

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暫云。乃與論變法之事、反覆講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時未知上之無權、面責常熟力任變法、推見賢才。常熟乃謂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爲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吾乃始知宫中事、然未甚深、猶頻以書責之、至謂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身。常熟令陳次亮來謝其意、然苟不能爲張柬之之事、新政必無從辦矣。

時常熟日讀變法之書、鋭意變法、吾説以變科舉、決意欲行、令陳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將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陽以常熟有毓慶之獨對、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漸不和矣。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時孫毓汶雖去、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疊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九日草摺、覓戴少懷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與王幼霞御史鵬運言之。王新入臺、敢言、十四日上焉。是日與卓如、孺博遊西山、登碧雲寺塔、竟夕月明如晝、遠望京師在烟霧中、樂甚、越月歸、而徐用儀逐出樞譯兩署焉。是時粤撫馬丕瑶受剛毅意、保奏市儈潘贊清爲三品卿、得旨賞給之。草摺交王幼霞附片上之、剛毅曾受其重金、力爲保護、不能去也。

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於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羣不可、且必合大羣而後力厚也。合羣非開會不可、在外省開會、則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



夫開之於京師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而舉之於輦轂衆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書不達之後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陳次亮謂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會報開兩月輿論漸明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吾復挾書遊說日出與士大夫講辨並告以開會之故明者日衆乃頻集通才遊宴以鼓勵之三舉不成然沈子培刑部陳次亮戶部皆力贊此舉七月初與次亮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嶠銳丁叔衡立鈞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張巽之孝謙陳□□即席定約各出義捐一舉而得數千金即舉次亮爲提調張巽之幫辦張爲人故反覆而是時高陽當國張爲其得意門生故沈子培舉之使其勿敗壞也舉吾草序文及章程與卓如擬而公商之丁張畏謹數議未定吾欲事成亦迂迴而從之於是三日一會於炸子橋嵩雲草堂來者日衆翰文齋願送羣書議開書藏於琉璃廠乃擇地購書先囑孺博出上海辦焉是時徧尋琉璃廠書店無一地球圖京師錮塞風氣如此安得不敗時英人李提摩太亦來會中國士夫與西人通自會始也英美公使願大助西書及圖器規模日廣乃發公函於各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慶聶士成咸捐數千金士夫雲集將俟規模日廓開書藏派學游歷然而丁張斷斷挑剔張更藉以漁利以開局於琉璃廠張欲託之爲書店之狀吾面折以今日此舉倡天下之士若以義始而以利終何以見天下乎張語塞然而舉座不懽時報大行然守舊者疑謗亦漸起當時莫知報之由來有以爲自德國者有以爲出自總理衙門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館則羣知必吾爲矣張既懷嫌乃因報之有謠言從而扇之於是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陳次亮皆來告促即

行。乃留卓如辦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

先是六月創報、吾獨自捐款爲之。後陳次亮、張君立皆來相助、而每期二金、積久甚多。至八月即盡、典衣給之、得次亮助盤費、乃能行。二十四日同會諸子公餞、唱戲極盛會也。是日合肥自願捐金二千入會、與會諸子擯之、議論紛紜、楊崇伊參劾之釁、遂始於此。張孝謙又邀褚成博、張仲炘二人入會、二人臺中最氣燄縱橫者、蓋會事甫盛而衰敗即萌焉。

九月初二日到天津。初三日遊山海關、入各防營視兵、望海。山海關本無形勢可守、明世防遼、爲東道扼要之地、若今海舶亦通、環海寸寸可擾、山海關防兵實可罷矣。見陝撫魏午莊光燾、相待甚殷、惜其未知新法也。十二到上海、十五入江甯、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夜深。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爲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在江甯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來屬勿辦、則以會事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甯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之劾、亦必散矣。

時金陵有楊仁山者、講佛學、有道士也、曾游倫敦、得儀器甚多。吾爲強學會購之、凡三千餘金、其天鏡大者能窺見火星之山海矣。以其小者送之京局、後香濤、星海背盟、王雪晴允捐之後亦背、及京局有變、款不能結、吾賠累、歸之滬局之器還之楊、然以此謗甚多。蓋任一小事皆極難、但吾惻隱之心、

不以難而變耳。

吾以十二月母壽須歸、先調君勉、易一來辦事、急須開報、以用孔子紀年及刊上諭事、江甯震動。適有京師劾案、遂藉此停止。自強學會開後、海內移風、紛紛開會、各國屬目、自封禁後、漸諱新政、方當西后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志銳之時。至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常熟、文芸閣、殺寇良才、將築圓明園以幽上、於是開新之風掃地矣。

先是、翁常熟在毓慶宮獨對、吾頻謂之曰、公趁此學大事、不可失。若能行新政、廢八股、則一月中新政甚多、公即去官可矣。若度不能行、則勿如先辭毓慶宮。蓋同相而獨對、僚友所忌也。徒取辱耳。公亟辭之。又翁常熟五月前能從容講求新政、及六月派總理衙門行走、事殷多至夜分、自此不暇見士大夫、而一事不辦。吾累書勸其力辭總署之差、常熟不能從。後以割膠事爲罪謗所歸、榮祿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後、云悔不聽我言也。此書爲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敘事止於是歲、門人羅孝高不知從何得之、蓋戊戌抄沒、落於人間、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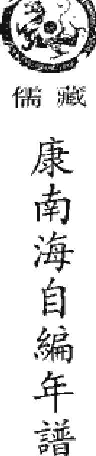
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使徐君勉、王鏡如爲學長。七月、與幼博弟游羅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君穗田創辦知新報、將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後還省城。六月時在同人局行抽籤學局長、行地方自治法、惜無人能行之、遂罷局事。先是、爲同人購書千餘金、略備、是以咸欲成書院、卒不能。十二月、游廣西、與羽子兄偕鏡函偕行、鏡

函學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蓋所謂天魔入心者、至陽朔遣之還。自丙戌年編日本變政化、披羅事蹟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書甚多、乃令長女同薇譯之、稿乃具。又撰日本書目志。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十歲。

正月十日到桂林、再寓風洞、擬築桂林馬路、以山路不合、未成。然用日本伊豆人力車、則可行也。與唐薇卿、岑雲階議開聖學會、史淳之撥善後局萬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希紳激昂高義、主持之。乃爲草章程序文行之、假廣仁善堂供孔子、行禮日、士夫雲集、威儀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設書藏、講堂、義學、規模甚敞。日與學者論學、義學童幼、尤彬彬焉。暇則游山。桂林山水既極勝、去城七里有中洞者、岩若一室、兩面皆通、俯瞰諸岫、石筍巉然、吾欲於此結精舍焉。四月、興安會匪大作、陷灌陽、各縣蠢動、勸史撫於桂林戒嚴、不顧也。與唐薇卿謀、請其歸鄉辦團、以聖學會行之。唐薇卿慷慨自捐數千金募勇、吾乃夜叩蔡臬門、請其假軍械焉。時五月杪也。編春秋考義、春秋考文成、撰日本書目志成。

六月、還粵講學、時學者大集、乃晝夜會講。八月、納妾梁氏。八月、築室花埭、將終隱焉。乃室成而未歸、已被抄沒。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而何有一室哉。吾一生不用營謀、稍營謀輒無益、更可信天命也。月杪、擕同薇至上海。九月、游西湖。十月、還上海。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徧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吾若遷民往、可以爲新中國。當乙未、吾欲辦此未成、與次亮別、曰君維持舊國、吾開闢新國。時



經割錢後、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慮必亡、故欲開巴西以存吾種。乙未之歸、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來至香港而東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數月、東事益劇、知不諧、乃歸。吾港澳商咸樂任此、何君穗田擘畫甚詳、任僱船招工之事。於是擬入京舉此、適膠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書言事。工部長官淞溎讀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不肯代遞。又草三疏交楊叔嶠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乃與曾剛甫約同遞察院、先與都憲徐壽蘅言之、壽蘅守舊而能待士、不以此摺爲然、而允爲我代遞也。李苾園侍郎激厲忠憤、欲聯九卿上摺、爲草之、後無聯名者。李公交司業貽穀上之。既謁常熟、投以書告歸。與李合肥言巴西事、許辦之、惟須巴西使來求乃可行。是時將冰河、於十八日決歸、行李已上車矣。常熟來留行、翌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請召見、並加卿銜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騤阻之於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謂待臣等見、乃奏聞。奉旨令王大臣問話、御史楊漪川深秀博學高節、來談、欲相奏薦、草稿有大才槃槃、孤忠耿耿之語、力辭之。時欲續強學會之舊、先與鄉人士開會曰粵學會、於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館創辦、京友集者二十餘人、以各會館皆爲京官會集、欲因而導之、乃草疏交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羣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奉旨俞允。又與文中允煥、夏編修虎臣及旗人數輩創經濟學會、已爲定章程、呈慶邸、請慶邸主之、且爲慶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會字、議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壽百福成知恥會。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張樵野日與議和未就。日人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來覓鄂督張之洞、請助聯英拒德。時經割台後、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卻日本之請。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與日使議、請將償款再攤十年、並減息。日使矢野君極有意、而吾政府終不信是議。乃爲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爲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略謂英自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與法戰、乾隆六年以救澳與普法戰。又二十一年以救普與法俄瑞澳戰、嘉慶元年攻法拿破崙而救普、咸豐三年至五年與法救土耳其而聯俄、頓重兵於斯巴土撥、死士二萬、糜兵費七千萬鎊。光緒二年與法奧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頓重兵於毛魯塌島、故英真救人之國也。日本與我脣齒、俄德得志東方、非彼之利者。昔東事之役、彼以國小變法自強已久、欲奮揚威武以求自立、既得勝、得遼東而不得其勢、不得不恨俄德、其來請聯助乃真情也。英海軍甲地球、又扼蘇彝士河之權利、若英不欲戰、歐西各國不能飛渡。若聯英日則東西南三面如環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勢東流、皆以我爲土耳其、若我與聯英人必出。

上於常熟、請主持之。乃作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苾園侍郎深然之、持以示廖仲山尚書。合肥不以爲然、因面詰張樵野。張謂英大國未必許助我、遲疑不敢發、遂割膠州。已而英使果出、請將旅順、大連灣、威海衛通商、及俄使巴德蘭富聞悉、當大怒、謂李合肥曰、若貴國必要將大連灣、旅順通商、則吾兩國從前盟約皆斷。朝議數日不敢決、吾聞之、上書常熟曰、此中國生機也、吾意且欲盡開沿邊口

岸、以衆國敵俄、況旅順、大連灣乎。必勿拒英、雖俄怒、以諸國力抗之、必無害也。言甚切。又與張樵野言、張以吾言英可聯、今英果出、甚信之、謂可面告常熟、卒不遇、而西后及恭邸畏俄甚、卒不徇英請。時償日本之一萬萬、英人又許代借、三厘息不扣、俄聞之、又強相借、四厘息扣、於是議論紛紛、有主兩借者、有主兩不借者、吾言借英款、俄大言恐嚇、必不緣此小故發兵也。政府畏俄、又不敢、乃用兩不借之說。此事英實有庇護之意、而兩拒之、殊爲失機、惟有與同志歎息而已。然經此事後、俄英日之情皆見、朝士漸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測、自此羣議咸知聯英日矣。

吾又告常熟、謂俄欲眈眈、諸國並來、吾無以拒之、請盡開沿邊各口、與諸國通商、既可藉諸國之力以保境、又可開士民之知識。又騰書與廖仲山言之、常熟大以爲然、倡言於總署、於是王大臣集議、多不通情勢、咸駁是說、議不行。然自是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索、自此紛紛矣。

是冬、幼博在上海大同譯書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日本書目志成。時嚴範孫請開經濟特科、常熟主之、此事遂成、其章程與沈子培同議之者也。乃說常熟並張樵野成之、藉此增常科以陰去八股。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歲。

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總辦來書、告初三日三下鐘、王大臣約見。至時、李中堂鴻章、翁中堂同龢、榮中堂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相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廖問宜如何變法。答曰、宜變法律官制爲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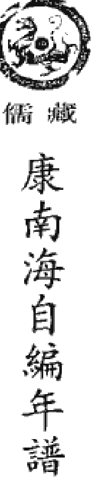
李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答曰、今爲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問籌款、則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於是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維新、仿傚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採鑑焉。至昏乃散。榮禄先行。是日恭、慶兩邸不到。閲日召見樞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見、恭邸謂請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變法考及俄彼得變政記。

七日乃奏、陳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商局、工局、礦務、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於是晝夜繕寫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二書、忙甚。

正月、琉璃廠火神廟百貨並陳、僅於人日一游、餘無暇晷。時粤學會數日一集、各省會漸成。五月初十日、林暾谷開閩學會成、十八日宋芝棟、李孟符開關學會成、楊叔嶠蜀學會亦成。於是鼓動直隸及湖南、浙江、江西、雲貴、令各開會矣。

前摺許應騤仍攻擊於恭邸前、抑壓遲遲、至二月十三日乃上、即下總署議。常熟將欲開制度局、以我直其中、時進呈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八股以策論、並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



順大連灣

三月初一日吾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於與戰則敗而復割未遲否則用西人蒲盧爹士之例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取也三則請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已聞定計將割矣時門人麥孺博公車適來吾口授一摺請以旅大與諸國聯英拒俄言極激切立寫上又令孺博與龍贊修況晴皋等百數十人於初五日遞呈都察院則已於初四日畫押矣察院亦不收矣於是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無不惟命是聽然英之索威海爲拒俄也固我所欲與當俄之索旅大也上大怒面責恭邸及合肥謂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不獨不能阻人之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蓋李合肥與俄聯盟保五年太平也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上大怒向西后變色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上默然而出遂定約

時御史文悌素託大言謂欲願一死以報國又見華再雲煇高理臣王佑遐等勸共聯入乾清門伏闕痛哭請拒俄變法文悌許之楊漪川亦許之吾愛漪川欲留爲他日乃爲文悌草摺及彼上時自改請令使俄辦之若不許則自刎俄人前蓋逆知朝廷必不聽其使俄生事也

是時以旅大事朝廷震悚不遑及內政故寫書已成不進至初八日進呈附日本變政考順時呈泰西新史攬要時事新論等書時償日本之款甚急中允黃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北檔房總辦陳宗嬀晏安瀾素主搜括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吾聞而投書常熟力諍之謂方今無事何爲作此亡國之舉乙未借民債雖張之洞之六十萬亦不肯還民怨久矣中國官

民之隔久矣、誰信宦者。且名爲借債、而以官力行之、吾見乙未之事、酷吏勒抑富民、至於鎖押、迫令相借。既是國命、無可控訴、酷吏得假此盡飽私囊、以其餘歸之公。民出其十、國得其一、雖云不得勒索、其誰信之。徒飽貪吏、於國計無益、而生民心爲淵敺魚、明世加糧可爲殷鑒、言極激切、並以書責樵野。而摺已上、即日奉旨行、不可挽回。然各省分派、僅得千餘萬、不足爲償日之用、再與德華、滙豐兩銀行借一萬萬兩、八折、四厘半息。去年英借而不受、今乃息昂重扣而取之、失策甚矣。且歲歲借款、挖肉補瘡、僅支目前、而絕不爲經營自強計、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今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徧立各省各府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或可補救。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既與常熟言、薦容純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摺二分、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樞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

又草請改律例摺、與王佑遐上之。時粵中草堂徒侶雲集、前摺既緣膠旅事擱起、知其不行、將擬歸、以公車咸集、欲徧見其英才、成一大會、以伸國憤、由是少盤桓焉。李木齋亦來言開會事、卓如新在湖南開南學會、極盛、時扶病來京、幼博以醫卓如故、同寓三條胡同金頂廟、乃定於二十二日開保國會於粵東館、爲草定章程。士夫集者數百、投籌公舉、演說舉吾登座、樓上下人皆滿、聽者有泣下者。蓋自明世徐華亭集靈濟宮講學後、未有斯舉也。二十五日再集於崧雲草堂。二十九日再集於貴州



會館、人皆逾百數。是時各省人士應時開會、保滇會、保浙會繼起、人數皆逾百數。當是時、公車如雲、來見者日數十座、客填塞、應接不暇、分日夜之力往各會宣講、客來或不能見、見亦不能答拜、多有怨者。吏部主事洪嘉與者、守舊之有心力能樹一細黨者、三來拜不得遇、閽者忘其居址、又不答拜、洪以爲輕己、乃大造謠、於是謗言益作。浙人孫灝者、欲得舉經濟特科、洪紿之、謂某公惡康、若能攻之、必可舉特科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駁保國會議、謂吾將欲爲民主教皇、刻數千本、徧投朝貴、於是謗言益沸、乃停會。而四方之士投書與會者紛紛、於是李盛鐸參保國會以求自免。

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吾聚衆不道、上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然慮西后見之、特抽出此片。蓋吾正月之摺、已請開社會局、明會黨之善、又編日本會黨考、附日本變政紀進呈、上知各國通行之俗、以開民智而勵士氣者、故不禁也。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浙會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云。

於是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避不敢來、門可羅雀、與三月時成兩世界矣。

上讀日本變政考而善之、再催總署議覆。然以粵中學者咸集、已決歸。上時決意變法、使慶邸告西后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甯遜位。西后乃聽上。於時恭邸薨、吾乃上書常熟、促其亟變法、勿失時。常熟以吾謗鼎沸、亦欲吾去、乃召還、亦聽吾歸矣。

時與日本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清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時舊黨猶甚熾、常熟頻被劾、以吾行後無人鼓舞、故欲成數事乃行。十八日、乃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楊漪川上之、略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而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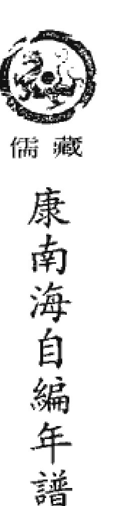
論不一如此，皆由國是未定。故昔趙武靈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法，皆大明賞罰，定國是，而後能行新政。又爲一篇交徐子靜學士上之。徐君廉靜寡欲，無意仕宦。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遷出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懽欣。先是又草變科舉摺，亦爲二篇，分交楊漪川、徐子靜上之。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日本書摺、請派游學日本摺，皆由楊漪川上之，奉旨允行。又爲宋芝棟侍御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八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之，乃請提其息爲譯書、學堂之費，皆奉旨俞允。於是學堂有款，而舉特科者紛紛矣。又爲御史李盛鐸草譯書游歷及明賞罰、辨新舊摺。李上之，附片即言勿用新進，蓋聞吾之召用也。人咸謂其自相矛盾云。

是時已定二十四日出京，適見家書云粵中疫癘甚盛，學者皆散歸，宜遲歸，即還亦當在上海少候。是日以國是既定，與其候於上海，不如少留京師，或更有補，遂遲遲行。

二十五日，忽爲徐學士薦備顧問，奉旨着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二十七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即是日懿旨逐常熟，令榮祿出督直隸，並統三軍，着二品大臣具摺謝恩，並召見，並令天津閱兵，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於是知常熟之逐，甚爲灰冷。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遇榮祿謝恩，同對，與談變法事。榮入對，即面劾吾辯言亂政矣。榮祿下，吾入對。上問年歲出身畢，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無日。上即言皆守舊者致之耳。吾即稱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此。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



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吾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並敗、必至無功。譬如一殿、材既壞敗、勢將傾覆、若小小彌縫補漏、風雨既至、終至傾壓。必須拆而更築、乃可庇託。然更築新基、則地之廣袤、度之高下、磚石楹桷之多寡、窗門楹檽之濶窄、灰釘竹屑之瑣細、皆須全局統算、然後庀材鳩工、殿乃可成。有一小缺、必無成功、是殿終不成而風雨終不能禦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數十年諸臣所言變法者、率皆略變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體。又所謂變法者、須自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臣請皇上變法、須先統籌全局全變之。又請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乃有益也。上以爲然。

吾乃曰、臣於變法之事、嘗輯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採擇、但待推行耳。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上曰、然、汝條理甚詳。吾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睨簾外、既而歎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礙於西后、無如何、乃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對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又多兼

差、實無暇晷、無從讀書、實無如何、故累奉旨辦學堂、辦商務、彼等少年所學、皆無之、實不知所辦也。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等無從議駁。

上曰、然、對曰、昨日聞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上一笑。

自割台後、民志已離、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

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對曰、上既以爲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乃言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爲起行宮、若縱言其詳、則未能變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國鐵路礦務滿地、爲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數萬萬、徧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徧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船塢、則一舉而大勢立矣、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開耳。於是言譯書、游學、派



游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猶不命起、乃重提徧及用人行政、末及於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因謝保國會被劾、上爲保全之恩。上皆點頭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點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條陳來、乃起出。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所少有也。

既退出、軍機大臣面諭旨著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合肥謝恩同下、面色大變、對我歎惜、謂榮祿既在上面前劾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微差以抑之。上問樞臣以位置吾、時廖仲山將欲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班在前、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辱屈我也。

於是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摺、蓋已早爲草定者、乃與幼博游西山、既還、將議詣宫門謝恩、以諸頑忌甚、又無意當差、於初一日乃具摺謝恩、並再陳大誓羣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三義。又陳請廢八股及開孔教會、以衍聖公爲會長、聽天下人入會、令天主耶穌教各立會長、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歸教會中按照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並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口岸准用孔子紀年、附呈列國歲計政要、疏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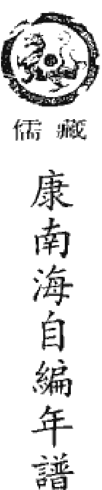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棟摺上、上即令樞臣擬旨。是日、京師譁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連數日寂然。聞上得芝棟摺、即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上曰、若下禮部、彼等必駁我矣。剛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遂廢、請上細思。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剛毅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上乃不作聲。既而曰、可。請知故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

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后、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及命下之日、懽聲雷動、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聖武、豈能若此之剛斷乎。

初三日、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上命曰、何必代遞、後此康有爲摺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廖壽恒來、令即將所著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政考立即抄寫進呈。乃片陳謹當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並面告李合肥、廖仲山、張樵野以不能奔走此差辭之。向例總署章京由各部司員考取、又覆試之。其最高列者尚須一二年然後能傳到。傳到僅當譯電等差、有年乃轉司務廳、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及數年乃可升提調、然後升幫辦總辦。吾被特旨派差、爲向來所無、入署即可派總辦提調、知交多勸就之、吾終不爲屈也。

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並行之、乃自草一摺、爲楊漪川草一摺、又令卓如草一摺、交宋芝棟上之。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屬吾養壯士、住深室、簡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時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多由於有製新器、著新書、尋新地之賞。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樵野即屬卓如議稿、乃爲議定、即令總署奏定章程、頒行天下者也。時新定國是、廢八股、舊黨謗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謀之、聚議將聯名翻國是、復八股。乃草摺交楊漪川上之、請御門誓羣臣、並定謗新政之律、其有敢請亂國是、復八股者重懲之。於是上諭再責舊黨謗



謀乃少息。

時許應騤議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撓、御史楊漪川、宋芝棟聯名劾之。上惡其阻撓科舉、則定罷斥。剛毅乞恩、不許。請令總理衙門查覆、不許。乃請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許應騤夜走請於剛毅、剛屬其牽攻我可免、許從之。上重於爲我、故去大臣、故聽之。於是與洪嘉與、聳文悌劾宋楊而專意及我。軍機得文摺、喜以爲必去我矣。上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騤指使、將革職、剛毅求之、乃令回原衙門行走。凡言官回郎署、例不補缺、不派差、與革職無異也。其摺誣甚、非上之明、吾不免久矣。彼來吾八次、而謂來二次、彼摺皆倩吾作、而攻宋楊倩吾作摺、甚至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走胡走越、後此僞諭、皆緣此摺爲定案也。

吾累年來京、皆寓金頂廟、入城多宿於是。帶衾枕者、以僧宇無是也。文悌心術詭詐、彼留吾談、而詢吾從僕、曾訪樵野、即以爲吾宿樵野所。樵野無端被禍、實文悌妄指爲之。京帥危疑之地、可不謹哉。

以新定科舉事、請採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附之、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普通之學以爲論。自草一摺、爲徐學士草一摺、奉旨禮部議、爲所駁。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

時大學堂已定、吾乃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堂、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

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於時各直省蒸蒸爭言開學矣吾以鄉落各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以充各鄉落學舍意以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無賴藉端擾挾此則非當時意料所及矣

時上頻命樞臣催所著各國變政書乃晝夜將日本變政考加案語於其上凡日本事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更爲撮要一卷政表一卷附之每日本一新政皆借發一義於案語中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無不借此書發之兼賅詳盡網羅宏大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閱之甚喜自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經營新疆合漢滿教男女改元遷都農工商礦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摺之外樞臣及朝士皆茫不知所自來於是疑上諭皆我所議擬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間日進書上采案語以爲諭旨六日進波蘭分滅記列國比較表七日進法國變政考其德英二國變政考至八月上而政變生矣自召見後無日不進書者朝士不知進書輒疑摺函中纍纍盈帙故生疑議也

自四月杪大學堂議起樞垣託吾爲草章程吾時召見無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爲之甚周密而以大權歸之教習總署覆奏學堂事大臣屬之章京章京張元濟來請吾撰吾爲定四款一曰預籌巨款二曰即撥官舍三曰精選教習四曰選刻學書選刻學書者將中國應讀之書自經史子集及西學選其精要輯爲一書俾易誦讀用力省而成功普不至若疇昔廢力於無用之學以至久無成功也又所請各分教習皆由總教習專之以一事權時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家鼐素知吾



來面請吾爲總教習、並請次亮爲總辦、又來勸駕。時大學肄業、有部曹翰林道府州縣等官、習氣甚深、自度才德年位、恐不足以率之、度教無成、徒增謗議、故面辭之。時孫尚未睹卓如章程也。時李合肥、樞臣廖仲山、陳次亮皆勸孫中堂請吾爲總教習、及見章程、大怒、以教權皆屬總教習、而管學大臣無權。又見李合肥、廖仲山、陳次亮皆推轂、疑我爲請託、欲爲總教習專權、又欲專選書之權、以行孔子改制之學也。於是大怒而相攻、我遂命卓如告孫、誓不沾大學一差、以白其志。時參保國會之餘、孫灝誣攻之後、參保國會之潘慶瀾、又孫之親戚也。又有謠諑於孫之前者。孫於是大有惑志。始孫頗言變法、與編修蒯光典言曰、今朝士忠肝義膽而心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責我變法、我惟舉康某人、我則安能。其相待若此。至是相攻、謂吾孔子素王考、乃自爲教王民主。於二十九日上摺劾孔子改制考、並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爲宜如漢文之待賈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後大用之。上令軍機大臣傳旨與孫家鼐、令孫家鼐轉傳旨與我而已、並不明降上諭。蓋我已將孔子改制考進呈、並無少妄、早鑒在帝心也。

時廣東學政內閣學士張百熙奏薦我經濟特科、又奏保使才、不識其人、亦不知其事也。時網羅天下人才、及同門才者、交諸公奏薦。陝西劉古愚皆推轂。時八股已廢、報會紛紛、學堂大開矣。

六月一日、乃上商務一摺、請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在上海、廣東善堂中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進呈御覽。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行。廣東商務局七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爲總辦、以知新報曾言商務章程也。儀侃頻

書來促章程事忙、甚令儀侃孝實議之。時潘衍桐等欲攘商務局事、適岑雲階放廣東布政使、乃以何穗田託之。

時時務報汪康年盡虧巨款、報日零落、恐其敗也、乃草摺交宋芝棟上之、請飭卓如專辦報、並選擇各省報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時樞臣相惡、欲藉差擠我外出、然後陷之、乃託孫家鼐請我辦官報、並以京銜及督辦字樣相誘、吾卻之。當是時、舊黨謠言充塞、皇上無權、而榮祿等日造謠言、謂上重病已豫大行衣衾棺槨、諸人皆爲我危、勸我勿預政事。

幼博則專意在廢八股。自廢八股後、民智大開、中國必不亡。上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去、選通中西文學者、教以大道、三年當必有成。然後議變政、救中國、未晚也。日以爲言、每當上摺必阻撓之、謂辦此瑣事無謂、日與卓如言之。

時榮祿出天津、條陳辦事情形、有摺上太后、而無摺上皇上、此本朝人臣所未有也。榮祿素結李蓮英以媚太后、故迎合李蓮英以輕皇上。至是出統三軍、謀定於天津閱兵而行廢止、故敢無君至此。上怒而傳旨申飭榮祿、奏薦三十餘人、上無一召見、無一用者。有要人告我曰、我請皇上召見榮祿凡三次矣、上未嘗一召見之、惡榮祿深矣。

是時榮祿日攻新政、而太監内務府等謗攻皇上、無所不至。幼博言之甚切。我則曰、死生命也、我昔經華德里飛磚掠面、若逾寸中腦死矣。假中風痰、頃刻可死。有聖主在上、吾以救中國、豈忍言去哉。幼博又曰、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凡言此者屢矣、至是辭官報事。孫家鼐將仍



歸之汪康年卓如慮其顛倒是非也故請我領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藉此以觀進退乃許之初八日孫家鼐入奏奉旨令督辦其事吾具摺謝恩條呈請令武備文官教職以上及諸生閲看並請定報律時吾遞書遞摺及有所傳旨皆軍機大臣廖仲山爲之京師謠言皆謂廖爲吾筆帖式甚至謂爲康狗者廖避之乃面奏謂官報事宜令我商之孫某並傳言謂此後凡報事皆交孫家鼐遞摺先由軍機大臣傳旨與我令告知孫家鼐乃見孫家鼐爲之草摺云某月某日康某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此亦可笑事也孫某再三挑剔卒用我言奉旨俞允並令我定報律而諭旨聲明孫家鼐面奏蓋專爲避嫌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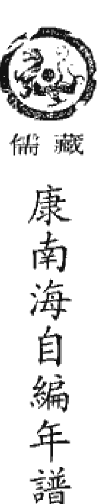
時正月所上制度局之摺京師傳之御史楊漪川宋芝棟李木齋王鵬運學士徐子靜皆以制度局爲然我爲之各草一摺於五月時分日而上皆制度局之意也楊漪川宋芝棟亦奏請御乾清門以誓羣臣皆爲剛毅所阻時言新政皆小臣耳無大臣言之者於是卓如爲李苾園草摺陳四事一曰御門誓羣臣二曰開懋勤殿議制度三曰改定六部之則例四曰派朝士歸辦學校乃下之慶親王及孫家鼐議樞垣最惡御門及懋勤殿事屬慶邸及孫家鼐阻之上乃催問我總署正月制度局之摺而責張蔭桓焉總署以事關重大派軍機王大臣會議既會議以敷衍游詞駁之上發還令再會議硃批責以無得浮詞搪塞倘仍敷衍塞責定必嚴辦向例非有重大事無出硃批者至是咸悚懼

我請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於是流言紛紜咸謂我盡廢内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請廢卿寺裁員司皆歸之於我於是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謗

不可聽聞矣。軍機大臣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從康言、我全駁之、則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所謂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於是制度局一條了矣。我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爲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我所請開法律局、定爲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夫司員無權無才、無從定之、又非采集萬國憲法、與我本意大相反矣。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奉旨另辦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諭旨飭辦了之。所謂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旨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旨令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惟令開一鐵路礦務局、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我摺、似無一語駁者、似無一條不行者、上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又皆成爲虛文矣。

大官了事、所謂才者如此、雖輕舟已過萬重山、而惡我愈至、謗言益甚。然七月令人人上書之事、羣臣紛紛召見、乃至道府專摺、州縣遞奏、及制度局、懋勤殿之事、皆出於此。然黜禮部六堂、以召榮祿之變、亦萌於此矣。

時編書未畢、未能出京、及辦報館、譯書事、擬先遣幼博出京。先是、上摺請開農工局、並進呈農學圖、奉旨派端方、吳懋鼎、徐建寅辦理。端方者、剛毅之私人、但爲骨董之學者也。徐建寅者、裕祿之人也。吳懋鼎者、王文韶之私人也。惟徐建寅頗游外國、餘皆非能辦事者。是以各督撫皆藐上無權、抗不遵



辦。於是心力稍倦、吾亦決意出京矣。時奏派狄平接辦報事、而汪康年私改爲昌言報、據而不交。乃與孫家鼐面商、請在京師開局、孫承樞垣意、欲擠我、不願其留京師也、仍屬往上海、乃電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並令劉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無得抗旨。劉坤一立即電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過滬查辦、劉坤一得旨、即電上海道蔡鈞封禁昌言報、江西亦飭禁。

以報事查辦、復留京。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薦我而攻改制考、上留中。時王先謙、歐陽節吾在湘猖獗、大攻新黨新政、學會學堂一切皆敗。於是草摺交楊漪川奏請獎勵陳寶箴、上深別白黑、嚴責湖南舊黨、仍獎陳寶箴認真整飭楚事、乃怡然。非聖明洞燭萬里、何能如是。又請親試京僚、黜其不通者。然朝士之冗闒者大恐、剛毅阻之、卒不行。時譚鍾麟不行新政、縱盜賊、草摺交宋芝棟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先是、爲文悌草摺劾雲貴總督崧蕃貪誣、革職焉。

時萬壽、請頒御像、下愛民詔書以結民心。刊新政詔書、謄黃遍貼窮鄉僻壤、以廣德意。停止昭信股票、或作爲公債、交回本地方、起農工商之業、以惠民困。刊謄黃及昭信股票事、皆奉旨允行。昭信股票害民、至甚富商小戶無得免者、至是皆得昭蘇。同日上禁天下裹足摺、請獎勵各省不纏足會、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倣照上海不纏足會例推行、並定律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若有裹足者、不准領受封典、諸臣以穢屑不關政體、沮尼不行。時徐致靖學士請開編書局於京師、薦我編萬國強盛弱亡之書、及制度風俗之事。剛毅阻之、謂大學堂已有譯書局、可無庸

另開、遂不行。

當萬壽後進波蘭分滅記、言波蘭俄奥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覽之爲之唏嘘感動、賞給編書銀二千兩。

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來、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岳瑞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此本朝未有之舉、倉卒拜受、不知何以報也。時應詔宫門謝恩、以上未降明旨知有曲折、恐爲太后所忌、故亦不敢詣宫門請對、但具摺謝恩。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末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於是上大感動、從此大發雷霆、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附片辨孔子改制考事、辨孔子稱王爲歷朝封典、非自我創造事。

自上此摺後、以制度局未開、不復言事矣。然修英德變政記、日無暇晷。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禮部主事王照一摺、條陳請皇上東遊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幼博以爲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謂宜劾之。小航性勇直、既具摺彈劾堂官、時侍郎堃岫、溥頲在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懷之而出、謂將遞察院、兩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騤遂劾小航妄請乘輿出游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軌、故臣等不敢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閲我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已亟以親游



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鰓鰓過慮。交部嚴議、部議降級、上怒其不遵旨、盡褫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頲、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

又令各直省府自行遞摺、各州縣交督撫代遞。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我請臣民上書之說乃始行。於是羣僚士庶情意疎通、奔走輻輳、以報聖主、各衙門每日摺數十件、厚或盈寸、上鷄鳴而起、披覽章奏、至於日昃不盡、體裁踏雜、上並不責問、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紙用二尺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枱頭、上亦一笑置之。又有詆上變亂祖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者、樞臣欲罪之、上亦謂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以塞之。其寬大求言如此。

於是廣開薦賢之路、薦剡交於公車。上每日輪召見之、必問其通時務與否。給事中丁之栻不能答、則面責之、令其講求中外之故。其稱旨者立行擢用。於是臺諫詞館移風、皆爭講求、又以爭上條陳、京師西書爲之一空。外省八股已廢、改試時務、學堂學會徧地並起、爭講萬國之故。守舊者知上風旨已定、亦不敢有他言。於是維新之風氣幾定矣。

上以樞臣老耄守舊、而又無權去之、乃專用小臣、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上以無權用人爲大臣、故名爲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實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於是軍機大臣同於內閣、實伴食而已。

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吾及卓如、上特發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又傳我密諭、令林旭帶出。蓋上之

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爲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爲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皆吾徒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爲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爲皆吾徒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暾谷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藉譚林通之。時李苾園尚書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時奏摺繁多、無議不有、汰冗官、廢卿寺之說尤多、上決行之。樞臣力諫不獲聽、且曰康有爲並請廢藩臬道府、何爲不可。而吾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尚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千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使、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仲山聞我論、託人來請我言之。吾乃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乃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竈之去鹽官、尤爲要義也。上即大裁冗散卿寺及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西后不肯裁漕、而新局之置、上將有待也。廖乃咎我、將請吾諫止裁官、而吾乃請全裁。蓋上於變政勇決已甚、又左右無人顧問議論、故風利不得泊也。

吾以古者皆有散大夫、以備諷議、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乃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徐子靖侍郎上之。時禮部六堂易人、上擢李苾園倉督爲禮部尚書、王少詹錫蕃爲左侍郎、徐學士爲右侍郎。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嘗上書請開議院、上本欲用之、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上然之。然雖不用闊言、猶拔爲禮部



侍郎。上於言必酬如此。知人之明、鼓勵維新、莫不頌我聖明也。

時章交公車上尚、慮天下人才未盡達、令天下士民有欲上書者、即交本籍州縣上。於是天下欣欣、莫不吐露于聖之前。此則三代懸軺設鐸所未及也。時言者雜沓、無所不有。上於其可者立予施行。時復生力欲薦吾入軍機、吾自避。徐學士力欲薦吾直懋勤殿、吾因爲行新法不爲富貴、又以觸西后之忌、辭之極力。而兩君者猶牽強不已。

時吾觀復生及林暾谷之相、謂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輕、不類開國功臣也。今茲維新、關中國四千年大局、負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驟相、恐禍將至矣。昔何晏、鄧颺執政而管公明謂其鬼幽鬼躁、必及於難。吾今懼矣。以徐瑩甫及徐毅甫形相甚好、可入軍機。謂卓如福氣過人、或可消弭、並欲爲沈子培奪情、擧吳德潚、小村及孺博數人、又留黃公度勿出。

於時復生、暾谷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擧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故議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令宋芝棟上之。擧黃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擧幼博及孺博、二徐、並宋芝棟。徐學士亦請開懋勤殿、又竟薦我。復生、芝棟召對、亦面奏請開懋勤殿。上久與常熟議定開制度局、至是得諸臣疏、決意開之。乃令復生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復生查檢。蓋上欲有可據以請於西后也。先是語復生以上無權、榮祿不臣、復生不信。至是乃悟。是日擬旨樞垣傳出、京師咸知開懋勤殿矣。是月七月二十八日也。

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收兵權則恐警覺、不撫將帥則恐不及事、日夜憂危。復生至是知上果無權、大

恐懼。吾於是連日草疏、請仿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冑而統之。又請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請變衣服而易舊黨心志。又請遷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數十人從、辦事百官留守、即以棄舊京矣。力言舊京旅大膠威門戶盡失、俄人頓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坌天、泉惡脈壞、王氣已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儈吏胥、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皆亡國之具、不易掃除、非遷都避之、無裨易種新邑、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精選參謀部之兵、才武之將、以師兵鐵艦爲營衛、居於上海通達之地、以控御天下、其於新政最便。上皆然之。

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夙夜慮此。友朋多勸吾避居日本以待變、吾不忍也。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相其人與董聶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爲榮祿用、不肯從也。先於六月令徐仁祿毅甫游其幕、與之狎、以觀其情。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爲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使毅甫以詞激之、謂我與卓如、芝棟、復生屢奏薦於上、上言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爲與榮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榮祿謂漢人不能任握大兵權。常熟曰、曾左亦漢人、何嘗不能任大兵。然榮祿卒不肯增也。毅甫歸告、知袁爲我所動、決策召之。於是事急矣。

先是、徐學士草摺薦袁、請召見加官優獎之。又交復生遞密摺、請撫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袁世凱。二十九日至京師。於是上召見於頤和園、交詔與楊銳帶出、稱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初



一日、袁世凱降旨嘉獎、賞給侍郎。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逗遛促行一事、非將帥統兵逼撓無明降諭旨之理。況吾爲微官、報亦小事、何值得明發上諭。既嚴責詫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爲素日講求、反與奬語耶。又上召見臣工、無煩自明、乃聲明召見一次、亦從來未有事故。國人皆曉然。上復恐吾疑惑、召見林旭、令其持密詔交出。

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敬信亦撤去總署差、舊臣惶駭、内務府人皆環跪后前、謂上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謁榮祿、請廢立。旗人冠蓋相望。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出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而面商之。慶邸與李蓮英皆跪請西后訓政。立山等至、謂上派太監往各使館、請去西后。西后大怒、故上自八日還海、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側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舉大事。楊崇伊於初二日至頤和園、遽請訓政摺。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

是夜、未見旨、飲宋芝棟家、李苾園尚書、徐子靜侍郎在、我左右唱崑曲極樂、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歎。自是夕與二公晤、遂不復見矣。既而歸、見敦促出京之旨。又見暾谷留書云、來而不遇、屬明日勿出、有要事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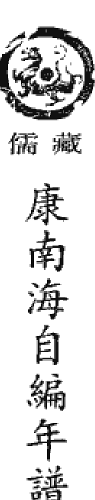
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鋭帶出之密詔、楊鋭震恐、不知所爲計、亦至是日由

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經畫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衆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幼博早已料之矣。

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容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是日盡卻客。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楊言京師市人皆紛紛傳八月京師有大變、米麵皆騰貴、並董軍紛紛自北門入、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候消息。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決行。

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其云何矣。聞袁知變、不奉命。云容純甫欲請美欽使、然以其無兵、無濟於事、卻之。天將明、乃睡。九點鐘起、訪李提摩太與謀。英公使亦避暑北戴河、遠出無能救者。又惡假權外人、故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但請其說太后而已。

至夕、出城、而見南海館屋室牆傾覆、心竊怪之矣。黄仲弢餞我、戒以事變作、榮祿將謀害我、勸易裝出山東、勿經天津。歸則暾谷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宫、以爲外患方殷、或少紓內憂、稍爲安心、不知榮祿之誑言也。



卓如、幼博咸勸我微服行、吾以死生有命、聽其自然、乃留幼博與卓如謀救上、而獨攜李唐於天未明出京、令幼博帶行李遲日乃出。幼博送我至門、遂永訣矣。心中猶思仲弢言、或爲山東之念、卒以死生有命、故決出天津、不顧。至暮直抵塘沽、即登招商局之海晏矣。以無票不許搭餐房、乃入官艙。以其初六日四下鐘乃開、惡久滯船中、忽思另搭客棧。人嘖有煩言、挑夫亦重索價、唐亦謂可勿回。意既決、遂運行李還入店、浴於浴室。至初六日搭太古之重慶輪船、十一下鐘乃動輪、既去天津、無恙亦無戒心矣。

過烟臺、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滬、兩鐘將入吳淞、出船眺覽、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示、因與議論、而船中莫不知吾者。忽有英人來問、君爲康某乎。其人固不識面者、姑應之、英人即入一室、出照相相視、曰、此君之相乎。曰、然。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否。笑曰、吾安得爲殺人事、何問之奇也。英人手出其上海道蔡鈞一書、抄白僞上諭一道、云吾進紅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覽畢、眩然哭。英人曰、汝有進丸弑上事否。即寫密諭與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我領事固知君是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乃隨之下小輪、時聞上弑、又不知英人如何、痛不欲生、即預爲蹈海計、即口占一絕句、忽灑龍漦翳太陰、紫微光擴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遺書及與諸弟子書、及與徐君勉一書、以家事託之、匆匆數言、交李唐密藏之。濮蘭德見吾哀哭、慰之曰、上大行尚無確信、但傳聞耳、可待之。乃少節哀。至英兵艦旁之公司船、即函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劉孝實、何穗

田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屬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取回船中行李。交來次日、總領事壁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救在英船、派人來、則船主不准登船。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先調威海衛之大鐵艦來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至爲十二日矣。乃動輪、兵艦咸備戰具、護至福州道、無中國兵艦乃還。

時在滬上、託濮蘭德交大同譯局各書、皆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壁領事先有電告之也。居英巡捕房、有霈四弟來見、知家人已到澳、而老母未來、憂思甚矣。十五日、張夫人自澳來、見知母適從港到澳、以畏風浪不來。十六日、母來、抱膝跪哭、幸脫虎口。獨念二叔父介藩公以及二姊、四妹並象岡眷屬、乃託陳維昭繞過三水往訪、迎之。時逮捕嚴急、親友皆不敢行矣。

先是、吾以五日行、僞臨朝於六日、廢上午門步軍統領崇禮率緹騎三百圍吾所居南海館、捕幼博及門人程式穀子良、錢維驥君白、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叔以去。

是時、幼博如廁、本可避矣、館長班恨幼博嘗責之、帶兵往搜、遂及難。車騎塞朱市胡同口、觀者如山。三人各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吾何往、答以已出天津、乃拘在押官員之監房、尚有一床一桌。錢維驥流涕震恐、欲尋死、幼博反從容言笑以解之。是時聞交刑部、程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幼博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若死而



中國能強、死亦何妨。子良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幼博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

七日四點鐘、一卒提幼博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子良君白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問吾何在、答以已出天津。謂何以私逃、答以是奉旨敦促、經奏報初四日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必不釋汝、必寫信令汝兄來、方釋汝云。獄中飯食及鋪蓋、皆復生與贊候任之也。

圍南海館既不得、以文悌劾奏我曾宿張樵野所、緹騎遂圍張宅。刑部主事區震適在焉、誤以爲我、捕之去。既乃釋之。樵野遂因此下獄。圍張宅不得。七日榮錄入京、遂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凡吾知識之人、多見累者。京師搜不出、則大搜天津塘沽客棧、並停一切輪船、大索、並發電烟臺上海搜船。電廣東拿辦家屬。於是查知吾搭招商局船、而復回改搭重慶、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新購自德國、每點鐘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可必至。而船長以煤盡中道返、遂下獄。或曰、船長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其出於仗義也。

卓如與復生謀所以救我者、皆以爲必無生理矣。復生促卓如入日使館、姑請伊藤設法救之。伊藤博文聞而頓足、電滬日領事小田切、然無能力也。時捕卓如甚急、復生乃勸卓如東行、而自誓就死。卓如遂以七日行。

時京津間風聲鶴唳、處處皆傳吾所在、捕搜嚴急、誤以卓如爲我。聶士成至親帶隊出搜捕者。既登舟、強索護送之日領事鄭永昌亦失色、無以答之。卓如擁中國被、草家書、危甚。幸去海岸僅十餘里、聶

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先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日人拒之、僅乃免。

是時、上幽南海瀛臺中、王小航與日人謀踰南苑救上、譚復生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事。九日譚復生被捕、小航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遂以十日行。八日楊漪川遞摺、請僞臨朝勿訓政、遂被逮。昔郅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戇不可及、今漪川復類之、然郅壽不死、王莽真大度哉。嗚呼、漪川可謂古之遺直矣。

九日早、逮捕楊叔嶠、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入直、就縛。劉光第、徐子靜聞捕、乃自投獄中。是日緹騎遍地、人人震慴。時又欲捕保國會、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紛紛恐禍及、多避而南下、鐵車輪船擠擁甚。各直省聞之、亦慮會事株累、又傳聞上已有不測、各國紛紛調兵、咸恐懼國變、或奔走避匿、有若大亂者。

十一日、下僞旨、謂吾結黨營私、餘免株連、以安衆心。而樵野出獄、遣戍軍臺。自六日後、言官揣摩希旨、爭以攻劾新黨新政爲事。張仲炘於六日首劾我、而黃桂鋆請先殺六人、無貽後患。

十二日兩點鐘、刑部正堂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恒會訊、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即行正法。四下鐘、菜市口行刑、觀者如堵。幼博先就義、欲有所語、而左右顧盼、無一人。五君子以次從容赴義。嗚呼痛哉。幼博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長班張祿既得吾衣物、乃爲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

九月一日、陳士廉介叔曾冒險難走京師、夜視之、欲起運歸、而邏者嚴密、未克而還。是役也、梁元理

同行、至津而歸。介叔慕義陷險、真古之人也。幼博才斷絕人、方就官主事、上條陳言改元遷都事、王小航疏薦於朝。上開懋勤殿十人名單、傳聞有幼博名。後以西后有變、衣帶詔出事不果。幼博之才亦不展用。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曰同荷、八齡耳。老母在堂、吾遂折翼、竟以吾故至蒙大戮、白骨不歸、痛可言耶。

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爲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遊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與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與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在乾清宮門遇之者。展轉傳述、或信爲真、故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張樵野之萬里軍流、亦爲吾夜宿一言、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文悌之險詖、有之詩人所以痛絕之哉。極樂寺耶、悽愴心目、極哀出遘此鞠凶、先君之躬、惟我二人、吾今孑然、夐夐何以爲生耶。

當初六日聞變、卓如電上海孺博、告變上海。於七日得電、楚卿、雲樵爲吾與日本亞東時報館人設法救我、而汪穰卿告上海縣、引捕役來大同局及卓如之家逮捕、乃皆走避。初八日、陳子褒電廣州公善堂區謙之。時吾築室花埭、謙之夜渡江來吾家告變、而不欲明言。然時以吾爲必死矣、舉家飲泣。謙之竟夕坐、催檢拾行李。至九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爲禮拜、港澳輪不開、十日下澳船、船甫開、逮捕吾家之兵即至。蓋譚鍾麟亦於八日接電、城內則已於八日夜到雲衢書屋矣、不得吾家人、故九日侵

曉而來也。兵役來大掠、捕看屋三人去。吾發電已遲、若無子褒之電及謙之適在、而謙之之勤之也、家人皆被逮矣。又幸適築花埭新屋、若仍居雲衢書屋、則在城中、夜間謙之無從飛至、亦無從飛出、早及於難矣。嗚呼、豈非命哉。

是時吾母還蘇村居鄉、得謙之信、即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澳。家人震驚、相對泣。二姊決力勸母行。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老母出城。十三夕、由城下香港。關純過謹畏、謂不當坐上艙、乃坐下艙。坐客繁多、竟夕無臥處、又雜稠人中、言語穢惡、氣味腥膻、吾母屏氣不敢語言、不敢屑涕、皆生平未嘗經此者。至港、入鴻安客棧、而不知吾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乃知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晨、護老母過澳、則知吾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然老母生平寡出、出必有子孫從、又未嘗居客棧、當患難憂驚、到港無歸、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吞聲、悽惶萬狀。既見、告知爲不孝未能救天下、幾危老母。雖天幸得全、而貽以大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

弟婦及同荷亦於翌日來澳。時風聲傳播、奸人生心、親戚多被擄挾者。吾舅遂爲奸宄所脅、索千金、而後得還。吾二姊四妹託於妯娌高樓深室、每夕一遷。父母妻三族人凡數十、並皆走避、而望門投止、或多見拒者。甚至吾鄉六姓及吾鄰鄉良登鄉、並皆駭逃數十萬戶、村落皆空。

十一日、封吾花埭之屋、波及吾從叔中丞第及其園田二頃、並皆抄沒。於是中丞公之業盡矣。十二日、封雲衢書屋、吾所藏之書及所著書稿盡失矣。十八日、還吾蘇村鄉、封吾一屋一廳事及高祖炳堂公祠廟。二十二日、封萬木草堂、以吾所藏及書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所著行之書亦已行各省燬



版矣。封吾象岡鄉叔父之屋及祠、而卓如之鄉亦於十七日被圍、鄉人咸走避捕、其遠族一孕婦墮孕而死、嗚呼慘哉。

姊妹久不至、復遣關純往迎之、並踰垣迎先人木主來澳。關純言吾鄉空巷、慘悽戶無炊烟、蓋彌月焉。當吾家之方移、而吾母之未出也、何曉生於八日託陳欣榮至城迎吾家、梁鐵君請於英廣州領事用小輪入鄉、迎吾母、雖皆先去、而俠士高義、令人感泣。吾二十一日移居何曉生家、港澳賃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給、周入隱微、何曉生復贈金數千、以安羈旅、藉以濟宗族及供游貲焉。二何君今之俠士、義高海内、何可復得哉。

當十四日吾到港也、英人前海軍卿柏麗輝亦適到、約見、慷慨許救我皇上。我告俄人屯兵旅順者二萬、貴國未易輕舉也。柏海部卿指頭誓死以救我皇上、蓋雄才熱血、不可多得之人也。時日本人宇佐穩來彥偕領事上野季次郎來見、以大隈伯在相位、有志營東亞、先欲至日本求救、隈伯電許保護、速之來。先是日人宮崎寅藏託梁鐵君來送金二千、卻之。日本諸士皆好義、周旋懇摯、故以九月五日東渡、乃議游歐美焉。

在港凡二十日、日日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危、聞捕殺之信、李苾園、張樵野之見流、徐子靖之下獄、宋芝棟、陳寶箴父子及江建霞、熊秉三、王錫蕃、李孟符、張菊生之被革、文芸閣、黃公度之被捕、日接於耳目。聞公度以我捕、慮其必死、電英領事救焉。既而聞日人救之、乃爲額手焉。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會社及主筆人、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昔所經營者盡皆罷廢、詩

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既丁此厄、一身不自保、復計其他哉。久而聞幼博及五子之難、益令哀惻肝肺矣。

維新之事、吾以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是役也、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國、而竟不死、豈非天哉。事後追思、無一生理。吾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黄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弢之言、出烟臺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輪、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烟臺、必死。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絶耶。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閲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諸子欲聞吾行事、請吾書此。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學道愛人、足爲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今已死耶、則已閲徧人天、亦自無礙、即作如是觀也。後此玩心神明、更馳新義、即作斷想、又爲一生觀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東京已三月、歲暮書於牛込區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閣。

康長素先生年譜稿

趙豐田 編撰
刁忠民 一審
王智勇 二審

據《史學年報》第二卷重排

《康長素先生年譜稿》，趙豐田編撰。原載一九三四年《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一期。譜主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事蹟見前自撰年譜提要。

本譜爲趙豐田所撰，趙氏還撰有《梁啓超年譜長編》，因而訒熟康、梁諸君行事。作者援引及參考了譜主及同時中外學人之著述數十種，故資料詳實可信。其編纂之體例，則採用了近代數碼標識之方式。一年中或有數十事，皆以數碼別之，更覺眉目清晰，頗便觀覽。而同年中凡與譜主相關之時事、人物活動，則簡述於年末，且以△識之，亦甚得體。各條資料之下，注明書名卷次，乃至頁碼，此則較前人更加精密。

本譜初成於民國二十年，爲作者之畢業論文。隨後搜羅更廣，發現益多，故加訂正，發表於《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一期。此譜之成距譜主之卒不過三年，既得譜主自編年譜作底本，復得與譜主親戚故舊相交往，故得之耳聞目見者爲多，因而具有相當高之史料價值。稍感歉然者，此譜於同時變法諸君子之行蹟、思想敘述太少，似可稍加補充，以展現變法諸君之整體形象。

康長素先生年譜稿

趙豐田

此篇爲豐田民國二十年所作畢業論文、當時時間倉促、材料缺乏、體例亦未允洽。其後嘗多方搜羅、近復輯梁任公先生年譜所得資料、較前文多至一倍。有奇母校師長朋友、暨南海先生親戚故舊、常勸豐田早日補正、俾付剞劂。豐田雖從事董理、然恐見聞狹隘、一時難以告竣。會史學年報徵文於田、固辭不獲、因思南海事迹繁雜、一人識見有限、必窮搜博訪、方能詳盡。故稍加訂正、授予梓行。冀求熟習南海先生事迹者有所補正、以便他日增輯、早得殺青。尚望讀者不吝賜教、則甚幸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書於北平圖書館。

凡例

一、本年譜於先生四十一歲以前、用南海先生自編年譜爲底本、其外或增或減、則依自己意見決定之。

二、本年譜因取材於原年譜之處太多、故不加引號。至取材於他書者、除全錄原書文句數處外、亦不加引號。惟於每段或數段之下、皆注明出處。

三、本年譜因時代關係、於原譜所記誥封名位如夫人宜人榮祿大夫等事皆不錄、而原譜稱□□公者、皆改作□□先生。用諱字處亦易以名字。但譜中仍稱夫人處、爲示恭敬、非示名位也。

四、本年譜引用之書、必注明其卷數頁數。惟間有未注明者、則因未見原書也。如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即其一例。

五、本年譜既以原譜爲底本、故所用之年、係以舊曆爲主。然每年下除年號甲子外、仍附以西曆、以便參考。

六、凡與先生有直接關係之人事、皆隨先生事敍之。其有間接關係之人事、則於每年之末低三格簡記之、上冠以△號、以示與正文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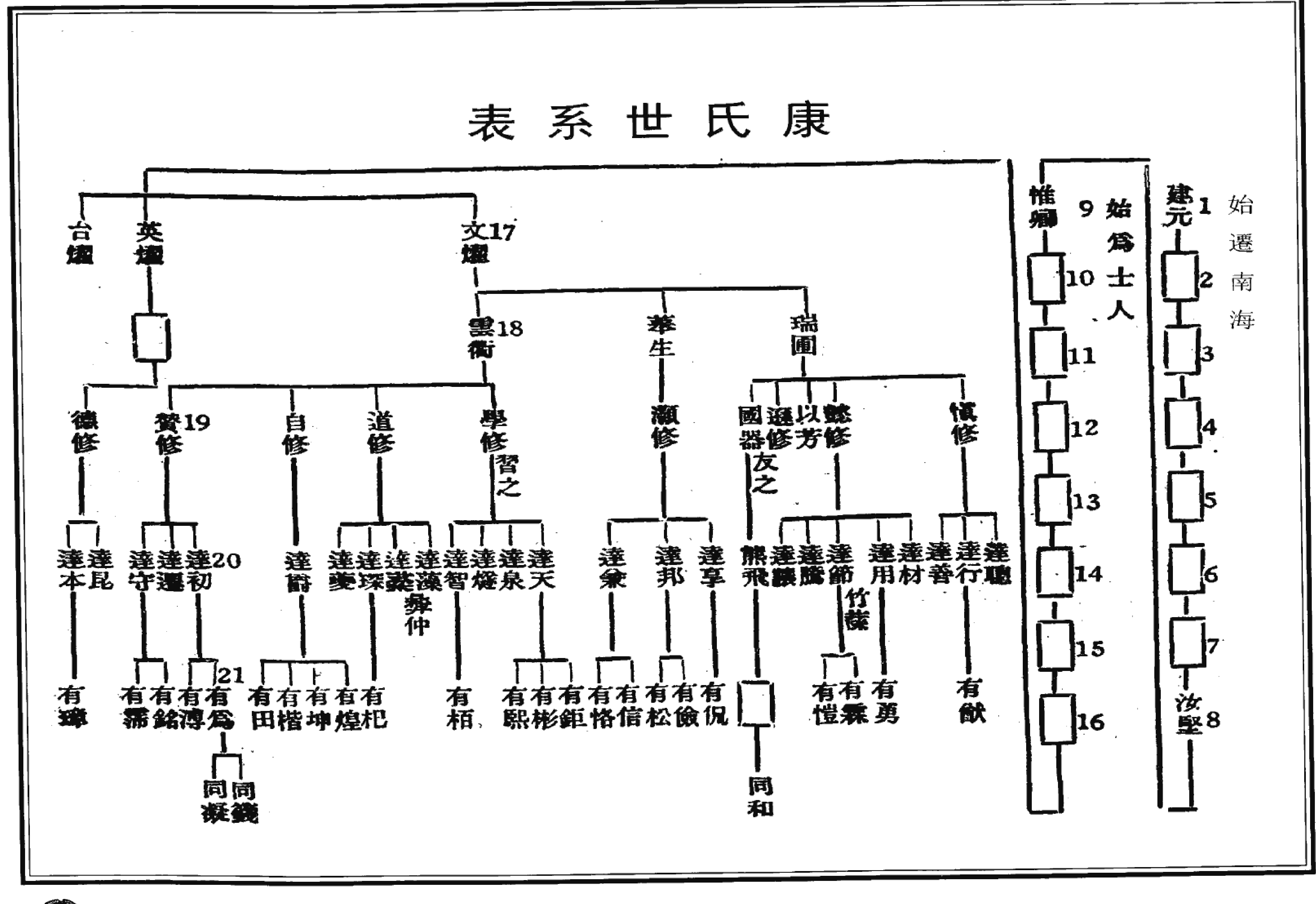
七、本年譜所用之年月日、係以原譜、世界大事年表、中西回史日曆及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比較而成者。其與先生有間接關係之人事、則據第二、四兩種、然亦有外增或爲之校定者。

八、本年譜之後、附引用及參考書目。其未注明出版處或出版年月者、亦以未見原書之故。至其排列之次序、係隨意爲之、無一定之標準。

年譜

先生名有爲、又名祖詒、案祖詒一名、先生於三十八歲前所著書、所上書及與朱蓉生等友人函皆署之、惟南海自編年譜及梁任公康南海傳皆未言及。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始祖建元於宋末自南雄珠璣里遷南海縣銀塘鄉、又名蘇村。康氏家廟之碑當時徙聚銀塘者凡六姓、至先生蓋七百年矣。銀塘鄉約記七世前譜佚。八世祖汝堅生惟卿、自惟卿至文燿凡九世。文燿、先生高祖也、名煇、字文燿、號炳堂、嘉慶甲子科舉人、受同邑馮成修、欽州馮魚山之學、始營家廟、康氏宗族以孝弟禮學昌自公始、村有炳堂家塾。文燿生瑞圃、蒂生、雲衢。瑞圃以商富、生愼修、懿修、以芳、遜修、國器。懿修、字種芝、又名國熺、雄才博學、始創鄉自治、藏書萬卷。先生童冠得涉獵羣籍、多賴公書焉。國器、字友之、由桂源巡檢募兵、咸同間、轉戰江浙閩粵、立功頗多。至廣西巡撫、晚歸捐俸建大宗祠、瑞圃公家有七檜園、澹如樓、紅蝠臺、先生少時常讀書其中。康氏之興、自友之先生始。雲衢名式鵬、又名健昌、先生曾祖也。學宗劉蕺山人譜、陳榕門五種遺規、而奉行甚篤、行己嚴、與人惠、人咸敬畏。子學修、道修、自修、贊修。贊修皆孝慈溫良而壽。贊修名以乾、號述之、爲先生祖父、以廩生中道光丙午舉人、歷任欽州學正、連州訓導、篤守程朱、誨人不倦、學風丕變、水死於連州、祀功德祠、贈教諭。祖母陳氏。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又名致祥、孝友而才辨、受學於朱九江先生次琦、嘗從軍閩中、官提舉銜江西補用知縣、早卒。母勞氏、名蓮枝、省閑先生名以迪、字芳德。之次女。南康氏家廟之碑、勞太夫人墓表、南海自編年譜康氏自始祖建元訖先生凡二十一世、自九世祖惟卿爲士人、至於先生凡爲士人十三世、自高祖至祖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南海自編年譜、康烈士廣仁傳先生姊妹兄弟六人、伯姊最慧、四歲

而殤。仲姊逸紅，性仁孝、聰明、強敏、善治事。叔妹瓊琚，婉嫕柔嘉，慧而好學。季妹順，最幼。弟有溥，字廣仁，號幼博，戊戌爲候選主事，既而以才被薦，將簡懋勤殿行走。政變既作，遂蒙於難。先生光緒癸巳舉人，乙未進士，工部虞衡主事。上書言變法，特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專摺奏事，受德宗特達之知，毗贊維新，變法百日，言無不從。既而慈禧太后信讒言，而八月之政變作，將廢德宗，名捕先生，黨獄大興，誣先生進丸藥弒上，懸重金廣捕先生。先生得德宗密詔，命籌救。既而密詔促行，英人以兵艦救護，得免於難。自是流亡海外十有六年，而家産已被毁，墳塋被掘，家廟被封。民國六年，以復辟故，再被逮捕，勞太夫人行狀、康氏家廟之碑 匿美使館，乃得免。卒於民國十六年二月，享年七十。夫人張氏，名雲珠，字妙華，候選同知張玉樵之女，卒於民國十一年五月，享年六十八歲。先生共有子女八人，長女同薇，博學，適麥仲華；次女同璧，畢業美大學，嘗充萬國婦女會中國代表，適羅昌；子同籛、同凝；三女同復，適潘其璇；五女同環，六女同倓，七女同令。張夫人墓壙誌 兹據南海遺編、自編年譜及不忍雜誌等書，列先生始祖建元以後之世系表如下：


康氏世系表
始遷南海
建元 1
汝堅 8
始爲士人
惟卿 9
台熾
英熾
文熾 17
雲衢 18
耆生
瑞圃
德修
贊修 19
自修
道修
學修 習之
灝修
國器 友之
以修
以方
懿修
懷修
達本
達昆
達守
達遷
達初 20
達爵
達仲
達智
達泉
達天
達邦
達享
熊飛
達節 竹樵
達用
達材
達行
有爲 21
有田
有楷
有坤
有煌
有杞
有栢
有熙
有彬
有鉅
有恪
有信
有松
有儉
有倪
有勇
有猷
同和

清咸豐八年戊午、西一八五八**先生一歲**。

二月五日、先生生於銀塘鄉之敦仁里。南海縣志、南海縣爲附郭首邑、在城之西、略縣内東接白雲山、西接三水大堯山、略北接花縣橫山、略南接海目山。卷一頁一—二、銀塘鄉屬伏隆堡、輿地略、伏隆堡在省城西堡内凡村十四、曰大亨、略曰蘇村。卷三頁四—六

先生之生也、母已胎十一月。康南海自編年譜、以下簡稱自編年譜時屋中火光輝煌。故先生有維吾覽揆辰、五日月維二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略父老動色驚奔走、咸作異開歲忽六十詩之句。時先生已有女兄二人、長者已殤、次者即仲姊逸紅也。是時祖父望孫極切、述之先生正官欽州學正、聞而欣喜、錫名有欽、以道遠書未及達、伯祖已名之曰有爲。述之先生有詩記之云、久切孫謀望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漫將璋瓦猜三索、忽報桑弧晝一乾。宦況孤燈官獨冷、書香再世汝應延。可憐大母纔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蓋先生祖母因久病、乳於先一年十二月逝世矣。自編年譜及連州遺集、不忍雜誌五冊附錄頁四

先生生時、少農先生先生父方丁憂、授徒於鄉、時先生父母年皆二十八歲、祖父五十二歲。

△是歲五月、與英法兩使議和於天津、當鴉片戰爭所結之南京條約後十六年、太平天國後八年、孔子生後二四〇九年。是歲維新前輩曾文正四十八歲、李文忠三十六歲、張文襄二十二歲、當今文家前輩龔定庵卒後之第十七年、魏默深卒後之第二年。

咸豐九年己未西一八五九**先生二歲**。

咸豐十年庚申西一八六〇**先生三歲**。

九月、三妹瓊琚生。自編年譜

△是歲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焚燬圓明園。文宗避難熱河。九月十一日、結中英北京和約。十二日、結中法北京和約。

咸豐十一年辛酉西一八六一**先生四歲**。

時已有知識、伯祖抱之觀洋人鏡畫、並侍種芝先生食。及其喪、老婢襁褓往送焉。種芝先生以布衣倡團禦賊、有功於鄉、故送者萬數、仗衛極盛。自編年譜

同治元年壬戌西一八六二**先生五歲**。

諸父以先生頗敏、多提攜、教誦唐人詩。從伯父教諭彝仲先生尤愛誨之。於時能誦唐詩數百首。述之先生見而喜。先生外祖父省閑先生鍾愛尤篤、期爲將來大器矣。是歲、少農先生從征於藍山。其仲叔介藩先生統兵於青蓮峽等處。自編年譜

△是歲、慈安、慈禧兩太后始垂簾聽政。

同治二年癸亥西一八六三**先生六歲**。

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并朱注、孝經。諸父課以屬對、出「柳成絮」、應聲答以「魚化龍」。彝仲先生亟譽之、謂此子非池中物、獎以紙筆甚樂。九月、四妹順貞生。少農先生從征閩中。自編年譜

同治三年甲子、西一八六四**先生七歲**。

從簡先生學。是歲述之先生以欽州學正俸滿升知縣、不就、改教授候缺、歸。少農先生從征閩中、至克復嘉應始還家。自編年譜

△是歲曾忠襄拔金陵、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西一八六五**先生八歲**。

述之先生授徒於廣府學宫孝弟祠、學者將百人、先生從受經焉。歲暮從彜仲先生學、即在孝弟祠後。始學爲文。是時少農先生及諸兄咸還侍述之先生館中、趨翔庭訓、至樂也。誦讀書經奥者、每次能二篇數徧、輒能背記、諸長老大譽之。自編年譜

同治五年丙寅、西一八六六**先生九歲**。

是歲述之先生任修南海縣志事、居南海學宫志局中。先生隨侍。陳鶴儔先生授之經、又從梁舜門先生健修聽講焉。

乙丑之間、友之先生以克復浙閩軍事大定、新授閩臬、假歸、先生諸父咸從之旋、於時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詠之樂、先生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焉。始游西樵、慕山林之盛。述之先生好游觀、春秋佳日、時從杖履、登鎮海樓、五羊觀、蒲澗寺、授以詩文、教以道義、知識日開。自編年譜

△是歲十月六日、創建中華民國之孫中山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縣之翠亨鄉。

同治六年丁卯、西一八六七**先生十歲**。



述之先生借補連州訓導之任、先生以年幼不能從還鄉。復從簡先生學時誦經將畢、學爲文矣。六月十三日先生幼弟廣仁生述之先生命名有溥時少農先生病咳殊甚故多居家。自編年譜

△設同文館。案同治四年、上海設製造局。五年、福建設船政局、是歲復設同文館。是爲維新之萌芽。

同治七年戊辰西一八六八**先生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少農先生卒、先生侍疾跪聆遺訓、諭以立志勉學、教以孝親友愛姊弟。當時執喪如成人、里鄙頗異之。少農生爲長子。自編年譜稟資純懿、履道自然、生而警敏、長而孝弟好學深思。弱冠從朱九江先生學、益厲志高邁、隨從叔友之先生於軍中、戎馬五年、得官江西補用知縣、將之官、喘病大發、綿惙累年、日就醫藥。是歲入春疾甚、遂卒、享年三十八歲。少農府君行述

既孤、三月、遂從祖父於連州官舍、述之先生日夜摩導以先儒高義文學條理。於時始覽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而知掌故、遂讀明史、三國志。六月爲詩文皆成篇、因有十一齡能文十二覽傳記之語。開歲忽六十詩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鋭、日昃室闇、執卷倚簷柱就光而讀、夜或申旦、務盡卷帙。祖父聞之、戒令就寢、猶篝燈如豆、於帳中讀焉。頻閲邸報、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自編年譜

少農先生逝後、家計漸絀、勞夫人攜子女與一婢治家事、故先生每讀家信、輒念慈母劬勞、憂思不已。同上

同治八年己巳、西一八六九**先生十二歲**。

學於連州官舍。是時岐嶷、能指揮人事、與諸生論文談事、禮容翕如。五月、觀競渡、賦詩二十韻、州吏目金公稱爲神童、贈漆硯、盤、筆、盒數事、州人屬目焉。暇從祖父遊諸名勝、如北山寺之奇、劉夢得畫不如樓之遠、大雲岩之奧、皆有所賦。登畫不如樓時有詩云：萬松亂石著仙居、絶好青山畫不如。我愛登樓最高處、日着雲氣夜看書。侍連州公登城北畫不如樓、康南海詩集卷一、餘詩皆已散失。自編年譜、又同上詩集

學官舍旁爲宋張南軒先生濯纓堂、敬一亭遺址、述之先生公餘則與之談聖賢之學、先正之風、凡兩廡之先哲、寺觀之師宗、儒家之聖賢、以及碑帖、詩文中才學之士、靡不隨時指示、於時俛接諸生、大有霸視之氣。明史之外、竟日雜覽羣書。官舍有二園、讀倦則偃息其中、或從祖父出游名勝、爲學之至樂時也。時草制藝文、援筆輒能成。自編年譜

同治九年庚午西一八七〇**先生十三歲**。

隨侍連州官舍。既而述之先生以行望調往廣州辦匪、七月、從歸。於時專責以八股文、蓋先生素所未好也。九月、從陳菶生先生學於省城之第三甫桃源。始返都會、日與朋輩遨遊、少致力於學矣。同上

同治十年辛未西一八七一**先生十四歲**。

還銀塘鄉、從從叔竹孫先生達節學爲文。時友之中丞新築園林、藏書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兩樓對峙、中間亭沼、復多花木、有古檜七株、又有幽室曰七松軒、導以飛橋、爲虹福台、種芝。先生書多度藏其間、先生於時讀書園中、縱觀說部、集部、昆弟相聚學焉。是年、始就童子試。自編年譜

七月、仲姊逸紅嫁於羅氏、未踰月、姊婿羅銘三病歿。同上 羅銘三、名逢喬、沙塘岸鄉人、先生同學、孝謹



勤勉病腦瘵危強請婚逸紅女士慨然從之時年十七歲自結褵訖彌留凡十九日夫既卒遂爲守節。仲姊羅宜人墓誌

同治十一年壬申西一八七二**先生十五歲**。

在鄉從楊仁山先生學。於時專責以八股小題文非性之所近但慕爲袁子才詩文時文亦仿焉。然仍縱觀說部集部及雜史是歲再就童子試不售兩年來費力於舉子業學問罕有進境時先生叔祖友之中丞自廣西布政使還。自編年譜

△是歲曾國藩卒謚文正。

同治十二年癸酉西一八七三**先生十六歲**。

移學於靈州山之象台鄉仍從楊先生學文歲中散館復還銀塘鄉從張脊臣先生公輔學時文體尚路德派先生厭棄之惟好覽經說史學考據書始得毛西河集讀之是歲述之先生委羊城書院監院先生肄業其中益吐棄八股名爲學文絕不一作諸父責詰之述之先生因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難一題援筆爲十六小講各有警語祖父稱之不深責矣自是亦稍從事制藝至歲暮爲社學課文一日六藝其三名前皆魁之文百餘篇錄額十五名而六文無一見遺者詩亦冠軍及新正開課復第一祖父大喜而鄉人亦稱焉。自編年譜

同治十三年甲戌西一八七四**先生十七歲**。

是歲居鄉惟時去城侍祖父而張先生閱文焉。既而從從叔竹孫先生學。好爲縱橫之文時作詩與兄

弟鄉先輩倡和。又好摹爲古文，然涉獵羣書爲多。始見瀛環志畧、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書同上

△是歲十二月，兩宮召集諸親王議繼統。慈禧謂溥字輩無當立者，乃立醇親王奕譞長子載湉爲嗣皇帝。載湉者，同治帝兄弟行，而其母爲慈禧妹也。於時年四歲，兩宮皇太后有旨候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羅惇曧德宗繼統私記

△是年日本侵臺灣，由中國出收償款五十萬兩。

光緒元年乙亥西一八七五**先生十八歲**。

侍祖父於城，從呂拔湖先生學爲文，督責甚嚴，專事八股，他學皆舍去。遇還鄉，始得披涉羣書焉。自編年譜

△是歲兩太后垂簾聽政。

光緒二年丙子西一八七六**先生十九歲**。

先生是歲應鄉試不售，憤學業之無成，請從大儒朱九江先生次琦學。九江碩德高行，其品誼、學術在涑水、東萊之間，與清初顧亭林、王船山爲近，而德器過之。博極羣書，講學於邑之禮山，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尚無益之空談。其教人也，恒言四行五學。四行者，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則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强記博聞，每議一事、論一學，串貫古今，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修己愛



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自編年譜及南海縣志本傳

先生既受教、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爲必可期、以羣書在三十歲前爲必可盡讀、以一身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先生於六十除夕嘗爲詩云、長受九江學大道、嚌其胾、以聖必可學、豪傑能仰跂。開歲忽六十詩 先生甫入學舍、即試以五代史史裁論一題、乃考羣書以史通體爲之、得二十餘頁、九江先生譽其賅博雅洽、於是知著書之不難、益自得自信矣、是時讀宋儒書、經說、小學、史學、掌故、詞章兼綜並騖、每日未明而起、夜分乃寢、讀錢辛楣全集、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日知錄、困學紀聞、覺浩然通闢、議論宏起、雖未嘗學駢文、試爲之、亦蒙許可、因以爲文章亦易作、既聞九江之說、已知治學門徑、復與同學簡君竹居、朝亮 胡君少愷、景棠 日上下其議論、而疇昔雜博之學、皆爲有用、因倜然自負於衆、以不朽之業。自編年譜

是冬十二月、張夫人來歸。夫人姓張、名雲珠、字妙華、當先生八齡時、其外舅候選同知同邑張玉樵愛先生少慧而定婚、夫人長先生二歲、年二十一、來歸焉。張夫人墓壙誌及墓誌銘

△是歲十月、清廷依李鴻章、沈葆楨等之奏請、選派福建前後學堂之學生三十名、赴英法兩國學習機械製造工業。

光緒三年丁丑、西一八七七 **先生二十歲。**

仍學於禮山草堂。四月、三妹瓊琚適西城岡鄉游志桐湘琴。五月、述之先生以連州水災及於難、先生少孤、自幼依於大父、飲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爲之、侍十餘年、聞喪哀毀、三日水漿不入口、百日

內食鹽菜及從父扶柩還停於象岡山上與諸父結苫廬棺前縗經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終歲如一日於時讀喪禮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恪遵一步不逾人咸迂笑之久之莫不敬憚焉是冬始葬蓋以堪輿家言既殯而不下窆也自編年譜

公諱以乾字賛修號述之略生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年二十二補縣學附生略三十補廩於學四十舉道光丙午科鄉試第三人略咸豐五年署合浦教諭六年補欽州學正略同治三年以煙瘴俸滿擢知縣公老矣不願爲外吏改教授略五年借補連州訓導略十年以鄉望奉命往粵幫辦治匪略光緒三年回連州山水驟漲略風水怒號浪湧濤奔牆傾舟覆公殉焉連州訓導康公行狀

先生嘗主龍門海門東坡書院講席誨人以器識爲先文風丕振人懷其教設祿位祀之爲人見義勇爲居家以孝友聞既溺於水其子達遷聞耗奔救氣已絕矣時年七十一歲一州人欽其品學祀之於功德祠督撫兩院憲爲入奏請卹加教諭銜同邑朱進士次琦先生之畏友也自編年譜題曰一生謹慎南海縣志卷十五本傳頁十

光緒四年戊寅西一八七八**先生二十一歲**

在禮山草堂從九江先生學攻周禮爾雅說文水經之學楚辭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九江先生嘉獎後漢書之風俗氣節故先生尤致力焉又精古文惟上言秦漢因從之學文而及周秦諸子既而以先生之稱道取韓昌黎文讀之復常讀子書知道術因面請於先生謂昌黎道術淺薄以至宋明國朝文章大家莫不空疏無有若言道當如荀莊言治當如管韓昌黎不過文工能言耳即

其原道亦極膚淺。九江先生笑責其狂，同學亦漸駭其不遜。至秋冬時，四部之書既略知其大義，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即著述亦認爲無用。乃絕學閉戶，靜坐養心，同學咸異之。不介意。先生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爲，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人見其哭笑無常，以爲狂。是歲冬，辭九江先生歸而靜坐養心焉。十二月二十五日，長女同薇生。自編年譜

光緒五年己卯 西一八七九 **先生二十二歲。**

居西樵山 在銀塘鄉南 白雲洞，專講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嘯歌爲詩，徘徊散髮，枕石臥窟，席芳草，臨清流，長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樂極苦，皆現身試之。終而神明超勝，欣然自得。既而以事去城，遂斷此學。在西樵山時嘗註老子，後厭惡之，棄去。是時先生頗能自主，謝絕時文，不與試。後以諸父督責而斷糧，乃還鄉，仍讀書養心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自編年譜

先生居西樵山時，嘗結交編修張延秋先生。張先生名鼎華，號宭子，番禺人，神識絕人，學問淵博，少有神童之名，以文學聞於京師，嘗率朝士數人游西樵，見先生，相與議論，盛稱之粵中士大夫，因以震驚。先生感而訂交焉。自是時訪張君，作長夜之談，於京朝風氣、當時人才、各種新書及三朝掌故，多賴聞悉。此後過從累年，相得益深。故先生嘗謂：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並有詩紀懷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又云：秋風每賦感知己，記得樵山花又紅。送張十六翰林延秋先生還京、詩集卷一頁十三

於時先生專意養心，因念民生艱難，力謀拯救，乃以經營天下爲己志。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緯劃之。俛讀仰思，兼作筆記。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書覽之。自編年譜　而是冬又薄遊香港，見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復閱海國圖志、瀛環志畧諸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求西學之始基矣。自編年譜、初遊香港覩歐亞各洲俗、康南海詩集卷一

△主事吳可讀尸諫，請爲穆宗皇帝立嗣。是歲，日本縣琉球，中國爭之無效。俄國退還伊犂，償金五百萬盧布。

光緒六年庚辰西一八八〇　**先生二十三歲**。

是歲，先生居鄉，授諸弟有銘、有溥、有霈讀經史。於時生計日絀，不能出遊，不能購書，乃至無筆墨。惟戢影鄉中，致力說文及皇清經解，兼作篆隸、札記，頗多有述作焉。是歲，四妹適鄉心譚汝鏗。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女同璧生。是歲，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謬，專攻何邵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之。

光緒七年辛巳西一八八一　**先生二十四歲**。

讀書鄉園，跬步不出，或長嘯短歌，或看花洗竹。還家之後，猶復篝燈句讀不已。時讀宋史、補溫北魏、宋、齊、梁書，兼涉叢書、傳記、經解，而讀宋儒之書尤多。且苦身力行，又以白沙之瀟洒自命，亭林之經濟爲宗，乃盡棄駢散文焉。是年，先生以專精涉獵兼而行之，讀書最多。七月，以久坐積勞，臀生核刺，醫藥罔效，終生流水，精力以虧。是春，陳慶笙來訪，自是往還論學。同上書



△是歲、慈安太后崩。伊犂條約成。

光緒八年壬午 西一八八二 先生二十五歲。

是歲、九江先生卒、先生奔視、與諸子營喪視葬焉。九江先生爲述之先生之友、先生父少農及其兄弟皆嘗負笈受業、至先生執弟子禮、時年垂古稀矣。自編年譜、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先生講學於禮山草堂者凡三十年、著書甚多、晚年以爲無益於世、悉焚燬之。康南海傳 卒後、其子嘗搜集其詩文於鄉里中、僅得詩一卷、文集一卷及佚文數十篇。佚文序、不忍三冊 享年七十有五。同上 先生既沒、其弟子猶有留山堂不去者。南海縣志本傳

於時讀遼、金、元、明史、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順天鄉試、遊京師、謁太學、叩石鼓、瞻宮闕、購碑刻焉。時崔夔典編修甚敬重之、且將掃室館先生。歸途道經天津、上海、故有津沽形勝曾全覽、京國名流頗見招之句。詩集卷一頁十三 既罷、還游揚州、鎮江、金陵、登金山、妙高臺、固北樓、遊明故宮、各有賦詩。詩集卷一及自編年譜頁十四 先生渡江時、遇巨風暴雨、小舟危甚、念親彌切、因有應想北堂念遊子、滿天風雨渡瓜州之句。經上海、覩其繁盛、益知西人治術有本、乃大購西學書以歸、自是大講西學、盡釋陳見矣。自編年譜及詩集卷一

△是歲、四月、法兵攻陷東京、河內城而據之。十一月、命翁同龢、潘祖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光緒九年癸未、西一八八三 先生二十六歲。

居鄉。讀東華錄、大清會典事例、十朝聖訓及國朝掌故書。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凡聲、光、化、電、各國

史志、諸人遊記、皆涉之、因欲輯萬國文獻通考、並及樂律、韻學、地圖學、絕意試事、專崇實學、學益猛進。時何易一樹齡先生來舘於家、易一聰明過人、能深思巧悟。五月、三女同結、生創不纏足會於鄉。中國婦女纏足之習由來甚久、其害亦甚大、折骨傷筋、害人生理、而謬俗流傳、固陋特甚。先生有見於斯、毅然不與長女同薇纏足、族人皆奇異之、不顧也。既而隣鄉有嘗游美洲之區員外諤良者、其家亦不纏足、先生乃與商創不纏足會、草序例、令凡入會者皆注姓名、籍貫、年歲、妻妾、子女已婚未婚、約以不纏足、其已纏者聽、已纏而放者賀而表彰之、爲作序文、集同志行之、從者甚衆、實爲中國人自創不纏足會之始也。既而區以會名恐犯禁、遂漸散去。其後先生與有溥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復推廣至上海、皆用是例及序文、即戊戌七月、先生奏請禁纏足事、亦導源於此也。同上

△是歲七月、法國強與越南定約十三條。八月、中國出兵援越南。

光緒十年甲申西一八八四**先生二十七歲**。

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而還鄉、仍居澹如樓中。早歲讀宋元明學案及朱子語類、繼讀佛典頗多、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兼攻算學及西學。自編年譜

禮運注成。是歲冬、先生所著禮運注成、並爲之序。先生以爲禮運爲孔子大道所在、故爲之注以發明之。其序有云：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孔子三世之真、大道之變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氏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禮運注敘、不忍雜誌五冊

演大同之義。是歲秋冬，先生獨居一樓、萬緣澄絶。俛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綫一秒鐘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既知無來去、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脱。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絶、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宫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宫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奥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衆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示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謂而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億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莩、牛馬鷄豕、皆所已

作，故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衆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衆生親，爲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事，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衆，而悲哀以振救之，日號於衆，望衆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己。自編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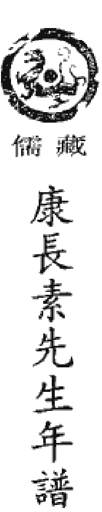
△是歲七月，法使下旗離北京，中國下詔與法國宣戰。

光緒十一年乙酉西一八八五　先生二十八歲。

歲初，從事算學，並依上年所演大同之義，著人類公理一書。案以後之大同書，卽由此書擴充而成者。二月，應張延秋先生招，擬游京師，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日讀醫書，而目又痛，羣醫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因檢視書籍遺稿，從容待死。人類公理旣成，大同之制已定，先生以爲雖死無憾。自編年譜、開歲忽六十詩　旣而讀西醫書，試依方爲之，乃漸效，至七月始瘳。自編年譜　是秋頭風漸愈之際，先生屢借外遊消遣，故感懷之詩亦頗多。嘗遊香港，過虎門、黃浦，登太平山，在港嘗觀賽彌會、歐戲、馬戲，是知歐俗百戲之始。又嘗與梁小山買舟游花埭及萬松園，皆爲題詩焉。南海詩集卷一頁廿八—廿九

是歲應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能對者，皆來抄問，粵城傳之，策爲沈刑部子培所擬，先生之知沈子培以此也。然時值病後，記性大弱，從此不復事算學矣。還居西樵山白雲洞高士祠，修養，與張延秋先生過從極懽，四女同完生數月而殤。自編年譜

△是春，與日本結天津條約。五月，中法媾和條約成，安南脫離藩屬，朝議定先練北洋水師一支，以



張蔭桓爲出使美國、西班牙、比利時大臣。是歲、孫中山先生二十歲、畢業香港醫校、始立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決心。

光緒十二年丙戌、西一八八六**先生二十九歲。**

春夏居城、五月復居鄉之澹如樓。是歲、先生著康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依幾何作公理書、著教學通議成。時張文襄督粵、春間嘗令張延秋編修告以開譯書局事、張允之、並託先生與文芸閣廷式任其事、然未果行。繼欲聘先生掌教三湖書院、學海堂、先生却之。其後先生擬譯書事、以商力爲之、卒未成。重定天然曆法、其法以一年爲一周、十年爲十周、餘此類推。一周有四游、即南游、北游、東游、西游、而不用十二月之法。一游或八十七日、或九十三日、四游合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以春分爲改周之正朔、以一晝夜爲一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數、皆定爲百、一日之時、皆定爲十、度量衡皆以十爲進焉。自編年譜 是冬、弟有溥冠、字廣仁。同上

△是歲、立臺灣省、英併緬甸。

光緒十三年丁亥、西一八八七**先生三十歲。**

春居花埭伍氏之恒春園、三月還居鄉之澹如樓、八九月游香港、十一月游七星岩。是歲、仍編人類公理、復推孔子據亂、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立地球萬音院、以考語言、俾免學習語言之煩。立地球公議院、合公士以議合國之公理、養公兵以去不會之國、其日所覃思、大率類是。自編年譜 先生嘗

作像、故有自題三十影像之詩。詩集卷一頁三十一

光緒十四年戊子西一八八八**先生三十一歲。**

歲初、居鄉、春夏間居花埭讀佛典。既而以張延秋編修頻招、游京師。五月、遂決行、並應順天鄉試。既至、延秋先生病篤、遂視其歿而營其喪。時先生學有所得、頗能超然物表、倜儻人環。八月、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一日而還。九月、游湯山、西山。時先生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數月來、先生遊觀甚多、京畿名勝幾遍覽、故所賦詩亦甚多。自編年譜、詩見汗漫舫詩集、南海詩集卷二

十一月、先生第一次上書請變法。是歲秋、祈年殿災、十月、祖陵山崩千餘丈、十一月、先生乃發憤上書、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時公卿中潘文勤祖蔭、翁常熟同龢及徐桐有名於時、先生曾以書責之、至左右先生之上書者有黃仲弢編修、沈子培刑部、屠梅君侍御。書初呈國子監、管監事者翁常熟、尚書以書中似有歸咎朝廷用人失宜之意、未敢代上。蓋時有人以言獲罪者、意在保護也。又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有所顧忌。許、李皆粵人、位居侍郎、怪先生不謁彼、故懷恨甚深也。國子監既不得達、盛伯熙祭酒持其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許爲代上、屠梅君助奔走。既而文恪以病久假、而屠梅君亦以言事革職。時正預備歸政及大婚、故書終不得達矣。是時京師聞之者譁然、蓋自同治初年黎蒓齋後、數十年無以布衣諸生而上書者。四上書記、雜記及自編年譜先生是書所舉大端有三、曰變成法、曰通下情、曰慎左右。中有數年之內、四夷侵於外、亂民起於



內、豈待我十年教訓乎。及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等語。其憤慨激昂有如此者。屠梅君侍御最忠純剛直、先生每與言國事、輒流涕。先生頻爲草摺言事。及鐵路議起、張文襄請開蘆漢路、而苦無款、與君言宜用漕運之便、並主宜先築清江浦鐵路。既而慈禧爲築頤和園、開海軍捐以收巨資、先生與侍御言之、並爲草摺。既上、奉旨停止。十二月二十五日太和門災、侍御親救火、先生又代草摺言四事、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醇邸不預政、三請以災異罷免軍機大臣孫毓汶、四請宦寺勿預政事。侍御卒以此被逐。仍無怨色。自編年譜

△是歲、慈禧諭明年二月歸政、立桂祥之女葉赫那拉氏爲皇后。

光緒十五年己丑 西一八八九 先生三十二歲。

書既不達、先生有歸意、以冰凍不果行。時人皆勸先生勿談國事、乃卻歸汗漫舫、日以金石碑版自娛。自編年譜 汗漫舫者、南海會館別院之小室也。先生五遊京師、皆旅居於此。以院有迴廊、古樹、巨石如舟、因以名其室。先生日以讀碑爲事、觀京師收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略盡讀矣。乃續包慎伯之書爲廣藝舟雙楫。詩集卷二頁一及自編年譜 時先生有詩云、上書驚闕下、閉戶隱城南。洗石爲僮課、攤碑與客譚。著書消日月、憂國自江潭。日步迴廊曲、應從面壁參。詩集卷二頁十七 又事經說、發古文經之僞、明今學之正、更合漢碑急就章輯周漢文字記、以還倉頡篇之舊焉。自編年譜

四月、先生三妹瓊琚卒。先是、妹壻游湘琴於去歲六月病歿、所虧債累皆妹任之、後因憂勞過甚、竟以殞亡、遺子三人。先生以遠遊在外、未獲爲妹之助、哀惻異常、乃爲文遙祭之。同上

是秋、鄉試置謄錄第一。據先生云、以所爲文章瓌偉、人皆識之、大學士徐桐斥爲狂生、抑置副榜、房官王錫蕃爭之、益怒、置謄錄第一、蓋原列第三名也。同上

先生居京師既久、熟知朝政日深、始知是時實不足語變法圖強也。蓋上興土木、下通賄賂、加以孫毓汶、李蓮英密結、把持朝政、士夫掩口、羣僚賄進、而醇邸位居權貴、即舊政風紀猶敗壞掃地、故不足以語爲政也。先生乃決然舍歸、專意箸述、教授事業矣。自編年譜

九月出京、臨行留別諸公詩中有滄海驚波百恠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起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豈有漢廷思賈誼、拚教江夏殺彌衡、陸沈預爲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之語。又其去國吟中一首云、東山白雲日夜飛、西樵山下柘桑肥。百畝耕花花逮宅、先生歸去未應非。先生既南行、乃肆意游覽、冒雨遊西湖、自杭至蘇州、游虎邱、獅林諸勝、破長江、登石鐘山、入九江、游廬山、謁朱子白鹿洞、望鄱陽湖、溯江上游武昌、登黃鶴樓、晴暉閣、游漢陽城、皆賦詩焉。至十二月還粵。時有童子陳和澤者來省先生。詩集卷二頁二十一一二一自編年譜至鄉、仍居澹如樓中、復理在汗漫舫所箸廣藝舟雙楫、至除夕書始成。廣藝舟雙楫序、不忍三冊

△是歲正月、清德宗大婚、二月、帝親政。

光緒十六年庚寅、西一九九〇先生三十三歲。

春、居徽州會館、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來學、八月、梁啓超來學。千秋名通甫、又字禮吉、時讀書甚多、能考據、初以客禮來見、先生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乃告之以孔子



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考據舊學之無用。通甫乃恍然悟、首來受學。又告以生死之理、雖身家多難、亦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與論今古天下奇偉之說、諸經真僞之故、告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託、人由猿猴變來之理、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各有國土人類物類政教禮樂文章。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復有三統、皆能一一信而證之。其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思深、氣剛力毅、先生許爲學者所未見。自編年譜

是歲、先生著婆羅門教考、王制義證、毛詩僞證、周禮僞證、說文僞證、爾雅僞證。九月、應石星巢之聘、教冬課於廣府學宮孝弟祠。先生幼隨侍祖父讀書地也。時三水徐勤來見。是歲八月、生子而殤。同上

是年、先生有保朝鮮策一文、主張捐朝鮮爲萬國公地。其言曰、吾有力則收爲內地而執其政、中策也。吾無力則捐爲萬國公地、按比利時例、各國共保護之、上策也。若內冒藩屬之虛名、而外聽通商之自主、此下策實無策也。保朝鮮策遺稿

光緒十七年辛卯西一八九一**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以弟子陳通甫、梁啓超之請、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其功課部有七條、一讀書、二養心、三治身、四執事、五接人、六時事、七夷務。梁任公三十自述及長興學記 時來學者多青年有志之士、如韓文舉、梁朝杰、曹泰、王覺任、麥孺博等。自編年譜 先生之教授也、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長興學舍組織雖不如近日學校之完備、而其精神則不讓泰西學校。又如音樂、兵式體操諸科、於當時皆屬創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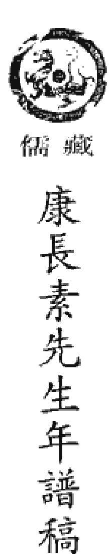
每日講授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得失，沿革，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益發達，而別擇之知識，亦從生焉。梁任公康南海傳先生暇時仍從事著書。七月，新學僞經考刻成，陳通甫、梁啟超助焉。是時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掌教廣雅，來訪先生，與之辨難頗多，與語中外之變，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據先生自云，既請吾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門面語耳。自編年譜然則人謂朱氏學術與先生學術相水火者，不盡然矣。此後先生數與之書札往還辨難，朱氏逝世時，先生且祭輓之。

△是歲，俄羅斯侵我帕米爾。

光緒十八年壬寅西一八九二**先生三十五歲。**

移講堂於衛邊街鄺氏祠，學者漸衆。時龍澤厚積之以知縣來學。先生命與陳通甫充學長，用孔子降生紀年，制大成舞，並作歌文成舞詞，詩集卷一頁五以祀孔子。與學者習儀禮十七篇，且置諸樂器，使學者誦歌奏樂。是歲，嘗應鄧鐵香鴻臚承修教惠州尚志堂，以鴻臚卒，未果行。自編年譜

是時所箸之書甚多，以孔子改制考體制博大，故選高足弟子助撰述之事。是書自丙戌年與陳慶笙議改五禮通考始屬稿，己丑年先生在京師謝國事後，續爲之，至是年用功最力。又命弟子刺取逸周書、山海經、方言、穆天子傳之與周禮及劉歆之說合者，以證爲劉歆之僞撰，合左傳、國語而改編之爲國語原本，且削其古文禮與周禮合者，以還國語原文之舊。時又編魏晉六朝諸儒杜撰典故考、史



記書目考、孟子大義考及墨子經上注等書。同上

光緒十九年癸巳、西一八九三 **先生三十六歲**。

仍講學於衛邊街、冬遷於府學宮仰高祠、賃之十年、徐勤、梁啟超之力也。是歲以梁啟超、陳通甫充學長。來學者日衆、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堅苦強毅、尤爲有成。先生晝則講學、夜則著書、撰三世演孔圖未成。八月、先生三叔父王如先生卒。有孟子爲公羊學考、論語爲公羊學考。以親意屬望、應鄉試、中式第八名。先生自云本置第二名、以文用孔子改制義、犯朱註、故爲抽改。時先生不奉考官及房官爲師、人皆譁謗之。同上

接辦同人局事。先生鄉中有同人團練局者、係咸豐四年其伯祖種芝先生所創、合三十二鄉、人丁五萬、局地十餘里。自種芝先生逝世、局事廢壞、爲罷譴知府張喬芬所把持、自是鄉中盜賊四起、張氏且公然與之分潤、鄉人畏其勢、敢怒而不敢言。會先生親族數被盜、因有懇請先生回鄉治盜者。時弟子陳通甫固同鄉也、學既成、極欲以所學救人、大道見諸實行、先生乃以鄉紳之力去張、使通甫治局事。未幾、剿賊、禁賭、諸事次第施行、又大購羣書、議創書院、宿弊幾盡。不幸終以持禁賭之議過烈、致招衆怨、而與張氏以間隙。蓋張氏自去位後、銜先生入骨、嘗二次謀害先生、幸皆得免。至是乃劾先生於官、先生避之桂林、而通甫亦罹肺疾、後卒喪其身。先生痛之、始知除惡植善之難、而宿習積弊之不易去也。同上

光緒二十年甲午、西一八九四 **先生三十七歲**。

一、入京會試。二月、先生與梁啟超入京會試、寓盛伯熙祭酒邸、得觀其秘書、玉牒、金石之藏。既而移居金頂廟、與梁小山同寓。五月、下車傷足、遂南歸。六月、到粵。自編年譜

二、上諭燬禁新學僞經考。七月、給事中余晉珊等劾先生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焚新學僞經考、並禁粵士從學。自編年譜 時侍御安維峻奏請毀禁新學僞經考片中有騰其簧鼓、扇惑後進、號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風、從游甚衆。略 昔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皆以其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之語。翼教叢編卷二頁 旨下兩廣總督李瀚章、令其飭查覆奏。謂其書於經義無所發明、學人弗尚、似不至惑世誣民、傷壞士習。略 臣已札行地方官令自行銷毀、以免物議。至該舉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責以非聖無法、請勿庸置議。同上二頁 然是書之板卒遭焚毀。時梁啟超在京、聯盛伯熙、沈子培、黃仲弢等營救、亦無效。自編年譜 八月、游羅浮。九月、歸、復講學。十月、弟子曹著偉卒、年二十四歲。著偉以欲研究密宗、往羅浮訪異僧、感瘴死。其才學與陳通甫相若、堅苦力學亦相伯仲、故梁啟超許二子皆不可一世之才也。自編年譜及詩集卷三頁五

三、游桂林、居風洞。十一月、先生遊廣西、居於風洞。過桂山書院、發見同治十三年叔祖康國器友之先生重修三書院之遺蹟、與桂中人士接觸、漸有來問學者。先生感桂士讀書遜業堂者甚寡、皆緣於不知讀書方法、因著桂學答問、導學者以門徑、且補口舌應接之不及。先生居桂二月餘、於時得二洞無名、乃名其一曰康岩、一曰素洞。桂學答問序及自編年譜

四、中日戰起。先生五月在京師、時有人問先生國朝可百年乎、答以禍在眉睫、何言百年。其人甚謬



之。自編年譜時爲慶太后六旬萬壽、舉國若狂、未幾戰事開、累敗績、乃使恭王、李鴻藻、翁同龢入軍機、並督辦軍務。於是先生歎戊子上書所言之不幸而中矣。同上中日未開戰前、先生有一文曰攻日策遺稿其中論攻之之法及海險形勢、頗中肯綮、而最要者乃在主取攻勢之一點。其言曰必能戰而後能和、能攻而後能自保、未有不能攻人而能自保者也。不能攻人則爲人所攻矣。故兵家言先發制人。是歲居桂時著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自編年譜

△御史安維峻奏請慈禧勿干涉帝權、被革職。珍妃、瑾妃以常進言、革去妃號。其兄志銳謫烏里雅蘇臺、文廷式出京免官。戊戌政變記

是歲、孫中山先生以中日戰起、時機可乘、赴美洲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放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建議富國強兵之遠略、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爲綱領。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一八九五**先生三十八歲**

一、弟子陳通甫卒。先生以正月由桂還粵、二月二十四日陳通甫以肺病卒。先生哭之甚慟。蓋通甫聰明絕人、而氣魄剛毅、爲先生最得意弟子、負荷第一人也。自編年譜梁啟超嘗云：余二十年來幾盡交海內名士、求其學問文章、道德才氣能如君者、蓋未之見也。當通甫從事同人局事時、啟超嘗止之、而通甫與先生見同、謂事無大小、法無揀擇、吾惟隨現以行吾心所安而已。卒年二十六歲。先生欲爲之立墓碑、至戊戌猶未果也。南海詩集卷三頁五及自編年譜

二、公車上書。先生以二月十二日偕梁啟超、梁小山入京師、同寓金頂廟。時京師震動、內廷爲遷都

計、國士紛紛出亡及和議定割遼台賠巨款之電到京先生先得消息立即令啓超鼓動粤楚公車、士氣大振連日遞章滿都察院衣冠塞塗皆請拒和先生見士氣可用乃集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事於四月八日遞之都察院則謂和約已蓋寶矣蓋是時操朝政者知士氣太盛恐阻和局於己不利乃一面促太后皇帝用寶一面解散參加運動之人書卒未能上其書綱目凡三一遷都以定天下之本二練兵以強天下之勢三變法以成天下之治蓋主旨在先拒和次變法以圖強也次日美使索稿欲觀未幾公車上書記刻遍國中矣自編年譜、公車上書記、四上書記雜記及詩集卷二

三獲中進士四月榜發先生會試中式進士第五名殿試第四十八名朝考第二等據先生聞翁同龢言謂會試本擬會元而徐桐阻之朝考本擬元卷而李文田阻之及四月十一日召見後授工部主事先生以不肯折節未至署自編年譜

四第三四上書是時先生取前擬上書擇其言變法之部加以引申並詳及用人行政之本復撰爲一書於閏四月六日遞之都察院十一日上於朝旋發下限即日抄四份一存乾清宫一呈慈禧太后一存軍機處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一存勤政殿備御覽自編年譜及四上書記雜記是書要點爲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以圖自強計自戊子至乙未先生所上之書凡四次矣然僅此書上達耳同上第二

既而還出南海館先生又草一書言變法緩急之序深察中國之勢期於可行冀以上啓聖聰立救



危敗。上之工部、孫家鼐稱之、將代遞呈、而李文田適署工部、阻之。遞之都察院、不收。交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收。時五月中旬矣。此書即先生之第四上書、所言較前三書尤精詳切實。書首言西國所以致強之道、指明三事。一在千年來諸國並立、二在立科以厲智學、三在設議院以通下情。次言中國政法積弊非盡除之、不能言治之理由。書之後半、詳陳應變大端有五。一下詔求言、二開門集議、三開館顧問、四設報達聰、五開府辟士。先生此書已探得西法之真、更揭穿中國積弊之實。故龍序四上書記云、若夫深探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通較地球數十國之政本、統籌全局、盛水不漏、曲折入微、圖窮匕見、如第二書指乙未第二書之所言、海內知斯義者不知幾何人也。自編年譜、四上書記及龍序

五、創報及開會於京師。書既不達、先生有歸意。觀於京師街道之蕪穢、嘗草一請修街道附片上之、奉旨允行、然僅修宣武門一段而已。是時先生聆諸友如陳次亮、沈子培等勸、乃暫留京師。惟感於欲變法、非先開士夫之知識不可、乃令梁啟超、麥孟華孺博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每日隨送京報人分發朝士、識見議論、遂漸變。及知文出於南海會館、乃有謗言。時嘗與翁同龢長談論變法事、並告以應提舉人才。同龢然之、因索讀先生論治之書、亦銳意變法矣。然是時當事者多守舊之士、如徐用儀等、即恭王亦不明外事。六月九日、先生草摺、王幼霞鵬運遞之、而徐用儀被逐出樞垣。自編年譜

先生又以開士風、開知識、非合羣力不能厚、而合羣非開會不可、故自上書之後、即以此號召於同志。辦報之效既收、先生乃開強學會焉。當時參與者甚多、如陳次亮郎中、沈子培刑部、王幼霞侍御、文道希學士、沈子封編修、袁慰庭觀察等十餘人、先生為草序文及章程。自是日一會於柞子橋嵩雲草

堂、來者日衆，而英人李提摩太亦於是時始會中國士大夫。是時督撫自願助款者頗不乏人，如張之洞、劉坤一，乃至宋慶、聶士成，亦各捐數千金，擇地購書之事皆次第舉辦，規模本可日擴。乃爲御史楊崇伊及大學士徐桐所劾而敗，先生遂決意南行。同上及詩集卷二頁三、五

餽贐始能行，以九月二日到天津，三日游山海關，十二日到上海，十五入江寗，居二十餘日。先已說六南返開強學會於上海。當先生在京辦報時，係自出資，遇不足，且典衣給之。此時欲南返，得友朋張文襄開強學會，文襄允之，且以自任。先生乃與黃仲弢、梁星海議章程，刻之上海。未幾文襄以先生不能遷就己之學術，乃背約反掣肘焉。然先生仍努力進行，開會賃屋，並由楊仁山處購儀器值三千金，其天文鏡之大者，能窺見火星之山海。及開報，北京查禁之旨下，京師強學會被封，上海因亦解散。先生南返時劾者有人，然摺猶未上，故強學會仍由梁啟超支持。虧累之債，先生一人任之。自編年譜十二月，先生歸粵。

先生自云：嘗力勸翁常熟乘時舉行新政，廢棄八股，否則宜先辭毓慶宮行走。翁不聽。同上

△是年孫中山先生以革命黨人函促歸國，謀光復，開乾亭行於香港，創農學會於廣州。後以運械事敗，再赴檀香山，爲革命運動之始。侍郎汪鳴鑾、長麟以忤太后革職。馬關條約成，割臺灣，賠欵二萬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西一八九六 **先生三十九歲**。

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以徐勤、王鏡如爲學長。續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七月，與



有溥君遊羅浮、八月遊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穗田創辦知新報。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先生將赴南洋、未果、復還粵。自編年譜 此後有溥君、徐勤、何樹齡三君常助辦是報、至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始停刊。見中國報學史頁一二七

先生丙午年編有日本變政記一書、當時藏日書甚多、乃令長女同薇譯之、是書之稿、因以完成。又箸日本書目志一書。先生見西洋之強、在各有專門之學、苟欲強中國、首宜輸入各種西學、惟通西文至難、人才甚少、故以譯讀日書爲便、乃取所藏日本書籍、作爲提要、撮其精萃、以供憂國者之求焉。日本書目志序、南海文集第五册 是歲十二月、先生重遊廣西、入桂林。自編年譜及詩集卷三頁十六—十七

△是年七月、先生弟子梁啓超、麥孺博等創設時務報於上海。太監寇連材以諫太后被誅。侍讀學士文廷式革職。八月、孫中山先生在倫敦爲駐英華使誘捕、事爲英政府所聞、強使釋出。李文忠與俄定密約於俄都。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一八九七 先生四十歲。

一、居桂林創聖學會。先生以正月十日到桂林、仍寓風洞、與唐薇卿、岑雲階以善後局萬金創開聖學會。先生爲草章程及序文、於依仁坊彭公祠設藏書、講堂、義學焉。堂內供孔子、行禮日、士夫雲集、威儀甚盛。先生日與學者論學、暇則游觀桂林之山水。四月、興安會匪作亂、唐薇卿捐金辦團、先生常爲叩官請假械。時撰春秋考義、春秋考文成、並續成日本書目志。至六月還粵講學、時學者大集、先生乃晝夜會講。八月、築室花埭、爲終隱計也。是月納妾梁氏月杪。攜長女同薇至上海開女學。九

月、游西湖、十月、復還上海。自編年譜

二、入京上書。先生之至上海也、頗感中國人口之繁殖、復思乙未欲建新中國於海外之計畫、乃有開殖巴西意。既聞巴西曾遣使來約通商招工、港澳華商咸樂助成此舉、先生因有入京辦移民事業之意。會膠州案起、先生乃入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書上工部、大臣淞溎惡其伉直、不爲奏達。又草三疏、交楊叔嶠等分上之、更約曾剛甫同遞、初摺於都察院、都憲徐壽蘅允爲代遞。既而訪李文忠、言移民巴西事、李氏許之、惟俟巴使親求方可。是時先生有意南旋、以翁常熟留、未成行。未幾、給事中高燮曾薦請召見、並加卿銜派出洋、而翁在上前又力稱之。旨下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騤阻之於恭王、經常熟堅持始奏聞。奉旨令王大臣問話。先生此次所上書建三策：一、取法俄日以定國是；二、大集羣臣而謀變政；三、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並有「皇上若能少採其言、奮發維新、或可圖存。略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之語。自編年譜及戊戌政變記三—十五頁

三、開粵學會。先生欲續強學會之舊、乃集同鄉人士開粵學會於南海館、時十二月十三日、集者二十餘人。草疏請將總理衙門同文館羣書發各省會館、以便京官講求、蒙旨俞允。既而爲文中允等定章程、創開經濟學會、以慶王議不合罷。又令丁叔雅佐壽百福成立知恥會。自編年譜

四、膠案之解決。膠案起後、日本參謀部曾使人見兩湖總督張文襄云、願中國助聯英拒德。惟朝士多猜疑日本、而恭王更主倚俄、故却日本之請。先生深察各國形勢、以爲日此舉係出至誠、可依其言聯英。乃爲御史楊深秀、陳其璋各草一疏、請聯英日。中詳述英國歷來援助異國事、又致書常熟請主持

之、並作聯英日策，徧告朝士。終以文忠之異議及朝士之遲疑不敢發，而膠州割。既而英使提議開旅順、大連爲商埠，俄使聞而怒之，以絕交威嚇中國。先生上書常熟，謂此爲中國之生機也，吾意且盡開沿邊口岸，以衆國敵俄耳。卒以恭王及慈禧畏俄，甚不徇英請。未幾英願以三厘息不扣借款中國，而俄強以四厘息扣，於是朝議紛紛，終畏俄使大言恐嚇，用兩不借之說。自是朝士始漸知英國之可信，而俄國之叵測。先生又嘗言之常熟，謂應將中國沿海口岸盡開爲商埠，既可借諸國之力以保境，又可開士民知識。常熟倡言於總署，然大臣皆反對之。是歲貴州學政嚴修奏請開特科，乃說常熟及張樵野蔭桓成之，籍此增常科，以除去八股，其章程乃先生與沈子培同議定者也。自編年譜

是冬，有溥君經理上海大同譯書局事，刻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及日本書目志。同年梁啓超主講湖南時務學堂，譚嗣同、唐紱丞創湘報於長沙，爲湖南日報之始。湘報序

△是歲朝鮮王稱大韓皇帝，宣示非中國屬邦。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創國聞雜誌揭刊之，國中講新學之士日多矣。天津開北洋學堂，上海開師範學堂。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一八九八**先生四十一歲**。

一、王大臣傳見先生於總理衙門。先是上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隨時接見先生，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著述論政治者，由總理衙門呈進。先生乃於去歲十二月呈日本變政考於總署、呈書事見該書序文並上請拒割讓膠州亟圖變法書。光緒東華續錄一四二頁一乃於是歲正月三日延見先生於總理衙門。同上屆時有李文忠、翁常熟、榮祿、刑部尚書廖壽恒、左侍郎張樵野相見於

西花廳。榮首問以祖宗之法不可變、先生答以所以必變之者因時制宜、誠非得已也。次廖問以如何變法、先生答謂以變法律制度爲先。並云此種法律制度誠宜盡廢、即一時不能廢除、亦當斟酌改定方可推行新政。翁問以籌欵、先生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行之中國可得十倍於今。乃進呈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法制與吾國相近、最易摹仿。至昏始散。是會、榮先行、恭慶兩邸未到、及翁以言入奏、上命召見、爲恭邸阻、乃令陳所見。其後（以上自編年譜）上諭總署以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即日呈遞、無許阻格、並命先生具摺上言。（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二頁八）

二、上疏統籌全局。於是先生於初八日上疏統籌全局。其大端有三、一請誓羣臣以定國是、二設上書所以採衆言、三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制度局所以總其綱、宜別立十二局以分其事、曰法律局、曰度支局、曰學校局、曰農局、曰工局、曰商局、曰鐵路局、曰郵政局、曰礦務局、曰游會局、曰陸軍局、曰海軍局。書既上、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議以聞。（同上書頁八—十二）時先生以繕錄呈文、並開粵學會、日無暇晷。而林旭開閩學會成、宋伯魯、李孟符開關學會成、楊銳開蜀學會亦成。（自編年譜。）既而先生又上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一摺大意主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採法彼得、蓋以其制度與中國類、其情形與中國同也。（戊戌奏稿補錄第九頁）是年正月、上諭採貴州學正嚴修議、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開經濟特科。（光緒政要卷二十四頁二）又諭採榮祿給事中高燮曾奏、軍機處會同兵部議覆設武備特科。（同上）又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署籌辦京師大學堂。（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二頁十九）



三、論辨昭信股票。先生以二月八日進呈日本變政考、並泰西新史攬要、時事新論等書。時正償日款甚急、中允黄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行昭信股票、及下戶部議、員司簽名贊同者二十餘人。先生聞而投書翁常熟、力諍之、謂此爲亡國之舉。蓋乙未所借民債、久未償還、民怨久矣。且前次酷吏勒抑人民、結果十九盡飽私囊、於國無益。言極激昂。然摺已上、即月奉旨行、不可挽回。惟所得僅千餘萬、仍由外國銀行以重息借欵一萬萬兩。先生以爲應統籌大局、借巨款、築全國鐵路、練兵、購艦、設各種學堂、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以全力並舉、庶可補救。若挖肉補瘡、僅支目前、是坐以待斃也。因薦容純甫於常熟、謂其熟於外事、而爲人忠信、可任借欵。復草二摺、與宋伯魯、陳其璋上之、樞垣皆疑其不能而留中。先生又草請改律例摺、與王佑遐上之。自編年譜

四、俄租旅順大連條約成。先生前摺抑壓至二月十三日始上、即下總署議。時先生進呈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童生歲科試、易八股以策論、並下總署議。而俄租旅順大連之事起。三月一日、先生上摺陳三策、一拒之、戰而敗、與之不遲。二用西人蒲盧爹士例、聽俄人佔據、三盡開沿海口岸、以利各國而拒俄。又命弟子麥孺博等聯百數十人上書都察院、請代奏、請以旅大與諸國、聯英拒俄。然俄約已於初四日畫押矣。案東華續錄、初六日、租借條約成。於是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衞、紛紛俱來。自編年譜

五、開保國會於粤東會館。先生以前摺爲旅大事擱起、乃思開大會以伸國憤而振士氣。是時啓超復與有溥君以病來京、寓金頂廟、先生乃乘會試期內、集各省公車、開保國會於粤東會館。時三月二十二日也。到者數百人、公推先生演說、聽衆有泣下者。其言極沈痛哀懇、推求中國自道光以來屢次失

敗之原因、在我之政治學術皆不如人、並舉四十日內外國要挾逼迫者二十事、故滿座爲之感動。二十五日再集於嵩雲草堂、二十九日三集於貴州會館、到者皆百餘人。保國會之章程、亦爲先生草定、計三十條、其主要宗旨在一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二保全國家之政權土地、三保存人民種類之自立、四保存聖教之不失。繼此而起者、有保滇會、保浙會、皆欲保存國土、促進開明。支會既衆、謗議漸起。會有吏部主事洪嘉與者、以三拜先生未遇、且未答拜、因而懷恨、慫恿孫灝草詈保國會議文、徧投朝士、謗言沸騰。李盛鐸首參保國會以自免、潘慶瀾附片謂爲聚衆不道、至五月許應騤、文悌劾先生摺內、且有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言。由是朋僚至交、皆不敢臨先生之門、與前之座客常滿、應接不暇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惟德宗以先生於前摺及附片內數言會黨之善、知爲各國通行之俗、故不禁壓、且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以上見自編年譜及戊戌政變記卷三頁八—十九

是年三月、先生弟子梁啟超等、嘗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總署及都察院未爲代奏。戊戌政變記卷三頁三

六、詔定國是。四月初十日、恭親王奕訢既薨、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四頁七先生上書翁常熟、促其急變法。常熟以謗言鼎沸、亦欲先生去、故先生擬南旋、惟恐無人鼓舞、因再上請定國是書。其書於十八日草定、交楊深秀上之。略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秋、日言變法、而衆論不一、故國是未定。昔趙武靈王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之維新、皆大明賞罰、如是而後能定國是、行新政。書見戊戌奏稿頁一—三其後又草一書、交徐子靜學士上之、二十三日、乃下定國是之詔。自編年



諭中有云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略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功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略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略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失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三頁十六先是先生嘗草變科舉摺二篇文見奏稿頁三交楊深秀徐子靜分上之。又草請派近支王公遊歷摺及爲闊普通武草撰請定立憲開國會摺。此摺見不忍雜誌第五冊其後又草請開局譯日本書摺請派游學日本摺皆由楊深秀上之。又爲宋伯魯草請催舉經濟特科摺皆蒙旨諭允。二摺見戊戌奏稿又嘗爲李盛鐸草請譯書遊歷及明賞罰辨新舊摺。自編年譜

七召見先生於仁壽殿。先生本定二十四日出京，適接家信，謂粵中疾癘甚盛，故遲歸。二十五日，忽爲徐學士致靖薦備顧問，奉旨着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自編年譜徐學士保摺上於二十三日，書中有云：皇上之維新宗旨既定矣，略而非得其人亦不能變法。略臣竊見工部主事康有爲、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主事張元濟、廣東舉人梁啟超等，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置諸大學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光緒政要卷廿四頁十二—三廿五日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薦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黃遵憲、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四頁十八

先生於二十七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卽見懿旨、逐翁同龢、令榮祿出督直隸、統三軍、並召見、令天津閱兵。自編年譜東華續錄己酉、命王文韶速卽來京陛見、以榮祿暫署直隸總督。諭嗣後在廷臣工如蒙略皇太后賞加品級及補授滿漢侍郎以上各官、均著具摺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等官亦著一體具摺奏謝。又諭翁同龢開缺回籍、有近來辦事多未允洽、以致衆情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樞機之任等語。二十八日早、先生入朝房、俟榮祿下、卽入對。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四頁十八德宗問年歲出身畢、先生卽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無日。帝謂皆守舊者致之。先生稱上之聖明、洞悉病源、因云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帝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先生答謂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並收、必至無功。帝然之。先生又曰、今數十年諸臣所言變法者、率皆略變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體。又所謂變法者、須自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非變法也。臣請皇上變法、須先統籌全局而全變之、又請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乃爲有益也。既而先生問何爲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視外、歎曰、奈掣肘何。先生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繼又曰、皇上欲變法、惟於擢用小臣、廣其登薦、與之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凡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等無從議駁。先生又論八股之害、曰、今日之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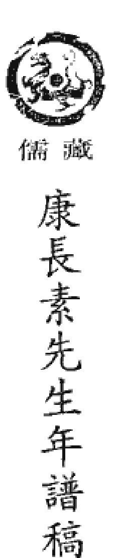


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無以任今日之事變者、皆由八股致之。故遼臺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欵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以至膠州、旅大、威海衛、廣州灣亦莫不割於八股。皇上既以爲可廢、請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斥矣。上曰、可。乃問籌欵之方、先生對曰、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皆可取法。因略言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若能統籌全局、大舉而籌欵數萬萬、徧築鐵路、練民兵、購鐵艦、徧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及建立船塢等、則一舉而大勢立矣。於是更言譯書、游學及派游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否則起而重提其初言及用人行政、末及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又謝保國會上爲保全之恩。上皆點首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始命退出、並命若尚有言、可具摺條陳。時已逾十刻矣。既退、遇李文忠、對先生歎惜、告以榮祿之參劾、剛毅之阻抑。時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命先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先生於是告宋伯魯即上請廢八股文摺、蓋早已草定者。奏陳事畢、乃與有溥君游西山略事休養。歸、又具摺謝恩、並再呈請大誓羣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三義、廢八股、開孔教、聽沿邊口岸用孔子紀年諸事、兼呈孔子改制考、列國歲計政要等書。按此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係五月一日上、文見戊戌奏稿及光緒政要。謝恩摺由總理大臣代遞、上令以後直遞、無須周折、並命將所著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政考立即抄寫進呈。先生乃條奏、願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效勞矣。以上見自編年譜

八、詔改八股取士之制。宋伯魯之請廢八股取士摺上於四月二十九日。帝閱後即令降旨、以剛毅堅阻、請懿旨後、始於五月五日下詔。自編年譜 詔中有云、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蔽、試場文卷、大都循題敷衍、於經義罕有發明、而謭陋空疏者、每至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又云、此次特降諭旨、實因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迂之習。光緒政要卷二四頁十七、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三

八股既廢、士無所依、痛恨先生者日衆、至有欲行潛刺者。於是友人皆勸先生深居簡出、以避不測。先生不之顧、且自草一摺、交楊深秀上之。復令梁啟超草一摺、交宋伯魯上之。二者均請迅行改試策論也。自編年譜 宋伯魯摺以五月十二日上、即日上諭、宋伯魯奏請將經濟歲舉歸併一科、各省生童歲科試迅即改爲策論一摺、略以鄉會兩試爲綱、鄉會試既改策論、經濟歲舉亦不外此、自應併爲一科考試、以免紛歧。生童歲試、著各省學正奉到此諭旨、即行一併改爲策論、毋庸候至下屆更改。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六—七

先生以爲愚民之害既去、更當開啓民智、乃上請勵工藝獎創新摺。蓋知泰西文明、多由於製新器、箸新書、尋新地而來。其摺中論工藝之處、有云、夫工者、因物質生化之自然、變化妙用之、及至講求日新、精妙如神、則人代天工矣。夫天稱造物、神曰造化、曰造云者、工之謂耳。故國尚農則守舊日愚、國尚工則日新日智。戊戌奏稿頁二十 摺以初八日進呈、自編年譜 十七日諭云、各省士民、若有新書以及新法製成新器者、果係足資民用、允宜獎賞、以爲之勸。或量其才能、授以實職、或錫之以章服、表以殊



榮。所製之器略准其專利售賣。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鎗礮各廠、有裨於興國殖民之計者、並著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以昭鼓勵。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十三

九、守舊者之參劾。自定國是、廢八股以來、守舊之士頗多謗言、御史文悌、黃桂鋆等、且奔走謀推翻之。惟時阻撓開經濟特科及廢八股最力者、爲許應騤。故楊深秀、宋伯魯聯名劾之。摺以五月二日上、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一。上惡其阻撓科舉、即予罷斥、以剛毅堅乞、始命其自行回奏。其摺反攻先生之處甚多、至有謂先生始行晉京、意圖僥倖、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觀聽等語。上以審慎、僅命其嗣後遇事務加勉勵、與各堂官和衷商榷、毋負委任而已。同上書頁三及自編年譜

其後御史文悌又於五月二十日上疏、嚴劾先生、兼及宋伯魯、楊深秀二君。其書極長、文極平實、且全揑造事實以攻人、故似確鑿可信。其影響最巨者、在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爲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數語。其後滿人藉口先生保中國不保大清者、皆據此言也。此摺既上、上諭、該御史所奏、難保非受人唆使、向來臺諫結黨攻訐、各立門戶、最爲惡習。該御史既稱爲整飭規範起見、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勝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同上第一書頁十四—十八

是時以新定科舉事、先生奏請採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取士、令人習一經、惟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途。摺上、爲禮部所駁、但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自編年譜

十、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是時上頻命樞臣催所著各國變政書。先生乃晝夜將日本變政考草成、並

加案語於其上。凡日本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之事、共爲十二卷、更附撮要一卷。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自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營新疆、合滿漢、教男女、改元、遷都、農工商礦各事、靡不詳爲研究。借此書發揮、以是上旨。內容皆出奏摺之外、而人皆疑爲先生所議擬焉。此書之外、又進呈波蘭分滅記、列國比較表、法國變政考等書、皆五月間事也。至德英二國變政考、八月始上、而政變作矣。

十一、以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自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鵬運請開辦京師大學堂、蒙旨諭允、並命總署、軍機處會同妥議詳細章程以來、摺諭見光緒東華續録卷一四二頁十九至五月十五日、總署會同軍機處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事宜、兼呈詳細章程。摺見同書卷一四五頁九其要義凡四端、曰寬籌經費、曰宏建學舍、曰慎選管學大臣、曰簡派總教習。同日上諭、命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並令所有原設之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並入大學堂。同上

總署之初擬大學堂章程也、屬先生代撰。先生以召見無暇、令梁啓超起草、折中英、美、日本之制、甚爲周密、而以大權歸之總教習。其後先生又爲總署章京張元濟代撰覆奏、定爲四欵、曰預籌巨款、曰即撥官舍、曰精選教習、曰選刻學書。孫家鼐奉命後、即欲聘請先生爲總教習、及見梁啟超所草章程以大權不歸管學大臣而歸總教習、大怒。初、家鼐亦頗言變法、至是亦大攻先生改制矣。自編年譜

大學堂既定、先生乃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堂、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欵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焉。請開學校摺見戊戌奏稿頁十二摺上、蒙旨允行。自編年譜二十一日、上諭命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



校其自行捐辦之社學義學、一律亦令中西兼習。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應即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節錄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二一—二

十二陳寶箴孫家鼐奏請焚燬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一書、合先生弟子陳通甫、曹箸偉等數人之力、閱時八年始成、見原序不忍雜誌第一冊 篇目凡二十、光緒二十三年印於上海。其自序云、聖制萌芽、新歆遽出、僞古盛行、古文篡亂、於是削移孔子之經而爲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爲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即求漢撥亂反正之義、亦乖剌而不可得。由此可知是書之主旨。而先生祭朱蓉生侍御文又謂、吾所發明孔子改制、君嘗疑焉、力規吾蔽、吾言道微、夷狄交噬、而吾學士、漢宋兩敝、至於民冥、教不下逮、外道邪雜、與吾迭帝、不定一尊、心目罔繫。今學口說、三統大義、囊括四海、可掃霾曀、相契遠慮、頓失宿滯。見遺稿或康南海文鈔卷三 是先生箸書之旨、可得其大凡矣。

改制考通行以後、謗議攻毀之者甚多。其見之奏摺者、有陳、孫二氏。陳寶箴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摺、中有、臣嘗聞康有爲之爲人、博學多才、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有人、毀之者尤有人。譽之者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誠有非可以常理論者。及徐考其所以然、則皆由於康有爲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書。節錄摺文見覺迷要錄卷一頁十四—十六 又云、其失尚不過穿鑿附會、而會當中弱西強、黔首坐困、竟有所激、流爲偏宕之辭、遂不覺其傷理而害道。略 我皇上陶鑄羣倫、兼收博采、康有爲可用

之才、敢言之氣、已邀聖明洞鑒、略可否特降諭旨、飭下康有爲、即將所著孔子改制考一書板本自行、銷毀。既因以正誤息爭、亦藉可知非進德。陳氏之摺、寓有保全之意。繼陳氏而起者爲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孫氏於五月二十九日上摺、攻孔子改制考、兼及先生所箸中西學門徑七種書中之第四、五兩種、並請依陳奏、將孔子改制考一書完全銷燬。且有康有爲之爲人、學術不端、而才華尚富、略願皇上采擇其言、而徐察其人品心術。孫議陳寶箴摺說帖、見翼教叢編二頁十九、其摺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廿九摺上、軍機大臣、奉旨著孫家鼐傳知先生、固未降旨銷毀其書也。惟據先生言、孫氏素自負、其攻擊先生及改制考者、實自窺見梁啟超所著大學章程以後、時人皆推薦先生爲總教習、而章程中畀與大權也。自編年譜

其以著作反攻先生及所著孔子改制考者、有勸學篇一書。是書自三月書成後、頗風行一時。六月初七日諭旨中有張之洞所箸勸學篇、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備定之副本頒發各省督撫學正各一部、俾得廣爲刋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節錄原諭、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六四頁五其書內外共二十四篇、自序謂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又云、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一是。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略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者、亂名改作之流、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其論正權曰、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以上勸學篇序觀此、是書之宗旨可以概見。惟孔子改制考於政變後及庚子年、仍兩奉僞旨焚



板禁行。見孔子改制考附記

四月間先生有請停刀弓石武試改設兵校摺。五月間有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摺、請裁綠營放旗兵改勇營爲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摺。皆見戊戌奏稿是月上諭神機營改練洋操。

△二月德國租借膠州灣條約成、三月俄國租旅順大連條約成、五月英國租借威海衛條約成。十三諭派先生督辦官報。六月一日先生上商務一摺、請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並薦上海元經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先使試辦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轉呈御覽。摺上後即交各省督撫議行、廣東省先行之。是時上海時務報以汪康年虧巨欵日趨零落、先生乃草摺交宋伯魯上之、請飭梁啟超專辦報。蓋是時梁氏仍在奉五月十五日諭旨、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也。摺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五頁廿九惟是時樞臣惡先生、故使孫家鼐請先生專辦官報、意在排擠使外出也。自編年譜自八股廢棄以來、怨謗先生者日多、頗有勸先生勿預政事者、而有溥君勸之尤力。君常言、八股既廢、民智可大開、則中國不至亡、且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而講學、俟三年後再議變政、中國未爲晚也。是時榮祿統三軍、內結李蓮英、爲太后所信任、已謀定天津閱兵行廢立之事、且日造謠言、謂上重病、而內府謗皇上尤無所不至、故有溥勸先生去更切。惟先生以爲死生命也、常舉昔年華德里落磚掠面而未傷之事爲言、後以堅請、乃許藉辦報以觀進退焉。時孫家鼐以初八日入奏、謂前宋伯魯奏請准派梁啟超督辦官報、惟自大學堂開辦以來、譯書事極爲急迫、可否以康有爲督辦之。節取原奏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六頁五同日上諭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其事。各

報體例、自應以指陳利弊、開擴見聞爲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顧忌。節錄、書頁同上先生奉命後、即具摺謝恩、並條陳請令武備文官教職以上及諸生皆須閱覽時務報、更請訂定報律。以上自編年譜

十四、樞臣之敷衍開制度局事。開制度局事、先生屢上疏言之、且嘗爲宋伯魯、楊深秀等草摺上之。其後二君更奏請御乾清門以誓羣臣、然皆爲剛毅等所阻。於是梁啟超爲李苾園端棻草摺、陳四事、一、御門以誓羣臣、二、開懋勤殿議制度、三、改定六部則例、四、派朝士歸辦學校、摺上、爲慶邸及孫家鼐所阻。案李氏此摺不見於東華錄、惟請定六部則例摺有之。上由是催問總署、抑壓先生正月請開制度局之摺、總署因用浮辭駁之。上發還、令再議、並以硃諭責以無得浮詞搪塞、自是樞臣敷衍了事、如誓羣臣以詔定國是、當之選、通才議制度、以選翰詹科道十二人備顧問代之、請開制度局一條、則置之度外矣。其餘皆仿此類推、故雖奉旨允行、而先生之摺已成具文矣。惟是時惡先生者更甚、咸謂先生謀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焉。自編年譜

六月間、先生嘗上摺、請開農工局、並進呈農學圖、奉旨派端方、吳懋鼎、徐建寅辦理。七月五日、上諭中有云、中國向本重農、惟向無專董其事者、非力爲勸道、不足以鼓舞振作、著於京師設農工商總局、其各省府州縣設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爲之倡、至工學商局各事宜、亦著一體認真舉辦。自編年譜及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二

又草摺交楊深秀上之、奏請獎勵湖南巡撫陳寶箴、蓋是時湘中舊黨猖獗、大攻新政、凡新政學會學



堂之業經舉辦者、幾皆失敗也。自編年譜 六月十八日上諭中有云、總之中國現在病在痿痺、積弊太深、諸臣所宜努力、即如陳寶箴自簡任湖南巡撫以來、銳意整頓、即不免指摘紛乘、此等悠悠之口屬在搢紳、倘仍隨聲附和、則是有意阻撓、不顧大局、必當與以嚴懲、斷難寬貸。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六頁十四 其後又嘗草摺交宋伯魯劾廣東巡撫譚鐘麟阻撓新政、摺上、奉旨交陳寶箴查辦。自編年譜、諭旨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廿五

六月二十六日爲上萬壽、先生請頒御像、下愛民詔書、以結民心、刊新政詔書、謄黃遍貼窮鄉僻壤、以廣德意。並請停止昭信股票、起農工商之業、以惠民困、刊謄黃及停止昭信股票事、皆蒙旨允行。七月間命停止昭信股票、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十六上諭 同日、先生又上請禁天下婦女纏足摺、請獎勵各省不纏足會、並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仿照上海不纏足會例推行。摺見戊戌奏稿頁四十三。以上自編年譜 是月、先生又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見奏稿頁三十四 請尊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祠摺、同上頁廿六 並附呈新學偽經考、董子春秋學等書。

十五、奏請預定開國會期、並請選拔賢才議政。七月初、先生進呈波蘭分滅記一書、書中詳述俄奧瓜分之慘、波民荼毒之酷、帝覽之爲之感動、賞先生編書銀二千兩。先生具摺謝恩、惟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害、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益、更反覆言明波蘭之事。於附片中、先生又辨孔子改制考事、說明孔子稱王爲歷朝封典、並非一己獨創。摺既上、制度局仍不開、先生乃不復言事、專事編修英德變政記。自編年譜、摺見戊戌奏稿頁三十九

十六、革禮部六堂職。是時羣臣皆得上書言事、惟仍多爲守舊大臣阻抑之者。禮部主事王照嘗上摺請皇上東游日本、並痛斥守舊惡習、爲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所抑、擲還不爲代遞。王君乃具摺彈劾堂官、時侍郎堃岫、溥頲又令印者勿收。王君欲遞呈都察院、兩堂始許。然用之以劾王氏、謂其請帝出游險地、顯係狂妄、故未爲代遞云。五月十六日、上諭中有云、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勿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至於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該堂官鰓鰓過慮也。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十 同月十九日上諭、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竟敢首上抗違、似此故意抑格、豈以朕之諭旨不足遵耶。若不與以嚴懲、無以儆戒將來、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右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澧、右侍郎溥頲、署右侍郎曾廣漢、著即行革職。至該主事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同上書頁十三節錄。自編年譜

自是令羣僚封章直遞、自編年譜 更令各直省道府自行遞摺、同上 各州縣官交督撫代遞、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廿三 時各衙門堆積封奏、有一日多至數十件者。同上頁廿

十七、超擢四京卿。自詔令薦舉通達時務人才以來、督撫大臣之奏薦保舉者甚多、上每日均有召見、其確通時務者、必擢用之。七月十三日上諭、陳寶箴奏保人才夏獻銘、黃炳離、陳寶琛、楊銳、黃英采、劉光第略各員在京者著各該衙門傳知該員、預備召見、其餘俱由各該督撫飭知來京預備召見。節錄該諭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八 同日上諭、少詹事王錫蕃敬保通達時務人才、略 內閣中書林旭、著該衙門傳知、預備召見。同上 七月二十日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



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同上書頁十四時人謂之四京卿。而尚書李端棻薦先生甚力、惟帝以忌西太后故、未敢公然擢用、故以譚、林、劉、楊四卿代之、帝知譚、林爲先生弟子、故上有所欲傳、或先生有所欲白、皆藉二人傳達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先生及梁啟超、帝命譚嗣同擬旨駁之、八月上與先生密旨、令林旭帶出、皆以此也。自編年譜

十八、裁汰冗官。時奏摺繁多、無義不有、而汰冗官、廢卿寺之說尤多。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請廢卿寺裁局員。自編年譜上決行之、樞臣力諫不聽、乃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一併裁撤、各該衙門一切事宜、均歸併內閣、六部辦理、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亦一併裁撤、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東河總督事宜歸併河南巡撫兼辦。

先生對改官制事、素主增新而不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其主開制度局以及民政局也、係選新才以任新政、然仍存冗官以容舊人、時軍機大臣廖壽恒請先生言之、並諫止帝之裁汰、惟帝勇決非常、先生乃請全裁、而不主存冗員矣。又以雖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乃草摺交徐子靜上之、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摺上、交孫家鼐妥速議奏、至七月二十四日、令照所議置以官職、並命如有同品卿缺、即由吏部開單請旨錄用。以上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七頁九十、二十各諭旨及自編年譜

自禮部六堂革職以來、帝擢李端棻、裕祿爲禮部尚書、闊普通武爲左侍郎、薩廉爲右侍郎。同上第一書頁十六是時又令天下士民有欲上書者、即交本籍州縣代上之。天下士人皆欣然大悅。自編年譜

十九、擬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譚嗣同既爲京卿、欲力薦先生入軍機處、先生避之。徐子靜又力薦先生直懋勤殿、先生以西太后之忌亦辭之。然譚嗣同與林旭又欲開議院、先生以舊黨盈塞、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補救、故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令宋伯魯代呈、舉黄公度遵憲、梁啟超二人任之、王小航照又上一摺、舉有溥君與麥孺博孟華。而徐子靜亦奏請開懋勤殿、薦先生與譚嗣同。至是帝決意開設、乃令嗣同擬旨、並令檢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故事、蓋據以請於慈禧也。於是内外咸知將開懋勤殿。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自編年譜

七月間先生所上摺有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二十日後有請廢漕運改以漕欵築鐵路摺、請計全局籌巨欵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摺、請設新京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散見戊戌奏稿頁四六、四九、五三、五七、六二其第三摺主籌借六萬萬之巨欵、用於改良軍隊、偏築鐵路、開設銀行之事。軍隊則全國皆兵、常備軍七十萬人、分百軍、以二十軍防遼、十軍防蒙、十軍防新疆、四軍防西藏、六軍防滇桂。頁五四鐵路則除已築者外、分築三大幹路、南路自江浙閩粵桂滇入蜀接藏、北路自燕晉秦隴蜀出新疆、接邊邊路自遼蒙穿新疆至伊犂。頁五五其第四摺主設新京於上海、舉五點以證北京之不宜爲都。地勢偏北、人民難於走集、一也。氣候凜冽、養生不宜、二也。入冬冰凍、海運難通、三也。物産不豐、四也。世家大族、巨商大富、無久居京師者、因而蕭索孤陋、文物不盛、五也。其請斷髮易服摺上於七月二十間、言詞激烈、至有皇上身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之語。其後先生久游歐美、閱歷日深、頗悔前議過勇、蓋以爲髮固當斷、而服不可易、緣中國服爲萬國之最適宜者也。見同上書該摺後

二十召見袁世凱。是時天津閱兵期近、先生與譚嗣同日夜憂之、以爲若迫收兵權、則恐警覺。不牢籠將帥、則恐無濟於事。乃於是日呈請仿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環甲冑而統之。又請立新京於上海、斷髮易服改元者、皆爲此也。蓋借改元易服以新耳目、借行幸上海而避之、且可以建新都而控御天下也。自編年譜

先生又以將帥之中、惟袁世凱知外國事、講變法、與董聶一武夫不同、因謀利用之以救帝。於是以徐仁祿游說其幕中、以覘其情。因袁氏與榮祿爲密接也。又令其激以言詞、謂嘗薦之於帝、惜榮氏告帝以其跋扈不可用事。遂寢。由是袁氏傾向先生甚至、且怨恨榮祿矣。先生知其心已動、乃急薦之首令徐子靜草摺薦袁、並請召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撫袁以備不測。帝即降旨召見袁世凱於頤和園時八月初一日也。自編年譜 同日上諭、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宜。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一

袁氏以七月二十九日奉召進京、八月初一日蒙召見、即日賞以侍郎候補。二日往宮門謝恩。三日、謁合肥、慶邸、將暮、得榮祿書、謂英船游弋太沽口、盼速歸、並云已調聶士成十營來津駐防。同日晚、與譚嗣同商談救帝事甚久。至初五日請訓、當日乘車返津、而政變作。

二十一、戊戌政變、七月二十九日、帝召見楊銳、並與以硃筆密詔曰、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



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其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是詔據戊戌政變記載先生所發表者。崇陵傳信錄及清史稿所載楊銳子宣統元年繳呈者與此不同、今取此政變記爲二十八日、年譜爲二十九日、從年譜。初二日、明詔促先生行、略謂、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康有爲速迅前往上海、勿得遷延觀望。節取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一同日、帝復召見林旭、令其持密詔與先生、詔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得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據戊戌政變記先生所發表者　上二詔見政變記卷二頁十、十四

先生之接帝詔也、當初二日之夕、時在宋伯魯宅、與李端棻、徐子靜等同宴、談事變之急、相與憂歎。既歸、始見促行之詔、與林旭所留明日有要事相告之書。次日早、林旭始持密詔、跪讀、先生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上、令林旭持回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時楊銳亦持其帶出之密詔來、與嗣同跪讀痛哭、乃召梁啟超及二徐仁壽、仁祿有溥君來、經畫救上之策。適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來、大衆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嗣同去袁所、說之勤王、殺榮祿、去舊黨焉。自編年譜

譚嗣同以深夜造袁寓、既至、直言閱兵之陰謀、及皇帝之危急、並激以義奮、曉以大義、謂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袁厲聲正色曰、君以袁某爲何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譚君乃詳與討論、卒定以閱兵時帝可疾馳袁營、傳號令以誅榮祿、袁必從之。譚君復問以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經時、袁變色曰、若皇上在僕營、



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於是相與丁寧而去。譚嗣同傳、戊戌政變記卷五頁廿一、廿二袁於初五日請訓、退下即赴車站、日落抵津。袁氏戊戌日記、近百年史資料頁四九三。按以上取譚君傳而舍戊戌日記者、以袁氏爲人、彼時雖虛與委蛇、亦必有慷慨之言、故譚君傳爲可信。袁氏日記爲有意而作也。至梁氏言雖間接、然係當夜聞諸譚君者、且先生亦與聞其事、自編年譜所記不相同。

先是、禮部堂司交閧、帝怒堂官阻撓新政、革懷塔布等六人職。於是舉朝知上意所在、望風而靡。懷之妻素侍頤和、宴游哭訴於慈禧太后、謂且盡除滿人。其後帝又特擢譚、楊、劉、林參贊軍機事、專理新政、時謂之四貴。樞輔更側目矣。八月初、御史楊崇伊等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親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四日、帝詣宮門請安、東華錄謂往瀛秀園門恭迎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召帝怒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帝囁嚅良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崇陵傳信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頁四六一、二

八月六日、帝詣瀛秀園門、恭送太后返頤和園。同日下逮捕先生及有溥君之諭、又諭請太后復訓政、並定於八日親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五

二十二先生出走。初三日夜間子刻、先生復入城、至金頂廟、得譚嗣同消息、知袁不能舉兵扶帝、清君側、乃決行。天將明甫睡、九時即起、往訪李提摩太君、李君於夏間嘗與先生談變法事、當時曾薦Marquis Ito、謂可備帝前顧問。惟先生之意在李氏、故不久即約之來京、蓋有意薦爲帝之顧問也。

李氏卒以七月杪陽曆九月初來京師、既與先生見知、情形大變、乃客居北京焉。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P238是時先生以李爲英人、欲得英公使之助、而英使避暑北戴河、不能救。容純甫閎欲請助於美使、先生以其無兵無濟於事。又訪伊藤博文、僅請其說太后而已。自編年譜

是夕、先生還南海館、黄仲弢、林旭、梁啟超、有溥君皆在、黄勸先生微服出山東、勿經天津、或易僧服走蒙古、而梁啟超與有溥君復跪請先生行。次日初五、天未明出京、至暮抵塘沽、卽登招商局船、以尚無票、不能搭餐房、乃入官艙。既而以其須初六日四時啓碇、太遲、因還入店。至初六早、搭太古洋行之重慶船、於十時餘行。既至煙臺、先生仍以爲無事、登岸購梨及五色石兩筐。是時煙臺道某已接天津密電、適以急事往膠州、未及察及。覺知回捕、船已開矣。先是、初六日逮捕先生之詔既下、步軍衙門率兵往南海館圍捕、而先生已行、有溥君與先生弟子程大璋、錢維驥同被逮。其夕閉城門、斷鐵路、大索於京師、而榮祿亦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不得、乃急電煙臺、上海道命逮捕、又發飛鷹兵艦往追、以貯煤不足而返。

既至滬、上海道蔡鈞已預備搜捕、時八月初九日也。至吳淞、英人濮蘭德持先生像登舟、首問先生是否其人、先生然之。又問是否弒帝、先生曰：吾安得爲殺人事。乃出示后旨、僞旨云：已革某官康有爲進丸毒弒大行皇帝、着卽行就地正法、欽此。先生見上已大行、痛不欲生、卽投海。濮氏抱先生曰：聞上未大行、雖欲死、姑少待。先生卽口占一絕句曰：忽灑龍漦翳太陰、紫微光掩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應夜心。又寫絕筆遺書二、一與家人、外附以詩、一與門弟子、皆令僕人藏之、以俟不



測、蓋爲再投海計也。其第一書云、我專爲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爲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太平大同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歷經無量劫救此衆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人爲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世世救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爲可念耳。其與門弟子書、係寄交徐勤者、蓋先生以爲門人中其忠肝義膽、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節者、惟徐君也。其書云、吾以救中國故、冒險遭變、竟至於畢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爲烈丈夫、吾有老母、謹以爲託、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

英吏是時以二兵艦救護先生、故上海道搜索不得。先生在滬停留三日、乃得急電澳門何穗田、令其救家人、又電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屬即移家澳門。是時、英總領事璧君來見、始知其救先生係奉政府之訓令也。至十二日、英吏仍以兵艦護送先生往香港、十四夕到港、何曉生即同港督所派之人來迎、蓋已有電告之也。以上請參自編年譜、南海先生絕筆書跋、南海先生戊戌輪舟中與徐君勉書及丁巳跋後、記南海先生出險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頁五〇九

二十三、六君子蒙難。六日既捕得有溥君等、九日又有諭云、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五至初十日、七君全被捕、解交刑部。同上頁六十三日、以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故未經刑部審訊、即戮楊深秀、楊

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六君子於市。同上書頁八

康廣仁名有溥號幼博以字行先生母弟也少孤從學受撫於兄。十六歲時因惡帖括不悅學、自動爲童子師管教頗得法如是者二年。既弱冠深惡八股雖偶應試輒棄去嘗仕於浙又嘗慨中國醫學之不振從美人嘉約翰學西醫三年。戊戌三月以扶梁啟超病同入京。及先生、毗贊維新君頗佐議之其見解主張皆獨到。變法之始、君首先主廢八股。八股既廢君觀政情多阻力、勸先生回南講學及先生奉密詔促行、君死力勸先生即行。六日政變作被逮、蒙難於柴市、葬於京城南下窪。君之死義也、母勞太夫人始終未知、蓋先生未敢告也。庚子年京城破、先生始設法運歸、停厝于鏡湖醫院。後十四年癸丑冬、始安葬、卒時年三十二歲。康烈士廣仁傳、戊戌政變記卷五頁一—八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博學能文善書法弱冠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年二十後以丁憂去官教授鄉里、頗能提倡實學。及保國會開爲會員。曾廉之上書請殺先生也君與嗣同以身保。蒙難後嗣子痛哭一晝夜而死。本傳同上書頁十七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幼喪母、父官湖北巡撫。弱冠從軍新疆、人奇其才。甲午戰後、提倡新學、創南學會於湖南。戊戌四月爲徐公致靖薦、七月始扶病入覲、被擢京卿、後頗能傳達先生之意。政變既作、謀救帝與先生不得、乃力勸梁啟超避日本使館、而自己坐以待捕。時日本志士多有勸之東游者、雖再四強之不聽。且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



始被逮於獄、猶題詩於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卒年三十四歲。此據自編年譜、任公傳誤。其著作以仁學一書爲最要、發明大同之義者。本傳同上書頁十九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自童齔穎絕、秀出天才、特達鄉試冠全省、官內閣中書。時聞先生之學而受業焉。被擢京卿後、陳奏頗多、上諭多由君擬。先生與譚嗣同謀用袁時、君頗不謂然、曾有詩致嗣同曰、仗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本傳同上書頁十四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好詞章、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乙未以後、慷慨談時務。先生之開強學會、保國會也、君皆與之、過從極密。本傳同上書頁十二

楊深秀字漪邨、自編年譜作川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博學強記、經史諸子佛典皆能舉其詞、且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又爲監察御史。二十四年入臺、其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主聯英日以拒俄。三月維新、臺諫毗贊變法者、以君功最多。政變既作、猶上疏詰廢立皇上之故、請西太后撤簾歸政。本傳同上書頁八

二十四、西太后復訓政。自八月六日籲請西太后再訓政之諭下、見前初八日、帝即詣勤政殿行禮、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五、次日帝稱病求醫之詔又下、同上因而內外藉藉、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脈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恟恟懼。時候選知府經元善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而軍機處密電徵求督撫意見。時劉坤一首先反對、此事見中國最近世史頁一九九又是時公使團亦有警告之言、謂莫爲已甚、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215於是非常之謀竟寢。崇陵傳信錄頁四六四

慈禧既復政、還帝於南海瀛台、乃大反帝之所爲、凡帝所興革者、悉反之。同上書頁四六二、四六三凡帝所黜革之守舊大臣、皆恢復之。所裁汰之衙門冗員、均仍舊設立之。散見東華續錄而是時維新大臣之被逮捕革職監禁遣戍者亦甚多。初六日、御史宋伯魯以濫保匪人、革職永不敍用。十四日、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發往新疆。侍讀學士徐致靖永遠監禁。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徐仁鑄革職永不敍用。十六日、諭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爲學術乖謬、大背聖教、著該革員所箸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燬。十七日、諭命譚鍾麟查抄先生及梁啟超家産、逮捕家屬、並懸賞訪查先生與梁啟超之下落。十九日、禮部尚書李端棻革職、發往新疆。二十一日、湖南巡撫陳寶箴革職、永不敍用。吏部主事陳三立一併革職。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一併裁撤、所有文件全數銷燬。二十三日、少詹事王錫蕃、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均革職永不敍用。同日、諭令查禁各地報館。張百熙革職留任。以上散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四八頁五—廿

二十五、先生居香港。先生抵港之夕、英前海軍卿與先生約見、慷慨許救帝。時日人宇佐穩來彥偕領事上野李次郎亦來見、而日本志士宮崎寅藏亦來周旋。先生因決有東遊之意、蓋欲先求助於日本也。

是時先生居英巡捕房、其夕有霈君來、於是知眷屬已到澳、惟勞太夫人未至。次日、張夫人自澳來、始知勞太夫人由港去澳矣。十六日、勞太夫人亦來、先生抱膝跪哭、於是互慶更生。然是時先生二姊、四妹及象岡眷屬猶未逃出也。



先是、啟超在京聞變、急電滬令謀營救。八日、在滬之陳子褒電廣州公善堂區謙之君、是時先生築室花埭、故一部眷屬在此。區君來告變、並促行、乃得於九日舉家下舟、十日乘船赴澳。時勞太夫人在銀塘鄉、得區君信、即攜僕出城、十三夕由城下港。然仍不知先生居港、故十五日由港赴澳也。至先生二姊四妹等、則已寄身戚家、蓋爲時已晚、不得出矣。

十一日、先生花埭之屋被封、波及中丞友之先生田園甚多。十二日、城內之雲衢書屋被封、先生所藏之書及所著書稿盡失。十八日、封銀塘鄉宅及祠廟。二十二日、封萬木草堂、先生所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同日、先生象岡鄉叔父之屋及祠亦被封、而梁啟超鄉宅已於十七日被圍矣。以上自編年譜

二十六、先生去日本。先生未到港前、其地有日本志士頗多皆助革命黨人起事者、宮崎寅藏者、日本志士之一也、素仰慕先生、時與先生門弟子往來、相談改革之方策甚多、蓋有意引先生與革命派結合者也。初、先生得日使伊藤授意以往日本、曾爲之動、至是經宮崎君與其友宇佐君之電知大隈伯首肯、先生乃決意往日本矣。去後、先生與宮崎寅藏晤談話二次、最後決定九月十二日首途。是日乘坐之船爲河內丸、與先生同行者共十一人、宮崎、宇佐二君亦在焉。舟中除英日乘客外、別無他國人、蓋皆爲郵船支店長謝絕之也。航行三日、隱然望見琉球一角、先生慨然賦詩曰：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風引月照琉球。獨運南溟指白日、黿鼉吹浪渡滄州。同上詩集卷四頁四 第五日夜半、由神戶上岸、至警察署易服裝、次日乘汽車去東京。及至新橋、已知宮崎君之友南萬里於七日前由北京攜梁啟超君來日本矣。乃入旅館三橋。翌日、孫中山先生來訪、先生託事謝絕之。先生初至日、人喧噪一時、

即宮崎君亦因導先生到處受欵待。未幾、先生構家轉寓、而宮崎寅藏等亦各奔前程。居日無久、大限內閣坍臺、先生欲求助於日本之計無所售、旋即改作歐美之游。以上三十三年落花夢頁六二—七二

是歲十月、梁啓超君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聯合創設清議報。三十自述、飲冰室文集卷四十四其宗旨爲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以聯絡感情、發明東西學術、以保存亞粹。清議報敘例、飲冰室文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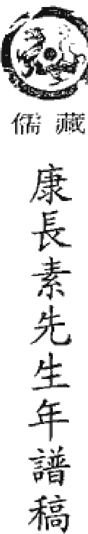
△是年北洋學堂、南洋公學、湖北武備學堂派學生若干人赴日本留學、是爲中國人留學日本之始。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西一八九九先生四十二歲。

正月、在日本。先生之居日本也、頗受其國人之厚遇、時而與大隈伯游玩山水、時而與門弟子重話舊事、而是時又多贈先生以物品者、如品川彌二郎之贈其師之文稿及墨蹟、佐佐友房之贈戰袍日記、莊原和之贈新學僞經考辨。詩集卷四頁八至十三

元旦日、先生與王照、梁啓超、羅普諸君在所居明夷閣內望闕行禮、有逋臣西望腸堪斷、故國雲飛有是非之句。同上頁十三

二月、由日本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游美洲。將去、留從亡諸子、詩云：鳳靡鸞吪歷幾時、茫茫大地欲何之。華嚴國土吾能現、獨睨神州有所思。上巳後四日、已至加拿大、游灣高華公園、又乘汽車過落機山頂、其頂充雪而平、先生名之曰太平頂。四月、過加拿大都、總督開跳舞會歡迎之、並請女畫師爲先生



畫像。其後乘船渡大西洋、往倫敦。其前海卿代請於英廷、扶救復辟議院。開會進步黨以少十四人、未通過。先生乃於閏四月去英、再至加拿大而小住焉。同上書頁十四—十七

夏秋之間、先生居千島島、爲中國人魏四所買以耕者、小島甚多、先生日遊一島。是時以流離日久、曾患頭風、時所居爲帳幕、裝潢如漁室、先生名之曰寥天。六月十三日與義士李福基、馮秀石及其子俊卿、並徐爲經、駱月湖、劉康恒等創立保皇會。二十八日在中華會館率邦人祝聖壽、龍旗搖颺、觀者甚衆。八月十三日、與李、劉二義士祭六君子於寥天室。九月乘船東渡日本、二十四日至馬關泊船二日。同前書頁十七—廿一及至先生未即登岸、因日政府爲清廷賄而拒之、後以品川彌二郎力爭始許之。是時清議報被焚。書廿六年致李提摩太四書後、遺稿九月杪先生以母病由日本馬關搭前乘之河內丸歸港省母。是時以立溥儁爲大阿哥、故以李鴻章督粵、懸賞捕先生、而刺客載途、深夜至三層樓行刺焉。同上及開歲忽六十詩、勞太夫人墓表、張夫人墓誌銘、詩集卷四頁廿一

十二月、立大阿哥。二十四日、慈禧召集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內務大臣及各王公、議廢立事、擬廢德宗爲昏德王、立端王長子溥儁、於明年正月元旦即位。是時孫家鼐諍之、爲太后所斥。景善日記英文本頁二二五是日上諭有云、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乃朕痼疾在躬、艱於誕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用是、叩懇聖慈、於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以爲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爲皇子、以綿統緒。見光緒東華續錄卷一五七頁十三

是諭一下、天下洶洶。二十七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紳民一千二百餘人電爭廢立、請皇上力疾視政、安天下人心。時教民葉先芳等及各省埠均電力爭、西太后乃懼。二十九日、籍舉德宗萬壽以緩空氣、於是廢立之謀寢。己亥立儲紀事本末、清議報全編六集卷二頁十

是時、先生極感港地危險、適邱菽園君贈金並邀往同住、故於除夕往星加坡。既而以刺客載途、謀之者太多、乃又避居印度。是歲十二月、張夫人常虞先生不測、乃爲長女同薇擇婿麥孺博焉。張夫人墓誌銘、遺稿中及詩集卷四頁二十三

△是歲、與俄定租借大連旅順條約、與法定租借廣州灣條約。皆成。山東義和團於五月起、唱扶清滅洋之說。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一九〇〇　**先生四十三歲**。

五月、諭旨命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懸賞十萬兩、緝拿先生與梁啟超君、並命凡購閱二先生之書報雜誌者、一律嚴拿懲辦。光緒東華續錄卷一五八頁三

二月、先生之中庸注成、爲之序曰：惟聖孫子思親傳大道、具知道統、昭明聖祖之德、兼傳有子、子游之統、而先生著此書之旨、在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是書之成、係就廣州講學時代舊稿加以潤色者、時在檳榔嶼英督署之明夷閣也。

勤王之師、是歲義和團變初起、先生以時機可乘、乃使諸同志奔走勤王之事、徐勤募欵於海外、唐才常則撫長江兩湖豪傑。於是荆湘奇俠劍客咸來歸、而名將吳祿貞、徐懷禮皆與焉。其後又收青紅



各幫衆凡十餘萬、皆唐才常御之。以林圭等主武昌、而往返奔走者皆梁啟超。時安徽、廣東、廣西皆密布士兵、期武昌義舉而響應之。惜竟未底於成。志士中有秦力山者、好勇而無行、不量力、不受命、先舉兵於大通、兵敗而事洩。林圭以難久待、急促唐才常自滬歸、未及舉事而事敗、皆被捕。唐烈士才常墓誌銘、遺稿中 彼等原擬七月二十九日舉事、於前二日爲官方查悉、乃率兵捕之於漢口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擒誅自立會匪頭目分別查拿散摺、張文襄全集卷五十一奏議 於是三十餘人當日蒙難於武昌市。先是先生知志士中多激烈暴動之徒、嘗誥戒之、謂吾黨欲效日本義士之脅薩摩長門侯以勤王、宣大義於天下而已。是役之敗、株連而死者自男爵道員至諸生以千數、先生聞之、驚駭痛哭、此後不敢言兵。見唐烈士才常墓誌銘

當未起事之前、先生謀同時借外力以助之、故嘗致函英日國人。其致思父書中有云、敝國存亡、在此一舉、東亞立否、在此一時。又云、前獲承教、快慰平生、承慨然以救我皇上爲主義、此敝國之有託命也。頃得英人來信、謂英欲駐重兵於威海、將以救我皇上復位、時不可失、惟君圖之。節錄、見遺稿中 先生與中西牛郎君書中有、仗義之師、勤王之志、則率其士諸君子、但民可靜不可動、義師既舉、流血成河、哀衆生民、惻惻不忍、若有救師、此事可已。節錄、見遺稿

拳匪之亂、庚子三月、拳匪始起於京師、未及一月、勢已漸盛。五月、有殺日使館書記杉山彬之事、繼而有毀教堂、殺教民及株連無辜之事、紛然而起。清廷自二十至二十四日連集會議、所謂御前四次大會議也。會中諸臣之諫止亂民者、固不乏人、然主利用之者、皆王公親貴、而慈禧后亦有祖護之意、

故卒不免其禍。崇陵傳信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頁四六七—四七一六月、戴勛、剛毅、提督義合團、未幾有殺五大臣之事、然二人督兵匪圍攻公使館、久不能破。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出走。同上書頁四七一—四七六方拳匪之亂也、李文忠正督粵、頗不謂然、乃聯合張文襄、劉坤一等不奉命、並上疏力言拳匪不可縱。聯軍入京後、以美日二國兵秩序較佳、其他則搶掠姦殺殊甚。尤以德國爲最。後以李鴻章爲交涉大臣、交涉數月始就緒、然條約之簽字仍在李氏死後也。庚子國變記、同上書中頁五一七

△十二月下詔變法、並禁止仇視外國商民。

孫中山先生起革命於惠州、失敗。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西一九〇一**先生四十四歲**。

是歲先生在檳榔嶼、二次補成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甲午年先生恐此書與新學僞經考同被焚燬、藏稿未刻。戊戌逃亡、攜至日本、己亥毁于清議報社。至是於刺客載途之時、拳匪大亂之後、始於英督署中之大庇閣內二次完成之。見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不忍雜誌第三册及題詞、見不忍第八册

是歲冬、孟子微亦成。是書之旨在發明孟子爲孔道之真傳者、其序中有云、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説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末、條分脈縷、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乎莫之求也。又云、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於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絡、如伐樹之有幹枝葉卉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於



孔子之道得門而入、第升堂而入室矣。孟子微序、不忍第一冊教說欄

△是歲和議成、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復開經濟特科。命自明年起復廢止八股文、改試策論。立外務部。李文忠卒。

是冬、清議報停版、梁啟超另刊新民叢報。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西一九〇二**先生四十五歲**。

居印度大吉嶺之大吉山館。春三月、論語注書成。此書先生前嘗注之、經戊戌之難而佚、此則補修之也。先生深知是書之謬陋粗略、然所以注之者、以其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也。論語注序、不忍第四冊教說欄

大學一書、先生亦以爲提大道之要、鈎至德之元、羣書傳未有比焉、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而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先生前嘗注之、亦佚於戊戌。是歲七月、居大吉嶺、復補成之。大學注序、不忍第陸冊教說欄

時大同書亦成。己未年民國八年刊行單行本、曾作引言曰：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檜園澹如樓、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但彼時尚未成書也。至辛丑壬寅之間、先生避地印度時、始著成之。大同書成題詞梁任公按語、詩集卷一頁一當時先生題詩三首、其一曰：人道祇求樂、天心惟有仁。先除諸苦灋、漸見太平春。一一生花界、人人現佛身。大同猶有道、吾欲度生民。同上此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已印行之單行本僅收甲乙二部、其詳目如下：甲、入

世界觀衆苦。乙去國界合大地、丙去階級平民族、丁去種界同人類。戊去形界各獨立。己去□界爲天民。庚去産界□生業、辛去亂界治太平、壬去類界愛衆生、癸去苦界至極樂。

是時先生有覆美洲華僑論中國只可引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一書。蓋自廻鑾以來半年無復辟之事、慈禧仍委用榮祿操大權、華僑同志中因有主張革命者。其致先生函中略謂吾會倍極忠義以保皇、而政府反以爲逆黨、反以爲通匪、逮捕家屬死者數人、監者累年。今雖再竭忠義、亦恐徒然矣。事勢如此、不如以鐵血行之。先生見之、即覆一書、略謂今日事勢固如此、然皇上頗有復辟之望、吾輩不可輕舉。若冒行革命、不獨無以對聖主、且與吾保皇會之宗旨相背矣。至主張革命以創美法式之共和者、我國實不能語此。若必欲行之、必至內亂相殘、外人得利、即或不爭、亦必分裂爲十八國也。原文在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中頁一

其時不獨華僑對保皇運動失望、即先生門人亦多欲別謀途徑者、主張革命、或倡各省自立。先生聞之驚恐非常、因作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蓋欲以印度亡國之事實以糾正其謬妄也。書中云惟攻廢立首賊榮祿、請復辟、求民權、定憲法而已、舍此而發妄想、皆恐中國壽命之長而促其滅亡之命也。同前書頁一

是歲、先生曾攜次女同璧由大吉嶺遊哲孟雄國、經須彌山、行九日始達其國之都城江督。時英吏率其國王迎於車站、既而入其王宮、與妃子相見、衣飾鏤器皆出自中國。哲王拘降於英已十四年、欲遁不得、獲見先生、倍極殷誠、贈以貴物、先生亦還贈之。是歲在大吉嶺得子而殤。不忍第三冊開歲忽六十詩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一九〇三**先生四十六歲**。

是秋、先生因榮祿已死、乃歸。途經緬甸、遊爪哇。九月還港。計自己亥十二月至是時、居外凡四年。張夫人墓誌銘及勞太夫人行狀

是年先生有官制議一書成、凡十四卷。官制議序

△是年十二月、日俄開戰。二月、榮祿死。

光緒三十年甲辰、西一九〇四**先生四十七歲**。

是歲二月、先生離港、重游歐美者五年。勞太夫人行狀先生以二月六日乘法國公司船自港行、二月十三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以事少滯檳榔嶼。至四月十二日、乘英之舟山船行、經錫蘭島、亞丁、蘇彝士河、希臘諸島、至五月三日夜半、抵意大利之巴連的詩。其後連日遊哈喬拉念之地下古城、奈波里邦滹古城、喱蘇喱士火山等處。至羅馬、游魯斯之鬬獸場、博物院、爾西尼宮、嗌士卑士宮、尼順那博物院、凱撒屋旁之古墳。六月十三日、訪其外務大臣、則已避暑他往矣。乃去羅馬、遊荷蘭。意大利遊記、歐洲十一國遊記之一

是歲八月十九日、先生遊荷蘭、觀俄大彼得學船舊屋遺蹟、感歎憤發、爲之賦詩。物質救國論頁一—四至德國、遊柏林議院、院前有俾士麥像、瞻望有感焉。不忍第五冊、詩頁四三十一月、往加拿大、臥病於灣高華、時多浪遊。是時嘗與周國賢遊蘇哥蘭京城、至除夕還加拿大、仍臥病、時有感懷五首、一思遼藏、二哀朝鮮、三傷臨朝、四嗤變法、五感殘年。不忍第五冊詩頁四六、又頁四七—八

△是歲、湖南有黃興、馬福益之革命、未成。翁常熟卒。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西一九〇五**先生四十八歲。**

春、先生在美國。物質救國論序言二月、先生著物質救國論成、内分二十節、節各有題、起彼得學船工、止欲大開物質學於己國内地之法有八。見物質救國論

七月、先生遊德國後、赴法國、遊巴黎、登其鐵塔、參觀其博物院、先生以爲歐洲各國之冠。其中收藏中國各種玉璽甚多、見之感歎、蓋皆庚子年掠獲品也。又遊乾那花利博物院、見此處之斷頭臺、及迭亞像。過路易墳、遊恪順伯博物院、拿破侖紀功坊及陵墓、蠟人院、奴利故王宮、那打擄古廟、杯倫園。先生於此登汽球焉。其後又遊路易十四故宮、摩蘇園、武庫、磁廠。既終、先生成法國遊記。見法蘭西遊記、歐洲十一國遊記之一

十月、先生復遊全美、將畢時、登落機山、放歌七十韻、時將游巴西。不忍第三冊詩頁三十五先生遊美時、嘗觀鼐格大湖瀑、遊黃生公花園、其最佳處、祇沸泉千穴之地、餘無可觀。不忍八冊詩頁七〇—七一

△秋七月、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以遇炸、暫止出發。十月、諭禁革命排滿說、立考察政治館。十一月、設立學部。興中會、興華會、光復會合併爲同盟會於日本東京、推孫中山先生爲首領、並刊行民報。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西一九〇六**先生四十九歲。**

是歲六月、先生五渡大西洋、並作長歌詠之。不忍第六冊詩頁五六九月二十二日、重泛大西洋。不忍五冊詩



頁四五十一月十九日、先生自瑞典再遊德國。遊其王宮、觀其武庫及威廉第一故宮。又遊其歷代先王遺藏殿、波士淡舊京。既而出柏林、游溫氏湖、觀壘於來因、放歌於沙立曼即帝位之臨河石壇。至二十九日、至佉倫花頓、游覽最著名之塔寺。十二月三日、遊亞痕故都、沙利曼之陵廟在焉。不忍八冊補德國遊記頁二三先生遊德國久且多、凡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貫穿其數十都邑、接其人士、考其風俗、對其政治頗能知之。故先生以爲論治國以德國爲最。不忍六冊補德國遊記序

十二月十二日、自法國奸悟遊滿地加羅國。蓋先生聞人言其國之宮室、服飾、飲食、戲樂皆世界第一也。先生既卒遊、亦許爲地球上絕美之國。滿地加羅遊記、不忍第九、十合冊

△是歲七月、清廷下詔宣布預備立憲。九月、釐定官制、各部多易名。十二月、實行開放北滿。

是年、革命黨人有萍醴之役、失敗。革命機關由日本移安南。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西一九〇七**先生五十歲。**

仍在漫游歐美中。夏五月、謁墨總統爹亞士於前墨主避暑行宮。墨總統年二十、充卒伍、二十八爲將軍、時年七十八矣。先生許爲英雄者。流墨總統請先生參觀軍隊、大學、藏書樓及郊外各種古蹟、招待極勤。先生因有惟天下之英雄乃相敬而相收之感。不忍第一冊詩頁十三

是歲十月、先生由法國巴黎入德國。經難施蔑士二城、渡顛湖、至君士但丁城。來因河自阿爾頻山下流、所成之飛瀑在焉。既渡、來因河遂入瑞士境。補德國遊記、不忍第八冊

是年、先生有海外亞美非歐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一文。其文頗長、先生自言

於經營遼蒙回藏、造船牧馬、營海軍、改民兵、製鐵鑄械所以爲國防者甚備。全書所請共九事。一立開國會以實行立憲、二盡裁閹宦、三盡除滿漢之名籍而定名曰中華、四營新都於江南以宅中圖大、五裁去元明督撫之制而復唐宋州郡之法、六京師設遼蒙回藏四部大臣、七速成海軍、八舉國民爲兵、九中原多開製鐵鎗砲之廠、漠北廣闢牧馬之場。（不忍第四及六冊）是歲納姬何栴理女士。

△清廷命汪大燮等分赴英德日本考察憲政。

是歲革命黨人有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皆失敗。孫中山先生等由安南移住星加坡。李端棻卒。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西一九〇八）**先生五十一歲**。

是歲四月先生遊德威廉篩、其宮壘最著名。（威廉篩遊記、見不忍第九十合冊）四月十一日、過德之薩遜、觀賽馬會。十月自瑞士入奧國波命、又還遊薩遜之臘色市。（薩遜臘色遊記、不忍第九十合冊）

五月先生在那威。二十六日撰李公苾園（端棻）神道碑。（碑文見遺稿中）六月、自瑞典束裝遊歐東諸國。經德國、奧國、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耳維亞。（塞爾維亞遊記、不忍四冊）由塞國至保加利亞、其國之狀況與塞國類、惟所存古物較多。由保國穿巴根山、渡多腦河、入羅馬尼亞國、由羅國渡黑海、遊突耳其之君士但丁。士人所學皆法學、而立憲所期在盡廢舊制舊俗、使全國皆平等自由、先生駭之。（以上見保加利遊記、不忍五冊、突厥遊記、不忍雜誌彙編中。）

七月七日、由突遊希臘。先生以希臘爲歐洲文明之祖、擬作長遊、藉以訪古探勝。然既徧遊、則索然掃興、蓋窮目無所得也。（不忍第六冊希臘遊記）其秋再遊意大利之邦渒古城、覩其道路、室廟、歷數千年皆



完好、且制似中國。不忍第七冊詩頁六十一先生以九月歸還檳榔嶼。十月迎母勞太夫人來檳、時年七十八歲矣。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子同籛、母嘉慰、名所居曰南蘭堂。不忍八冊詩頁六七及勞太夫人行狀。十月、門人梁啟超手寫先生詩集成、見詩集自序未幾、先生校定遺集合刻之、名曰誦芬集。見不忍雜誌彙編卷八頁一誦芬集序

十月、先生聞德宗景皇帝駕崩、悲痛萬分、爲文以祭之。文曰、嗚呼天地、其壞裂歟、日月其晻滅歟、山陵其崩揭歟、海水其枯竭歟、邦家其顛折歟。鼎湖沸波、飛龍上天、龍髯難持、小臣墜淵、淚若丸縻、號如沸川。嗚呼、惟我聖主之大仁兮、捨身救中國之民、惟我聖主之至明兮、通時變而決維新、惟我聖主之英武兮、掃二千年舊弊之霾霧、惟我聖主之大公兮、開萬億世憲政之公道、百日更除、力大無倫、萬衆聳敬、天下嚮臻、中雖挫覆、已後率循、拯四萬萬生民於塗炭、舉而置之青天、以少時無權猶如此、況無掣肘而久乘乾者乎。嗚呼、皇天不佑兮、降喪中國、聖主久幽兮、呂武肆虐。又云、既顛危尚眷眷微臣兮、密詔告臣以走海角、獎一片之熱腸兮、囑愛惜身善調攝、期大業之重建兮、先以馳驅許諾。小臣今得餘生兮、惟君父之恩澤、乃奔號於薄海兮、合五洲華僑之踴躍、開保皇之大會兮、冀聖躬之安樂。又云、致聖躬之毒害兮、皆罪臣萬死負所託、誓討賊以復仇兮、然萬死而莫贖、何文見遺稿

德宗景皇帝之暴崩、疑案至今未決、然彼時先生以爲確係袁世凱所毒弒、又以袁世凱之得蒙帝知、全出己薦、故有揭其惡而正其罪之義。於是爲討毒弒捨身救民聖主之逆賊袁世凱檄、哀啟及上監國攝政王書、以討袁焉。皆見遺稿其討袁之檄文中有云、袁世凱總戎近衛、作督畿疆、分遺心腹、入參

帷幄。略然而訓政耄期、長秋老病、西日將薄、冰山難久、則復辟非遥、予袂猶在、權寵既專、患失日生、在大行皇帝或大度而忘射鈎、在袁世凱則懼罪而思擣藥、猶懼西鄰之來責、乃躬當外部之艱難、外託好於友邦、内實陰謀於弑逆。略義士程家檉遠逃日本、曾發報其奸謀、烈俠梁鐵君之毒死天津、緣面斥其逆節。略冬來后病奄殜、人命危機、宫車宴駕、不日不時、袁世凱遂挺而走險、力薦學西醫者速發毒謀、西藥性烈、微劑分進、遂於太后升遐之際、能操旦夕絶命之權、天地慘黯、山陵崩壞、風雨號泣、海水怒立、於是我捨身救國之聖主、遂毒弑袁世凱之手矣。

討袁哀啟略云、夫亂臣賊子、人得而誅、討賊復仇、天不共戴。醇王以介弟攝政、仁明孝友、應有討賊之舉。我會本以保皇爲事、忠義昭著、應有討賊之義。凡我同志、哀痛憤怒、除前連電布告、並令舉哀外、宜各埠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殺賊以報先帝、而謝天下。

先生致攝政王書中有云、有爲僻居海隅、遜聽所得、僉謂逆臣袁世凱蓄謀篡弑、已歷歲年。今次大故、又適大行太皇太后之喪、後先銜接、稽諸前史、從所未聞。略而推原禍首、莫不集矢於逆臣袁世凱之一身。略曾潛電殿下、請討賊以安社稷。略先生於書中請攝政王以二大罪狀除之、其一曰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其二曰縱拳匪之亂、前者爲誣君、後者爲誤國、及袁惡已去、十一月先生復上書攝政王、建議三事、一宜速以明詔宣其罪狀也、二宜勿株連多人也、三宜廣拔賢才、申明政綱、以息浮言、而繫天下之望也。以上見遺稿

△是歲、德宗景皇帝以十月二十一日崩、慈禧后以二十二日崩。見光緒東華續録卷二二〇頁二二

革命黨人有河口之役、失敗。孫中山先生以安南、香港均不能自由居住、往美國籌款。

宣統元年己酉 西一九〇九 **先生五十二歲**

是歲春、先生居檳榔嶼。時與門人王覺任消遣於南蘭堂。園中先生名所居草亭曰乾坤一草亭、築廊曰行吟徑。是時嘗小病、懷門人麥孺博頗甚。不忍第八冊詩頁六五、六六

夏、先生在德國遊威廉舒宮及舒囿、日夕坐舒囿小亭中、其景絕佳、先生謂坐此可忘却世間。見不忍八冊舒囿拓影題句

△是歲二月、清廷降旨豫備立憲。十二月、以各省諮議局議員請速開國會、期定九年。張文襄、孫家鼐卒。

宣統二年庚戌、西一九一〇 **先生五十三歲**。

是歲秋八月、先生復歸港。十二月往星加坡。除夕、先生以去國十二年、傷存念亡、雲物悽悽、頗有浮海居夷之感。彼時聞徐子靜學士尚無恙、故詩中有漢相帝師傷拱木、楚囚學士又灰塵之句。是年九月、先生聞資政院議員有請開黨禁之事、因有詩云、安國舊勛思樂毅、射鉤往罪釋夷吾、移書欲放逋臣返、雲物悽悽尚海隅。勞太夫人行狀及不忍八冊詩頁六九

是冬、居星加坡、時又爲敵人所謀、某夜、刺客斬門而入、斷車夫臂、幸先生以曉行、故免於難。開歲忽六十詩

△九月、資政院開院。十二月、汪兆銘等謀刺殺攝政王、事洩被捕。是歲、日本併朝鮮、設朝鮮總督。

宣統三年辛亥、西一九一一先生五十四歲。

是歲春先生仍居星加坡。不忍八冊詩頁七十三月聞門人梁伯鳴卒二十八日爲文祭之。祭梁伯鳴文、見遺稿

夏四月十日、先生自星加坡至港視母。五月十一日去港、見勞太夫人行狀、哀烈錄中或不忍九十冊重遊日本。既至寓梁任甫須磨雙濤園築室同居。先生與梁君相別八年、其新生子女皆不識。梁君賦詩百韻、先生亦爲詩答之。不忍八冊詩頁六八、六九時與前日使矢野文雄遇於犬養毅酒筵、相話舊事、感慨憮然。不忍六冊詩頁五一、五二

秋重九日、先生聞黨禁之開、感而賦詩云、千秋傷黨錮、禁網至今開。自是昊天大甯、因兵變來。略感歎烏頭白、艱難歸去來。又云、十四年於外、流離萬死間。子卿傷白暑、坡老指青山。國事亦多變、神州竟未還。十月女同琰生。夫人夢火入窗、女嬰左足末端有紅痣、常懽不啼。不忍二冊詩頁十七

革命軍起、八九月之間、革命之勢若捲潮倒河。先生惴惴憂之、撰救亡論一文。惟當時未及刊布、至九十月始屬草。該文之主旨在戒國人勿長久革命。蓋先生以爲長久革命必致大亂、救國之道宜速行虛君共和制。文中大題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二、革命後民生慘狀說。三、革命由於感情而無通識說。四、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五、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七、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爲君主之奇異說。八、立憲國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九、虛君之共和說。十、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

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見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或不忍七冊

未幾、清廷宣布憲法信條十九條、而海內志士仍進求共和政體不已、先生因有共和政體論一文。先生之意在實行虛君共和制、有共和之實而不必有共和之名、蓋共和種類甚多、如瑞士、法國、葡萄牙、加拿大、美國、英國皆是、惟其中只英國式之共和制為最適宜於中國、因政府一切大權皆在國會、君主徒擁虛名、故名之虛君共和制。此制之優點在政治國體之穩固、蓋政黨之爭只爭國會內閣而不爭為虛君、故國不至於大亂。此共和政體論之大略也。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南北議和、當和議初起時、先生曾致中西牛郎君一書、大意認為此時議和尚非其時。蓋南方政府已經成立、孫氏已就總統、而各國又皆譽南而毀北、其勢不可得也。故曰為今之計、立國既定、試問捨兵力外安有能決之者乎。略及今甫得大餉、諸將熱憤、乘南方國勢之未固、內訌之方殷、兵力之甚脆、軍餉之空乏、軍械之不足、聚精會神、以猛以速、先破鄂以散人心、仍分數道以擾江南。略或可望為統一之計、而君主民主可無論也。此外先生更主定國號曰中華、去朝號、用孔子紀年、去滿漢之界限、后帝及新貴皆入中國籍、易以漢姓數事、如是始可去國民之怨怒而免其憤慨也。見遺稿

△是歲三月、有黃花崗之役、死難者七十二人。四月、設立弼德院、宣布鐵路政策。六月、各省諮議局以皇族內閣不合立憲國例、請改組。七月、川督拘禁民舉代表、鎗斃人民。八月、起用袁世凱。九月、下罪己詔、諭開黨禁、宣布憲法信條十九條。十月十六日、南北議和開始。十一月十日、十七省代表選定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西一九一二先生五十五歲。

和議將成、清帝將遜位之際、先生爲漢族宜憂外分勿内爭論一文見遺稿、蓋是時蒙古、西藏、前後宣布自立、英、法、俄、日又齊窺疆邊、先生見而心憂也。其序中有云、鄙人戮逐禁錮十四年矣。戮弟掘墳、禍害至酷、及至攝政以來、禁逐如故。黨禁之開、亦賴革黨砲聲之力與舊朝棄絕久矣。然憂心殷殷、念我土宇、今國民大會成議難矣。山河破碎、瓜分迫矣。鄙人不忍是用有言告我漢族、勿自内爭而招瓜分、搦筦寫此、仰天流血、不知涕之何從也。

此文甚長、共分十章、總論第一、讓皇宣誓第二、禁絕交通第三、廢立受禪第四、議和迫發第五、誓條難渝第六、南北漢興第七、漢族分爭第八、瓜分已至第九、交讓統一靖亂保國第十。文之要旨在忠告南北急速停戰而謀統一。其理由、一、革命政府謀推倒之滿清已倒、故無繼續戰爭之必要。二、今日南北相持、非革命政府與滿清、乃革命政府與袁世凱、故應即謀統一、免外人之覬覦。三、蒙藏獨立、列強環窺待機以動、非速統一、不足以圖強。言詞頗爲懇切慷慨云。

二月、先生自須磨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居有小園。時當先生覽揆之月、門人梁啟超等十餘人連日爲先生壽、且作詩會相慰藉、先生賦詩三章、中有故國於今易朝市、惟將悽愴問江潭之句。未幾、日本舉行朱舜水先生二百五十年紀念會、先生未能參與、乃作詩五章以寄思仰、其一云、儒學東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溯河先。生王難比死士壠、日本千秋思大賢。見不忍二冊詩頁十八、廿三、是時先生與何栴理女士覓得須磨湖前宅、僻地幽徑、豁爲大園、備林池山石澗泉花木之勝。園舊名長懶別莊、



以任甫之請改爲奮豫園。先生得此、備極歡欣、頗有遺世忘憂之感。上書頁十八、十九八月十三日夜、先生爲文祭六君子、時梁啟超歸國、先生賦詩送之。上書頁廿五是時先生復有來日大難五解、一憂庫蒙、二憂西藏、三憂瓜分、四憂割據、五哀民生。不忍三冊詩頁廿八、三十十月、遊日光山觀瀑。時同游者有犬養毅木堂。上書頁三十是歲春冬、先生嘗患病月餘。同上書頁三十一

夏四月間、先生嘗憂共和以來財政之艱難、外人之干涉、將前撰之理財救國論、擇其切於近事者印布之。文之主旨、由以下數語中可以見之。夫所謂理財之道者、妙用銀行以爲樞、通流至虛之紙幣及公債以爲用、搜藏至實之金銀以爲備、鑄行劃一之金幣以爲符而已。其論方法之言曰、夫古者理財只用實金、則有限。今之理財者、善用虛金、則無窮。然而以虛爲虛、無所麗則不能行。行必依於實、以實爲實、無所拓則不能滋。故必運於虛。故無實不立、無虛不行。實者陽也、一也。略虛者陰也、偶也。略一者金質也、偶者其紙幣公債乎。以一爲體、以二爲用。略國爲法人耶。託國庫於銀行、金銀塊其形、而紙幣其影也。影可大於形、公債者、其拓影也、而銀行爲之神。銀行以金爲本、作其準備、而發紙幣焉。國家以公債票與之銀行、而銀行以紙幣與之國家、而買公債。銀行得公債以作紙幣之保證準備、可出紙而易實金焉。然而國家之國庫、即在銀行、則金塊在銀行、支用紙幣亦在銀行、故銀行之與國家、是一是二、如身形神之異、而不相離。乃以運輸於無窮、而大生廣生焉。又言其效用曰、苟能善是、以紙幣代金幣、不憂其不行。略改金主幣、收銀幣、不憂其不能一。視公債如貯金、不憂其不能消。凡今昔病民之銅元、軍債票、不憂其不能廓清也。苟能善是、則術同點金、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裕國富民、

文明安樂矣。不忍雜誌第一冊

春夏間、先生復爲擬中華民國國會代議院議員選舉法案一文、蓋欲參議院採擇者也、凡六章百十八條。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是時共和成立已數月矣、然人民無保障、政治無進步、變亂益多、先生憂之、著中華救國論、其言曰、今者保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萬事之本乎、莫先於弭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農工商、無以存生計之秩序。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土疆。又曰、自此四者之外、勿他及、勿高談、勿浮慕文明、至夫暴亂已弭、治安已保、生業已復、疆圉已一、略至是乎獎勵物質、潤澤文明、高談平等自由、未遲也。不忍一冊本文頁十二

先生尤重削減各省之自立、以爲不內分、始可言圖強、省立既去、方可推行一切大政。然必賴一強有力之政府。欲實現一強有力之政府、必有政黨內閣以成之、欲成政黨內閣、必有良好政黨、欲有良好政黨、其道有二、一輸進通識、二崇尚道德、其最後結論曰、若能爲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爲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爲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教之、保中國已有之萃、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同上頁五八

十一月、先生著大借債駁議一文、蓋感於春間六萬萬借欵、及冬間六國銀行團二千萬磅借欵之舉、而作也。斯二種借欵雖未即行、然前者銀行團有監督權之規定、而後者銀行團復犯束縛之嫌、故先生痛之。此文既作、聞銀行團放棄二千萬借欵之議、欣然而喜、然恐死灰復燃、故仍印行之。不忍一冊政

論本文頁一一十一

十二月、門人徐勤應僑胞選爲議員歸國、途經日本、特謁先生爲序送之。徐勤從先生遊者凡二十四年、與共患難者十有五年、最忠敬於先生者也。美墨非澳亞二百埠華僑能追隨先生之後者、皆君之力。蓋徐勤爲華僑最欽仰服從者也。時既見先生、嗟國事憂天命者七日、仍不欲北首燕路、後經梁啟超之電促、先生之強勸、始首塗歸國。先生序中有云、凡道無小、視無固、成固有所求、在此而所得在彼也。汝奚以辭爲、且吾與子不揣其愚、日以補天爲事、今煉石未成、而天漏愈甚、欲穿矣。後此乎、雖有聖者、無能爲計、子去國之日久、而閱於歐美亞百國之治已深、求友求助、汝以大慈辯才、徇金口木舌於國中、或者其有當乎。徐勤既行、先生贈以日本五百年之刀、以師日本武魂之致強、高麗千年之鏡、以鑒其滅亡、埃及金字陵六千年之石、以法其久且堅、馬丁路德之鈴、以仿其傳道之勁、自己之像、俾雖離索常相見也。不忍一冊文送三水徐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頁四—六

△是歲正月、清帝宣布退位。二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北京、孫總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四月、英人侵佔片馬。五月、俄兵侵入伊犁。八月、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合併爲國民黨、政府宣布八大政綱。

民國二年癸丑、西一九一三 **先生五十六歲。**

不忍雜誌之刊行。國人苦民國之頻亂甚矣、先生坐視悁悁然不忍也。乃創不忍雜誌。其自序中有云、觀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

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覩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略願言拯之，惻惻沈詳余意也。此所以爲不忍雜誌耶。續撰不忍雜誌自序、不忍第九十合冊及不忍雜誌序第一冊

不忍雜誌内容分政論、教說、瀛談、藝林數門。政論中多長篇大作，而有舊作、時論之分。教說中多論孔子思想者，或轉載舊著，如孔子改制考、中庸注、孟子微諸書，或發爲時論，如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以孔教爲國教配天教議等文。瀛談則皆遊記之文。藝林内分短文與詩二類。散見不忍各冊是誌每月一冊，先生自任撰著，出至第八冊，以親喪停版。其後於民國六年因哀國亂益甚，民生益苦，復續成不忍雜誌二卷，爲九十合訂冊。見本書及續撰不忍雜誌自序

是歲，先生發表政見之文字甚多，均載不忍雜誌中。其主要者有廢省論一文。是文主旨在駁斥美洲自立民舉長官制、普民選與簡用並行制及去府存省道之虛三級制，而主張回復宋朝州府之制。其言曰：今茲大亂，若能上法宋祖，罷方鎮，行州府之制，一轉移間，則五千年之中國已危而復存，四萬萬之人種將絕而復蘇，以爲統一之政略，舍此莫由。又云：廢省之議，即在平世爲治，亦在所必行。略即道亦唯可爲軍政區，而不宜爲民政區，必以府州爲行政區，乃適其宜。其駁斥主採美普之制者甚厲，至有「是吾國未瓜分於外而先豆剖於內也，安有萬國競爭之世而自爲此破裂之策者乎？真愚不可及也」之語。不忍第一冊原文

此外，復有中國以何方救危論、中國不能逃出中南美之形勢、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擬中華民國憲



法草案發凡等文。第一文主意在倡虛君共和之說。特重救國方法、必真能救國、至其種類可不必擇一點。故有凡可以救中國之方藥、無美惡、惟救國是宜、則犧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藥可也等語。不忍二冊原文第二文大意謂中國是時之亂、實同中南美、惟中南美不至滅亡者、有孟祿主義在也。若中國爲中南美、勢必結果爲印度、蓋形勢殊也。不忍五冊原文第三文都十四章、凡百零六條、第四文係合戊己間依英憲所草成之君主立憲憲法而成、因門人之請而刊布之。皆見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一書或不忍雜誌

是時先生覩庫藏之變、借債銀團之壟斷、選舉總統之糾紛、作憂問大聲疾呼以警告國人。不忍一、三冊原文聞俄蒙協約成、征藏軍隊敗、痛而憂之、又作蒙藏哀詞上下二篇。不忍一、二冊原文餘如無政府、蓄亂、忘恥、無禱、孤憤語、國會歎、亂後罪言等文、皆痛恨時局、斥責政府、貶詈陋俗之作。散見不忍三四五六八冊

勞太夫人卒。七月七日、太夫人病風、八日未刻卒於港廬、壽八十三歲。是時先生以割瘍於日本、不能歸、惟張夫人與從弟有霈有銘同理喪事焉。勞太夫人墓表、勞太夫人壙誌、張夫人墓誌銘、遺稿中及哀烈錄跋頁六九

勞太夫人生子女六人、長女最慧、四歲而殤。次女逸紅、性仁孝、生年六十、未嘗失言失色、故最得母歡。三女瓊琚、適游湘琴、廿八而寡、生二女一子。四女順貞最幼。先生爲夫人長子、有溥君其季也。勞太夫人行狀、哀烈錄中

太夫人性甚儉、治家有常度。少農先生逝世後、十餘年中、先生得從容閉戶讀書、不治生產者、惟太夫

人能持家之故也。同上自戊戌避難港澳後、太夫人常鬱鬱不樂、蓋奉侍左右者既寡、而其地又百物高昂、至貧而典貸、復以無親戚族鄰洽比之樂、而又異地殊風、是以多憂也。且多咳病胃、故尤積悶五中。見勞太夫人墓表、遺稿中

先生奔喪歸國。先是去冬十二月、爲勞太夫人八十二歲生辰、先生在東念母甚、決束裝挈新生女同琰歸國省親、會門人麥孺博、羅普往日謁先生、以暴民横行、力請勿歸、是以未果。是春先生再決歸港事母、以患瘍甚、日本人善刀圭、乃割於東京、三月不得痊、又未果歸。勞太夫人行狀及勞太夫人墓表至十月病愈、始自日本奔喪歸國。十一月四日、以海明輪舟運載勞太夫人與弟有溥二櫬於香港、港督派警吏護葬焉。粤督龍濟光及鎮守使、民政長等除特派二艦護喪外、並親身迎送於羊城。按即粤城。見哀烈録跋本書頁六九以十一月十六日葬勞太夫人與弟有溥於銀塘鄉之後岡。勞太夫人行狀

先生歸國以後、正袁世凱設法招致先生之時、計袁氏前後凡三電先生、先生亦三覆却之。袁氏第一電中有「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願從政、而有意主持名教、舉國想望風釆、但乞還轅祖國、決不敢強以所難」。按此電發至東京時、先生已歸國。其第二電中有云「比大難粗平、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略憂國如公、寧容獨善」。其第三電中又云「既觀望於高蹈、益感歎於純孝、奪情之舉固非敢施於守禮君子、遯世之行又豈望於愛國仁人。略比者大教陵夷、横流在目、問俗覘國、動魄驚心、匪有大哲、孰明修齊、執事毅然以此自任、其於正人心、培國本之功、又豈今之從政者所可擬。」蓋先生三覆皆以丁憂謝絶之也。各電皆見哀烈録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七



△是歲二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三月、國會第一次開會、大借欵簽字。六月、李烈鈞佔湖口獨立、二次革命起。八月、南京克復。九月、袁世凱被選爲正式大總統。十月、解散國民黨。十一月、袁氏所召集之政治會議開會。

民國三年甲寅西一九一四**先生五十七歲**。

二月、先生仲姊逸紅卒。女士自孀居後、慈撫繼子、爲之娶婦、後以嗣子及婦相繼夭亡、悲痛過甚、故病乳癰。時先生親侍姊疾、得躬責湯藥者兼月。卒於二月二十五日。逝世、先生銘其墓曰、琴惸惸、玉几几、竹筠有節、淩寒暑、是壠也、葬完人、貞孝才明之康逸紅女士也。祭羅宜人文、哀烈錄中、羅宜人墓誌、遺稿中

十二月、何栴理女士卒。女士爲粵籍美國留學生也、明慧婉嫕、以家懸先生像、久慕先生之名。年十七歲、蒙父母俯允、來爲先生媵。時光緒三十三年、先生五十歲時也。其後先生遊各國、多偕女士、充秘書翻譯事。以十二月五日卒、遺子女各一、皆數齡、時年二十四歲。爲亡媵謝唁致沈乙老書、康南海文鈔中、及金光夢詞、不忍九十合冊、藝林欄與哀烈錄文中是時先生以年餘之內、連遭三喪、悲痛萬分、故有天降鞠凶、肝腸欲斷、外憂國事、內愴家難、人間何世、亦復何心。東坡所謂亦有羈旅、人天窮無所逃、我之謂矣等語。同上第一書

民國二、三年間、四川民政長陳廷傑有呈請優卹戊戌六烈士之舉。政府批文中有云、立國大經、首培元氣、式廬封墓、自昔爲然。所呈四川故紳楊銳、劉光第事實清冊、詳加批閱、慨慕良深、自應時闡幽光、用彰先烈。略從優獎卹、以昭激勵。並由該部分令各民政長、迅即造具譚嗣同等各事實清冊、並與

矜卹、用示崇德報功之意。節錄原批見哀烈錄頁廿三、廿四

是歲李提摩太君在滬嘗開會歡迎先生、並請先生演說大同之義、李君爲人始終如一。於先生之蒙難也、嘗電英領事請營救先生、且嘗保存捕緝先生之影像、故先生推爲仁者、感激甚深。其後於民國十二年復應李君之請、撰書二十六年前致李提摩太四書後一跋、四書者、即先生戊戌年蒙難後連發與李君者也。見原書後遺稿中

△是歲四月、袁氏改造之民國約法公布、廢國務院、制設政事堂於總統府。五月、參政院成立、並代行立法職權。七月、歐洲大戰起、中國宣布中立。各國承認之日、德宣戰。山東中立。十一月、修正大總統選舉法、成改任期爲十年、且得連任。

民國四年乙卯西一九一五先生五十八歲。

是歲三月、先生重遊西湖、時從先生遊者、有門人王公裕、鄧百邨及女同璧、同復、同琰、子同籛等、遊三潭印月、先生以其景物多千年之物、謂爲歐美公園中所無。不忍九、十合冊詩頁一

十二月間、以袁世凱帝制將實現、蔡松坡鍔聯唐繼堯、任可澄等首先通電反抗、並宣布雲南獨立。是時先生發憤奔走、呼號義徒、以抗袁氏帝制。開歲忽六十詩未幾、門人徐勤發起討賊、張夫人以港屋質二萬金與之、徐勤率十九艦攻粵、其勢甚盛、龍濟光至言和。張夫人墓誌銘

先生復與蔡松坡書、勸其先收撫川蜀、以開發天產、設銀行、尊孔教、安撫已定、然後出師、以三秦西馳、以爭楚漢、以朝氣方興之義旅、對時日曷喪之獨夫、其必勝無俟言也。與蔡松坡書、遺稿中



先是、孫中山先生以民二革命失敗去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至是亦分遣李烈鈞、居覺生、朱執信、陳炯明、黃克強、程潛、于右任等紛紛回國、赴滇魯粵湘陝等省舉兵討袁焉。孫中山年譜、中山全書中

△是歲三月二十六日、陽曆五月九日以日本最後通牒、政府承認日本求所要之二十一條。七月、楊度、孫毓筠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九月日、英俄法聯合勸告袁政府緩變國體。十一月、令設大典籌備處、改明年爲洪憲元年。

民國五年丙辰 西一九一六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袁世凱申令撤銷承認帝位案、並廢止洪憲年號。是時、先生見袁氏仍圖苟延殘喘、乃致書江蘇山東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及徐州各督軍、勸其結盟保持中立。書中有云、今北方雖帝號已去、而未願退讓事權、南方諸義旅如雲而未易長驅燕薊。諸公才兼文武、地在屏藩、當大勢杌棿之時、念全國淪胥之慘、總干城於中流、挽狂瀾於砥柱、國命焉依、民命攸託、實在諸公之手。望查照庚子南方中立互保原案、仿照施行、指臂相連、輔車互依、同盟既結、形勢自生、北可與政府商退讓、南可與義旅議調和。致七省督軍書、遺稿中

是時先生聞袁世凱有由波士頓商借欵二千萬之事、乃致書薩門司總領事、勸其戒該城商人勿交欵、並望其電本國政府阻止之。與薩門司總領事書、遺稿中

本年二月、先生著中國善後議一文、文極長、且見解精闢、故先生於緒記中云、吾欲懸此文於國門、以待難者。昔呂氏淮南字值千金、難我者吾亦欲酬以千金也。

先生於此文中對中國之善後建議三策、第一世襲總統、第二立元老院、第三虛君共和。先生以爲美法之共和制絕對不能行於中國。若國人必欲行之、則必勿行選舉可也。故先生建議以黎元洪爲法代表王之虛總統、不定任期、令黎氏子子孫孫襲爲總統、使有其禮而無其權。元老院係設立於國會之外、爲最高機關。凡二十二行省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公舉一人爲元老、其有大公德大文學者、可由元老院公請入院、額數以二十八位爲度。其中以七人輪爲常駐辦事人、分五司。一外交、凡有外交結約割讓之大事者斷焉。二兵、凡開戰議和及參謀本部元帥府隸焉。三法律、凡大審判決焉。四平政、凡行政之訴訟決焉。五教、凡國教任焉。七人中五人司五司、一人爲正議長、一人爲副議長。

先生建議之虛君共和制、其目的在採法英國。先生云、國爲共和與否、視乎民權之多寡、不在君主之有無。夫使袁世凱爹亞士之爲總統、誠非君主也、國猶民國也。然試問吾民有分毫之權否、有代議之權否。又曰、故英人謂其國會除不能化女爲男外、皆可爲之。若君主則垂拱恭默、若土木偶神、若留聲機器、於國何輕重有無焉。然則不謂之共和而何。

先生最後言曰、吾陳此三策、如醫人之三開方云爾、不能強病家以必服也。又曰、吾十六年於外、八遊英而七遊法、五避暑於瑞士、一遊葡、再至墨半年、而三年在美、雖不敢謂盡共和之故也、而吾無所事事、但以考求政治比較中西爲我之專職。蓋日肆業於共和學校者十餘年焉、行經六十萬里、所過三十一國、比吾四萬萬人較爲老馬之識途焉。然吾明知犯舉國之怒而不敢自隱、乃敢創三法之共和者、誠憂中國而行總統之共和制、日爲墨西哥之亂而將亡也。故不敢妄徇衆意而明言之、誠以



救中國之亡、不可得已也。以上見中國善後議、遺稿中所引皆節錄原文

三月、廣東開善後會議於海珠、與會者爲伏兵屠戮、死亡甚多、先生門人湯覺頓等蒙難、徐勤亦參與是會、幸爲電船救出、因得免。祝徐君勉五十壽詩、見晨報畫報民國十七年一月廿二日份及中國六十年大事記頁一六四

六月、先生偕徐子靜侍郎遊龍井。秋八月、登泰山絕頂、上封臺東、過日觀峯、時同遊者有鄭義卿及門人王公裕、鄺壽民等。不忍九、十合冊詩頁三

九月朔日、先生遊鳳陽龍興寺、明太祖爲僧處。其地碑像甚多、先生題詩太祖像焉。又遊距城十八里之明陵。重九前二日、遊莫愁湖。九日、登金山塔、夜半趁月渡江、再登北固山、又登靈岩山。是月、先生又遊濟寧、復登太白酒樓。同上書頁六—八

△是歲五月六日、陽曆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成疾卒、黎元洪就大總統任、恢復國會。十月、蔡松坡病故於日本。

民國六年丁巳 西一九一七 先生六十歲。

二月五日、爲先生六十壽辰、門人多集滬稱祝、時徐勤子良攜先生戊戌輪舟中與徐君勉書手蹟請題跋語。先生感往念舊、中心惻惻、益賛徐勤之忠敬、故曰：夫與吾遊而黨者、不啻千萬、其始勤終怠或中道而變者、不可量數、賢哉君勉、臧洪疇也。南海先生戊戌輪舟中與徐君勉書及丁巳跋後

復辟之役、先生於共和政體始終反對、因謂故我國之大亂、垂殆不能歸罪於某人某人也、乃誤行共和致之。先生以共和政體固佳、然美國行之而治、中國行之而亂、蓋情勢不同故也。美國無遍地軍

隊、無武人干政、內而鐵路已通、銀行已設、外無強隣之環逼、故可從容建設、固大異於中國也。致各埠本黨同志公函遺稿中書中又云、故僕以爲救中國非虛君共和不可、略故僕數年來經營復辟之事

初袁世凱之倒也、先生致書張紹軒、勤力勸其乘時勤王、書中有云、今袁氏殂逝、正中國存亡之秋、而清室絕續之關也。總統共和之制、既五年三亂、後此亂尚無窮、扶舊君即以安中國、將軍其有意乎。將軍坐擁重兵、鎮扼魯徐、舉足爲天下輕重、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惟公圖之。致張紹軒將軍書、遺稿中

復辟將作、先生撰勤王宜直搗京師議一文、力勸張氏疾趨京師以行復辟。文見遺稿至五月朔日、先生復與張紹軒一書、略云、從來非常之事、同盟既定、發於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如久則變生、則支離蔓衍、不可收拾矣。故五日之書、請直抵豐臺、立辦大事、請勿駐津、以避此也。今已誤矣、無可如何。觀各督之情態、甚不一致、其受外界之誘、而不能同心、至明、望公虛心優禮、善爲撫綏、勿剛愎自用、以失人心。

及五月二十四日陽曆七月十二日復辟失敗、張紹軒避荷使館、先生避美使館、先生論失敗之原因曰、五月間、吾與張大帥力任其艱、既成功矣、舉國厭共和之亂已久、莫不欣然、惜其左右專權、籌備不周、調兵過少、遂至蹉跌。然至今國人咸思復辟、外更無救國之法、若行共和、則總理總統日爭、政本既亂、無能爲計也。致各埠本黨同志書

是役也、先生受命爲弼德院副院長。遺稿中多自署之當時所擬詔書、雖皆出自先生之手、然未盡用、除登極詔外、有以下之詔書、開國民大會以議憲法、召集國會、保護各教、定官制、尊孔教、復讀經、中華



帝國、免拜跪、免避諱、表忠烈、續世爵、復紳士、選逸民、徵用遊學、合新舊、保富、除苛稅、親貴不干政事、肆大眚、改新律、撫華僑、睦外交、起遺老、擬除民國法令等詔。擬復辟登極詔、皆見遺稿

先生避居美使館。先生自六月復辟之役失敗後避居美使館者半年。是時先生著成共和平議一書。共三卷、六十五篇、大旨在詳舉行共和制之害、而倡虛君共和之利。蓋先生對所抱政見仍未少變也。共和平議、不忍九十合冊、致各埠本黨同志公函

先生之致書各埠同志、目的即在報告復辟之理由及經過、並希望諸同志閱讀共和平議後、各開大會表示意見、若宗旨皆同、則誓大衆一心、如何如何。同上第二書

先生入美使館之初、嘗致書徐菊人世昌、詳述復辟經過及自己對政體之意見、最後勸告之曰、今公以太傅總錄萬幾、昔既受顧命付託之重、今復當政體調停之任。伏惟公深明虛君共和之體、保幼主復辟之義、上免國本之時搖、下免民生之慘酷、以報先帝而安皇室、在公一言。若公不能力爭而致撤復辟、則咎有攸歸、情同附逆、公何面目以見天下人、而對先帝於地下乎。中國存亡、在於今日。與徐太傅書、不忍九十合冊政論欄本文頁一—十四

六月間、先生有覆大隈侯爵書一文、內中除致謝其贈送禮物數事外、亦談及復辟之事及個人之政見。中有云、夫政治之變故至深遠、而吾國民之知識至幼稺、故與之言排滿革命、民主共和、則單簡而易知。與之言君主立憲、虛君共和、則極深而難識。吾國民不深知歐美之政體、泥於名而昧其實、推其愚昧之由、蓋辛亥革命之前、舉國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後、舉國人不容議共和之非、故至如此愚蔽也。同上書頁十五

八月二十二日，徐子靜侍郎逝世，先生爲文祭之，多言維新以來之事蹟。祭文見遺稿、卒日見不忍九、十合冊詩欄頁十二十月，先生在使館中輯廿年政論爲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一書，並爲之序。其中有云：吾豈敢謂國人皆無知而吾獨有知，國人皆醉而吾獨不醉，國人皆瞽而吾獨不瞽乎。然四十年來，吾所言未嘗不中，而不聽吾言未嘗不敗也。吾豈敢一得而自矜哉。竊哀吾中國四萬萬同胞，不忍坐視其死亡也。又云：吾自遊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遊印度不敢言革命自立焉。今舉二十年舊論，再以告國人，若仍不聽吾驗方之言，則中國亡矣，死矣。見本書序文是時先生以蒙難幽居，常慮不測，既無補於宗人，且累及於先廟，乃追舊事，述世德，記廟祀，成康氏家廟之碑文一篇，希後世永勿忘也。康氏家廟之碑、遺稿中

先生居美使館者半年，頗受優遇。最後約在歲終美使復派參贊及武員專車護送出京，以還舊居。先生頗感其德。與各埠本黨同志公函十二月，先生以張元濟君贈送戊戌六君子遺集，作書謝之，並隨信贈有溥君墨跡一份、點石字中堂一幅。謝張學部菊生賜戊戌六君子遺集書、遺稿中

先是歲初元旦，先生賦開歲忽六十詩，凡二百三十五韻，所述皆六十年來所經事實及感想。其志氣仍雄壯不少衰。詩中有云：惟吾滿腔春，赤子心尚穉。假年百二十，吾志自強慨。形容日衰艾，浩氣日壯厲。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喜。江海娱浩蕩，天人自遊戲。其後先生以韻已盡而意猶未盡，乃更賦二章，又成數十韻。先生跋語云：吾生平所得在此也。蓋先生涵養功夫所在也。其第一章以顯微鏡觀察微生物爲言，中有曰：吾人之一瞬，彼已壽千古。精心冥推想，比列難疏舉。然則六十年，豈止億歲



許以觀我衆生宇宙樂仰俛。開歲忽六十詩

△二月國會投票表決與德國斷交、在野名流如孫中山、唐紹儀等均電請仍守中立。六月二十七日、陽曆八月十四日政府宣布對德奥宣戰、解散國會。七月十四日、陽曆九月一日廣東軍政府成立、舉孫中山爲大元帥。九月實行進攻北政府。

民國七年戊午、西一九一八、先生六十一歲。

六月、先生門人龍伯純君攜戊戌絕筆書真蹟赴滬謁先生、會先生出游西湖、乃録稿留寓而去。先生之戊戌絕筆書自戊戌遇救後即流落人間、其後爲龍君門人江天鐸於横濱購殘書時無意中得之。先生歸見留稿、立爲跋語、縷縷數千言、先生生平所學所志具見於此、並使人致意江君、謂此事良非偶然、得失遇合之奇、有足異者、是蓋佛法所謂因緣也歟。蓋此物之爲再傳弟子所得而保存之、實萬想不到者也。其後於民國十年覩原物時、先生復爲續跋二節焉。南海先生戊戌絕筆書跋

△是歲四月、廣東軍政府改總裁制。九月六日、陽曆十月十日徐世昌以新國會選舉就北京大總統任。十月、世界大戰停止。十一月、全國和平聯和會開會於北京。

民國八年己未、西一九一九、先生六十二歲。

十月、先生移葬勞太夫人及弟有溥於茅山積金峯下青龍山。其祭母文云：昔以百難、權厝蘇村。今選佳壤、遷此新阡。元祚美豐、茅山尊穹。茅山鬱鬱、實翼金陵。秀發飛揚、翳集仙靈。積金作屏、獅峯獻英。遂吐青龍、地萌滙榮。嗟吁擇藏、八年未成。奔走旁徨、今乃獲營。其移葬告弟文曰：昔藁葬於南下窪

兮深夜密運爾骨之艱難。既縫首易棺馬交兮、尚無寸土以埋爾魄魂。十六年乃克權葬於故鄉兮、非淨土終未得安。維茅山之崔巍兮、實列仙所託。神遷以宅爾宅兮、庶通靈于仙班。皆節錄原文、見遺稿中

△是歲五月、我國代表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拒絕對德和約簽字。十一月、蒙古取銷自立。

民國九年庚申西一九二〇**先生六十三歲**。

△是歲直皖之戰起。廣東政務會議解散。國際聯盟成立。

民國十年辛酉西一九二一**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廣東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爲非常大總統。華盛頓會議開會。

民國十一年壬戌西一九二二**先生六十五歲**。

張夫人逝世。五月二十一日、先生德配張夫人妙華卒、時年六十有七歲。所生子女八人、長女同薇、博學、適香港電報局長麥孺博。次女同璧、畢業美國大學、適倫敦星加坡總領事羅昌、嘗充萬國婦女會中國代表。子同籛、同凝、女同復、同環、同琰、同伶、同復、適潘其璿。餘皆幼。張夫人墓壙誌

夫人淑孝恭儉、明決勤敏、服事翁姑尤極周到。有溥君之停厝澳門山寺、歲時祭祀、皆夫人密營之。海外華僑之來港者、先生不在、皆夫人應之。前歲冬、罹風病、艱於行、日惟誦佛經、讀說部、或游戲以自娛。既卒、葬於金壇縣茅山元祚村之原。先生銘之曰：茅山之雲、仙靈所存。與子共患難、今以樂子之魂。救國不成、康家不寗。鬱以佳城、永以安子之靈。同上文及張夫人墓誌銘、皆見遺稿中

與趙恒惕論聯省自治。六月間、湖南省長趙恒惕之通電、主張聯省自治也。先生覆電駁斥之、謂爲亡

國之舉。電中有云、竊以政治之道至爲彌遠、宜慮終而知其弊、不能見小利而敗其成。春秋言大一統、孟子言定於一、故中國數千年來皆一統、立國生民賴以安、文明賴以起、土地賴以廓、種族賴以繁、爲長治久安之至理。無能爲易、蓋分裂則必分爭而大亂、統一則必治安而修明、物之理也、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今中外所期者統一也、乃日言聯省自治、以實行分國互爭、以求自亡自滅、是之楚而北行、鞭馬疾馳、而相去日遠也。何其反哉。夫瑞美德之聯邦也、由分而合、吾之聯省也、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強而易治、由合而分則弱而易亂、自然之勢、必不能免也。方今政府尚擁虛名、然已財政破產、號令不行。若聯省自治、即使將來憲法稍留一二政權與中央、然強藩爭權、豈有憲法列舉政權豈能實行、得勿等於無政府乎。無政府後、得無各省互爭、卒召外人之共管與瓜分乎。且吾國五族共和、若內地既聯省自治、則新疆萬里應別獨立、而蒙古西藏永爲棄國。是一倡此說、即永棄西北萬餘里地、天下政策之顛倒、豈有甚於是耶。且號爲自治者、必人民有權而後可、今省之廣土衆民類于□國、軍閥之專權、行政作威作福、實同小王、人民惟其生殺予奪、尚無法之可倚、更何自治權之可言。然則安有省自治乎、惟有各省獨霸專制而已。故聯省自治之說、求之歐美無例可援、即中國舊俗、六朝五代分裂割據之實而已。夫於青島山東之一隅、則深知痛惡日本而力爭之、至於全國、先自豆剖瓜分、以供外人、則其爲外人效死力焉、其爲愚智何如也。節錄覆湖南趙省長恒惕論聯省自治電、遺稿中

與曹錕論中國之善後。奉直戰終、曹氏有電詢先生以中國善後事、先生覆電答之曰、承電詢以奉戰既終、圖治斯始、垂問中國何以統一、政治何以改良、憲法何以破壞、軍隊何以確定。按此二語恐有誤。新

舊國會是否宜復、國民大會是否宜開、聯省自治是否可行、何以得真民意、何以不失法統。煌煌大義、皆立國之要圖、安民之至計、十年以來、經緯大政者、未聞有此大哉之問也。夫憲法者、無君主民主國體之異、不可無者也。況號稱共和、而上無憲法、下無國會、此尤地球所未聞、而至奇之事。然則今亟謀復國會、制定憲法、宜也。然新國會爲段祺瑞賣順徐高濟鐵路之借款所造、共斥爲非法、既萬不可復矣。而舊國會任期三年、久已在七年前過去之事、又今所謂舊議員者、半數皆非舊會之人、名爲拔於候補、實則多非候補之員。竊以爲今之大事、莫如速圖統一、然若欲藉舊會議員以選總統以圖統一也、則必養癰而潰、如藉舊會議員以制憲法也、則行政司法必受其虧、昔之約法、是其覆轍、故云宜開國民大會、改定憲法、乃可舉總統、而不可藉舊國會以舉總統也。節錄覆曹巡閱電、遺稿中

△是歲三月、北方奉直戰起、五月、黎元洪復大總統職、南方孫陳戰爭起、同月、舊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並宣布即日行使職權、同月、唐繼堯通電主張聯省自治、六月、趙恒惕通電主張聯省自治、同月、曹錕吳佩孚通電反對聯省自治、十二月、張紹曾內閣實現、並電西南各省主張和平統一。

民國十二年癸亥西一九二三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先生電吳巡閱使佩孚、勸其亟以數萬元之欵收服溫樹德之海軍、蓋海軍關係重大、且聞溫氏因軍資困竭、有爲孫文收服之說也。致吳巡閱使電一、遺稿中次日、先生復有電致吳氏、略云、由憲子所述及手書所云、知公欲猛志除孫、是公之明斷、而中國有統一之望也。惟孫志極堅、累仆累起



且黨徒甚多、徧於南北、以粵爲根據地、公欲除之、非絕其根據地不可。然粵軍中無一人才能除孫以定粵亂者。聞孫君傳芳甚才望、公派之督粵、沈鴻英可幫辦軍務、若處人地生疏、吾門人徐勤君勉可力佐之。節取致吳巡閱使電二、遺稿中

二十日、先生致國務院張敬輿紹曾電中有云、執事憂國勤勤、欲開國是會議、而謀統一、何其至誠也。然僕愛公甚、愛中國甚、不敢以爲然也。公試考覽古今、幾見有藩鎮割裂爭權、而可以空言統一者哉。若有一事可徵、則公行之可也。若無一事可徵、則請公思之可也。故自前歲過訪丁家山敝廬、以至於今、令憲子贊襄、已與公頻言之。今玉帥已悟、而欲以力定之。且今不論實而論名、孫文未稱大元帥前、與公言和可也。既立大元帥、則與別立一國何異。彼今日夜治兵籌餉、而謀北伐、豈有分毫附公甘爲統一者哉。豈惟孫哉、各省擁兵者多如是也。保洛二帥既同心所決、望公不必異之、惟既藉玉帥以定粵、則必命孫傳芳督粵。見遺稿內原電

是月二十一、三兩日、張閣以反對下閩粵兩督理令、兩度辭職。先生聞之、立電張氏曰、聞公以保洛請放孫沈兩督辭職、僕以爲過矣。公既執政、乃不討賊而言和平、是坐視中國分裂、則公先負失職之大罪矣。故保洛能於今以兵定亂、義也。惜其未能、而謹請放閩粵兩督也、公好善優於天下、獨立不阿於軍閥、僕所最敬、惟誤於和議之說、願公審於義之是非、勿困於政客謬說、凡舉事勿爲親厚者所痛、勿爲寇讐者所快也。幸勿辭職、以安國家。節錄致張總理敬輿電、遺稿中

三月二十七日、先生爲文祭德宗皇帝、詞曰、以皇上之聖、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經十五年之維

新、長治久安、則中國之士農工商已富、已教、中國之立憲政體已堅、已定、中國之霸業已盛、已強、今將執地球萬國之牛耳、而開大同之郅治矣。豈有上則社稷變遷、下則生民塗炭、内則行省分裂、戰爭荼毒、外則國勢凌夷、共管將來者哉。最後又云、嗚呼、鼎湖之龍髯已遠、無自攀號、橋山之弓劍猶存、只來悲泣。臣不知何以報我皇上而救國民也。節錄祭德宗皇帝文、遺稿中

十二月十九日、先生遊武昌、與徐良、陳時特至鴻山寺後、覓庚子勤王死難烈士之墓、披荆穿蔓、久之始發見短碑、而得其所焉。先生於是奠酒焚楮以祭之。既告蕭督耀南、蕭督慨然修其墓、而陳時亦慷慨樂任其事。是皆所以鼓舞繼起者也。見唐烈士才常墓誌銘、遺稿中

△是歲三月、臨城刼車案發生。五月、北京政變、黎氏被逐。九月、北方曹錕被選爲大總統。

民國十三年甲子西一九二四**先生六十七歲**。

正月、先生致書吳佩孚氏、勸其推誠以待趙恒惕、蓋湘事有變、粤事亦難成、而中國不能統一矣。先生曰、既助之於前、宜玉成於後。至趙氏之歸北、先生以爲係出至誠、蓋爲中國之公、爲一己之私、趙氏皆應出此也。惟自治之名暫難取銷者、爲對譚延闓之收撫湘省也。蓋湘人不歸譚而歸趙者、以自治之旗號故也。先生並請吳氏助趙以鎗械、蓋趙氏鎗械不足、無以敵南方之侵入也。見覆吳子玉書、遺稿中

△是歲八月、江浙戰起。同月、奉直第二次戰起。十月、曹錕退職、執政府成立。同月、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



民國十四年乙丑、西一九二五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二次江浙戰起。二月孫中山先生逝世上海。五卅事件起。六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

民國十五年丙寅西一九二六先生六十九歲。

三月、國民軍敗退南口後、先生有致諸將帥電、請其恢復皇室優待條件。中有云、前歲馮逆玉祥乃毀法破約、逼帝搜宮、至今乘輿避耗使館、蒙塵天津。中外譁怒、積於人心、騰於報章者久矣。今賴諸帥之力、驅除赤馮之軍、保安中華、義聲洋溢。舊日百政、日見恢復、亦將經月矣。惟優待皇室條件、未聞議及也。望恢復優待皇室條件、清還皇產陵地、以昭萬國之大信、無貽千秋之謗議。

△是歲、有國奉戰役、執政府解散。國民革命軍定兩湖。

民國十六年丁卯西一九二七先生七十歲。

二月五日、爲先生七十壽辰、門弟子咸至滬、爲先生祝壽。梁啟超爲先生撰七十壽言、所述皆萬木草堂舊事。蓋啟超以昔居萬木草堂、無日不樂、而其樂最殊勝也。中有云、啟超等或於役京國、或息影家園、或栖遲海外、不能一一摳衣趨祝。惟往往風晨雨夕、相促膝話疇昔少年同學事、則心魂溫而神志飛揚、謂爲有生第一至樂。而知先生亦必有以樂乎此也。乃以所以樂先生者、爲先生壽。見晨報畫報民十六二月廿七日份

梁啟超復集漢賢成語、爲先生撰壽聯、極佳。其聯云、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致歡忻於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同上三月六日份

先生七十壽辰、宣統帝曾賜御筆嶽峙淵清四字匾額一幅、玉如意一柄、二月四日由徐良帶至滬。先生見之喜舞忭蹈、恭設香案領之、並覆摺謝恩、詳言一生盡瘁於維新保皇、覆賊復辟諸事。賜壽謝恩摺、遺稿中

當先生壽日、身體已稍失和、至二月二十八日午前五時三十分、逝世於青島寓廬、時陽曆三月三十一日也。見晨報民十六年四月一日份記先生逝世事

先生一生之事業、爲成功、抑爲失敗、其晚年之言行、爲獨有所見、抑爲悖逆潮流、誠有非常理所可論者。惟其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學術史上、思想史上、教育史上之貢獻及其地位之重要、則爲世人所公認。於此最初稿之年譜中、對以上各事、固不敢有所論斷、故以下祇錄梁任公數語、爲本年譜之結論焉。

其論先生之爲人也、曰、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志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絶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凡先時之人物、所最不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自餘皆枝葉耳。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之一先時人物哉。又曰、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供人摭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康南海傳、飲冰室文集卷卅九頁五八、五九

其論先生之修身曰、啟超竊惟先生思以道援天下溺、惻惻焉數十年如一日、顧竟不得所藉手。至於今世、變愈棘、夷狄禽獸交於中國、四民憯悴顛沛不可終日、先生蓋畫然憂傷、真不能一日展眉以爲歡也。雖然、先生有天游焉、終日行不離輜重、而神明息栖乎方之外、以故一生所歷勞苦患難、非恒人所堪受、而常能無入而不自得。古之真人、蓋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壽不知其紀、而顏色常如嬰兒者。孔子言智者樂、仁者壽、先生惟仁也、故有終身之憂、惟智也、故不改其樂。仁且智、故樂而壽、正惟弟子不及也。南海先生七十壽言

其論先生之事業曰、戊戌後之新中國、惟先生實手闢之。今之少年、或能譏彈先生、然而導河積石、則孰非聞先生之風而興者。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同上

△是歲、國民革命軍定長江、移政府於南京、定爲國都。是爲孔子生後二千四百七十八年。

本年譜引用及參考書目

康南海、康南海自編年譜、丁文江氏副鈔本。原鈔本在羅孝高君手內是譜起生年、止四十一歲。光緒廿四年乙未以前係舊作、丁戊二年係戊戌十二月在日本補作、中缺丙申一年。

康南海、康南海遺稿皆原寫稿本而未經整理者。以奉顧先生命爲排比年月次第備出版、得見之。

康南海、南海先生詩集、弟子梁啟超手寫本宣統三年印。

康南海、康南海文集、共和編譯局印、上海民國三年。

康南海、戊戌奏稿、上海廣智書局印、宣統三年。

康南海、不忍雜誌、同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冊、民國二年印行、第九十冊、民國六年出版。

康南海、不忍雜誌彙編。上海羣學社印、民國四年出版。

康南海、南海先生戊戌絕筆書跋、附天鐸江氏誌言。

康南海、南海先生戊戌輪舟中與徐君勉書及丁巳跋後。

康南海、康南海先生開歲忽六十詩、北京亞東製版印刷局。

康南海、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

康南海、南海先生七上書記、上海大同譯書局、光緒二十四年。

康南海、康南海文鈔、當代八家文鈔內、胡君復輯、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年。

康南海、南海先生四上書記、西政叢書內、梁啟超輯、慎記書莊印、光緒廿三年。



康南海公車上書記、時事新編內、陳耀卿輯、光緒廿一年。

康有爲、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上海長興書局、民國七年。

康有爲、物質救國論、上海長興書局、民國八年。

康有爲、大同書、上海長興書局、民國八年。

康有爲、歐洲十一國游記第一二編、上海廣智書局、光緒三十四年四版。

康有爲、中國官制議、上海廣智書局、光緒三十二年。

康有爲、主金幣救國議、上海廣智書局、宣統二年。

康祖詒、長興學記、上海思求闕齋刻、光緒十八年。

康祖詒、桂學答問、廣州中山大學翻印本。

康祖詒、讀書分月課程。此書爲梁啟超據桂學答問編就者、以其奉先生命並依先生之意爲之、故暫列於此。

康有霈輯、哀烈錄、廣州商民印刷公司。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上海廣智書局。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乙丑重編本、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四年。

朱壽朋、光緒東華續錄、上海集成圖書公司、宣統元年。

張元濟輯、戊戌六君子遺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五年四版。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四年。

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金一譯、羣學社印、光緒三十一年再版。
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五年再版。
鄭榮等修、南海縣志、宣統二年庚戌十月續修本。
葉德輝輯、覺迷要錄、光緒廿七年刊本。
沈桐生等、光緒政要、上海崇義堂印、宣統元年本。
蘇輿輯、翼教叢編、武昌重刻本、光緒廿四年。
張之洞、勸學篇、浙江省重刋板、光緒廿四年。
傅運森、世界大事年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第四板。
半粟、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十八年增訂本。
諭摺彙存。
清議報全編、横濱新民社編輯。　清史稿。
晨報、北京晨報社、民國十六年四月份。
晨報畫報、北京晨報社、民國十六十七年份。
Bland J. O. P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London1910.
Emperor Kwang Hsu's Reform Decrees 1898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00.
Soothill W. E.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London 1926.

瀏陽譚先生年譜

陳乃乾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尹　波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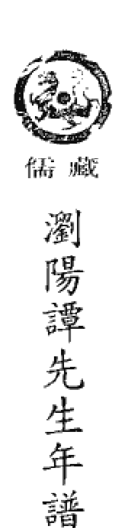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瀏陽譚先生年譜》，陳乃乾編撰。民國十二年上海文明書局鉛印《譚瀏陽全集》本。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衆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資産階級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少喜經世之學，博覽群書。六赴南北省試，屢考不中。中日甲午戰後，致力於維新變法，遂與唐才常等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並倡變法。光緒二十二年，北游訪學，遍交維新之士，結識了梁啓超，並由此瞭解到康有爲的維新思想觀點。後以父命入資爲候補知府，在南京待委，其間時與梁啓超討論學問，研究變法理論，撰成《仁學》。光緒戊戌年二月，回湖南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等。六月，光緒帝下詔宣佈變法，嗣同被薦，奉召進京，參與新政。九月，變法失敗，嗣同拒絶出走。二十四日被捕下獄，二十八日被害。

譚嗣同年譜，以陳乃乾所撰爲最早，此後有楊廷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楊一峰《譚嗣同先生年譜》（《譚嗣同傳》附，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九）、譚訓聰《先祖嗣同公年譜初稿》（《新編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一輯）等，實爲後出轉精。然此譜最早，故存之。

陳乃乾（一八九六—一九七一），浙江海寧人，著名學者，爲版本目録學名家。曾校勘、影印古籍《經典集林》、嘉靖《上海縣志》、正德《金山衛志》、《清代學術叢書》等，又輯印海寧鄉邦文獻《觀堂遺墨》、《海寧三家詞》。建國後，負責規劃影印重要古籍《永樂大典》及清人考訂筆記等。編有《室名别號索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索引》、《禁書總目》、《清代碑傳文通檢》等。所編此譜，敘述了嗣同一生行蹟、交遊、學術，特别是其政治思想之演變，文筆精煉，極有章法，間有説明或考證者，則以雙行小字注於其下。譜後附嗣同著述及康有爲《六哀詩》一首。



瀏陽譚先生年譜

海寧陳乃乾輯

經義
- (一)某
- (二)學琴
  - (一)繼昇
  - (二)某
  - (三)繼洵兼祧學新後
    - 嗣貽
      - 傳譽幼殤
    - 嗣襄出繼學新後
    - 嗣同
      - 傳㰖幼殤
      - 傳煒兼祧
    - 嗣淮庶出幼殤
    - 嗣閎庶出國子監生候選主事
    - 嗣揆庶出幼殤
- (三)某
- (四)學新
  - (四)繼洵兼祧
    - 嗣襄
      - 傳煒兼祧嗣同後
- (五)某
- (六)某

先生姓譚氏、諱嗣同、字復生、按集中先妣逸事狀云、生既十二年、染疫獨厚、然短死三日、仍更蘇、大人以是字嗣同復生矣。號壯飛、先生以爲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深悔少時精力、敝於辭章考據、由是名壯飛。見集中三十自述文。取徐鍇氏說文繫傳語、自署東海褰冥氏。官至軍機章京。七世祖濬軒公諱世昌。避明末亂、自長沙遷於

瀏陽、遂爲瀏陽人。瀏陽產菊花石、温而縝、野而文、先生謂己其影也、署其居曰石菊影廬。又取陶詩遠我遺世情語、名其堂曰遠遺。　曾祖經義、字鎮方、號矩齋。累贈光祿大夫、教授鄉里、以義稱於時。妣氏李。　祖學琴、字步襄、別字貴才、國子監生。以子繼洵貴、累贈光祿大夫、妣氏毛、諱開、累贈一品夫人。　父繼洵、字敬甫。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撫。提倡新政、不遺餘力。妣氏徐、諱五緣、同邑國子監生韶春女、累贈一品夫人。　同母兄二、伯嗣貽、字癸生、附貢生、中書科中書銜。仲嗣襄、字泗生、號菩英、國子監生、候選通判。　同母姊二、長嗣懷、字候選府經歷同縣宋德康、在室殤。次嗣淑、適翰林院庶吉士灌陽唐景崶。　庶母生子三。(見前世系)女二、嗣邢、幼殤。嗣嘉、適候選州判湘鄉劉國祉。

室李氏閏、長沙李壽蓉女、曾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同治四年乙丑

二月己卯、生於京師宣武城南嬾眠胡同邸第。

五年丙寅　二歲。

六年丁卯　三歲。

七年戊辰　四歲。

八年己巳　五歲。

是歲、始受書、與仲兄俱師事畢純齋先生。

九年庚午　六歲。

十年辛未　七歲。

母徐夫人絜伯兄南歸就婚、留先生京師、戒令毋思念。先生拜送車前、目淚盈眶、強抑不令出、入悶終不言。然實內念致疾、日羸瘠。按集中盧溝橋詩自注云、「七歲時侍先夫人過此。」盧溝橋在京師西南三十五里、或即送母南歸也。

十一年壬申　八歲。

與伯兄仲兄同讀書京師宣武城南、塾師爲大興韓蓀農先生。

十二年癸酉　九歲。

徙居庫堆胡同、今爲瀏陽會館者也。按徙庫堆胡同年月、無明文可據、集中思舊銘所稱「八九歲讀書宣武城南」者、嬾眠胡同舊第也。歐陽鵠徐夫人墓志所稱「同治甲戌、敬甫官戶部員外郎、居瀏陽會館」者、即庫堆胡同也、則遷徙之期、不在此年之冬、當在明歲之春。

十三年甲戌　十歲。

敬甫先生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居瀏陽會館。同邑歐陽瓣薑鵠主其家、先生及仲兄泗生俱受業焉。

光緒元年乙亥　十一歲。

春、侍父北通州任、猶時往京師。

二年丙子　十二歲。

先生病疫京師、短死三日更蘇、敬甫先生賜字曰復生。仲姊嗣淑適唐。得喉疾、母徐夫人入京師往視染焉、遂于二月初一日卒、年四十八、仲姊先夫人四日卒、伯兄癸生後夫人一日亦卒、集中湘痕詞序所謂少更多難、五日三喪也。

梁傳云，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秋九月，仲兄護喪歸瀏陽。是歲，親屬沒京師者六人。

三年丁丑　十三歲。

八月，敬甫先生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加二品銜。冬，侍父回籍修墓。取道天津、浮海經煙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逕江蘇、安徽、九江，至湖北。又易舟仍溯江，遇厲風，泛洞庭、湖湘，至長沙，陸抵瀏陽。

四年戊寅　十四歲。

侍父赴甘肅任，道中觸暑前進，備嘗艱苦，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餘人。舟至長沙，易舟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湖漢，至襄陽。陸逕洛陽，入函谷潼關，至陝西，秋至蘭州，回抵秦州。

五年己卯　十五歲。

夏，歸湖南。取道徽縣，流嘉陵江，至略陽，陸下漢中。流漢，至襄陽，易舟仍流漢，逕湖北、湖江，泛洞庭。秋至長沙，陸抵瀏陽。

六年庚辰　十六歲。

七年辛巳　十七歲。

秋，游長沙，肆歸。

八年壬午　十八歲。

春，赴甘肅。冬，返。舟至長沙，易舟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又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荊紫關，陸逕陝西。夏，抵秦州，從行縣伏羌。秋，赴蘭州。集中與沈少沂書云：「弱冠投筆，身手尚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跡，載飢載渴，斧冰作糜。比達，髀肉狼藉，濡染鞾襠。」按當爲此數年間事，河西泛指黃河以西，即甘肅陝西等處。

九年癸未　十九歲。

春，赴蘭州。

十年甲申　二十歲。

梁傳云：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按集中三十自述文，無至新疆語。輓劉聯自注云：「昔巡撫新疆時，余兄弟皆蒙其疏薦。」即指此事也。

十一年乙酉　二十一歲。

春，歸湖南。逕陝西至龍駒塞，流丹，逕淅川，流漢至襄陽。易舟，仍流漢至湖北。又易舟，溯江，泛洞庭，溯資至益陽，又易舟，流資溯湘至長沙。夏，陸抵瀏陽。秋，赴

長沙尋歸。冬、赴甘肅。陸至長沙、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荊紫關、陸逕陝西。

十二年丙戌　二十二歲。

春、抵蘭州。

十三年丁亥　二十三歲。

十四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夏、歸湖南。逕陝西、至龍駒寨。流丹、逕淅川、流漢、至老河口。易舟、仍流漢、至沙洋、又易舟至荊州、又易舟溯江、出太平口。泛洞庭、流資、溯湘、至長沙、陸抵瀏陽。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陸至長沙、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荊紫關、陸逕陝西。

十五年己丑　二十五歲。

春、抵蘭州。尋與仲兄泗生赴京師應試、不第。從子傳簡侍行。泗生將往臺灣、依臺灣道唐公景崧、而先生亦擬西出塞、爲別於漢口。同舟涉江、江風大作、舟人失色、先生鎮定如恆。安抵岸、次見者詫爲異人。　五月庚戌、泗生卒於臺灣安平縣之蓬壺書院、年三十三。　冬、仲子傳簡卒。

是歲、有「兵制論」、「漢口遇風」、「漢口別仲兄」、「得仲兄臺灣書感賦」、「先仲兄馥峰遺像贊」等作。

十六年庚寅 二十六歲。

春、侍父赴湖北巡撫任。舟至長沙、易舟流湘、泛洞庭、流江、抵湖北。夏、歸湖南。秋、返赴安徽。流江、逕九江、抵安徽。尋返。

是歲、有「湘痕詞」等作。

十七年辛卯 二十七歲。

秋、歸湖南、抵長沙、遊衡嶽。冬、返。十一月、檢仲兄遺文及行述墓銘哀誄等、爲遠遺堂集外文初編。

是歲、有「遠遺堂集外文初編序」、「武昌踏青詞」等作。

十八年壬辰 二十八歲。

十九年癸巳 二十九歲。

春、赴蕪湖、流江遡九江、安徽、抵蕪湖。尋返。夏、上京師。流江遡九江、安徽江蘇至上海、易舟浮海、遡煙臺至天津、又易舟溯潞至北通州、陸抵京師。秋、返湖北。取道天津、浮海遡煙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遡江蘇至安徽、易舟仍溯江、遡九江抵湖北。與饒仙槎、李正則同寫照於上海、即集中所稱三人像也。編遠遺堂集外文續編成。是歲、有「遠遺堂集外文續編序」、「城南思舊銘」等作。

二十年甲午　三十歲。

秋、歸湖南。抵長沙、陸赴湘鄉、尋流漣流湘返長沙、陸抵瀏陽。冬、返湖北。起仲冬訖歲除、成瀏陽譚氏譜四卷。是歲、有「莽蒼蒼齋詩序」等作。

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康南海有為倡強學會於京師、先生因溯江至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南海、而南海適歸廣東、不獲見。時梁任公啓超在強學會、任記纂之役、一見定交。因語先生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

二十二年丙申　三十二歲。

春、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　金陵有居士楊仁山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先生時時與之遊、因得徧窺三藏。

是歲、有「留別湘中同志」、「金陵聽說法」等作。

二十三年丁酉　三十三歲。

應湖南巡撫陳公寶箴之招、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若內河小輪、商辦礦務、湘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衛局等、皆先生所倡論擘畫者。又倡設南學會、集諸志士相與講愛國之理、救時之法。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先生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　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皆策勵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梁任公等爲學堂教習、而先生亦爲陳公所敦促、棄官歸。

舊學四種付梓于金陵。　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 石菊影廬筆識二卷。

二十四年戊戌 三十四歲。

夏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先生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秋七月、扶病入覲、奏對稱旨、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也。光緒帝欲大用康南海、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帝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南海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帝與南海之意始能稍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之忌益甚。二十七日、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先生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先生、傳帝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翌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翌日、京師人咸知懋勤殿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二十九日、帝召楊銳、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速設法籌救之語。先生與南海捧詔慟哭。時諸將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先生密奏、請帝結以恩遇、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帝即召見袁、特賞

侍郎。八月初三日夕先生逕造袁寓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先生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先生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先生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聖主護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先生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

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末恩。既而胡卽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先生曰、榮祿固草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初六日、梁任公訪先生、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先生從容語梁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南海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梁遂至日本使館。先生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勸任公東行、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册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

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先生復與俠士王正誼謀救帝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先生東游、先生不聽。再四強之、先生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卒後、無子女、以仲兄泗生子光祿寺署正傳煒嗣。

先生之成仁也、其刎頸交唐佛塵才常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先生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遂東渡謁南海、越二年而有漢口之事。

遺著攷先生著述年月無明文可考、所云未脫槀者、皆三十自述語。

綠學、未脫槀。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仲叔四書義一卷、史例、未脫槀、有序見集中。諡考前編一卷、諡考正編今編、未脫槀。瀏陽譚氏譜四卷、瀏陽三先生弟子

記、未脱稿。張子參兩篇補注、未脱稿。王志、未脱稿。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寸碧岑樓玩物小記、未脱稿。楚天涼雨館懷人錄、未脱稿。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仁學二卷、石菊影廬筆識二卷、輿算學議一卷、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

附康更生六哀詩 六首錄一

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長虹亙白日、紫瀾捲蒼溟。足跡徧西域、抵掌好談兵。橫厲志無前、虚公心能平。才明挺峻特、涉獵得其榮。于學無不窺、海涵而淵渟。文詞發瑰怪、火齊雜水晶。孤孽既備嘗、德慧更耀靈。徧探異氏典、遽徙篋頻傾。歸心服大雄、悲智能長惺。聞吾談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終于仁、乃服孔教精。貫串中外學、開通治教程。奇闢破宦奥、華妙啓化誠。大哉仁學書、勃窣天爲驚。金翅未大鵬、溟海掣長鯨。巨力擎燭龍、雷霆吼大聲。吾道有譚

生、大地放光明。師師陳義甯、撫楚救黎蒸。變法與民權、新政百務興。湘楚多奇材、君實主其盟。大開南學會、千萬萃才英。新法丕矯變、舊俗滌以清。聖主發維新、賢哲應求徵。奉詔來京師、翔鳳集紫庭。宣室前席問、帝心特簡膺。有命參新政、超階列羣卿。向以天下任、益爲救國楨。旅吾南海館、韓繣夜不甯。首商尊君權、次商救民萌。條理皆闓合、次第擬推行。煌煌十七日、新政煥庚庚。大猷未及告、奇變怒已形。衣帶忽飛傳、痛哭發精誠。大牀方卧疾、揮涕起結纓。自任救聖主、揮吾出神京。橫刀說袁紹、慷慨氣填膺。奇計仗義俠、惜哉皆不成。神器遂幽囚、王母宴飛瓊。緹騎捕黨人、黑雲散冥冥。吾時將蹈海、欲救無可營。東國哀良臣、援拯與東征。上言念聖主、下言念先生。兩者皆已矣、誓死延待刑。慷慨厲氣猛、從容就義輕。竟無三字獄、遂以誅董承。毅魄請於天、神旗化長星。

唐佛塵輓聯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瀏陽譚先生年譜終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章炳麟 自撰
舒大剛 整理
王智勇 審稿

據民國十七年鉛印本重排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章炳麟自撰。民國十七年章氏國學講習會鉛印本。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原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嘗從俞樾學經史，崇尚古文經學。一八九七年任《時務報》撰述和《經世報》編輯，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一八九八年避往臺灣，任《臺北日報》記者。一八九九年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參加革命活動，號召推翻滿清政府。旋回國與蔡元培等共組中國教育會，設立愛國學社。一九〇三年因在《蘇報》上發表革命排滿文章被捕入獄。三年後出獄，東渡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主編《民報》。後與陶成章等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辛亥革命後回國，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宋教仁被刺後，參與反袁鬥爭。一九一七年七月任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一九二四年脱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立章氏國學講習會。一九三六年病逝於蘇州。章氏既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又是著名學者。一生著述甚多，後人編有《章氏叢書》三編，一九八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整理本《章太炎全集》一至六册。

太炎年譜約有以下數種：洪深《章太炎年譜》（一九三六年《光明》第一卷第二號），高景成《章太炎年譜》（燕京文學社主辦《文學年報》一九四一年第七期），馬敘倫《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補遺》（《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胡珠生《章太炎年譜長編訂補》（一九八二年《近代史研究》），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等。而溯其淵源，則以章氏《自定年譜》爲最早。《自定年譜》敘事從一八六九年出生，至一九二二年爲止，共計五十三年。下距章氏一九三六年卒還有十四年時間，這當然算不得一個完整年譜。然其出自譜主本人追憶，直書其事，親切可靠。特别於投身革命，從事排滿反袁等活動，敘述尤爲詳贍，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而爲以後諸家所依本。如湯志均所撰《章太炎年譜長編》，即將《自定年譜》作爲原始資料按年繫録，列於各年之首。當然，《自定年譜》因係出回憶或其他原因，所記諸事偶爾也有疏漏之處，故馬敘倫先生爲之作《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補遺》，對譜中闕誤和不詳之處作了認真訂補。特别是本譜止於章氏五十三歲之時，後來十四年事尚付闕如，故臺北商務印書館在輯印《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時，於譜後附録《章太炎先生行狀》、《章太炎著述繫年録》等，以補其闕。本次整理即以臺北商務印書館本爲據，既收録《自定年譜》，亦收附録各件，以資參照互補焉。

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一歲**。

余先自分水遷餘杭、距今幾五百年。曾祖諱均、字安圃。祖諱鑑、字聿昭。考諱濬、字輪香。是歲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生。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二歲**。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三歲**。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四歲**。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歲**。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六歲**。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七歲**。

始就傅。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八歲**。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九歲**。

外王父海鹽朱左卿先生諱有虔來課讀經、時雖童稺、而授音必審、粗爲講解。課讀四年、稍知經訓。暇亦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農、顧寧人著述大旨相曉、雖未讀其書、聞之啓發。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十歲**。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十一歲**。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十二歲**。

外王父歸海鹽先君躬自督教架閣有蔣良騏東華錄嘗竊窺之。見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賤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家故藏書遭亂散盡先君時舉目錄示之。稍課律詩及科舉文字、余慕爲古文辭見天啓崇禎人制義稍可之。猶以爲易。先君誨之曰爾文思倜儻學古非難也。以入制義則非童子所應爲。由是稍就繩墨然終不憙。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十三歲**。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十四歲**。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十五歲**。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十六歲**。

先君命赴縣應童子試以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輟制義、頗涉獵史傳、瀏覽老莊矣。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十七歲**。

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自是廢制義不爲。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十八歲**。

初讀唐人九經義疏。時聞說經門徑于伯兄籛、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經、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讀書精勤晨夕無間、逾年又得學海堂經解以兩歲紬覽卒業。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九歲**。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二十歲**。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二十一歲**。

是時紬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始有著述之志。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二十二歲**。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二十三歲**。

正月、先君歿。遺命以深衣斂。既卒哭、肄業詁經精舍。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因得從學。並就仁和高宰平先生問經、譚仲儀先生問文辭法度。同學相知者、楊譽龍雲成最深。是歲、求通典讀之、後循誦凡七八過。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二十四歲**。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二十五歲**。

納妾王氏。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二十六歲**。

女㸚生。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二十七歲**。

始與錢唐夏曾佑穗卿交。穗卿慧辯、一時鮮匹、亦多矯怪之論。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二十八歲。

先妣朱太夫人歿。

還居會城、作左傳讀、余始治經、獨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及從俞先生游、轉益精審、然終未窺大體。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二十九歲。

二十四歲始分別古今文師說。譚先生好稱陽湖莊氏、余侍坐、但問文章、初不及經義。與穗卿交、穗卿時張公羊、齊詩之說、余以爲詭誕。專慕劉子駿、刻印自言私淑。其後偏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劉子政諸家左氏古義、至是書成、然尚多凌雜。中歲以還、悉删不用、獨以敘録一卷、劉子政左氏說一卷行世。

初、南海康祖詒長素著新學僞經考、言今世所謂漢學、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傳、悉是僞造。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據古文、亦謂劉歆之所羼入。時人以其言奇譎、多稱道之。祖詒嘗過杭州、以書示俞先生。先生笑謂余曰：「爾自言私淑劉子駿、是子專與劉氏爲敵、正如冰炭矣。」祖詒後更名有爲、以公車上書得名、又與同志集强學會、募人贊助、余亦贈幣焉。至是、有爲弟子新會梁啓超卓如與穗卿集資就上海作時報、招余撰述、余應其請、始去詁經精舍。俞先生頗不懌。然古今文經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三十歲。

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爲字長素、自謂長于素王、其弟子或稱超回、軼



賜、狂悖滋甚。余擬以向栩、其徒大慍。會平陽宋恕平子來、與語、甚相得。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見示、余怪其雜糅、不甚許也。平子因問君讀佛典否、余言穗卿嘗勸購覽、略涉法華、華嚴、涅槃諸經、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論、讀之。讀竟、亦不甚好。時余所操儒術、以孫卿爲宗、不憙持空論言捷徑者。偶得大乘起信論、一見心悟、常諷誦之。

時新學初興、爲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並爲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爲科舉新樣耳。唯平子與樂清陳黻宸介石持論稍實、然好言永嘉遺學、見事頗易。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鑑諸書、歸宿則在孫卿、韓非。康氏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爲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爲虛語、宗旨漸分。然康門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

女叕生。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 **三十一歲**。

初、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義、與言今文者不相會。清湖廣總督南皮張之洞亦不憙公羊家、有以余語告者、之洞屬余爲書駁難。余至武昌、館鐵政局。之洞方草勸學篇、出以示余。見其上篇所說、多效忠清室語、因答曰、下篇爲翔實矣。梁鼎芬者、嘗以劾李鴻章罷官、在之洞所、倨傲自謂學者宗。余聞鼎芬先與合肥蒯光典爭文王受命稱王義、至相箠擊、因謂鼎芬不識古今異法。一日聚語、鼎芬頗及左氏、公羊異同。余曰、內中國、外夷狄、春秋三家所同。弒君稱君、君爲君無道、三家亦不有異。實錄之與虛

言、乃大殊耳。他日又與儔輩言及光復、鼎芬甚焉。未幾、謝歸。

其秋、康有爲得清主寵任、以變政獲罪。清廷稱朝野論議政事者爲新黨、傳言將下鉤黨令、羣情惶懼。日本人有與余善者、招游臺灣。九月、攜家南渡。時伯兄年四十七、無所出、撫叕爲己女以歸。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三十二歲**。

臺灣氣候烝濕、少士大夫處之、半歲意興都盡。五月、渡日本、游覽東西兩京。時卓如在橫濱、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劉學詢、慶寬等攝錄康、梁、爲東人笑。香山孫文逸仙時在橫濱、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七月、返至上海、識康氏弟子唐才常。才常方廣糾氣類、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

女㠭生。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三十三歲**。

清自誅竄康、梁以後、與外人尤相忌。剛毅用事、遂有義和團之變。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竄長安。唐才常知時可乘也、與僑人容閎召集人士、宣言獨立、然尚以勤王爲名、部署徒衆、欲起兵夏口。余謂才常曰、誠欲光復漢績、不宜首鼠兩端、自失名義。果欲勤王、則余與諸君異趣也。因斷髮以示決絕。未幾、才常于夏口就戮、鉤黨甚亟、其徒皆竄日本。余亦被連染、然以素非同謀、不甚恇懼。是歲、孫逸仙亦起兵惠州、旋敗退。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三十四歲**。

才常既敗、余歸鄉里度歲。正月朔旦、友人廬江吳保初君遂遣力急赴余宅曰、蹤迹者且至矣、亟行。



余避之僧寺、十日知無事、復出上海。平子及諸友皆相見慰問、君遂終以明哲保身相勉、余曰、辮髮斷矣、復何言。平子笑曰、君以一儒生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遺老魂魄憑身耶。余亦笑。會蘇州東吳大學求教員、君遂言是有美洲教士任事、君往就之、或得其力。乃赴蘇州。時俞先生篤老、往謁先生、督敕甚厲。對曰、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爲此、正欲使人推尋國性、識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遂退。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十五歲。

去冬自蘇州返鄉里。正月朔旦、君遂又遣力走赴余宅、曰聞君在東吳大學言論恣肆、江蘇巡撫恩銘赴學尋問教士、辭已、歸懼有變、亟往日本避之。于是東渡。時孫逸仙方在橫濱、湖南秦遯力山者、故唐才常黨、事敗東走、卓如不禮焉。往謁逸仙、與語大悅。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就之。逸仙導余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歡。自是始定交。力山又言、同舍生有張溥者、直隸滄州人、年甫弱冠、而志行甚堅。僕與偕來就君。及見、甚奇之。溥字溥泉、後更名繼、字溥泉云。力山初與蔡鍔松坡同事卓如、其後力山主光復、而松坡隸保皇黨、意趣不協。余與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力山招松坡同往、松坡痛哭、不肯與。余留日本三月、復歸、旋返鄉里。

余始著訄書、意多不稱。自日本歸、里居多暇、復爲刪革、傳于世。初爲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爲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實、仲長統尤善。既復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漸變。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 **三十六歲**。

妾王氏歿。

清翰林院編修山陰蔡元培鶴廎初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員、余因友人蔣智由觀雲識之。會公學生與任事者交惡、相率退學。鶴廎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招余講論、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三人皆年少英發、余以弟畜之。威丹著書稱革命軍、屬余爲序。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學社諸子又時會林下演說、遠近和者寖衆。適康有爲騰書主君主立憲、力護清虜、余作書駁之、侵尋聞于清廷。清廷責兩江總督魏光燾不覺察、甚厲。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余與威丹就逮、羈繫租界。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雖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聲氣大盛矣。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 **三十七歲**。

羈繫逾歲、獄猶未決。清廷復要各國公使雜治。是年三月、上海縣知縣赴會審公廨、攝余與威丹聽判。知縣宣讀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許以羈繫時日作抵、期滿後不得駐上海租界。時清廷自處原告、故不得不假判決于各國公使。然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聽畢、入外人所置獄中、獄吏課以裁縫役作。友人或求納致書籍、獄吏許之。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煩擾未卒讀、羈時友人來致、及是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



論。役畢、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法義。威丹不能讀、年少剽急、卒以致病。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威丹獄期將滿、春正月病溫、醫師以爲必死、二月就會審公廨保釋、得諸出獄、前一日攝赴工部局醫院、醫師予藥一函、歸服之、夜半即死、明旦余往撫其屍、口張目視、慟不能出聲。晡時輿屍出獄、上海劉季平捨地葬焉。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 **三十九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五月期滿出獄。同志自日本來訝。時孫逸仙與善化黃興克強、已集東京學子千餘人設中國同盟會、倡作民報、與康氏弟子相詰難、主之者溥泉及桃源宋教仁遯初、番禺胡漢民展堂、汪兆銘精衛、朱大符執信也。余抵東京、同志迎于錦輝館、來觀者七千人、或著屋檐上、未幾、以壽州孫毓筠少侯之請、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余以胡汪詰責卓如、辭近詬誶、故持論稍平、湖南徐佛蘇來道卓如意、欲爲調停、克強不許。其冬民報創置滿一歲、赴錦輝舘慶祝、觀者萬人。是時東京人材最盛、滿洲人留學者至匿姓名、不敢言國內學子以得民報爲幸、師禁之、轉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耆帥皆願爲先驅。而湖南陳天華亦著小冊、稱猛回頭、潛輸內地、重摹至十餘次。威丹所作革命軍者、則直銀二十兩云。天華後以憂憤蹈海死、不與其成、可惜也。

是歲、義軍起萍鄉、安化李燮和柱中所爲也。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四十歲**。

逸仙自南洋還東京，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意，見逸仙壁者物，爭之曰：「以日爲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厲聲曰：「僕在南洋，託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毁之，先擯僕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未幾復還。時日本人入同盟會者八人，自相克伐，漢人亦漸有同異。孫、黄、胡、汪南行，遯初亦赴奉天，數月，遯初復來，同志聞逸仙與日本西園寺侯陰事，漸相攻擊，異議始起。

寶慶譚人鳳石屏來。石屏于同志年最長，耆艾骨鯁，有湘軍風。是歲，山陰徐錫麟伯蓀刺殺清安徽巡撫恩銘。伯蓀性陰鷙，志在光復，而鄙逸仙爲人。余在獄時，嘗一過省，未能盡言也。後以道員主安徽巡警學堂，得間，遂誅恩銘，爲虜所殺。其黨會稽陶成章煥卿時在日本，與余善。煥卿亦不憙逸仙，而李柱中以萍鄉之敗亡命，爪哇，煥卿旋南行，深結柱中，遂與逸仙分勢矣。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　四十一歲。

初，孫、黄之南也，以同盟會事屬長沙劉揆一林生。林生望淺，衆意不屬，既與逸仙有異議，孫、黄亦一意規南服，不甚顧東京，同志任事者次第分散。溥泉以言社會主義爲日本法官逮捕，脫走歐洲，遯初貧甚，常郁郁醉，即臥地狂歌，又數向民報社傭婢乞貸，余知其事，曰：「此爲東人笑也。」急取社中餘資賙之。然資金已多爲克強移用報社，窮乏，數電告逸仙，屬以資濟，皆不應。其夏，克強襲破雲南河口，旋敗歸，抵東京。遯初不往見，余謂克強曰：「吾在此以言論鼓舞，而君與逸仙自交趾襲擊，雖有所獲，其實不能使清人大創，徒欲使人知革命黨可畏耳。愚意當儲蓄財用，得新式銃兩三千枝，機關銃兩

三門、或可下一道數府、然後四方響應、藉羣力以仆之、若數以小故動衆、勞師費財、焉能有功。克強未應。余又言遯初在稠人中粗有智略、君來何不就與計事。克強遽曰、人云遯初狂、下視僕輩、聞其言曰、不殺孫黄、大事不可就、是何嫉我之深也。余曰、讒間之言、何所不至。遯初誠狂、嫉君則未也。克強乃稍與遯初計事。頃之、清遣唐紹儀赴美洲、紹儀過日本、因脅日本當事、封禁民報、使館亦遣人潛入報社下毒、社員湯增璧飲茗幾死。余欲取紹儀、紹儀已去、因詣留學生總會館、自頗黎函中得紹儀像、擊墮地、蹴碎之。會清主、太后先後死、袁世凱罷、紹儀至美洲、亦無所就而返。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四十二歲。

民報既被禁、余閒處與諸子講學。克強復南。時東京同盟會頗蕭散、而内地共進會轉盛。共進會者、起自川湖間游俠、聞同盟會名、東行觀之、以爲迂緩、乃陰部署爲共進會。同盟會人亦多附焉。其魁則四川張百祥也。旋歸、衆益盛。後武昌倡義、卒賴其力。煥卿自南洋歸、余方講學、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余諾之。同盟會人亦有附者、然講學如故。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四十三歲。

時東京與南洋聲聞轉疏、孫、黄異議、逸仙亦他去。克強在香港、與丹徒趙聲伯先合。伯先始爲江蘇標統練逹戎事、以黨人見黜、南行、與克強、石屏計事、欲自桂林起兵下湖南、議甚祕、未行也。煥卿數言克強得伯先、事或可就。逸仙似無成者。余謂集黨數年、未有規畫、恐詒之後人耳。然清自袁世凱

廢、張之洞死、宗室用事、人民胥怨、固不能久。粵人好利而無兵略、湘中朴氣衰矣、亦未必屬孫、黃也。君以光復會號召、所謂自靖自獻、成敗利鈍、誰能知之。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奬光復、未嘗廢學。東國佛藏易致、購得讀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學音韻、徧覽清世大師著撰、猶謂未至。久乃專讀大徐原本、日繙數葉、至十餘周、以說解正文比校、疑義冰釋。先後成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三書。又爲國故論衡、齊物論釋、訄書亦多所修治矣。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衆、不備書也。恨歲月短淺、他學未盡宣耳。

㸚適嘉興龔寶銓未生。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歲**。

三月、克強集同志攻兩廣督署、不克、死者七十二人、所謂黃花岡之役也。是役使清大吏震怖、然同盟會才俊亦略盡矣。伯先治軍嚴肅、爲廣州人忌、發憤致死。或疑爲被毒、焕卿尤恨之。石屏以廣州非用武地、轉向江漢、集中部同盟會共進會人、多附者。其夏、四川以爭鐵道事起者數十萬人。秋八月、武昌起兵、余時方與諸生講學、晨起閱日報得之、不遽信。及莫閱報、所傳皆同。一二日、知鄂軍都督爲黎元洪、用事者則譚人鳳、孫武。孫武者、字堯卿、武昌人也、嘗抵東京、與同盟會、後兼隸共進會。余故識之、不意其能成此大事。嗣聞湖南、江西相繼反正、始輟講業、以上海未拔、不得遽返。九月、東

南粗定、獨江寧未下、于是附輪歸國。十月、抵上海。是時江蘇有五都督、蘇州、江北、鎮江、上海、吳淞也、其他軍政分府又不與。上海都督。陳其美者字英士、歸安人。初英士與李柱中謀襲江南製造局、柱中不許。英士先率部黨突入、被獲。其黨叩首請柱中往援、柱中以湘軍從之、製造局官長散走、餘卒盡降。柱中日夜撫慰降人、疲極。英士乘其倦臥、集部黨舉己爲上海都督。柱中覺、大怒、欲攻之、懼爲清虜笑、乃率衆直走吳淞、亦稱都督。陳李交惡。余至、宿柱中軍府、念江蘇有五都督、而上海、吳淞尤相偪、教柱中去督號、稱總司令、奉程德全爲江蘇全省都督。德全者字雪樓、雲陽人也、故清江蘇巡撫、反正稱蘇軍都督、兵多、故余教柱中屬焉。柱中從之。煥卿先自爪哇歸、浙江已反正、舉山陰湯壽潛蟄仙爲都督、以煥卿爲參議。蘇、浙、鎮江、吳淞諸軍方攻江寧。遯初自武昌來、道克強任漢陽總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時南方獨有江寧未下、規模粗定、諸軍皆推武昌爲中央。遯初自許當爲執政、屬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唯遯初略讀政書、粗有方略、然微嫌其脫易、似前世劉禹錫輩。時輩既無過遯初者、因爲宣布。未幾、漢陽陷。余方在堯化門觀軍、歸次鎮江、聞耗。東人報言晡時黃興當來過此、因留待之。舟過、遣同志往候、克強疑不敢見、乃歸上海。後三日、英士來言克強今詣余軍府、程都督亦至、特招君會議。既至、余言江寧即下、當爲援鄂計。克強稱武昌絕地、赴援無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時向寒、南軍無裘褐、且兵寡、不能與北軍相當、終當援鄂以固根本。聞漢陽破時、礮彈及武昌督府、然石屏等以獨力支拄、軍心不攜焉、有委棄理。克強不可。雪樓雖是余說、而不敢口贊也。江寧既下、浙府屬余爲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尚留上海。克強欲自爲大元帥、代表多屈從

之。議于江蘇教育會、蘇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強功雖高、已受黎督委任爲漢陽總司令、不得與部將先主帥。且前已推武昌爲中央、焉得背之。諸代表未有言。蟄仙稱浙江有事、遽引去。蘇軍偏將顧忠琛橫刀直入曰、諸君議何故不決。吾軍人不能容諸君猶豫。諸代表皆起、決推黄興爲大元帥。余曰、武昌先起、今處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爲副元帥。議罷。江蘇督部總務廳湖南章駕時聞之、怒曰、南方倡義可録者兩大功耳。發難自武昌、下江寧者程公之力。黄興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將舉兵攻興。克強大懼、讓大元帥于雪樓。雪樓初反正、尚不能制顧忠琛、亦不敢受。英士聞、遽以商團四十人護克強、其徽識曰禁衛軍焉。後十餘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舉非代表全體意、復上江寧、議于江蘇咨議局。主黄者猶未屈、諸軍詾詾、浙司令朱瑞尤憤。克強微知之、急請程、湯、陳三督同赴江寧。浙軍責蟄仙規避、語未終、英士狼狽走還上海。蟄仙許通情代表、終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黄興爲副元帥。以漢陽新破、北軍方逼夏口、武昌不可置政府、推副元帥就江寧組織内閣。克強欲入江寧、無應者。未幾、逸仙返、甫達岸、自言攜兵艦四艘至、且挾多金、又言戰則非吾所任、和則吾能任之。軍民惑焉、遂選孫文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云。

中華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歲**。

孫公于太陽曆一月一日就職。始行太陽曆、以江寧爲南京。時府中粵人與遯初不協、惡其豫政、用爲法制院總裁。克強任陸軍總長。政府號令不出百里。孫公日騎馬上清涼山耳。

初、趙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強者也。煥卿不能分別、並惡之。至是、日與黄、陳不合、自設光復軍總司令



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爲無名。丈夫當有遠志、不宜與人爭權于蝸角間。武昌方亟、君當就蟄仙乞千餘人上援、大義所在、蟄仙不能卻也。如此、既以避偪、且可有功。戀此不去、必危其身。煥卿不從、果被刺死。

煥卿既死、孫公延余至江寧、欲任爲樞密顧問。不能卻、乃曰、上海、江寧咫尺地耳、若有獻替、郵書半日即至、無必常宿直廬也。因返上海。其夕聞孫公以漢冶萍公司許日本松方正義合資、與盛宣懷同署名。時南通張謇季直被任爲實業總長、余就問其事、季直言有之、吾亦不得不辭職矣。余遽上書、請速廢約。孫公以軍餉爲辭、往復數四、卒得請而廢約。初、克強在漢陽、視武昌諸將蔑如也。其義故淺躁者、欲因推克強爲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漢陽敗、克強竄上海、武昌諸將甚恨之、然未嘗怨孫公也。孫公初返國、不曉情僞、湖北參議員劉成禺禺生、時功玖季友、皆同盟會舊人、說孫公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克強與湯化龍椓之。化龍者、以湖北諮議局議長起、主民政、亦與諸將不善、隨克強下竄者也。孫堯卿至南京、不用。時黎公已被副選、諸將請仍稱大元帥、移書南京、稱湯化龍湖北逃官、不當任用。兩府之怨自此起矣。清遣唐紹儀來議和、精衛力贊袁氏、余適與清故兩廣總督西林岑春煊雲階遇、雲階言、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無議和理。余頗是之。然以南府昏繆、自翦羽翼、不任變伐、假手袁氏、勢自然也。故持論頗同精衛。二月、清主退位、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南政府將解、孫、黃以袁氏難制、欲令遷都江寧以困之。余謂江寧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雖黜、其遺孽尚在、北軍未必無思舊主者。重以蒙古、東三省之援、死灰將復熾、賴袁氏鎮制、使不起耳。一日南

遷、則復辟之禍作矣。克強聞之、憤甚、與余辯難。且遣使者三人入宛平迎袁公南下、袁公亦誘致兵變、以刼之。卒不能成言。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實歸之、而又欲以小慧牽制、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孫、黄所以敗也。然克強辨義利、有常識、愛軍吏、愈于孫公。袁公就職、余復被任爲高等顧問。四月、入都。時唐紹儀任内閣總理、遡初以農林總長、教紹儀掣制公府、京師號爲唐宋内閣。共和初政、少年横欲推致極端、以階級名號既廢、又欲黜蒙古王公封號。唐、宋皆是之。余謁袁公曰蒙古何賴于中國。所倚者、諸子爭位、中國以冊立定之耳。今域中尚有土司、與王公何異。土司無封爵、而蒙古有封爵者、内外之異。然其有土長民、一也。必欲廢之、則蒙古不爲我屬矣。袁公以爲然。亦會漠北諸藩貳心于俄、故撫柔漠南、爲慎惜。其後專意南征、棄漠北不顧。然熱河、察哈爾、綏遠盡設特別區域、漠南比于郡縣、袁公功不可沒。

初、同盟會著籍者不過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武昌諸將、同盟會、共進會分處其半、以與南府不合、復立民社、與同盟會新附者競。余亦暫集人士爲統一黨。既入都、謀與民社合、清世所遺君憲黨人亦欲藉民社庇蔭、民社許之。余知植黨無益、自是泊然矣。其後唐、宋罷政、同盟會收集小黨數區、合爲國民黨。民社已先改爲共和黨。二年春、君憲黨復自立、稱進步黨云。余嘗謂中國共和、造端與法、美有異。始志專欲驅除滿洲、又念時無雄略之士、則未有能削平宇内者。如是、猶不亟廢帝制、則爭攘不已、禍流生民。國土破碎、必爲二三十處。故逆定共和政體、以調劑之、使有功者得更迭處位、非曰共和爲政治極軌也。調劑敷衍、所謂以相忍爲國、起因既爾、終後即當順其塗徑、庶

免敗績覂駕之禍。用人行政、亦有去泰去甚耳。急欲求治、其計已愚、況挾其私圖以黨相競乎。然時同盟會舊人尚忘其源、況新進躁動不識本邸者、或詆余爲逢迎袁氏、至竟孫黄及袁皆以不能容忍、相隨挫敗。余記是語以諗後人。

袁公甚信參謀次長陳宧。北洋宿將皆下之。宧雅多奇策、余曰、人以袁公方孟德、是子則爲司馬宣王矣。仆袁氏者必是人也。

七月、之武昌、謁黎公。聞武昌人甚重張之洞、以爲人材軍實皆張氏所遺、以爲倡義資也。返自武昌、與袁公道之。袁公憤然曰、南皮豎儒、今猶爲人引重耶。因數張過咎數端、又言初練陸軍及遣學生出洋、皆己所建明、無與南皮。劇談至三刻頃。余始雖審袁公雄猜、猶謂非卞急者。及聞其排詆張之洞、獨念曰、死者尚忌之、況于生人。褊淺若是、蓋無足觀矣。後袁公長子克定以書抵余、託佛法爲廋辭、曰、夫人人皆有佛性、則人人可作如來。然人人可作如來、而人人未有佛性、則法施不如財施明矣。余識其旨、尤不懌、欲辭顧問去。袁公遣王賡來、擬以倉場總督位之。余曰、有官守無職事、非僕所能居也。會以事赴三姓、北抵卜魁。還返、乃任爲東三省籌邊使。命下、被冰雪赴之、冀以避地。然卒不免也。

是冬、石屏亦被任爲長江巡閲使。

中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歲**。

設籌邊署于長春、僚屬才十人耳。既鮮事、經費亦少。吉林民政司韓國鈞紫石、適去官、薦泰縣繆學賢

子才于余。子才善測繪、嘗爲吉林圖、余甚愛之。紫石言、松花江遼河相距二百餘里、可穿運河以通之。自遼入運、自運入松花、自松花入黑龍、四五千里、皆方舟之道也、君何不爲之。余曰、昔張季直嘗言、是余以遼河水少、海口易涸、果穿運河遼水東注、則海口遂淤。且松遼南北分注、中間相隔二百餘里、遼水不入松花江者、必其間有高原間之、恐穿治亦不可就。僕之在此、猶叔敖寢丘耳。行署公費、一月才三千圓、復能得巨資通松遼耶。紫石曰、嘗試測之、費亦無幾。英人秀思昔嘗測量遼口者也。君召之來、何如。余行署本有鹽山韓沅濤旭初、能測繪、又得子才相輔。念事無成理、測實可知。因召秀思測之、中間果高、其議遂寢。子才復爲繪黑龍江圖、校舊東三省圖爲精矣。吉林有滴道山煤鑛、法人求開采、以銀六百萬兩開治二十年爲期、期滿仍還中國。督署許之。省議會大譁、稱都督賣滴道山。余曉之曰、吉林無煤、俄人以之藉口、合抱之木伐爲東省鐵道薪柴。今滴道山煤得出、則俄人無辭。夫煤鑛之占地有限、而森林之面積無窮、以此易彼、何憚不爲。且吉林諸鑛、人民不能集資自采、但除俄、日兩國以外、有請願開采者、不妨斟酌與之。二十年後、鑛質既盡、地亦歸我。諸君何葸葸也。議員曉悟、然終以都督無賴、不肯同意。

韓人僑居延吉者數萬口、多以采金爲業、請願歸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許。余爲議曰、間島之爭、中國幸而獲直。然處其地者皆韓人、不予歸化、名爲吾有、其實與日本領土無異、宜速之。政府終不敢從。

湯夫人來歸。

袁公就職歲餘、漸恣肆、克強甚畏惡之、欲因正式國會改選總統、然已亦不俚衆口。余謂宜推黎公、

月託事南行。克強欲舉兵、猶豫時、人望多屬黎公者、黎公以遯初死、懼及己、益懍懍。五月、余復上武昌。數日、雲階亦至。先是、江湖羣狡常借克強名號擾亂武漢間、克強不能禁也。黎公疑怖、召北軍李純以一師下夏口、諸將多諫。余力言順衆望以安之、則亂流自止。雲階亦勸黎公毋辭大選、黎公意未決、謂余曰、君且入都視之。其人苟可諫、安用更置。必不可諫、如君等計耳。頻行、黎公爲設祖餞、約晡時會食、至日落、黎公始出、曰、屬有日俄二領事來謁、言多、故遲耳。余曰、二領事亦何言。黎公曰、彼忌項城專、以大位動我、辯語移時、其志可疑也。余曰、若是則知吾輩所言非一家私意矣。日本人或忌項城、俄人何與焉。卒不得要領。遂入都、袁公已下令授余勳二位、冀以歆動。入府、袁公問曰、克強意何如。余曰、遯初之死、憂懼者不止克強一人。袁公曰、報紙傳克強欲舉兵、稱爲遯初復仇、何誣繆如是。余曰、南方報紙亦傳公將稱帝、道聽塗說、南北一也。袁公曰、吾以清運既去、不得已處此、坐常懼不稱、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誣我、乃至于是。余曰、以愚意度之、言公將稱帝者、非毀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內攘外者、妄而稱帝、適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載則然矣。法之拏坡侖、雄略冠世、克戡大敵、是以國人樂推。今中國積弱、俄日橫于東北、誠能戰勝一國、則大號自歸、民間焉有異議。特患公無稱帝之能耳。誠有其能、豈獨吾輩所樂從、孫、黃亦焉能立異也。故曰、言公將稱帝者、非毀公、乃重公也。袁公默然、兩目視余、面色悻悻、時辰鐘過三分、乃曰、明日來受勳耳。遂出。凡留京師七日、復歸上海。以南北相持、辭東三省籌邊使、數日、溥泉亦來。時國會成立已兩月、溥泉被選爲參議院議長、知有變、

南行避之會協和免江西都督東下謀定即歸七月十二日人定溥泉行嚴突至余宅以討袁檄相示余曰冒昧作此將何爲行嚴曰兵將動矣檄文何如余曰此何必工如弟所屬草可也十五日克強果起兵江寧初克強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蘇人怨之嘗欲以軍事屬雲階雲階語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爲大總統庶幾袁氏舊部不能爲變余曰君欲復辟耶雲階曰非也宣統帝不可爲元首屬之恭親王暫主大政不爲子孫萬世基因説春時劉廷琛于式枚等來謀復辟馮國璋張勳皆與謀今乘其機以覆袁氏易爲力余曰項城之罪在殺宋教仁非得罪民國也覆項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總統實與天子無異倒行逆施誰助公者雲階曰嘗問諸有經驗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經驗者非鄭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經驗未有民國之經驗也是策行則南北皆傳刃于君矣雲階議始寢教克強奉程都督爲主勿令走有亟則已來助之克強乃行北軍鄭汝成來據江南製造局英士日與言賄賣汝成得爲備雲階屬英士急攻之其規畫亦多中者竟不從也未幾江寧軍有異言克強走雲階亦竄檳榔嶼南事敗壞余念袁氏網羅周布無所逃死中國已復而猶亡命所不爲也會共和黨人急電促余入都稱國民共和二黨懲于舊釁欲復合余念京師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燄八月冒危入京師宿共和黨戒嚴副司令陸建章以憲兵守門余不得出然入門者如故十月袁世凱被選爲正式大總統黎元洪被選爲正式副總統十一月國民黨被解散黎公入都十二月國會亦解散矣。

中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四十七歲**。



是時共和黨猶以空名駐京、憲兵逼迫、余終日默坐室中。弟子獨錢季中及貴陽平剛少璜時時來候。余念共和黨不能久支。二月、張伯烈亞農爲余謀、直往謁袁公辭別、不見、則以襆被宿其門下、從之、遂被禁錮。先屬陸建章錮一軍事廢校中、漸移龍泉寺。當事皆走使告曰：「以家屬來、則無事。」余念是爲譎術、湯夫人亦懼袁氏有異謀、皆謝之。建章慕愛先達、相遇有禮。及移龍泉寺、別以巡警守之、警吏入見、語言瞻視、浸陵人矣。袁克定復遺德人曼德來省、且言可移處克定彰德宅中、余默不應。至六月、瞻以資斧空匱、飭廚役斷炊、不食七八日、神氣轉清、唯步起作虛眩耳。舊友廣州黃節晦聞書致當事、道不平。當事懼余餓死、復令醫工來省、得移東城錢糧胡同、政府月致銀幣五百圜、賃屋治食、悉自主之。以巡警充閽人、稽察出入、書札必付總廳檢視、賓客必由總廳與證而書。賈與日本人出入不與焉。時弟子多爲大學教員、數來討論。余感事既多、復取訄書增刪、更名檢論。處困而亨、漸知易矣。

是冬、孫堯卿自德意志歸來候。時同志舊勳與余相遇者、獨堯卿、柱中二人耳。初克上海、柱中功高、授勳纔得五位。川邊經略使尹昌衡以事下獄、禍不測、柱中獨與前貴州都督楊藎誠上書救之、堯卿亦爲言云。

中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歲**。

日本以往歲取青島、知袁公將改號、以二十一條要之、袁公懼、如約、人心始去。

三月、長女㸚、少女㠭及長壻龔寶銓入都省視、遂居焉。歙吳承仕䌹齋時爲司法部僉事、好說內典、

來就余學。每發一義、緜齋錄爲葑漢微言。時袁氏帝制萌芽已二歲矣、往日當事數遣客來伺余意、道及國體、余即以他語亂之。間亦以辭章諷刺、宋武魏武二頌及巡警總監肅政史二箴、皆是時所爲也。七月、籌安會起、勸進者日數百。余知袁氏將滿貫也。顧不能無感憤、賴以禪觀制止。孫少侯時爲袁氏要人、柱中以獄事被脅、皆豫籌安會。余甚惡少侯、而知柱中無他。柱中來見、不甚誚讓也。然柱中頗自媿、不繼見矣。八月、㸚自經死。事傳日本、誤謂余已死。既而上海報紙依入錄、湯夫人急電問安。余復電曰、在賊中豈能安。露章明發、逆知袁氏技盡、無能爲害也。是冬多惡夢、自爲終制。十二月、雲南護國軍起。

中華民國五年 一九一六年 **四十九歲**。

一月一日、袁世凱所謂洪憲元年也。護國軍事聞、世凱始恐。然以陳宧在四川、倚以鎮懾、謂西南可無事。江上列戍亦自謂慎固也。余雖被禁止、數聞北軍敗耗。時有欲迎黎公赴廣西者、余聞、密書授人致黎公、勸決策。未幾、廣西獨立。世凱自褫帝號。聞南北有議和意。又聞西南設軍務院、雲階在肇慶稱都司令、所部桂軍不出湖南、顧日與龍濟光競。欲移書示以方略。檢視既嚴、書不可達。乃取銀幣千圜、存交民巷日本正金銀行、銀行員得出入余門、因取書屬展轉達之。久之、軍事岑寂。至五月中、陳宧以四川獨立、世凱猶不信、見其露布、始怒、命秘書發電痛詆之。秘書不肯、世凱慚怖、歐血至盌許、漸不支。余時欲觀南方實狀、友人有在海軍部者、與日本海軍增田大佐、柴田大尉相知、示余易和服亡走、自鐵道達天津。至期、日本駐津領事密攜憲兵迎于車棧。既發、未上車、偵者踵至、稱汝



負我錢、何故脫逃。取指環及常弄古玉去、羣曳以走日本軍官與焉。領事所攜憲兵前進、奪軍官去。

余被曳至巡警總局。時世凱已病、警吏氣亦衰、但促歸邸而已。六月六日、日將昏、朱逖先入告曰、公署學校處處皆下旗、袁世凱必死矣、且祕之。明日、知黎公繼任、即東廠胡同邸中爲行府。余欲往見、守門巡警尼之、乃書付逖先轉達公府。九日、有人來傳公府音問、云總統得書、即飭内務總長王揖唐即王賡更名下令撤警、揖唐不肯、總統無奈何。十三日、門人餘杭郭同宇鏡來、自言佐公府祕書、余問撤警事、宇鏡答曰、此曹所忌在先生出暴其短耳。今宜陳情總統、言袁氏已歿、無庸念舊惡、同以手書示揖唐、其事必解。從之。十六日、果以院令撤警、增田、柴田皆來賀。余感其意、以范文正公手書一卷贈焉。

余寓錢糧胡同、與陸軍少將哈漢章同巷居、亦素識其人。既撤警、漢章方爲公府軍事幕僚、數至邸中、稱段祺瑞跋扈、謀以徐世昌代之。余知世昌與宗社黨有連、兼聞其首贊帝制、念漢章以總統徼幸、禍自此始矣。二十一日、入謁黎公、告以行意。黎公亦道京師危狀、余曰、軍警不能爲變、清世達官其心難任也。今所望者、南方不屈、則公亦安。黎公但稱毋苦百姓而已。二十五日、黎公遣一衛官護行至天津、浙江已遣戚則周來逆、是晚登舟、七月一日至上海、抵家。

余既歸、適海軍獨立政府下令召集國會、浙江都督呂公望戴之、遣人來迎、到杭縣、勸勿遽取銷獨立、留五日、旋歸。而軍務院已解、時克強亦自美洲來、聞其聲嘶、楚語頓挫、不能爲長言、問曰、何憊至是。克強以數患歐血告、言及國事、嗟歎而已、終不言方略也。直徐世昌、馮國章、張勳等有徐州會議、

彰德會議、皆密謀復辟、以傾民國。余見國事日岌、八月南赴肇慶、視雲階。時雲階方攻龍濟光、其軍中任事者爲騰冲李根源印泉、而行嚴次之。余問往時何不亟圖長江以規形勢、而局促于嶺外。爲印泉出示五月三十日軍事計劃書、擬陸榮廷下湖南、李烈鈞出江西、林虎左右策應。余曰、是計當矣、何故不行。印泉曰、袁氏旋歿、黎公繼任、江西爲政府直隸之地、義不當加兵也。余曰、即如是、湖南亦然、何以陸榮廷復進攻耶。印泉曰、湖南湯鄉銘已先獨立、地屬我、故可攻耳。余怪其辭遁、後知印泉利廣東富源、故令協和卻歸攻之、以龍濟光所部皆雲南産、可以情撫也。濟光卒不可破、而都司令部窮蹙矣。余見南方無可與謀者、遂出游南洋羣島、歲晚始歸。歸時肇慶都司令部已解、馮國璋已被選爲副總統、克強已歐血死、人才日乏、凶暴日長、知大亂之將作也。聞主選馮國璋者爲唐紹儀、孫洪伊、而溥泉亦爲之關通。余見溥泉、痛責之。溥泉深自悔。明年、送克強葬、伏地痛哭、至不能起。

初孫公好尚與克強異、厭薄軍官、而憙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者、訖爲大總統、不能悛。二年之變、孫公勸克強急起、克強不從、後亦致敗、孫、黃同時竄日本。英士等日夜慫恿孫公、雜集同盟會人及新附者爲中華革命黨、氣甚盛、尤排擯克強。克強慚憤、避之美洲。所隸軍官協和、印泉輩及二年起兵者、無所附、皆南走歸雲階、與孫公交惡。獨石屏不肯。克強歸時、余問往候孫公否、克強曰、往則遭其詈耳。及克強卒、其徒亦集同盟會新附者谷鍾秀、張耀曾等、稱政學會、皆宗雲階、與孫公角。余頗任調和、釁已深、不能合也。其後政學會日益披昌、衆怒歸之、而中華革命黨轉衰、所謂爲洲毆魚、爲叢毆爵者矣。



中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 五十歲。

是時宗社黨徧布上海青島間、康有爲勞乃宣劉廷琛鄭孝胥章梫爲著、而內與梁鼎芬陳寶琛等通、散布揭帖、訟言無忌、余聞鼎芬獻綸旅扆金鑒于清廢主、又知彼中計畫、黨首皆爲輔政大臣、徐世昌則輔政王也。一月末、故內閣總理鳳皇熊希齡至上海、以其情報唐紹儀、且徵求革命偉人同意。紹儀怪其妄、余曰、不然、革命偉人必不贊助復辟、彼亦自知之、所謂同意者、欲令同意于馮國璋耳。繼見孫公、爲道之。孫公曰、復辟果成、則聚而殲旃、爾養寇可也。余曰、不然、馮國璋方欲傾黎公、必慫恿張勳爲此、而己不與焉。勳事成、則己又出師討勳、然後以副總統繼任、公何不了也。孫公曰、不然。馮國璋北洋老輩、清主果立、彼得一王封足矣、安敢望繼任。余曰、不然、馮平日固非有大志者、今爲副總統、則覬覦之心自起、豈以王封自滿乎。孫公終不悟、余數騰書公府、儆之黎公、時任哈漢章、亦不省也。既、黎公遣使授孫公大勳位、雲階勳一位、協和復勳二位、孫、李皆受、雲階以不肯三鞠躬、不受。余知其無禮于民國也、稍疑惡之。有頃、對德宣戰議起、國會譁然、公府欲更置內閣、余亟移書國會中相知者曰、今之內閣本一武人、行事悖繆、不可勝書、然以比于清袁貴相、尚無術而易與、若去彼得此、則其禍更深。清袁貴相、謂徐世昌也。其後公府更欲以李經羲代段氏、經羲有小術、而素怯吝、不能爲輕重。陸榮廷入都、黎公遇之甚厚、然榮廷亦覲清廢主、且與張勳交驩。黎公以榮廷故、謂張勳無他腸。及倪嗣沖反、雷震春擁徐世昌于天津、私稱大元帥公府、復召張勳入都以抗之、由是國會解散、而復辟之禍成矣。自克強起兵江寧時、嘗欲撫納張勳、以傾袁氏、卒爲所賣、是歲春、協和又遣

彭、程萬與勳通問，榮廷復要束之，是以黎公不疑。召勳致變，其禍甚于江寧之役。時爲黎公奔走者，郭宇鏡也，宇鏡以是蒙詬，思欲湔浣，舉措不慎，嗟何及矣。

孫公初以失位觖望，聞中央有變，輒喜，故與余輩異情。石屏始終謂孫公不可居首長，余亦不能慊然。中國首義人所知者孫、黎二公而已。黎公初遣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冀爲後圖。璧光者，字玉堂，香山人，清末嘗西行購軍艦四艘，即孫公指目以爲己物者也。性忠謹，孫公慚而疏之。復辟禍起，國命已斷，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孫公欲復稱臨時大總統，余亦謂可行也。七月三日，集議孫公邸中，玉堂起言奉大總統命，國家危急，屬孫先生維持國事。孫公答曰：當復設臨時政府。唐紹儀起持駁議，玉堂曰：所謂維持國事者，謂起兵討賊，其他非所敢知也。議不決，余就語玉堂曰：國無元首，聞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君統率海軍，當以軍艦奉迎，可先電日本公使護黎公至海軍泊所。不然，南方無主，何以自立？玉堂曰：本有軍艦二艘在秦皇島，即傳無線電語之。少頃，余爲擬電致日本公使，明日，日本公使辭以難，于是決策以軍艦護孫公至番禺，冀有所建設矣。余始未有子，是歲四月，湯夫人舉一男，小字曰導，以王茂弘期之也。未三月，即赴番禺。

余與孫公南行，風甚。抵番禺，段祺瑞已破張勳，北人羣脅黎公辭職，馮國璋得代理總統。余曰：不幸而言中矣。孫公以護法名屬廣東省議會迎致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于番禺，未幾，海軍亦大至。議員來者七八十人耳，時孫公尚欲稱臨時大總統，余謂宜且稱攝大元帥。石屏時亦移書勸孫公勿自尊，衆議喧呶，或欲以議員合組政務委員會者。孫公極口詈議長吳景濂，景濂恚，誓不復見，余宿實



業團、議員呂覆健秋及宇鏡來就議、余爲分疏曉譬、羣情漸悟。故廣東都督陳炯明競存復來詈之。余初以雲南督軍唐繼堯蓂賡之招、欲赴雲南觀軍容、未果。至是以廣州事難就、戒期西行、競存止之曰、諸議員尚信君、事畢前往不晚也。至九月、番禺立軍政府、孫文被選爲大元帥、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被選爲元帥。余勸孫公遙戴黎公以存國統、使人不能苟與賊和、且示無自尊意。爲大元帥作宣言書、稱願與全國共擊廢總統者。孫公雖貌從、情不順也。時孫陸不相能、榮廷不受元帥印證。滇軍師長張開儒等言唐督軍已與龍濟光和好、約爲兄弟、其人可用。余往香港視之、濟光怨榮廷甚深、欲觀望南北勝負、孫公所部粵人亦欲挾軍政府已行廣東主義。余知其無就、欲西行、孫公使人來曰、今人心不固、君舊同志也、不當先去、以爲人望。余曰、此如弈棋、内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偪、未有兩眼、僕去爲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僕可也。孫公從之。遂與議員五人授元帥印證者及宇鏡、少璜偕、西自交趾抵昆明焉。

初、雲南光復、蔡鍔始侵略四川、至自流井護國軍之役、四川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先反正、功高羅佩金、以雲南產督四川、貴州人戴戡爲省長、皆忌存厚。雲南軍在四川者、又偏得利權、川人失職、謂其將並己也。銜之次骨。存厚因民之怨、攻佩金、走之。又攻戴戡、殺之。北廷遣吳光新赴川查辦、以一師駐巴。時雲南兵在川南者尚二萬人、蓂賡懼不敢出。其秘書長李曰垓尤尼之。余至雲南、蓂賡猶豫、不敢受元帥印證。余謂五議員曰、不受、諸君爲無面目、宜速歸。余名義亦屬軍府、隨君等去矣。蓂賡始具禮受印證。然其文移號令、終自稱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未肯稱元帥也。數日、以公函請余爲總

參議、少璜爲參議、宇鏡爲祕書。余受之、亦未嘗自稱。云蓂賡問計、余言南北相持、不得湖北不能取均勢。今桂軍方援湖南、荆襄黎天才、石星川亦思獨立。君必待破重慶、定成都、然後東下、則歲時淹久、事將中變。且川人怨雲南深、未可猝下也。宜分兵自貴州出湘西、取辰沅常澧爲根本、北與江陵相望。黎石一起、計時湘中亦已下矣。乃與桂軍會師武漢、敵人震聳、形勢在我、劉存厚亦焉能倔強也。蓂賡歆四川富厚、不肯捨。會貴州兵自桐梓出、規川東北、廷所置四川督軍周道剛欲攻川南以綴之、其旅長劉成勳來告變、蓂賡欲出、余以爲中策、力贊之。十一月、發昆明、渡可渡河、從叢菁中行數日、至畢節。川南瀘縣已爲周道剛軍所拔、雲南軍大潰、蓂賡亟下令捕亡、還者纔得百餘人耳。值湘桂軍拔長沙、黎石反正、貴州軍自綦江取黄角亞、距巴十餘里、吳光新走重慶、鎮守使熊克武以巴自主。克武者、字錦帆、本同盟會舊人、而黄花岡死難之遺也。未一月、瀘亦復、雲南勢復振、余勸蓂賡速出、不果。當是時、南方勢盛、雲階在上海、陰結長江三督、任調停、其實爲北方緩兵計、文電數至、蓂賡以爲實然。余曰、三督所行、諺所謂狐假虎威者、西南羣虎奈何爲狐所弄。然時人爲雲階、三督所詿誤者甚衆、不能以一人勝衆口也。乃遣少璜赴湘西、身與宇鏡同下東川。

孫公與榮廷相惡、權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門、欲親征福建。余在畢節、電請決計、不果行。

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五十一歲**。

一月十日、至巴縣、禮威丹祠。南府嘗贈威丹大將軍、故巴人直稱鄒大將軍也。其家無恙。時錦帆以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建牙、與劉存厚相持。雲南軍已復川南、其軍長顧品珍出沒川南、川東間、錦帆

屢請蓂賡東下、余亦數促之。大旨言荆襄獨立、吳光新以一師竄還、半自萬縣渡江、半沿江直下、皆會宜昌。沿江者爲川中民軍顏德基等所截、亡失軍械無數。今急以滇黔軍躡之、多即一師、寡則一混成旅、六七日可抵宜昌。滇黔躡其後、荆襄當其前、吳光新必爲虜矣。又湘桂軍已破長沙、方向岳陽、而武昌民黨亦起、王占元窮蹙欲走、今不亟取吳光新、與湘桂鄂三軍直下武漢、是養寇也。公以雲南貧瘠、欲得四川爲外府、然川人怨公亦深、而鄂人爭欲迎致。鄂之富實不減四川、分川鄂以給軍饋餉、無乏而川人之怨亦弭云云。如是十餘上、蓂賡終託故不出。宇鏡至、戒以吳三桂遺事、且言公宜速出、免爲深山窮谷中人、欲以激之、亦不怒也。未幾、吳光新復熾、荆襄潰敗、石星川先走、黎天才斜竄入秭歸。而湘桂軍適破岳陽、告捷電至、余電促湘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亟取武漢。浩明復曰、取武漢易、守之不易。余言岳陽亦非可守、今得武漢、縱不能進取、且爲岳陽屏障、不然、雖欲端坐得乎。浩明言君宜速致唐公下攻宜昌、僕則可規武漢。卒不得決。是時雲階在上海、交關南北、馮國璋以厚賂資之、故雲階勸浩明弗進攻、浩明不悟也。湘桂軍亦自相擠、皆雲階一言致之、由是敵悉銳師來攻、湘桂軍崩潰、退守衡陽、蹙地七八百里、大勢沮壞。雲階清舊臣也、爲賊所任、以奸旗鼓梟頭磔腹、自謂其分。行嚴輔雲階至久、主筦樞要、辱其桑梓亦已甚矣。後劉存厚走錦帆、入主成都、而陝西民軍方欲奉滇府節度、蓂賡分遣九總司令、以五援鄂、以四援陝、然皆虛名。至三月、雲南將葉荃以二千人下援宜昌、余送之舟。荃馭下有恩、慷慨任事、既發、見秭歸巴東駐師尚萬人、即挺進逼宜昌、吳光新盡選銳卒出其後、襲秭歸巴東、破之。黎天才跳入巫山、荃自興山山行退還、士無潰者。今時將領、

此子爲佼佼矣。至四月、日本人來報唐紹儀赴東京、擬擁立徐世昌、求外援也、因徵余意。余曰、首亂中國者、徐世昌也。余必黜之。協和數電蓂賡、言改組軍政府事。余聞孫公矜躁失衆、嘗自乘軍艦發礮攻桂軍、似高貴鄉公所爲、知不可留。獨怪協和舉雲階、致書痛詆之。既讀議員湯漪改組草案、至不必遙戴、吒曰、此乞降之兆也。因念護法端緒、本以勉強行之。陸榮廷不肯就元帥、選唐繼堯受印證而不肯稱。貴州助雲南出師、自號黔軍、不肯用靖國軍名號、其將吏常言出師四川、爲戴戡復仇、本不與國家事。此皆市德北廷、爲伸縮地、幸以遙戴固之、使不得脫。而孫公不能力行、乃反與桂軍尋忿、黠者乘間、並遙戴之名去之、前之苦心、遂爲灰燼。發意欲歸鄉里、中阻宜昌、不可下。時南軍挫衄、江陵軍推唐克明爲主、轉入恩施。武昌舊勳蔡濟民幼襄亦起利川、所謂鄂西軍也。衡陽之師、復退郴桂。而田應詔等起辰沅、號湘西軍。余知事不可爲、猶勸貴州分兵出常澧、以觀其變。貴州所遣、纔一旅耳。幼襄日遣使赴走告援。余以鄖中六縣、敵不能及、而顏德基方領東川下游、與鄖中連壤。勸幼襄就德基、以偏師出巫、竹、爲鄂西張翼。錦帆患雲南之偪、余告以親貴州、善宿將、則外侮自止。川東北民軍石青陽、顏德基、陳秉坤據地既廣、不相輯睦、亦欲余以軍府名義護之。雲南軍在川者甚焉。五月、道萬縣之利川。是時軍政府改爲七總裁制、雲階與選。

余至利川、見幼襄兵甚單。余謂、守小縣、統弱卒、責百姓輸餉、又與唐克明相逼、甚非計也。顏德基兵尚盛、而甚慕君、君雖元勳、今時事已變、宜屈己就之、得彼千餘兵、爲指揮前敵、往攻鄖竹、愈于利川多矣。幼襄計已定、未行。復偕余抵恩施、唐克明軍部所在也。江陵既潰、克明轉戰江南、部兵僅殘千

餘人保于恩施、勢雖微弱、然視幼襄猶勝。余四十六歲、在武昌、知師長黎本唐、諫黎公召李純、不聽、即自免去。心善之。黎本唐者、則唐克明舊名也。故安徽都督壽州柏文蔚烈武者、本趙伯先舊部、民國二年、以抗袁氏敗亡命。黎公時以將軍賞焉。護法事起、從湖南來赴克明。聞吳光新軍中將領舊多事烈武者、因請爲前敵總指揮、駐師崔壩、距恩施百餘里。鄂西賴之以安。余至恩施、烈武亦來候。值夏正端午、克明尚攜觀競渡、而北軍已襲破建始。克明震恐、密謀退守利川、咨于幼襄、幼襄惡偪、乃曰咸豐宣恩皆可守也。即去。烈武亦倉猝往前敵。明日軍報益惡。及夜、余已臥、克明遣使來咨曰、敵即向恩施矣。總司令欲走四川、公意如何。余曰、敵勢雖盛、然山中作戰、不在衆寡、石板頂之險、非彼所能度也。尚有守者乎。答言有。余曰、足矣。縱不能守、待敵逼城、猶當一戰而退。今遽以千餘人走四川、川軍亦令繳械耳。均之非己所有、何不以力戰獲名。使者曰、商民已動搖矣。奈何。余曰、此有舊族饒氏、好賓客。明日爾總司令亟就其家集軍佐商人飲博、可立定也。使者還報、克明果不走。明日、同赴饒氏。余就觀瓦當銅器數入、至博所觀之、見商會總理王某神色沮喪、每博輒負、問之言昨夜總司令遣人以錢票兌實幣二萬圜、疑必走。余始知商民動搖所由。因曰、彼能飲博、已安矣。于是置酒盡醉而散。明日知北軍襲建始者、乃爲省長何佩瑢迎致家屬、意不在得地。余曰、彼時若走、真爲北人笑矣。始鄂西後皆恃柏烈武。勢既定、幼襄謀以烈武代唐克明、烈武難之、謂余曰、鄂人自相爭、則可、吾輩羈旅、乘人危而取之、後將焉入。余以烈武爲知大體。然克明始疑余矣。唐蔡相逼、余終促幼襄往就德基。其後幼襄嘗一赴巴、復返利川、明年遂爲人所襲殺、懷土故也。

余在恩施兩月、聞武昌舊勳吳醒漢厚栽屯兵來鳳、往視之。厚栽始與幼襄同起武昌、爲黎公愛幸、得人心。來鳳故土司、清中葉始置縣、一縣地稅不過二十餘兩、餉乏、然田稼多。余教厚栽以秋收徵穀、畝取什一。厚栽欲行之時、山寇來攻城、兵不得出、留十餘日、赴湘西。抵沅陵、田應詔方稱軍政長、所部總司令四五人、或以四百人稱軍者。常德已爲馮玉祥所陷、而周則范在漵浦、兵最強、不肯屬應詔。少璜時爲軍民會議處議長、介貴州軍以守湘西、軍恃清浪灘之險、將佐日夜酣宴如無事者。留兩月、自沅陵微行、出常德、渡洞庭、至夏口、聞徐世昌得僞選大總統、歸抵上海、十月十一日也。先一日、世昌就僞職矣。使遙戴之制不變、鼠子敢爾耶。

八月、聞蓂賡始出重慶時、錦帆位已定、迎于江岸、磬折待事、導入邸中、晨起上食、晚亦如之、若西門豹對河伯然。及議出兵援陝、設川南、夔萬兩鎮守使、皆齟齬不相入、但言聯帥離家浹歲、爲國憂勞、當旋歸休息而已。蓂賡怒、馳歸雲南、行凱旋禮。然時四川供雲南月餉定銀幣二十五萬、雲南軍輒自徵之、月至四十餘萬、川人怨益深。

自六年七月以還、跋涉所至一萬四千餘里、中間山水獰惡者幾三千里。學殖浸落、比年亦有講論、皆觀察風土言之。初在雲南、蓂賡憙言姚江學、屬余爲將領說之。余以南中情性有主觀、無客觀、將帥能破敵、不能撫民、軍旅能乘勝、不能善敗、因言姑近法曾滌笙、無必遠師姚江爲也。後在巴、士人求開示、余觀四川文化通儒、特起能名其家者、不如下江、然人盡讀書、鮮有不識文字之子、亦視下江爲優。近世棒客橫行、略及軍旅、行商大吏、多受攻鈔、然愛慕儒先、先戒勿刼教員、化亦美矣。乃所以



不競者、其性輕易淫泆、貴慕權勢、至今如漢志所云也。因告之曰、四川重江複關、自爲區域、先後割據者七矣。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張獻忠、皆自外來、而鄉土無作者。楊、馬、陳、李、文學爲最高、蓋得召南江沱之化、功名著者乃甚鮮。宋世二蘇、善爲章奏、范鎮、張浚、則忠正之士、皆不能有大就。可數者、虞允文、楊廷和耳。清世岳、楊諸將、因主威而立功、非經緯之才也。文高而實不副、得非先浮華、後器識之過歟。但習資治通鑑、文獻通考、方輿紀要三書、斯爲切要、不煩求高遠也。所得人士、雲南袁丕鈞、湘西修先楨、亦一方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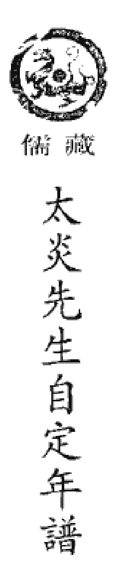
余始在巴、聞唐紹儀擁戴徐世昌、心甚惡之。至十月、正式國會已集番禺、而北方僞國會亦選世昌。抵家、見同志無深惎世昌者、西南羣帥且屈意與和好、因念帝制復辟僭立、皆此一人爲主。自袁氏死、黎公繼任、海内粗安。其間交搆府院、使成大釁者、亦世昌也。二年以來、亂徧禹域、則世昌爲始禍、馮國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唐紹儀以私交、故獨推世昌爲文治之主、變亂白黑、舉國信之、何哉。發憤杜門、不時見人。已而唐紹儀自日本歸西南、任爲議和總代表、胡展堂與俱來。余見展堂、言世昌不可與並立狀、展堂言今當宣布罪狀者四人、黎、馮、徐、段是也。余知展堂欲爲世昌解圍、故引黎、馮、佛法所謂以楔出楔、乃宣布主和陰謀、徐唐朋比狀。

中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五十二歲**。

二月、世昌遣帝制犯人朱啓鈐來、與唐紹儀議和。余集同志茅祖權、詠薰、方潛、寰如、簡書、孟平等、爲護法後援會、破徐、唐之謀也。初、啓鈐來、精衛以元勳訝之、道左人皆知其隱慝矣。孫洪伊輩徒恨段氏、

于世昌猶矜之。紹儀力言中東密約、賣國喪權、盡祺瑞一人爲之。欲移人情于反對密約、而忘世昌倡亂僭立之罪。溥泉數來候、亦不能決。余謂祺瑞勇夫、其惡皆世昌誘搆成之、重以帝制復辟僭立三罪。今西南所以自名者、護法也。曩日爲保持國會、今國會已集矣、但令世昌退位、僞國會解散、已足。不當先論他事。其後陝西告急、海上論者以北軍既言停戰、而復攻擊陝西民軍、以此要紹儀停議。紹儀不得已、三月宣告停會。洪伊與留滬議員亦稍知紹儀奸僞、且悟徐世昌不可與、而孫公與紹儀本同縣人、閒居上海、相往復。中間行理則展堂也。孫公教紹儀重開和會、紹儀以爲口實、從之。士論益不韙。孫公招余飲、言和議爲外人所贊、必欲反對、外人將令吾輩退出租界。余笑不應、歸力爭如故。紹儀復開議、頗受徐世昌賄、唯以裁兵理財爲文飾、未嘗及護法事。五月四日、京師學生羣聚擊章宗祥、欲盡誅宗祥及陸宗輿、曹汝霖輩三人、皆僞廷心膂、介以通款日本者也。事起、上海學生亦開國民大會、羣指和議爲附賊。紹儀不得已、逾十日乃提八條以脅啓鈐。其前七條、唯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廢除中日密約爲差可意。最後一條、仍言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爲臨時大總統。啓鈐不許、和會遂散。蓋自余始宣布徐唐罪狀、其後八次與紹儀書、道其隱情。留滬議員亦相與應和。至是、徐唐之謀暴著、和會始破。然西南議和之望猶未絕也。余數移書兩院、勸選舉大總統、雖分立亦無害。兩院亦有應者、然竟不行。

和會中斷、至八月、僞廷復以王揖唐代朱啓鈐。揖唐庸鄙、爲人所輕。紹儀遣易次乾入都、迎致上海。軍政府電致紹儀拒之、稱非得明令、不容開議。紹儀大窘、僞辭總代表。余移書發其僞言、不去上海、



與人書　民報十號

答鐵錚　同上

覆吳敬恒函　民報

與馬良書　民報

與劉揆一書　民報

答夢庵　同上

答祐民　民報

再覆吳敬恒書　同上

再答夢庵　民報二十一號

致□□二子書　復報第五期、癸卯四月。

致□君書　同上

與季茀書　制言二十五期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文中

與張蔚西論山脈書　羣治大學年刊第一期

與譚組安書　未刊

與吳承仕論哲學書　國學巵林第一卷、民國九年五月。

與呂黎兩君論佛理書　民鐸雜誌三卷一號、民國十年十二月一日。

自一月患黄疸、至于三月。

譚石屏歿于上海、往弔、哭之慟。爲作墓銘、承其屬也。

雲南四川怨日甚。蓂賡後爲其弟繼虞所掣、與軍長顧品珍交惡。品珍時在川南、曙于印泉、印泉與蓂賡舊怨也。方統滇軍于廣東。李顧聲氣相呼召、則蓂賡不能得志、于是怨及軍政府矣。郭宇鏡往爲謀、使解印泉兵柄、以兵屬協和、符令嚴切。印泉不肯從、迫協和走。然滇軍亦半歸協和、屯廣東湖南界上。唐紹儀知岑唐可間也、密召伍廷芳歸上海、已與孫公、廷芳及雲南代表皆離廣東、則總裁去過半、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政務會議。于是議員亦太半離廣東。方是時、雲階謀助湖南恢復、而紹儀輩掣之。其爲僞廷謀可知也。余病中聞而惡之。

四月、弟子曾道通一自四川來、謀逐滇黔軍也。言川軍亦或不靖、而顧品珍可就撫、即南與軍府謀、且赴郴見譚延闓。延闓者、字組安、以文人督軍、智略可任。通一既返、時川中師長呂超、石青陽皆受雲南密命、起爲變。余觀錦帆之智、知其必能定蜀也。移書告以湘軍必克事定、宜與爲脣齒援、是計既定、于是川湘永爲同盟焉。

六月三日、孫公與唐、伍及雲南代表李協和聯署電、僞廷言軍政府已失統馭、總裁去者過半、北廷欲議和、當就吾輩、不當就廣東。且令協和電致駐湘滇軍、戒勿助湖南擊張敬堯、靜俟和議解決。余作書宣唐等罪狀、並電協和、痛責之。欲與孫洪伊同署。洪伊始可之、既而忸怩、故獨署名焉。未幾、余熱病大作、幾死。病中聞湘軍克長沙、喜甚、躍起、以電賀組安、且言雲階于此爲能晚蓋、張魏公始附汪

黃、後與會之立異、此可以解君子之譏矣。上江焦既清、兼得王勃山爲下、調胃承氣湯、梔子豉湯、熱病尋愈。通一復來、聞川中亦有勝算、忘其疾矣。

長沙方復、曹錕、吳佩孚亦貳于段氏、與張作霖會師覆之。孫公先已得段氏諾、借軍械、于是競存有所藉手。雲階以湖南已復、段祺瑞已敗、自謂盡職、欲辭去、而海軍以恢復福建請、雲階從之。由是競存得藉爲名、亦自言將恢復廣東也。兩軍相交、廣府日危。時川軍雖勝、重慶未下。諸議員與孫、伍二唐合者復去之雲南、自此下趣川東、以巴爲國會駐地。余勸雲階入湘、招國會于長沙、雲階不能行也。

組安數招余入湘、酷暑未果。

方是時、湘川皆以恢復故土爲號。余既議湘川同盟、知軍政府必不支、則以自治同盟爲說。會溥泉自歐洲返、余爲言近事、且云川湘恢復于義爲得、正粵人所爲亦川湘之次。然因是覆軍政府、于義不可。故余贊川湘、不能盡贊粵軍也。唯揣雲階亦終不濟、軍府亡則無以拒北賊、獨言自治同盟可盡靖獻之義耳。于弟何如、溥泉爲易名曰聯省自治。因擬秋涼偕往長沙云。

九月、以病愈歸餘杭、去故鄉十七年矣。朋輩依然、田疇無改。于是祇謁先塋、與長兄及族黨歡飲十餘日而返。組安所遣使者亦至。並聞川軍已下重慶、于是泝江入長沙。未幾、溥泉亦來。

既抵長沙、以聯省自治說其人士。時組安方擬制省憲、意相得也。溥泉初甚贊之、然爲國會議員周震鱗所惑、不與組安相能。因是中沮。會粵軍克番禺、雲階走、明電取銷軍政府、且令各省亦取銷自主。西南不言聯省自治、則勢且解散、因以入北、於是溥泉亦不能異。會四川軍官來電、稱承軍政府令、取

銷自主、湖南大兇。余語組安、電中軍官皆署名、唯錦帆以督軍不在、猶可救。聯省自治之名、川中所未聞也、吾與溥泉舉此以告錦帆、君亦舉此以告四川軍官、全體其庶幾知反乎。電去、川人如酣睡始覺、即以聯省自治不受南北政府支配。由是西南根本復定。

周震鱗者、亦同盟會舊人也、湖南恢復、震鱗獨不豫、欲得省長、勢不可、於是甚惡組安、欲傾之。時湖南所破北廷督軍張敬堯者、新事孫公、稱受業弟子、孫公右敬堯、欲爲復仇、而湖南首倡義者林修梅事定、乃被斥、發憤招湘西羣叛爲變、醴陵軍主李契儁者、亦組安所不禮也。震鱗假三方之力爲之謀主、湘西變既起、大軍左行、東方頗空虚、醴陵亦殺旅長蕭昌熾以應、組安欲出兵、無應者。於是去之、師長趙恒惕炎午繼其職、未幾、盡誅契儁及同謀者數人、震鱗先走得脱、周震鱗之謀亂也、溥泉先知之、語余無暱組安、余曰、吾來此爲六省大勢、湖南新復而氣盛、可以爲中堅、夫豈爲一人進退也。及組安敗、余已先歸。十一月、孫公以粤軍軍長許崇智之請、南赴廣東、溥泉從之、未幾、溥泉復來、稱軍府欲討趙恒惕、輔譚氏復位、余曰、弟昔日恨組安、謂其黨皆宵人、今又欲納之、何愛憎之多易也。溥泉以趙殺李契儁非法告、余曰、軍法斷斬、不能如常規、不得以非法論、就令枉殺、各省爲此者亦多矣、枉殺人即當討伐、是討伐無已時也。溥泉始退。

中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五十四歲**。

組安自去位、即居上海、而厚栽爲恩施神兵所破、傷指掌及顱骨、潛來。

是時西南六省、唯廣西附北方、其餘皆稱自治、改督軍號總司令、或兼省長、蓂賡爲顧品珍所蹙、逃



之香港。錦帆亦讓位於劉湘、貴州盧燾以王文華之命攻劉顯世、去自爲總司令、湖南則趙已代譚矣。孫公在廣東猶稱總裁、以令任命顧劉、盧趙顧劉趙皆不受、及四月孫公以議員二百人選爲非常大總統、湖南力爭之、雖競存亦不說也。孫公自是益恨炎午、而周震鱗程潛諸不逞亦日夜說孫公征湘、炎午懼、專與競存交歡以緩兵、余聞孫公就選、以爲非法、然知孫公不得大位必附北、而唐紹儀在粵、猶爲徐世昌謀反對孫公、則使徐唐快意、念武侯賀仲謀稱尊之事、故不與爭、孫公來電亦自言不得已。余答曰、廣東地治、一以付陳、他省逋逃、屏絕勿近、得一夫而失一國、非謀也。終以聯省自治不可反對爲獻、言甚切至、孫公近周程輩、終不肯棄。溥泉時在孫公左右、余以保傅冲人屬焉、其夏、競存征廣西、克之。時王占元據湖北、兵數變、湖北人日求救於湖南、會錦帆游長沙、始定川湘會師之議。然兩省軍行遲速不相及。錦帆歸、七月二十二日始抵巴下、議未定、湖南已出師、晨夜部署、八月十九日、川軍前鋒及巴東、而兩湖之戰已再旬矣。聞吳佩孚自將救武昌、炎午亦親督師、與戰、殺傷相當。然岳陽守甚單、佩孚以軍艦攻城陵磯、二十八日克之、炎午遁歸、所將二師道絕不得通、長沙幾危。九月一日、川軍攻宜昌、湖南事始得解、與北軍畫汨羅爲界焉。川軍新下、氣鋭甚、宜昌成軍不能守、佩孚自將禦之、顧不知城已陷也。莫夜抵郭下、見有川軍、自率衛兵與鏖戰、川軍亦不知佩孚在、竟退師、相持月餘、殺北軍過當、然終不能拔、與盟而還。是役也、湖南利湖北富庶、欲專其功、故先川師而下、幾儌幸襲得武漢、卒以自困、非川軍踵之而下、則亡矣。於是知親仁善鄰之益也。川湘既旋師、廣西事定、孫公赴桂林、始議道湘南取武漢、余爭之曰、岳州已盡入北軍、自鐵道至株

洲、不半日株洲。距衡陽百餘里、其趣利速。而粵軍東道韶關、西道零陵、去衡陽猶遠、必不能與爭、徒以長沙授敵耳。今公所恃名將、則協和也。其志在江西。江西陳光遠失衆心、易攻、得江西、亦自可窺武漢、無徒苦湖南爲也。時孫公方恨炎午、不爲意、而周程輩亦日從臾之。競存素幸愛陳光遠、亦不肯攻。衆口同辭、皆稱出湖南便。余辯之急、組安亦力持。十一月、始定計出江西。讒人在側、幾使湘衡盡陷賊中。天誘其衷、得以變計、亦危矣。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五十五歲。

孫公將北伐、遣伍朝樞之奉天、與張作霖和、謀南北同起攻吳佩孚。既成言、自桂林東下、以競存異議、罷其省長。自將趣韶關、設大本營。令協和督許崇智、黃大偉、朱培德等出南雄。五月、兵抵贛州。陳光遠之卒大崩。轉戰至吉安、無守者。僞廷命蔡成勳救之、亦不進。而張作霖入關、與曹吳戰、兵大挫。吳佩孚知徐世昌在、則南方討伐無已時也。謀迎黎公復位、屬長江上游軍孫傳芳言之。北方諸帥皆應。電信來、余覆言曹吳不自解兵柄、而請黎公復位、是謂囚堯。六月二日、聞徐世昌已走、急電致黎公於天津、言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公於段閣、已有前車、切勿罣繫北京、自同囚錮。且致密書、言但高臥數旬、則京師自亂、然後權在我。黎公六日發電、以廢督裁兵爲主、限諸督軍十日解職、已乃正位。余知其挾以求退、甚喜、曰、是必陳宧之謀也。已而果然。十日、得黎公電、稱入都就職、大驚、蓋黠者乘陳宧不在、破其謀矣。方徐世昌未走時、溥泉來問計、余曰、競存陰鷙、恨孫公罷其職、必報仇。徐世昌在彼、不欲居逐主名。世昌退、孫公亦黜矣。亟電孫公、勸以去名號、勿負氣忿爭、以招反動。溥泉猶不

信。十二日、黎公已復位。十七日、競存部將葉舉發難廣東、孫公走。溥泉復來、言當電致北伐諸軍、歸討陳氏。余曰、不可。軍士前則氣盛、歸則氣衰。今下南昌、其勢如破竹、既定江西、與競存爭曲直、未晚也。歸討必敗。溥泉曰、競存大逆無道、發電痛斥之何如。余曰、亦不可。其人陰鷙、然猶好名、今雖通吳佩孚、未顯也。痛斥之、則遂往矣。此危及西南、非一省之事。然孫公部黨皆與溥泉同計、盡反余策、卒棄江西、而旋歸之師亦敗。小不忍、亂大謀、有如此也。黎公數電召余、余知不可爲、辭之。獨以勿下討伐南方令、勿借外款爲戒、告西南則言堅持自治、勿遽受命、爲曹吳所弄。幸西南猶信吾言耳。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統一。余數以鳥盡弓藏爲戒、久之亦漸悟。

八月二十九日、授勳一位。

附錄一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

原載燕京學報第二〇期頁六〇〇—六〇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章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慕顧寧人之爲人，又改名絳，別號太炎。生於前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少治經學，從德清俞樾游，瑰意獨行，不事科舉，故得汎覽典文，旁及當代政書。因讀東華錄及晚明野史諸書，即抱種族思想，故除治學外，喜言革命。癸卯一八九四，與劉師培、鄧實、黄節等創辦國粹學報於上海，發揚國故，倡義光復，與蔡元培、孫毓筠等設教於愛國學社。該社成立時，先生爲蘇報撰文主張排滿，並以序鄒容革命軍一書及作駁康有爲書，痛斥保皇之非，事爲兩江總督所覺，派員來查，遂成大獄。先是，先生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湼槃、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近玄門，而未有所專精也。及遭禍繫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等，乃知瑜伽爲不可加。出獄後，孫中山先生自東京遣使來迎，赴日，入同盟會，主民報社筆政，並集留東游學諸子，講授佛學、歷史，相勗勉，且以富貴利禄爲戒，聽衆聳然。辛亥一九一一武昌起義，先生歸國，於開國建設大計多所匡救。民國元年，袁世凱執政，聘先生爲高等顧問。先生察覺袁氏内懷忮心，乃自詭籌邊，去之遼瀋，諸所規劃，惟以外扼於陳昭常輩，内製於袁氏私暱。復聞宋教仁爲袁氏所殺，遂棄官歸上海，召民黨故舊，議討袁氏。義師橈敗，死亡流竄者相繼。先生以袁氏捕殺老黨人不已，復抵北京，造總統府詬詈，袁幽禁之，絶食十四日不得死。五年，袁氏死，黎元洪攝大政，送先生歸滬，並書「東南樸學」四字贈之，以護法之役，孫公被推爲大元帥，先生以大元帥秘書名義游滇、黔、蜀，常舉北伐大義督責三省將帥，計不時



定憤而出蜀、取道鄂西、經湘黔邊境、以趨粵桂。後以軍政府改制、孫公去粵、先生返滬。十二年七月創辦華國雜誌。二十一年應門弟子邀遊平、是夏南返、秋移居蘇州。同人爰集國學會、請先生講學。二十四年、以講學旨趣不同、特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從學者愈衆。國民政府致醫藥費萬金、移作會費。間數日輒躬隸講席、雖衰病猶不自息。同年創辦制言半月刊。先生博通古今文宗魏晉、治小學音韻尤精。生平講學幾四十年、門弟子遍全國。本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以舊病膽囊炎復發、經醫生斷爲鼻菌中毒入腹、延至十四日晨七時三刻逝世、享年六十九歲。

余杭章先生墓志銘

汪東

原載制言半月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先生諱炳麟、字枚叔、一曰太炎、浙江餘杭人也。王考諱某、考諱某、奕世載德、實有令聞。先生秉心彊固、聰智絶人、粵在幼年、已開宏業。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於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沒齒。是蓋嶽因部婁、增其九成、河出昆侖、原於一勺。稍長、從德清俞君問業、橫經在席、砥礪時須、歛袖而聽、鋒芒不見。厥後旁搜遠紹、箸書滿家、而師法所自、稱引勿替。康成絶學、尚游馬氏之門、叔重無雙、不廢賈君之說。強立不反、斯之謂歟。有清末葉、政益陵遲、先生懷一夫不獲之心、申九世復仇之議、欲求殷獻、共舉義旂、爰歷閩疆、暫棲窮島、所謀弗遂、鎩羽西還。既遭黨錮、有明夷之阨、乃日讀瑜珈師地論及因明、唯識諸論、宅心玄宗、都空意必。民國二年、再被幽繫、又口授微言、命弟子吳承仕錄之、居幽贊易、以明憂患之情、在陳絶糧、縣述四科之教、希蹤曩哲、一揆同歸。初至江戶、識故臨時大總統孫公、傾蓋論交、即關大計。於是作相宅一篇、豫策革命後建都所宜。其言略謂、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

西安、謀大洲則伊犂。洞燭幾先、規橅宏遠、運天下如掌上、羅形勝於匈中。勢格不行、旣亦隨見。昔成周旣宅、迺爲雒邑之營、秦祚先亡、始定關中之策。以今方古、抑之過之。逮乎武漢興師、金陵讓國、袁氏襲亡清之舊制、忘孫公之樂推、跋扈臨民、觓骳棄法。先生直言毋撓、讒口是攖。未幾出爲東省籌邊使、蓋遠之也。知非用我之誠、猶冀朞月之效、是以明令朝頒、輕車夕發、度雄關而攬轡、指險瀆以徂征。涉歷山川、圖摹形勢、將欲收樂浪於版圖、規玄菟爲郡縣。豈知建議、悉被稽留。掛冠即行、拂衣高蹈。用是強藩割據、倭寇馮陵、沿至於今、終成鉅患。假使鄭用燭武、漢聽賈生、則北門之筦、何至潛移、七國之兵、還當自戢。噬臍奚及、流涕空悲。言念老成、倜乎遠矣。邦家多故、戎馬頻煩。民國五年七月、孫公以大元帥興護法之師、開府廣州、用先生爲祕書長、傳檄而定巴蜀、賦詩以勞將率。時唐繼堯督軍滇南、猶懷觀望、先生躬往說之。瞻望碧鷄之嶺、瘴氣潛開、襄徊黑水之祠、凶波不作。唐感其誠、請受節度、爲副元帥、同寅協衷、斯爲功首。其後軍府改制、解組言旋、雖反初衣、猶聞國是。讜言時發、不可勝書。頃者寇亂日深、車駕將稅、乃卜築吳地、躬啓講舍、嫥欲教誨後生、振導聾俗。莘莘學子、從者如歸。子夏居衛、西河於、以嚮學、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豈直通波飛閣、悅此清嘉、良田美竹、娛斯伏臘而已。不幸寢疾、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九。弟子心喪、薄海咨悼。國家追念元耆、榮以國葬、禮也。夫立德者不必有功、勤事者未皇績學、兼備三者、緊惟先生。故能識綜九流、勛媲微管。金聲玉振、終始之爲成、霆氣流形、不言而成化。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配湯夫人、有子二、曰導、曰奇。始遭疾困、未安家室、先置簉某氏、生女子三、長適龔、前卒、次適關、次適朱。一門之內、孝弟怡怡。嗣子居喪盡哀、繼志善

述、某年月日、奉喪返杭州、葬中台山之麓。念封樹之將具、嗟德音之不忘、詢謀僉同、刻此貞石。其辭曰、
於皇先生、抱道守貞。居常慮變、在險能亨。建夷既摧、復我疆理。嘉謨屢陳、以規九有。知幾其神、言必有
諭。鱷鯢肆虐、堯封淪陷。一佐軍府、遂返田園。功陋齊管、節慕魯連。博綜丘墳、思弘六蓺。雄文遷筆、蓋其
餘事。天不憖遺、微言圮絕。鳳鳥無徵、楹奠空設。蕭蕭歸櫝、桓桓墓門。千秋萬代、楷樹常存。

附錄二

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

原載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

余生亡清之末、少甚異族、未嘗應舉、故得汎覽典文、左右採獲。中年以後、著纂漸成、雖兼綜故籍、得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過四十萬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與儒先立異、亦不欲爲苟同。若齊物論釋、文始諸書、可謂一字千金矣。晚更患難、自知命不久長、深思所窺、大畜猶衆、既以中身而隕、不獲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故略錄學術次第、以告學者。頃世道術衰微、煩言則人厭倦、略言又懼後生莫述。昔休寧戴君著書、窮老然多發凡起例、始立規摹、以待後人填采。其時墨守者有元和惠氏、尚奇者有長州彭氏、皆非浮僞妄庸士也。人多博覽、亦知門徑。一身著述、既有不暇、則定凡例以俟後生、斯亦可矣。今者講誦浸衰、徒效戴君無益、要令舊術之緐亂者、引以成理、所謂提要鈎玄、妙達神指、而非略舉大綱、爲鈔疏之業也。敢告諸生、亹亹不已、識大識小、弘之在人。

余少年獨治經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不好宋學、尤無意於釋氏。三十歲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涅槃、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近玄門、而未有所專精也。遭禍繫獄、始專讀瑜珈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爲不可加。既東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輒讀藏經。又取魏譯楞伽及密嚴誦之、參以近代康德、蕭賓訶爾之書、益信玄理無過楞伽、瑜伽者。少雖好周秦諸子、於老莊未得統要。最後終日讀齊物論、知多與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諸家悉含胡虛冗之言也。既爲齊物論釋、使莊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諸沙門亦多慕之。適會武昌倡義、束裝欲歸、東方沙



門諸宗三十餘人屬講佛學、一夕演其大義與世論少有不同。東方人不信空宗、故於法相頗能聽受、而天台華嚴淨土諸鉅子論難不已。悉爲疏通滯義、無不厭心。余治法相以爲理極不可改更、而應機說法於今尤適。桂伯華初好華嚴、不憙法相、末乃謂余曰、今世科學論理日益昌明、華嚴天台將恐聽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導矣。釋迦之後、彌勒當生、今其彌勒主運之時乎。又云近世三百年來學風與宋明絕異、漢學考證則科學之先驅、科學又法相之先驅也。蓋其語必徵實、說必盡理、性質相同爾。斯言可謂知學術之流勢者矣。余既解齊物、於老氏亦能推明。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此則惟待老莊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許宋儒、頗以二程爲善、惟朱陸無取焉。二程子於玄學、間隔甚多、要之未嘗不下宜民物、參以戴氏、則在夷惠之間矣。至並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飾膏梁、助長傲誕、上交則諂、下交則驕、余亦不欲與語。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當命爲宗教、於密宗亦不能信。

余治經專尚古文、非獨不主齊魯、雖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師俞君曩日談論之暇、頗右公羊、余以爲經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漢世齊學雜以燕齊方士怪迂之談、乃陰陽家之變、魯學猶近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康成所述、獨周禮不能雜以今文、毛詩箋名爲宗毛、實破毛耳。景伯謂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故條例多爲元凱所駁。余初治左氏、偏重漢師、亦頗傍採公羊、以爲元凱拘滯、不如劉賈閎通。數年以來、知釋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則漢師尚焉。其文外微言、當取二劉以上元年之義、採諸吳起、專明政紀、非可比傅乾元也。譏世卿之說、取之張敞、所指則季氏、田氏、趙氏、非如公羊譏言崔尹也。北平曆譜、長沙訓故之文、漢以後不遺隻字、余獨於史記得之。十二諸侯年表所載鄭妾夢蘭、衛鞭

師曹、曹人戈雁諸事、左氏皆不誌其年、而年表有之、斯必取諸歷譜者矣。採用傳文、時或改字。觀尚書改字本於安國、則知左氏改字於長沙矣。所次左傳讀、不欲遽以問世者、以滯義猶未更正也。毛詩微言所得尤衆、藏之匈中、未及著錄、今則亡矣。

余少讀惠定宇、張臯文諸家易義、雖以爲漢說固然、而心不能愜也。亦謂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論。在東、因究老莊、兼尋輔嗣舊說、觀其明爻明象、乃歎其超絶漢儒也。近遭憂患、益復會心。然輔嗣易注簡略過甚、康成爻明辰之說、誠無足取、以禮說易、則可謂有所甄明。易者、藏往知來之學、開物成務之書、所敍古今事變、不專爲周氏一家、則康成有未及也。近欲有所論箸、煩憂未果、惟條記數事、亦足以明易道之大矣。上經以乾坤列首、而序卦偏說屯、蒙。屯者草昧、蒙者幼稚、此歷史以前事狀也。屯稱即鹿無虞、斯非狩獵之世乎。其時人如鳥獸、妃匹皆以刼奪得之、故云匪寇婚媾也。然女子尚有貞而不字、君子尚有舍不從禽、廉耻、智慧、民之天性、故可導以禮而厚其生。蒙始漸有人道、故言納婦、婚姻聘幣、初與買鬻等耳、故云見金夫不有躬也。需爲飲食宴樂、始有酒食、乃入農耕之世。觀說神道設教、易明宗教之事唯此耳。而觀我生、觀其生者、展轉追求、以至無盡、則知造物本無、此超出宗教以上者也。觀之所受曰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大凡肉刑皆起宗教、蚩尤泯棼、九黎亂德、人爲巫史、五虐之刑亦作焉。參及域外、則有以違教而受炮燔之刑者矣。噬嗑有滅鼻、滅趾之象、斯所以繼觀也。受噬嗑者爲賁、賁者文飾、今所謂文明也。而君子以庶明政、無敢折獄、故稱賁其趾、舍車而徒、是爲廢刖足而代以髡鉗役作也。又稱賁其須、則並除耏刑也。其卦亦及妃匹之事、言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文明之世、婚禮



大定、立軺駢馬、於是行矣。然親迎御輪、亦仿古者刧掠而爲之、如繫赤韍以仿蔽前耳、故亦稱匪寇婚媾。睽亦稱匪寇婚媾、王輔嗣說此子爻即以文明至穢爲說、所謂君子以同而異也。足知開物成務、其大體在茲矣。屯稱利建侯、象曰宜建侯而不寧。比稱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屯之侯、部落酋長無所統屬者也。比之侯、封建五等有所統屬者也。所謂不寧者、即考工所謂寧侯不寧侯耳。酋長無統、不屬於王所、故不寧爲宜也。五等有統、來享來王、故不寧方來、化爲寧侯也。後夫凶者、若塗山之會防風後至而戮矣。所謂屯者、亦不必遠在上古、後世蠻夷猶爾。三代之五等、比之侯也。三代之荒服、漢之邊郡屬國、近世漠北漠南、屯之侯也。豫言利建侯行師者、周秦漢之侯王、大分圭土以封功臣、其柄操之自上。晉言康侯、康訓爲空、則秦漢之關內侯、唐以來之虛封矣。罷侯置守、改土歸流、易無明文、於晉乃隱示之意。下經始咸恒、亦主夫婦之道、其言變事又多矣。姤稱女壯、而象云後以施命誥四方、以一陰承五陽、則烏孫匈奴之妻後母、衛藏之兄弟同室也。然施命誥四方者、不得格以中華禮法、漢且以詔公主矣。歸妹爲人之終始、上經之泰、但言帝乙歸妹耳、下經乃說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觀夫東方之俗、帝女不下嫁異姓、而貉俗或制其夫婦同室、惟妾媵乃得進御、即其事也。且歸妹常道耳、象必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歸妹人之終始、其鄭重至是者、亦豫爲彼著戒矣。豐以折獄致刑、其義略同噬嗑、故有折其右肱、肉刑之事也。解以赦過宥罪、其義略同賁、故兩言解而拇、廢除肉刑之事也。餘卦或言劓刖、或稱天劓者、自主受者吉凶、不及法制。易以開物成務、故首屯爲草昧、次蒙爲幼稚、需以飲食宴樂、始爲農耕之世。飲食必有訟者、則今人所謂生存競爭也。訟之事小者、但爲兩造對簿、大者則聚

羣攻奪訟必有衆起、指訟之大者也。是故受訟以師、夫必共甘苦、聽約束、然後羣體固結、故有師、然後相比、師比之上、宗主存焉。賦調所歸、故比必有畜、有師有財、加以親比、故履帝位而不疚、上下有辨、民志亦定矣。初設帝制、君民未有隔閡、是以泰也。自爾相沿、等威嚴峻、是以否也。其道古今人事之變、可謂深切箸明矣。夫生生之謂易、原要終始、知死生之說者、莫備乎蠱。隨以嚮晦入宴息、以喜隨人、受之以蠱。局言之、則醫和所謂陽物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耳。廣言之、釋氏所謂惑業苦者、大略舉之矣。沈溺惑蠱、斯非惑乎。蠱者事也、斯非業乎。蠱食心腹、斯非苦乎。觀之觀我生、觀其生、展轉追尋、以至無盡、而知造物本無。合之乾元、贊以首出庶物、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用九乃言羣龍無首、象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義又相及、蓋彊陽之氣、羣動冥生、非有爲之元本者、其曰窮理盡性、豈虛言哉。

余治小學、不欲爲王菉友輩滯於形體、將流爲字學、舉隅之陋也。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好之甚深、終以戴、孔爲主、明本字、辨雙聲、則取諸錢曉徵、既通其理、亦猶所歉然。在東閒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餘過、乃知戴、段而言轉注、猶有汎濫、繇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於是類其音訓、凡說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轉者、則歸之於轉注。叚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伸之義也。同音通用、治訓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爲六書之一。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如伽、佉、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語言聲音而造。字雖轉緐、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於是始作文始、分部爲編、則孳乳浸多之理自見、亦使人知中夏語言、不可貿然變革。又編次新方言、以見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凡



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於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爲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猶多惑亂、斯可怪矣。新方言不過七八百條、展轉訪求、字當逾倍。余成書以後、猶頗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續、弟子有沈堅者、實好斯事、其能繼余之志乎。

余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爲文奧衍不馴、非爲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訓、復用於常文耳。猶凌次仲之填詞、志在協和聲律、非求燕語之工也。時鄉先生有譚君者、頗從問業、譚君爲文宗法容甫、申耆、雖體勢有殊、論則大同矣。三十四歲以後、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爲至美、由是體裁初變。然於汪李兩公、猶嫌其能作常文、至議禮論政則躓焉。仲長統、崔實之流、誠不可企、吳魏之文、儀容穆若、氣自卷舒、未有辭不逮意、窘於步伐之內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與宋世歐陽王蘇諸家、務爲曼衍者、適成兩極、要皆非中道矣。匪獨汪李、秦漢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則不能言。余既宗師法相、亦兼事魏晉玄文、觀夫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辭、必非汪李所能窺也。嘗意百年以往、諸公多謂經史而外、非有學問、其於諸子佛典、獨有採其雅馴、摭其逸事、於名理則深惎焉。平時瀏覽、寧窺短書雜事、不窺魏晉玄言也。其文如是、亦應於學術耳。余又尋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輿、然平徹閑雅之體、始自東漢、訖魏晉南朝皆然、非敬輿始爲之也。中書奏議、文益加詳、一奏或至五六千字、若在後代、則覽者易生厭倦、故宋時已有貼黃、清初且制全疏不得過三百字、斯由緐而不殺、成此窮反也。曾滌生竊摹陸公、頗復簡約、其辭乃如房行制義。若素窺魏晉南朝諸奏、則可以無是過矣。由此數事、中歲所作、既異少年之體、而清遠本之吳魏、風骨兼存周漢、不欲純與汪李同流。然平生於文學一端、

雖有所不爲、未嘗極意菲薄。下至歸、方、姚、張諸子、但於文格無點、波瀾意度、非有昌狂偭規者、則以爲學識隨其所至、辭氣從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學已衰、妄者皆務爲骫骳、亦何暇訾議桐城義法乎。余作詩獨爲五言、五言者摯仲治文章流別本謂俳諧倡樂所施、然四言自風雅以後、菁華既竭、惟五言猶可仿爲。余亦專寫性情、略本鍾嶸之論、不能爲時俗所爲也。

余於政治、不甚以代議爲然。曩在日本、已作代議然否論矣。國體雖更爲民主、而不欲改移社會習貫、亦不欲盡變舊時法制、此亦依於歷史、無驟變之理也。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賄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舊制或有拘牽瑣碎、綱紀猶自肅然。明世守法、雖專制之甚、亂在朝廷、郡縣各守分職、猶有循良之吏。清世素不守法、專制之政雖衰、督撫乃同藩主、監司且爲奴虜、郡縣安得有良吏乎。逮乎晚世變法、惑亂彌深、既惡舊法之煩務、爲佚蕩以長駕遠馭爲名、而腐蠹出於鈞府、魚爛及於下邑。夫焉能以舊法爲罪也。尚新者知清政之衰、不知極意更其汙染、欲舉一切舊法盡廢夷之、主經驗者又以清政爲是、踵其貪淫而不肯循其法紀、斯猶兩醫同治一疾、甲斷爲熱、乙斷爲寒、未知陰陽隔並、當分疏而治之也。余獨以爲舊法多可斟酌、惟省制當廢耳。一省小者或爲二三道、大者或爲三四道、道不過六七十部。所部不過二三十縣、猶大於漢之列郡、而司察可周矣。明世設分守道、即布政司參政、參議也。名曰分守、即與漢時太守相同。清時並去司銜、則布政司之權已分、使各道隸於督撫、曷若隸於中央而以巡按監之爲愈乎。督撫可以撓守道之權、巡按但主糾察、不能撓其政權也。邊方斗絕、兵民之政難分、戶口之數寡少、自可別爲區處、不當以是槩內地也。省制不除、非獨政紀不能清理、而地方自治之法亦難



以見諸實行。地方稍小則能自治、過大則未有不疏略誕慢者。明時以布政使專主省事、晚設督撫、不能專有其地、明督撫甚多、一省或二三人。而政治已漸有牽掣矣、況軍民同主乎。然自兩漢以下、制度整齊、莫如明世。清世因循其法、雖稍汗漫、亦未至如唐宋甚也。明之亡國、在以常法議軍事、知兵宿將、倚爲干城者、失一要塞、陷一藩城、無不依律處戮。熊廷弼之傳首、楊嗣昌之自殺、皆坐此也。終於爲敵報仇、而爲清所禽制矣。清之亡國、在以軍法處民政、官常計典、視若具文。最後二三十年、以贓盜罷遣者、逾數歲亦還起復。錢糧侵挪之考成、風厲殺人之罪狀、始則嚴於小吏、緩於大僚。其後小吏亦多不治。賄積於上、盜布於下、民怨沸騰、又安得不瓦解也。是故明政寖於應變、清政絀於守常、言政治者、本多論常道耳。且守法之弊、能令胥史把持、得因受賄、然所取本非甚鉅、亦不敢破律敗度爲之。議既定矣、又不保長官之覺察否也。釋法之弊、胥史無受賕之門、而大臣乃爲姦府、其破律敗度、得以破格應變爲名、其所取又十倍於胥史、而復更無長官以覺察之也。三百年以來、言胥史蠹敗者多矣。清平之世、長官寡過、其忿疾胥史自可也。及於末世、士大夫之行、乃較胥史愈下、而復昌言罵詈、其忸怩不已甚乎。明世長官不敢恣意爲非者、飭法循紀之效也、然猶設都察院以督百僚。自洪武訖於隆慶、臺憲箸效、吏治甚清。萬曆中年以降、言官始有分曹樹黨、而楊、左諸公之風節、於國事終非無補也。清世雖循舊設官、內多懲忌、臺憲之職已輕、然大吏姦私、尚頗因之發覺。末世乃有受財鬻奏、毛舉世故者、則以風憲官吏犯贓罪加二等之制浸廢不行也。向令清無察院、其昏亂又何所底止矣。余向與總統孫公論政、多所不合、其謂中國有都察院制度善於他方、適與鄙心相中。及南都建設、余以議員或難專任、亟慫恿設評政院、遂

著之約法焉。雖然、此非可以虛名取效。余從政時所有條議、多未存稿。

余於法律非專、而頗嘗評其利害、以爲當今既廢帝制、妖言左道諸律固宜刪刊。其舊律有過爲操切、反令不行者、與自相繆戾者、刪改亦宜也。而今律之繆亦多、略論如左。余以法律之要、莫如刑名。唐律五刑、各分等次。明世新增凌遲、充軍、重法、未載律條。清律則兼載之矣。凌遲固無人理、而流刑未足懲姦、故別增發遣、充軍之法、亦仿唐之加役流而稍峻厲、此所以彌縫其闕也。今擬新刑律者、死刑以下、獨有徒刑一名、雖無期、五等迭爲衰次、其名曰徒刑則一也。舊律爲名者五、爲等十七。二死、三流各作一等。清又加發遣及五等充軍、並及準徒、總徒之例、其名等已多矣。今者但有二名七等、名既闊略、則伸縮當在一等之中、而不可濫於同名之內。今之伸縮、遂有三等之差、同一罪狀、而徒五年與徒六月、得以隨意定之、闊絕亦泰甚矣。案清世死刑監候分情實、緩決、矜疑三種、律不明箸、而隨法吏意見、以爲重輕、固以情僞緐多、不可豫制。今之伸縮、亦其類也。然法官不皆平情審察、不當授權過重。刑名泰簡、則伸縮相懸、名之不治、而苟且以定律、縱任法官、隨其高下、此乃近於古之議事以制者、豈刑書之謂乎。然則杖、笞雖廢、徒刑而下、寧無他種懲罰之名。徒之五等、亦宜分劑、五年耳。每一年限之中、或伸或縮、法官猶綽綽有餘、而罪狀不失於軒輊。自徒以上、流刑雖無所用、加役流與發遣、當差、今猶可以懲創。此其大法當革者也。余觀唐律雖寬、滯於階級、故黎庶屈而搢紳伸、明以來漸革除矣。清制多設條例、遂有奇觚。今當變革刑名、於清時律例之破碎不完者、簡練以歸一劑、無取詭更舊貫、而悉以新意易之也。且監臨主守諸名、名之善者也。監守自盜本在賊盜科中、罪視強盜稍輕、而視常人竊盜爲重。斯

乃舊制相沿、法之至當者也。今擬新刑律者、一切以侵佔目之、主守侵佔官財與常人侵佔私有田宅器物、遂無所分、豈忘責任所在與悠悠路人有殊乎。又放火決水壞歷史宗教之圖書建築物、遂科死刑、而壞常人宅舍圖書者罪反減輕。豈焚一尼庵燒一卷金剛經、新舊約者其罪當重、而毁廣夏藏書者其罪轉輕耶。是則律爲保護鬼神、不爲保護生人也。清例發名臣大儒冢墓見屍者罪至斬梟、盜大祀神御物者斬立決、過亦同此。古人已往、宜所尊敬、然法不應加重、鬼神則更當置之矣。又謀殺、故殺、鬥毆殺、情罪自殊、二人以上爲謀、本諸晉律、而唐律所同也。清律以謀諸心、謀諸人皆稱爲謀、已失本原、然三者猶有分劑。今擬新刑律者遂無殊別、此亦含胡之甚者矣。又明清諸律、親屬相姦、其罪至重。今常人和姦、但無夫者即無罪、與習貫所惡已殊矣。而親屬父子兄弟之間、聚麀無忌、彼則曰他國法律固然、法律不與道德相謀也。法律固不與道德相謀、豈不與人情習俗相謀耶。彼干犯宗教神廟者、罪或加重、在彼亦謂人情習貫宜然、自中國視之、亦若爲道德耳。夫人情習俗、方國相殊、他國之法、未嘗盡從一概、獨欲一屈中國之人情習俗以就異方、此古所謂削趾適履者矣。

余觀明志鞫問之制甚詳、清亦擬議其法、其以人主親臨勾決、及有改變部議者、誠爲出位而定讞、平允者亦多。若夫恭請王命、即行正法、此又其泰簡者也。凡事固有緊急尋常之分、不當以罪有重輕爲量。彼響馬、江洋大盜之流、罪雖稍輕、而事關緊急、臨時殺之亦可矣。殺父母、祖父母、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罪雖至重、而非緊急之科、其事迹虛實、亦不如大盜之著明、則恭請王命非也。逮清末世、常罪且有就地正法者矣。今法官斷罪以後、非上控者、雖至死刑、亦無再鞫之例、而上控又必延請律師、所

費至鉅、則是貧人常屈而富人或有可伸耳。此其不如清初舊制彰彰明矣。舊制判獄之職、守土主之、今則別設法官。其間亦各有利害。守土主行政之事、於民多有愛憎、又事繇不暇專理、或有率爾判定者。法官於民事不關、無所恩怨、既有專職、則事稍精審、此其利也。守土奉祿有餘、武斷輕率者多、而受賕鬻獄者寡。法官貧乏、則受賕者自多、此其害也。宜大增法官之祿、使無他心、守土雖不能干預法事、法官有枉法受贓者、則宜付守土檢舉而判決。法官罪狀者、當別選其人。不然則法官之朋黨比周、非律所能制也。清時已得蒙古、習俗與中國異狀、故刑部律與蒙古律有分。衛藏新疆未有所制焉。近世名爲五族共和、然蒙古律卒不可改、新疆雖建設行省、處置回人亦宜有與內土異狀者、衛藏等於羈縻、法由彼制、則新疆宜有治理回人條例、而蒙古律亦當更定刑名。凡法律條文不必盡從域內、惟刑名則不可差池。蒙古律尚有淩遲之法、奴姦家長妻、本部人姦福晉、皆淩遲處死。宜亟廢去。其九九贖刑、則以素少錢幣、存之可也。

余於晚明遺老之書、欲爲整理而未逮也。古稱讀書論世、今觀清世儒先遺學、必當心知其意。若全紹衣痛詆李光地佻淫不孝、實未足以爲大過。臺灣之役、光地主謀、使漢緒由茲而斬、欲明加罪狀則不能、故託他過以譏之也。江子屏宋學淵源記不錄高位者一人、自湯斌、二魏、熊賜履、張伯行之徒、下至陸隴其輩、靡不見黜、而顧、黃二子爲明代人物、又別爲論敘、以見端誠、謂媚於胡族、得登膴仕者、不足與於理學之林也。其他微言難了者尚復衆多。而侈談封建井田者爲甚。是議起於宋儒、而明末遺民陳之、其意乃絕相反。除王而農別有所感、王崑繩輩意見則純同宋儒、其他皆有別旨。寧人之主張封建、後世不明其故、戴



子高猶肆口評之、甚無謂也。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遺民乃欲以封建井田致亂、蓋目覩胡人難去、惟方鎮獨立、以分其權、社會均財、以滋其擾、然後天下土崩而孤僨易除也。當時無獨立及社會主義諸名、有之亦不可明示、託於儒家迂論、乃可引致其塗耳。自寧人以下者、斯類多矣。而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窺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又數爲詔令以駁斥之、若以爲沿襲宋儒迂論者、又何必忌之至是耶。然終無可奈何、及同治光緒以還、行省擁兵於上、會黨橫行於下、武昌倡義、上下同謀、而清之亡忽焉。則先正之謀果效、而朽腐化爲神奇之說、亦不虛也。烏虖、前哲苦心若斯者、豈獨一耑已、後之學者、其識之哉。余昔在南皮張孝達所、張嘗言國學淵微、三百年發明已備、後生但當蒙業、不須更事高深。張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見是時怪說流行、懼求深適以致妄、故有是語。時即答曰、經有古今文、自昔異路、近代諸賢始則不別、繼有專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專業、此亦其缺陷也。十餘年中、思近世學術未備、猶不止此、諸治史學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他已甚痟矣。姓氏之學、自元和姓纂以降、鄭樵亦粗明其統緒、至鄧氏辯證、漸塙鑿矣。元明以降、轉變增捐、又益緐多、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元史氏族志別是一種。刑法之學、舊籍唐律爲完、漢晉南北朝之事、散在史傳、如補兵以減死、督責以代杖、又皆律外方便之門、皆當校其異同、評其利病、又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貨之學、非獨關於租賦、而權度之大小、錢幣之少多、墾田之盈詘、金銀粟米之貴賤、皆與民生日用相繫、此不可不論列者、又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樂律之學、略有端倪、陳氏通義、發明荀勖之學、可謂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審定者、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相應者乃八與一、九與四、其言人氣折旋、必有

度數、皆由證驗所明。更謂絲器不可名以律呂、亦可謂得理者。而陳君猶取倍半相應之說、兩者孰是、必聽音而後知之、非衍筭所能盡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術者所包閎遠、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實事求是之學、不能以空言殽亂者。既尚考證、而置此弗道乎。其他學術雖辨證已精、要未可謂達其玄極。夫學術不在大小、要能精審、則可以成天下之亹亹、自百工技藝之微、所詣固有高下、殊絕者大方之粗疏、或不如小物之精理矣。故近世小學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則未究語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綜方言之要、其餘若此類者蓋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則眇盡事理之言、而中國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也。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鄒魯爲衡、其棄置不道、抑無足怪。乃如莊周天運、終舉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義、與名家所守相反、子華子迫生不若死之說、又可謂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紀、政教所關、亦未有一時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學、晚有陳蘭甫始略次諸子異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學術缺陷之大端、頑鄙所以發憤、古文經說得孫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齊物論釋及國故論衡中明見、原名、辨性諸篇、皆積年討論、以補前人所未舉、其他欲作檢論明之。舊著訄書、多未盡理、欲定名爲檢論、多所更張。而時不待人、日月亦將逝矣。昔人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豈不痛哉。

余以人生行義、雖萬有不同、要自有其中流成極、奇節至行、非可舉以責人也。若所謂能當百姓者、則人人可以自盡。顧寧人多說行己有耻、必言學者宜先治生。錢曉徵亦謂求田問舍、可卻非義之財。斯近儒至論也。追觀晚清遺吏、非無二三可取者、至於林下之風、則泯然同喪矣。亡國以後、其餘臭尚未

滌蕩。當其在位可知也。所取於林下風者，非爲慕作清流，即百姓當家之事。小者乃生民常道。苟論其至，沮溺、荷蓧之隱，仲子之廉，武侯之德，未或不本於勤生。斯風既亡，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宜其澌滅而不存矣。

附録三

太炎先生著述目録初編

潘承弼　沈延國　朱學浩　徐　復輯

原載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

凡例

一、先師著述自叢書而外、散見甚多、雖一鱗半爪、彌足珍視。兹目所載、首列專著、凡已經刊成之叢書及專録者俱歸入此類。附録子目以備稽考、其散見雜誌報章者分類駢列、附註出處及刊載年月、其有互見他書者、亦於每條下註明並載何書、庶便省覽。

一、未刊之稿亦經搜羅、兹就耳目所及、輯爲一編。

一、講演諸稿雖出他人手筆、然先師大義微言得存一二、自不可廢。兹附列於末、聊備佐證。間有未刊之稿、亦並存之。

一、文辭增删、版本異同及其他可備考證之事、謹就所知、並加案語。

一、同人等僻處一隅、見聞未周、初稿成事倉卒、掛漏滋多、海内博雅、加以匡正、俾得隨時補苴、甚所厚望焉。

卷上

已刊之部

一　專著



章氏叢書

春秋左傳讀敍録一卷　浙江圖書館刊本民國八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印本民國十三年、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

鏐子政左氏説一卷

文始九卷　謹按、文始另有浙江圖書館影印手寫本。

敍例　略例　韻表

卷一　歌泰寒類　卷二　隊脂諄類　卷三　至真類　卷四　支清類　卷五　魚陽類

卷六　侯東類　卷七　幽冬侵緝類　卷八　出蒸類　卷九　宵談盍類

新方言十一卷附嶺外三州語一卷　謹按、新方言初稿都三百餘條、載國粹學報。後有定本凡八百條、己酉七月刊於日本東京。又有日本民報社印本、曾見此書有先師朱墨校改、都三十六則、間有校定本所未載者、待後整理刊出。

自序　釋詞第一　釋言第二　釋親屬第三　釋形體第四　釋宫第五　釋器第六　釋天第七

釋地第八　釋植物第九　釋動物第十　音表第十一　劉光漢後序　黄侃後序　附嶺外三州語

按、嶺外三州語有日本刊本單行。

小斆荅問一卷　有自序　謹按、小學荅問另有己酉錢玄同寫刻本單行。

説文部首均語一卷

莊子解故一卷　有自序　謹按、莊子解故另有民國三年北平排印本、有日本排印本。

管子餘義一卷　謹按、管子餘義初印於國學振起社講義中。又日本有排印本。

齊物論釋一卷　前有自序　末附辛亥十月烏目山僧宗仰序

齊物論釋重定本一卷　謹按、齊物論釋另有民國元年頻伽精舍校刊本、單行。

國故論衡三卷　謹按、國故論衡有先校本庚戌五月日本國學講習會刊行先校本、修正二十四則、先師自書眉云、此初校本語、亦有校定本所未載者、他日當集合刊之。

黄侃贊

上卷小學十一篇　小學略說　成均圖　音理論　二十三部音準　一字重音說　古音娘日二紐任泥說　古雙聲說　語言緣起說　轉注假借說　理惑論　正言論

中卷文學七篇　文學總略　原經　明解故上　明解故下　論式　辨詩　正齎送

下卷諸子學九篇　原學　原儒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名　明見　辨性上　辨性下

檢論九卷　謹按、此書係增刪訄書而成、參看訄書下。先師自定年譜、謂民三增刪訄書、成檢論九卷。

卷一　原人　序種姓上　序種姓下　原變

卷二　易論附易象義　尚書故言附造字緣起說　六詩說　關雎故言　詩終始論　禮隆殺論　辨樂　春秋故言　尊史　徵七略

卷三　訂孔上　訂孔下　道本　道微　原墨　原法附漢律考　儒俠　本兵　學變附黄巾道士緣起說

卷四　案唐　通程　議王　許二魏湯李別錄　哀焚書　正顔　清儒　學隱

卷五　民數　方言附正名雜義　訂文　述圖



卷六　正議　商平　原教　訂禮俗

卷七　通法　官統上　官統下　五術　刑官　譴虛惠　相宅　地治　明農　定版籍　懲

假幣　無言

卷八　楊顔錢別錄　雜志　哀清史附近史商略　對二宋

卷九　非所宜言　商鞅　思葛　仲桓　小過　大過附光復軍志序　近思

太炎文錄初編五卷補編一卷　謹按：閒另有章太炎文鈔，見下目。

文錄卷一　小疋大疋說上　小疋大疋說下　八卦釋名　說彖象　孝經本夏法說　子思孟

軻五行說　駁皮錫瑞三書　大夫五祀三祀辯　夏用青說　毛公說字述　賓柴說　禽艾說

說束矢白矢　諸布諸嚴諸逐說　說渠門　說稽　說門　說物　大子晉神仙辨　說於長

書　輿尤瑩問答說　與鐳光漢黄侃問答記　文例雜論　徵信論上　徵信論下　信史上

信史下　秦獻記　秦政記　五朝學　五朝法律索隱　官制索引　說刑名　封建考　說林

上　說林下　釋戴　非黄　思鄉原上　思鄉原下　程師　二羊論　讀郭象論嵇紹文　旅

西京記　癸卯獄中自記　人灘說

文錄卷二　癸卯與鐳光漢書　再與鐳光漢書　與王鶴鳴書　與人論樸學報書　丙午與鐳

光漢書　再與鐳光漢書　丁未與黄侃書　再與黄侃書　三與黄侃書　與孫仲容先生書

與簡竹居書　與人論文書　與鄧實書　再與鄧實書　與羅振玉書　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與馬良書　與鐳揆一書　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書　討滿洲檄　駁建立孔教議　書莽蒼園文藁餘後　張蒼水集後序　南疆逸史序　毛詩正韻序　重刊古韻標準序　南洋華僑志序　東三省政要序　地文學序　國粹學報祝詞　民報紀念會祝詞　高先生傳　俞先生傳　孫詒讓傳　黄先生傳　鄒容傳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　鐳永圖傳　書蘇元瑛事　書清彭山縣知縣康壽桐事　韻文集自序　瑞安孫先生傷辭　沈藎哀辭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哀辭　熊成基哀辭　宋教仁哀辭　魏武帝頌　宋武帝頌　陸機贊　唐才常畫像贊　鄒容畫像贊　蘄黄母銘　頂羯羅君頌　安君頌　錢唐弔龔魏二生賦　哀韓賦　哀山東賦　弔尹籐博文賦　木犀賦　噀傖文　肅政使箴　巡警總監箴　艾如張董逃歌并序　鴆鵲案戶鳴　山陰徐君歌　東夷詩十首　秋夜與黄侃聯句　游仙與黄侃聯句　夏口行　廣寧謠　八月十五夜詠懷　懷舊　短歌八章　長歌　冥阨歌　孤兒行　秋夕詠懷平原　隴西有壯士　丹橘　上留田行　時危四首刪去

別錄卷一　中華民國解　排滿平議　復仇是非論　革命道德論　箴新黨論　軍人貴賤論　代議然否論　駁神我憲政說

別錄卷二　論漢字統一會　社會通詮商兑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與人論國學書　再與人論國學書　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　送印度鉢羅罕保什二君序　記印度事　答鐵錚　記政聞社大會破壞狀　大秦譯音說　漢士始知歐洲各國略說　匈奴始遷歐洲考　印度

先民知地球繞日及人身有精蟲二事　總同盟會罷工論序　無政府主義序　俱分進化論

別錄卷三　無神論　建立宗教論　人無我論　五無論　四惑論　國家論　大乘佛教緣起考　大乘起信論辯　頻伽精舍刻大藏經序　梵文典序　法顯發見西半球説

補編目　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記　湘鄉張君誄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　黄克強遺奠辭　勳一位前陸軍部總長黄君墓誌銘　故總統府秘書張君墓誌銘　誠意伯集序　終制

葑漢微言一卷　謹按、葑漢微言另有北平排印本。

章氏叢書續編　民國二十二年北平刊本

廣論語駢枝一卷　卷末有自序

體撰錄一卷

大衍説　極數定象答問　説周量　説漢量

太史公古文尚書説一卷

古文尚書拾遺二卷　卷末有自序。謹按、先師尚有古文尚書拾遺定本、已刊入制言第二十五期紀念專號。另有單行本。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五卷　卷末有黄侃後序。謹按、章氏國學會有單行本。

新出三體石經考一卷　卷末有自序

葑漢昌言六卷　謹按、章氏國學講習會有單行本。

章太炎文鈔五卷　題靜葊編輯、民國三年三月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

卷一　國家論　俱分進化論　無神論　國惑論　文學論　建立宗教論　人無我論
卷二　原經　原學　訂孔　儒墨　儒道　儒法　儒俠附上武論徵張良事　儒兵　學變　學蠱
王學　顏學　清儒　學隱　訂實知　通識　原人　序種姓上　序種姓下　原變　族制
民數　封禪　河圖　方言訂文附正名雜義　述圖　公言　平等難　明獨
卷三　冥契　通法　官統上　官統中　官統下　商鞅　正葛　刑官　定律　不加賦難　明農　禁煙草　定版籍　均田法　製幣　弭兵難　經武　議學　原教上　原教下　爭教
憂教　訂禮俗　辨樂　相宅　地治　消極　尊史　徵七略　哀焚書
卷四　諸子學略說　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　古雙聲說　古今音損益說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駁神我憲政說　五朝法律索隱　官制索隱　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　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　古官制發原於法吏說　古今官名略僞　大乘佛教緣起說
卷五　利頻伽精舍校大藏經序　新方言自序　梵文典序　秋槿集序　俞先生傳　孫詒讓傳
致劉申叔書　再致劉申叔書　答某君論編書書　復某書　與某君書　與某君書　與某論樸學報書
與劉申叔書　復劉申叔書　復孫仲容書　與某君書　與某君書　與王鶴鳴書　與某君書　答祐民書　再復吳敬恒書　祭□□□□□□□□文　瑞安孫先生哀辭　遣王氏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後戴　傷吳學　謝本師　定經師　第小學師　校文士　別錄甲
解辮髮　八卦釋名　雜志　謹按、文鈔係坊間掇拾而成、間有叢書中所未收者、故並存之。



春秋左氏讀五卷　坊間石印本　謹按、此係先師少年作、約三四十萬言。其敘錄一卷、已見章氏叢書。

重訂三字經　蘇州國學會鉛印本、民國二十二年四川雙流黃氏木刻本、民國二十三年。　謹按、前有民國十七年題辭、都五百三十二句、千五百九十六字。

訄書　蘇州木刻本又排印本兩種。　謹按、稿本藏潘承弼處。先師自識云、幼莫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逑鞠迫言、庶自完於皇漢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

尊荀第一　儒墨第二　儒道第三　儒法第四　儒俠第五　儒兵第六　公言上第七　公言中第八　公言下第九　天論第十　原人第十一　民數第十二　原變第十三　冥契第十四　封禪第十五　河圖第十六　蠱第十七　訂實知第十八　平等難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　東方盛衰第二十一　訂文第二十二　明羣第二十三　明獨第二十四　播種第二十五　東方盛衰第二十六　蒙古盛衰第二十七　東鑒第二十八　客帝第二十九　官統第三十　分鎮第三十一　宅南第三十二　不加賦難第三十三　帝韓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葛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改學第三十九　弭兵難第四十　經武第四十一　爭教第四十二　憂教第四十三　明農第四十四　制幣第四十五　禁煙草第四十六　鬻廟第四十七　雜說第四十八　聖獨上第四十九　聖獨下第五十

清建國別記　民國十三年聚珍仿宋本

敘　清爲金裔考　建州方域考　范察董山李滿住事狀　范察董山李滿住事狀後考　卜哈

禿兀者　禿木事狀　伏當加事狀　孟特穆福滿考　覺昌安塔克世奴兒哈赤事狀　附述奴兒哈赤收鴨綠江事　附述奴兒哈赤與南關事　附佟氏考　謹按、此書另有手定本、待刊。

自述學術次弟　謹按、此爲先師手稿、作於民國二年、由制言第二十五期紀念專號刊出、另有單行本。

二　論文

甲　經學

昭十年不書冬說　詁經精舍課藝七集、光緒二十一年。

趙孟爲客解　同上

魯於是始尚羔解　同上

荆尸解　同上

虞幕考　同上

九貉解　同上

毋出九門解　同上

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解　同上

梁曰薌萁解　同上

躐席解　同上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解　同上



弓矢舞解 同上

高聲碨解 同上

春秋祭酺解二篇 同上

無酒酤我解 同上

祖乙圮於耿解 同上

壯於頄解 同上

西旅獻獒解 詁經精舍課藝八集、光緒二十三年。

邶風燕燕篇魯詩說 同上

束矢解 同上

三鼜解 同上

邦汋解 同上

髦者使守積解二篇 同上

合耦於耡解 同上

耋有七十八十解 同上

五官致貢曰享解 同上

在乙曰旃旃蒙在未曰協洽解 同上

舜歌南風解 同上

孟子西夷北狄當作西夷說 同上

子畏於匡章辨韓李筆解說 同上

讒鼎解 同上

所俠也解 同上

聘諸侯非正也解

成十年書壬申日解 同上

僖二十年西宫公穀異義說 同上

庶人之摯匹解 同上

佩遰解 同上

左氏春秋傳敘錄 國粹學報二十六、七、八、九、三十一、二、三、四、五、六各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謹按、已收入章氏叢書。

劉子政左氏說 國粹學報四十一、二、三、四各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謹按、已收入章氏叢書。

八卦釋名 國粹學報第五十一期，宣統元年己酉。

毛公說字述 同上

六詩說 同上

大疋小疋說上下 同上



原經 國粹學報第五十九期、宣統元年己酉。

駁皮錫瑞三書 國粹學報第六十四、五兩期、宣統二年庚戌。 謹按、內容爲孔子作易駁義、孔子制禮駁義、王制駁義、春秋平議。

夏用青說 雅言一卷九期、民國三年五月。

說渠門 同上

賓柴說 雅言一卷十期、民國三年六月。

孝經本夏法說 同上

大雅韓弈義 華國一卷十一期、民國十三年七月。

致知格物正義 華國二卷三期、民國十四年一月。

疏證古文八事 華國二卷十期、民國十四年十一月。

讀論語小記 華國二卷八期、民國十四年八月。

漢儒識古文考上 國學叢編一期五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漢儒識古文考下 國學叢編一期六冊、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廣論語駢枝 國學商兌一卷一號、民國二十二年

疑年拾遺 國學論衡第三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制言第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太史公古文尚書說 國學論衡第四期上、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謹按、書後有附記二則。

古文尚書拾遺卷一 同上。 謹按、本篇所錄盡雒誥。

漢學論上下　中大文藝叢刊二卷一期、民國二十四年。制言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古文尚書拾遺卷二　國學論衡第五卷上、民國二十四年六月。謹按、後序言二十一年夏作。

尚書續説　制言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喪服依開元禮議　制言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駁金氏五官考　制言第六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孟子大事考　制言第七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謹按、本篇子目凡五、一孟子之書、二孟子世系、三孟子所與遊者、四孟子之遺學、五孟子之後學者。

中學讀經分年日程　制言第二十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

喪服草案　制言第二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喪服總説明書　同上

喪服説明書　同上

乙　小學

釋真　國粹學報第二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論語言文字之學　國粹學報第二十四五兩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新方言自序　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新方言目錄　同上

新方言本文　國粹學報第三十四五六七八九四十四十一二三十三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十四年戊申。謹按、此爲初稿、凡三百餘條、章氏叢書本則係定稿。

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　國粹學報第四十二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古雙聲說　國粹學報第四十三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古今音損益說　國粹學報第四十四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文始敘例　雅言二期、民國三年正月。

說稽　雅言八期、民國三年七月。

新出三體石經考　華國月刊一卷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二月。

論古韻四事　國學叢編一期四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題名音論。制言第五期、二十四年十一月、題名韻學餘論。

古文六例　中央大學文藝刊一卷一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國學論衡第三期、二十三年六月。制言第十期、二十五年二月。

王伯申新定助詞辨　制言三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丙　諸子

讀佛典雜記　擇錄　國粹學報第三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諸子學略說　國粹學報第二十二十一兩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莊子解故　國粹學報第五十一期至六十一期止、宣統元年己酉。

原儒　國粹學報第五十九期、宣統元年己酉。

原名　國粹學報第六十期、宣統元年己酉。

原學　國粹學報第六十六期、宣統二年庚戌。

原道上中下　國粹學報第六十七期、宣統二年庚戌。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華國二卷三期、民國十四年一月。

諸子系統說　華西學報第一期。

丁　文學

文學論略　國粹學報第二十一、二二、二三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文學總論　國粹學報第六十七期、宣統二年庚戌。

戊　醫藥

濕溫治法　同治庚午閏月

管張破浪論醫書　華國月刊一卷五期、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保赤新書序　民國十三年七月

黃疸論　紹興醫藥月報一卷四號、民國十五年。

瘧疾論　同上五號

溫病自口鼻入論　同上六號



中土傳染病論 同上八號

論厥陰病 同上一卷十號

論中醫剥復案與吳檢齋書 華國月刊三卷三期、民國十五年六月。

與余雲岫書 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王一仁中國醫藥問題序 民國十六年仲冬

國醫報題詞 上海國醫學院院刊第一期、民國十八年七月。

與余雲岫論脾臟書 上海國醫學院院刊第二期、民國十八年七月。

論骨蒸五勞六極與某君書 同上

張仲景事狀考 同上

古今權量考 同上

濕溫論治 同上刊物第三期、民國二十年一月。

傷寒論今釋序 民國二十年八月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昌明醫刊二期、民國二十四年。

時師誤指傷寒小柴胡證爲濕溫辨 醫報一卷十一十二合刊、民國二十年三月十日。

傷寒論輯義案序 自刊本

霍亂論三篇 傷寒輯義附

金匱玉函經校録

與惲鐵樵書兩通

論宋人煮散之得失

古湯齊水藥重量比例説

陳存仁中國藥學大辭典序　世界書局出版、民國二十四年。

徵求柯韻伯遺著啓　三三醫報

與田桐書　章次公藥物學

對於統一病名建議書　醫界春秋

己　雜考

與尤瑩問答記　雅言第五期、民國三年二月。

秦獻記　雅言第六期、民國三年三月。

太炎漫録　國故月刊第三期、民國八年。

指南鍼考　華國一卷五期、民國十三年一月。

雜説三篇　華國一卷十一期、民國十三年七月。謹按、三篇爲説龍、説鵩鵙、説鬼。

中學國文書目　華國二卷二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銅器鐵器變遷考　華國二卷五期、民國十四年三月。

夏布說　華國二卷八期、民國十四年八月。

伯夷叔齊種族考　華國二卷九期、民國十四年十月。

書論　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制言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題名論碑板法帖。

葑漢閒話　制言第十三四兩期、民國二十五年三四月。謹按、兩期凡二十七則。

拜跪舉廢議　制言第二十二期、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三　文學

甲　通論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國粹學報第四十一二兩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論亞洲宜自爲脣齒　時務報十八。

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　時務報十九。

漢字統一會謊陋　民報十七號。

印度中興之望　仝上。

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同上

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　獨立周報一卷三號、民國元年十月。

駁建立孔教議　雅言第一期、民國二年十二月。

徵信論　雅言第五期、民國三年二月。

趙秉鈞私謚議　中華新報、民國六年十月。

救學弊論　華國一卷十二期、民國十三年八月。亦載青國雜志。謹按、先師云、右諸語在金陵教育改進會已略道之、殊不能盡、故今舉其全文如此云。

乙　序跋

周易易解題辭　周易易解書首、民國二十年九月。

毛詩正韻序　毛詩正韻書首

國語學草創序　國故第一期、民國七年。

經籍舊音題辭　華國一卷第九期、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音韻學通論題辭　音韻學通論書首、民國十八年四月。吳淞月刊第四期。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書首、民國二十年。

實用文字學序　書首、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出版。

今字解剖題辭　書首、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制言二十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辭通序　書首、民國二十三年八月、開明書局出版。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序。

題易培基三國志校義序　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號、國學叢刊一卷二號。

二十五史別編序　新鍾書局二十五史別編樣本影印原稿、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古今同姓名大字典序　書首



梵文典序　國粹學報第四十三期、光緒三十四年。

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序　庸言一卷三號

齊物論釋自序　國粹學報第八十二期、宣統三年。　雅言第五期、民國三年二月望日。

墨子大取釋義序附考三則　華國一卷六期、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華國一卷六期、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革命軍序　書首、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序。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六期、民國十九年一月。　民國十七年七月序。

察哈爾抗日實錄序　馮氏叢書第六種書首、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序。

誠意伯集序　南田山志卷十一文徵一、民國四年一月序。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華國二卷一期、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民國十三年孟秋撰。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同上

仲昂庭先生家訓序　單行本書首、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現代民主政治序　華國二卷四期、民國十四年二月。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國學論衡第三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秋瑾集序　民報十七號、丁未七月序。

璞廬詩序　華國一卷五期、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天放樓文言序　書首、民國十六年中春民國十六年二月序。

天放樓續文言序　書首、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序。

廬山志題辭　卷首、民國二十二年新民月刊創刊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制言第二十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册　制言第二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一日。

黃侃日知錄校記序　書首　中央大學單行本、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讀易圖題記手稿　載大中華二卷二號、者名讀周易圖題記。

題黃侃夢謁母塋圖記後　雅言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

讀郭象論嵇紹文　雅言第七期、民國三年七月。

題說文統系圖　景遂堂題跋、癸酉二月題。

樂陵宋氏譜序　制言第三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孫仲容先生年譜序　制言第二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一日。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序。青鶴雜誌第二卷第五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孫太僕年譜序　青鶴雜誌第二卷第九期、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序。

李自成遺詩存錄　華國一卷八期、民國十三年四月。

華嚴庵記事後　華國二卷二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南夏英賢題名記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一册、民國二十年五月。乙卯夏六月記。國學叢編載此後有按語曰、按乙卯爲民



國四年、時先生被幽於錢糧胡同、此文未收入文錄。

明史鈔略跋　商務影印本書尾、民國二十四年。民國二十一年七月跋。

黑齒俊志跋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跋。

黑齒常之志跋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跋。

王之渙志跋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跋。

清淇公志跋。

騰越寶峰山佛殿碑記跋　景邃堂題跋　民國十五年七月跋。

題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黃侃　雅言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日題。

題楊忠愍獄中與鄭端簡書　北京中華新報、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丙辰春季題。

姜西溟手寫選詩類鈔跋　文瀾學報第一集、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秦書蕙田五禮通考後　華國二卷三期、民國十四年一月。

書段若膺明世宗非禮論後　華國二卷六期、民國十四年四月。

書曾刻船山遺書後　制言第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書洛陽續出三體石經後　制言第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一日。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記。

讀太史公書　制言第二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丙　書札

致劉申叔書　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再與劉申叔書　同上

壬寅正月七日與某君書　國粹學報第八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辛丑十二月十二日答某君論編書書　國粹學報第九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與某論樸學報書　國粹學報第三十三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與某書　國粹學報第二十四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與某書　同上

與某書　國粹學報第二十五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復某書　同上

復某書　國粹學報第二十九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與人論國粹書　國粹學報第三十七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又第二書　同上

復孫仲容書　國粹學報第四十一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與王鶴鳴書　國粹學報第六十三期、宣統二年庚戌。

與簡竹居書　國粹學報第八十二期、宣統三年辛亥。謹按、簡君有尚書集注述疏、與書論攝位事並附致鄧秋枚書。

覆今井嘉幸北洋法政學堂教習書　大共和日報。



甲寅四月九日家書 雅言第六期、民國三年三月。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雅言第七期、民國三年七月。

甲寅六月念六日家書 雅言第八期、民國三年七月。

與蘇子穀書 甲寅雜誌一卷八號、民國四年八月。

致杜志遠書 北京中華新報、民國六年九月十七日。

與吴檢齋書 國故月刊第二期、民國八年四月。

與黄季剛書 同上

論散氏盤書二札與寅邨 國學叢刊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三月。

答曹聚仁論白話詩 華國月刊一卷四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一書 同上

與于右任論三體石經書 同上

覆馮叀博書論八段錦 同上

與汪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 華國一卷五期、民國十三年一月。北大國學月刊一卷一號。

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 同上

復湖南船山學社書 華國一卷十一期、民國十三年七月。

與弟子吴承仕論滿洲舊事書六札 華國月刊二卷二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又二札　華國月刊二卷三期、民國十四年一月。

與弟子吳承仕論三體石經書二札　華國二卷四期、民國十四年二月。

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三札　華國二卷六期、民國十四年四月。

又二札　華國二卷七期、民國十四年五月。

與支偉成論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體例書並附㐭問　泰東書局出版。

與馬宗霍論音韻書四札　刊於商務出版音韻學通論中。

與吳承仕論宋明道學利病書　國學叢編一期一冊、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歸納雜志第二期。謹按、吳跋云、是書於民國六年四月三日由滬寄京。下書同。

與吳承仕論宋明道學利病書第二札　同上

與黃侃論韻書二首　金陵學報一卷一期、民國二十年七月。制言第四期、二十四年十一月。

致季剛旭初書　國學叢編一期六冊、民國二十一年五月。謹按、此書附錄長夏記事一文後。

與吳承仕論春秋答問作意書　國學叢編二期一冊、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又第二札　同上。謹按、附章論儒行。

答黃家儒書　青鶴雜志一卷九期、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與吳承仕論形聲條例書　國學叢編二期二冊、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又第二札　同上



與邵瑞彭論太誓書 國學論衡第三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儒效月刊。

與黄永鎮書論古韻源流二札 商務出版古韻學源流、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與黄季剛書附量守廬記。 制言第九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謹按、書尾記九月二日、據記知二十三年。

與李源澄論公羊書 光華大學半月刊三卷八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又第二書 同上

答吴絸齋論易書 國學會國學論衡第五期下、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答李源澄書二首 學術世界一卷二期、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答李源澄書 制言第五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答李源澄論戴東原原善孟子義疏證書 學術世界一卷七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答吴絸齋書 制言第八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謹按、書當在民國十八年作。

答歐陽竟無書 制言第九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與黄季剛書 制言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謹按、此書附古文六例後。

與吴絸齋書 制言第十二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與沈瓞民論鄉賢書 歷史周刊第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復沈瓞民第二書 同上

與馬通伯書 制言第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答黄季剛書　制言第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與徐哲東論春秋書　制言第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答車銘深書　制言第十八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答楊立三毛詩言字義　制言第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

與魯韻盦書　制言第二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與人論讀經書　制言第二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答張鸞問政書　制言第二十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丁　傳狀

俞先生傳　國粹學報第四十四期、光緒三十四年

孫詒讓傳　國粹學報第四十四期、光緒三十四年

徐錫麟傳　民報十七號、自署南史氏。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二號、民國三年六月十日。獨立周報第二年二十號、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韓安重根君傳　雅言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日。

張化臣先生傳　華國一卷九期、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喻培倫傳　華國一卷十一期、民國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劉道一傳　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一期、民國十八年八月。

胡景翼傳　國學商兑第一卷第一號、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日。

張成清傳　國學論衡第四期下、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焦達峰傳　制言第十二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

秦力山傳　制言第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亡女㸚事略　國故月刊第二期、民國八年四月二十日。　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撰。

龔未生事略　華國月刊一卷第二期、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書顧亭林軼事　華國一卷六期、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史考五篇　華國一卷九期、民國十三年五月。　謹按、五篇爲記永曆帝後裔、記李赤心後裔、記袁督師家系、再書李自成事、書張英事。

史考二篇　華國一卷十期、民國十三年六月。　謹按、二篇爲書李巨來事、書呂用晦事。

書朱子春先生事　華國一卷六期、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書長沙張母事　制言第十八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仲氏世醫記　華國二卷一期、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書梅伯言事　華國二卷一期、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戊　碑誌

劉誠意伯碑　南田山志卷九。

印度頂羯羅君碑　雅言第五期、民國三年二月。

前海軍總長程君碑　華國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

大總統黎公碑　國學論衡三期、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青鶴第三卷第十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制言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禹廟碑　制言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第廿七軍軍長李君碑　制言第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梅黃君碑　制言第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蘄黃母銘　雅言二期、民國三年正月。

清故騰越鎮中營千總李君墓志銘　北京中華新報民國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華國一卷五期、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前總統府高等顧問汪君墓誌銘　華國二卷七期、民國十四年五月。

寧遠歐陽氏母黎太夫人墓誌銘　華國二卷十一期、民國十五年一月。

顧立人妻沈氏墓誌銘　青鶴雜誌二卷二十二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　制言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國立四川大學季刊一期附墓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黃晦聞墓誌銘　制言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史量才墓誌銘　制言第三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富平胡太公墓誌銘　制言第四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黃季剛墓誌銘　制言第五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青鶴雜誌第四卷第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



故駐日本公使汪君墓誌銘 制言第八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中大文藝叢刊二卷一期。

荆母夏太夫人墓誌銘 制言第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棲霞寺印楞禪師塔銘 制言第十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二冊、民國二十年七月。

嘉禾李君墓誌銘 制言第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清故分省補用道何君墓誌銘 制言第十八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武陟魯君墓誌銘 制言第二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黄岡李君墓誌銘 制言第二十二期、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張緇軒先生墓表 華國一卷八期、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華國一卷十期、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謹按、十三年四月祭於華涇後作。

葛母鄧太夫人墓表 單行本、民國十八年。

清故寧陽縣知縣張君墓表 國學論衡第四期下、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濬縣孫處士墓表 國學論衡第五期下、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青鶴雜誌第三卷第二十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制言第二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兩廣巡閲使陸君墓表 國學論衡第五期下、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 制言第十四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丁君墓表 有單行表 辛未年刊。

肅一之墓碣　制言第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嵩明謝烈婦李氏表頌　國學叢編一期第三冊、民國二十年九月。

邱太夫人神誥　華國一卷七期、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己　頌贊

魏武帝頌　雅言第七期、民國三年七月十日。

唐紱丞畫像贊　雅言第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日。

王陽明先生贊　華國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孫中山遺像贊　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三期、民國十八年十月。

錫麟學校贊　制言第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成章學校贊　同上

南通費君贊　同上

南通費君贊　有單行景手寫本。

庚　祭文誄附

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　民報十七號。

告癸未以來死義諸君文　北京中華新報、民國六年十二月八日。

祭孫公文　華國二卷六期、民國十四年四月。

祭大總統黎公文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四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謹按、民國十七年六月致祭。

孫仲閭誄 制言第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項松茂誄 制言第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辛 雜記

癸卯獄中漫筆 國粹學報第八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童師長祠堂記 華國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鄭井叔妥賓鐘記 華國一卷十二期、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華嚴庵記 華國第二期第二冊、民國十三年十二月。謹按、民國十三年七月撰。

三界重建水閣記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五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謹按、十九年秋撰。

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五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謹按、淞滬抗日戰記、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百廿一旅編。

游酌突泉記 國學叢編第二期第一冊、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量守廬記 制言第九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二十三年九月撰。

古驤室記 制言第九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二十六年六月撰。

黃氏藏書樓記 制言第二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壬 別錄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 刊於日本東京壬寅三月。亦載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又載逸經第九期。

武昌首義紀念宣言書 華國月刊一卷三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華國月刊發刊辭 華國月刊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

國學會宣言 國學商兑一卷一號、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制言半月刊發刊宣言 制言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徵求焦達峰遺事啓 制言第七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通告及門諸子 制言第十三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謝君馬太夫人六十壽序 國學叢編二期一冊、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癸 詩賦箴附

過廣寧 雅言一期、民國二年十二月望日。

短謌八首 雅言一期、民國二年十二月望日。

鴂鵲案戸鳴爲劉道一作也 雅言第五期、民國三年二日望日。並載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一期、民國十八年八月。

八月十五夜詠懷 雅言第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日。

感舊 雅言第六期、民國三年三月朔日。並載甲寅雜誌一卷十號。

奐彬同學屬題麗樓圖 甲寅一卷五號、日本大正四年五月十日。

自題造像贈曼殊師 甲寅一卷十號、日本大正四年十月十日。謹按、此先師三十九歲所造像也。

大學 華國月刊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謹按、著述日期有民國九年作。

辰州　華國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民國七年作。

桃源行　華國一卷一期、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謹按、先師手寫本桃源歎下自按云、去辰州作。

旭初得𢡟監居宰稅余聞而悲之賦此詩　華國一卷二期、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發畢節赴巴留別唐元帥二首　華國一卷二期、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謹按、著述日期、民國六年秋丁巳。

黑龍潭　華國一卷二期、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著述日期同上。

食瓜二首　華國一卷三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著述日期、民國十年。

感事　華國一卷四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思岳陽　華國一卷七期、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著述日期、十一年春。

弔易白沙　華國一卷十二期、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著述日期、民國十年。

長沙何氏園　華國一卷十二期、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著述日期、民國九年秋。

晉　華國二卷四期、民國十四年二月。著述日期、民國十三年。

展亡友鄒蔚丹墓因與印泉議治墓道　太平雜誌。著述日期、民國十四年。

田家　太平雜誌。著述日期、民國十六年。

四思　太平雜誌。著述日期、民國十六年。

除夕簡曾重伯廣鈞　太平雜誌。著述日期、民國十六年。

季剛旭初行攝山得大小徐題名以墨本見示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四冊。並載制言第一期第一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長夏紀事　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六冊、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聞得賊諜　國學論衡、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著述日期、二十二年四月。

聞人獻圖不過　國學論衡、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著述日期、二十二年孟夏。

劉屈氂歌　國學論衡、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詠史　國學論衡、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著書日期、二十二年仲夏日。

投贈吳北山詩　青鶴雜誌孤桐雜記内。

詠紅豆二首

宋母沈太夫人壽詩　宋母壽言録

程母黄太夫人七十壽詩

木犀賦　雅言第一期、民國二年十二月。

摩託車箴　國學叢編二期一冊、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卷下

未刊之部

一　專著

七畧别録佚文徵一卷並序　光緒廿七年二月辛丑

駁箴膏肓評一冊　謹按、書後有補劉氏未及者一條。



膏蘭室札記四卷　謹按此稿係辛卯、壬辰光緒十七、十八年左右所著，於荀子、管子、韓非、呂覽、淮南等書逐條考證。

猝病新論五卷

卷一　論五藏附五行無定說第一　論舊說經脈過誤第二　論三焦即淋巴腺第三　論太陽病非局指太陽第四

卷二　論陽明病即溫熱病第五　論陽明病分胃腸非分經府第六　論治溫者用藥之妄第七　論溫病十八法十三方第八　雜論中風傷寒溫病及醫師偏任第九　論伏暑說無據第十　論腸窒扶斯即太陽隨經瘀熱在裏並治法第十一

卷三　論少陰病屬心不屬腎第十二　論少陰熱證寒症第十三　論厥陰厥證並再歸熱第十四　論房勞傷寒證治第十五　雜論溫病第十六　駁六氣勝復及論熱病暑病同異第十七　論病時溫度內外不俱進退第十八　論微生菌非傷寒熱病因第十九　論猝病侵肺各種證治第二十　論陽毒溫毒證治第二十一　論腸澼第二十二

卷四　論霍亂證治第二十三　論乾霍亂寒疝藏結同異第二十四　論鼠疫即陰毒並治法第二十五　論急性粟粒結核證治第二十六　論經第二十七　論大厥屍厥與中風異第二十八　論百合顛狂第二十九　論狐惑及癘第三十　論瘧非一因第三十一　論腳氣證治第三十二　論刖足傷寒證治第三十三

卷五　論素問靈樞第三十四　論本艸不始於儀第三十五　論傷寒論原本及注家優劣第三

十六 論中藏經出於宋人第三十七 論古今權量第三十八 謹按、此書初稿成於民國十二三年、屢經改易、遂成今本。全書約十萬餘言。

自定年譜一冊 又草稿一冊 謹按、先師自定年譜、自僞清同治七年一歲起、至民十一年五十五歲止、五十五歲以下未能寫定。

二 論文

論治學之法 說戊 釋龍 祭仲紀年書字說 附說辭洪迪爽四字義 廣東客籍語 殊語記 又名外語記 明王氏易 論易二則 逸周書世俘篇校正 熱河考 西南屬夷小記 日本粟田寬氏族考 論東林誤國事 讀左傳劄記 讀史札記十八則 漢書札記四則 論律曆 周鬴考 古圜率考 釋周尊 釋劍 釋秦量 新莽量銘跋 論古律 致知格物正義 國學振起社略說內典學第一章 感緣疑論一疑視覺緣記二疑觸覺緣 內典學札記 謹按、此先師注釋順正理論、俱含論大毗婆沙論諸書手稿、凡三十二紙。 弭亂在去三蠹說 論將帥 論治亂隨筆 論傷寒 蟲菌論 選方 釋疾 謹按、後附札記四紙。 論八段錦 師儒行證表 師儒歸趣表

三 序跋

誠意伯集序 墨子大取篇釋義論序 白井新太郎社會極致論序 音韻學叢書序 黃侃遊廬山詩序 哈同年譜序 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 龔寶銓自序代 臺灣通史題辭 履素詩集題辭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詞 衡山趙氏譜題詞 中國觀人術題辭 書唐隱太子傳後 跋張皐文儀禮圖 讀傷寒論書後 祕府略跋 公羊權論跋 麽些文字序 父知縣府君古今禮詩識

四 書札

與季剛書 民國十七年五月八日 與季剛論春秋書 民國十年 與季剛論故殺字書 民國二十年 與季剛論論理學書 同上 與季剛論詩韻古文書 二十年七月四日 與季剛論大衍之數書 與季剛論司馬門書 與汪旭初論詩書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與旭初論碑文之法書 民國十九年 與旭初論史記書 與吳檢齋論說文書 民國十年立夏後一日 與檢齋論喪服書 民國十四年 與檢齋論三禮名物書 與錢玄同書 謹按、先師與玄同書、前後都六十餘通、將次第由制言刊出。 與徐哲東書 民國十年四月十九日 與哲東書 與楊遇夫論子字書 民國十年 復李繹之書論太平天國事 民國十三年五月 與歐陽竟無書 民國十四年 復繆子才書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與錢玄同書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 與潘景鄭論古文尚書書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與孫思昉論學書 與思昉論文書 與思昉論果報書 與思昉論時事書二通 與徐仲蓀書 與竹居論尚書 與丁竹筠論毛詩書 與沈商耆論喪服書 與人論中古哲學書 與金某論龜甲文書 與余雲岫論神經書 與章次公論醫書 論癸丑事與李印泉書 與吳炳湘書 與宋明權書 與起民書 與文希文書 與野村書 與人論時勢書 與黎黃陂書 與袁大總統書 再與袁大總統書 再與袁大總統書 與國民書 致漢學社諸君子書 與浙江省國難救濟會書 爲學生救國事與宋哲元書 與女婿龔未生書 家教書

五 傳狀



張伯烈造八十八祖像贊　柏母朱太夫人象贊　朱曼君先生像贊　題瞿稼軒先生及孫簡討像　題邱貴立小影　韓太上皇誄　湘鄉張君誄　葉惠鈞誄　羅母白太夫人贊

八　壽序

吳采臣先生八十壽序　雷丕作先生八十壽序　金母袁太夫人八十壽序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井研熊保周先生七十壽序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葉惠鈞六十壽序　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　雷泉理暨葉宜人六十壽序　姚源饒子六十壽序　洪益生六十壽序　謝君馬太夫人六十壽序　陳子壎五十壽序　張母楊太夫人五十壽序　韓太夫人壽序　鄞王大家壽序

九　雜記

張督師祠記　童師長祠堂記　僞民報檢舉狀　謹按、先師自署云、原民報社長章炳麟白　致漢口各報館電　告李協和將軍　與袁大總統辭呈 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警官來寓騷擾狀　謹按、此先師自述袁項城派警騷擾狀。　告浙江人　家訓　謹按、此先師手寫卷、附於古今禮詩後、下自署男炳麟述。

十　詩

長春籌邊　著述日期、民國二年癸丑　自嶺海南行抵閣婆　今譯爪哇　民國五年　巴歈　以下民國七年　歸杭州　岳麓　民國九年　立春紀事　民國十年　得友所贈三體石經　民國十三年　金龍歌　長沙謁賈太傅祠　民國十四年　聞廣東毀文廟　民國十五年　觀鄭覲文作樂　白紵歌　酬行嚴天津寄詩　避地　以下民國十六年　師子　生日自述　謹按、先師誕日爲十一月三十日。　黿鼉　並序　得友人贈

船山遺書二通 寄亦韓仲蓀 夜飲 戲作翦筆頭篆書歌 代中吟 宴坐起 歷山行 以下民國十七年 江上 和人生日 寒食 春日書懷 銅雀 魚尾杖 民國十八年 壽孫堯卿 以下民國十九年 賓川百歲泉 景鄭仁弟以其先德遺墨見示爲題絶句其後 潘承弼藏芳圖卷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游仙詩 以下著述日期失考 拾芋 東夷詩拾首 古錢藏銘 山陰徐君歌 川南領事移住昆明詩以送之 擬閔子騫少正卯贈答詩 並序 民國五更贊 無題 贊六子 隴西有壯士 以下失題、依首句爲題 青蓮居士謫仙人二首 嚴陵不從萬乘遊 儂家真筒去公定 聞君餌丹沙 武昌老人七千餘 六博爭雄好彩來 丈八蛇矛出隴西 月蝕西方破敵時

附 講稿

說文解字序 弟子王謇、王乘六、吳契甯、諸祖耿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並載國風七卷四期。

白話與文言之關係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三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並載國光五期、正論三十期。

論經史實録不應無故懷疑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四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並載浙江省立圖書館刊四卷四期。

再釋讀經之異議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五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並載國光六期、正論三十一期。

論經史儒之分合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六期、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並載光華四卷五期。

論讀史之利益 弟子王謇等記録。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七期、未刊稿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略論讀史之法　弟子王謇等記錄。章氏星期講演會第八期未刊稿、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文學略說　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　章氏星期講演會第九期未刊稿、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小說略說上下　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一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經學略說上下　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三四期、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史學略說上下　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五六期、未刊稿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諸子略說上下　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　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七八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喪服概論　弟子潘承弼記錄。國學商兑一卷一期。

儒行大意　弟子諸祖耿記錄。國學商兑一卷一期。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　弟子潘承弼記錄。國學論衡三期。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　弟子金震記錄。國學論衡二期。

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　弟子王乘六、徐澂記錄。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記太炎先生講儒行要旨　弟子諸祖耿記錄。蘇中校刊六十七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記太炎先生講大學大義　弟子諸祖耿記錄。蘇中校刊六十八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經義與治事　吴大琨等記錄、諸祖耿校　蘇中校刊六十八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記太炎先生講文章源流　弟子諸祖耿記錄。蘇中校刊六十九期、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　夏丏尊記錄。宗聖學報第三卷二册第五號、民國十年五月。

論求學　夏丏尊記錄。宗聖學報第三卷二册第二十五號、民國十年五月。

國學概論　曹聚仁記錄。覺悟十一年四五六月份。上海泰東圖書館單行本。

章太炎先生講經學　張如愈、翁衍楨記錄。無錫國專季刊二十二年一册。

章太炎先生講史學　盧景純記錄。無錫國專季刊二十二年一册。

清代學術之系統　柴德賡記錄。師大月刊十期。

章太炎論今日切要之學　王映曾記錄。中法大學月刊五卷五期、章先生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廿四日在燕京大學所講、以歷史學爲今日切要之學。

葑漢親見錄　章松鶴、沈訒雀龍述錄。國學月刊一卷三期。

尊孔意義　國光雜誌第九期

傷寒論講詞　上海國醫學院院刊第一期、民國十八學七月。

國學之統系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在無錫國學專修館講。

春秋三傳之起源及其得失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在無錫師範學校講。

歷史之重要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在無錫師範學校講。

適宜於今日之理學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講。

孝經講義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在章氏暑期講習會講。

呂氏春秋孝行覽與孝經之關係　弟子沈延國記錄。未刊。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在章氏星期講習會講。



尚書大義　弟子朱學浩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一年秋在國學會講。

詩經大義　弟子潘承弼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一年秋在國學會講。

中國古代農業之沿革　弟子王牛記錄。未刊　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講。

中國人種之起源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在無錫國學專修館講。

論無韻之文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九流之比較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　在國學會講。

明清之際略論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十六國略論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三國略論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周易概說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論漢宋學可否和會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漢學之利弊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儒學之利病　弟子李希泌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十月講。

儒家之利病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民國光復　弟子李希泌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日講。

餘杭先生自述治學之功夫與志向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在曲石精廬講。

說文部首講義　弟子諸祖耿記錄。未刊。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至六月講。謹按、此係先師最後之講稿、講未及半、先師謝世。微言永閟、痛哉。此稿整理後、由學會印行。

中國歷代興亡之關係　弟子王乘六記錄。未刊。在國學會講。

尚書講義　講習會學生李恭、湯炳正等記錄。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五月講。謹按、此稿在整理中、將由學會行刊。

論醫筆記五則　某人記錄。未刊。

太炎生先著述目錄後編

潘承弼　沈延國　朱學浩　徐　復　輯

原載制言半月刊第三十四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一　專著

儒術稽古錄　未刊。　謹按、此係先師都講東吳時撰稿、由盧江吳氏收藏、現歸長沙章氏。

希臘羅馬文學史　未刊。　謹按、此書譯自日文、與前書同歸長沙章氏。

太炎最近文錄　上海國學書室排印民國五年。　謹按、此書由須彌編輯、前有例言。一、所蒐集之文字、以辛亥返國後所作者爲斷。一、所選文字與右文社近刊之章氏叢書無一重複。又云、演說問答有非先生手筆、以及書序二首非辛亥以後所作者、悉置附錄、以嚴體裁云。

宣言　十一則

發刊辭　大共和日報發刊辭　新紀元報發刊辭　新紀元星期發刊辭

論說　先綜覈後統一論　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　敬告對待間牒者　敬告新聞紀者　駁黃興主張南都電　論當防國民捐之弊　否認臨時約法　處分前理總議　內閣進退論　參議員論　駁建立孔教議

書牘　與人論政書一　與人論政書二　與人論政書三　致南京參議會論建都會　致遠項城商榷官制電一　致袁項城商榷官制電二　致袁項城論治術書　覆浙江新教育會書　銷弭黨爭書二　與黃季剛書　移讓閣員書　卻與黃陳同宴書



附錄　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會之演說錄　東吳留學生歡迎會之演說錄　章太炎先生答問　布告反對漢冶萍抵押之真相　詰問南京政府一等匿名印電　黨務文告一束　東省實業計劃書　雜評一束　革命軍序　秋瑾集序　中國通史畧例　婚禮記

章太炎先生尺牘　謹按、此書係坊間流行本。

致康南海書　致劉申叔書　再與申叔書　答某君論編書書　復某書　與某書　與某論樸學書　與劉申叔書　復劉申叔書　復孫仲容書　與某君書　與某君書　與王鶴鳴書　與某君書　復張季直先生書　答祐民　與張季直先生書　復浙江新教育會書　致臨時大總統書

致南京參議會書　與張繼于右任二先生書　致黃季剛君書　致報界俱進會　致大共和報書

致孫大總統書　移讓閣員書　與簡竹居書　致鄧秋枚書　復今井嘉幸北洋法政學生教習書　致黎副總統書　與宗仰上人書　致宗仰上人書

章氏叢書　上海右文社鉛印本民國四五年間。謹按、此爲最初刊本中多誤字、先師有手校本、書存章氏國學講習會圖書館、較今浙江圖書館本少齊物論釋重定本及菿漢微言兩種。

重訂三字經　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鉛印本民國二十二年。謹按、此本畧附注釋、便于蒙學。又章氏國學講習會近有精印本、在印刷中。

說文部首均語　武昌中道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三年。謹按、此書由漢陽張翰存書篆、爲初學習篆程式。惟間有誤字、宜改正。

中學國文書目　單行本、乙亥年新刻。

章校長太炎先生醫學遺著特輯　蘇州國醫雜誌第十期、民國二十五年夏季。謹按、此書係蘇州國醫學校所刊、前有陸淵雷、唐慎坊、王慎軒三序。

醫學演講　傷寒論演講詞　對本校學生演講詞

醫學論文　傷寒誤認風溫之誤治論　論臟腑經脈要之諦　論診脈有詳畧之法　論十二經與針術　論十二經開闔之理　論傷寒傳經之非　溫度不能以探口爲據說　治溫退熱書　論肺炎病治法　陽明證變法與用麻桂二湯之正義　黃癉病　論厥陰病　瘧論　溫病自口鼻入論　中土傳染病論　論少陰病　論霍亂上　論霍亂中　論霍亂下　論濕溫治法　傷寒新書　論醫筆記五則　桃仁承氣及抵當湯之應用　猩紅熱論　勸中醫審霍亂之治　對于統一病名建議書　時師誤指傷寒小柴胡證爲濕溫辨　腳氣論

論醫書牘　與田桐書　答張破浪論誤下救下書　徵求柯韻伯遺著啓　答張破浪論醫書

論中醫　剝復案與吳檢齋書　與惲鐵樵書一　與惲鐵樵書二　論骨蒸五勞六極與某君書　與余雲岫論脾臟書　答王一仁　再論霍亂之治法

醫學考證　張仲景事狀考　古方權量之考證　王叔和考

醫學文苑　擬重刻古醫書目序　題陳無擇三因方五言一律　防疫詩二首　保赤新書序　傷寒論論本題辭　仲氏世醫說　中國醫藥問題序　傷寒論輯義按序　傷寒論今釋序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中國藥學大辭典序　輓西醫江逢治　輓國醫惲鐵樵　輓陳

善餘

二　論文

遺王氏　民報第九號

衡三老　同上

悲先戴　同上

哀後戴　同上

傷吳學　同上

謝本師　同上

定經師　民報第十號

逸周書世俘篇校正　制言三十三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手批書古文訓若干則　未刊

手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若干則　未刊

評校說文解字注　制言第二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謹按、此係先生書耑評語、凡十八則。

文始敘例　民報第一號

第小學師　民報第十號

校文士　同上

封建考　學林第一期

五朝學　同上

信史上　同上

信史下　同上

思鄉原上　同上

思鄉原下　同上

匈奴始遷歐洲考　民報第十一號

大秦譯音說　同上

俱分進化論　民報七號

無神論　民報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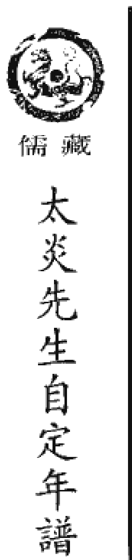
革命之道德　同上

建立宗教論　民報九號

箴新黨論　民報十號

人無我論　民報十一號

軍人貴賤論　同上



社會通詮商兌 民報十二號

官制索隱 同上

中華民國解 同上

紀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 民報十三號

五無論 民報十六號

定復仇之是非 同上

國家論 民報十七號

大乘佛教緣起說 同上

排滿平議 同上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同上

駁神我憲政說 同上

四惑論 同上

哀陸軍學生 同上

五朝法律索 同上

代議然否論 同上

規新世紀 同上

印度獨立方法　民報十八號

印度人之觀日本　同上

印度人之論國粹　同上

支那印度聯合之法　同上

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　同上

滿洲總督侵吞賑欵狀　民報

越南設法倀議員　同上

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　同上

馬良請速開國會　同上

清美同盟之利病　同上

德皇保護回教事　同上

政聞社解散之實情　同上

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勳　同上

論代表會議三不可文　同上

蜀語　川南師範學校特種國文選、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漢士始知歐洲各國畧說　民國十號

法顯發見西半球說　同上

論東林誤國事　制言第二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論生命　制言二十八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論中國古哲學　制言三十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傷寒誤認風溫之誤治論　三三醫報一卷二十期、民國十三年二月。

論臟腑之要諦　山西醫學雜誌第十八期、民國十三年四月。

論診脈有詳畧之法　三三醫報一卷二十八期、民國十三年五月。

論十二經與針術　同上

論十二經開闔之理　同上

論傷寒傳經之非　同上　謹按、以上四文、統名雜病新論。

溫度不能以探口爲據說　中醫雜誌、民國十三年六月。

治溫退熱論　中醫雜誌第十三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論肺炎病治法　山西醫學雜誌第二十一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陽明證變法與用麻桂二湯之正義　中醫雜誌十四期、民國十四年三月。

論少陰病　紹興醫月學報四卷四號、民國十七年二月。

傷寒新論　中醫新論匯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謹按、民國二十年稿。

桃仁承氣及抵當湯之應用　同上

猩紅熱論　同上

勸中醫審霍亂之治　同上

對于統一病名建議書　醫界春秋八十一期、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腳氣論

答張破浪論誤下救下書　蘇州國醫雜誌十期、民國二十五年夏季。

答張破浪論醫書　紹興醫學月報、民國十三年十二月。謹按、初稿已據華國錄目、即此。

答王一仁再論霍亂之治法　中醫新論彙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王叔和考　中醫新生命、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三　序跋

梵文典題辭　曼殊大師全集附錄、民國二十四年新文化書局出版。謹按、此篇係元民前五年作。

初步梵文典序　民報十五號。又見前曼殊大師全集附錄。謹按、此篇與國粹學報所載梵文典序、字句畧有異同。

曼殊畫譜序　天義雜誌第五號。謹按、此篇係民元前五年作。

曼殊遺畫弁言　曼殊大師全集附錄。亦載燕子山僧集。民國十七年。

秋瑾集序　民報十號

無政府主義序　同上



鹽城陶小石遺書序 同上。東南大學國學叢刊民國九年。又載制言第二十六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王陽明全集序 王陽明全集書首

船山遺書序 船山遺書書首

毛詩韻例序 國學巵林第一卷、民國九年五月。

素行室經說序 夏星雜誌第一冊

洪秀全演義序 書首 丙午九月。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啓智書局四版。謹按、章君俊之來書云、丙午光緒三十二年、太炎先生居東時作。序內稱作者爲禺山世次郎、今坊間他本多無此序。

孫逸仙題辭 孫逸仙書首。又載甲寅周刊第二十三號。謹按、章君俊之孫逸仙一書、題支那黃中黃錄、東洋排印、迺家君隱名所爲。

重刊甲寅雜誌題辭 民國五年九月作。甲寅周刊第二號、民國十四年。

履素詩集題辭 羣治大學年刊第一期、民國十四年七月。

懷虛詩草題辭 懷虛詩草書首。乙亥南至日作。

吳語題首 制言第六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孫太僕年譜序 甌風雜誌第二期、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孫仲容先生年譜序 同上。謹按、孫仲容先生年譜序曾載制言及青鶴雜誌、孫太僕年譜序曾載青鶴雜誌、詳著述目錄初稿。

新方言雜記題辭　同上

騰越杜亂紀實跋　國學叢刊第一期

易白沙集跋　未刊

日知錄校記序　龍沐勛校刻本書首、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制言三十二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察哈爾抗日實錄序　同上

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序　中央大學文藝叢刊二卷二期書首、民國二十五年二月。謹按、已見制言二十期、見初稿目錄、原名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冊。

擬重刻古醫書目序　蘇州國醫雜誌第十期、民國二十五年夏季。謹按、此文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作。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山西醫學雜誌第二十期、民國十三年八月。謹按、初稿已據華國錄目、即此。

四　書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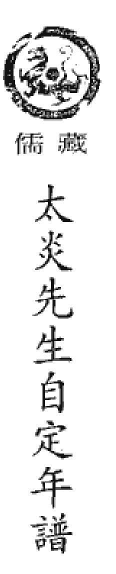
庚子拳變與粵督書　甲寅周刊四十三號、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獄中與吳君遂張伯純書　同上

又致吳君遂　同上

與章行嚴書　甲寅周刊四十號、民國十六年一月五日。

與農科大學教習羅振玉書　學林一期



與人書 民報十號
答鐵錚 同上
覆吳敬恒函 民報
與馬良書 民報
與劉揆一書 民報
答夢庵 同上
答祐民 民報
再覆吳敬恒書 同上
再答夢庵 民報二十一號
致□□二子書 復報第五期、癸卯四月。
致□君書 同上
與季茀書 制言二十五期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文中
與張蔚西論山脈書 羣治大學年刊第一期
與譚組安書 未刊
與吳承仕論哲學書 國學巵林第一卷、民國九年五月。
與呂黎兩君論佛理書 民鐸雜誌三卷一號、民國十年十二月一日。

致柳翼謀論學書　史地學報一卷四號、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致柳翼謀書　學衡第七十三期

致韓國鈞論憲法書　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覆葉德輝論憲法書　民國十三年四月三日

覆羅運炎書

與章行嚴論江浙戰事書　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與段祺瑞函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致段執政辭高等顧問函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爲江南正報虛構贈字事致申報舘函

致唐繼堯函　民國十四年五月二日

覆柏烈武函

函顧維鈞　川南師範學校特種國文選、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與鄧之誠論史學書　中華二千年史書首、商務版。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九日。

與宏先書七通　未刊

與張伯英書二通　未刊

與黃侃論治尚書書　見寄勤閒室劄記。未刊。



與朱逖先論小學書 清宣統元年。未刊。

答朱逖先言六書條例非造字人勒定乃後人所部署書 同上。未刊。

答朱逖先論形聲字聲母本音書 同上。未刊。

答朱逖先問老子徵藏故書書 清宣統二年。未刊。

答朱逖先問古文疑義書 同上。未刊。附朱逖先原書。

答朱逖先問毛詩傳授徐整陸璣二說互有異同書 同上。未刊。

答朱逖先論漢官祿秩尊卑不能定長屬書 同上。未刊。

與朱逖先論教授初學文學書 同上。未刊。

答馬宗霍論古文大篆書 制言三十四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與馬宗霍論文體書一 未刊

與馬宗霍論文體書二 未刊

答馬宗霍論近人僞造碑版書一 未刊

答馬宗霍論近人僞造碑版書二 未刊

與馬宗霍論碑版法帖利病書 未刊

答馬宗霍論書法書 未刊

與馬宗霍論時事書 未刊

與太虛上人書 見太虛著人生觀的科學後序中

答吳絸齋論喪服書 制言二十七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與沈商耆論喪服書 同上

答汪旭初論詩書 制言二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答汪旭初論碑文書 同上

與孫仲容先生書手稿兩通 制言三十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答李西屏書 制言三十一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與鄒景叔書二通 未刊

與書未生政書十餘通 未刊。謹按、曾陳列浙江文獻展覽會中。

五 碑傳

某婦傳 碑傳集補

劉道一傳 復報第十一號、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前長江巡閱使譚君墓誌銘 制言三十三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張選青墓志銘 同德雜誌第一期

荆母夏太夫人墓志銘 影印本

龍研仙先生墓表 制言三十三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六　祭文

七　雜記

八　別録

致國會議員電　民國五年六月

致軍務院電　民國五年六月

致段祺瑞電　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爲溥儀出宮致黄郛王正廷等電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八日

爲溥儀出宫致馮玉祥等電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反對善後會議電　民國十四年一月

爲反對溥儀出洋致北京國會電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日

致熊克武電　民國十四年五月二日

爲辛亥同志俱樂部糾正段氏廢止法統令通電　民國十四年五月八日

爲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　民國十四年六月五日

爲漢口英租界慘案唤醒全國軍人電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致岳維峻電　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外交政策之通電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復張之江等電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致顔惠慶電　民國十五年五月六日



爲反對溥儀謀還故宫致吴佩孚電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致孫傳芳言江浙善後辦理

覆趙恆惕電

致李協和電

致川湘粤滇各省軍民長官電

爲贊成滬海軍主張致各省軍民長官電

致川中各將領電

爲抗日事電勉馮玉祥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爲抗日事再電勉馮玉祥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爲抗日事電勉宋哲元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電警國人毋幸小勝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聲討曹錕之意見 民國十二年

告江浙人無恐 民國十三年七月

再告江浙人無恐 民國十三年七月

爲辛亥同志俱樂部駁吴佩孚護憲主張

改革意見書一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改革意見書二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反對高淩霨馳放米禁之意見

對於南京城爲中山城之意見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對中東路案之意見　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對時局之主張　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八日

漢幟發刊辭　漢幟創刊號

發起開會追悼王文慶通啓　民國十四年二月

爲華界販賣煙土之宣言　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爲行嚴嚚文字啓事

證明東三省屬中國向世界人士之宣言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論日人不應伸至熱河且應退出高麗向世界人士宣言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謹按、此兩文乃先師馬相伯先生連合宣言、見制言第三十二期。

九　詩賦

答行嚴元日寄詩　甲寅周刊三十九號

獄中與威丹唱和詩　漢幟第二期、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鴂鶹案戶鳴爲道一作也　民報十號。謹按、此詩已見目録初稿。



詠南海康氏 復報第四期

雜感 同上

逐滿謌 復報第五期

川南領事移任昆明詩以送之 制言二十八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宋明軒母沈太夫人七十壽 同上

獄中贈鄒容 浙江潮、民元前九年閏月二十八日。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浙江潮、六月十二日。

獄中聞湘人楊度被捕有感 浙江潮、六月十八日。

題陳無擇三因方五言一律 三三醫報一卷二十四期、民國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防疫詩二首 同上

秋夜與黄侃聯句 學林一期

游山與黄侃聯句 同上

十 連語

連語 制言第二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謹按、此係孫君鷹若所輯錄、都九十七首。孫君識語云、大師作連語、都不存稿。其命世楊繕寫者、輒迻錄日記中、或並手稿藏之。竊見春在堂全書嘗收連語、因輯錄若干首、以付制言云。

連語補 未刊。謹按、此係王君德亮增補孫君所輯而作。

附　講稿

七月十五日歡迎會演說辭　民報第六號

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演說辭　民報第十號。謹按、馮君超云、丙午七月、先生出獄、東渡日本、民報社會歡迎、延主筆政、自第六號起、迄二十四號、適清廷派唐紹儀爲中美聯盟專使、過日本、遭民報攻擊、清使館乃向日本交涉、以封禁民報爲請。日本慮中美同盟之成以妨其權利、竟從清吏之請。其後二年、復刊民報、先生乃爲僞民報檢舉狀焉。

傷寒論演講詞　在杭州中醫學校講、民國十二年。

對本校學生演講詞　周自強記。蘇州國醫雜誌第十期、民國二十四年秋季。

論醫筆記五則　徐衡之紀。同上。

菿漢雅言札記　但植之記。制言第二十五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菿漢大師語錄　孫世揚記。制言第二十二、四六、七四期、民國二十五年八九月間。

菿漢大師說文講記　徐復記。制言第三十一、三、四三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至廿六年一月。

太炎先生著述目錄補遺　原載制言半月刊第三十六期

沈延國

致孫堯卿吴厚裁論蕭耀南人鄂宥電

上大總統請追贈程璧光官優卹後裔皓電

致陳競存皓電

與曹吳論統一豔電
復段合肥徑電
指駁湘當局對日交涉通電
與孫傳芳論法統卅電
致西南六省否認北京國會蒸電
復北京設法議員主張恢復民八國會卅電
表白湘事啓事
黄陂復職中之通函　六月廿三日
與黄子民論北廷官吏爲附逆書　六月十四日
專心國事暫停講學之通啓
鼎湖題名記　北京國學叢刊
騰越杜亂紀實跋　同上。目錄後編誤作東南大學國學叢刊、今更正。
嵩明謝烈婦李氏表頌　碑傳集補
劉道一傳　同上。此二篇並載目錄初稿、又見碑傳集補。目錄後編誤作某婦傳、今更正。
哈同像贊　哈同誄告
研究國學之門徑　卓方記。在正風文學院講。

以上孫思昉兄錄示

支那國學概論　大西射月譯。　謹按此係先師所著國故概論、日本支那思想研究會大西射月譯成日文、大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前有先師題字、民國十三年七月。

以上章孟匡兄錄示

江建霞象贊　逸經第二十二期、秦權考、未刊。

以上章子杭兄錄示

王靜安先生年表

姚名達 編撰
舒大剛 一審
王智勇 二審

據《國學月報》第二卷重排

《王靜安先生年表》，姚名達編撰。原載一九二七年《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九、十期合刊本。

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靜安、伯隅，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鹽官人。王氏爲近代博學通儒，他早年中過秀才，既而學習英文、日文，研究哲學、文學，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和文藝思想影響，翻譯和傳習過諸多歐洲學術名著。一九〇三年起任通州、蘇州等地師範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著《靜安文集》。一九〇七年起，任學部圖書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研究，著《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開創戲曲研究之風氣，對當時文藝界影響至深。一九一三年起轉治經史之學，於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尤所致力。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徵，創獲特多。一九二五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與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并稱清華四大導師。一九二七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生平著作甚多，以《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爲代表，身後遺著收爲全集者有《王忠慤公遺書》，《王靜安先生遺書》，《王觀堂先生全集》等數種。王國維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時值疑古之風勁吹，王國維卻實事求是，不爲所惑，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資料，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訂正《史記·殷本紀》個別錯誤，證明司馬遷之書確爲信史。這一方法，實開以地下實物證傳世文獻之一代學風。

撰者姚名達（一九〇五——一九四二），字達人，號顯微。江西興國人。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清華研究院，爲商務印書館編輯兼特約撰述。「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投筆從戎，參加戰地服務團。同年七月七日，在新淦與日寇遭遇，壯烈犧牲，年僅三十七歲。著有《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等。

此譜爲王國維年譜中最早問世者，以表格形式系統反映了王氏生平事蹟和學術事業，計有歲數、甲子、紀年、行實、名著、關涉事項等六欄，條分縷析，言簡意賅，一目瞭然，對直觀地了解王氏生平和學術，實有以簡馭繁之效。

王靜安先生年表

先生姓王、名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號永觀。

先世自北宋以前、籍隸開封、南渡以後、遂居海寧、八百年未有遷徙。父乃譽、公字蒓齋、業賈、以三十

一歲生先生、母淩太夫人、州學生行大公女。

此表所記年月、俱用中國舊曆、讀者欲知西曆、則光緒三年即西曆一八七八年、以次推算可也。

歲數	甲子	紀年	行實	名著	關涉事項
一	丁丑	清光緒三	十月二十九日生。		家在浙江海寧雙仁巷
四	庚辰	光緒六			母淩太夫人卒。
九	乙酉	光緒十一			家遷周家兜。
十三	己丑	光緒十五			光緒帝親政。
十六	壬辰	光緒十八	入州學。肄業杭州崇文書院。始得讀前四史。		

十八	甲午	光緒二十	應鄉試不中。		中日開戰。
十九	乙未	光緒二十一			中敗於日。
二十	丙申	光緒二十二			莫夫人來歸。上海時務報開。
二十一	丁酉	光緒二十三	再應鄉試、又不中。		
二十二	戊戌	光緒二十四	至上海、司書記於時務報。六月返里。入上海東文學社、師日人藤田豐八、始受知於羅振玉。		變法不成、西太后復聽政。時務報被封。
二十三	己亥	光緒二十五	仍在東文學社、學哲學、文學、英文、日文。		長子潛明生。北京市肆有有字甲骨求售、王懿榮首購藏之。

年歲	干支	紀年	事蹟		時事
二十四	庚子	光緒二十六	仍在東文學社。		義和團起、八國聯軍破北京、西太后、光緒帝皆西奔。王懿榮殉難、甲骨歸劉鶚。
二十五	辛丑	光緒二十七	至武昌、任農務學堂譯授、辦農學報。秋、赴日本、留學物理學校。		和約成、八國得賠款四百五十兆。鐵雲藏龜出版。
二十六	壬寅	光緒二十八	秋、以腳氣病歸國、執事上海南洋公學虹口分校、並治歐文。		次子高明生。西太后光緒帝回京。

二十七	癸卯	光緒二十九	任南通師範學堂教習、講心理、論理、哲學。春、始讀德人康德之純理批評。夏、始讀德人叔本華之書而好之。		
二十八	甲辰	光緒三十	仍在南通。秋、任蘇州師範學堂教習、講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哲學。助羅振玉辦教育世界雜誌。漸喜談文學美術。	夏、作紅樓夢評論。作叔本華與尼采。	

二十九	乙巳	光緒三十一	春、復讀康德之書。仍在蘇州。	秋、靜安文集出版。	第三子貞明生。
三十	丙午	光緒三十二	仍在蘇州。	人間詞出版。	春、羅振玉入京。七月、父董齋公卒。
三十一	丁未	光緒三十三	入京、任學部總務司行走。以莫夫人病、南歸。七月、再入京。臘底、又奔喪回家。		夏、英人斯坦因發現敦煌羅布淖于闐各處漢晉簡牘。六月、莫夫人卒。十二月、繼母葉太夫人卒。

三十二	戊申	光緒三十四	正月初二日到家。三月、入京、寓新簾子胡同。		繼配潘夫人來歸。羅振玉始訪知甲骨出於安陽洹陰小屯、又聞斯坦因得漢晉簡牘。光緒帝、西太后先後崩、宣統帝繼位。
三十三	己酉	宣統元	充京師圖書館編譯。後又充名詞館協條。	著人間詞話、至翌年秋始既稿。著戲曲考原、優語錄曲錄、宋大曲考	法人伯希和攜所得敦煌千佛洞漢晉古簡牘卷軸到京、羅振玉問知其詳。學部奏設京師圖書館。

三十四	庚戌	宣統二	仍在學部。	著清真先生遺事、隋唐兵符圖錄附說	第四子紀明生。羅振玉作貞卜文字考、始遣估人往安陽購甲骨、得萬餘片、繼復發掘、所得又二倍。
三十五	辛亥	宣統三	仍在學部。冬、攜家從羅振玉走日本、寓西京吉田町田中村八番地、始從羅意、專治國學、先致力於古文字。	著古劇腳色考。	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十月、清帝退位。十一月、中華民國成立。

三十六	壬子	民國元	縱觀羅振玉藏書及古器物、古碑版。	作簡牘檢署考。七月、作頤和園詞。歲暮、著宋元戲曲史。	羅振玉拓印殷虛書契前編。
三十七	癸丑	民國二	爲羅振玉編齊魯封泥集存。與羅振玉合著流沙墜簡。		長女東明生。羅振玉印行鳴沙石室佚書。
三十八	甲寅	民國三	仍在日本。冬、爲羅振玉寫定殷虛書契考釋。	夏、著宋代金文著錄表。著明堂廟寢通考。秋、著國朝金文著錄表、著秦漢郡考、釋幣。	歐洲大戰起。

三十九	乙卯	民國四	二月、攜眷回國、歸里掃墓。旋獨往上海、擬同羅振玉遊安陽洛陽、以眼疾不果。始識沈曾植。三月、又從羅返日本。	著鬼方昆夷玁狁考、三代地理小記、古胡服考、古禮器略說、生霸死霸考、九月、著古今雜劇三十種敘錄。	春、羅振玉回國一行、親考安陽洛陽古蹟。第五子慈明生。日本迫訂二十一條約。帝制運動起。
四十	丙辰	民國五	正月、回國、寓上海大通路吳興里三百九十二號。爲英人哈同編學術叢編、月出一冊。	在日本、作史籀篇疏證。回國後、著毛公鼎銘考釋、魏石經考、漢魏博士考、漢代古文考、太史公繫年考略、樂詩考略、釋史、爾雅草木蟲鳥獸釋例。	春、羅振玉印行殷虛書契後編。袁世凱稱帝、改元、旋敗沒。冬、哈同印學術叢編爲廣倉學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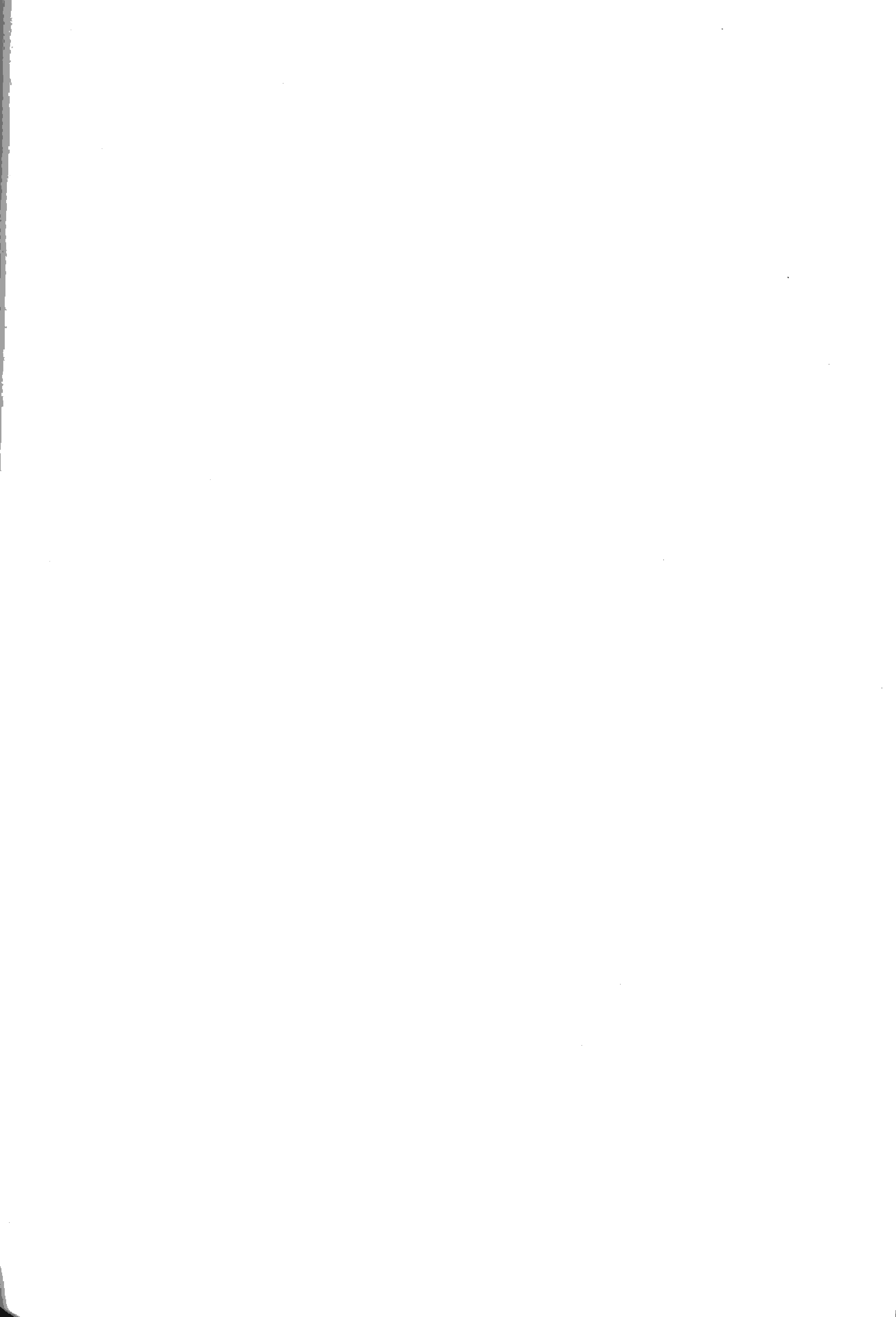
四十一	丁巳	民國六	爲哈同編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仍辦學術叢編。	二月、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著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殷周制度論、兩周金石韻讀、韻學餘說。	清帝復辟、旋敗。俄國社會革命成功。冬、哈同印學術叢編、廣倉學窘叢書第二集。第二女松明生。
四十二	戊午	民國七	任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教授。		歐洲大戰止、德奥民主。
四十三	己未	民國八	仍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縱觀蔣汝藻藏書、爲編密韻樓書目、至癸亥春始成。	著西胡考、摩尼教流入中國考、譯近日東方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及其結論。	第六子登明生。鉅鹿古城發現。羅振玉回國、住天津。

四十四	庚申	民國九	仍在上海。		
四十五	辛酉	民國十	薈萃前所著書、刪益爲觀堂集林二十卷。九月、寫唐寫本切韻殘卷付諸影印。受沈曾植之聘、爲編浙江通志、任附錄一門撰述。		蔣汝藻以觀堂集林付印。
四十六	壬戌	民國十一	遙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信導師。	春、著兩浙古刊本考、乾隆浙江通志考異。	二月、羅振玉得內閣大庫所藏案卷。十月、沈曾植卒。

四十七	癸亥	民國十二	夏、入京、任清宮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檢定昭陽殿書籍。寓後門内板橋織染局十號。	春、觀堂集林出板。	
四十八	甲子	民國十三	秋、與羅振玉檢定清宮所藏彝器。		秋、奉直戰起、國民軍入京。清帝出宮、避居日使館。
四十九	乙丑	民國十四	夏、任清華研究院教授、寓清華園西院十八號、講書經、說文、古史新證、文金考釋。		春、清帝避居天津張園。夏、北京清華研究院開辦。

五十	丙寅	民國十五	講書經、說文、金文。秋、講儀禮、說文。	著中國歷代之尺度。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出版。	五月、清華研究院第一班畢業。同月、國民革命軍起。八月、長子潛明卒。
五十一	丁卯	民國十六	講儀禮、說文。五月初三日上午、自沈於昆明湖。		五月、清華研究院第二班畢業。

先生未亡人、海寧州縣學生潘鹿鳴公女。遺孤五、高明、執事於上海郵務局。貞明、於先生死後執事於清華研究院辦公室。紀明、肄業北京崇德中學。慈明、登明、肄業清華園成志小學。



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 編撰
舒大剛 整理
王智勇 審稿

《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

《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里編撰。原載一九二八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

譜主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事蹟見前姚名達譜提要。

一九二七年王國維既卒，當時還是在校學生的姚名達即纂其生平事蹟，編爲年表，發表於《國學月報》。第二年，時任清華國學院助教的趙萬里又撰《王靜安年譜》，刊載於《國學論叢》。此一表一譜即爲有關王國維的最早年譜，可惜卻十分簡略。後來王德毅編《王國維年譜》（一九六七年臺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袁英光、劉寅生又編《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人民出版社），乃爲王氏最充實之事實繫年。一九八六年《揚州師範學院學報》又用第二、第三兩期篇幅連載《王國維詩學著述繫年》，一九八九年臺灣洪國良編有《王國維著述編年提要》（臺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又出版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皆後出轉精，資料翔實。然就其原創性而言，則以姚氏所著爲開山之作，趙萬里此譜則緊繼其後，補其簡略，同樣功不可沒。

趙萬里（一九〇五—一九八〇），字斐雲，浙江海寧人。版本目録學家，歷任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等職。編著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校輯宋金元詞》、《中國版刻目録》、《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等。萬里嘗師從王國維，其撰此譜，成於其師辭世後一年，所據多第一手資料，如記《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後案語云「此稿成後，即以寄羅先生，羅先生驚爲絕作，且爲證成『上』『甲』二字之釋」之類，實屬珍貴。是譜於國維生平學問進益及著述、交遊等事蹟，記載較明晰。每年之後，開列詩文篇名，亦繫年之例。



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

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先生生於浙江海寧州城內雙仁巷之私第。

先生諱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王氏先世籍開封。遠祖稟、宋靖康中以總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贈安化郡王。孫沆、隨高宗南渡、賜第鹽官、遂爲海寧人焉。先生高祖建臣、國學生、貤封朝議大夫。曾祖浴、國學生。本生曾祖瀚、國學生。祖嗣鐸、國學生。本生祖嗣旦、國學生。父乃譽、字與言、號蓴齋。值赤楊之亂、棄儒而賈、於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辭、著游月錄十卷、娛廬詩集二卷。母凌孺人、同邑三里橋凌岫雲先生之六女。凌孺人生子女各一、先生其仲也。

四年戊寅、二歲。

五年己卯、三歲。

六年庚辰、四歲。

九月十四日、凌孺人病卒。時先生甫離襁褓、姊蘊玉亦僅年九歲、賴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提攜撫養、至於成立。

七年辛巳、五歲。

八年壬午、六歲。

九年癸未、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傅於鄰塾潘紫貴（綬昌）先生處。

十年甲申、八歲。

十一年乙酉、九歲。

是歲、蕁齋公娶同邑葉硯耕先生女爲繼室、時蕁齋公年已三十八歲矣。

十二年丙戌、十歲。

是歲、移家西門内周家兜新屋。

十三年丁亥、十一歲、

正月二十六日、大父嗣鐸公病卒。

是月、更從邑人庠生陳壽田先生讀。

案、先生三十自序云「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爲兒時所不喜外、其餘之書、晚自塾歸、每泛覽焉」、云云、皆是是時事。

是歲、蕁齋公自江蘇溧陽縣署遊幕歸、居喪不出、夜課先生讀、並自攻金石書畫。

四月、弟國華（字健安、後字哲安）生。

十四年戊子、十二歲。

十五年己丑、十三歲。

十六年庚寅、十四歲。

十七年辛卯、十五歲。

十八年壬辰、十六歲。

六月、入州學。

朱逢辰海寧州采芹錄（下）云、『光緒十八年壬辰歲試、爲陳宗師（彝）題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間雨集、



夜歸、讀古人書」第二十一名王國維（靜庵）」

是歲、始讀前四史、兼治駢散文。

自序云「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爲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形似而已。」……

十九年癸巳、十七歲。

二月、赴杭垣應科試、不售。

陳守謙祭文云「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

十一月、姊適同邑庠生陳達瞿（汝聰）

二十年甲午、十八歲。

是歲、中日開釁、先生始知世有新學。

自序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尙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

二十一年乙未、十九歲。

二十二年丙申、二十歲。

十月二十四日、夫人莫氏來歸。夫人爲同邑春富庵鎭莫寅生先生孫女、世業商。

二十三年丁酉、二十一歲。

三月、爲同邑陳枚肅（汝楨）權家塾。

八月、赴杭垣應鄉試、又不售、歸就館於同邑沈冕甫（冠英）家。

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二歲。

是時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創時務報於上海、邀上虞許默齋孝廉司書記、倩先生爲之代。先生於正月中抵滬就事、所得資甚微。時上虞羅叔言先生（振玉）方創農學社、迻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乃以私貲設東方學社於新馬路之梅福里。聘日本藤田劍峯（豐八）博士爲教授。五月朔、學社開學。先生請於館主、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聽講之外、絕少自修之暇。時同學僅六人。羅先生偶於其同舍生扇頭讀先生詠史絕句、有「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之句、乃大異之。月末甄別、先生與嘉興沈所伯（紘）、山陰樊少泉（炳清）皆在不及格之列。羅先生爲言於藤田博士、仍許入學。六月、病足歸里、數月而愈。秋後至滬、時務報已停版。羅先生仍使先生治社中庶務、而免其各費。至是乃得專力於學。（參自序及羅先生撰傳。）

編年詩　雜詩二首（四月、見外集卷二）。

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三歲。

時學社以人多地隘、乃移製造局前之桂墅里。羅先生任先生爲學監。同學多與之不洽、遂能職、而致月廩如在職時。

是歲、先生始從日人田岡佐代治君讀歐文。

自序「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文集中有引汗德(Kant)叔本華(Schopenhauer)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而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及英文。其時擔任數學者、卽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嘗不自笑也。」……

十月、長子潛明（字伯深）生。

是時（戊戌己亥間、）龜甲獸骨文字出土於河南安陽縣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水三面環之、卽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售之福山王文敏公（懿榮）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詳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



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

編年詩 嘉興道中一首 紅豆詞四首 題梅花畫箑一首 題友人三十小象一首 雜感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二十六年庚子、二十四歲。

學社因兵事提前畢業、秋間學社遂停。先生畢業後、即返里。後又赴滬、仍主羅先生家。羅先生請譯農報、先生自謂譯才不如沈君昕伯、乃讓沈任之。

是歲、先生仍努力治歐文。

自序、「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余之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爲度、不能者稍置之。」……

是歲、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 1862— ）訪古於我和闐、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等以歸。

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五歲。

羅先生時主武昌農學校。春、招先生與樊君少泉往任譯授。秋、羅先生謝校事。會北亂稍定、羅先生助以貲、使留學日本。先生從藤田博士之介、入東京物理學校肄業。又因博士之勸、擬專修理科、乃以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參羅傳及自序。）

二十八年壬寅、二十六歲。

二月、次子高明（字仲鬨生）。

先生在校頗以幾何學爲苦、夏間病腳氣、羅先生勸之返國。返國後、仍主羅先生家。時盛宣懷爲南洋公學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之謙吉里。羅先生被任爲校長、先生即爲校之執事。暇更從藤田博士習英文、兼爲羅先生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撰述乃益富。而

先生之治哲學、卽自此始。

自序云「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亦卽藤田君也。」……

是歲、丹徒劉鐵雲（鶚）選印其所藏殷虛甲骨文字千餘片行世。助之校印者爲羅先生、而先生之得見甲骨文字當自此始。

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云「庚子、王文敏公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鐵雲鶚鐵雲復命估人蒐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緒壬寅、劉氏選千餘片影印傳世、所謂鐵雲藏龜是也。」

二十九年癸卯、二十七歲。

羅先生是歲有粵東之行。會通州師範學校欲聘心理學論理學教員、羅先生薦先生往。主其事者欲與訂三年契約、先生商之於羅先生、乃定一年期。

時先生已遍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哲學諸西書、且以日文譯本參閱、收效遂益宏。是年春、又讀汗德之純理批評、繼又改習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

自序云「次歲春、始讀翻爾彭(Fairbanks)之社會學、器文(Jevons)之名學、海甫定(Höffding)之心理學之半、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Paulsen)之哲學概論、特爾彭(Windelband)之哲學史。當時之讀此等書、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無異。幸而已讀日文、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學概論與哲學史、至次年始得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鋭。是歲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

案、據靜安文集自序、讀汗德叔本華之書、均爲本年事、則上所云讀哲學概論等乃壬寅年事。自序或失之誤記耳。



靜安文集自序、「余之研究哲學、始於壬癸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幾半而輟。嗣是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卽汗德之說、亦得因之而上窺焉。」……

編年文　汗德像贊（八月、見教育世界雜誌）

編年詩　書古書中故紙一首　端居三首　嘲杜鵑二首　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一首　遊通州湖心亭一首　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一首　秋夜卽事一首　拚飛一首　重遊狼山寺一首　塵勞一首　來日二首　登狼山支雲塔一首（以上均見外集卷二）

三十年甲辰、二十八歲。

是歲秋、羅先生被任爲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延先生自通往蘇、主講心理論理社會諸學。時藤田博士亦在蘇、先生暇時仍從博士問學、兼攻叔氏書。時出其緒餘、爲文於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靜安文集自序、「去夏（卽今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於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

編年文　就論理學上之二元論　教育偶感四則　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　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　紅樓夢評論　釋理　叔本華與尼采（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及靜安文集。案、余所見教育世界雜誌、自七十號甲辰正月起、至八十六號九月止。八十七號以下或有先生文字、俟後增補。）

編年詩　病中卽事一首　莫春一首　馮生一首　曉步一首　蠶一首　平生一首　秀州一首　偶成一首　九日遊留園一首　天寒一首　欲覓一首　出門一首　過石門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九歲。

三月三子貞明（字叔固）生。

是歲、仍在蘇講學、於汗德哲學復爲第二次之研究、且願於今後數年專力治之。

自序「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有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爲通汗德哲學之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

八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之刊於教育世界雜誌及所爲詩、重刊之、署曰靜安文集。

案靜安文集中各文、均爲先生治泰西哲學教育學時所作、與其他遺著性質大殊、故未入遺書中刊行、現擬別出印之。至所附古今體詩、今別署曰觀堂丙午以前詩、入外集中印行矣。

是歲、先生於治哲學之暇、兼以塡詞自遣。先生於詞、獨闢意境、由北宋而反之唐五代、深惡近代詞人堆砌纖小之習。先生嘗謂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由此故。

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讀君所自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案此序與乙稿序、均爲先生自撰、而假名於樊君者。先生於自序中亦謂「近年嗜好已移於文學、而塡詞亦於是時告成功」又云「雖所作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來、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者」。此言也、或以爲自視過高、然細讀先生之詞、有淸眞之緜密、而去其纖逸。有稼軒、後村之闓麗、而去其率直。其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間惟萬年少、納蘭容若差可比擬、餘子碌碌、實不足以當先生一二詞也。

冬、返里。友人同邑張君渭漁（光第）來訪、出其所藏馬湘蘭蘭石小幅、唐寅芍藥畫卷、相與把玩。未幾、別去、遂不復相見。（據先生



所撰查他山文集序）

案張君吾邑光宣間收藏家也、所藏書畫、金石、墨本及鄉先哲遺著至富。後張君卒、其遺書爲估人挾至京師散去。吾邑文獻、爲之俄空、先生每念及張君、輒爲之慨然。

編年文　書叔本華遺傳説後　論近年之學術界　論新學語之輸入　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論平凡之教育主義（以上見靜安文集、當爲前年或是年所作、俟訪得是年教育世界雜誌後、再行勘正。）

編年詩　留園玉蘭花一首　坐致一首　五月二十三夜出閶門驅車至覓渡橋一首　將理歸裝得馬湘蘭畫幅喜而賦此二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二年丙午、三十歲。

羅先生奉學部奏調、春、謝蘇校事、攜家北上。先生與之偕、抵京、即主其家。

三月、集此二年間所塡詞刋之、署曰人間詞甲稿。蓋先生詞中「人間」二字數見、遂以名之。

七月、蓴齋公病卒於家、得年六十歲。先生在京聞耗、亟奔喪歸里。十月、葬蓴齋公於城北徐步橋之東原。

冬十月、邑人推先生爲學務總董、先生卻之不就。（據先生所撰紀言）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爲第三次之研究。

編年文　原命　屈子文學之精神　文學小言十七則　去毒篇　教育小言十則　紀言（以上見教育世界雜誌、但不知是否爲是年所作、容後勘正。）

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一歲。

春、羅先生薦先生於蒙古榮文恪公（慶）、三月北上、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

六月、莫夫人嬰病危、先生於十六日抵里門、二十六日、莫夫人卒（年三十四歲）七月、又北上。

十月、弟國華娶婦、先生未返里。

十二月二十日、繼母葉孺人病卒於家。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爲第四次之研究、至是乃倦於哲學而轉治文學。因草三十自序一文、於教育世界雜誌刊之、歷述此數年間爲學之經過及其厭於哲學之故。

自序云「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者、其爲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者、日少則二三時、多至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友朋談論、則涉獵雜書、惟此二三時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也……」

又云、「至今年於汗德哲學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恃者也。此則當日志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者也……」

又云「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又云「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劵。然爲哲學家不能、爲哲學史家則又不願、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

十月中、又彙集此一年間所填詞爲人間詞乙稿、入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案、先生時新喪耦、故其詞益蒼涼激越。過此以往、又轉治宋元明通俗文學、其致力於詞者、亦僅此數載耳。



是歲、英人斯坦因爵士第二次訪古於我敦煌塞上及新疆羅布泊附近、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十枚以歸。斯氏及法國伯希和教授又於敦煌千佛洞道觀壁中先後購去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及古梵文波斯文回鶻文等書各數千卷以歸、伯氏所得攜之過京、羅先生與吳縣蔣伯斧（斧）、武進董綬經（康）及先生均往假觀、并擇其尤者錄之。先生之識伯氏自此始。

案、此二事均於先生後此所撰中國二三十年新發見之學問及羅先生所撰莫高窟石室祕錄中詳之、茲不贅。

編年文　教育小言十三則　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人間嗜好之研究　論小學校唱歌之材料　自序　教育小言十則　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此文後又刊入學衡雜誌、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

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二歲。

去冬歲暮、始得莫孺人病沒之耗、亟奔喪歸里、於正月初二日到家。時三子貞明尚幼、此二年來屢遭大故、戚族咸勸先生續娶以支門戶。先生未決、岳母莫太夫人亦以此說進、婚事遂定。是月二十九日、繼室潘夫人來歸。夫人爲同邑潘鹿鳴（祖彝）茂才女、世業儒。

三月、攜眷抵京、賃宅於宣武門內新簾子胡同。

六月、據花間尊前諸集及歷代詩餘全唐詩等書、輯唐五代二十家詞成。

八月、草曲錄初稿成。

三十自序云「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尙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志乎是也。」

案、先生以宋之官本雜劇、金之院本、元明之雜劇傳奇、其名不見於史志、其源流變遷又不盡可尋、而士大夫談藝輒鄙之若遺、

焦里堂、黄文暘之書、當時已若存若亡。因思有以董理之。董理之方、其道凡二、一則由元明而上溯宋金、以求其聞變演化之迹、於是有戲曲考源、宋大曲考及曲調源流考之作。一則就各家書目所載及有傳本者、録其名目、並作者爵里、爲一編以便稽考、於是有曲録之輯。而曲録一書、尤爲重要、故是時初稿卽已寫成。

編年文　跋詞林萬選（七月、見別集初編）　初稿本曲録序（八月之望）　曲品傳奇曲跋（冬月、以上見別集補遺）　跋王周士詞（見別集初編）　古代名家畫册敍（十月、見集外文）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三歲。

閏二月、以鮑刻蛻巖詞校所藏舊抄本、並爲之跋。

三月、過録樊榭老人手抄宋元四家詞、陳克赤城詞卽其一也。是月、又校南唐二主詞、爲校記、並輯補遺。

五月、見閩縣龔申薌閣詞鈔中所載劉後邨詞三十首、爲汲古閣本後邨別調所未載、乃自閩縣陳氏（壽祺）所録天一閣本後邨大全集中鈔出、因重録一本。時羅先生爲番禺沈太侔（宗畸）校刻晨風閣叢書、因以先生所輯之後邨詞及所校南唐二主詞次第刊之。

是月、修訂曲録、定爲六卷。而戲曲考源之成、亦在此時、均入晨風閣叢書中刊之。

是月、長女明珠生。

秋八月、伯希和教授寄敦煌所出古寫卷子本至、羅先生等乃有敦煌石室遺書之輯、計慧超往五天竺傳、沙州圖經等十餘種、武進董綬經刊之、助之校理者、亦以先生之力爲多。

冬十月、宋大曲考及優語録、曲調源流表寫成。曲調源流表、今不可得見。宋大曲考、優語録、戲曲考源及同時所作録曲餘談四種、均寄鄧秋枚（實）於海上、入國粹學報刊之。



案、先生以元之雜劇、其源卽出於唐宋大曲、因於各史樂志及宋人詞集鈎稽之、尙可得其一二、於是有宋大曲考之作。先生又以優人詼語、大都出於演劇之際、而戲劇之源與變遷之跡、均可由此推尋、於是有優語錄之輯。曲調源流表、則考各宮調曲調之源於樂府及詩餘者、列表爲之。而後此之宋元戲曲史、其材料亦大都於此時搜輯成之矣。

十一月、藤田博士寄英倫地學協會雜誌至、中有斯坦因氏游歷中亞細亞演說記敦煌得書、並考西域水道至詳。先生譯其文、入敦煌石室遺書附錄中刊之。

是歲、羅先生介先生與膠州柯鳳孫（紹忞）學士及江陰繆藝風（荃孫）京卿相見、遂定交。柯學士治元史、又善詩。繆先生精目錄學、時任京師圖書館總監。

案、是時貴池劉聚卿（世珩）仁和吳耘存（昌綬）亦常與先生往返論學、二君好聚書、時有資異聞於先生。先生之草曲錄、二君亦與有力焉。

是歲、學部考試留學生、先生爲閱試卷。時羅先生任京師大學農科監督、因薦先生爲文科教授、總監劉廷琛卻之、遂罷議。

先生之官京曹也、每日晡出署、或往羅先生處假書、或往廠肆游覽。此數年間、收得善本書凡十餘種、如宣德本周憲王雜劇、正德本唐六典、嘉靖本雍熙樂府、（此爲光緒戊申年所得）萬曆本花草粹編及盛明雜劇、元曲選等、今董刻之盛明雜劇初集、卽假自先生者也。

編年文　跋曲品（正月）　跋蛻巖詞（閏二月）　跋赤城詞（三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校補南唐二主詞跋（三月、見別集後編。）　跋鷗夢詞（四月、見別集初編。）　曲錄序（五月、見別集補遺。）　跋吳起敵秦掛帥印雜劇（五月）　跋雍熙樂府（十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二年庚戌、三十四歲。

正月、長女明珠殤。

二月、將臧刻元曲選全書細讀一過、並以雍熙樂府勘之、不能徧也。

八月、考定舊抄本續墨客揮犀非彭乘所撰、幷條舉其所自出各書、計出夢溪筆談者四十九則、出冷齋夜話者十七則、餘與張文虎所考者同。

九月、撰人間詞話成。

案、先生之論詞、獨標出意境二字、此旨於前此所撰文學小言及人間詞甲乙稿序中已言之。至是始暢發其旨、得六十四則、成詞話一卷。

十一月、草清真先生遺事一卷成。古劇脚色考、亦屬草於此時。明年春、羅先生創辦國學叢刊、卽以此二書刊入之。

十二月、四子紀明（字季耿）生。

是歲、先生兼充名詞館協修。

編年文　跋元曲選（二月、見別集初編。）　續墨客揮犀跋（八月、此文原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入永觀堂海內外雜文。）

（附）鷓鴣天除夕和吳伯宛舍人（此詞入苕華詞。）

三年辛亥、三十五歲。

先是、先生曾假武進董氏所藏元翻乾道本夢溪筆談校稗海本、是年正月、始得馬元調本、以董本證之、均合。復以商本校於馬本上、原刻誤字及分段歧誤者均附正之、宋本異同、並記眉上。至上燈節校畢。

是月二十六日、假荊州田氏藏宋嘉定贛州刻本容齋隨筆續筆校掃葉山房重刻馬元調本、凡四日而工畢。繆藝風復取宋本重勘、亦校得數十字。宋本乃田氏自日本購歸、僅至二筆。二月、又假羅氏唐風樓所藏明活字仿宋本校三筆四筆及五筆、至初八日校畢。



後又臨繆氏校內閣大庫藏宋刻本、僅四筆前五卷、亦非前本也。

二月、以日本享保甲辰近衞公爵家熙所校大唐六典校所藏正德本家熙本所引各書、輒復檢原書重加改正。中患目疾、時作時輟、

至三月二十九日校畢。

春日、撰隋唐兵符圖錄附說成。

案、先生之治古器物學自此始。後丁巳年重訂此文、爲隋虎符跋、僞周二虎符跋、入海內外雜文中刊之。

八月、見宏治乙卯華容令徐珤刻本夢溪筆談、亦從乾道本出、行款不同而平闕仍舊、乃稗海本祖本、即移校於馬元調本上。

是月、武昌民軍告警、羅先生與先生約留京師。九月、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函請羅先生至京都避地、初尙猶豫、繼以國事日非、乃於

十月中攜眷東渡、先生亦攜眷與之偕。抵日、寓京都田中村、與羅先生同居、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刻至是遂輟刊。

編年文 國學叢刻序（正月、見別集補遺。） 太公家教跋（六月、此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寫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大唐六典跋（見庚申之間讀書記。）

（附）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跋 巖下放言跋 誠齋揮犀錄跋 淸異錄跋 片玉詞跋 桂翁詞跋 花間集跋 尊前集跋 草堂詩餘跋 宋舊宮人詩詞跋（此與海內外雜文所收者不同） 董西廂跋 鄭光祖王粲登樓雜劇跋 元人隔江鬭智雜劇跋 雍熙樂府跋 盛明雜劇跋

案、上列十五跋均收入庚辛之間讀書記、不知爲何年所作、姑附於此、俟考。

壬子、三十六歲。

是時、羅先生家人多地仄、先生乃移居鄰屋、輒以書翰與羅先生往返論學。時羅先生藏書寄存京都大學、先生日往整理、因與彼邦諸文學教授相稔、而藤田博士又先生舊友也。

先生東渡後、始棄前所治諸學、而專習經史小學、日有常課、學力乃駸駸日進。而簡牘檢署考、即屬草於此時。

羅先生撰傳云「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爲戴氏震、程氏易疇、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贈之。公雖加瀏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寢饋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

二月、作頤和園詞。羅先生見而激賞之、爲手寫付石印。其後又改訂數處、而以夏秋間所作送狩野博士遊歐洲及蜀道難二首、附錄於頤和園詞後、署名壬子三詩。

案、先生之詩、初與放翁體格略近。先生題友人小象詩有云「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蓋自道也。至是、乃好唐音。先生嘗謂、余所作惟頤和園詞、蜀道難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差可自喜。先生又嘗評柯鳳蓀學士蓼園詩鈔云「義山而後、學杜者惟後山。二千年後乃得蓼園。」推崇可謂備至。又於沈乙盦先生詩亦必手自鈔錄、而尤愛誦其秋懷及陶然亭二詩、無事時、輒諷咏不已。此二老外、其他則少所許可矣。

九月、朔日、簡牘檢署考始寫定、蓋至此已四易稿矣。此文日本鈴木博士(虎雄)譯爲日文、登諸是年藝文雜誌者、乃未改定之本。本年夏間、復增補若干則、遂得寫定。歲暮、聞法國沙畹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簡牘、因復寫一本寄之。

十月、將歷年研究所得宋元戲曲諸史料、以三月之力、寫爲十六章、署曰宋元戲曲史。自是以後、遂不復談斯藝矣。

十二月、羅先生編印其歷年所蒐得甲骨文字爲殷虛書契八卷成。

編年文　跋雙溪詩餘(夏日入別集初編。)　此君軒記(九月、爲川江國次郎作。)　墨妙亭記(九月、爲久野元吉作。)　二田書屋記(十月、爲隅田吉衞作。上三文均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宋元戲曲史序(冬日)

編年詩　頤和園詞一首　讀史二首　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一首　蜀道難一首　觀紅葉一首　歲除即事(以上均入壬



癸集及觀堂集林綴林。）

癸丑三十七歲。

是歲、圈點三禮、細讀一過、並時作疏記。自二月初九日起至三月十八日、讀周禮注疏畢。先生自跋注疏本後云、「此時注意於疏、而於經注反覺茫然。」自四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九日、讀儀禮注疏畢、日盡一卷、中二日盡二卷、幸無間讀。又自八月十一日起至十月十二日、讀禮記注疏畢。並跋其後云、「沖遠此疏、除大典制尚存魏晉六朝古說外、可取殊少、其敷衍經旨處、乃類高頭講章、令人生厭、不及賈氏二禮疏遠甚。若去其蕪穢、存其菁英、亦經義得失之林也。」

先生讀三禮時、又圈讀段茂堂說文解字注一過。自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三月十二日、畢第三篇。時因作明堂寢廟通考、中斷四十餘日。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下旬、又畢第七卷及第十五卷。七卷以下、瀏覽一過、不復圈校、蓋當時又治他業故也。

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與家人游眞如堂、循東麓下至安樂寺，時櫻花初放。

三月三日上巳、京都大學諸教授及羅先生等、各以所藏右軍蘭亭帖佳本展覽、先生亦與焉、且以詩記其事。

八月、羅先生出所藏齊魯封泥墨本、倩先生排比之、成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九月、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成。

冬、草布帛通考。後更名曰釋幣、凡二卷、於古今布帛之制及尺度之長短、考證至詳。

十一月、次女東明生。

是歲日人一宮主盛京時報社、邀先生作劄記刊日報中、月致束脩三十元、且有時不至、遂解約。東山雜記兩牖軒隨筆即作於是時。

冬日、法人沙畹教授寄其所撰斯坦因所得之漢晉木簡文字考釋未印成本至。其中頗有不愜意處、羅先生與先生乃發憤重行分類考訂、其小學方技書及簡牘遺文均羅先生任之、其關於屯戍諸簡則由先生任之、蓋以先生熟於兩漢史事故也。

編年文 明堂寢廟考（三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五月） 唐寫本兔園策府殘卷跋（七月） 齊魯封泥集存序（八月、以上三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譯本琵琶記序（夏日、見集外文。） 雜劇十段錦跋（八月、見別集補遺。）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此文作於印成之後，故不及刊入本書中。） 書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 陽陵虎符跋（上三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秦郡考 漢郡考（此二文、初刊入雪堂叢刻、總名秦漢郡考，後入觀堂集林。） 唐三藏取經詩話跋（見別集補遺。此文乃本年所作、見先生手書癸丑文錄中。別集及詩話卷末均作乙卯春、非是。）

編年詩 詠史五首 昔游六首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一首 上巳日京都蘭亭會詩一首（初與上年所作詩合刊爲壬癸集、入雪堂叢刻、後收入觀堂集林。）

甲寅三十八歲。

正月、屯戍叢殘考釋草稿已具、合羅先生所撰考釋次第校錄、至四月寫畢。羅先生即據先生手寫本付石印、署名流沙墜簡。先生復爲序以考木簡出土之地、文長數萬字、實爲近代研究西陲古地理第一篇文字。

二月、始得讀斯坦因紀行之書、乃知沙氏書中每簡首所加符號、皆記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東、自敦一敦二至敦三十四、思復加入考釋中。而寫定已過半、乃爲圖一表一、列烽燧之次及其所出諸簡、附於書後、并舉其要於後序中。

三月、復考釋和闐尼雅河下流所出各簡、爲補遺一卷、印於流沙墜簡後。

是年春、羅先生又擬編印國學叢刻、月出一册、請先生任編纂。於是先生海外著述悉於此叢刊中刊之。

五月、撰宋代金文著錄表成。

宋代金文著錄表自序。「……今錯綜諸書、列爲一表、器以類聚、名從主人、其有異同、分條於下。諸書所錄古器之有文字者、皆具於是。惟博古所圖錢鏡、嘯堂所集古印、較近世所出、厥數至尠、姑闕焉、以供省覽之便云爾。」……

五月、草國朝金文著錄表、至七月成書、凡六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自序、「……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有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爲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復質之參事、略加檢定。」……

六月、讀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於齊鎛於彝均有考釋、並爲文跋其後。

跋云、「此書萃各名士之說爲之、而可采者殊無一二、其中周孟伯說尤爲紕繆、張文襄說翼戴二字差強人意、然非說金文、乃說諡法耳。」

九月、爲羅先生校寫歷代符牌圖錄、蒿里遺珍、四朝鈔幣圖錄等書序目或所附考釋付石印。

十二月、羅先生撰殷契書契考釋成。其中頗采先生之說、先生爲之校寫、並爲序跋各一以弁之。

編年文 流沙墜簡序（正月） 又後序（三月） 國學叢刻序（五月）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五月）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八月） 殷虛書契考釋序（十二月） 又後序（十二月、以上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邸閣考（見海內外雜文、今入別集後編。）

乙卯、三十九歲。

正月三日至十二日、寫殷虛書契一二兩卷釋文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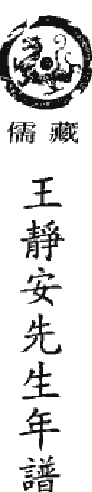
二月初旬、攜眷返國掃墓。是月下旬、羅先生亦返國、相約爲魯衞之游。先生以病目不果行、乃留滬。

三月、偕長子潛明與羅先生同返海東、卽主羅先生家、眷屬則仍留海寧。

羅先生在滬、介先生與嘉興沈乙盦尚書相見、談藝至洽、遂定交。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然余於此學殊無所得。惟竊怪自來治古音者、詳於疊韻而忽於雙聲。夫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不足以律古音、猶二百六部乃隋唐間之韻、不足以律古韻。乃近世言韻者十數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脣舌上二音、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陸氏釋文上溯諸徐邈、李軌、呂忱、孫炎以求魏晉間之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爲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得而擬議也。然後類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爲一書、古音之學至是乃始完具。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以此願質之。方伯莞然曰「君爲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爲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余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詁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後詁訓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譌字也。」余因舉首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俱從㬎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曰以舌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億而中也。是歲、復赴日本、長夏無事、稍就陸氏釋文以反切之第一字部分諸字、及五六卷而中輟。」

案此爲先生初謁沈先生時所請業者。丙辰返滬後、又以書詢沈先生古字母之學。沈先生復書云、「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韻考已得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爲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爲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云云。此書與先生撰爾雅草木



蟲魚鳥獸釋例及攻究古字母學有關、故附見之於此。

七月、補正流沙墜簡考釋凡三十餘處。重陽日、讀漢書功臣侯表至續相如使西域事、因訂正前所釋屯戍叢殘考釋稟給類第一簡之誤、至爲愉快。

是歲春、先生撰洛誥箋一篇、印入國學叢刻。日人林泰輔博士讀而善之、惟於先生據甲骨文以釋王賓殺禋之說、頗不謂然、作讀國學叢刻一篇、指其瑕疊、刊於東亞研究雜誌中。先生以書詳答之、博士復就先生之書有所違覆、先生乃有第二書之答。此十月十二月間事也。後先生以此事關於殷周禮制至鉅、有非可以疑文虛說及一二人私見定者、故於翌年四月將往返各書彙之爲祼禮摧一卷、刊入學術雜誌中、以待海內賢達論定焉。

十二月十九日、日人富岡鐵齋（百鍊）、磯野秋渚（惟秋）及內藤湖南、狩野子温諸先生、假座圓山春雲樓、各出所藏蘇東坡墨跡或書籍陳列、以供衆覽、蓋是日爲東坡誕辰、先生及羅先生均與焉。

先生之赴海東也、羅先生既爲別賃居、仍致月餼而助之。至是時、海東百物騰貴、日常費用、漸覺不裕。而羅先生以歷年印書、所費甚鉅、先生甚不願有累於羅先生、欲先返國。會吾鄉鄒景叔（安）大令爲海上西人哈同君致書邀先生任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乃決於次年返國、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刻、至是遂輟刊。

編年文 洛誥箋（正月） 鬼方昆夷玁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二月初脫稿、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不期敦銘考釋（三月、見雪堂叢刻、今收入古金文考釋五種中。） 三代地理小記（四月、見雪堂叢刻。後又別出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殷、秦都邑考等六篇、入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獯鬻字音之變一則、移入鬼方玁狁考中、有他三則、今錄入別集補遺。） 古胡服考（七月、初名袴褶服考、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古禮器略說（九月、見雪堂叢刻、後別出說斝、說觥、說彝、說俎上下六篇、入觀堂集林。） 元刊雜劇三十種敍錄（九月初吉、見別集後編。） 答林泰輔博士論洛誥書（十月、見祼禮摧及觀堂集林。） 生霸死

籍考（十一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十二月、見祼禮推及觀堂集林。）　宣和博古圖跋（見海內外雜文、丙寅冬又增訂入觀堂集林。）　浙江考　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　後漢會稽郡東部侯官考（上三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編年詩　游仙二首（季冬見觀堂集林）

丙辰、四十歲。

元旦、羅先生出所藏郭河陽寒山行旅黃子久江山幽興王叔明柳橋漁唱圖卷、相與賞玩。

正月初二日、收拾行裝、偕長子潛明登車赴神戶、狩野子温（直喜）博士及羅先生等均來送行。初三日、乘筑前丸赴滬。於舟中作一書致羅先生、論石鼓献字、幷舉說文一字兩聲者共得三字。初七日抵滬、寓樊少泉君家、後即遷住英界大通路吳興里。即就哈氏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主其事者、分藝術學術二種出版物、鄒君任藝術編輯、學術方面則先生任之、

案、先生在京都四載餘、此四年中、先生自云、生活最爲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爲一生冠。客中無書籍、金石墨本等取諸羅氏大雲書庫。至滬後、則借書綦難、海上藏書、推華陽王雪澄方伯（秉恩）爲巨擘、然王氏篤老、又未便多煩。故臨行時、於海東書肆、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等書、羅先生又貽以複本書如干種。先生亦以所藏詞曲諸善本書報之、蓋兼以答此數年之厚惠也。

正月、錄說文籀文、撰史籀篇疏證成。繼草周書顧命禮徵、至二月始寫成。

周書顧命禮徵自序、「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即位之事。其時當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之後、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爲天子登遐、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聖繼聖、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册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紀之爲顧命一篇。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顧年代久遠、其禮絕無他經可證。書今文家說是篇者、略見於白虎通及吳

志廣翻傳注所引翻別傳、而殊無理致。古文家如馬融、鄭玄、雖禮學大師、其注是篇亦多違失。廣翻所奏鄭注尚書違失三事、是篇居其二。翻所難固無當然鄭以册命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謂爲對神、其失遠在仲翔所舉二事之上。作僞孔傳者、亦從其說。有周一代鉅典晉闇而弗章者二千有餘年矣、今以彝器册命之制與禮經之例銓釋之。其中儀文節目、遂犂然可解。世之君子、弗以易古注爲責、則幸矣。」

二月十八日、眷屬自海寧來滬。

是月、將歷年所補釋流沙墜簡各條寫定、爲補正一卷。繼又撰史籀篇疏證序錄、於史篇之時代與史籀之爲人名與否、均有致疑。

正月中、繆藝風先生與先生談及江有誥音學書、沈乙盦先生處有之。因於沈先生處假歸讀之、乃咸豐壬子重刊本。其所刊者爲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正、諧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隸書糾繆、凡九種。先生即以其敍錄及諧聲表、入聲表、唐韻四聲正先後刊入學術雜誌。未幾、即得兩原刊本於滬上書肆、先生自留其一、以其他寄贈羅先生。先生往聞王雪澄方伯訪此書數十年不能得、今一旦遘得二本、亦奇緣也。

自正月至二月底作日記、中無間斷、至三月朔中輟。

四月初二日、臨沈乙庵先生、校吳縣曹氏舊藏殘宋本水經注卷三十九之半及卷四十。沈先生校宋本於嘉靖黃省曾本上、先生則移錄於趙氏水經注釋內、蓋時尚未蓄朱王孫箋本也。

是月、撰毛公鼎考釋成。

毛公鼎考釋自序「……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强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

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亦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爲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强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云也。」

案、此序可見先生爲學之方法及其態度、故備錄之。

自三月起、草魏石經考、由漢石經之經數石數、以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又詳釋黄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及洪氏隸釋所載各殘石文字。中以撰樂詩考略、間斷若干時、至八月中始具稿。然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爲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爲漢魏博士考、已具大略。念前人究此者、有胡秉虔之西京博士考、張金吾之西漢五經博士考、客中乏書、未之見也。八月、於坊肆始得張金吾書、其書採取雖博、而苦無鑒裁。繼又假得胡氏書於續藝海珠塵中、其書至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别。至是、乃寫定己所考定者、得書三卷。上卷考博士之沿革、中下兩卷剌取諸書博士之名彙考之、並訂正張、胡書中誤處、爲跋錄於後。

九月、撰周書顧命後考成。

周書顧命後考自序、「丙辰春二月、余草周書顧命考一篇、據禮經通例、及彝器所載册命制度、以大保承介圭由阼階隮、爲攝成王。以乃受同瑁一節爲康王受獻事、以大保受同降盥一節爲大保自酢事、以正鄭注（尚書正義引）及孔傳之誤。自謂得此解、則顧命一篇文字與其儀制、怡然理順矣。若如鄭注、則受册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所以對神、君臣吉服拜起戶柩之側、獻酢同

事分於二人之手、凡此數者、無一與禮意相合。鄭君禮學大師、豈宜不見及此。嗣讀通典（卷七十）魏尙書所奏王侯在喪襲爵議引鄭君又一說、則與正義所引鄭注大異、而與余說正合。通典此議、當出魏臺訪議或六朝人所集禮論禮論鈔諸書。其後又載王肅駁議、足與鄭說相發明、而自宋王深寧及近世江艮庭王鳳喈孫伯淵諸家輯尙書鄭注者、全不及此。故取而銓釋之、不獨爲古人表微、亦深喜余前說之非無根據也。重陽前一日。」

是月、於書肆得明本孔子家語、審之、乃嘉靖復宋本、因以汲古閣本勘之。至卷三以下、無甚懸絕。卷一則汲古本注文較嘉靖本爲多。先生云「注文蓋出明人增加、不盡出王肅也。」

十月、撰漢代古文考成。

案漢代古文考凡九篇、其論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近時學者尙有疑其說者、後先生又闡發其旨於桐鄉徐氏印譜序中。

十一月、撰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成。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處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爲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君盍爲部分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言、釋詁之權輿、始也、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蘿蕍之引伸可也、謂蘿蕍蘿輿、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亦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感是言、乃思爲爾雅聲類、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蓋但以喉牙齒舌脣分類、則

合於爾雅之義例、而同義之字、聲音之關係、讀之苦不甚顯、若以字母分之、聲音之關係顯矣。然古之字母有幾、又某字當屬何母、非由魏晉六朝之反切、以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及諸經傳之異文、篆文古文之形聲、無由得之。卽令假定古音爲若干母、或卽用休寧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說、以部分爾雅、則又破爾雅之義例。蓋古字之假借轉注、恆出入於同音諸母中。又疑泥來日明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爾雅既類而釋之、今欲類之、而反分之、顛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既以釋例名、遂併其例之無關音聲者、亦並釋之。」……

是時、鄒景叔大令所編之藝術叢編、苦乏材料、而羅先生所著書之未印行者、尚不在少、因寄先生於叢編中刊之。計是年所印成者、有殷墟書契後編二卷、古器物範圖錄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虛古器物圖錄二卷、古明器圖錄三卷等五種。

冬日、得孫仲容（詒讓）比部契文舉例稿本於滬肆、因寄羅先生、印於吉石盦叢書中。先生云「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篳路椎輪、不得不推此矣。」

十二月、爲羅先生所招、乘輪赴日、寓羅先生家、卽在海東度歲。

編年文　學術叢刊序（代作、正月、見廣倉學宭叢書第一册）　周書顧命考（二月、初名周書顧命禮徵）　史籀篇疏證序錄（三月、上二篇見廣倉學宭叢書及觀堂集林）　流沙墜簡考釋補正序（二月）　大元馬政記跋（三月、上二篇見別集後編）　釋史（三月、先生初爲書作册詩尹氏說、後成此文、見觀堂集林）　毛公鼎考釋並序（四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及古金文考釋）　祕書監志跋（五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釋樂次　周大武樂章考　說勺舞象舞　說周頌　說商頌上　說商頌下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上七篇均三月至五月作、卽廣倉學宭叢書中之樂詩考略、後重訂入觀堂集林）　魏石經考（八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其首卷後重訂入觀堂集林）　周書顧命後考（九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及觀堂集林）　書績溪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隋志跋（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彊村校詞圖



序（秋日、爲朱祖謀侍郎作、見海内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　史記所謂古文説　漢書所謂古文説　説文所謂古文説　説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説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説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説　科斗文字説（十月、上九篇、即廣倉學宭叢書之漢代古文考、後均入觀堂集林。）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十一月、見海内外雜文及别集後編。）　倉頡篇殘簡跋（口月、見海内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周開國年表（見别集補遺。）

編年詩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首　再酬巽齋老人一首（均見觀堂集林）　題沈乙盦方伯所藏趙千里雪麓早行圖二首（見外集卷三）

丁巳、四十一歲。

正月、羅先生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見贈、以校嘉靖本一卷、知寬永本佳處、實出諸本上。

是月下旬由日返滬後、即草殷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至三月中始脱稿。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自序、「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虚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爲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參事復博蒐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虚書契後編。博士亦采余説、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并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鉅。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而卜辭之季之即冥、（羅參事説）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從甲在口中、及通觀諸卜辭、而知田即上甲、微、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匚乙、匚丙、匚丁即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

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理順冰釋。而世本、史記之爲實錄，且得於今日證之。又卜辭人名中有「𡆥」字，疑卽帝嚳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土之略。此二事雖未能遽定，然容有可證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卜辭者殆鮮。乃爲此考，以質諸博士及參事，幷使世人知殷契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案此稿成後，卽以寄羅先生。羅先生驚爲絶作，且爲證成上甲二字之釋。後先生於英人明義士所摹殷契卜辭第二十九葉、第一百十八葉，兩見𠚤字，然則上甲兩字於卜辭中亦非鮮見矣。

閏二月下旬，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成。

續考自序：「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所據者，鐵雲藏龜及殷虛書契前後編諸書耳。踰月，得見英倫哈同氏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拓本凡八百紙。又踰月，上虞羅叔言參事以養痾來海上，行裝中有新拓之書契文字約千紙，余盡得見之。二家拓本中足以補證余前說者頗多，乃復寫爲一編，以質世之治古文及古史者。」

是月，假羅先生所藏吾鄉吳氏拜經樓舊藏嘉靖海寧縣志校光緒中重刻本一過，始知重刻本乃出隆慶修改本，故視嘉靖原刊有詳略也。

時先生撰殷先公先王考，頗取資於世本，因據史記索隱所引，補世本佚文，及宋衷注爲孫馮翼輯本所未備者，共得十餘則。

三月，撰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成。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自序：「汲冢竹書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二卷，乃後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路史諸書成之，非汲冢原書。然以世無別本，故三百年來學人治之甚勤，而臨海洪氏頤煊、棲霞郝氏懿行、閩縣林氏春溥三校本尤爲雅馴。最後嘉定朱氏右曾復專輯古書所引紀年，爲汲冢紀年存眞二卷。顧其書傳世頗希，余前在上虞羅氏大雲書庫假讀之，獨犂然有當於心。丁



巳二月、余復作殷先公先王考畢、思治此書、乃取今本紀年一一條其出處、注於書眉。既又假得朱氏輯本、病其尚未詳備、又所出諸書異同、亦未盡列、至其去取、亦不能無得失。乃取朱書爲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補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至於余讀此書有所考證、當别爲札記、將繼是而寫定焉。」

四月、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成。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爲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紛糾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既具他書、則此書爲無用。年月又多杜撰、則有説爲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又此疏證者、亦不作可也。然余懼後世復有陳逢衡輩爲是紛紛也、故理而寫之、俾與古本輯校並行焉。」

五月、輯英倫哈同氏所藏龜甲獸骨文字成、並寫釋文一卷附於書後。

六月、撰唐韻别考成。

是月、同邑管振之(元耀)爲先生鈔得周耕厓(廣業)寧志餘聞及周松靄(春)海昌勝覽二書至。

案、先生是年既校嘉靖蔡(完)志原本於重刻本上、又於四明盧氏抱經樓散出書中、遘得康熙許(三禮)志、今又鈔得二周氏之書、而戰氏(效曾)州志、錢氏(泰吉)備志亦同時假至。於是吾鄉舊志爲先生所未見者、僅趙氏(維寰)之寧志備考、談氏(孺木)之海昌外志及金氏(鰲)之海寧縣志而已。時邑人方擬創修邑志、僉以主撰須請先生任之。先生以事繁無暇他及卻之。原先生以錢氏備志搜輯最備、而體例亦最善、後之作者、即纂修近百年間事蹟以續備志可矣、似不必多所更張。此意與修志諸公相左。今州志稿已印成、惟藝文志尚詳該、其他各門、均未能饜人意、亦由是故也。

七月、撰殷周制度論成。

案、此篇雖寥寥不過十數葉、實爲近世經史二學第一篇大文字。蓋先生據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祀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即起於周之初葉、周以前無有也。復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具體之解說、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爲先生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

八月、撰韻學餘說成。

案、先生於本年春致膠州柯鳳孫學士書、有云、「近年講求古韻、始歎此學至王石臞、江晉三已極完密、惟某則謂戴、孔兩君所謂陽聲皆有平無上去入、此說段君六書音韻已微發之、因欲將古韻與說文偏旁及唐韻平仄證明此事、然倉卒不易成書。又久思繼錢竹汀、陳蘭甫諸老之業、爲古雙聲古字母之學、然爲人事所間、亦未能着手」云云。至是先生始申段君之說、爲五聲說一文。其言曰、「古音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韻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類之平聲性質絕異、故此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此說本諸音理、徵諸周秦漢初人之用韻、求諸文字之形聲、無不吻合。」先生并舉三大證以明之、是其說幾於論定矣。至先生於古字母之研究、雖迄未成書、然其方法已於壬戌冬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書中詳言之矣、今迻錄如左、

「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同時休寧戴氏亦作轉語二十章、而其書不傳、其流亦微。惟番禺陳氏作切韻考、始據廣韻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統、其所得與等韻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尚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闕點也。此問題不待說明、所當說者、材料與方法耳。今舉其要、約有五端、一、經傳異文、如尙書古今文、春秋三傳、實同名異、往往遇之、漢儒注中某讀爲某、亦其類也。二、漢人音讀、古注中某讀如某、某讀若某是也。三、音訓、如仁人義宜之類、釋名一書、所用以相釋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雙聲字、如玄黃、觱發、栗烈之類、皆同母

字也。五反切、孫炎以下至於徐邈、李軌之音、見古書注及經典釋文者是也。苟以此數者參互相求、但順材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材、仿顧氏唐韻正之例、勒爲一書、庶幾古字母部目或覩其全、不讓古韻之學專美歟。」

是月、撰兩周金石文韻讀成。

兩周金石文韻讀自序：「……余比年讀三百篇、竊歎言韻至王、江二氏、殆毫髮無遺憾。惟音分陰陽二類、當從戴、孔、而陽類有平無上去入、當從段氏。前哲所言、固已包舉靡遺、因不復有所論述。惟前哲言韻、皆以詩三百五篇爲主、余更蒐周世韻語見於金石文字者、得數十篇。中有杞、鄫、許、邾、徐、楚諸國之文、出商魯二頌及十五國風之外。其時亦上起宗周、下迄戰國、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韻與三百篇無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譜而讀之。雖金石文字用韻無多、不足以見古韻之全、然足證近世古韻學之精密、自其可徵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

是月、三女松明生。

十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得五十七篇、凡二卷、署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先生初號禮堂、其號觀堂也或自此始。

十一月、據唐語林以校封氏聞見記、補第七卷北方白虹、西風則雨二則、並訂正誤奪若干字。

是月、校錄日本古寫本及敦煌唐寫本尚書孔傳於別紙、并據以校薛氏（季宣）書古文訓、知薛本與眞本隸古定尚書文字實有大殊。

十二月初九初十兩日、以影宋李孟傳本方言（盛意園舊藏）校抱經堂本、始知盧氏所謂李本實與今所見之李本異、或盧所引者、非李氏原刊也。二十日、又覆校一過。是月、又以釋玄應、慧琳兩一切經音義所引方言細勘之、因訂正今本譌奪十餘處。

是月、以敦煌唐寫本及宜都楊氏影日本古寫本尚書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殘卷校影日本高山寺所藏古寫本。

是月、於書肆得張船山舊藏明嘉靖黃勉之刊本楚詞章句。除夕日、以校汲古閣本、至夜二鼓、僅畢三卷有奇。

是歲、日本内藤湖南博士、富岡君撝助教自北方來遊上海、與先生談藝至快。博士離滬時、先生作古風贈行。

編年文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月）　又續考（閏二月、以上見廣倉學宭叢書及觀堂集林。）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序（三月）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序（四月、以上見海内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唐韻別考（六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後改訂入觀堂集林。）　韻學餘説（八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後改訂入觀堂集林。其他四篇爲集林所未收者、今均入別集後編。）　兩漢金石文韻讀序（八月、見海内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漢書藝文志舉例後序（八月、見海内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宋史忠義傳王稟補傳（八月、見廣倉學宭叢書、後重訂入觀堂集林、更名爲補家譜忠壯公傳。）　江氏音學跋（九月、見海内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漢黄腸木刻字跋　商三句兵跋　劉平國治□谷關誦跋　毌邱儉丸都山紀功刻石跋　楚公鍾跋　鑄公簠跋　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新莽四虎符跋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前尺跋　唐尺考（後改訂爲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以上均秋日作、見海内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書毛詩故訓傳後（秋日、見海内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秋日見海内外雜文及別集補遺。）　裴岑紀功刻石跋（秋日見海内外雜文。此誤漢永和爲永平、後删去不存。）　明刻楚辭章句跋（十二月、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遊仙一首　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見觀堂集林）

戊午、四十二歲。

春、羅先生攜眷返國、抵滬、與先生相見、蓋相別已一載矣。

三月、假羅先生藏宋本一切經音義校孫星衍校刊本。

四月、在滬爲長子潛明授室、子婦即羅先生次女。婚事畢、羅先生即赴津營宅。

是月、假日本富岡君撝藏明復宋陳道人本釋名、校畢氏疏證本。先生云、「吾鄉查翼甫太守藏元刊本、不知校陳本異同何如也。」

是月、以日本小島知足手寫顏本急就篇、校王應麟補注本、又以葉石林宋仲溫本校靈鶼閣刊鈕匪石校定皇象碑本。六月十五日、復以孫伯淵所稱索靖本及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本校之。七月十三日、又校以趙文敏章草本。由是傳世急就篇異本、校得已踰半矣。

五月、撰唐寫本唐韻校記及輯唐韻佚文成。

唐寫本唐韻校記自序、「唐寫本唐韻、存卷四卷五兩卷、卷四之首及中間又有闕葉。（闕一送至八末之前半、又闕十九代之後半至二十五願之前半）藏吳縣蔣伯斧部郎（黼）家。部郎曩跋此書、謂此書雖名唐韻、實陸法言切韻原本。去歲余作唐韻別考、舉十證以明此書是孫愐韻、非法言韻、蓋幾於論定矣。考孫愐書在唐時別本至多、書名亦不一。據廣韻首所載孫愐自序、雖稱唐韻、然日本人源順所撰和名類聚鈔、其所引有唐韻、有孫愐切韻。遼僧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又引孫愐廣韻（見卷三）又書中單引廣韻者凡十一條。希麟之書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丁亥、前於宋大中祥符重修廣韻時凡二十年、是凡單云廣韻者、亦指孫愐書。而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引廣切韻一條、在此殘卷中。蓋孫愐之書、本因法言切韻而廣之、故一名廣切韻、略之又稱廣韻。元王惲玉堂嘉話紀所見南宋內府書畫、有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有柳誠懸跋、亦云、吳彩鸞一夕書廣韻一部。是孫愐之書、唐時稱名、固不盡同。然謂孫愐之書、唐韻以外、別有他名則可、謂唐韻非孫愐書、則固不可也。韻書爲唐時詩賦所需、當時迻寫者、當不下數萬部。故不獨書名互異、即各本卷帙詳略、亦不盡同。如魏鶴山所藏唐韻、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下平不分、當是四卷本。而此本與唐宋史志所著錄者、則皆五卷。鶴山本部敍中各韻皆注清濁、而此本無之。廣韻注中紀姓氏者、皆孫愐舊文、極爲詳核、此本則多刪節。又他書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亦與此本頗有異同。蓋傳寫既多、寫者往往以意自爲增損、固其所也。此本亦當時傳寫者之一、故譌奪往往而有、然唐韻規摹、已具於是。又天壤間僅此孤本、故竭數月之力、爲之校讎。以廣韻及他書所引唐韻勘其字、以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校其音、成校勘記二卷。復集他書所引唐韻此本所闕者、爲佚文一卷、與

原本並行。世之治韻學者、或有樂於是歟。」

案、此序今遺書第一集中未列入、故備録之。

七月二十七日、以去冬所校方言各條、釐理之、分注於戴氏疏證本上。復以李文授本校戴本、乃知戴本亦移音於本字上、因並正之。

是月、以元雪窗書院本爾雅校阮刻注疏本經注及音一過、又以蜀大字本校經注一過。

八月、假江陰繆氏藏大德平水本爾雅注校崇文書局本。九月、又校以明嘉靖間吴元恭仿宋本、日本松崎復刊北宋本及明刊黑口本。

秋日、遣人往松江府學拓得明正統四年吉水楊政摹刻葉石林所摹皇象本急就篇。是歲小除夕無事、手自黏裝成帙、以便循覽。先生云「吾鄉陳氏玉煙堂法帖本實從此出也。」

十月、讀格致叢書本李匡乂資暇集、改正誤字十餘處。

十一月、改定前所撰唐韻別考、韻學餘説二書、合之、署曰續聲韻考、蓋以與戴氏聲韻考體例正合。託沈乙盦尙書作序、後失其稿、至庚申夏、再録一本藏之。

十二月、讀雅雨堂本文昌雜録、訂正誤字十餘處。又讀顔師古匡謬正俗、書中諸題、悉加校正。

除夕日、重檢唐語林校封氏聞見記、又補第三卷風憲及第七卷石鼓佚文二則。

是歲、先生兼任廣倉明智大學教授。

是年、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成。

編年文　雪堂校刊羣書敍録序（六月既望）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九月）　釋鱓䱇鱣䲛（九月）　釋由上（秋日）　隨庵吉金圖序（十月晦）　釋由下（冬日）　女字説　書郭注爾雅後　書郭注方言後三篇　邵鐘跋（以上十二篇均見

觀堂集林。）釋宥（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海月樓歌壽東軒老人七十一首 戊午日短至一首 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疊一章 哭富岡君撝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題徐積餘觀察隨庵勘書圖三首 姚子梁觀察母濮太夫人九十壽詩 題費□□竹刻小象（以上見外集卷三）。題況夔笙無量佛畫象二首（見織餘瑣述卷下、別集失載。）

（附）題孫隘庵（德謙）南窗寄傲圖念奴嬌詞一首（見苕華詞。）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初吉至既望、寫書契後編上卷釋文。

是月、遘得唐棲勞氏丹鉛精舍藏嚴悔庵（元照）詩文稿若干紙、即據以校刻本、頗有異同。

六月、據笑道論道宣集及玄嶷甄正論、補蔣伯斧輯老子化胡經佚文五則。

夏日、讀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所引九姓回鶻可汗碑與李文田和林金石録本異、乃假沈乙庵先生所藏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所載本校之、遂得通其讀十一月、寫碑圖、並爲碑跋、以補沈先生跋文之未備。

七月、以蒙古圖誌所載苾伽可汗碑校和林金石録本一過。

是月、得見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唐寫本書因草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其目見下列編年文中。

是月、由沈乙庵先生處、鈔得沈先生所撰和林三唐碑跋。

八月、病脚氣、會羅先生津沽新居落成、先生乃由海道赴津養疴、即主羅先生家、至九月返滬。先生在津、得謁蒙古升素庵（允）相國。

九月、撰重輯蒼頡篇成。

案先生此輯以敦煌所出漢簡及急就篇所用蒼頡正字爲上卷、而以揚（雄）、杜（林）、張（揖）、郭（璞）之說此諸字者

附焉。其餘諸書所引蒼頡三倉之字、并爲下卷。卷首弁以序錄。自來輯之者凡七家、均未有如先生之詳盡者也。時同事某君欲著書、苦於無成、因以先生此書校刊之、而沒其名焉。昔吳蘭庭校元豐九域志成、桐鄉馮集梧假刊之、後世讀馮氏書者、幾不知校讎者之爲誰也。余頗懼後世或有惑於此者、因附見之於此。

是月、撰校淞江本急就篇成。

初、先生以諸子學費稍絀、謀兼一撰述事。聞烏程蔣孟蘋（汝藻）方擬撰所藏密韻樓書目、已聘吳縣曹君直舍人（元忠）任其事、逾歲無以成、羅先生介人以先生薦。先生以曹君亦舊識、不忍遽奪之、不欲往。至是曹君以事辭、先生乃應蔣君之聘。

案、烏程自來多藏書家、其流風至近代猶盛。蔣君與同邑張君石銘（鈞衡）、劉君翰怡（承幹）均以藏書名、而蔣君之藏爲尤富。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錢塘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流出之書多歸之。其聘先生爲撰藏書志、亦最爲適宜。此後先生之書、以蔣氏書校者、殆皆爲蔣志作也。

是時、浙省當局擬續修浙江通志。聘沈乙盦先生爲總纂。沈先生聘吳子修、朱古微、金甸丞、葉柏皋、章一山、喻志韶、陶拙存、劉翰怡、張孟劬諸先生及先生爲分纂。九月二十三日、送聘約至。先生與張孟劬先生共任寓賢、掌故、雜記、仙釋、封爵五門撰述。先生嘗作書致沈先生詢志書義例及範圍、沈先生覆書詳爲解答。先生原書已不可得見、今錄沈先生書如左。

接奉手書、曠經再月、屢思作覆、畏難中止。病夫心理不完、大哲學家必能懸照也。晨起神思略清、覆讀來書一過、粗略作答、幸希教示。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疎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先事圖維、苦無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舉一事言之。如南齊陸慧曉傳中、有論西陵牛埭稅一事、此於六朝賦稅、東州彫攰、具有關係。然其沿革頗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僅錄舊文而無所闡發、亦不足饜閱者之心。諒公部署、必有精思、儻可先示數紙否。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徵則詳、無徵蓋闕、著之簡端、標爲義例、無不可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

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玆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仿史表例爲大事表、以舉其綱、仿紀事本末爲大事錄、以詳其目。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紀載、事蹟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準今、則裘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敍之、亦國語、越紐之遺意也。學術源流、非一篇所能該舉、儒林、文苑、理學諸傳、或敍於前、或論於後、皆足以闡宗述緒、索隱表微。其顯學鉅儒、實有關於一代風氣者、仍集其同氣同聲、門人弟子、彙爲專傳、其傳體仿竹汀先生所爲學傳例、鋪陳學術、不厭加詳。如竹垞、梨洲、雖專卷不妨。至如紹興古器、復齋收藏、書板、書棚、儘可於雜識中分類收之。越窰、剡紙、湖筆、紹酒、則敍諸物產考。敍其畸零無歸者、仍可歸諸雜識。竊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現在儘可着手爲雜識。將來物產考敍、仍煩大筆稍加增損、即可入書。公意以爲何如。風俗別四禮、節物爲兩事、前後書之。其特別情形、古事如喫菜事魔、近事金錢會匪之類、別以專篇。（在古爲考、在今爲記。）不可以少數奸民、遽誣全邑。海鹽戲劇、似亦入雜識、始得發揮盡致。吾意此雜識成、他日乃可單行、程度或與夢溪筆談相當、不儘中吳紀聞而已。大雅君子、亦有樂於此乎。努力書此、殊不盡意。」（下略）

案先生此後所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乾隆浙江通志考異、蓋均爲志局而作。先生又嘗於各書中劄出元明海運及倭寇事數十則、似爲雜識一門草稿、但不知其有否成書也。

九月、六子登明生。

十月十七日起、以烏程蔣氏藏嘉靖徐氏本周禮鄭注、校士禮居本。次日又以明翻宋相臺岳氏本校於眉端、凡十一日校畢。其異同、悉錄入藏書志中。

十一月、以烏程蔣氏藏嘉靖間復刊宋大字本禮記、校崇文書局翻張敦仁復宋撫州本。

十二月三日起、以蔣氏藏北宋刊爾雅單疏、校阮刻注疏本、凡四日而畢。繼又據爾雅疏所引方言、以校戴氏疏證本、頗有異同。

編年文　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二月、見觀堂集林。）　音學五書跋（六月、見別集補遺。）　唐寫本殘職官書跋　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　唐寫本失名殘卷跋　唐寫本大雲經疏跋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跋　唐寫本韋莊秦婦吟殘詩跋　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唐寫本殘小説跋　唐寫本敦煌戶籍跋　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以上均七月作、見觀堂集林。）　唐寫本字寶殘卷跋　唐寫本新鄉衆百姓謝司徒施麥恩牒跋　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跋　唐寫本回文詩跋（以上均七月作、見別集補遺。）　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七月譯伯希和原撰見觀堂譯集。）　樂庵寫書圖序（閏七月、見觀堂集林。）　號仲簋跋（八月、見別集補遺。）　摩尼教入中國考（七月、見別集後編。）　高昌寧朔將軍麴斌寺碑跋　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上二篇、均九月作、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跋（十一月、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圖記（十一月、見集外文。）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象跋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西胡考上　西胡考下　西胡續考　西域井渠考　唐李慈藝授勳告身跋　北伯鼎跋（以上均秋日作、見觀堂集林。）　西域雜記　元豐九域志跋　秉中丁卣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案、先生是年得見敦煌所出諸史料、因詳考中古西陲及高昌回鶻之史實。又化胡經、摩尼教等之關於古代宗教者、亦有所論述、而西胡考之作、尤有極重要之結論。先生之作西胡考也、羅君君楚（福萇）爲徵內典中故事。君楚爲羅先生次子、熟精梵天文字、又創通西夏國語、時養疴滬上、故與先生常相往返也。

編年詩　題蕺山先生遺象一首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　贈太子少保梁公挽歌辭三首　冬夜讀山海經感賦一首　小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釣鐘花賦謝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題劉翰怡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附）用夢窗韻補壽朱彊村侍郎霜華腴詞一首（見苕華詞）

庚申、四十四歲。

正月、以續古逸叢書影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校吉石盦叢書日本復宋音注本、又以孟子音義檢對一過。

三月清明後四日、以蔣氏藏復宋小字本史記集解索隱校汲古閣本史記索隱末二卷。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見盧弓父校本穆天子傳、以校翟云升校注本、見翟校多與盧說合、似翟氏曾見盧本也。先生又增釋若干條、又兼采沈乙盦先生說注於眉端。

四月、以蔣氏藏景元本東京夢華錄校刻本一過。刻本爲江山劉泖生司馬（履芬）舊藏、且有司馬手跋、乃先生在蘇垣時所收得也。

六月、復讀文昌雜錄、又訂正盧刻誤字十數處。

八月中秋、以明黃省曾刻本列女傳、校蕭道管集注本。蕭本正文依王照圓注本、不知自何本出。先生又據藝文類聚所引勘之、其以己意發正者、亦並記之。

九月、讀詩話總龜、據以補封氏聞見記卷七高唐館佚文一則。

是月、以蔣氏藏士禮居舊藏宋本景定建炎續志、校漸西村舍本。漸西本據四庫本校刊、實遠遜於宋本也。

十月、以影汲古閣影宋抄本焦氏易林校士禮居本、是正甚多。繼又以彭華本校前八卷、嘉靖四年重刊彭本校後八卷。校彭本時、用朱筆、所以別於宋本也。

十一月、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校嘉靖本一過、補注中音切及卷九卷十缺文數百字。

是年□月、繆藝風（荃孫）先生卒。

先生挽以聯曰、「樸學抱經儔、鍾山龍城、更喜百年開講席。著錄平津亞、圖書金石、尙留二志重文林。」

編年文 顧刻廣韻跋（三月、見別集補遺。） 武玄之韻銓分部考（春日、見觀堂集林。） 內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五月、見別

集補遺。）宋刊本爾雅疏跋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宋越州刊本禮記正義跋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均夏日作、見觀堂集林。）殘宋本三國志跋（中秋、見觀堂集林。）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秋日、見別集補遺。）日本寬永本孔子家語跋（十月朔、見別集補遺。）劉氏金石苑稿本跋（十二月二十七日、見觀堂集林。）散氏盤跋　克鼎跋（冬日、均見觀堂集林。）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略張天錫草書韻會後　新郪虎符跋　釋滕　釋辪（均見觀堂集林。）與友人論石鼓書　詩齊風豈弟釋義　魏曹望憘造象跋（均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張小帆中丞索詠南皮張氏二烈女詩一首（見觀堂集林）　題族祖母蔣夫人畫蘭一首　高欣木舍人得明季汪然明所刊柳如是尺牘三十一通并己未湖上草爲題三絶句（均見外集卷三）

（附）題況夔笙太守香南雅集圖清平樂詞一首（見苕華詞）

辛酉、四十五歲。

正月、以蔣氏藏馮已蒼抄本及勞季言校本封氏聞見記校雅雨堂本、得校訂多處、且有與先生舊校合者。

是月初八日、又假舊抄本文昌雜錄校雅雨堂本、繼又以天一閣舊藏明鈔本資暇集校胡文煥本。

是月二十三日、假某氏所藏内閣大庫舊藏殘宋本唐六典校正德本、補第三卷佚文數百字、蓋距辛亥年校日本享保本時已十年矣。

春日、仁和姚君虞琴以邑人張渭漁茂才舊藏查他山先生文集請序於先生、先生爲述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之概略以序查書、並以悼張君也。

四月、四女通明生、七月殤。

是月十五日、寫定此數年所爲文及舊作之刊於雪堂、廣倉二叢刊者、删繁挹華、爲觀堂集林二十卷。烏程蔣氏出資以聚珍版印行、

至歲終、印成藝林首三卷。
案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弘旨者、悉淘去不存。舊作如魏石經考、漢魏博士考、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亦只存其一部分而已。
是月十九日起、以蔣氏藏明抄本張說之文集校四部叢刻影明嘉靖本、訂正誤字千餘、至五月初旬校畢。明抄本與結一廬朱氏刻本佳處大同、又以唐文粹檢校一過、遂成善本矣。
五月、又以殘宋刊建本元微之文集校明董氏刻本、宋刻僅存十四卷、篇數次第與董本大異、佳處時出董本上。
是月、又假蔣氏藏北宋刊南宋剜改本李賀歌詩編校四部叢刻影蒙古刻本。又假蜀本笠澤叢書校影黃復翁校明抄本一過。
六月、盛暑中以藝芸精舍抄本小畜集校影經鉏堂本、訂正錯葉四五處及誤字千餘。
七月、沈乙盦先生書杜工部詩於箑上以貽先生、詩後並有沈先生跋語云「晚歲讀草堂蜀中諸詩、彌益親切、覺其善道人意中事、寄情於景、寫實以虛、正使元、白、張、姚盡其筆力、不能當此老一二語助詞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云云。至壬戌三月、先生乃書沈先生乙卯還家雜詩四章以償之。
是歲、繆藝風藏書散出、先生遘得十萬卷樓刻本爾雅單疏及日照許氏刻本孟子音義兩書。八月中秋、以士禮居刻本孟子音義校許本一過。
九月朔日起、錄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至二十三日錄畢。影本乃寄自法國伯希和教授者、因增訂舊文、爲跋尾書於寫本後。
是月、羅君君楚病卒於津寓。
十一月、以蔣氏藏宋刊纂圖互注本禮記校崇文局本、四部叢刻即據蔣本影印、但有描失處、因以原本勘正之。
除夕、日錄舊校爾雅疏校宋本於十萬卷樓刊單疏本上。

是歲、先生摘出經典中連緜字爲連緜字譜草稿粗具、計分三卷、上卷爲疊韻連緜字、中卷爲雙聲連緜字、下卷爲非疊韻非雙聲之古成語。

編年文　長術輯要跋（人日、見別集補遺。）　查他山文集序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春日、均見觀堂集林。案此二書乃輯平時所撰經義雜記而成、其體裁託爲書札、實非有友人某君其人也。）　小盂鼎拓本跋（春日）　段懋堂先生手跡跋（長至後三日、均見別集補遺。）　百一廬金石叢書序（孟冬、見集外文。）　書唐寫本切韻後（十一月初十日、見觀堂集林。）　唐吳郡朱府君墓誌跋　漢南呂編磬跋　宋趙不浛墓誌跋（以上季冬。）　宋刊後漢書郡國志殘葉跋（十二月十一日。）　宋韶州木造象刻字跋（辭司命日。）　晉開運刻毗沙門天王象跋（歲不盡三日、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釋珏朋　釋環玦　釋禮（此三文均見觀堂集林、殆庚申辛酉間作、始附於此、俟考。）

編年詩　題漢人草隸急就章二首（見外集卷三）

壬戌、四十六歲。

二月、歸里、爲次子高明完婚。

是月、羅先生於京師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知爲内閣大庫舊藏文書、新自歷史博物館售諸故紙商者。因蹤跡之、得其全、卷共九十袋、十五萬片、乃貽書先生、告其事。七月、先生爲作庫書樓記以記之。

是月、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五代兩宋監本考草稿略具、然迄未刊行、蓋有待於增訂也。

　案、先生原擬撰歷代監本考、元明以下材料未備、故僅將五代兩宋監本考次第寫定。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得見永樂大典四册、自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三十四、乃水經注河水起至丹水止、正得原書之半、卽戴東原校本所自出之本。因以戴本校之、始知凡戴本所云據大典校改者、實與大典十不一合。自十一日校起、至十九日校畢。二十三日、



又假沈乙庵先生藏嘉靖間黃省曾本以勘戴本、至三月五日校畢。

四月、以結一廬刊本張說之文集校嘉靖伍氏刻本、至五月初校畢。

五月、五女端明生。

閏五月、以蔣氏藏吾鄉陳仲魚抄本千頃堂書目校適園叢書本、增訂甚多。六月、復以明史藝文志勘對一過。

八月、觀堂集林印畢、都文二百篇、詩詞六十七首。

九月、臨惠定宇校鄂州本公羊注疏於阮刻注疏上。是月、復以何注所本漢人舊說注於書眉。先生云、「何注殆字字有來歷、徐疏未能徵引也。」

十月、沈乙盦先生病歿於滬寓、先生哭之慟、並輓以聯曰、「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爲家孝子、爲國純臣、爲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爲天下哭先生。」

案、先生自海外歸國後、與沈先生過從最密。沈先生寓居新閘路、與先生寓所相距甚近。沈先生每見一書畫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與商榷。沈先生篤老不著書、惟以吟詠自娛、故常與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質沈先生。後先生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似受沈先生相當之影響也。

十一月、以蔣氏藏明刊張文獻公集校四部叢刻張曲江文集一過。

初、歲在己未夏、北京大學文科擬聘先生爲教授、倩先生友人鄞縣馬叔平(衡)先生爲先容、先生卻之。庚申、又提前請、先生仍以不能北來爲辭。辛酉、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函聘先生爲通信導師、強之乃就。是年冬、先生始提出研究問題四目、以寄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其研究問題、一曰詩書中成語之研究、二曰古字母之研究、三曰古文學中連緜字之研究、四曰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尚有一目、曰六朝迄唐蕃姓之研究、因日本桑原隲藏教授已從事於此、故不復提出也。

編年文 兩浙古刊本考序（二月） 匈奴相邦印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此改定前所作唐尺考而成）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跋 羅君楚傳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以上均春夏間作） 傳書堂記（六月） 庫書樓記（七月、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四部叢刻影宋本周易跋（五月分龍日） 跋熊忠節遺稿（十一月） 𣪘卣跋 剌鼎跋（均十二月） 弜父丁角跋（歲不盡四日） 書某氏所藏金石墨本後 沈乙盦先生絕筆楹聯跋 跋乾隆諸賢送曾南邨守郴州詩卷 梁虞思美造象跋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又跋 四部叢刻影宋本分類集注杜工部詩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庚贏卣跋（見別集初編）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今補入觀堂集林） 肅忠親王神道碑（見集外文）

編年詩 梁溪高仲均兄弟以其先德古愚先生事實屬題爲書一絕 題西泠印社圖二首（見外集卷三）

癸亥四十七歲。

正月、以明初黑口本鄧析子校四部叢刻影明本、又以嘉靖正學書院本國語補音校微波榭本。

是月、先生因事返里（里）於戚氏家、謁見先生。先生以治學必先通說文、而後治詩書三禮相詔。

是月二十八日、據蔣氏藏殘宋本草堂詩箋目錄以校黎刻古逸叢書本、知黎本原缺十卷、其拾遺十卷、卽所闕之卷也。常熟瞿氏藏殘宋本、存卷二十六至卷五十、後復有外集一卷、知蔡氏原書凡五十一卷、因爲釐定黎刻卷數。

三月、五女端明殤。是月、岳母潘太夫人病卒、先生又返里。

是月、密韻樓藏書志撰成、書凡如干卷、稿藏蔣氏許。

初、升素庵相國於津寓見先生、甚重之。會內廷擬選海內碩學入直南齋、升相國上書以先生薦。三月初一日奉諭旨「楊鍾羲、景方昶、溫肅、王國維均着在南書房行走。」海上友人聞訊、均以詩道賀。四月十日、束裝由海道北上、到京寓戶部街金息侯少府（梁）家。

先生到京後、上午入直、下午在寓自課。長夏無事、赴津、於羅先生處假歸王石臞先生釋大及方言疏證稿、手自錄副藏之。王氏手稿中有周秦合韻譜、與金壇段氏六書音韻表例同、中采穆天子傳、逸周書、戰國策諸書。又有西漢合韻譜、中采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諸書。先生疑其未輯、容有遺漏、乃自八月一日起、重讀外傳、繁露及逸周書、山海經等書一過、凡有韻處皆規之、竊其意似欲竟王氏之業、然迄未成書。先生又見王氏遺書中有諧聲譜二册、乃以古音二十一部譜說文諸字、稿亦殘缺、乃重草說文諧聲譜一卷、以補王氏之闕、至歲終始寫成。

六月初一日、奉諭旨「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

是月、以敦煌所出六朝人寫本抱朴子內篇一二卷、校四部叢刻影明魯藩刻本。餘卷亦通讀一過、譌字甚多、略正其可知者而已。

八月、眷屬來京、賃宅於地安門內織染局。

是月、以王石臞讀淮南雜誌所訂正諸字、錄於影宋本淮南子上、以便檢索。

九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派南書房翰林淸査景陽宮等處書籍。」

十月、以朱王孫水經注箋校戴本一過、十一月、復以全氏七校本校戴本一過。始知戴氏所改定經注、大半朱、全二氏已先為之矣。是月、又假江安傅氏藏宋刻殘本及孫潛夫校宋刻殘本校朱本、繼又以吳琯古今逸史本校朱本一過、於是傳世酈書舊本校得已過半矣。

十二月初二日、奉諭旨「着在紫禁城騎馬。」

編年文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敍錄(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 與馬叔平論石鼓書(春日) 唐賢力苾伽公主墓志跋(夏日) 梁伯戈跋(夏中伏、案此文即删訂舊作鬼方昆夷玁狁考而成、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殷契文字類編序(夏至後十日、見別集後編。) 羅子期仿古鉩印譜序(秋日) 秦公敦跋(八月) 古磬拓本跋(季秋。案此即前所跋之南呂

編磬也。蓋彼則題於自藏墨本上，此題於羅先生藏本爲異耳。以上均見別集初編。）元次山硯拓本跋（小除夕前二日，見別集初編。）肅霜滌場説（冬日今補入觀堂集林。）沈司馬闕朱鳥象跋　魚七銘跋（均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一首　楊留垞六十壽詩二首　題漫齋少保獨立蒼茫自詠詩圖卷二首　題貢王朶顔衛景卷四首（以上均見別集初編。）題御筆雙鸛鴒一首　題紹越千太保先德夢跡圖二首　題御筆牡丹九首　題御筆花卉四幅四首　題陳子礪學使畫册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三。）

甲子，四十八歲。

正月，法國伯希和教授寄所錄敦煌所出韋莊秦婦吟全卷至，並以倫敦另一足本校之，遂成完璧。首題右補闕韋莊撰，與先生舊跋合。

三月，以商邱宋氏藏鈔本明內閣書目校張氏適園叢書刻本，並以文淵閣書目比勘一過。

四月，養心殿庫中發見散氏盤，有旨摹拓六十本，以賜臣工。先生亦與此賞，因草考釋長篇，以補前跋之未備。

八月初四日，羅先生奉旨入直南齋，抵京，即主先生家。

是月二十一日，以日本舊鈔本皇侃論語義疏校正平本論語集解。二十四日，復以注疏本勘之，又以阮氏校勘記檢補一過。

九月，奉旨與羅先生檢理內府藏器，又獲觀散氏盤於養心殿西廡。

十月初九日，皇輿出宮，幸攝政王府，先生侍行，未敢稍離左右。其後又時往日使館覲見。

時清華學校當局擬創辦研究院，欲聘海內名宿爲院長，績溪胡適之（適）先生以先生薦。主其事者親往致辭，先生以時變方亟，婉辭謝之。

十一月，假海鹽朱氏藏明抄本水經注，校朱王孫本、明抄與永樂大典及孫潛夫校宋本大同，其祖本當自宋本出。今宋本已殘缺，而

大典本亦只存前半、然則傳世酈書、最古最備之本、當首推朱氏所藏本矣。

十二月、撰魏石經續考、草稿略具。

魏石經續考自序、「余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復以御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爲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宭學術叢書中。歲在辛酉、復刪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復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面分刻尚書無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剖而爲二。又見尚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比四月、予來京師、則見殘小石拓本至多。其爲書皐陶謨者、有吳興徐氏所藏帝言一石、夜五一石、明庶一石、禹四一石、五典一石、木鼠一石、應欲一石、絲一石、黼黻二石、介退一石、皖中周氏所藏都帝予一石、女說一石。尚書無逸篇則有鄞縣馬氏所藏小烏一石、春秋則有某氏所藏姬遇一石、（莊公三十年）徐氏所藏趙敷一石、（文公八年）共十餘石。已而復見無逸君奭一石未剖時拓本、中間君奭篇題一行、與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一行具存、餘亦較剖後拓本多十餘字、此石與丁氏殘石正相銜接。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尚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復爲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

編年文　旟爵跋（歲朝後一日。）　古瓦竈跋（二月、以上見別集補遺。）　章莊秦婦吟又跋（二月、今誤以初稿補入觀堂集林、侯再版時修正。）　明內閣書目跋（三月二十八日、見別集補遺。）　散氏盤考釋（五月、見古金文考釋。）　攻吳王夫差鑑跋（五月、見別集初編。）　金文編序（夏五、見別集後編。）　僞齊所刊禹蹟華夷兩圖跋（孟秋、見別集補遺。）　郭春榆宮保七十壽序（八月、見別集初編。）　王保卿買地券跋（重陽日、見別集初編。）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　朱氏水經注箋跋　明抄本水經注跋（以上均十二月作、今補入觀堂集林。）　高宗肜日說　陳寶說　書顧命同瑁說　釋天（案、此文從辛酉年所作齊侯壺跋刪訂而成。）　周葊京考　邾公釛鐘跋（戊午年作、是年重訂。）

通敦跋　王子嬰次盧跋（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以五介彰施於五色說　羌伯敦跋　古畫磚跋　海寧陳君暨妻鄒淑人墓誌銘　魏石經續考序（以上見別集補遺。）　與某教授書（見別集初編。）　論葬張勳碑文（見集外文。）　陳政事疏（全文見羅撰別傳。）

編年詩　題鎮海李氏八徵圖八首（見外集卷三）

乙丑四十九歲。

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

三月、移居清華園西院。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先生辭不就、專任教授。主其事者改聘涇陽吳雨僧先生（宓）爲主任、又聘新會梁任公先生（啓超）、武進趙元任先生、義寧陳寅恪先生爲教授。時院務草創、梁、陳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規畫、均請示先生而後定。

三月、以敦煌所出唐寫殘本唐律疏義校嘉業堂刻本宋刑統。其缺字、則據通考補之。

是歲春日、始擬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四月、從通典内抄出杜環經行記、而以太平寰宇記所引者校之。又從五代史抄出高居誨使于闐記。從宋史外國傳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記、並以王明清揮麈前錄所引校之。又從吳船錄抄出繼業三藏行記、從庶齋老學叢談抄出耶律文正西遊錄、從陶九成游志續編抄出劉郁北使記。又從明刊秋澗大全文集卷九十四玉堂嘉話中抄出劉郁西使記、並以四庫本校之。共得古行記七種、裝爲一册、以備參閱。

是月十九日起、從連筠簃叢書内抄出長春眞人西遊記、凡十日而畢。閏四月朔、又從陶南邨輟耕錄補錄詔書及表二篇、其所注釋、均箋識於眉端。

六月、爲清華學校暑期學校演講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新發見之學問一題、其目凡五、一曰殷虛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



地之簡牘、三曰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曰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曰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此五者之三、先生皆曾創通之、考釋之、故此講演最明晰而詳盡也。

是月、赴津祝羅先生六十壽、並以詩賀之。

七月、（里）北來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命館於其家。會研究院原聘助教陸君以事辭、主任吳先生命（里）承其乏、日爲先生檢閱書籍、及校錄文稿。

是月、草耶律文正公年譜及西遊記注大體告成。

八月、開學、先生任經史小學導師、並爲諸生演講古史新證、每週一小時、尙書二小時、說文一小時。古史新證卽改訂舊著殷先公先王考、三代地理小記等篇而成。

是月、日本狩野子温博士（直喜）來京師、與先生相見、博士出彼邦新刊宋本尙書正義爲贈。

是年夏、爲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六十還曆紀念、其友朋爲聚貲刊行支那學論叢、以壽博士、徵文於先生、是月、先生以新著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寄之。

九月、假沈庵宮保（寶熙）藏鄦楂書屋鈔本蒙古源流、以校坊刻本。十月中、又讀數過、並據元祕史、元史等書校釋一過。

是月、先生讀金史、發見阻䪁字樣多處、而元史中並無此種部族、乃大疑。一夕、讀元祕史、見卷四所載大金因塔塔兒不從命、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於浯泐札河破之、與金史完顏襄傳參之、地望人名悉合。因悟金史之阻䪁、卽元祕史之塔塔兒、而塔塔兒一語、亦卽唐宋間韃靼之對音。乃摘錄載籍中所言韃靼阻卜阻䪁事、草韃靼年表及韃靼考。是年冬、卽提出此問題、爲北京歷史社會學會講演之。

是月、草元朝祕史地名索引成。

案、先生初擬草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索引、已注其所見於汪氏三史同名錄眉端、後以茲事不易、乃改著此篇、並以親征錄元史比勘之、未能徧也。

十月、以元祕史校皇元聖武親征錄。因憶前在沈乙庵先生案頭、見所校舊鈔雲麓漫鈔本親征錄、較刻本異同頗多。後詢之江安傅沅叔、始知沈先生所校者乃舊鈔說郛本、非雲麓漫鈔也。十二月下旬、從傅氏處假弘治鈔說郛本、以校何秋濤本、得訂補譌奪多處。

十一月、從秋澗大全集、玉堂嘉話中錄出張德輝紀行。是月、又從上虞羅氏假錄黑韃事略一過。

編年文　戴校本水經注跋（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　四部叢刻李賀歌詩編跋（五月、見別集補遺。）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六月、刊入學衡雜誌。）　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八月、今補入觀堂集林。）　書番禺商氏所藏散氏盤墨本後（中秋日、見集外文。）　鄂侯馭方鼎跋（十月）　秦瓦量跋（十月、均見別集補遺。）　蒙文元朝祕史跋（十月望日、見別集初編。）　蒙韃備錄跋（十月、今補入觀堂集林。）　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冬日、見別集補遺。）　重刻施國祁元遺山詩箋注序（冬日、代蔣孟蘋作、見集外文。）　韃靼考附年表（十月）　遼金時蒙古考（十一月、以上附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後。）　黑韃事略跋（十二月二十日、今補入觀堂集林。）

編年詩　羅雪堂參事六十生日二首（見別集初編）

丙寅、五十歲。

正月初三日、校說郛本親征錄畢、又據說郛本蒙韃備錄校古今逸史本。上燈日、在天津、又從武進陶氏借校萬曆抄說郛本親征錄。是月、又從江南圖書館抄得汪魚亭藏抄本親征錄、以校今本、知汪本與何本同出一源、雖優於何本、實遜於說郛本、乃知說郛本爲傳世最古最備之本。乃撰校注一卷。至寒食節、稿始寫定。四月中、西遊記注又整理一過、擬將此二書合耶律文正公年譜、蒙古源流校注合刊之。繼以文正行事未詳處尚多、而蒙古源流又無佳本可校、滿蒙文原本倉卒亦無由通其讀、乃將蒙韃備錄、黑韃事略眉

注錄、爲箋證、合西遊記、親征錄注刊之、署曰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由研究院以活字版印行、自夏徂秋、校刊始畢。

古史新證一課、至去冬已授畢。正月起、撰克鼎盂鼎銘考釋、並改訂毛公鼎考釋、散氏盤考釋、以授諸生。其他宗周諸重器、亦多寫爲釋文、講演之。

六月、爲燕京大學演講中國歷代之尺度一題。

八月、研究院開學、先生每週講授儀禮二小時、說文一小時。是時院中採購中文書籍、均由先生審定。

是月、長子潛明在滬病篤、先生聞訊、乘車赴滬、至已不瘳、是月二十日、卒於寓所。先生久歷世變、境況寥落、至是復有喪明之痛、乃益復寡歡。喪事畢、即北返。

先生在滬時、桐鄉徐君裓齋以所撰古鉩印譜請序於先生。九月、先生重申前論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以序之。

十月、從上海涵芬樓假顧澗薲手校本蒙文元朝祕史、校葉氏觀古堂刻本。

是月二十九日、爲先生五十初度、親友及門弟子均稱觴致賀。十一月中、先生出漢魏唐宋石經墨本或影本多種、以示諸同學、並講述石經歷史及其源流。

編年文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二月清明日。）　盂鼎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春日、均見古金文考釋。）　長春眞人西遊記注序（孟夏）　蒙韃備錄又跋（六月、後與前跋合幷爲一）　記現存歷代尺度十七種（六月、以上均補入觀堂集林。）　樂庵居士五十壽序（六月、見集外文。）　新莽嘉量跋（八月）　桐鄉徐氏印譜序（九月）　書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秋日）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秋日、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宋代之金石學（十月、乃歷史社會學會講演稿。後別出爲書宣和博古圖跋、今補入觀堂集林。）　蜀石經殘拓本跋（仲冬朔、今補入觀堂集林。）　書影明內府刊本大誥後（仲冬、見別集初編。）　元刊虞伯生詩續編跋（仲冬、見別集補遺。）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十二月十一日寫成、今補入觀堂集林。）

編年詩　袁中舟侍講五十生日一首（見別集初編）　題楙山檢書圖二首　題鄧頑白梅石居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丁卯、五十一歲。

正月、讀元秘史、見所載主因之語凡四、就史實上證明之、蓋與遼金二史中之乣軍相當。因草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寄日本藤田劍峯博士（豐八）、入史學雜誌中刊之。先生又致滕田博士二書、討論乣字之音讀。其第二書稿具後、未發、今並見觀堂集林中。

正月、以正統道藏本西遊記校先生校注本、得訂正譌奪數十處。

是月、檢道藏姬志眞雲山集、尹志平葆光集、據以訂補西游記注凡三則。

三月、得讀日本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箭內博士（亙）韃靼考，與先生說阻卜阻轐之爲韃靼結論相同。惟謂興安嶺西之韃靼乃蒙古人種、而陰山韃靼出於沙陀、爲土耳其人種、乃震於漠北韃靼之名、而竊以自號。此論先生頗以爲不然。先生謂當唐之季世、興安嶺左右諸部族、若室韋、若蒙古、若韃靼、皆有遷徙之事。蓋唐德既衰、回鶻亦爲黠戛斯所攻、去其故都、而漢塞下惟有沙陀退渾諸小部族、故室韋、蒙古、韃靼三部族、乃各有一支部侵入陰山附近。此事前人均未道及、先生爲疏通證明之、草韃靼後考一篇。後以蒙古南徙事其證據未充、乃摘出室韋南徙一章、爲黑車子室韋考、至四月稿始寫定。

是月下旬、攜家人游西山。

是月、日本神田鬯庵學士（信暢）寄排印足本耶律文正西遊錄至。足本西遊錄中土久佚、此抄自宮內省圖書寮者、蓋人間祕笈也。先生即據以重錄一本、復訂正刻本誤字數處。

四月、改定蒙古上世考（即遼金時蒙古考）爲萌古考、至初八日寫畢。繼又改定韃靼考、至十四日寫畢。復摘錄元朝祕史眉端箋識之可存者凡七則（中有劉郁西使記劄記一則）、爲蒙古札記。此均先生最後之定稿也。

去秋以來、世變益亟、先生時時以津園爲念。新正赴津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爲念者、先生覩狀至憤。返京後、憂傷過甚、

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更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家人候先生歸、至午後尚未至、乃大疑。其公子急蹤跡之、至申刻始得噩耗。次日入殮、友生集哭。奉尸出園、始於裏衣中得致三子貞明遺書一紙。紙已溼透、惟字跡完好。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云云。既棺殮、暫厝於鄰寺中。羅先生在津得電、即據以上聞。初六日、詔曰、「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謚忠慤。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羅先生又來京經紀其喪事。五月十七日、假全浙會館設位致弔、共收得哀輓詩聯數百副。是月二十四日、先生日本友人狩野內藤諸先生、假座京都袋中庵、誦經追悼、日本藝文雜誌、並爲特刊追悼號。海內外學人知與不知、無不同聲哀悼。七月十七日、諸子遵遺命、葬先生於清華園附近西柳村七間房之原。其同官遼陽楊留垞先生（鍾羲）爲銘誌其墓、武進袁中舟（勵準）先生書之。遺書遺稿藏於家、羅先生爲校理其遺著、凡四集、署曰海寧王忠慤公遺書、現尚在校印中。

編年文　元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正月）　金界壕考（二月、初名金長城考、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校本水經注箋跋（二月、見別集補遺。）　箭內博士韃靼考譯文　津田博士遼代烏古敵烈考譯文　津田博士室韋考譯文（以上均三月譯、見觀堂譯集。）　萌古考（四月初八日改定。）　韃靼考（四月十四日改定。）　蒙古札記（四月、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尚書覈

詁序、（四月見別集補遺）。

丁卯十二月十日初稿寫畢。

國學論叢將刊行王先生紀念號、新會梁先生、義寧陳先生均以（里）與先生有戚誼、且侍先生講席久、知先生學行或較他人爲多、因囑草年譜以實之。（里）辭不獲命、以一月之力寫爲此編。其遺漏疏略之病、在在遇之、海內外學人、幸匡其不逮焉。

又先生手校書之存滬上者尚有數十種、其校書歲月與其他行事之未詳者、當續行補入、以俟寫定。萬里又識。

譜主姓名筆畫索引

二畫

四畫

七畫

八　畫

九　畫

十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以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5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46
页数=846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56
SS号=1236561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5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